

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

◎周佛海 著

◎蔡德金 編注

责任编辑 苏 晶
封面设计 周 如

上编 周佛海日記全編

ISBN 7-5059-4383-9



9 787505 943834 >

ISBN 7-5059-4383-9/I · 3412

定价：66.00 元（上编、下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佛海日记全编/周佛海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8

ISBN 7-5059-4383-9

I. 周… II. 周… III. 周佛海 (1897~1948) - 日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7039 号

书 名	周佛海日记全编 (上、下)
著 者	周佛海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厂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32 千字
印 张	38.625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383-9/I·3412
定 价	6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汪精卫与影佐祯昭等人合影(1940年12月3日)

前排左起：今井武夫 汪精卫 影佐祯昭

后排左起：周隆庠 梅思平 犬养健 周佛海 陈公博 伊藤芳男



汪精卫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940年11月29日,南京鸡鸣寺宁远楼)

前中举手者为汪精卫。后排左一梁鸿志,左二陈群,左三陈公博,左四周佛海。



1947年周佛海在候审室

访“满”特使周佛海参观小丰满水电站(1943年4月12日)



何時起看周未診謂便未電取診十九點內之車電二
 可前不能能通余寓所何家將決定心緒之故而所求有良
 亦由人強後應洲內心安痛甚重而十一時赴留日
 同安之初也余余並出河十二時赴錢端升之寓座
 僅七時學麟張某若楊振聲二時半返寓余睡三時
 才起考虛再の決何返日前徐現形楊曉赴寓二
 處而任於笑方心家煩擾萬分十時返車日心緒漸
 愈十分之迫通十分之赴港晚間扣盤新門客
 將先至十の目已疑前未知確否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氣候

溫度

周佛海日記手稿

(1938年12月17日)

前 言

周佛海是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二十年代初,在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周佛海便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二十年代末,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和斗争的尖锐化,以及国民政府各派系间矛盾的激化,周佛海又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亲信与重要幕僚随侍左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内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日军迅即占领了中国的东北,由此激起了民众及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强烈的抗日反蒋浪潮,迫使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十二月十五日宣布下野。为了东山再起,在宣布下野前的当天上午,由其主持的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决议改组江苏、浙江、江西及甘肃四省省政府,由其心腹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等人分任省长。顾祝同接任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任命周佛海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佛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即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推民众训练部部长,由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继担任军事委员会第二(政略)部副部长、委员长侍从第二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在一九三八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被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力谋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与日本实现“和平”。周佛海与其观点一致,因此便在暗中积极开展“和平运动”,随着抗战的失利,在广州、武汉失守前后,更与日本暗中进行交涉,成为汪记

“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遂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佛海、陈公博等人随汪精卫从重庆脱逃，于一九三九年夏逃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从事建立傀儡政权的活动。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周佛海作为汪的代表，与日本的影佐祯昭在上海与日方签订了卖国密约，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演出了傀儡登台的闹剧。周佛海出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府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伪行政院副院长，不仅直接主持与日本的直接交涉，而且掌握伪府的财权以及警察、特工与军事等各项权力。汪精卫死后，周佛海继陈公博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是傀儡政权中最具有实力的显赫人物。

周佛海有着很好的写作修养，善于文笔，人又很勤奋，早在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时，便开始记日记，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起，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因为其母亲办理丧事才暂时停笔。期间一日一页、一年一本，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作为汉奸被押送重庆白公馆软禁，次年送回南京关押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在此期间，他因时局变动，无心作记，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才又恢复记日记，但至九月十四日因病重而止。

周佛海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在抗战后期，他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争取的主要对象，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日记中所记都是他每日的主要活动以及与各方而人事关系，不仅是其个人的活动记录，而且是我们研究汪精卫如何与日方勾结、脱逃以及汪记政府各项活动和日本侵华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周佛海对他的日记倍加重视。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在南京西流湾八号的住宅突然起火。其妻杨淑慧首先是抢救珠宝首饰，周佛海则马上去抢救其日记。由于动作快而未受损坏。

抗战胜利后的九月三十日，军统局长戴笠将周佛海诱骗至重庆白公馆软禁，直至翌年九月送往南京关押。在此期间，周佛海的家产，包括日记在内，被军统局查抄。他在得知此事后曾愿意以十

根金条赎回(旧制每根十两),因家人反对而作罢。

军统局将所查抄的日记等物品交由中央信托局逆产处处长邓葆光保管。国民党败退大陆时,邓葆光将其物品运往香港。由于在港无事,便取出日记两册(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以作消遣之用,迨他从香港返上海时,除一九四〇年一册借给陈彬龢,陈以三千元卖给创垦出版社,由该社出版外,一九三九年的日记至今下落不明。而这一年正是周佛海由河内到香港,再由香港逃往上海,招降纳叛,并与汪精卫等一起前往东京开始组府交涉,转而返回上海筹备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汪记党组织,以及与日本影佐机关间进行签订汪日密约谈判,是最为重要的一年。这本日记的遗失,对于汪精卫等人投敌及其筹备伪政权过程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前,周佛海日记由于各种原因,分散藏于上海、南京与北京各主管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为了对其审查,周佛海的日记作为罪证由中央专案组调往北京。一九八〇年,我在上海访问周佛海的次子、中共地下工作者周幼海(时名周之友)时获悉,周佛海记有日记,只是不知下落,真使我喜出望外,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日记的下落查个水落石出,终于获知确曾被调往中央专案组。于是,我迅速返回北京,向有关机关查询,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当时的主管人员有的调走,有的不知去向,但我毫不泄气,奋力查找,最后从中共中央办公厅查到了发还簿,始知此前不久已将日记分别退回原单位保存。于是,我又往返多次前往南京与上海。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上海公安局档案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了现存的日记。经协商,这部分日记遂由我负责整理编注出版。

经过几年的紧张的工作,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将《周佛海日记》分上、下两册公开出版。但这并非现存日记的全部:(一)一九三七年的日记,本是从一月一日写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由于某种原因,上半年日记未加整理,因而少了半年。

(二)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四日、八日、九日日记中,本记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冯龙对其进行策反的记载,因出于某种考虑而将这些内容删去。周佛海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至同年九月十四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中写的日记,一直珍藏在公安部档案馆,也未收入《周佛海日记》中,一九九一年,经档案馆编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同年九月出版。

上述两种日记出版有年,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很快销售一空。为了满足学术界研究日本侵华及汪精卫傀儡政权之需,特将周佛海所有现存日记汇集成全编出版。此次出版,不仅恢复了日记原貌,而且对照原件,对错漏处一一校正,并重新进行注释,因而更加充实、准确。

蔡德金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日

编 注 凡 例

- 一 原件漏字,能断定者予以添补,用()标示;不能断定者,在()中加“?”。
- 二 原件笔误字均予保留,更正字置于〔 〕内。
- 三 原件复文,用〈 〉标示。
- 四 原件不可辨认之字,用□表示。
- 五 反复出现的人名、地名、国名、错字及别字,为便于阅读,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校注,以后则予以径改。

关于周佛海日记

周之友

汉奸周佛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公开出版,和史学界见面,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我觉得,作为周佛海的儿子,如果把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周佛海日记的若干背景情况提供出来,也许对有关研究工作者多少能起些参考作用。

原来,周佛海是以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的私淑弟子自居的。曾国藩记有日记,周也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记日记,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对记日记就更为重视了。他是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国民日记”或“大众日记”本记的,每天一页,长短不等,不记不睡。如果因为生病或某种特殊原因,当日不能记,事后也往往补记。内容主要是:每日接触的各类人物,重要谈话要点,自己的思想情绪,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以及家庭纠纷等等。周的家属及亲信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我和妹妹慧海对此都很感兴趣。我妹妹曾问他:“每天都记,有什么好记的?”他总是笑着回答:“小孩子不懂。”出于好奇心,我和妹妹曾多次偷偷地打开他的书桌,偷看了他的日记。

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周是如何重视他的日记的。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南京西流湾八号我家的房子突然起火,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当时周正在午睡,他惊醒后,急忙爬起来打开保险柜和书桌,抢了他的日记就往外跑;而我母亲则只顾抢救她的金银财宝。事后,他常以此取笑我母亲说:“在紧急时刻,正可看出各人的不同志趣所在。”当然,这不过是吹嘘自己的“清高”而已。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刚胜利,我母亲便急忙分散隐藏她的财

产,同时也把周的日记寄存在顾祝同的丈人许某家。顾祝同当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周在当汉奸以前,和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汉奸后也一直与顾保持着极为密切联系。所以他们认为日记由许某保存,是万无一失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及其亲信罗君强、丁默邨、马骥良、杨惺华等五人,被军统特务用飞机送往重庆白公馆保护起来。不久,我和我母亲也先后被送往白公馆。一九四六年春,军统为了追逼财产,把我母亲送往上海。同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头子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后,毛人凤也同意让我离开白公馆。我在离开之前,周佛海和我谈了一次话,其中谈到了关于日记的事。那时他已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妙,他说:“抗战胜利后,你母亲把一部分财产和我的日记放在许家,当时我是同意的,因为顾祝同以为蒋介石会委派他接收上海,这样他就有求于我。但结果,他的希望落空,而是委派了汤恩伯,那时我不得不与顾的对头汤恩伯合作。何况我现在到白公馆已经七个月了。因此,放在许家的东西是否可靠,我是不放心的。”他要我出去后,设法把日记取回。果不然,周佛海被软禁后,许某怕受连累,就将保存周的日记及财产的事对顾祝同讲了,顾听后大怒,让许某立即送交军统局。当时军统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王新衡。这样,周佛海的日记便落在军统手里了。

我离开白公馆回到上海后,便决心去找党参加革命。不久,便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田云樵同志将我带往苏北解放区,在淮阴找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分局联络部,受到杨帆同志的接见。他与我谈了话,不久又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派我回京(南京)沪一带开展地下工作。

我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回到南京的。一到南京便获悉周佛海等人已于九月十七日被送到了南京,先是关在宁海路二十一号看守所,后羁押于老虎桥监狱,经过十月二十一日开庭审讯之后,周于十一月七日被判处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经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特赦,周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汉奸案件中,

周是惟一被特赦的人。至此,对周佛海的整个诉讼就结束了。这时,汪伪时期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副处长、国民党中统分子石顺渊,约我到上海淮海路一家咖啡馆见面。他告诉我说:周的财产被军统没收后,现已转到军统控制的敌伪逆产管理局保管,其中有一个职员,愿意把日记偷出来还给我们,代价是十根大金条,当时一根金条重旧制是十两,总数是一百两。我得此讯后急忙赶往南京问周佛海怎么办。周是很想搞回这些日记的,但觉得代价太大,我母亲则坚决反对,结果决定不要。我也就如实地回告了石顺渊。此后,我就一直不知周佛海日记的去向。

上海解放后,我仍不知周佛海日记的下落,后来忙于工作,便把周佛海日记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九五五年春末,我受潘汉年、杨帆同志冤案牵连被捕受审时,审讯人员问了一些与周佛海有关的问题。这时,我想起了日记的事,并将有关情况都谈了。一九六五年我被释放。“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七年夏我又第二次被捕,审讯人员同样询问了有关周佛海的一些问题,我也谈了周佛海记有日记一事。一九六八年夏初,审讯员便明确告诉我已找到了周佛海的大部分日记,并表扬了我,说日记中某些记载,对政府有参考作用。这时,我才知道周的日记是在国内。原来,全国解放后,政府档案部门从国民党遗留下的残存档案中查到了周佛海的七本日记,并作为重要的文史资料妥为保存。一九六八年四月,经“四人帮”之手,这七本日记被调往中央某单位,一九八〇年又归还了原保存单位。

一九七五年夏,我第二次被释放,安置在上海一家化工厂。长期的监禁生活,使我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更因脑溢血造成肢体瘫痪,生活都不能自理。一九七八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这时一位老战友来看我,鼓励并帮助我对我的冤案提出申诉。他还带来了一本一九五三年八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四〇年的《周佛海日记》,要我鉴别。我看了以后完全肯定是周的真实日记,因为该书所记的家庭纠纷,特别是有关我的一些情况,那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本日记为什么会

流失到香港呢？汪伪时期曾经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周系报纸《中报》社社长、南京兴业银行总经理、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一九五七年以朱子家的笔名开始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回忆文章，后来合订成册出版。一九五九年七月易名为《汪政权始末记》再版，并改署金雄白真名。他在该书中谈到此事时说：军统在没收了周佛海的日记后，“却不曾当作文献来保管，而是由主管的中央信托局逆产处处长邓宝〔葆〕光取来供他私人消闲的读物。一九五〇年邓曾来过香港一次，他抽了佛海民国二十九年那一册，以为途次阅览之用。带港后为陈彬龢所见而借去。迨邓宝光由港返沪，竟忘未索回。以后陈彬龢以港币三千元的代价卖给了创垦出版社，一度登载于《热风》杂志，又曾出过单行本”。据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蔡德金同志告诉我，他曾就此情节访问过邓葆光先生，邓说：金雄白记述的这个情节“大体不错”。不过，邓因在香港遭军统特务行刺，被砍了九刀，大脑神经受到了严重损伤，详细情况记不清了，现今所存日记，包括一九四〇年这一本在内，仍不是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日记，其中一九三九年一本仍不知落在何处，致使无法一起出版，深感遗憾。

一九八〇年四月，我的历史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一些老首长、老战友相继来看我，蔡德金同志因从事汪伪政权历史的研究，曾到上海来查阅资料，并访问汪锦元同志。他从汪锦元同志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同年九月，蔡德金同志专程到上海与我交谈，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有关周佛海的材料。我向他提出了周佛海日记的事。我们都认为应该尽力找到这些日记的下落。他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走访了有关单位，终于将现存的全部日记查清，并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同意，由他整理、编注出版。

周佛海作为一个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早已盖棺论定，出版他的日记，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研究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及汪伪政权的罪恶活动，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历史资料。

作者简介

周佛海生于1897年5月29日，湖南沅陵信平乡周家冲人。1925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早年参加筹组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脱离中共，成为国民党的要员；在抗战爆发一年之后，鼓动并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于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成为汉奸卖国贼；抗战胜利后，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11月7日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狱中，时年51岁。

编注者简介

蔡德金(1937年—1999年)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汪伪政权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的专家。他著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佛海日记》(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朝秦暮楚的周佛海》(河南人民出版社)、《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的怪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走向深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周佛海》(河北人民出版社)等书籍。

目 录

一	前言	(1)
二	编注凡例	(1)
三	周之友:关于周佛海日记.....	(1)
四	周佛海日记	
	一九三七年	(1)
	一九三八年.....	(105)
	一九四〇年.....	(219)
	一九四一年.....	(403)
	一九四二年.....	(559)
	一九四三年.....	(687)
	一九四四年.....	(835)
	一九四五年.....	(969)
	一九四七年(狱中日记)	(1025)
五	人名索引	(1169)
	中文人名索引	(1170)
	英文人名索引	(1219)
六	后记	(1220)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五

去年不仅事业毫无成就,即个人读书养性方面亦毫无成绩。以之与(民国)二十四(公元一九三五)年比,实觉虚度一年也。盖二十四年中读书不少,且著小册一本,虽不能谓大成就,然二十五年并此面乏之,惭愧之至。余缺点为不喜应酬交际及不肯多用心思,因第一缺点,使友朋旧者日渐疏远,新者无法亲近,面友朋日益寥落;因第二缺点,致见理不明,看事不清,而无目光若炬之见解。今年宜在此两点,痛下工夫。七时起,旋赴省府团拜。九时半乘汽(车)返京,访友拜年。下午与家人看电影。晚饭后赴民生医院及惠僧^①家。十一时返家,即寝。

一月二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拜年数处,并至中央医院访力子^②,谈西安事变经过,并及容共问题。联俄容共本亦为办法之一,惟外交方面,恐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各重要口岸。而俄^③又不能以实力

^① 惠僧,包惠僧,湖北黄冈人,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二〇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六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秋,脱离中共后,先后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等职,一九三六年起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参事。

^② 力子,邵力子,原名夙寿,又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二年生。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黄埔军官学校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等一系列要职。西安事变时暂代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③ 日记中“俄”均指前苏联,以后文中出现不再一一说明。

援助,则徒有联俄之名,而无实益。惟据余看法,如能联俄容共,日方或不敢轻举。盖一可移剿匪之军数十万对外;二可用共党军力增加对外抗战能力;三因容共或可得俄之援助,因此日本或不敢妄动。惟兹事体大,不敢轻作主张也。午饭后睡至四时始起。接见友人七八人。晚,赴书贻^①及楚伦^②两宴,并赴惠僧处。十二时始返。

一月三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访纪常^③、浩森^④、天翼^⑤,并至墨三^⑥处。适铭三^⑦亦在座,谈西安事变经过及蒋先生^⑧出险情形甚详,因得悉过去详情及今后趋势。果共党能心口如一,赤诚拥护蒋先生领导民族革命,则日本未必敢轻动也。惟闻西安尚有余波,政治方法如

① 书贻,即段锡朋,字书贻,江西永新人,一八九七年生。历任武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大学史学系主任兼教授、导淮委员会委员等职。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② 楚伦,叶楚伦,江苏吴江人,一八八七年生。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③ 纪常,谷正伦,字纪常,贵州安顺人,一八九〇年生。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宪兵中将司令兼南京上海警备总司令。

④ 浩森,曹浩森,原名明魏,字浩森,江西都昌人,一八八六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

⑤ 天翼,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人,一八九三年生。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全省保安司令,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⑥ 墨三,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水人,一八九三年生。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兼重庆行营主任和贵州省主席。

⑦ 铭三,蒋鼎文,字铭三,浙江诸暨人,一八九五年生。时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国防会议议员。

⑧ 蒋先生,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与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联合实行“兵谏”,在西安扣压了蒋介石,以迫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调解下,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口头接受了张、杨的六项条件。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由此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

不得解决,仍须用武力,墨、铭两均须独当一路也。饭后午睡片刻,偕淑慧^①看电影。晚饭后出外,心绪恶劣已极,仿佛前途完全黑暗,无一线光明者。十时返家,蒙首而卧。

一月四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旋乘汽车赴镇^②。今日为莅苏五周年纪念^③,来厅道贺者甚多。并召集全体人员训话,述过去五年未能多所成就,心滋内疚,并勉今后努力之道;并由精神、办法及人事三方面,说明今后成绩更不易表现,因之较前更须努力。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胃痛甚剧,不能成寐,良久始睡。四时起。惠宇^④来谈。据云:日军部不赞成其关东军计划,故绥事^⑤或可了结。六时到厅,宴来宾及全厅职员。井塘^⑥、棣华^⑦、佩秋^⑧均到,并演电影。十一时返寓。

一月五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阅明末历史一段。崇祯本为有为之君,惟因求治

① 淑慧,杨淑慧,湖南湘潭人,周佛海的妻子。

② 镇,镇江,时为江苏省政府所在地。

③ 莅苏五周年纪念,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佛海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上任。

④ 惠宇,严惠宇,名敦和,字惠宇,江苏镇江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大东烟厂、四益农产育种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佛海与严是干亲。

⑤ 绥事,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伪蒙古军在日军指挥官的直接督战下向绥远进攻,企图攻下绥远,进窥甘肃、宁夏,扩大伪蒙领地,成立“蒙古大元帝国”。驻绥远的傅作义所部奋起抵抗,在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收复了百灵庙及锡拉木伦庙,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

⑥ 井塘,余井塘,原名愉,江苏兴化人,一八九六年生。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届执行委员。

⑦ 棣华,赵棣华,名同连,原籍江苏镇江,一八九五年生。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⑧ 佩秋,姓罗名时实,字佩秋,江西南昌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浙江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时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

太急,责人太苛,十七年中易相五十一,故终至于亡。九时半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到厅,听易督学^①报告青浦、昆山两县教育情形。与复庵^②、剑真^③分别商办其主管任务,并与天鸥^④、子诒商谈厅务。四时赴省府,观导淮电影。五时半返寓稍憩。六时赴怡和山,与惠宇、棣华晚饭。八时半上车。因兵车阻路,十二时半始抵京。沐浴就寝。

一月六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旋赴中央秘书处,晤楚伦,因悉中央派余及周启刚^⑤赴港欢迎汪精卫先生^⑥。略谈后即到部。批阅重要文件。周启刚来商行期。召见陈科长远略,嘱其随行,并嘱其明日先行赴沪,购买船位。定九日由沪起程。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一小时。与淑慧看电影。返家后见客四人,并处理琐务。晚赴惠僧家。十一时半返家,即寝。

一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何敬之^⑦家,谈西安事变经过及其处境困难,并

① 易督学,即易作霖,江苏省教育厅督学。

② 复庵,姓向名绍轩,字复庵,湖南辰溪人,一八八五年生。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

③ 剑真,吴剑真。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

④ 天鸥,陈天鸥,湖南萍乡人,一八九六年生。时任江苏省教育厅主任秘书。

⑤ 周启刚,字觉庸,广东南海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中央党部海外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⑥ 赴港欢迎汪精卫先生。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一八八三年生。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在南京召开,汪精卫遇刺受伤,遂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出国赴欧洲疗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之命,由意大利热那亚乘船经香港回国。国民党中央遂派中央执行委员周启刚、周佛海等人前往香港迎接。

⑦ 何敬之,名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一八九〇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时,何主张“武力讨伐”。

及处理北平反动教授办法。十时到部处理要件。接见汉市特别员陈泮岭及职员数人。十一时半返家。饭后午睡。二时半起。沐浴。旋访邹海滨^①，谈中山大学及大局情形。六时半赴王宏实^②之宴，座皆帝大^③同学。晚，偕淑慧赴友家，并有惠僧等。十一时返家。

一月八日 星期五

七时起。淑慧送至车站，三时半始到沪。寓新亚，作书致淑慧，并赴惠宇家小坐。晚赴褚民谊^④之宴，座有彭浩徐^⑤、谢仙庭^⑥等，相约本晚上船。八时半返旅馆。介人、公展^⑦先后来，启刚由京赶到，浩徐旋亦来，民谊来送行。十一时半上船。料理房间毕，与民谊、公展作别。一时半就寝。梦中为民谊、介人惊醒，盖送力子先生上船也。

一月九日 星期六

九时始起。匆匆梳洗。早点毕，与力子先生等散步甲板，并与

① 邹海滨，名鲁，字海滨，广东大埔人，一八八五年生。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代理高等考试第二典试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

② 王宏实，字兆荣。曾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编纂，四川省政府教育厅长，上海中国公学总务长等职。

③ 帝大，即日本东京都帝国大学。一九二一年冬，周佛海由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进入东京帝大经济科，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毕业。

④ 褚民谊，字重行，浙江吴兴人，一八八四年生。曾任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时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中法工学院院长。

⑤ 彭浩徐，名学沛，字浩徐，江西安福人，一九〇三年生。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交通部政务次长。

⑥ 谢仙庭，名瀛洲，字仙庭，广东从化人，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三五年二月，任广东省高等法院院长，时任审计部驻外审计兼广东省审计处处长。

⑦ 公展，姓潘，名有猷，号公展，浙江吴兴人，一八九五年生。时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市教育局局长。

力子先生谈今后国策问题。苦忆南京不置。十二时午饭。饭后睡至四时。船主派人请谈,表示敬意。因与力子先生及浩徐、启刚同往,由浩徐用法语翻译,因系法国邮船也。略与周旋即辞出。赴音乐室及吸烟室,听音乐,阅画报。七时晚饭。饭后闲谈。九时半就寝。心摇摇若悬旌也。

一月十日 星期日

七时三刻起。微明时,觉船颠播〔簸〕甚厉,起后出步甲板,尚平稳。早点后与同船者拍照,并闲谈。十二时午饭。饭后午睡一小时即醒。忆昨晚曾梦友^①书“郁郁”二字,不知何故。岂思虑过多所致耶?下午风甚大,幸船在两万吨以上,尚平稳,惟仍两侧倾斜耳。步甲板与人谈湘事。心中时感不安,因过去两月中,每逢星期日,辄有不快意之事发生,今日为星期日,未知京中有何变动也。苦闷之至。饭后无心看跳舞,回房闷坐。力子先生等来,谈半小时,即蒙头而卧。时窗外急风怒号,海浪滔天。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散步甲板。早点后与同船者闲谈,心绪仍觉不宁。午饭后小睡一小时。二时半起。船已入港,上甲板看两岸风景。余系十六年十月赴粤过港,已十年未到香港矣。抵岸后,陈公博^②、刘经炽、罗卓英^③、丘誉、谭礼庭^④等友,齐到船欢迎。人甚拥挤,新闻记者亦蜂拥而至,幸有邵先生应付。住半岛饭店,在九龙,因便于明晨迎汪先生也。稍憩过海赴港,应华商总会欢迎宴会。复至广州酒家,赴刘季生之宴。十时半过海,返九龙。余因伤风,

① 友,指其情人陈曼秋。

②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一八九〇年生。时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③ 罗卓英,字龙育,别号慈威,广东大埔人,一八九六年生。陆军中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

④ 谭礼庭,广东新会人,一八七六年生。时为广州富国煤矿公司董事长。

沐浴后即就寝。惟悠然遐想，一时不能入梦。一时以后始渐入睡。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五时半起。闻汪先生船将靠岸，遂赶至码头。因天气甚早，且港政府派警，警戒严密，故欢迎者反较昨日为少，上船仅二十余人。汪先生首接见余等三人。谈次，复请罗龙青加入，谈(一)小时即辞出，约于上船后详谈。因赴九龙飞机场及航空学校参观。复赴港买物。午应谭礼庭之宴，吃蛇肉及龟肉。三时返寓。四时上船。旧友萧寿民来谈。五时开船。倦极思睡。汪先生忽来房，因起与谈西安事变及最近政情。饭后汪先生又约邵先生、公博、浩徐及余等，谈国际政情及吾国今后出路等问题。彼此交换意见(见)一小时。十时辞出。就寝。船甚颠簸〔簸〕，因系逆风也。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早点后陪汪先生在茶室略谈。复同至汪先生住室，谈至十一时半。所涉范围甚广，关于政治、党务、外交，各人交换意见。时风浪甚大，船颇动摇，因至甲板散步。午饭后睡两小时。下午闷苦已极，头复晕痛，勉强上甲板散步。七时半晚饭，饮香槟酒三大杯，颇觉舒适。饭后陪汪先生看跳舞，十时半各散就寝。

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收拾行李。早点后与汪先生略谈，汪出示其预拟之谈话草稿。旋与公博谈党务问题。十一时半提前午餐。时舟已入长江口，食未毕已入吴淞口矣。吴铁城^①、褚民谊乘船来接。随汪下船，乘汽车至上海，住新亚，时甫下午一时。因电各方询问，并报告。五时，言钦、纪常、继云先后来，同至东亚晚饭。并至静姝家略

^① 吴铁城，广东中山人，一八八八年生。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坐。十一时返寓。

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十时始起。料理行李。午与继云等吃羊肉。饭后赴惠宇家，与其嫂谈二小时。返寓，午睡。六时起。纪常等来，同赴小有天晚饭。饭毕已九时半。同赴汕头路略谈，即上车返京。

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六时半起。七时抵和平门，孝炎^①、绍澍^②等七八人均至站候迎。返家，略憩，即出外。赴党部，与孝炎等略谈最近政情；批阅重要案件及情报。十一时半返家。饭后午睡，四时半始起。与淑慧略谈家务，料理琐事，并考虑青年组织及训练问题。晚饭后赴友家闲谈，颇觉乏味。十一时半返。

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十时起。接见来客二人。处理琐事。饭后午睡。二时起。偕淑慧等赴新(都)看电影。四时半返家。忽忽若有所失，颇难消遣。饭后赴惠僧家。十二时返。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伤风头痛，四肢无力。十时半始起。未到部^③，赴民生医院诊治。饭后午睡一小时。二时半赴大华看电影。返家略憩。乘飞快

① 孝炎，许孝炎，字伯农，湖南沅陵人，一九〇〇年生。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主任秘书。

② 绍澍，吴绍澍，字雨生，上海松江人，一九〇五年生。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民训处处长。

③ 未到部，即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时周佛海任该部部长。

车赴镇。饭后赴省府,与果夫^①先生及井塘、佩秋谈三小时。所涉范围甚广,外交、党务、政治均无不谈。十一时返寓,即寝。幽思遐想,颇感孤寂,良久始入梦。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议案甚多,十二时始散会。饭后午睡片刻,即到厅。与天鸥、子浩、峙东^②、翹东、剑真等分别商办厅务;批阅重要案件。五时半赴天鸥(处),约集郑西谷^③、周星北^④、曹漱逸,商青年组织及训练问题。饭后再谈一小时。九时赴慧澄家,闲谈,多所感触。十一时返寓。略阅书报,即寝。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饭后到厅。分别召见各督学,详询各省校及各县情形,并与复庵商谈重要案件数起。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径到党部,与孝炎商三中全会提案问题;批阅要件及情报。四时返家。丁默邨来,谈半小时。晚未出外。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九时赴中央(党部),出席常会,十一时散会。到部,批阅重要文件。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三时起。五时半偕淑慧等赴大华看电影。晚赴惠僧家。十一时返。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乘车赴镇,出席省府会议。十一时半散会,返寓。饭后

① 果夫,陈果夫,原名祖涛,字果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八九二年生。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② 峙东,陈峙东。

③ 郑西谷,即郑通和,字西谷,安徽庐江人,一八九九年生。曾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士、硕士学位。时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

④ 周星北,即周厚枢,字星北,江苏江都人,一八九九年生。曾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任扬州中学、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午睡二小时。二时半到厅,见县长及校长六人。核阅要件。五时半赴慧澄家晚饭。八时半乘车返京。沐浴就寝。

一月二十五日^① 星期一

六时起。七时赴干部训练所,出席纪念周,训话约一小时。八时二十分返寓。吴学增来,谈厅内人事问题,并评论人才及自己缺点,多有所得。十时到厅,与复庵、天鸥、峙东、翹东、剑真、书田、竹侯分别谈商教育上各种问题。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到厅,接见校长、局长及县督学共六人,并与君左^②谈文艺问题。应提倡文[民]族文艺,以对抗左派作家。五时半返寓。感事怀人,百虑俱集。饭后仍觉沉闷。赴慧澄家小坐。十时返寓。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处理要件。十二时半返寓。饭后返京。抵家稍憩。四时,赴中央大学,招待中国哲学会会员,并致词。六时半散会。饭后沐浴就寝。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旋到部,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家^③。约希圣^④、孟武^⑤、思平^⑥、心崧^⑦午饭,并谈至下午四时。略事休息。赴惠僧家

① 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无日记。

② 君左,易君左。江苏省教育厅编审主任。

③ 返家,时周佛海家住南京西流湾八号。

④ 希圣,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一八九九年生。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⑤ 孟武,萨孟武,名本炎,字孟武,福建福州人,一八九七年生。一九三〇年任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教授兼主任,陆军大学、中央大学兼任教授,一九三六年任《政问》编辑。

⑥ 思平,梅思平,浙江永嘉人,一八九六年生。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江苏江宁县县长等职,时任江苏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

⑦ 心崧,郭心崧,字仲岳,浙江平阳人,一八九七年生。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教育高等教育司司长、交通部参事等职,时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

晚饭。十二时返。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头痛身软。九时半始起。未出席中央谈话会。十二时赴思平家午饭,希圣、孟武亦来,谈政治、党务及国际情形,并及于学术,所涉范围甚广。三时半返家。接见顾颉刚^①及其他来客二人。五时半,偕淑慧赴新都看电影。晚饭后,略阅书报,即睡。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与天鸥、子诰、峙东、翹东、复庵等,分别商办要件。十二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即到厅,校阅重要文件。三时,召开新生活运动干事会。四时散会。核阅要件,并与天鸥、子诰巡视各办公厅。六时返寓。补记数日日记,并阅报。晚赴慧澄(家)晚饭。十一时返寓。

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七时起。旋到厅,处理要件,见客三人。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径到党部,核阅重要文件及情报。四时半返家。饭后赴新都看电影,并至杨宅。十二时返家。沐浴就寝。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十时,一人赴新都看电影。午约师广^②便饭。饭后

① 顾颉刚,字诚吾,号铭坚,江苏吴县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二八年冬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翌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一九三四年初在北平创立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任主编。

② 师广,李师广,原名敏来、逊吾,字师广,安徽萧县人,一八九一年生。一九二九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军长,一九三〇年三月起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处长。

略睡。接见来客二人。五时，偕淑慧及惠僧、天运^①夫妇赴大华看电影，并在天运家晚饭。十一时返。

一九三七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旋到党部，参加纪念周。礼成后到部。罗志希^②来，谈半小时。见客及本部职员六人，分别商谈壮丁训练中政治训练问题，及青年训练等问题。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四时起。约天运夫妇，赴惠僧家拜寿，并晚饭。十一时返。

二月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乘车来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到厅核阅要件。五时半返寓。饭后赴慧澄家小坐。十时返。

二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旋到厅，与天鹄、翹东、峙东分别商办其主管任务；核阅重要文件。十二时半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径到党部，处理例件，并批阅情报。四时返家。六时赴慕尹^③之宴，座有同兹^④、公弢^⑤、惠僧等。九时辞出。赴惠僧家。十一时返。

① 天运，杨天运，江苏省教育厅职员。

② 罗志希，即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一八九七年生。曾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校长、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教育长。时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③ 慕尹，钱慕尹，名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一八九三年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行营主任、保定行营主任等职。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上将。

④ 同兹，萧同兹，原名异，字同兹，湖南常宁人，一八九五年生。时任中央通讯社社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⑤ 公弢，王公弢，时任南京《朝报》及南京印刷所经理。

二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旋赴中央参加常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略有讨论。大多主张必开,是非〔否〕修改选举法,则有赞、否两主张,无决定。十时半散会。到部,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旋到部,接见北平新学联^①代表并部中职员数人。

二月六日^② 星期六

八时起。旋到部,处理例件。十一时半返家。饭后午睡。二时半起。阅书二小时,觉心旷神怡,始觉读书于养生有益也。五时半偕淑(慧)看电影。晚,开谈话会,果夫先生报告谒蒋先生经过,并谈三中全会及国民大会等问题。十二时始散。

二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孝炎来,报告北方情形,及晋省潜伏危机。旋慕尹来,谈至十二时始去。当赴果夫先生家,共宴周鲠生^③、王星拱^④、皮宗石^⑤等。三时始返家。小睡半小时。君强^⑥等同至慎予家^⑦,坐谈一小时,并偕至惠僧家晚饭。十时返。沐浴就寝。夜三

① 北平新学联,指时由北平“诚社”的骨干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民党党义教员熊梦飞、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主席杨立奎、教育系学生韩克敏、张光涛等人发起成立,学联主席韩克敏,副主席张光涛;其宗旨是与共产党倡导的学联相抗衡,以消融北平学生运动。

② 二月五日无日记。

③ 周鲠生,原名览,湖南长沙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

④ 王星拱,字抚五,安徽怀宁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兼化学系主任。

⑤ 皮宗石,字皓白,湖南长沙人,一八八七年生。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

⑥ 君强,罗君强,湖南湘乡人,一九〇二年生。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秘书、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上校秘书等职。

⑦ 慎予,严慎予,浙江海宁人。历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江苏上海县县长、试署国民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等职。

时始入睡。

二月八日 星期一

昨晚失眠,本日九时半始起。旋到部,与孝炎略谈部务,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即到部,核阅三中全会青年训练及劳动调制等提〈提〉案,作最后决定。旋乘车来镇,作书看报,并补记日记。晚赴项致庄^①之宴。宴毕,赴省府,与果夫先生及井塘、棣华、百先、佩秋闲谈中央及本省政情。十时半返寓,即寝。

二月九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讨论二十六年度施政大纲,并检视二十五年度施政大纲。十二时散会返寓。午睡一小时。二时到厅,与天鸥商各项厅务;与峙东商集中全省小学校长训练及其他初等教育问题,并与子诰、复庵、翹东商经费及本厅处理公文等问题。接见镇江县长张清源。五时半返寓。约慧澄、企云晚饭,并赴慧澄家,谈二小时。十时半返寓,阅书一小时,即寝。

二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旋到厅,召集峙东及督学八人,商集中训练全省小学校长问题。接见析述祖,委为新设草堰乡师校长。此人于教育颇有经验,人亦干练。与子诰商县长考绩办法,核阅重要文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径到党部,处理例件。五时返家。今日为旧历除夕,家人父子举行家宴,略饮酒。饭后赴惠僧家聚谈,初感不快,后觉愉快。一时始返,淑慧等戏牌甫毕也。

^① 项致庄,浙江杭州人,一八九四年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警卫军炮兵旅少将旅长,炮兵学校少将教育长。时任江苏省保安处处长、江苏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地方团警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镇江警备司令。

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旋赴中央出席常会。九时半散会。到部,处理例件。十一时半返家。饭后午睡。三时始起。友朋来者甚多。五时半,钱慕尹来,略谈。偕至中央政治会议,参加庆祝林主席^①宴会。林未到,同席者为俞樵峰^②、钱慕尹、谷纪常、彭学沛、甘乃光^③、段书贻、杨耿光^④、陈绍宽^⑤,均平日颇熟者。言谈甚欢。八时半返家。淑等仍牌戏,一人无聊,又赴惠僧家闲谈。十一时半返。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乘车赴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时半散会。到厅处理要件。午赴惠字处便饭。二时半到厅,批阅义务教育五年计划及集中训练教育委员与小学校长办法等要(件)。五时乘车返京。车中晤欧阳格^⑥,谈党政情形甚多。抵家晚饭。后赴楚伦先

① 林主席,林森,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人,一八六八年生。时任国民政府主席。

② 俞樵峰,名飞鹏,字樵峰,浙江奉化人,一八八四年生。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交通部部长、兼任国防会议会员及军事交通学会副会长。

③ 甘乃光,字自明,广西岑溪人,一八九七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监察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代理广州市市政委员长、内政部政务次长。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五处处长、国民党中央第五届执行委员。

④ 杨耿光,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中将。

⑤ 陈绍宽,字厚甫,福建闽侯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任海军部部长,海军上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⑥ 欧阳格,别号九渊,江西宜黄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海军总指挥、海军舰队司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高级参谋,一九三三年五月,任军政部电雷学校校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生家，会同果夫先生及立夫^①、厉生^②、希孔、兰友^③，讨论党务改组与国民大会及三中全会等问题，一时始散，无具体结果。

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九时起。孝炎来谈。饭后午睡。二时半起。阅书二小时。六时，赴楚伦家便饭，座有孙哲生^④、钱新之^⑤、李登辉^⑥及果夫先生、立夫、道藩^⑦、井塘，商复旦大学呈请补助问题；饮酒数杯。赴华侨招待所，向北平学生代表训话。事生仓卒，并未预备，说话竟达五十分，听者极感动，甚为得意。九时，仍回叶家，果夫先生及立夫、井塘尚留，因续谈党务。拟推余任宣传部，经再四坚拒。十二时半返。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臧楚伦先生表示不愿任宣传部。刘建绪^⑧、王传麟、李

① 立夫，陈立夫，名祖燕，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九〇〇年生。时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内政部中央国医馆理事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② 厉生，张厉生，字少武，河北乐亭人，一九〇一年生。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③ 兰友，洪兰友，江苏江都人，一九〇〇年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④ 孙哲生，名科，字哲生，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⑤ 钱新之，名永铭，字新之，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一八八五年生于上海。时任中国、交通两银行常务董事。

⑥ 李登辉，字腾飞，福建厦门人，一八七三年生于南洋群岛爪哇（今印尼）。曾任上海复旦公学校长，一九一七年复旦公学改复旦大学，曾两度赴南洋募捐，扩大校舍，并增办实验中学。

⑦ 道藩，张道藩，字卫之，贵州盘县人，一八九七年生。时任内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国民大会事务所副总干事。

⑧ 刘建绪，字恢先，湖南醴陵人，一八九二年生。陆军上将，时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

捷才、汪少伦^①、曹四勿及孝炎、慎予先后来谈。饭后午睡半小时。臧果(夫)、立(夫)两兄,为宣传部事,表示决不就。三时赴惠僧家。七时返家晚饭。八时赴新都看电影,无甚精彩。返家,沐浴就寝。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七时起。赴陵园谒陵,并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典礼。摄影后至党部,开预备会。十一时半返家。饭后午睡。三时起。孝炎来谈,仙槎^②夫妇亦来,四时半辞去。阅蒋先生自著《西安半月记》。五时何键^③来,与谈湖南党务、水利问题及大局情形,约五十分钟。晚赴国民大会场,参加中委聚餐,并看道藩所编之密电码电影,不仅无甚精彩,且觉在本党执政时期,不应有此反现实之影片,暗示人民以反政府之精神也。归家略谈,及[即]寝。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旋赴中央,出席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孔^④报告行政院工作,词长无聊,多无人听。岳军^⑤出示其预拟之外交报告草稿,拟明日报告;阅读一过,并对其中应研究者指出一项,请其考虑。十一时二十分钟散会。返家,写信两封;并与淑慧散步庭园,晒太阳。饭后午睡。二时半起。旋赴中央,参加教育组审查委员会。

① 汪少伦,安徽桐城人,一九〇二年生。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训练班少将组长兼第二、三期训练干事,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教务副主任。

② 仙槎,何思源。

③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一八八七年生。一九三五年二月,任“剿匪”军第一路司令;八月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十一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三六年四月,兼任长沙绥靖主任,七月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

④ 孔,孔祥熙,字庸之,山西太谷人,一八八〇年生。一九三三年四月任中央银行理事、总裁,十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⑤ 岳军,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今双流)人,一八八八年生。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外访友，并赴中央出席全体会议^①。十一时五十分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许，为惠宇惊醒，起谈江苏党政情形。三时半，出席教育组审查委员会。五时一刻，赴首都，访何键及刘建绪。何外出，晤刘，适何雪竹^②、徐克成、蒋铭三、杨啸天^③均在，因谈西安事变及今后容共问题。六时许返家。饭后与淑慧出外访友。十时半返家。沐浴就寝。

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旋赴中央出席全会。孔报告财政，太冗长，几无人听。通过议案十余件，除少数外，均照审查意见通过。十二时一刻散会。赴民生医院略谈。旋赴瘦西湖便饭；与立夫、道藩、井塘等十余人谈联俄、容共、国民大会及党务等问题。三时各散。因头痛未出席审查会。回家睡至四时半始起。写信，阅情报，并读拿破仑日记^④数十页。慧澄自镇江来，惠僧亦至。饭后，赴惠僧家小坐。十一时返。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九时半起。今日上午无会。公展、仲云^⑤、肖赐^⑥同来，谈新

① 中央全体会议，即国民党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孙科主席。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外交部长张群作外交报告。

② 何雪竹，名成藩，字雪竹，湖北隋县人，一八八二年生。时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湖北全省保安司令、旋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

③ 杨啸天，名虎，字啸天，安徽宁国人，一八八九年生。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陆军少将，一九三六年四月任淞沪警备司令。

④ 提要：政治上只要干了一件失体统的事，就不能再做下去。——拿破仑

⑤ 仲云，樊仲云，字德一，浙江嵊县人，曾任商务印书馆、新生命书局编辑，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授。《星岛日报》主笔，香港华侨学院新闻系主任。

⑥ 肖赐，陈肖赐，即陈宝华，陈立夫之堂弟，浙江吴兴人，一九〇七年生。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曾任周佛海主管的新生命书局的经理。

生命书局及文化建设社问题。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即到中央参加全会。本日关于全体中委列席常会与政会,及党部举办社会事业两案,匆匆通过,显见党无重心,徒为群众心理所左右,实为寒心。五时半散会。返家。沧波^①来,谈关于苏省各情形。七时赴果夫先生家晚饭。席散后,与谈明日大会推汪为常会主席,恐有问题。果夫先生嘱转达同志,不宜反对。十时半返。阅拿破仑日记。十二时睡。

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旋到中央出席三中全会。关于国民大会议案顺利通过;关于宣言中对日及对共产分子各点,多所讨论,尤以关于对共,辩论极烈。十二时散会。饭后午睡。二时起。赴新都看电影,并至民生医院略谈。五时半赴果夫先生家,会同立夫、公展、道藩、仲云等,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问题。七时返家。饭后,宜风^②、剑真等谈湘事。少伦来谈一小时,涉及国际及国内情形,九时一刻辞去。阅拿破仑日记四十页。十一时就寝。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起。阅报及蒋汪两先生所提经济建设方案。惠僧来略谈。君强来午饭,并谈行政院情形。午睡一小时。三时,到中央出席三中全会。闻布雷^③云:蒋先生拟改令公博任民训部^④。此事

① 沧波,程沧波,江苏武进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三二年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委员。

② 宜风,朱宜风,江苏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

③ 布雷,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号畏垒,浙江慈溪人,一八九〇年生。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④ 是日,会议决议以陈公博继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在余个人并无得失关系,前年得之意外^①,今不能谓失之意外也。惟至友将因之受影响,不禁泣然。四时半散会。返家后(与)孝炎谈交代办法。处长、科长有来表示辞职者,均慰留之。饭后赴惠僧家,谈个人升沈[沉]得失,离合悲欢,不禁感慨系之。十时半返家,沐浴就寝。默念至友,闻余调动,本晚将不能成眠也。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昨晚四时始入睡。六时半醒,七时起。臧楚伦、立夫、天鹄。九时,出席总理纪念周及三中全会闭幕礼。礼成后赴陵园新村访公博,未晤。十时半返家。秘书处长、科长十余人来,谈交代及辞职。回忆前年在此室商接收情形,不胜今昔之感。饭后午睡未成。二时公博来,谈决不就职。力子先生亦来,谈宣传部问题,约一小时辞去。接见徐州专员邵汉元^②,谈徐州情形。公弢来谈一小时。晚饭后赴大华,观梅兰芳演探母,甚满意。十二时返。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九时起。楚伦来谈民训部移交及其他党务问题半小时。旋孝炎、绍澍及马元放^③、王星舟^④先后来,谈话甚多,并讨论公博未到前过渡时期应付办法,十一时辞去。臧果夫先生及井塘,保孝炎为无锡专员。公展来谈,拟在沪创立印刷公司及日报。十二时辞去。饭后午睡。

①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夕,汪精卫辞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职,汪派核心人物亦随汪辞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之职务,遂由周佛海继陈公博任新设立的民众训练部部长。

② 邵汉元,河北吴桥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于一九三三年任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委员兼南昌行营党务设计委员。一九三四年调任江苏省禁烟委员会秘书。一九三六年六月,任江苏省第九区(徐州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③ 马元放,字孟进、逸群,江苏武进人,一九〇三年生。

④ 王星舟,辽宁海城人,一九〇三年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二月二十五日^① 星期四

九时起。李秘书及科长八人来,请示今后行(?),谈二小时,详予指示并安慰,嘱其不必辞职。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孝炎来,谈结束各问题。四时赴外开会,到有关中委三十余人,分别陈述意见。七时先退席返家。饭后赴惠僧家。十一时返。沐浴就寝。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乘车来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到厅,接见各重要干部,分别谈商厅务;核阅重要文件。禹治、高阳^② 来见。五时半赴君左家晚饭。饭后至慧澄家。十时返寓。默念此心总定不下来,静不下去,以致终日摇摇若悬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这里想到那里去,及到了那里又觉到要到这里来。一切烦恼,均由方寸把握不住所致。誓自三月一日起,做定和静的工夫,否则,下半世不仅事业将毫无成就,而且将失去生存意义,寻不出人生乐趣也。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到厅,召见各主管科长,分别有所指示。接见校长及其他来客三人;核阅重要文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抵家后孝炎来,谈民训部各种情形。四时赴民生医院,抽血检验。六时返家。饭后赴新都看电影。十一时返家。沐浴就寝。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胡嘉椿等,报告北方青运情形。九时赴布雷处,谈党政各情形,约三小时,不禁多所感触。作事本难,今日作事犹

^① 二十四日无日记

^② 高阳,字踐四,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二年生。时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

难。余不敢有野心,以求掌握大权,但求维持现状,不受责,不受辱,斯已足矣。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因身痒心烦,未能入梦,起阅拿破仑日记。三时以后赴五台山村。晚赴明湖春宴会。十一时返。

一九三七年三月

三月一日 星期一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厅,准备县长会议各项问题。十时到省府,主席第一区各县县长会议。十二时半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到厅,核阅重要案件,并召见职员三人,有所指示。五时返寓。请戴院长、赵医生诊视周身所发之红点。当不能断定系何病症,只云擦粉以观其变,如无变化,即可消灭。晚赴天鸥家便饭。九时返寓。看书写信,十时半就寝。自本日起,暂从“定”字与“静”字下工夫,决不任心性浮动,致感生活空虚与不安也。

三月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通过二十六年度施政大纲。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即到厅,接见校长六人,局长二人;批阅要件。五时返寓,阅报。晚约天鸥、企云赴惠宇家便饭,谈至十时始返。阅时评两篇就寝。

三月三日 星期三

昨晚心绪缭乱,不能成眠,苦极矣!三时半后始渐入睡。七时即醒,起读时评数篇。九时到厅。淮阴专员王德溥^①、宜兴县长萧逢蔚、扬中县长洪康燮、溧阳教局长牛恒善先后来见,均报告地方

^① 王德溥,字润生,辽宁沈阳人,一八九七年生。时任江苏省第七区(淮阴)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情形,分别咨询并指示。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午后二时半到厅,接见溧阳县县长周屏南;召翹东、复庵、子诰、霁光,分别商办厅务。核阅一、三两区各县应注意改进各点。五时返寓。阅报读诗。饭后赴慧澄家,谈一小时。返寓即寝。

三月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赴省府,主席〔持〕第二区县长会议。十二时散会。返寓。二时半到厅,接(见)武进县长侯厚培、吴县县长邓翔海,南京、俞塘两省立民教馆长赵季俞、钮长耀^①及王延松,并与峙东商二十六年度义务教育计划及分期召集教局长会议等问题;与复庵商师范毕业会考及师范推广等问题,并与天鸥、子诰分别商办厅务;核阅要件。五时半返寓。张海澄来,面辞督学,谈至泣下,深为感动。晚企云来,谈两小时。十时辞去,余即就寝。

三月五日 星期五

七时起。赴省府出席例会。散会后与并塘、棟华、秀峰^②略谈中央政情及本省政治。十时到厅,与天鸥、剑真、峙东、翹东分别商谈厅内人事、壮丁训练、分期召集局长谈话及密查苏州教费征收情形等问题。召见新委主办统计之科员熊为琦,详予指示。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孝炎来谈民训部情形。旋偕淑慧出外理发。晚君强、惠僧来家便饭,谈至十时始去,颇觉有味。沐浴就寝。

三月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阅汪少伦所著民族史观稿本。十时赴民生医院,遇

^① 钮长耀,上海人,一九〇五年生,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馆长。

^② 秀峰,叶秀峰,江苏江都人,一九〇〇年生。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中央政治会议常务秘书、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谢远涵^①。此人满清时为翰林及御史，颇有才名，民国以后曾一度为江西省长，相与谈政治、经济各问题，颇觉相得。盖其见事甚多，经验极富也。下午，会谈并聚餐。九时返家。布雷、公弢来谈，十二时辞去。

三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访力子、素心、贵严^②，即在贵严家午饭。下午赴惠僧处闲谈。五时返家小睡。晚与淑慧看电影。

三月八日 星期一

七时起。乘车来镇。径到厅，召见普考及格人员六名，有所咨询及指示。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寓。下午，睡至四时始起。赴怡和山。九时半返。

三月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八时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接见丹阳教局长杨克礼、崇明教局长乔国章；与天鸥、复庵、子浩、翹东，分别商办其主管事务；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午睡。二时半起，三时到厅，接见镇江县长张清源^③、上海县长李直夫、松江县长李冷、南汇县长张崇基、奉贤县长于锡来及高阳等。分别与峙东、翹东商谈厅务。五时半返寓。阅报。六时半赴慧澄家晚饭。闻慧澄调厦门。人生聚散靡常，不禁感触横生。余与友辈离合，决不能尽合人意，亦唯有听缘之久暂而已。心绪无聊，九时即返。阅书半小时就寝。

① 谢远涵，字敬虚，别号浩然，江西兴国人，一八七二年生。曾任江西全省官矿督办，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

② 贵严，贺贵严，名耀祖，湖南宁乡人，一八九〇年生。陆军中将。曾任南京卫戍司令、训练总监部训练副监、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任驻土耳其公使。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③ 张清源，原名云涛，字清源，河北定兴人，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三四年二月任江苏省政府视察，五月改任镇江县长。

三月十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到厅,见客五人,批阅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到厅,与各科长分别商办其主管事务。五时返寓。六时赴怡和山晚饭。八时半乘车赴京。径到思平家,劝其勿辞江宁县长。十一时半返家。

三月十一日 星期四

九时起。头眩体倦,不能作事。赴五台山村友家稍坐。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略阅书报。四时赴惠僧处。七时返家。饭后率慧女^①看电影。十一时就寝。

三月十五日^② 星期一

八时起。孝炎、文伟^③、国仁^④先后来,谈交代事宜。阅张江陵奏六事一篇,颇有所得。饭后午睡。二时起。三时赴民生医院闲谈。饭后小憩。十时淑慧自沪归,谈至十二时就寝。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到厅,接见六合县长邓云龙,武进教育局长孙有光,南通教育局长吴浦云,草堰乡师校长祁述祖及军训会主任禹治。与天鸥、子诰、复庵、剑真、海澄分别商办厅务。核阅重要案件。五时半返寓。补记日记及阅报。饭后赴慧澄家。慧澄月底赴厦,相处四年,分襟在迩,不禁有伤离惜别之感。又因此感人生聚散无常,其他至友何日分离,均难预料,不禁潸然。十一时返寓。

① 慧女,周慧海,周佛海的次女。

② 注:三月十二至三月十四无日记。

③ 文伟,余文伟,周佛海妹妹周佛珍的丈夫。

④ 国仁,方国仁,江苏省教育厅职员。

即寝。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旋到厅,召见编审龚光明、吴德彭二人;接见镇江县长张清源及其他来客二人;核阅重要文件。十二时一刻返寓。牙痛甚剧,几不能饭。午睡二小时。三时到厅,核阅重要文件;与子诰、天鸥、遂之商谈例件及本厅经费;阅读各省市壮丁训练调查报告。五时半返寓。阅报。企云来。晚饭后同赴慧澄家。电询所顾虑者已无问题,为之释然。惟不知是否友人故作消息以慰余也。谈至十一时始返。

三月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旋到厅,接见南通区专员葛覃,崇明县长谭熙鸿,如皋县长张渊扬;与天鸥、峙东、翹东、遂之分别商办厅务;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雨急风狂,闷坐斗室中不能自遣,逆料将来情形,为之黯然。三时半到厅,接见海门县长陈桂清^①、靖江县长苏民;与天鸥等商办厅务。五时半赴企云家晚饭。旋赴慧澄家略坐。九时返寓。阅报。十时就寝。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起。八时到省政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乘车返京。车中与马客谈谈提高小学教员待遇及其他教育方面的问题。抵家后孝炎及民训部科长四人陆续来谈。晚惠僧来便饭,并偕至其家略谈。十一时返家。沐浴就寝。

^① 陈桂清,江苏江阴人,一九〇一年生。曾任国民党江阳县党部委员,一九三〇年应江苏省县长考试及格,任海门县县长。

三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阅报。旋出外访友,并聚餐。四时半返寓。南女中校长来见,谈校务约半小时。民训部科长三人来见。旋慎予亦来,谈约半小时。饭后赴惠僧家,谈两小时。十时半返家。即寝。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彭醒民、涂九衢。旋偕淑慧率子女等赴光华照像,并至孝陵看梅。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接见李汶、胡嘉椿、卜青茂^①。三时半乘车来镇。翻阅画报。七时赴天鸥家晚饭,饮酒颇多,九时返寓写信。十时半就寝。不能入梦,二时以后始渐睡。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六时起。七时至干部训练所出席纪念周,并训话一小时。八时许返寓。补记数日日记,并为廿六年度概算事缄棣华。十时到厅,接见省立助产学校校长俞松筠;召翹东,商教育经费各项问题;复庵商校长会议、师范会考委员会及教员进修等问题;并与天鸥商教局对县府及省厅行文程序。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阅论文一篇。三时到厅,接见兴化、仪征两县县长、省立学校校长四人及高践四等。与剑真详商召集社教机关人员会议问题;与子诰商电调成绩等问题。五时半返寓。阅报。饭后赴省府,与果夫先生及棣华、佩秋谈中央及苏省政情。十时半返寓。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接见砀山县

^① 卜青茂,字蔚然,河北赵县人,一九一一年生。历任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天津市党部委员等职。

长陈一郎；与翹东商请中央划所得税一部，充教费及他经费问题；与峙东商提高小学教员待遇问题，并与天鸥、子诒商办例件；核阅要案。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孝炎、国仁来谈。晚赴郭心崧之宴，座中均与中山大学有关者，饮酒颇多，并赴惠僧家。一时始返。

三月二十五日^① 星期四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厅，接见盐城县长章骏，并与天鸥、翹东、峙东、复庵、剑真商办例务，核阅要件，巡视各办公室。十二时返寓。午睡至四时始起。周身疲倦，殆将病耶？因未到厅，阅书报自遣。晚未出外。九时半即寝。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八时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乘车返京。孝炎等来谈。晚赴惠僧家，谈至十一时始返家。沐浴后就寝。

三月二十九日^② 星期一

八时起。旋偕淑慧等赴孝陵及紫霞洞等地游玩。午饭后牙痛甚剧，本拟下午赴镇，因而中止。睡两小时。赴民生医院诊治。晚未出外。九时即寝。

三月三十日 星期二

九时起。旋赴民生医院诊牙病。饭后赴大华看电影。五时为夏光惠主婚，并吃喜酒，饮酒颇多。赴惠僧家略谈。感触过深，不能自己。十时返家即寝。

① 三月二十四日无日记

②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无日记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厅召集全省社教机关主管人员会议。十二时散会。午后二时半到厅,派剑真代表主席接见督学。关于各县合办师范学校运用保甲推行识字及提高小学教员待遇等问题,有所商讨。东海县长何振纲、草师校长祁述祖来见。核阅重要文件。六时返寓。饭后赴慧澄处略坐。九时半返,即寝。

一九三七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到厅,处理要件;与翹东详商教费支配及整学产等问题;与峙东商初等教育人员集中训练及小学教员年底加俸等问题;与复庵商校长会议及师范毕业会考等问题。接见南京、徐州两民众教育馆长。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到厅,接见清江民教馆长。三时出席全省社教人员会议。五时半散会。接见镇江县长并批阅要件。六时半赴子诰家晚饭。八时赴慧澄家。九时半返寓。因候南京电话,十二时始寝。

四月二日 星期五

昨晚三时始入睡。六时半即醒。连日烦闷已达极点,苦无排遣之方,虽极力遏制,终不可止。如此下去,未知如何了结也!烦苦之极,觉人生意义尽失,几不欲偷生人间。人类本多矛盾,余所遭之矛盾即神仙下界亦无法解决,惟有以痛苦终年。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淑慧定日内送淑女^①返湘出嫁。此次一切事务均淑慧一人担任,余未丝毫分心,得妻如此,余之福也。晚率慧女看电影,并与淑慧出外治牙及

^① 淑女,周淑海,周前妻所生之长女。

话家常。十一时就寝。

四月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淑慧出外买物。见客数起,并出外治牙疾。饭后午睡,至三时起。岳父^①来,共话家常。淑慧等定明日起程返湘。晚赴民训部同仁之宴,并赴惠僧处略谈。一时冲动态度失常,殊觉对人不住。以后仍宜本以别人为本位之宗旨,勿发狂,以自苦苦人也。十时返家。与淑慧等谈至十二时始寝。

四月四日 星期日

七时起。九时半送淑慧等上江安船。结婚十余年,淑慧出门此为第一次,慧女犹不舍。在船盘桓一小时,摄影甚多,黯然魂销,惟别而矣!十一时率慧女返家,淑慧挥手送别,心绪惘然若失。归家略睡,即赴民训部各科长送别宴,饮酒甚多。违淑慧之嘱,心极不安。二时至惠僧处。因饮酒过多,又发狂怒故态,责人过苛,而不作谅人之地位、环境,余之不是也。后宜切戒。五时半率慧女来镇,并召幼儿^②来晚饭。晚未出外。八时半即寝。

四月五日 星期一

七时起。并记数日日记。旋赴镇江中学训话,并巡视校舍一周。十时半到厅,召开师范毕业会考委员会,并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到厅。接见海师校长曹中权,听谢、唐二督学报告,并予以指示;与邕东商切实实行教员专任制,及支配本年度基金等问题;与子诰商划一学生制服问题;与复庵商校长会议、师范毕业会考主试员名单及其它各问题。五时半返寓。阅书报自遣。晚赴慧澄家送行,因明晨启程赴厦也。十时分别时,不禁感慨

① 岳父,杨卓茂,时任溧阳县县长。

② 幼儿,周幼海,一九二二年生。周佛海次子。

万端,尤以其寓以后万万无机再去为憾。返寓圈定师范毕业会考各科试题。十一时半寝。

四月六日 星期二

昨晚久睡不能成寐,今晨六时半即醒,致头晕眼花。八时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冯督学竹侯报告高邮等县情形。与峙东、剑真分别商办地方教育人员更动及集中训练壮(丁)、训(练)教官等问题。十二时赴怡和山,与惠宇、揆华午饭。二时返寓午睡。三时半到厅。接见新委金山县长程厚之、武进女师校长萧石光,并召阮、于两编审,有所垂询及指示。与复庵商校长会议应提之问题。五时,偕子诒视察新建集中军训营房一周。六时返寓。心烦意乱,不能自止,长此以往如何了局?晚处理琐务,并预备对校长会议之训词。九时半寝。

四月七日 星期三

七时起。八时半到厅,召开全省校长会。十二时散会,宴到会各校长。二时继续开会。四时议案完毕,即行训话。言词恳切,群为动容。五时乘汽车返京。饭后赴惠僧家闲谈。十一时返。

四月十二日^① 星期一

七时起。乘车赴镇。即到厅,召剑真商甲长训练及壮丁训练等问题;与天鸥商例件;核阅要件。十一时返寓。心烦意乱,不知所从。饭后午睡,三时起。罗卫权夫妇来,偕至北固山下散步。四时到厅。接见新委无锡专员施奎龄,并与峙东商小学教员提高待遇及改革督学教委制度等问题。召阮编审,询赴行政院开会经过。五时半返寓。枯寂无聊,心境彷徨。六时半赴省府宴会。八时半返寓。九时半寝。

^① 四月八日至十一日无日记

四月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起。八时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半散会到厅。接见沈、曹两督(学),关于视察各省立学校有所垂询及指示。君强自京来,到厅谈话甚多。午后至天鸥处便饭。饭后返寓小睡。三时到厅,核阅要件。四时乘汽车返京。径至惠僧处,闻恶[噩]耗心为之碎。饭后谈至十一时始返家。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七时起。散步庭园,极力排遣。九时赴民生医院小坐,并至五台山村,即在杨宅午饭。饭后返家小睡。二时半起。又至民生医院,约彝伯赴五台山村,并电约惠僧夫妇来,同至厚德福晚饭。饭后偕天运夫妇赴惠僧家,谈至十一时返家。上床即睡,心绪稍宁帖也。

四月十五日 星期四

九时即起。偕慧女游玩。花园附近起火,同赴火场视察一周。饭后赴惠僧家小坐,谈及时事变化。三时半返寓,即未外出。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率慧女来镇。余先至省府开府〔会〕,送慧女到厅。十一时散会。到厅,与天鸥谈过去一年经过,不胜怆怀往昔。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约一小时即起,补记数日日记,并拟今后在生活史上另辟康庄大道,不宜痴痴狂狂,如做梦一般也。二时半(到)厅,与天鸥、剑真、峙东、翹东分别商办厅务,修改对校长训话记录,接见师长孙元良^①。五时半率幼儿、慧女至天鸥家晚饭。旋佩秋亦来,谈至十时,返寓即寝。

^① 师长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寄居四川成都,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三二年二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一九三三年一月,任第八十八师中将师长。

四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起。旋到厅,考查各职校农场、工场经费及收入,决定农场、工厂第一步须自给,第二步以场、厂养校。第二步万难办到,无已其努力先做第一步。接见江宁中学校长赵祥麟。核阅要件,即在厅午饭。饭后率幼儿、慧女返京,径至新都看电影。晚率子女出外晚饭。饭后送其赴国民看电影,余至惠僧家。十时半同返家。沐浴就寝。心绪稍宁,惟仍忽忽如有所失也。

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散步、阅报。旋率子女出外,并医牙。午饭后睡至三时始起。接见李揖升。旋阅书消遣。五时后绶荪^①及天运、惠僧夫妇先后来,留晚饭。饭后至惠僧家小坐。九时半返家。陈公博来,谈民训部及党内一般情形,约一小时。十一时上车来镇。深夜到达。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六时半起。略事整理报告。旋赴省府主席纪念周,并报告省会强识字情形。礼成后,与佩秋谈党政情形约一小时。旋到厅,与天鹄谈组织帝大同学(会)问题。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睡至三时始起。即到厅与剑真商壮丁训练及京民教馆问题;与复庵谈生产教育及推动各校工作问题。子浩报告徐海各校情形。核阅要件。五时半返寓。闷苦无法排遣,尤感于人生悲欢离合之无常。补记数日日记。饭后赴省府,与果夫先生及井塘、棣华、秀峰、佩秋等谈各方政情。十时返寓。即寝。

^① 绶荪,陈绶荪,江苏省教育厅职员。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核阅要件。十二时赴省庐应果夫先生之宴。二时返寓午睡。三时到厅,与剑真商推行电影教育及广播教育办法;接见镇江县长张清源;核阅要件。五时返寓。学增来谈,所涉问题太广。余觉自己缺点为:一、速断;二、不精细;三、不用心思;四、无应变才。此虽由于先天的禀赋,然后天的历练关系亦巨,嗣后当留意修养也。八时半乘车返京。抵家即寝。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旋赴中央参加政治委员会,讨论土地法甚详。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三时起。处理琐件。旋赴惠僧家闲谈。觉人事变迁无常,事变之起,每出人意外,过去所历不少,今后不知如何变化也。晚未出外。十时半即寝。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十时始起。午饭后见客数人。晚赴惠僧处小坐。十时返家。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返寓午睡,至三时始起。即到厅,接见邵鹤亭^①及新委高邮教局长曹竟成等四人;与天鹄、子诒、峙东分别商办厅务;召薛臻龄咨询明日教经委会开会准备情形;核阅要件。五时半返寓。企云来晚饭,九时辞去,余即就寝。

^① 邵鹤亭,江苏宜兴人,一九〇三年生。江苏省教育厅科员。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起。阅时事论文数篇。九时赴省府开教育经费委员会，决议将屠牙两税划归财厅征收。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径赴理发。三时半返家。接见方国仁、萧辅之、李防等。晚赴友人之宴，并赴五台山村。九时半返家即寝。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接(见)教部司长黄建中及张剑白等四人。十时半率慧女赴后湖散步，遇郭心崧及多年未见之同学资耀华^①，同至首都饭店午饭。归家小睡。二时半起。出外访友。晚赴惠僧家闲谈。深夜始归。明月在天，万籁俱寂，殊有回忆之价值也。接淑慧来缄准二十六动身，大约早则二十九，迟则一号定可抵京。闻为淑海婚事三晚未睡，劳神可想见，不禁悬悬。阅信后即睡。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九时半起。接见严慎予及其他来客数人。饭后午睡。二时起。偕慧女赴大华看电影。五时半乘车来镇。晚未外出，阅书报自遣。九时半即寝。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半散会。到厅听取唐督学报告宜兴县情形；与天鸥、子诰、剑真分别略商厅务，核阅缄件及要案。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到厅，召开全省运动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散会后接见新委高邮县长陈桂清等三人；核阅要件。四时乘车返京。晚未外出。十时即寝。

^① 资耀华，字璧如，湖南耒阳人，一九〇〇年生。历任国立北平法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院校教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职。

一九三七年五月

五月十日^① 星期一

六时起。旋赴干部训练所出席纪念周训话。八时半返寓稍憩。九时半到厅,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到厅,见客三人;与剑真商壮训教官补充训练等问题;与翹东谈整理学产等问题;与子诒商普考,高考检定问题。五时返寓。晚赴企云家晚饭。九时返寓即寝。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九时半散会到厅。十一时与佩秋、井塘等赴江滨;迎果夫先生。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未成。三时到厅,接见徐州专员邵汉元等五人;处理要件;并与各科长分别商办要公。五时返寓。晚与果夫先生联名宴孙元良师长于省庐。九时返寓,即寝。

五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到厅,见客数人;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抵家后沐浴休息。六时半出外晚饭、访友,并至惠僧家。十一时半返。

五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九时出外开会。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三时起。见客四人。孝炎由盐城来,谈该区政治情形颇详。五时约友看电影并晚饭,随赴惠僧家。十一时返。

^①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九日无日记

五月十四日 星期五

七时起。乘车来镇，径到省府开会。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到厅，接见校长、局长三人；与复庵、天鸥、峙东等分别商办厅务；核阅要件。五时半返寓。饭后即寝。

五月十五日 星期六

七时起。八时半赴体育场检阅省会小学卫生队。九时半乘汽车赴京。午饭后赴南京实小检阅协动团，并视察学校一周。六时赴惠僧家。七时返寓。宴孝炎、绍澍等。晚看电影。十一时就寝。

五月十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与淑慧率慧女赴后湖散步。十一时返家。见客二人。饭后略睡。旋赴新都看电影，并诊牙。返家阅佐藤尚武论及其它论文约二小时。七时赴惠僧之宴。返家时淑慧等赴大华看电影尚未返寓也。沐浴就寝。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出席纪念周，并治牙疾。饭后午睡。二时偕淑慧乘汽车赴镇。径到厅，处理局长会议等问题。七时宴客于大礼堂。饮酒颇多，胃觉微胀。返寓，略阅书报即寝，时十时半。

五月十八日 星期二

六时半起。阅书报。八时赴省府开会。九时半散会。到厅，见客三人，核阅奖励优良小学教办法及办理初等教育注意事项等办法、规程六种。十二时在厅午饭。后返寓休息。二时半到厅，批阅丰、沛两县视察报告及其他要件；与冯督学商第一区教局长会议问题。

五月二十一日^①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到厅处理要件,六时返寓。晚赴天鹄处,两人小饮,谈留学时代情形,不觉过量。十一时半返寓。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因昨晚饮酒过量,致头晕甚剧。九时赴医政学院训话,并视察全院一周。十时半到厅,核阅要卷。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赴京访友。性不能忍,小有不快。晚赴新都看电影。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布雷处谈两小时,并赴牙医院治牙。十二时返寓。午睡至三时始起。赴五台山村。旋淑慧及惠僧夫妇亦来,同返家晚饭。晚访友。十时归。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乘车赴镇。十时召集第一区教育局科长会议并训话,指示应注意之点。十二时返寓。下午二时半到厅,接见校长一人、局长三人;处理要件。五时半返寓。晚赴省府与果夫先生及井塘、佩秋谈中央及本省政情。十时半返寓。即寝。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处理要件。十二时赴省庐欢宴孙仿鲁。一时半返寓。午睡未成。二时半到厅,核阅案卷数件。四时乘车返京,七时始到。晚赴天运家。十一时返。

^① 十九日至二十日无日记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七时起。赴南京女中训话。九时半赴中央开会。十一时半返家午睡。二时半起。与淑慧赴工艺陈列馆并医牙。旋赴五台山村略坐，返家。晚饭后出外开会。十一时返。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乘车赴镇。召集第二区局长会议并训话。十二时返寓。三时到厅接见馆长、局长各一人，并与天鸥、子诰、峙东、复庵分别商办厅务。五时半返寓。淑慧六时半率二女由京来镇。饭后赴教(育)厅。余九时即睡。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七时起。八时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接见县长、校长、局长共四人；核阅要件。十二时赴省庐午饭。饭后返寓小睡。三时到厅，召集各校教导主任八人开会，商统一中学训练及教导各种法规。五时赴永安酒楼为人证婚。八时半乘车返京。抵家即寝。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七时起。旋出外开会，并聚餐。饮酒颇多。二时返家。下午李鹤鸣、白经天来，谈北平学界情形甚详，因留晚饭。饭后觉头痛甚剧，客去后即睡，时方九时也。

五月三十日 星期日

七时起。接见黄建中、陈远略。九时偕淑慧至布雷处小坐。旋赴素心家，风梧夫妇来，因同赴皇后饭店午饭。饭后看电影。五时回家小睡。晚访友，谈一小时即返。沐浴就寝。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乘车赴镇。召集第三批教局长会议并训话。接见助产学校校长俞松筠。十二时返寓。午睡至二时半起。后即到厅,接见邵鹤亭;核阅要件;并召集八县实验农民教育馆馆长训话。五时半返寓。哀心彷徨,若有所失,当极力抑制也。饭后赴省府,与果夫先生等谈二小时。十时返寓。接信一封,旋即就寝。

一九三七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抵家后未外出。见客二人。晚应裘受之宴。十时返。

六月二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外开会,并赴民生医院。十一时半返家。饭后午睡一小时。旋偕慧女赴新都看电影。返家后见客二人。晚应友人之宴,饮酒甚多。旋赴五台山村。十二时始返。

六月三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乘车来镇。径到厅,召集第四批教局长会议并训话。十二时返寓。下午未到厅,在寓写信并修改演稿。九时半即寝。

六月四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下午三时到厅,见客三人,核阅要件。五时返寓。沐浴。旋赴天鸥家晚饭。九时返。修订演稿。十时半就寝。

六月五日 星期六

七时起。修订演稿。九时半到厅。前尘影事恼人欲死。接见校长二人、局长一人，支配各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一小时。二时半赴医政学院出席卫生、教育会理事会。五时乘汽车返京。六时到达。闻友病转剧，焦急万分。明日为生日，今晚友朋来暖寿者甚多，共坐三桌。深夜始睡。

六月六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旋出外开会并聚餐。二时返家午睡。四时起。谷纪常来谈。旋拜寿者络绎而来。晚共坐六桌，饮酒甚多。睡后觉头甚痛。

六月七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乘车赴镇，径到厅，召集第五批教局长会议，并训话。十二时返寓。午睡三时半始起。头晕未到厅。晚赴省府，与果夫先生及并塘、棣华、佩秋谈江苏经济建设及中央公卖烟膏等问题。十时半返寓。即寝。

六月八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旋赴省府出席会议。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本拟开会，惟因事出意外，刺激甚深，返家与质美、企云闲谈。晚看电影。十一时就寝。深夜始入睡。

六月九日^① 星期三

八时起。偕淑慧、企云赴明孝陵及灵谷寺等处。十时半进城。访中南银行孙荫农；并治牙。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三时半起。

^① 提要：昨晚梦甚多。

赴五台山村小坐。晚赴大西洋宴会,并赴大华看电影。十时半返寓即寝。

六月十日 星期四

七时起。乘车来镇。径到厅,召集第六批教局长会议,并训话。十二时返寓。二时半到厅,见客三人,核阅要件。五时返寓。晚,修订演稿。十时半就寝。

六月十一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接见孙元良师长,及彭旅长、曹校长等;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旋赴五台山村。晚赴礼查宴会及大华看电影。十一时返家即寝。

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接见郑西谷,并修改演稿。十时赴布雷家,谈至十二时始返。饭后午睡。三时起出外治牙,并至五台山村。晚赴大西洋应李仲武之宴,并赴大华看电影。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

十时始起。接见周芳冈等三人。饭后惠僧来谈。旋赴天运家。六时返。饭后未出外。十时即睡。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修改演稿六篇。旋出外医牙。饭后午睡。二时起。修改演稿二篇。接见陈海澄^①。三时半乘车赴镇。抵寓稍憩即

^① 陈海澄,字剑秋,江苏阜宁人,一八九二年生。曾任立法院秘书处秘书、兼任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

起。(赴)民政厅,与井塘等商滨海垦区土地问题,并晚饭。八时半返寓。补记五日日记,并阅书报。十时就寝。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到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接见校长及其他来宾三人;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略睡。二时到厅,召开中学会考委员会。三时散会。旋赴省庐,与井塘等会同张发奎^①、谷正伦等,会商江苏境内有关国防各项问题,即在省庐晚饭。饮酒甚多。八时半返寓。校阅演稿数篇,圈定初中抽考各科问题。十时半就寝。

六月十六日 星期三

七时起。校阅演稿数篇。旋赴医政学院训话。十时到厅,与峙东详商改局为科,各县恢复局问题及局长人选;与翘东商二十五年年度节余教费支配问题;核阅要件;接见校长二人。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即到厅接见校长八人、县长一人;核阅要件。五时返寓。晚校阅演稿数篇。十时半就寝。

六月十七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校阅演稿。十时到厅,处理要件,见客四人。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即到厅,见客三人;处理例件。四时半赴省立图书馆参观书画展览会。五时半返寓。晚,校阅演(稿),并阅杂志。十一时就寝。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核阅要件。

^①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三六年任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本年春改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

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径至牙医处医牙，并赴民生医院。四时返家。沐浴。晚宴客。十时寝。

六月十九日 星期六

七时起。阅关于民主及宪政论文数篇。九时半赴社教人员训练班讲演，十一时半赴民生医院打针。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半小时即起。阅书。二时半赴新都看电影，并赴五台山村小坐。五时半返家。见客四人。晚宴客。十一时寝。

六月二十日 星期日

七时起。阅论文数篇。旋赴中央饭店访谢仙庭，并至民生医院打针。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旋出外医牙，购物。六时返。晚仍在家宴客。十一时寝。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六时半起。乘车赴镇。径到厅，接见钮长耀、顾希平及校长、局长五人；核阅要件，并与剑真商壮丁训练与识字教育打成一片之办法。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半小时即起。写长信一封。三时到厅，见客二人；核阅要件。五时返寓。阅报。晚企云来谈，九时半辞去。略阅书报。十时半寝。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见客三人；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抵家后见客二人。旋出外医牙，并赴五台山村小坐。晚赴福生餐馆便饭。八时半返家。适杨老太爷来，谈至十时半就寝。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见客三人。旋赴民生医院。十二时返寓。饭后午

睡。二时半起。见客三人。约惠僧来家便饭。晚十时半就寝。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乘车来镇。径到厅,接(见)校长、局长四人;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到厅,处理例件,五时返寓。惠僧自京来。旋赴惠字处晚饭。九时半归。与惠僧闲谈一小时即寝。彻夜大雨不止。三时左右始入睡。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七时起。雨仍不止。偕惠僧赴学生集中军训总队部参加开学典礼;学生鹤立雨中共约两小时,余训话约二十分钟。因念学生辛苦未多谈,亦未行分别式。十时散会。到省府出席例会。十二时散会。返寓。午睡一小时。二时到厅,核阅要件。四时,偕惠僧乘车返京。晚在家宴客。十二时始寝。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阅书二小时。会客二人。旋赴民生医院打针,并至五台山村。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半起。旋赴新都看电影,并医牙。六时返家。晚宴客。十时半就寝。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九时半始起。见客三人。旋赴布雷处,适力子亦在,谈至十二时半始返家。饭后午睡。二时半起。惠僧夫妇来,因与淑慧等同游后湖,坐船两小时。七时返家。晚未出外。十二时始寝。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七时起。乘车来镇。径到厅,接见局长、校长三人;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午睡一小时。二时到厅,接见校长、县长、馆长共三人,并召集赴庐受训人员七十余人训话。五时半返寓。晚阅书报,

并补记数日日记。十时就寝。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校阅演稿,全部完成。九时赴省府开会。十一时散会。到厅,处理要件;见客三人。十二时返寓。二时赴医政学院参加毕业典礼,并训话。四时到厅,处理要件。五时半返寓。晚企云来谈。阅关于英日两国内阁更迭论文两篇。十时就寝。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

七时起。料理琐事,并写信。九时半到厅,接见县长一人、校长二人及其他来客二人;与复庵、翹东、子诰分别商理要件;核阅案卷。十二时返寓。饭后乘车返京。抵家稍憩。赴张岳军家商庐山谈话会^①问题。旋至顾墨三处,谈赤军收编及共党问题。六时返家。晚未外出。十一时就寝。

一九三七年七月

七月一日 星期四

七时起。阅关于民主政治论文两篇,见客三人。旋出外打针。午睡一小时。四时赴政治委员会^②参加汪先生召集之谈话会,商庐山谈话会各项准备。六时返家。饭后赴新都看电影。十一时返家。

七月二日 星期五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时半散会,到厅处

① 庐山谈话会,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局势下,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了团结各方共赴国难,决定邀请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分批在庐山开谈话会,听取各方人士抗日救国的意见。

② 政治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简称。

理要件。十二时返寓。接京缄，临时决定返京。晚未出外。

七月三日 星期六

六时半起。阅论文数篇，见客三人。旋出外打针。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阅读书报。晚，周枚荪^①来便饭，详谈北方学界情形。赴惠僧家小坐，十二时始返。

七月四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见客二人。旋出外打针。连日饮冰皮〔啤〕酒过多，胃病复发。下午头痛欲裂，直至六时半始渐愈。

七月五日 星期一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厅与天鹄、子诰、翹东、剑真分别商办要件，核阅案卷。十二时返寓。因昨日头痛，今日身体几不能支，腰复酸痛，午睡至三时起。到厅。召开检定考试委员会，四时半散会。接见柳翼谋^②、赵季俞。五时返寓。晚，阅论文五篇，并补记数日日记。十时睡。

七月六日 星期二

六时半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见客四人，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四时乘汽车返京。晚赴惠僧家略谈。

① 周枚荪，周炳琳，字枚荪，浙江黄岩人，一八九二年生。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一九三七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

② 柳翼谋，名诒征，字翼谋，江苏镇江人，一八八〇年生。曾任南京高等师范（一九二一年改称东南大学）国文历史部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二七年以来，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

七月七日 星期三

九时起。阅论文三篇,见客二人,饭后午睡,至五时始起。晚未出外。

七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见客二人,阅论文两篇。旋应惠僧电约,至其家谈话,十二时返家。午睡片刻即起,见客二人。六时赴新都看电影。晚未出外。

七月九日 星期五

六时起。偕淑慧乘汽车赴镇,径到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到厅,处理要件甚多,见客三人。十二时半赴惠宇处午饭。二时半赴省府出席教经费委员会。五时返寓。热甚。圈定高等及普通检定考试各科试题。头痛甚,九时即睡。

七月十日 星期六

七时起。旋到厅,召集师范各科教学进度表编定委员会,并训话;处理要件,并嘱各科赴庐期内^①应办事件。十二时返寓。旋乘车返京。料理琐务。晚看电影。

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起。胃痛,腹泻甚剧。见客五人,旋赴民生医院诊治。饭后赴公弢家闲谈。五时返寓。晚看电影。

七月十二日 星期一

七时起。淑慧送至下关。船开后即睡。十一时半起。同船熟

^① 庐,指庐山。赴庐期内,指周佛海出席庐山谈话会期间。

人甚多，均赴庐参加庐话会^①。饭后与曾琦^②等分别谈政治上各项问题。晚与公达^③谈至二时。苦热，不能成寐，过去经历一一复现于脑海，四时以后始渐入梦。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二

六时起。与何炳松^④谈教育问题。九时抵浔，当与公达、棣华、健中^⑤乘车抵莲花洞，换轿上山。二时至布雷家适力子亦在，略谈后即休息。旋迁至鹤皋处，沧波、君强等来谈。闻北方情形紧急^⑥，焦灼异常。十时即寝。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布雷处略谈。旋公达来，同至耿光处午饭，并至美国学校及九十四号访友，即于九十四号晚饭。九时返寓，与力子、

① 即庐山谈话会。参加谈话会的有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教派、救国会的代表及北京大学等校校长和教授。

② 曾琦，原名昭琮，字锡璜，更名琦，四川隆昌人，一八九二年生。一九二六年夏，中国青年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时代表该党参加庐山谈话会。

③ 公达，杨公达，四川长寿人，一九〇七年生。曾任上海暨南大学教务长及陆军大学教官，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④ 何炳松，字柏承，浙江金华人，一八九〇年生。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副所长等职，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

⑤ 健中，胡健中，别号经亚，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一八九九年生。历任杭州《民国日报》社社长、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秘书等职。时任杭州《东南日报》主笔。

⑥ 本月七日晚，驻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地区进行针对假想敌的演习，夜十一时左右声称由于听到从中国军队方向射来的数发枪声，立即停止演习，集合时发现缺少一名士兵，于是一面集结部队准备战斗，一面向警察当局交涉，要求进入宛平城检查。八日凌晨，当调查人员进入宛平城后，五时三十分日军便对宛平城发起进攻，守军在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当即还击，战事爆发。此即卢沟桥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警察当局虽然一再忍让妥协，但日军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十一日，日内阁决定派兵华北，并发表派兵声明。随即，日军分别从东北、朝鲜以及日本国内派兵开往北平、天津，战局日趋严重。

布雷、沧波、鹤皋谈至十二时始寝。闻北方当局对日有屈服消息^①，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

七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七时起。见客六人。饭后午睡片刻。公达来，谈至三时。出外散步，遇张君励〔劭〕^②，谈教育问题。晚未出外，与布雷等闲谈。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图书馆参加第一次谈话会。首由汪先生对政治问题作一引论^③，旋由张君励^④、曾琦等发言，对宪政等问题有所陈述。十一时散会。与汪先生及公博、希圣、思平等谈北方情形。十二时应蒋、汪二公之宴。汪先生述欢迎意，由胡适^⑤作答。一时半返寓。见客四人，沐浴后赴君强处晚饭。九时返，由〔与〕布雷等略谈。十一时就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出席第二次谈话会。首由汪先生报告数年来外交情形；次由蒋先生报告芦〔卢〕沟桥事件及中央方针，内容为应战

① 十三日下午，日本驻屯军要求宋哲元决定对日态度，提出二十八军对日绝不抵抗等四项要求。夜十一时，宋哲元通过北平铁路管理局局长、冀察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觉生通过电话答复，称，二十八军保持与日军的合作，不服从中央对日敌对的命令，并命令有关机关实行日军的四项要求。

② 张君励，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七年生。一九三三年与张东荪等人成立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时代表该党参加庐山谈话会。

③ 汪精卫在讲话中希望与会人员，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在本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此次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和宪法施行日期等问题发表意见，并鼓吹“建设三民主义共和国”。

④ 张君励发言称：“目前困难严重，在此时机，民族生存之重要，超过一切，必先有民族，方可谈到其他，在精诚团结声浪中，在野人士，对政府应表示信任，发挥善意。”

⑤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八九一年生于上海。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而不求战,故不辞和平解决,并提出最低条件三项^①。发言者七人,均无多精彩。十一时散会。赴天翼处,谈至下午五时半始辞出,所涉范围甚广。晚与沧波、布雷、鹤皋闲谈。十二时寝。

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赴布雷处略谈。旋公达、公展来。饭后午睡,三时半始起。见客五人,旋力子先生来,谈至七时饭后始辞去。晚见客二人,中一人为邵鹤亭,谈此次训练感想,所得颇多。本日闻川越^②送备忘录于外部^③述二点:一、请中国勿过分为刺激日本国民之言动;二、勿阻碍华北事件地方解决。以情形测之,或不致扩大欤!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旋出席政治组谈话会。十一时散会返寓。饭后略睡。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共党首领周恩来^④、林伯渠^⑤,十年前老友也。相见唏嘘,不胜今昔之感,相与详谈政策转变之意义及经过。五时半返寓,与希圣谈共党将来,决定其不易维系也。晚与布雷、鹤皋闲谈。九时即寝。

① 蒋介石讲话称:“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他提出四项条件(日记记为“最低条件三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② 川越,川越茂。时任日本驻华全权大使。

③ 外部,即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下同。

④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庐山,与国民党当局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再次进行谈判。代表团成员有秦邦宪和林伯渠。

⑤ 林伯渠,原名祖涵,号伯渠,湖南临澧人,一八八五年生。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时半阅日本大使致外部觉书及我国复文^①，和平似未绝望也。九时参加教育组谈话会，发言者十余，无特殊高明见解，惟邵鹤亭所谈，可谓能见其大。十二时返寓。午饭甫毕，忽蒋公馆来电话，谓蒋先生约吃午饭。时大雨如注，冒雨而往，座有岳军、希圣等人。三时返寓，午睡一小时。与布雷、鹤皋闲谈。蒋先生下午已下山，余定后日飞京。七时应陈诚^②、张厉生之宴，稍坐即返。晚与布雷、鹤皋闲谈。十时就寝。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孟武等来谈，旋乘轿赴三叠泉游览。三时始返。沐浴休息。晚与希圣略谈。九时半就寝。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料理行装，与鹤皋、布雷话别。十时下山，十一时半抵莲花洞。旋换车赴浔，略进饮食，即赴机场。一时起飞，三时半到京。淑慧率子儿到机场候接。返家休息，沐浴。惠僧、彝伯、默邨^③等来晚饭，九时辞去。十时就寝。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赴五台山村及民生医院。午饭后略睡一小时。下

① 十九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面提备忘录（即复文）：“现在我国政府愿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协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

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一八九八年生。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常务次长，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

③ 默邨，丁默邨，原名丁聚川。湖南常德人，一九〇三年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即邮电检查）处长。

午阅蒋百里之《国防论》^①。晚赴惠僧家略谈。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与淑慧出外医牙,并至民生医院。饭后午睡二小时,接见向科长^②、唐馆长,并阅《国防论》。晚看电影。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见客二人。旋与淑慧出外打针、医牙并看电影。午睡一小时。阅《国防论》。赴公弢家闲谈,七时返寓。国仁、希文^③来谈。旋看电影。十二时就寝。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七时起。乘车赴镇。径到厅,与天鹄、峙东、翹东,分别商办厅务;拆阅积件。十二时返寓。午睡两小时。三时到厅,接见新委镇中校长沈亦珍,有所指示,并与曹督学谈小学校长训练办法;核阅要件。五时半返寓。晚,赴省府与果夫先生及井塘、棣华、佩秋谈外交及省政。十时返寓,略阅书报。十一时就寝。闻廊坊日军又挑衅^④,不胜忧愤。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与峙东商校长及教委训练办法,并(与)天鹄、翹东商办厅务,十二时返寓。午睡二小时。三时到厅,接见省立校长三人及丹阳县长,核阅文件。五时半返寓。学增来谈。晚,补记一周日记,并阅书。十时半就寝。

① 蒋百里,名方震,字百里,浙江宁海人,一八八二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国防论》系其在庐山训练团发表的讲话集,共七篇。

② 向科长,即向复庵。

③ 希文,易希文。时为江苏省政府教育厅职员。

④ 指二十五日日军炮轰廊坊中国驻军事件。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立志每日作杂志一条(至少)。

七时起。旋到厅,见客四人,核阅要件并处理例务。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阅书,七时赴学生军训总队部训话,八时许返寓。晚,阅书,无所得,一日一杂志恐不能实行也。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赴军训总队部参加毕业典礼。十时到厅,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寓。下午,三时到厅,见客三人,核阅要件。五时赴惠宇处,略谈。七时返寓。晚阅书。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到厅,核阅要件。十二时返寓。下午三时到厅,略事处理,乘汽车返京。晚与公达论和战利害甚详。淑慧拟先送子女返湘,余觉此时尚无必要也。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七时起。接见吴绍澍,旋访希圣,公达亦到,咸以为须立即开始外交活动。午,蒋先生宴胡适、张伯苓^①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与公达候希圣。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②,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作刺激之言也。五时返家。师广、惠僧、素心^③来晚饭。十一时就寝。

①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天津人,一八七六年生。相继创办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后又相继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实验小学等。

② 据胡适日记记载:是日,蒋介石约胡适和张伯苓午餐,胡适在告辞时对蒋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蒋随即找高谈话。

③ 素心,蒋素心。曾任铁甲车司令。

一九三七年八月

八月二日^① 星期一

上午八(时)乘车赴镇,径到厅,略事处理。旋赴省府,商战时行政机构。十二时返寓。三时到厅,分别通知各职员送眷回籍;处理要件;五时,探复庵病,并略谈。晚仍赴省府,谈战时各项准备。十时返,即寝。

八月三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多讨论战时各方应有之准备。十二时散会,乘车返京。与希圣谈大局趋势。闻友人^②约谈,作最后诀别,盛意令人感泣。七时赴《中央日报》馆应沧波之宴,与胡适、蒋梦麟^③等谈至九时。赴兰友家,与立夫、道藩谈至十一时。返寓,与淑慧谈返湘情形。此次一切准备均淑慧一手主持,余毫未费力,且未费神,得一贤妇,家之幸也。

八月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料理(琐务)。旋偕淑慧出外打针、汇款。十二时返寓。午后访友数处,并与至友作最后诀别,谈三小时,凄绝人寰,惟相约于其离京前再作一度晤谈,未知能否如愿也,九时返寓,与淑慧谈至十二时。妻儿相别,未免依依,惟不敢表示,恐淑^④伤心。

① 八月一日无日记。

② 友人,指陈曼秋。

③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曾任国民政府大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长,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④ 即杨淑慧,下同。

八月五日 星期四

六时半起。旋至和平门,候车一小时,车尚未到,因改乘汽车赴镇。十时半到省府,与佩秋略谈,即到厅,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寓。午睡时惊醒,因起补记数日日记。三时到厅,部署各方事务。五时仍乘汽车返京。晚与淑慧话别。淑慧料理一切,至为劳顿,惟精神仍佳,可佩可敬。

八月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送淑慧等上船,拥挤异常。上船后一切布置,均由淑慧主持,余无能分劳,惭愧万分,九时半船将启碇,旋余先上岸,黯然魂销,惟别而已。复念时局如此,家庭团聚不知何日。返家后,睹人去楼空之状,尤令人感伤不已。与希圣略谈。饭后午睡片刻。五时以后赴天运家,闲谈消遣,复同出外晚饭。深夜始归,念淑慧不置。

八月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见客二人,与希圣谈中日前途,并料理琐务。饭后午睡一小时。出外会友,此真为最后之诀别矣!再会恐绝无望,令人肠断,惟祈祷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而已。九时半送其回家而别。生离死别耶!不堪回首,复不忍预想也。晚与希圣谈时局,一时始寝,心绪复杂,未能入梦。

八月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邵力子先生及绥荪等来谈。力子先生报告昨晚最高国防会议经过^①,并谓蒋先生将调余入侍从室^②帮忙。十二时赴

① 应为国防会议。七日晚该会开“大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军事委员会各部长官及由各地应召到南京的军事将领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行政院各部部长。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长相机与日方交涉。会议中,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

② 侍从室,全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党政军权力的机构。

励志社^① 蒋先生之宴,与岳军、布雷、天翼谈大本营^② 组织情形。三时返家。惠僧来谈。五时半布雷来,出示蒋先生委余为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手谕。闻听之余,毛骨耸(悚)然。此事极不易做,惟国难如此,决不能辞,奈何?与布雷、希圣共饭。布雷去后,与希圣谈至十二时始寝。

八月九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乘汽车赴镇,将抵镇,忽与公共汽车互撞,车叶稍损,亦云幸矣!径至省府,与果夫先生等谈商苏省准备。十一时到厅,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寓。三时到厅,处理要件。甫抵寓,果夫先生电召,因至省府。据其表示,教厅仍暂兼,如将来随节出发,则由渠自兼。六时赴天鸥家晚饭。八时仍至省府会谈。十一时返寓,沐浴就寝。

八月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至省府出席例会。十一时散会到厅,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寓。旋乘火车返京。至思平处,与公达、希圣、书贻等闲谈。六时半赴天运家晚饭。一人看电影。十一时返,与希圣谈至一时始寝,淑慧自汉尚无信来,悬念不已。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公博、墨三、惠僧先后来,谈甚多。饭后午睡,五时

① 励志社,全名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成立于一九二九年左右,凡黄埔军校学生和中央军校学生都可参加。蒋介石任社长,黄仁霖任总干事。

② 大本营是一个不公开的机构,拟以蒋介石为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内设六部:第一部(作战),第二部(政略),第三部(国防工业),第四部(国防经济),第五部(国际宣传),第六部(民众训练);还设有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

始起。茂如^①来,谈二小时,七时偕希圣赴公达家,陪宴胡适之、陶揖升等。九时半返家。闻上海情形紧急^②,焦灼万分。致缄淑慧。本日公博囑为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辞不愿就。渠为部长,如余就一名义,渠必多有便利也。余因须就侍从室任务,否则当为其帮忙也。一时半就寝。

八月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孟武来,旋康泽^③及力子先生亦来,商共产党宣言草案^④。康、邵二人十二时辞去,公达旋来。饭后与公达、希圣、孟武四人闲谈,殊觉苦闷。三时赴公弢家。闻沪情形紧张,焦甚。五时半返家。晚,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⑤,由公博、希圣作陪,谈中日问题、游击战术、民众组织及苏联情形。十时半朱等辞去,复与公博、希圣谈至十一时始寝。心摇若悬旌也。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六时半起。乘汽车赴镇。九时半径到省府开会。十时半散会到厅。接淑慧由湘来电,心始放下。接见校长代表四人,对战时处置有所指示,并与复庵、峙东商学校临时开学办法;与翹东商临时经费发放办法。十二时半返寓午睡。二时为井塘电话惊醒,谓沪

① 茂如,王茂如。时为江苏省政府职员。

② 九日上海虹桥事件发生后,日舰二十艘护送运输舰五艘向上海运兵。日本动员上海日军陆战队与日侨义勇军团等共一万余人、日舰三十余艘集中吴淞一带。

③ 康泽,原名代宾,字兆民。四川安岳人,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三二年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一九三三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授陆军中将。

④ 指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送交国民党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⑤ 本月初,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参谋长兼红军驻西安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来到南京,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的国防会议。会后,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与蒋介石进行第四次会谈。

战已爆发矣！三时到厅，处理要件。五时赴怡和山晚饭。八时赴省府会报，九时返寓。本日为友婚期，默祝其婚后生活愉快，并祈求其身体健康；念其命薄可怜，实堪充分予以同情也。晚与铁群^①略谈。十时半就寝。

八月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起。本日为淑慧诞日，昨曾发电致贺，晨起为其祈祷幸福愉快及健康。九时赴省府会报。十一时到厅，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午睡二小时。三时乘汽车返京。晚，宴胡适之、李揖升、高宗武^②等十人，十时始散。布雷来，商第二处人事支配问题。十一时始寝。

八月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君强等数人来谈。饭后正午睡间，为防空警报惊醒，因人地下室。敌机十八架轰炸甚烈，五时退去。因出外拟打针，甫至鼓楼，警报又至，遂折回。晚未出外。四处探听，知南昌、杭州同时被炸；袭京敌机被击落六架，我机亦伤一架。晚，君强、心崧、思平均迁来，因有地下室可避，惟究竟是否完全安全，实为疑问，不过心理上得一保障耳。念淑慧得讯未知如何着急，又念友人刻未知返乡否也。心绪纷纭，十二时始寝。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

六时为警报惊醒，十时，适之、宗武、沧波来谈。警报又至，上午共三次，轰炸尚不烈。适之等即在此午饭，已一时半矣。午睡片刻。作缄致淑慧，甫半，警报又至，下午共两次。晚墨三、楚钺、师

① 铁群，马铁群。时任南京市政府参事。

② 高宗武，原名高敏。浙江乐清人，一九〇五年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广亦迁来。闻沪战无进展,虑甚。本日仅十时左右赴布雷处半小时,余均未出。与适之、希圣密商外交进行办法,为此次战争^①下
场之准备。预计三个月后可开始外交,未知能否天随人愿也。十
二时始寝。感事怀人,百虑俱集。

八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六时醒。未闻警报,异甚。不能再睡,起作日记数日,并缄天
鹄,指示厅务,交其全权处理。十时许警报至。本日(敌机)共来两
次,未入郊。下午约高宗武谈外交进行方式,即:派员赴沪,与川越
接洽;或由在野名流赴东京;且可电伦敦,由郭复初^②由〔与〕驻英
日使接洽。晚赴五台山村。十时返寓。钱慕尹来,与墨三三人,谈
至一时始寝。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三

七时起。布雷来,谈侍从室人事问题。下午,与墨三等赴首都
饭店小吃,并至医院打针。高宗武来,谈与汪先生谈话经过,因约
胡适之来,请其在国防参议会^③约集同志,制订方案,促进外交。
谈至十二时,警报忽至。敌机并未至,岂虚惊耶!客散后就寝,已
二时矣。月色动人,不禁神驰。

① 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暴自卫声明书》,宣布中国之
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中
国以经受其领土主权及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以应之。全国性抗
战于是爆发。

② 郭复初,名泰祺,号复初,湖北广济人,一八八八年生。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
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英国大使。

③ 国防参议会系国防最高会议设立的咨询机构,其成员是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
指定或聘任的其他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领袖人物及社会名流,共约二十余人,每周
开会一二次。

八月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出外一次，归，记日记。上午十一时半敌机炸兵工厂，中三弹。下午无事，阅书消遣。六时许咸以天将黄昏，敌机或不至，忽大队来袭，炸军校^①、中大^②、考试院等地，为首都被袭以来第一次毁炸。八时半又至，未入市内。晚十二时就寝。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六时半起。宗武来，与谈中日趋势。咸以当胜败未分之际，最好进行外交。希其先与汪先生一谈，再向蒋先生进言；如蒋先生不反对，即由渠赴沪与川越接洽。余始终认为，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晚，力子、布雷、沧波、纪常、浩森等多人来谈。十二时就寝。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四时十五分为警号惊醒，因至地下室，直至七时敌机始退。下午三时，约宗武来谈，仍商外交进行方式。四时，宗武访汪及岳军；六时返，报情势甚佳，并谓英、法、美、德、意五国调停沪战，尚未绝望，心为之慰。谈次，敌机又至，七时半始退。饭后偕墨三赴公馥家小坐。十一时返。补记日记，料理琐事。十二时就寝。余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宜准备外交接洽。未知能否实现也。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长日无事，阅书消遣，并臧淑慧。下午，宗武、力子等来谈。八时半敌机来袭，空战甚烈。警报解除后，至五台山村及谷纪常处小坐。晚十二时敌机又至，未入郊。

① 军校，中央军官学校。

② 中大，南京中央大学。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七时起。料理琐务。十时，希圣谒汪回。据云：蒋先生不愿派宗武赴沪见川越，因其为正式外交官。闻之不胜失望，盖吾辈日来详商结果，均主宗武即赴沪作外交进行也。无已，其待适之赴美经沪时^①进行欤？惟恐时机已失耳。午饭后乘汽车来镇，至省庐，与井塘、佩秋、郜子^②略谈。旋到厅与各科长及天鸥商教育维持办法。晚，在天鸥家与各督学及省会省立机关主管人员聚餐，并商谈。晚住省庐，但觉弘仁医院甚足留恋也。十二时警报至，梦中惊醒，一时始解除。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七时起。八时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半散会，到厅，略事处理。十二时返寓午饭。饭后即到省庐，作长绒并午睡。三时半到厅，接见新委吴县县长，并与天鸥、峙东、翹东分别商议地方教费维持办法。五时半赴惠宇处晚饭，警报忽至。九时半返省庐，沐浴就寝。接淑十九日信。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阅书，并处理关于壮丁训练案件数起。十时到厅，与复庵、天鸥商中校教员战时服务及发费办法。十二时返寓。午后电京。君强谓墨三奉命赴苏州，因敌军已由宝山、浏河等地登陆不少。不胜焦急。五时许赴怡和山。七时，井塘电告我军大捷，喜甚。警报忽至，十时始解除。十一时返省庐。本晚目睹我机落于九里店，死机师二人，不胜伤感。敌机在象山东投一弹，为镇江之

① 国民政府决定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国、意大利，争取各国支持。胡适于九月八日晚离南京经上海赴欧美。

② 郜子，即罗良鉴。曾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

第一声。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七时起。八时开省府临时会议,更动嘉定县长。十时赴厅,十二时返寓。饭后来省庐午睡一小时。热甚,起为果夫先生草告县长书。久不执笔,觉甚滞涩,稿成后尚觉可观。七时赴怡和山。十时返省庐。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七时起。八时赴省府出席孔子诞辰纪念,并报告。九时出席省政府会议。十一时散会,到厅,略事处理。返寓午饭,并午睡。下午阅书。七时赴怡和山。十时返省庐。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七时起。乘汽车返京,九时半到达。布雷来商侍从室人事问题,并与宗武等谈外交问题。饭后偕宗武、思平赴沧波家,与适之等略谈。三时返寓,午睡未成。赴五台山村。七时返。天翼^①、一民^②、立夫等均已先来。饭后,与天翼力言共产党宣言目前不能发,以及保全实力进行外交等问题,请其向蒋先生进言。旋赴济安处,与纪常闲谈。十一时返家。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见客数人。十一时半赴慕尹处,午饭后谈侍从室情形及人事问题,二时半返寓略憩。旋约惠僧访陈独秀。渠于日前

^① 天翼,熊式辉,时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政略部)部长。

^② 一民,朱绍良,字一民,江苏武进人,一八九一年生。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管理部部长;后调任淞沪战区总司令。

出狱^①，别十五年矣，相见歔嘘，谈二小时辞出。赴五台山村，忽闻警报，赶回。敌机未入市区。晚，与纪常闲谈。十二时就寝。头痛甚剧，三时半以后始渐愈入睡。天翼谓已向蒋先生进言共产党宣言暂缓发表，和战问题同情予等原则，心为之慰。天翼并谓以后须条陈办法，不必谈原则也。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偕希圣赴汪先生处，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开始外交之理由，并条陈步骤及负责人选；汪允向蒋先生力言。返家后，约适之、宗武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由宗武起草。午宴独秀。下午小睡一小时，再与天翼谈和战问题。晚，宗武携草稿至，与希圣斟酌，略加修改。余并抄一副本，交天翼随时进言，正本决由希圣明晨送汪先生转陈。十时赴济安家，与纪常闲谈。十二时返。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布雷来谈各项问题。缄友问候。饭后午睡半小时，为警报惊醒。敌机未入市区，又睡半小时。布雷、沧波来谈。希圣接汪先生电话，谓吾辈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相对无言者数十分钟。晚与师广赴五台山村。十时返。与天翼略谈，即寝。

一九三七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三

七时起。缄天鸥，指示厅务，并缄果夫先生。接见朱宜

^① 陈独秀，字仲甫，笔名独秀，安徽怀宁人，一八七九年生。中共创始人并被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于一九三二年九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禁于南京监狱，时始被释放。

风^①、吴绍澍。希圣谒汪先生回。据云：蒋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则，惟恐事机不秘，反多纠纷，且日人决不肯为吾辈守秘密也。但亦非全不进行，须另设他法。稍为心慰。下午未出外。晚，与天翼谈党政情形，并赴济安家，与纪常谈。十一时返。本日无警报。

九月二日 星期四

七时起。陈独秀来，谈中国前途，主张如无自力更生之望，则须依赖一国，经济上附庸，政治上独立；俄国时机已失，当于英、日两国中择之。旋宗武、布雷、沧波来，谈外交情形，布雷并谈及侍从室改组情形。饭后午睡。三时起，默邨来谈。旋天翼返，谈第二部拟以余为副部长，辞之。晚未出外，仍与天翼、希圣、思平谈战事前途及党政情形。十一时就寝。本日无警报。

九月三日 星期五

七时起。与希圣谈，请其劝汪勿灰心，盖蒋先生于公开场所表示，自不能不强硬也。访胡适之，力言其赴美不如留住国内较有作用，惟蒋先生意旨已决，姑设法进言，如能展缓固妙。午赴张岳军之宴，在座者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及出席人员。下午赴惠僧、沧波处，略谈。晚与天翼、力子、书贻谈甚久。十二时就寝。本日无警报。

九月四日 星期六

七时起。臧果夫先生，说明增加壮丁训练数量及中小学开学或延期办法。九时赴铁道部，出席国防参议会；蒋百里说明俄、德情形甚详。十一时散会，返家。立夫来，因与天翼三人共谈党政过去情形及未来状况，约三小时。陈启修^②来，谈一小时。旋赴后

① 朱宜风，时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总务处处长。

② 陈启修，又名豹隐，笔名勺水、惺农。四川中江人，一八八六年生。曾任北京大学财政学系教授兼政治研究所主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财政学教授，时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主任兼教授。

湖,触景伤情,百感横生,不能自已。六时返家。布雷以广田之演词^①及蒋先生谈话稿^②相示,广田颇极外交词令之能事,对中日问题,表示未关外交解决之门,但态度仍极强硬。晚赴济安家,十二时返。本日警报一次,未入市郊。

九月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布雷来谈。余极力主张广田演词应发表,请布雷向蒋先生进言,并电力子、岳军极力主张。下午,沧波来谈,谓蒋先生已允发表,甚慰。张申府^③来谈,嘱其向人民阵线分子^④解释,以后宜在中央统一命令之下协力抗日,不可对政府怀疑。谈约二小时。力子、布雷来,略谈即去。晚与师广赴五台山村。十一时返。即寝。

九月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九时乘车赴镇,十时半到达。在天鸥家召集各科长,商壮丁训练扩充问题,及中小学开学办法。二时返寓午睡。四时赴省庐,与果夫先生及并塘、佩秋等谈中央最近情形及外交形势、金融状况等问题。六时半返寓。晚臧淑慧及适之、君强^⑤。九时半就寝。

① 广田演词,系指日本外相广田在临时议会的讲话。广田声称:日本在华北采取行动之目的,在于促进日、“满”与中国妥协合作,安定东亚,以获得共同之繁荣与福利。中国必须“迅速认明其错误,而与日本之目的与欲望,能趋一致”。

② 本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抗战非仅为本身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

③ 张申府,原名嵩年,字申甫,河北献县人,一八九五年生。早年参加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脱离中共,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为该党中央机构领导成员。一九三一年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一九三七年一月任华北七省救国联合会会长。

④ 所谓“人民阵线分子”,意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宋庆龄、章乃器、邹韬奋等人。时并无人民阵线之组织。

⑤ 罗君强,时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厅少将秘书、总务组织长、侍从室二处四组秘书。

九月七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会议。十一时散会。到厅,与天鸥、子诰略谈。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到厅。本日予提请省拨三十万,增设民众学校,加紧壮丁训练,因此次战役中壮丁颇为得力也。与剑真详商增校数目各县如何分配、师资如何训练等问题,并与复庵、峙东、翹东商办中等及地方教育与经费各问题。五时半返寓。企云^①来谈,同往视惠宇病。八时返寓。上月此日此时与友握别,回首前尘,不禁怆然。阅书自遣。九时半就寝。忽忆蒋先生日前所拟谈话,今日何以尚未发表?焦急之至。

九月八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旋赴省庐,与井塘、亦同^②、茂如略谈,并与剑真商决,由盐城、淮阴、江宁三区专员分别负责训练壮训^③师资;核阅战时初等教育处理办法,及督学视察大纲。十时,赴天鸥家,核阅对新闻记者谈话稿,并处分例件。连日头痛口苦,请中医开方清理。十时半返寓。午睡一小时。下午未出外,作家书两封、其他信件二封,阅书消遣。五时赴怡和山视惠宇病,旋至天鸥家晚饭。八时辞出,甫登车,警报忽至,因赴省庐暂避。半小时后警报解除,返寓。核阅文件八种,均关于处理中等学校者。十时就寝。

九月九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赴天鸥家处分例件,即到省庐,与果夫先生谈战事不利时省府迁移地点,及准备战时县长人选等问题;核阅扩充壮训及训练师资详细计划。因处分上海呈请动用教育保管费,与棣华

① 企云,吴企云。时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职员。

② 亦同,郑亦同。时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

③ 壮训,即壮丁训练。下同。

略有冲突,后悔无及;惟当时棣华之态度,确有令人不能忍受者。十二时返寓。日来常忆远人,至形诸梦寐,无法排遣,亦不欲排遣也。下午,学增来谈。三时到厅,召集各督学及复庵,详商学生安全及学业问题。陆子冬^①来,谈金融问题,以法币缺乏,中央银行只固本身,不出而维护金融为虑。六时半返寓。饭后赴省庐略谈。九时返。阅书。十时就寝。

九月十日 星期五

六时为机声惊醒,盖我机赴沪轰敌也。即起,料理琐务。旋赴省府,出席例会。十时散会,赴天鸥家,约集各科长详商中小学壮丁训练及经费各项问题。返寓,午饭后略事休息。乘汽车赴京,二时到达。与希圣略谈五日来外交情形。旋访布雷。晚,在首都饭店晚饭,并与第二部重要职员商今后工作方针及方法^②,十时始散。赴济安处,与淑慧通电话,并与纪常略谈。十二时始返。

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旋赴第二部巡视一周,即到铁道部出席国防参议会^③。王宠惠^④报告外交形势,较“九一八”时犹恶;吴鼎昌^⑤、翁文

① 陆子冬,时任江苏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② 周佛海时任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兼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③ 国防参议会于九月九日成立。成员中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青年党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国社党张君勱、张东荪;国民党陈布雷、周佛海、陶希圣;无党派人士张伯苓、梅贻琦、傅斯年、胡适、蒋梦麟、罗文干、蒋百里、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沈钧儒等。

④ 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一八八一年生。曾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长、海牙国际法庭推事等职,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⑤ 吴鼎昌,字达铨,原籍浙江吴兴,一八八四年生于四川华阳。曾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次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实业部长等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

灏^①报告物资供给情形及封锁后交通问题^②，略有讨论。十二时返寓，与宗武、希圣、思平商外交进行方式。甘介侯^③来访，谈联俄须得其实力援助，否则即当向日交涉。四时与希圣等至茶店小吃。希圣谒汪回，谓蒋先生曾向汪表示，战事适可而止及由英、美调停原则，均甚赞成，惟恐日人要价过高。因与希圣商明日访公博，请其转托意大使，探询本日〔日本〕真意。布雷来，谈至八时半始去。赴五台山村小坐。十一时返。

九月十二日 星期日

七时(起)。头痛鼻塞，四肢无力。十一时，公博来，谓蒋先生昨曾召见，嘱其回意大使暂缓进行。闻之不胜焦灼，此次战事不知何日始能结束也。午睡醒后，全身酸痛，温度三十七度五，四处请医生均无着，因约惠僧至五台山村小坐。晚请中央医院医生诊治。十一时寝。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天翼亦病，因共请戚寿南来治。本日无热度，惟四肢仍无力。阅近卫演说^④，态度颇强，前途如何，未可预料也。下午赴五台山村。晚未出外，与希圣、思平、沧波、宗武、天翼等闲谈。

① 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人，一八八九年生。曾任北京政府地质调查所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代理清华大学校长等职。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② 八月二十五日，侵华日海军宣布封锁从上海到汕头的中国海岸，本月五日又宣布封锁中国的全部海岸线。

③ 甘介侯，江苏宝山人，一八九七年生。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外交部驻广东、广西两省外交特派员等职。

④ 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在东京“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中国“现今抗日激烈，且已举全国之力即将成为赤化势力之奴隶”。为了“日本安全”和“树立东洋百年大计”，“须加以一击”，以使中国屈服。他要日本国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亡华目的。

十一时就寝。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感冒仍未愈。闷甚，与师广、希圣出外散心。下午出席国防参议会。五时返，见客四人。晚未出外，幽思遐想，无以自遣。十一时就寝。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到第二部，会同卢作孚〔孚〕^①、罗隆基^②、王造时^③、王平秋及思平^④等，商讨部工作推动方案，十一时返家。接见黄炎培^⑤，旋宗武来谈，下午，睡至四时始起，布雷来，谈至八时半始去。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岂对于不可期待之苏俄尚有希望耶？无论俄不能参战，即便加入，恐英、美将对日表同情，而我更陷孤立也。十时就寝。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偕布雷至侍从室第二处，此为余第一次到侍从室。

① 卢作孚，四川合川人，一八九四年生。一九二五年创立民生实业公司。一九三五年十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时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

② 罗隆基，字努生。中国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光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校教授，北京《晨报》社社长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

③ 王造时，名雄生，江西安福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一九三三年四月，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六年五月，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十一月二十三日与沈钧儒等七人遭逮捕，世称“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本年七月三十一日获释出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第六部委员。

④ 梅思平，时任国民政府大本营第二部秘书。

⑤ 黄炎培，别号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人，一八七七年生。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等职，时为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之一。

接见各职员,并阅当日文件。十时晋謁委座^①,对于苏省情形及在京与各党派分子接洽情形,有所陈述。辞出后,与各侍从秘书周旋片刻。返家,约希圣、思平外出。下午,午睡未成,臧果夫先生及天鸥,处置苏省教育问题。天翼来,谈各种政情及应付方法。绍陔^②来,谈北方宣抚问题。赴五台山村小坐,闻警报赶回,布雷适至,谈至八时始去。偕希圣、思平等赴济安家闲谈。十二时返。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头痛,四肢无力,因未外出。宗武来,共谈外交及国际情形、战后趋势甚详。饭后午睡二小时。旋与希圣、思平等出外散心并至五台山村晚饭。九时返,略谈即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谈国际情形与中国外交;甘介侯所谈,甚有见解。十一时半返。下午,访张申甫、陈豹隐、白经天^③,并至第二部与天翼详谈部务进行方针。五时返家,头痛欲裂。果夫先生及布雷来,谈甚久,并晚饭,九时始去。与思平、希圣步月园庭,多所感触,并推论今后政治、外交趋势。闻蒋先生又赴前线,为国宣劳,实可崇拜。十二时就寝。

九月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与思平、希圣等闲谈,警(报)忽至。敌机五十余架入京,轰炸广播电台及其他各处,十一时半始解除警(报)。头痛欲裂,但午睡不能入梦。宗武、心崧来。三时警报又至,敌机二十余

① 委座,系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② 绍陔,范熙绩,字绍陔,湖北黄陂人,一八八三年生。曾任山东省政府委员、陆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安徽省政府委员等职。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江汉工程局局长。

③ 白经天,白鹏飞。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总务长、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等职。

架轰炸郊外及警备司令部左近，五时解除。杨老太爷^①自金坛来。本日为中秋，同人集资宴会，但均无兴趣。接长沙电又不能通，为之焦灼。与希圣、思平步园庭赏月，均以敌机晚必再来，因提早先睡，以备午夜再起。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一

清晨醒已七时矣。昨晚敌机竟未至，怪甚。八时起。与希圣访左舜生^②，交换时局意见，大体一致。旋访马君武^③、谈甫一刻，警报忽至。本日自十时起，(至)下午一时，始解除警报。敌机共来四批，约七十余架，国府及参谋部均落弹，一弹落甚近，地下室均震动。午饭后送杨(老)太爷赴金坛。午睡一小时。作家书，并核阅第二部视察计划及苏教厅补习教育大纲。甘介侯及布雷来，共谈广西及外交情形。饭后赴济安家。电长沙，淑慧赴湘潭尚未返。九时半返家，与希圣等略谈。十二(时)就寝。二时以后始入梦。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六时起。亦同来接，相偕乘汽车赴镇。八时一刻到达，径至省府出席会议。十时半散会，到天鸥家。杨老太爷来，劝其由镇上船，经京太危险。饭后返省庐午睡。四时起。拆阅积缄，旋赴弘仁医院。形单影只，感慨横生。阅时评数则。饭后孤寂难赖〔耐〕，仍到省庐，与亦同、井塘、致庄、佩秋、天鸥等闲谈。十一时就寝。昨敌方通知在京各国使领于本日十二时前离京，将对京大加轰炸，但今日并无来临，岂须待至今晚或明日耶？明日恐必来，即镇江恐亦难幸免也。

① 杨老太爷，周佛海的岳父杨卓茂，时任江苏省金坛县县长。

② 左舜生，名学训，字舜生，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一八九三年生。时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防参议会参议员。

③ 马君武，名和。曾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上海大夏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校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召剑真,询壮丁训练情形,并有所指示。九时半赴天鸥家,召复庵,商初中一二(年)级开学问题,并商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警报忽至。赴省庐,闻敌机两批共五十余架飞京,十一时半经镇东飞。十二时解除警报。赴弘仁医院午饭,并小睡。一时一刻为警报惊醒。至省庐,闻敌(机)三十余架分两批飞,旋发现在镇上空与我机激战。二时许解除警报。电京询思平,知中央党部中五弹,山西路口一弹,距余家^①甚近。如长此下去,生命即可侥幸保存,房屋恐难幸免。旋至天鸥家,与翘东谈经费情形。又闻警报,盖敌机轰炸江阴也。赴弘仁医院晚饭,并阅书。九时半赴省庐。十时就寝。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七时起。阅薛福成^②代李鸿章所拟各项奏议中有应付日本者。当时联俄,联日亦议论纷云,事隔五六十年,至今仍有各种意见,此为^③中国根本国是,实宜慎重决定也。天鸥、剑真来,商办厅务。旋与天鸥至其家,核阅要件,并分配各督学视察区。午赴弘仁医院午睡。起阅书。三时闻警报,至省庐。敌机炸江阴,未至京。旋访惠宇,谈三小时、返弘仁医院,杨老太爷已由金坛来,共晚饭,并谈二小时,即来省庐,阅时评一篇。十时就寝。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会议。散会后与果夫先生略谈大局,

① 指周佛海南京西流湾八号私宅。

②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盦。清末著名政论家和外交家。曾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又随李鸿章办外交,从事洋务运动。先后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著有《庸盦全集》。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代表李鸿章拟《筹议海防折》,主张加强海防建设,防止日本对我国的侵略。

及今后教育改革。十时许赴天鸥家,会同翹东等商教育人员派购救国公债办法。返弘仁医院,与杨老太爷午饭,并略谈,即返省庐。午睡片刻。起阅总动员计划大纲及薛福成文集。旋赴天鸥家,商上海中学开学及本厅紧缩各问题。晚赴君左家便饭,吃酒颇多,谈笑亦欢。十时返省庐,略谈即寝。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九时即警报。本日全日在警报中,敌机六次轰炸南京,共八十余架,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电灯厂及军政、交通、铁路、财政各部均被炸,落弹二百枚以上,幸京宅尚安。希圣等甚惊慌,嘱余暂缓赴京。闻敌将炸粤汉沿线,长沙当为其目的之一,妻儿在长,又无防空设备,焦灼之至。托济安、希圣电话淑慧,率小孩暂住湘潭。未知淑意如何,忧家之至。晚做离奇杂梦。三时又为警报惊甚,起约一小时复睡,不能安枕也。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早点甫毕,警报又至,不久解除。闻敌机二十架至江阴盘旋即东返。闷闷不安,阅画报自遣。果夫先生来,因与闲谈半小时;并与并塘、致庄、佩秋等闲谈。饭后午睡。二时起,犹觉闷怀难解。补记日记二则。赴天鸥家小坐,即返省庐晚饭。与亦同访惠宇,适逢其病,闻系慢性盲(盲)肠炎。既为至友担心,复忆旧人,为之惘然若失。稍坐即返。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阅书,并料理琐务。九时许警报忽(至),十一时半始解除。午饭后甫欲小睡,警报又至,二时始解除。两次均往京,未大轰炸,仅于浦口投数弹。赴天鸥家,详商各校经费折扣及教界摊派救国公债办法,即在天鸥家晚饭,并视惠宇病。八时半返省庐。

默念以前深恐中苏协定^①及共产党宣言发表^②后反响必大,实际除中苏协定微有反响外,共党宣言各方竟若平常。于此,深服蒋先生见解确高人一等,吾辈为过虑也。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七时起。即在省庐开省府会议。十二时警报忽至,二时始解除。即赴天鸥家,接见沈、郑、江三校长,并处理要务。杨老太爷来,略谈,四时半乘汽车返京。晚赴济安处略谈。返与希圣、思平研讨时局趋势,十二时始寝。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六时半起。旋赴铁道部,出席国防参议会。十时散会,约左舜生、李璜^③来谈时局。群认已臻严重局面,须以最大魄力挽回之。旋高宗武来,交换时局消息。下午,布雷来,竹战^④至六时。希圣谒汪回,对时局极抱悲(观),因之食不甘味,草草晚饭。旋相约赴济安家聚谈,心为之稍宽,但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设想者。

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旋到第二部。天翼约集同人,商时局应付方略,有主张立即开始外交者;有主慎重者,尚无具体结论。十一时半返。约高宗武来,谈再电胡适之,请其在美努力。头痛甚,饭后午睡半小时。起作家书,并赴天翼处密谈时局应付方案,结论:我不能开口求和,如我开口,敌人或不应,或要求过高,则败矣。默察敌情,亦

① 指八月二十一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②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③ 李璜,字幼春,四川成都人,一八九五年生。中国青年党首领,时作为该党代表出席国防参议会。

④ 竹战,俗称打麻将。

无干到底之决心与实力,至相当时期,即当放出和平空气,此时我可以国际斡旋而下台,但须忍痛相当时期,以候其开口也。六时返。接见吴开先^①、吴绍澍。晚,力子来谈。十时即寝。

一九三七年十月

十月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料理琐务。九时半警报至,十时半解除。与思平、希圣、宗武、伯粹^②闲谈。饭后午睡仅半小时。起阅薛福成集。布雷来谈。旋至第二部,商组织情报及训练民团等问题。赴宗武家晚饭,并赴济安家闲谈。十一时半返,作家斌。十二时半就寝。

十月二日 星期六

六时半起。出席国防参议会。九时返家。送希圣走后,与伯粹谈局势推移。李维果^③来谈。余谓英、美只要中国市场,假使日本控制中国后,仍公开华中、华南市场,则英、美或不致助我到底而反对日本控制。李谓英、美在华权益固有关系,尤要者不愿日本独霸太平洋,故英、美仍有助华抑日之必要。洵属至论。饭后午睡,二时起。赴杨天运家,并约惠僧来谈。返家。晚饭后赴公弢家,与力子、布雷略谈。十时半返,沐浴就寝。

十月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旋赴富贵山地下室。第二部、侍从室及军委会各部,均在此办公,规模宏大,建筑坚固,绝对安全也。阅公文及情报,并

① 吴开先,江苏清浦(今上海)人,一八九八年生。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

② 伯粹,邓伯粹,历任北京朝阳学院、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商学院等校讲师等职。

③ 李维果,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秘书。

与布雷、君强、思平略谈。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料理琐事及写信；与宗武、心崧、思平、溯中^①、超英^②、伯粹等闲谈。晚应天翼之约，商中日问题，谈两小时。余主立即示意美、德出任调停，早一日和平，中国多得一点好处。天翼谓时机未到。余立言时机已到，如再缓，将来损失更多，谈判更难。余所陈理由，天翼实无以难之也。十时半辞回。赴济安家，思平已先在，略谈即返。

十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旋赴地下室办公，向布雷报告与天翼谈话情形；布雷亦报告本日与汪先生谈话经过。咸认开始外交已不能缓，惟如何发动，尚无办法耳，旋赴二楼第二部办公室，与作孚、思平、伯勉^③、平秋商第二部职员任务分担等问题。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写信。下午与武宗〔宗武〕、思平、溯中等闲谈。晚，赴国际联欢社晚饭，并赴惠僧家闲谈。十时返家，与伯粹略谈即寝。

十月五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地下室办公处。十时赴第二部，与天翼、作孚召集秘书、专员讨论外交问题。天翼以英、美、法、俄不能积极援助，拟向德、意用工。余以德、意对华能维持现状，已属满意，欲其再进一步，决不可能；且因此而犯英、美、法、俄之忌，犹为得不偿失。无结论而散。饭后午睡，未能入梦。緘幼海，奖勉有加。与宗武、布雷、思平商时局，群觉悲观。晚（偕）思平赴天运家吃面。十时返，

① 溯中，叶溯中，名震，字溯中，浙江永嘉人，一九〇二年生。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任委员，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正中书局副经理兼编审处主任、军事委员会秘书厅秘书。

② 超英，李超英。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兼训练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政治学校、暨南大学等校教授。

③ 伯勉，张伯勉，名锐。历任东北大学教授，天津市政府秘书、科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行政院参事等职。

甫就枕，警报忽至，起坐至二时始寝。

十月六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十时会未毕先退，赴地下室办公处，甫至洞口，警报忽至，敌机十余架来京投弹。十二时半始解除警报。返家，午饭后小睡，为警报惊醒，又有敌机至城南投弹，四时半始解除警报。萧铮^①、叶溯中来谈。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饭后警报又至，敌机未入市。晚，沐浴就寝。

十月七日 星期四

身体不适，十一时始起。饭后仍睡，二时起。见客二人。饭后赴公弢家，与力子、布雷闲谈。十时返，即寝。

十月八日 星期五

九时起。旋赴地下室办公处，与天翼及吴达铨谈罗斯福发表谈话^②后国际形势。余认为美国目的在结束远东纠纷，而非扩大远东纠纷为世界战争，故将来必出于调停，但日必拒绝。余意将来由德、意出面，日或可接受也。达铨谓日亦不能下台，或将对俄挑战。返家，饭后小睡。与思平、溯中、宗武、伯粹仍交换国际形势意见。饭后赴济安家，与潘宜之^③晤谈。十时返家。闻淑慧自长沙

① 萧铮，字青萍，浙江永嘉人，一九〇四年生。历任国民党浙江省特派员、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② 十月五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鼓吹对侵犯世界正义之国家，予以“强制隔离”，通称“隔离演说”。他说：“凡目无法纪蔑视人道，在国际上造成不安与无政府状态者，爱好和平各国均应努力加以反抗，抑欲以孤立或中立政策，而求不为此种事态之所殃及，亦势有未能。”

③ 潘宜之，潜名祖义，湖北广济人，一八九二年生于江苏南京。一九二七年六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旋改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并农工厅厅长，首任上海《中央日报》社社长。时任广西第五路军政治部主任。

来电话,当即电长,以机坏不通,心甚不安,绕室彷徨,坐立不宁,因作臧致淑安慰,十二时始寝。

十月九日 星期六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商太平洋会议^①应付方案。对于国际情势,各人分析甚清,惟无具体结论。但甚盼于会议前,军事上能支撑。十时散会。到第二部亦讨论此问题,决定要点:一、开会宜早;二、探听各国腹案;三、自己准备方案;四、设法妨碍北方伪组织出现;五、防备开会前日以重大军事力量压迫。余再加一点,即加紧对德、意外交,至少使其在中日问题方面,不与日本以大助也。午饭后仅睡一刻,为布雷电话惊醒,蒋先生欲发告将士及民众书^②,觅人起草也,赴天运家略谈,并赴大三元应纪常约宴。晚十时归。阅各方情报,即寝。

十月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阅各方情报。敌将松井^③宣言:目的在推翻中国政府。今后趋势愈益恶劣,和平恐无望,盖日方亦不易下台也。太平洋会议之目的,固在调解,然日如不参加必无结果,未知英、美与日暗中有何接洽,如会议无结果,英、美亦不能下台。余料其必事先考虑,使日参加也。本日未外出。晚赴五台山,与力子、布雷谈内外形势。闻上海外人间奔走和平之空气甚浓,且谓和平关键,在我而不在日。余意和战均须全面;上海局部和平,即日人接受,我国断不能承认。惟上海有主张宣战、绝交者,其幼稚亦复可笑。力子

^① 太平洋会议,即九国公约会议,或称华盛顿会议。英、美等国定于十一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九国公约会议,讨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问题。

^② 指十日,蒋介石为纪念国庆在南京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称:“今年的国庆日,是我们国家忧患困苦最严重的时期,但也是我们民族复兴唯一重要时期。”“这一次抗战是死中求生的一战,必须经过非常危险艰难,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③ 松井,松井石根。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谓宣战固不可，绝交则无法反对。余意绝交自我，则我处挑衅地位，国际上恐不利也。十时返，即寝。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

七时起。阅本党过去各种宣言，中以兴中会^①成立宣言为精简有力。民元^②国民党组党^③及成立两宣言，对于组党理论及政策，陈述极有条理，为最近多种宣言所不能及。旋赴地下室办公处，与天翼、布雷略谈。下午小睡一小时。接见社会民主党之徐邦杰及北方工作人员胡嘉椿等六人。晚赴宗武家便饭。闻罗斯福最近演讲纯系对内作用，初未考虑第二步办法；英国反因此感觉纠纷愈不易解决，盖美态度既表示，即失调人资格。此点余早已看到，故谓对美不仅不宜存奢望，且恐受其累也。十时半寝。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到第二部会谈。中国经济方面有两缺点：一为在外资金日减，汇价恐不易维持，须以奖励华侨汇款、减少输入、增加输出以补救之；二为金融紧缩，农产物无法销售，农村将形破产，须由政府设法放款及买收以救济之。旋赴地下室办公处。正午返家。饭后略睡。为警报惊醒，因赴地下室。本日炸颇烈。晚，赴五台山村天运家吃面。十时返，即寝。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讨论太平洋会议问题，有以对日绝交为言者。汪先生谓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

① 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小团体，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孙中山成立于美国檀香山火奴鲁鲁。

② 民元，即中华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下同。

③ 国民党组党，指一九一二年八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的国民党。

同情于我之形势亦必大变,故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此语与余意正合。十时散会返家,处理苏教厅案件。饭后甫睡,为警报惊醒,因至地下室办公处。六时返家。晚,与思平、心崧闲谈。九时半沐浴就寝。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赴第二部会谈。十二时返家。饭后小睡。三时起。阅本党过去各种宣言,第一次全国代表宣言实令(人)佩服。接见社会民主党之杨赓陶、徐邦杰,谈第二国际情形。布雷来,谓蒋先生拟办一刊物,嘱余计划。晚,赴惠僧家吃蟹,十时归。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七时起。草拟刊物计划。纪常来谈,旋赴地下室办公处,与公博略谈,盖渠衔命将赴意大利也^①。与吴鼎昌、何廉^②略谈外交情形。与布雷商刊物办法。天翼、作孚均离京,嘱余代第二部部务。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为警报惊醒,四时始解除。阅第四部动员工作计划,甚为周详。为[惟]资金共需九千四百四十余万,而三调整委会^③资金不过六千万,即全部支拨,亦不敷二千余万,故该计划能行三分之一,即属良好也。邵力子来谈,令人不快。饭后臧果夫先生及天鸥,主将江苏壮丁训练划归兵役司令部主管。赴天运家小坐,十一时返。

① 时国民政府拟派陈公博为赴欧专使,访问意大利、比利时及英国。

② 何廉,字淬帘,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一八九五年生。曾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国民政府财政部上海货价调查处名誉专门顾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

③ 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九月中旬特设的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作民,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三调整委员会还设有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卢作孚为主任。其任务有三:一、调剂农村经济;二、保育农业生产;三、保持国际市场。

十月十六日 星期六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对于九国公约国会议略有讨论。九时半至第二部,与各秘书及专员,会商民众组织统一系统办法,并与天翼谈应付国际会议办法。十二时返家午睡,为警报惊醒,三时解除。旋赴中央党部,与楚伦商民众组织领导机关问题。四时半返家。警报又至,五时半解除。宗武来,交换外交意见。晚赴济安家,与其夫人谈长沙情形。十时半返,即寝。本日阅吴达铨所拟《关于九国(公约)会议》,初步研究,觉其分析甚详,但结论则不敢赞同,因无具体办法也。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

七时起。接见老友何公敢^①;旋赴中央党部,与楚伦、厉生、道藩会商民众组织问题。九时赴地下室办公处,与天翼、粹廉^②谈战后各项整理问题,并与布雷略谈。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吴佐新^③等来闲谈。晚赴五台山村便饭。九时返家。与淑慧通一电话,并草拟关于九国公约国会议之推测及应付办法。十一时半草稿成,即寝。因兴奋过度,久不能入梦。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昨晚睡眠不佳,头颇昏闷。整理并补充昨晚草稿,料理琐事。饭后午睡。二时半为警报惊醒。敌机至大校场投弹二十余枚,四时解除警报。接见老友黄季陆^④,谈广西情形及今后党

① 何公敢,名崧龄,字公敢,福建闽侯人,一八八八年生。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福建省教育厅长、福建省政府秘书长、财政厅长,盐运使、财政特派员等职。

② 粹廉,何粹廉。时任国民政府农本局局长。

③ 吴佐新,上海大夏企业银行经理。

④ 黄季陆,四川叙永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时任国民政府大本营第四部副部长。

务问题。偕思平、伯粹访何公敢，谈半小时。旋至宗武家，谈外交情形约一小时。返家晚饭后，赴天运家，略谈。十时返。料理琐事，并沐浴。十二时始寝。

十月十九日 星期二

昨晚敌机夜袭，中夜起身两次，致睡眠不佳。九时始起，即到第二部会谈。十二时返家。甫下车，警报突至，匆匆午饭。敌机入市，一时半解除。小睡片刻，赴地下室办公处，与布雷谈前途，颇觉黑暗，相与歔歔。五时半返家。晚赴天运家吃蟹。十时半返，即寝。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商外交问题，便中略与岳军商国民参政会，岳军不赞成，谓可扩政委会各专委会^①，增专委名额，容纳人才。余谓仅此不足以满（足）各方要求也。十时半散会，到地下室，与布雷、天翼略谈政局情形。十二时返家。甫到，警报又至，匆匆饭毕。今日敌机投弹颇多，一时半解除。宗武来，仍谈对日外交。晚，出席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十时返家，即寝。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旋赴第二部会谈，并至地下室办公处，与布雷、粹廉谈人事复杂情形，为之太息。十二时返家。午饭间警报又至，敌机来炸大校场。日来敌机均系正午来袭，盖利用日光，我高射炮不易瞄准也。二时访果夫先生，谈外交情形及苏省近况，约两小时。赴天运家，适惠僧亦在，小坐片刻，即赴宗武家晚饭。十时返家。作家书两封。十一时半寝。

^① 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所设各专门委员会。时设有：地方自治计划、国民经济计划、文化事业计划、财务、抚恤、党史编纂六个专门委员会。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赴富贵山地下室,与熊天翼、吴达铨、何粹廉谈九国公约会议趋势、外蒙取消独立、精神总动员、救济事业等问题,即在该处午饭,并与布雷略谈。二时返家。小睡一小时,为警报惊醒,四时许解除。阅读书报,接见张申府及高宗武。饭后赴天运家小坐。十时返家。十一时半就寝。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十时半散会,到第二部会谈。十二时返家。饭间警报,至一时半解除。午睡至三时半始起。天运、心崧等来吃蟹。晚八时与果夫先生及立夫、道藩、厉生^①等会谈,立夫报告赴新疆接洽情形。十一时散会返家,阅论文数篇及宋子文谈话^②。沐浴就寝。宋之谈话幼稚之点颇多,如此妄论,误国不浅也。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接见民训部科长六人,谈半小时,即赶富贵山地下室,与天翼、粹廉商拟总动员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名单,并谈政治及人事调整、外交等问题;并与布雷略谈各项问题。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溯中、伯敏^③来,商办刊物问题。五时偕王造时同车赴镇,即在天鹄家与佩秋晚饭,谈外交及战况。九时返寓,

① 张厉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② 宋子文,广东文昌人,一八九四年生于上海。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宋对伦敦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劳德报》驻上海特派记者发表谈话称: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守,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继续抗战,如政府仅因华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虑屈服,则政治统一即不可能。”

③ 伯敏,周伯敏。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时任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拆阅积缄。本日失言,似有泄漏机密之嫌,追悔无及。此病屡犯而不能改,后宜随时警戒。十时半就寝。苦忆远人不置。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七时起。阅时事评论数篇。八时半到天鸥家。召集各科长,分别垂询及指示。十二时赴省庐,与井塘、致庄略谈,即陪同午饭,并在该处小睡。三时赴天鸥家,处理积件。五时赴惠宇处,与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①谈财政金融情形甚详,即在该处晚饭。九时半返寓。略事料理,即寝。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出席省政府会议。十一时半散会,至天鸥处,处理例件。十二时半返寓午饭,余文伟来,谈家中近况。二时半警报至,赴省庐与秀峰、井塘等谈最近政情及共党阴谋。三时半赴惠宇处。四时半起身返京,六时半到达。本日未午睡,兼以汽车行二小时,盛觉疲乏。饭后赴惠僧处,谈及前事,相对歔歔。十时返家。略阅书报即寝。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十时散会,到富贵山地下室,与第二部人员会谈。旋赴布雷家问病。饭后午睡,二时半起,与溯中商办刊物问题。五时访张君劢,谈战局及壮丁训练、举办刊物等问题,约一小时。晚偕思平、伯粹赴心崧家,谈至九时半返家。沐浴就寝。

^① 唐寿民,江苏镇江人,一八九二年生。曾任上海银行总行副经理、上海交通银行经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建设公司常务董事等职,时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国民政府金融顾问委员会第一组主任委员。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旋赴第二部,出席谈话会。十二时返。饭后小睡一小时。宗武偕中央社驻日记者陈博生^①来,谈日本近情及将来趋势甚详,彼此交换中日关系意见约三小时。相偕赴中央商场吃茶。旋赴天运家略坐,赴心崧家晚饭,并同至宗武家,谈至十时半始返。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处理积件,并复积信,未出外。闻友消息,为之一慰。饭后午睡,二时半起。阅本党过去宣言两篇。石信嘉^②来,谈《新京日报》问题,鹤皋、公弢来谈。晚,赴萧同兹家便饭,饮酒颇多,并至公弢家小坐。十二时返。

十月三十日 星期六

昨晚头痛甚剧,九时半起。翻阅书报。午约唐寿民、萧律(聿)斋^③便饭。午后小睡,三时起。接见陆鼎揆^④、周孝伯^⑤,谈张君勱等拟办刊物,请中央补助。旋宗武、心崧来,谈至六时半赴罗隆基、张锐处晚饭,并至惠僧家小坐。十时返,阅书一小时即寝。本日闻

① 陈博生,字渊泉,福建闽侯人,一八九一年生。曾任北京《晨钟报》主笔、《北平晨报》总编辑、《民言报》主笔等职,一九三六年五月,任中央通讯社东京分社特派员,时任中央社总编辑。

② 石信嘉,湖北黄梅人,一八九九年生。一九二八年春,在南京创刊《京报》,聘为总经理。一九二九年《京报》停刊,乃自创《新京晚报》,一九三〇年改为日报。抗战开始后结束。

③ 萧聿斋,时任职于交通银行。

④ 陆鼎揆,字叙百,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商科大学、暨南学校、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

⑤ 周孝伯,时为国民党中统局专员。

德不参加比京会议^①，俄则参加。此种形势，如运用得宜，于中国有利。盖德不参加，将来在会外可为实际上之调解，于我方、对方有利；俄在会内，如不反对英、法意见，而参加调解，则于我方对内有利，盖共党及人民阵线将失所借口也。惟恐运用失宜反使苏俄在会内策动，作成一表面强硬，毫无实际办法之决议，则害中国不浅也。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半接见第二师代表，并阅书报。午赴张岳军家陪宴孔祥熙。宴后并举行军委会，各部会〔汇〕报，四时始散。返家小睡未成。晚，宴何公敢、陈豹隐、陈博生、王宏实、萧同兹及郭心崧等。九时半立夫来，谈与君劭合办刊物办法，并谈及教育及财政改革等问题，十二时始辞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一

七时起。略为准备本晚演稿。旋访张君劭，谈合办日报问题，并论及今后政治方针应取开放，全国各党各派在不违背三民主义之原则下，订一共同国策，一致遵守。旋赴富贵山地下室，阅各方情报，并与布雷谈外交情形。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赴交通银行访唐寿民，谈二小时，并赴天运家小坐。返家晚饭，后赴第六部训练班讲演约七十分钟，即赴惠僧处小坐。十时返家。略事摒挡，即寝。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赴第二部会谈，并与王平秋谈广西态度。闻对中央尚未至水乳交融状态，至为心焦。饭后午睡，三时半始起。布雷

^① 比京会议，即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

来谈,并接见来客四人。六时赴天运家晚饭。八时赴秣陵路,会同果夫先生等开会。十一时散会返家,沐浴就寝。

十一月三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十时半散会。返家,翻阅共产党秘件。十二时赴力子家午饭,座有楚枪、布雷、立夫、溯中、思平、厉生等,谈办刊物问题,三时偕布雷、思平、溯中返家,仍继续谈一小时。接见张道行^①、田跃龙^②。困甚,小睡半小时。晚,赴王宏实、陈豹隐之宴。旋赴宗武家,略谈外交情形。九时半返家。略事摒挡,即寝。

十一月四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赴第二部开会。散会后,与卢作孚谈外交及政治、社会各种情形。此人头脑清析〔晰〕,且肯研究,余远不如也。十二时返家。饭后午睡,二时起。溯中来,略谈创办刊物问题。旋阅共产党秘密文件。五时赴天运家,偕至吉祥饭店晚饭。九时返。仍阅共党秘密文件,并缄淑慧。十一时寝。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吴开先、吴绍澍先后来,谈第六部及一般情形。十一时半始去。饭后小睡一小时。起缄果夫先生,由党务、政治、军事各方面,建议今后应做之事,及应付共党方法。阅本党过去宣言数篇及《宋之外交》。晚,应陈芷汀^③之宴,并(赴)张伯勉家闲谈。十二时返。

① 张道行,时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② 田跃龙,时为江苏省教育厅职员。

③ 陈芷汀,名方,字芷汀,江西石城人,一八九七年生。曾任蒋介石南昌行营、武汉行营秘书,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组长。

十一月六日 星期六

六时为思平唤醒。渠昨晚接电，父已病故。起送思平赴杭后，出席国防参议会。九时半散会。赴第二部，略事商谈处理，即赴富贵山地下室，阅交外〔外交〕报告，并与布雷谈党政近况。十二时返家。希圣自鄂来。饭后小睡。二时起。与希圣谈一月来外交及内政经过，并同访宗武。晚约公达、枚荪、溯中等九人便饭，并商创办周刊问题。九时半各散。与希圣略谈。沐浴就寝时十时半。

十一月七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接见吴剑真、朱宜风等。十二时应萧聿斋之约，与惠宇、寿民等赴马祥兴便饭。二时半返家。略事摒挡，与惠宇同乘汽车赴镇。晚宿怡和山。

十一月八日 星期一

九时起。旋赴天鸥家，召集各科长，处理要务，即在天鸥处便饭。一时半返怡和山午睡，至四时始起。来客颇多，谈至九时即寝。

十一月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赴省府出席会议。十时半散会。到天鸥家，处理厅务并午饭。二时返怡和山，约遂之^①来谈。四时以后来客仍多。晚，九时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省庐，与果夫先生及井塘、棣华、百先^②、佩秋等商战事发展后省府迁往何地，商定第一步移扬州。十一时到天鸥家，

^① 遂之，王遂之。时在江苏省教育厅任职。

^② 百先，沈百先，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八九六年生。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及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

处理要件。旋仍赴省庐午饭。警报忽至,待至二时半始解除。赴怡和山,略事料理,即乘汽车返京。晚赴立夫家商组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①,计到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②、叶秀峰、贺衷寒^③、康泽、鄧悌^④、刘健群^⑤、谷正纲^⑥、正鼎^⑦ 兄弟及邓飞黄^⑧、范予遂^⑨ 等,谈至十二时始散。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九时起。与希圣谈时局趋势及国际情形。旋溯中来,谈办刊物问题。饭后甫睡,警报忽至。敌机十二架入京,在本宅附近上空盘旋十余分钟,饱受虚惊;旋目击敌机一架被击在空中起如〔火〕殊

① 时蒋介石为加强其统治,指令“CC”系的张道藩、徐恩曾、周佛海和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鄧悌等人负责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② 徐恩曾,号可均,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八九六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时任该部党务调查处第二处少将处长。

③ 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岳阳人,一八九九年生。历任国民党江西“剿匪”总司令部宣传处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中将,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

④ 鄧悌,字力余,湖南湘阴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政治训练处处长,三民主义力行社干事。一九三五年升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一九三六年一月,调任驻德国大使馆陆军武官、授陆军少将。本年六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组长、第六部厅长。

⑤ 刘健群,原名怀珍,字席儒,贵州遵义人,一九〇二年生。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兼中央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时任大本营第六部副部长。

⑥ 谷正纲,字叔常。贵州安顺人,一九〇二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常务次长。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⑦ 谷正鼎,字铭枢,贵州安顺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二九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一九三二年任铁道部参事、总务司代司长、司长,监察院监察委员。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⑧ 邓飞黄,字子航,湖南桂东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铁道部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⑨ 范予遂,山东诸城人,一八九三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道清铁路局长。

为异观。书贻来,谈时局甚久。晚赴天运家吃面。淑慧来电话,后日由长来京。旋赴立夫家,继续讨论青年团问题,到会者除厉生外同昨晚。十一时先返。接墨三由苏州来电话,知前方情形紧张,颇为焦急。沐浴就寝,已十二时半矣。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富贵山地下室。十二时返家。饭后略睡,三时起。草拟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言,并(与)希圣、公达等谈时局。八时约刘健群、谷正鼎来,会商三民主义青年团政治纲领。十一时始散。与希圣略谈,即寝。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出席国防参议会。十时散会,返家。草成青年团宣言及政治纲领。饭后午睡,二时起。偕希圣赴富贵山与布雷谈,知调解绝望,军事溃败,拟行迁都,心乱如麻。晚,综合各方消息,前途益觉悲观。急电话长沙,阻淑慧来京,惜于六时出发,焦急之至。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综合各方情报,前途黯淡已极。与希圣详研今后办法,群不知当局作如何企图也。外交形势亦无实际援助,比京会议将发表宣言,一散了事。军事上抵抗力日渐减少。悲观万分。午,痛饮解愁。三时,惠宇、寿民、棣华来,梦中为其唤醒,谈至前途,亦相对失色。四时赴国际联欢社,参加宗武婚礼。五时返家,约健群、正鼎会商余所草拟之政治纲领。饭后赴果夫先生家,会商江苏省政府移地问题。返家后接淑慧由汉来电话;既经到汉,则听其来京一行。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消息愈劣,且交通极感困难,淑慧来京,将来何以返湘?焦甚!当赴航空公司预定廿三日飞机两座,惟是否能支持至当日?飞机是否临时停航?均为问题。无已,惟有听天由命而已。下午,修改青年团政治纲领。布雷来,谈中央及国府决迁重庆;军委会第一步移武汉,第二步移衡阳,本晚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中枢移动,政治是否解体?殊为耽[担]心。臧果夫先生,辞本兼各职,并电天鹄来京。以前常想主持苏教六年,不知在何种情况下下台,今竟在国难流亡之情形下交代,殊出意外凄惨之极。晚,赴惠僧家,谈今后个人问题,相对太息而已。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新生命开始之日。

七时半起。南女中^① 校长刘蘅静^② 来见,说及“以后恐怕见不到厅长”一语,几至泣下。余慰之,相对凄然,亡国之初兆耶!希圣谒汪回,谈德大使陶德曼正式提出调解方案^③,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德使且谓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④ 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其言甚诚恳。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宗武来,详商今后政治出路。下午赴天运家一行,亦有

① 南女中,即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

② 刘蘅静,广东番禺人,一九〇二年生。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妇女部长、上海市党部委员,时任南京女子中学校长。

③ 本月五日,陶德曼会见行政院长蒋介石和副院长孔祥熙,送交日本的“和平”条件;内容为:一、内蒙自治;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天津铁路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并在华北建立一个亲日政权,而在经济上,“战争爆发以前开始的关于让与矿产的谈判,必须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三、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四、停止反日;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

④ 威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生离死别之感。晚，天鸥、遂之、轶群来，商教厅交代办法。烦甚，饮酒颇多，头痛欲裂。十一时寝。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六时起。送天鸥等动身^①。重雾笼城，天昏地暗，此别不知再会何日，相对泫然。王平秋来，谈各方情形，并略商今后出路。并谓：刘湘^②谓蒋先生以若辈为小孩子，国家大计均置于其个人腹中，决不提出商讨，且不表示，但若辈自视则并非小孩，何以蒋先生如此对待？言下深致不满。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后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今日决仍继续，因将数日未记者补记。候淑慧船到，拟往迎接，因赴五台山村小坐。电家，知淑慧已由芜湖乘车来京，赶回相见，握手唏嘘，并互为安慰。饭后偕淑绕市内重要街市一周，并至天运家，话别后情形。十时半返家，与伯粹、君强、芷汀等，商动身办法。一时半始寝。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九时起。闻天翼曾来，未晤为怅。布雷旋来，谈侍从室移地办法。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并留其暂勿赴汉。视淑慧摒挡行装，心乱如麻。十二时赴贺衷寒家午饭，并会同谷正鼎、刘健群，再商青年团政治纲领。三时返家，淑慧外出。闻慕尹曾来，未晤甚歉。晚与君强、芷汀、伯粹痛饮解愁，并赴天运家闲谈。十二时返家。家耶？将离家而去矣！狂风大作，如鬼哭神号。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③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

① 时江苏省政府由镇江迁往苏北淮阴，陈天鸥代周佛海主持教育厅政务，随政府迁往淮阴。

②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一八八八年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剿匪”总司令。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③ 崇祯十七年（一六四五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之墓，在今南京紫金山麓。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九时半起。与淑慧料理行装。大有八国联军入京，满朝文武逃奔之惨象，风悲雾惨，重增凄凉。天翼来午饭，与谈大局如照此下去，必致崩溃，并谓须立即下台。谈至三时半始散。旋宗武亦来谈。晚饭后与淑慧及吴世庭^①围炉夜话。十时半拟就寝时，天翼忽派人来接，谓其夫人已上船，尚有铺位，请淑慧立即上船。世庭欲一人先行，淑慧欲同行，余无主见，结果二人同走，时风雨甚厉。余送至门外而别，离愁别绪，不知几万斛也。沐浴后就寝。天翼自船来，谓淑等已上船，甚好。余心始稍安。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七时起。访张文白^②，与谈湘事，盖渠新膺湘主席之命也。九时访宗武。定下午上船赴汉，盘桓各室，苦不忍离。忆居此房将近四载，一旦离去，不知重来何日，且园中一草一木，房屋一瓦一石，均系余与淑慧心血结晶，数载经营，弃于一旦，伤心曷极！惟念及国家前途，又觉此事过小耳。午与伯粹痛饮。伯粹送行李先行。余用西流湾八号信封写最后二信：一致惠字，一致布雷。三时廿五分，遂离西流湾上船。别矣，西流湾！后会恐无期也。上船后人甚杂沓，至八时始支配得房间，与文白同房。同船者有何应钦^③、邵力子、吴鼎昌、何键^④、熊天翼等。十二时十五分启行。

① 吴世庭，女，周佛海的总管家。

② 张文白，即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一八九〇年生。一九二九年五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一二八”之役，任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一九三五年四月，授陆军中将，次年九月加上将衔。淞沪抗战爆发后，任淞沪战区总司令、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中央军校教育长等职，时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③ 何应钦，字敬之，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

④ 何键，原任湖南省主席，时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一觉醒来,已八时半,真梦里不知身是客矣。船停芜湖已三小时,候孙科^①不至,全船哗然。九时一刻始到,即启行。船中与何敬之、邵力子等谈今后趋势,群觉悲观。一群灾官,今后真不知死所也。晚与文白谈湘事。十时半就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九时起,船已过九江。赴宗武房间饮酒。下午四时,外部同仁为宗武新(婚)夫妇开茶会。夜十时半到汉。汉口各旅馆无不人满,余等因无住处,在船度夜。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起。徐与可来接,谓在粤汉路运输司令周武彝^②家觅得一室,因与文白同住该处。稍事休息,即往觅淑慧。虽小别仅数日,而在流离中重见,不禁悲喜交集。旋偕往访世庭,并至余住处,与文白、与可等共出外午饭,饮酒甚多。旋送淑慧回其寓所。晚与文白同赴理发,并(赴)周武彝之宴。宴毕,共访何雪竹^③、范绍陔于刘宅,并访陶揖升。十二时返。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访宗武,并接淑慧至其旅馆沐浴。十二时在余宅中饭,承主人殷勤招待,患难中弥觉可感。下午访范绍陔,遇熊哲

① 孙科,字哲生。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

② 周武彝,辛亥革命时参加了黄兴组织的敢死队,后在北伐军中任营长和团长,时任粤汉路运输司令。

③ 何雪竹,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本年十月,再次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

民^①自京来,略谈。赴周宅,何敬之来,与谈时局,并盼其能准备收拾也。晚与淑慧访友数处,非不在家,即客多人杂。后至绍猷家,渠又赴刘少岩^②处;仍由渠派车来送淑慧至余宅,接余至刘宅,晤何雪竹、王平秋等人。谈至十时,返周宅就寝。闻敌机本日炸长沙,心悬小孩,不甚(胜)焦灼。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访心崧于德明饭店^③。旋偕至淑慧处,即于此午饭。饭后访宗武话别,即赴周宅。四时半淑慧等均集中于此,草草饭毕,过江上车。八时开车,即睡。忆十七年随节赴长(沙)亦乘此路,匆匆十年矣!当时兴高采烈,今日垂头丧气,今昔形势悬殊,心理上自觉不同也。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已抵北车站。至东车站下车,即乘车至大王家巷二号。主人招待甚殷,殊可感也。本日来客五六人,深夜始睡。本日佛妹忽由辰^④来电话,杨老太爷亦由湘潭来,均出意外,亦奇矣。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十时始起。下午湘西老将陈渠珍来,谈湘省一般情形及湘西特殊形势,约三小时。又接见来客六七人。伤(风),头痛甚剧。闻无锡失陷,焦甚。电南京,知布雷已离京,未知蒋先生已否走动,不禁悬悬。与杨老太爷等闲谈,深夜始寝。阅报,苏省府改组^⑤,以

① 熊哲民,名斌,字哲民,湖北礼山(今大悟)人,一八九四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

② 刘少岩,汉口资本家。

③ 德明饭店位于汉口旧法租界,时为国民党要员居住之处。

④ 佛妹,周佛海的胞妹周佛珍,日记中有时写作“福妹”。辰,即辰州。旧府名,周佛海原籍湖南沅陵县,简称辰。

⑤ 本月二十六日,江苏省政府改组,顾祝同继陈果夫任省政府主席。

墨三继任，余任〔仍〕为教厅长，累煞天鹄矣！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向复庵、吴剑真、刘茂华、余文伟等先后由镇（江）来，相见歆歆，并见幼年同学邬国光、董西农等，商将来送眷回辰问题。如武汉不守，长沙必危，湘潭非安全地带，势非回辰不可；惟伤兵股匪必到处滋事，恐亦不易安居也。臧希圣，嘱其谒汪，探大局有无转机。深夜始睡。接果夫先生廿二日由镇所发之缄。乱离中得此，倍增伤感也。发缄时，苏省府尚未发表改组，故缄中所述前途困难。今果夫先生能摆脱，实足庆幸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九时半起。电墨三，辞教厅职务，并保天鹄继任。臧文白，谈湘西匪情及衡山必需之布置。饭后午睡，四时起。偕淑慧、幼海赴河边散步，五时半返。晚未出外，深夜始寝。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九时半起。见客数人，发信数封。饭后午睡。三时半起。仍偕淑慧等赴河边散步。晚访文白，谈治湘方针，适鄞力余亦来，谈至十时半始返。十二时就寝。

* * *

鄞力余因长沙大火案被枪决^①。去年此日晤谈时，安知其今年此日将作古人？人世无常，曷胜浩叹。

二十七年十一月卅日翻阅后记感。

^①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日军攻占岳阳，进逼长沙。十二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鄞梯奉命决定，如日军进攻长沙，便放火焚毁。当晚，南门外的伤兵区不慎失火，鄞梯、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警备团士兵四处放火，大火延续了三天三夜，烧毁了三分之二的长沙城。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判处鄞梯、徐崑及警察局长文重平死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三

九时半起。剑真、学增先后来，饭后共游岳麓山。忆民二游此，忽忽廿四年矣！此二十四年中尝尽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然即今思之，何异一梦？坐云麓宫品茶，望将渴〔涸〕之湘江，宛如坐扫叶楼望莫愁湖，令人忆南京不置。四时下山过江，返寓已五时矣。本日受平生未曾有之窘辱。晚与淑慧访李次晶，即宿其家。

十二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偕次晶四处觅房，结果租定马益顺巷九号。下午，见客四人，并偕九衢访矿商段楚贤，参观其地下室。晚，应九衢之宴，饮酒甚多，并赴段楚贤家闲谈，得晤李华南、张秋尘等。十一时返李宅，即寝。

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

九时起。见客三人。鄯力余来谈。下午未出外，与淑慧闲谈，布置新居。晚，应段楚贤之宴，与湘绅谈，觉前途黑暗，悲观之至。返李宅，忽接宗武、希圣、心崧之电，嘱即赴汉。殆时局有转机欤？极度烦闷之时，忽得此电，似炎热日中饮凉剂，为之大慰。

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电汉，询宗武等究为何事，有无赴汉之必要？作缄数封。复庵等来谈。下午略睡。殷德洋^①等四人来谈。晚先后应

^① 殷德洋，字剑秋，湖南醴陵人，一八九九年生。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曾任邓演达、何键秘书、湖南电政管理局局长、国民会议代表。一九三三年任粤汉铁路湘鄂段管理局局长。

殷及朱宜风之宴。推测局势,不能判断。

十二月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见客四人。胡次威^①来,谈一小时。十一时半偕淑慧等出外午饭。淑慧布置马益顺巷九号新租之房,本日迁入。晚饭后赴段宅小坐。十时返寓,与淑慧等谈至十二时始寝。晚一时半接宗武、心崧复电,嘱即赴汉。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九时起。胡定安^②来,旋偕访朱经农^③,并访李华南,托其定车。饭后午睡片刻。九衢来,嘱其托段楚贤设法定车。余藉传^④来访,谈湘省建设情形。晚偕淑慧至段宅晚饭。等至二时,车尚未到,返寓小睡。晚四时半车到,略事摒挡,即行登车。晤李丽久^⑤,同车不患寂寞。

十二月七日 星期二

本日在车中,无所事事,睡觉闲谈而已。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醒,车已至贺胜桥。直停至下午二时始开,且先开通车,

① 胡次威,四川万县人。曾任浙江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时任江苏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即将调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② 胡定安,原名贲,字定安,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历任江苏省医学卫生研究所所长、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时任全国医师公联会理事。

③ 朱经农,原名有野,字经农,江苏宝山(今上海)人,一八八七年生。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长、教育部常务次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八月起,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④ 余藉传,字剑秋,湖南长沙人,一九〇九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兼水利科科长,时调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⑤ 李丽久,时任湖北省武术馆馆长。

因与李丽久迁至通车。四时半抵余家湾,距武昌仅一站,又须停三小时,因约丽久步行入城。六时抵希圣家,谈德国调解经过及条件,闻蒋先生表示尚好^①。为之稍慰。饭后过江,至德明^②访宗武、心崧,适傅斯年^③、李超英在座,共谈外交及内政。十时赴绍陔家,适逢其赴刘少岩处,承其派车来接。十二时返,再谈一小时始寝。三时以后始渐入梦。

十二月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臧淑慧及长沙友人。访宗武、心崧,详谈二小时。旋访布雷,谈和局,布雷甚悲观。余虽不如渠悲观之甚,但昨晚欣慰之情为之稍减。午饭后再谈片刻。先后访果夫先生及井塘、棣华,谈大局及苏省情形。在棣华处发电天鸥,嘱其汇五万元来汉,办江苏临时联合中学。访力子,未能发现其住处。访张冲,询其在俄接洽情形^④。据斯达[大]林^⑤表示,有出兵可能。诚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可张大其词。晚饭后偕绍陔复访力子,并复至宗武处,商外交进行。十时赴刘少岩家,与雪竹等闲谈。十二时返。

十二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思平来,暂别虽一月,逢于乱离中,不禁感慨。苏省各中小学校长五人来见,相对黯然,商在川办联合中学问题。吴绍澍来,谈武汉党政情(形)。午与宗武、博生、思平等出外小饮。旋

① 本月二日,陶德曼在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下,由汉口抵南京与蒋介石“会见”,转告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蒋介石对德国的“调停”,表示“衷心地感谢”。

② 德明,即德明饭店,下同。

③ 傅斯年,字孟真,江西永丰人,一八九六年生。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④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一九〇四年生。时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特派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争取苏联军事援助,团长杨杰,张冲任副团长。

⑤ 斯大林,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访棣华，请垫款五万办临时中学。四时返寓。惠僧、李季^①先后来。赴季季家晚饭，绍陔亦至。晚偕至刘少岩家。十一时访贺贵严，不值即返。本日电长沙，知淑慧不适，不胜悬悬。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旋出席国防参议会。闻德国调解失败，焦灼万端。命运已定，无法挽回矣！未知吾辈死在何处也。未散会即先退。访江苏流亡校长，并至棣华处。旋与宗武、思平、希圣一同午饭。饭后讨论时局，谈四小时。群觉束手无策，闷苦不堪言状。五时返寓。闻淑慧上午来电话，病稍慰〔愈〕，心为之安。当电长沙谈话，商迁居。甘乃光、罗君强、陈芷汀来，谈一小时。晚赴刘宅。十二时返。臧文白等。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佩秋来，谈大局及苏省情形，并接见吴学培^②等四人。旋偕佩秋吊井塘太夫人之丧。返寓，接见薛钟泰、沈亦珍、沈绂^③，商救济苏省流汉师生，此主苏教育六年之最后残局也。宗武来，谈半小时。饭后午睡。旋偕绍陔访贵严。返寓，臧楚臧及天鸥，此亦主苏教育之最后嘱托也。旋赴德明，与心崧、思平闲谈。七时返。君强来。饭后偕绍陔赴刘宅闲谈，十二时返。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萧铮及梅思平、陈独秀先后（来），谈至十二时始散。

① 李季，即叶蓬，号季季，湖北黄陂人，一八九四年生。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师团长，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湖北警备旅旅长兼武汉警备司令，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队警察总局局长。一九三六年三月，授陆军中将。

② 吴学培，周佛海的小同乡。

③ 沈绂，字潏生。曾任江苏省高邮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省立淮安中学教务主任，时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督学。

饭后午睡,甫半小时,为飞机惊醒。偶忆京、镇过去情形,心痛难禁。赴德明,与心崧闲谈,并理发沐浴。晚陪绍铨宴力子、贵严、李亨、武鸣^①等,并赴刘宅。十二时返。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本日无事可记,惟电话长沙,嘱淑慧来汉而已。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本日无要事。接长沙电话,知淑慧等明晚动身。晚饭于叶家。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晨,与布雷谈,知时局毫无转机,焦闷之至。淑慧来电,本晚动身。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与心崧、宗武谈时局趋势。淑慧晚十二时到汉。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访寿民,痛谈数小时。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访作民^②及作孚谈时局,均悲观。晚与淑慧至余宅晚饭。

① 武鸣(日记中亦写作“民”),陈继承,名继承,字武民,江苏靖江人,一八九三年生。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② 作民,周作民。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人,一八八四年生。抗战爆发前,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任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一月回上海,在上海租界指挥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支行。

十二月二十七日^①

星期一

宗武来谈,接沪电,日有进行调解。

杂 录

一年中之回忆录

教化二字中,化字最要紧,一定要使受教的人化了,教的目的才达到。例如,要受教者化私为公,化怯为勇,化无耻为知耻。否则,尽教其要公要勇,要知耻,教之作用不能发挥也。惟要人“化”,须以身作则。

无论作何事业,须有敬业乐业之精神。如对自己所担任之事业不知尊重,且无兴趣,未有能成功者也。

^①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无日记。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月二十七日^① 星期日

偕友游中山公园。下午正拟午睡，日机大举来袭，约八十余架，为武汉空前大规模之空袭。赴罗奇饭店寿民处，房屋亦为之震动，盖轰炸对江徐家棚也。解除后与寿民同看电影，盖经数月练习，亦不知空袭之可怕矣。散场后仍至寿民处。忽接布雷电话，谓余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②。闻之不胜懊丧。返寓，缄淑慧，请其来汉一行。淑慧知余不能前往，亦必失望也。晚赴刘家，略坐。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上午，见客，处理缄件。下午无事，看书闷坐而已。瞻念前途，焦灼万分。忆南京不置。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下午六时过江，参加临时代表大会。晚十二时散会，即宿布雷处。本晚，汪先生报告政治，王亮畴报告外交。内容本甚丰富，惜

① 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六日无日记。

② 三月二十一日周佛海写信给时在香港的杨淑慧说：“我已买定下月十四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关于去港的目的，他在三月五日给杨淑慧的信中说：“最好是我能赴港，因为顺便处理国际研究室的事情。”国际研究室是周佛海等人设在香港的情报机构，亦是对日本暗中交涉的机关。

其时间过长,声音过低,致为人所不满耳。通过中执委会提案三件^①。

三月三十日 星期三

九时半过江,到汉。下午召集教育组审查会。六时半过江,参加第二次大会。十二时半散会,即宿布雷处。本晚,何敬之报告军事,孔祥熙^②报告政治。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晨访惠僧夫妇。十时半过江。下午无聊,看电影。六时半过江,出席第三次大会,三时始散。

一九三八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五

九时半过江,处理绒件。本日因病,未过江出席。

四月二日 星期六

上午,见客,处理绒件。下午赴汪先生家,会同岳军^③、力子、公博,审查抗战建国纲领^④。此为最后一次之审查,如果通过,即为今后指导政治之最高标准也。

① 是日起,国民党在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一、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二、建立总裁制,以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授予蒋介石最高权力;三、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

② 孔祥熙于本年一月,调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③ 张群于本年一月,调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④ 这个纲领于是日正式通过。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四月三日 星期日

听宗武报告赴沪、港接洽情形^①。下午赴汪先生家，谈宣传部长事，表示决不愿就，并谈及党政一班问题，约半小时。晚，奉蒋先生召，过江，会同果夫、立夫、布雷、薛修^②、君山^③、兆民、道藩^④、厉生晋謁，奉谕两组织取消^⑤，今后一切公开，并谈及中央秘书长及各部部长人选，无决定。十时散。至布雷处，约希圣来谈，十二时即住于布雷处。

四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半偕希圣过江，稍息后赴宗武处，详谈外交情形及办法。十二时返寓。本晨睹桃花盛开，念及京寓每年桃花之盛，赏花之情形，令人心碎。午睡一小时。与宗武乘车沿江东下至郊外散步。五时赴立夫处，会同昨晚蒋先生召集之各人，商拟中央党部秘书长及各部部长名单。晚赴刘宅小坐，十二时返寓。今日为儿童节。回忆过去数年之今日，在镇必出席儿童节庆祝会讲演，往事若烟，已成陈迹，思之抚〔抚〕然。

① 本年二月，高宗武前往香港，设立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本特务机关进行勾结。三月初，高宗武往上海，与秘密去日本活动回到上海的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会面，然后一同返回香港。三月二十七日，高宗武、董道宁在香港和日本特务西义显（前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长）及其助手伊藤芳男，以及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秘密谈判。四月二日，高宗武偕董道宁返回汉口先向周佛海报告与日方接洽情形。

② 薛修，陈诚，一九三八年一月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③ 君山，贺衷寒，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

④ 道藩，张道藩，本年一月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三月，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

⑤ 两组织系指“CC”（即“中央俱乐部”）和“复兴社”（亦称“蓝衣社”）。

四月五日 星期二

上午,段书貽来,谈党政前途。见客三人。旋赴钱慕尹处,与张文白、陈武民略谈。赴宗武处午饭,听有〔其〕报告本晨晋谒委座情形。小睡后赴河街四号^①,出席国民参政会组织审查会。返寓后,希圣来谈。晚偕果夫先生等十人谒委座,谈一小时半。过江后赴刘宅,与何雪竹等闲谈。十二时返寓。

四月六日 星期三

上午,见客四人,草电稿及信数件。下午接见郑通和^②等数人。晚七时过江,出席三中全会^③第一次会。十二时散会,即宿武昌。

四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半过江。淑慧明日由港飞汉,派人赴航空委员会领取飞机场通行证;并赴欧亚公司询飞机到汉时间,以便亲自过江迎接。写信数封,处理琐务,并核阅下周广播演稿,题为《精神总动员》。午宴于少岩家,并偕张文白访何粹廉。六时半过江。晚出席大会。

四月八日 星期五

本晨雷雨。为蒋先生拟摘讲演大纲。下午小睡,即于三时半赴飞机场接淑慧。到场十分钟,机即翱翔而来。因小事向警官发气,几成僵〔僵〕局,后甚悔之。嗣宜力戒因小愤而大怒,以免伤神

① 汉口河街四号,当时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

② 郑通和,字西谷,曾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一九三七年夏任庐山训练团讲师、国大代表。时奉邀视察湘省等教育事宜。

③ 应为五届四中全会。

及失去身份也。抵寓稍憩,即偕至余宅晚饭。淑慧于一月廿三日飞港,至今七十五日矣。布雷电话,谓本晚大会通过顾孟馀^①为宣传部部长,余及董显光^②为副部长,顾不能到,由余代。闻之不胜焦灼,以致全夜未能安睡。

四月九日 星期六

晨起。力子先生来,谈交代,笑谢之;略询宣传部情形。旋赴岳军处,请其代向蒋、汪二公力陈由公博或雪艇^③代部长,余可任副长;谈一小时半,所涉党政问题甚多。下午,谒汪先生,力辞,承表示同意,惟谓不便向蒋先生推荐公博。旋过江,与布兄^④详商,并电话岳军,报告汪意,请其向委座力言。五时半过(江)。贵严来晚饭。晚,访友,并至刘宅。深夜始返,殊觉无以对淑慧也。

四月十日 星期日

上午,因淑慧晓晓不休及处理苏教厅事务,顿感心烦,终日为之不愉。饭后午睡。三时半起。写信并补记日记。下午,笔江^⑤来谈,并同至满沙街,拟暂迁居此地,并偕笔江同赴庆平里,拟租一屋。此系中南银行所预租者,价甚廉。托人安置电话,并借家具,

① 顾孟馀,名兆熊,浙江上虞人,一八八八年生。曾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铁道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推为宣传部部长,但一直居住香港,未就任。

② 董显光,浙江宁波人,一八八七年生。曾任纽约《泰晤士报》记者、《密勒士评论报》副编辑、《大陆报》经理兼总编辑。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宣传。宣传业务并入党务系统后,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

③ 雪艇,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一八九一年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等职。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

④ 布兄,即陈布雷。下同。

⑤ 笔江,胡笔江,名筠,字笔江,江苏江都人,一八八一年生。历任中南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及上海分行经理,交通银行董事长,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行董事,国民政府金融顾问委员会第四组委员等职。

拟迁此。晚,应陈行^①之宴,并至刘宅小坐。闻绍陔夫人病危,甚忧虑。

四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晨起。与宗武谈应付日本外交办法。旋渡江,应委座约谈,并午饭。座中,关于对共产党问题,希圣与张季鸾^②针锋相对,布雷及余亦以张之立言不当,略为发言。三时始散。与力子、希圣赴布兄处略谈。四时渡江。闻绍陔夫人已逝世,不胜哀悼,当赴范宅慰绍陔。晚陪其赴医院,亲视入殓后,送其返家,力予安慰。本日迁居满沙街。十一时半返。

四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晨起。接见吴绍澍、吴剑真等六人。旋过江,至布兄处。闻委座已允余可不代宣传部(长),电渝请王雪艇来,为之一慰。午应委座邀宴,座有各常委及中央新旧各部长、副部长^③。二时半散,仍至布兄处,略谈。旋过江,赴中央通讯社晤陈博生,传达委座之意,请其为《扫荡报》总编辑;再四劝驾,未允。旋至绍陔处慰问。晚应汪先生之宴。警报忽至。九时散,赴刘宅小坐。十一时半返。

① 陈行,字健庵,浙江绍兴人,一八九〇年生。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监理局局长、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时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副总裁。

② 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原籍陕西榆林,一八八八年生于山东邹平。一九二六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接办天津《大公报》,出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时任汉口《大公报》总编辑。

③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本月二日结束,接着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正、副部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中央常务委员十五人: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傖、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组织部部长张厉生,副部长谷正纲、吴开先;宣传部长顾孟馥,副部长周佛海、董显光;社会部部长陈立夫,副部长张道藩、马超俊;海外部部长陈树人,副部长周启刚、萧吉珊;秘书长朱家骅,副秘书长甘乃光。

四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送绍铨夫人灵柩返乡。九时归寓。接见《中央日报》经理贺壮予及陶百川^①等五人。旋偕淑慧过江，至布雷处小坐，即赴贵严家午饭。正拟渡江，警报又至，因至布兄处闲谈。四时半过江，送淑慧至余宅。往访井塘。返寓，补记三日日记。旋应陈济棠^②之宴，未终席，赴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③。旋赴访布雷、芷汀，谈至十二时始返。本日下午四肢酸痛，大约伤风所致。惟两臂酸痛，向无此种现象，其殆年龄关系欤？晚，后脑甚痛。

四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晨起四肢无力，且畏寒。棣华、茂如、佩秋来谈，即在寓与笔江、茂如午饭。沐浴后小睡片刻。写信数封。接见陆子冬、胡健中。倦甚。晚，出外应酬，并至雪暄^④家略坐。十时半返。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晨起。出席常会^⑤及各部部长、副部长谈话会，讨论中央组织及人事问题，关于社会部职权，多所讨论。十二时散会，赴绍铨

^① 陶百川，浙江绍兴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二七年以后，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上海特别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及大学教授。

^② 陈济棠，字伯南，广东防城（今广西）人，一八九〇年生。曾任李济深部第四军军长、“讨逆”军总指挥、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等职。一九三六年八月反蒋失败后出访欧洲，一九三七年十月回国，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③ 据西义显所著《悲剧の证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一书称，蒋介石要高宗武到香港转告西义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如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

^④ 雪暄，即陈调元，字雪暄，河北安新人，一八八六年生。曾任山东及安徽省政府主席，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

^⑤ 常会，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同。

处。午饭后,返寓小睡。三时看电影。五时接见罗隆基,谈办报事,允月助二千元。旋赴余宅,陪淑慧。晚饭后过江,甫中游,警报至,因折回。至绍陔处,贵严、浩森、哲民等亦来。九时半至少岩家,与雪竹等闲谈。十一时至素心处接淑慧,坐一小时。返寓,见孝炎^①留片,知已到汉,慰甚。

四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晨接见孝炎、揖升、绍澍等,商宣传部如不能摆脱,应如何接收。旋赴朱骝先^②之约,会同力子、季鸾、豹隐、希圣、公博等,商抗战建国纲领,以应委座之咨询。午赴蒋素心家便饭,淑慧亦在,饮酒颇多。返寓,午睡后见客数人。晚赴刘宅,闻警报将至,遂至素心处接淑慧返寓。

四月十七日 星期日

昨晚警报两次,以致未能安睡。十时起。见客数人,旋偕淑慧赴素心处午饭,饮酒不少。返寓稍睡。出外访友。本晚警报三次,与淑慧凭窗望探照灯照敌机,奇景也。轰炸声甚烈。三时始睡。

四月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接见孝炎、揖升、绍澍等八人。旋赴绍陔处午饭。倦极,返寓少睡。三时半起,(与)博生等同渡江,至布雷处略谈。旋同赴蒋先生公馆会谈,大部关于国际形势,亦涉及青年团组织及抗战建国纲领实施办法。蒋先生仍谓日必攻俄。晚时渡江,至少岩处略坐,即赴素心家,接淑慧返寓。沐浴,补记日记,并写信。十

① 孝炎,许孝炎。曾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主任秘书、江苏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时奉调到汉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任秘书。

② 朱骝先,名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八九三年生。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等职。时甫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时半就寝。

四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晨起。接见高阳、柳翼谋，均江苏教育界重要分子，离京后即分散，相见黯然。旋遂之等三人来谈。午至绍陔处便饭。午睡一小时。井塘、棣华及李寿雍来谈。晚，至少岩家，宴李思浩^①、吴光新^②、杜月笙^③等，吴、李来汉，实为难得，饮酒颇多。旋至素心家接淑慧，稍坐先返。写信及记日记，一时始寝。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晨起。孝炎、百闵^④来，商宣传部事，并接见董显光、江康黎^⑤、张明炜^⑥等六人。旋吴光新、冷御秋^⑦、汤游来，访余及笔江，因留午饭。饭后午睡一小时。接见吴绍澍，请其担任总务处(长)。罗隆基来谈，允月补助其三千元办报。

① 李思浩，字赞侯，浙江慈溪人，一八八二年生。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上海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时由香港到汉口。

② 吴光新，字自堂，安徽合肥人，一八八一年生。曾任北京政府四川查办使、陆军总长、陆军训练总监，一九三七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

③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上海浦东人，一八八七年(一说一八八八年)生。曾任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上海失陷后，组织“江浙行动委员会”，任主任委员。时由香港到汉口。

④ 百闵，刘百闵，名学逊，字百闵，浙江黄岩人，一八九九年生。一九三一年创立日本研究会，主编《日本研究》，旋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教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处长。

⑤ 江康黎，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国际科科长、英文《时事周报》主笔、《国际周报》编辑、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任。

⑥ 张明炜，湖北汉口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上海办事处记者，英文北平《时事日报》指导员，《中央日报》驻长沙分社主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

⑦ 冷御秋，冷遒，字御秋，江苏丹徒人，一八八二年生。曾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两广参议厅厅长、江苏全省水陆警备司令、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江苏省农民银行监理委员等职，一九三六年任镇江商会主席、江苏省商会执委。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晨起。绶荪来,略谈,即渡江至委员长公馆,出席侍从室会报,并晤王雪艇、李思浩,盖均来谒委座。与李略寒暄,劝王勿辞宣传部代理部长。旋知王晋见时,委座嘱其为参事室主任,而未及宣传部事,余殆无法摆脱矣。旋至胭脂坪办事处,接见阮毅成^①,请其为宣传部秘书。饭后,与君强谈艺文研究会事^②及其私事。楚伦旋来,略谈党部情形及立法院开会问题。渡江访果夫未遇,与井塘略谈。旋返寓,接见孝炎及彭革陈^③、罗刚^④等。六时出外访友应酬,十时即返,淑慧已先归。十一时就寝。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晨起。谒汪先生,谈宣传部问题。旋返寓,召集各秘书及处长,商接收手续。忆及去年三月交代民训部^⑤情形。惟此时首都已失,战事正紧,局面与前大不同耳。萧同兹来,谈中央通讯社扩张计划。接见郑通(和),允介其为湘教厅长。午偕淑慧饭于素心家,饮酒颇多,后甚悔之。旋赴力子处,谈宣部^⑥情形,并约定五

① 阮毅成,浙江余姚人,一九〇五年生。历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时代公论》主笔。一九三七年四月任浙江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

② 艺文研究会是周佛海、陶希圣于是年一月在汉口成立的一个进行“和平”、反共宣传的半官办文化团体,是汪精卫降日集团的大本营。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总部设在汉口,并在长沙、重庆、西安以及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罗君强时任该会总务干事。

③ 彭革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处长兼新闻检查处处长。

④ 罗刚,字隐柔。安徽合肥人,一九〇一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计委员、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

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周佛海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一九三七年三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被免去该职,由陈公博继任。

⑥ 宣部,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同。

月一日接收。返寓小睡。希圣来略谈。六时访翦先,谈党部问题及接收宣传部手续。七时赴绍该家晚饭。渡江,出席侍从室小组会议。十时赴贵严家,略坐。过江,赴刘宅,亦觉〔即〕返寓,拆阅书信及情报。十二时半淑慧回。一时半就寝。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核阅中央通讯社扩张计划。孝炎来谈。见客二人。迁居至庆平里。离京后即寄居友家,今始租此屋营独立生活。豹隐来,谈今后宣传工作。十二时偕淑慧赴素心家便饭,并同赴上海戏院看电影。归寓,接(见)刘炳藜^①,谈宣传部人事问题,多所感触。饭后出外访友,十时返。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晨起。见客数人。偕淑慧访笔江、寿民。下午,张国焘^②来谈。张为共党巨头,此次脱离,令余回忆十六年前,与渠在上海出席共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上海工作时情形,宛如昨日;而十余年变化之大,则令人有今昔之感。旋赴中央社访博生。晚,宴于冠春园,并赴孖孖及少岩家略坐。全身酸痛,且觉畏冷,返寓即寝。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晨起。倦甚。以前常不觉健康之重要,今已痛感不健康之痛苦及健康之幸福。今后宜痛加节制,养成合理生活,否则,身且不

① 刘炳藜,原为中国实业银行沪行襄理兼会计课主任,时任武汉艺文研究会主任干事。

② 张国焘,又名特立,江西吉水人,一八九七年生。中共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本年四月由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声明脱离中共。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决议将其开除出党。

能保，岂能作事？上午休息，无所事事。孝炎来午饭，与谈抗战及外交经过。午睡一小时。笔江来谈和平消息；同兹来谈宣传部人事及工作，并接见来客三人。力子夫妇来，略谈宣传部经费情形。饭后写信数封。墨三来电话：蒋先生谓余可不兼苏教厅长。教厅职务实际上虽半年来已不负责，但名义仍存，今后将与有六年半悠久关系之苏教厅脱离名义关系矣！抚今思昔，不胜潸然。晚，赴刘家，与雪竹、雪暄略谈。返寓，沐浴就寝。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今日身体稍好。今后当格外珍重，尤须节制。见客二人。赴中央党部访骝先，谈宣传部组织条例修改问题。访墨三不值。返寓，写信看报，并记日记。饭后午睡。三时起。接见宣传部重要干部，谈今后工作方针。饭后出外，赴汪宅。十时半返。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晨起。访果夫先生。返寓，见冷御秋等五人。饭后略睡。起阅各报社论。接见公展、峙东等数人，与峙东商苏教厅交代办法。访孔祥熙，值其开会，未候而返。约陈独秀、张国焘来寓晚饭。晚偕淑慧赴绍猷家小坐，十时半返。奉委座手渝：无论何人，凡未实际参加伪组织者，不论谣传如何，均不得称逆。当电中央社及新闻检查所遵办。核阅就职后谈话稿，不满意，送博生请修正。处理琐事。沐浴就寝已十二时矣。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晨起。出席常会。重入中央，感慨无量，以前为全国之中央，今则偏安矣。十一时半散会，返寓小睡。孝炎、炳藜及张君勛等来谈，并见其他来客四人。晚出外，十一时返。张君勛等谈言论自由限度，答以在不违抗战建国纲领及三民主义原则之范围内，言论可充分自由。但批评政府设施，最好宜注意不损及政

府威信，及引起人民对政府恶感；否则，善意的批评，将生恶意的效果也。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晨起。孝炎等来，谈宣部接收手续，见客四人。饭后小睡，为警报惊醒。今日空战激烈，为武汉从来所未有。目睹两机坠落，未知系敌机抑我机。旋岳军、力子及张季鸾、王芸生^①来，谈（至）六时半。饭后过江，先至布兄处，谈《扫荡报》及一般宣传问题。旋谒委座，与辞修、立夫、健群、厉（生），商青年团筹备人选。会后，与辞修谈宣传部与政治部联系问题。十时半过江，笔江来，略谈即去。十二时寝。本日，岳军谈须在英国出面调解及中日双方均知难而退之条件，和平始有可能。谈次，力子忽到，恐尚有未尽之言也。

四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晨起。偕孝炎、揖升过江，至宣传部视事，令人回忆接收及交代民众训练部时情形。力子先生亦到，谈部内情形颇详。召集各秘书及处长、科长，略为训话。过江，检阅部制台儿庄战斗^②影片。旋与道藩出外便饭，并约到寓略谈。小睡片刻。考虑召集宣传委员会谈，及拟定宣传大纲等问题；草拟信稿数件；约希圣来，谈宣传计划。六时半偕希圣过江，至委座公馆，应召会谈关于英国向

① 王芸生，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一九〇一年生。曾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大公报》编辑、上海《大公报》总编辑，时任汉口《大公报》编辑。

② 台儿庄战斗，三月二十四日，华北日军矶谷廉介第五师团及板垣征四郎第十师团，共约四万余人，向鲁南的台儿庄发动猛烈进攻。第二集团军孙连仲所部三个师，英勇抗击进犯之敌；四月三日，中国军队在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包围了进攻台儿庄的日军第十师团，并击退了由山东临沂增援的第五师团一部。四月六日，取得了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二万余人的胜利，取得抗击日军侵略的一次重大胜利。

国联提议承认意并阿问题^①，中国应如何应付，并谈日本近势约两小时。九时半辞出，过江赴少岩家小坐。十一时返寓。料理琐务。十二时寝。

一九三八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日

晨起。接见张季鸾等三人。旋偕淑慧赴青年会吊范夫人之丧，并赴理发。午饭后小睡。三时起。笔江来略谈。接见彭大铨、祈(祁)述祖、曹一革等，均教厅旧属、自淮阴来者，谈及苏省情形，不禁歎[唏]嘘。旋峙东来谈。饭后出外访友，十一时返。本日下午核阅就宣部后之谈话稿^②，送中央社，以备明日登出。

五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偕孝炎过江。到部，见曾虚白^③，谈国际宣传处情形。九时举行纪念周，训话四十分钟，略述宣传方针、态度及事业。接见秘书及处长、科长五人，分别对于其主管任务，有所咨询及指示。见客二人。十二时赴布兄处午饭。旋过江，返寓小憩，即至国际宣

① 阿，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意大利在英法“不干涉”政策的纵容下，对埃塞俄比亚不宣而战，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皇帝流亡英国。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正式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英国拟表示承认。

② 该谈话于五月二日发表在汉口《中央日报》上，周佛海在谈话中，关于今后宣传方针谓：“一、以民族精神对抗强敌，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二、以民主制度集中国力。在法律上一方允许全国民众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合法自由，一方设立国防参政会，使全国才知之士，俱有参加讨论国策之机会。无论任何党派，果不抵三民主义之最高原则以本党皆愿与之共负抗敌建国之重负。三、以国防计划建设经济。四、以科学原理健全思想。”

③ 曾虚白，名熹，字煦白，江苏常熟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三一年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九三二年在创办上海《大晚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

传处,会同辞修招待外国新闻记者。辞修报告军事,余略述政治趋势。六时返寓,接见阎锡山^①代表李鸿文。七时半过江。与辞修、立夫等谒委座,商青年团组织及训练。余报告改组《中央日报》计划,蒙采纳。十一时过江,至刘宅。十二时半返寓。沐浴就寝。

五月三日 星期二

晨起。偕孝炎过江。到部,召见王处长、李科长,囑共拟具改组《中央日报》计划,并与阮秘书毅成谈编拟说明抗战建国纲领及党员守则各小册;核阅要件。十二时赴布兄处,约希圣午饭。二时访豹隐,请其拟文字宣传方式。旋到部。召见罗处长,商改进电影事业办法。旋赴辞修家,商扩大中央社及报纸办法。五时过江,接见海通社^②记者陈云阁,人甚能干,常识亦富。同兹来,商扩大中央社办法。处理琐务。饭后与淑慧赴夏家小坐,十二时返。

五月四日 星期三

六时半起。旋赴中央银行出席最高国防会议^③,此为余之第一次出席。关于国联行政院^④九号开会,吾国应如何应付,及对

① 阎锡山,字伯川,山西五台人,一八八三年生。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② 海通社为德国新闻通讯社。

③ 应为国防最高会议。下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撤销五届二中全会决议组织之“国防会议”及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组织之“国防委员会”,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会议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军事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由主席指定常务委员九人,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军事委员长为主席,以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

④ “国联”为“国际联盟”的简称,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一月,总部设在日内瓦。国联行政院,是国联行政机构之一,由英、法、意、日、美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国会未批准)和四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

于英、日关于我国海关协定^① 应如何表示,有详尽之讨论。十一时散会返寓,见客三人。旋应岳军之宴、座有张君劭、左舜生、李璜、曾琦等党外人物。二时返寓小睡。三时召集宣委及秘书开会,商说明抗战建国纲领及定期宣传指导等办法。六时散会,至味腴宴客。旋赴刘家小坐,十一时返寓。又,本日下午之会,对于上午国防会议所讨论之案,详定宣传要点。

五月五日 星期四

晨起。出席常会,要案无多,而费时三小时,甚矣,开会之浪费时间也! 返寓。午饭后小睡。过江到部,与各秘书及处长分别商办其主管事务,核阅要件。五时半过江。何粹廉来谈。饭后赴立夫家。十时返。料理琐事。十二时就寝。近日热甚,几不能耐,奈何!

五月六日 星期五

九时过江到部。与彭处长^② 商武汉新闻检查问题,与刘秘书^③ 商复刊《中央周报》问题,与阮秘书^④ 商部内一般问题,见客二人,核阅要件数起。十二时赴辞修家聚餐,会同政治、军令、外交各部人员,商一周宣传方针。三时到部,接见前南通中学校长杨萃一;处理要件数起。五时半赴惠僧(家)晚饭。八时赴侍从室开小组会议,适骝先在,略谈党部人事问题。会后,与布兄略谈侍从室增组问题。十时过江,赴夏家接淑慧,略坐即返。拆阅缄件,十二时就寝。

① 五月三日,英国与日本非法签订关于上海中国海关协定,英国将江海关所征收的税款改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上海支店,使日本攫取了对江海关的控制权。

② 彭处长,即彭革陈,时任宣传部新闻事业处兼新闻检查处处长。

③ 刘秘书,即刘乙青。

④ 阮秘书,即阮毅成。

五月七日 星期六

晨起。参加国防最高会议,除照例军事、外交报告及例案外,关于国民参政会议员推选及审查资格等手续,有所讨论。十一时散会返寓。处理琐事,阅各报社论。饭后午睡。二时起。料理杂事。三时过江到部,与毅成商电影检查问题;与乙青商《中央周报》恢复办法;与孝炎商人事及经费问题,核阅要件。五时半赴布兄处,适公展亦在,谈至六时半;偕布兄赴委座公馆,参加会餐及会谈。十时过江返寓。料理琐事,即寝。

五月八日 星期日

晨起。接见成舍我^①等九人。午赴岳军家便饭,有豹隐、季鸾、博生、芄生^②等,谈日本情形甚详。芄生谓日本必起革命,余与豹隐、博生不以为然。二时返寓,惠僧来谈。四时谒汪先生,商《中央日报》改组及整顿办法。五时返寓,希圣来商《中央日报》问题及整理艺文研究会办法。余提议以李厚徵^③为秘书,希圣亦赞成。晚,赴少岩家。十二时返寓。緘宗武及仲鸣^④,并处理琐事。一时始寝。

五月九日 星期一

晨起。出席常委谈话会。十一时散会返寓。见客二人,料理

① 成舍我,原名成勋,笔名成舍我,湖南湘乡人,一八九八年生。曾任北平大学秘书长及教授、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香港《立报》总编辑。

② 芄生,王芄生,名大桢,字芄生,湖南醴陵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一九三六年四月,调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事。抗战爆发后,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时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

③ 李厚徵,原任南京新闻检查所主任。

④ 仲鸣,曾仲鸣,福建闽侯人,一八九六年生。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时任国防最高会议主任秘书。

琐务。饭后午睡。二时起。过江到部,召各科长咨商书报检查及《中央日报》改组等问题,与孝炎、揖升商本部人事及经费问题,指示各处应作事件,核阅重要文件及情报。五时半赴惠僧家晚饭。八时偕辞修、立夫、健群、厉生、兆民^①五人,应委座之召,谈商青年团及训练问题。十时半辞出。过江返寓,夏载飞适在,略谈后偕淑慧送其返家,略坐即返,已十二时许。沐浴就寝,将近一时。

五月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八时半过江,到部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十二时散会,赴布兄处午饭,并小睡一小时。二时半到部。处理要件;见客二人。四时半过江。赴中央社与同兹、博生略商《中央日报》改组问题。五时半返寓。阅报及缄件。六时半赴绍猷家晚饭。晚偕淑慧赴夏宅闲谈,十二时返。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晨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半散会,赶赴中央党部,出席青年团筹备委员会^②。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偕淑慧过江,淑赴君强家,余到部。与毅成、乙青分别商办部务,接见《申报》记者金华亭^③,核阅要件。五时半过江小憩。七时应汪先生之宴,在座均本部重要干部,饮酒过多。九时辞出,与孝炎返

① 兆民,名康泽。抗战爆发后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事宜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

② 出席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的除周外,还有陈诚、陈果夫、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骅、谷正纲、谭平山、段锡朋、卢作孚、甘乃光、贺衷寒、康泽。

③ 金华亭,浙江金华人,一九〇一年生。早年与友人创办上海远东通讯社。一九二六年起任《申报》记者,曾为北伐随军记者。“九·一八”后及抗战以来,将各地抗日消息供给各报,颇负名声。

寓,略谈部内人事问题。旋赴少岩(处),约郭司令悔吾^①,商谈武汉新闻检查事务由本部接收主管。十二时返寓。沐浴就寝。

五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晨起。出席(中)常会。为请款印总理遗教案,又受孔祥熙之刺激。为公家事业之成功,姑隐且迁就之,幸通过。十时散会,与何敬之略谈军事情形。返寓,阅报并处理琐务。田跃龙自湘潭来,商苏教厅交代,因有所感。午偕希圣宴艺文重要干部于味腴。返寓小睡。三时起。季陆来,谈一小时。出外配眼镜,并访友。六时半过江,至辞修家,会商青年团训练纲要。十一时过江返寓。倦甚,即睡。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半过江。到部处理要件数起,见客八人。午赴辞修家,会同各关系机关商宣传问题。二时半到(部),商拟办法,收武汉新闻检查所归部直办,及电影检查在粤设所主办等问题。王亚明^②来,报告《武汉日报》情形,见客三人。五时半赴惠僧家,约张国焘来谈;传达蒋先生之意,赠送二千元。旋赴侍从室主席小组会议,题为自我批评;各人自行报告自己之长短。十时散会过江。寿民来略谈。十一(时)半寝,倦极矣。

五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晨起。参加国防会议,外交、军事消息均不佳。尤以军事情形紧急,南京失陷前之心理又复恢复矣。十时散会。赴罗吉访沧波、

① 郭悔吾,名忭,字悔吾,浙江诸暨人,一八九四年生。曾任晋绥宁青四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办公厅厅长、武汉警备司令等职,时任湖北全省防空司令、陆军第九十四军军长。

② 王亚明,时任《武汉日报》经理。

开先^①。谈次，立夫亦到，群言悲观之极即成乐观。旋偕沧波返寓，并约同兹来共午饭，并商《中央日报》整顿事。经费、人事，暗礁甚多，因不敢望其顺利进行，但希波折后仍可成功耳。午睡片刻。出席党务会议。六时返，沐浴，核阅要件两起，并料理琐务。饭后赴少岩家，约警备司令郭悔吾，商武汉新闻检(查)事宜。悔吾出尔反尔，令人心愤，为事业姑隐忍之，十二时返。

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

十时起。沧波来谈，并接见谷亦彰^②。旋孝炎来，谈部务及时局。十二时赴岳军(家)午饭，与张季鸾、胡政之^③、王芑生及博生、豹隐、沧波开关于日本问题之座谈会。芑生谓日本必革命。其材料虽多，均不扼要。三时余先退。返寓小睡。晚，应《大公报》之宴。十时返。略阅书报，即寝。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晨起。出席中央谈话会。十一时散会返寓。处理琐务。十二时偕辞修宴武汉新闻界。宴毕并作一小时之会谈。三时返寓，略憩即过江到部。处理要件数起，见客三人。五时半过江返寓。饭后赴少岩家，与绍骸谈徐州情形，至为焦灼。闻徐州四面被围，数十万大军退路已断，恐上海退却之情势又将重演，而武汉且生动摇矣！返寓，接宗武来缄，廿五日以后始来汉。未知此行又〔有〕无结果，不胜悬念，立缄询问。据大势观察，前途殊觉渺茫也。

① 吴开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第一组组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② 谷亦彰，原江苏省教育厅师范生毕业会考徐州区师范生会考主试委员。

③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一八八三年生。曾任《大共和日报》编辑，天津《大公报》社经理兼总编辑，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上海沦陷后《大公报》停刊，胡滞留武汉，仍任《大公报》社经理兼副总编辑。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晨起。过江,召开第二次部务会议。十二时散会。处理要件数起,见客三人。当即过江,赴罗吉饭店开先处午饭,便中视寿民病。二时返寓小睡。三时起。阅各方情报。徐州情势本非意外,悲观之至,反觉此心安定也。处理琐务。六时赴汪先生家,会同公博、希圣、沧波、同兹,商《中央日报》改组问题。七时即在汪先生(家)晚饭。返寓稍憩,赴林宅,与布兄及芷汀聚谈。十一时赴夏宅接淑慧。十二时返寓。沐浴后就寝已一时矣。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赴中央银行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散会返寓。惠僧来谈,并接见刘叔模^①。饭后午睡。二时起。过江到部,见客四人,并与孝炎、毅成、乙青、百闵、革陈等分别商办其主管事务,核阅要件多起。五时过江返寓。接见李璜,谈办报事,允其月助三千元。审阅抗战建国纲领宣传指导纲要。笔江来略谈。饭后继续审阅,十一时就寝。倦甚,未及候淑慧回也。殒山以东被截断,刻正击〔激〕战中,不胜悬悬。

五月十九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偕孝炎过江。到部,略事处理。旋赴侍从室出席会报。十一时半过江返寓。宴公博、骝先、独秀、国焘、希圣、豹隐,谈至三时始散。午睡片刻即起,见客七人,处理日常琐务。六时半赴夏宅晚饭,旋赴刘宅少坐。十一时返。

^① 刘叔模,湖北鄂城人,一八九六年生。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

五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晨起。偕孝炎过江到部。见客六人，核阅要件数起，并批令飭办要件数项。十二时赴辞修家会餐。商定每周会同政治部颁发宣传要点及武汉检查电影办法。三时过江。返寓小睡。旋赴中央党部出席青年团筹委会。六时半返寓。晚饭后过江，赴侍从室出席小组会议。十时过江，赴夏宅，十二时始返寓。接宗兄^① 缄，所事渺茫^②。此本为余意料之结果，惟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晨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闻我军撤退情形尚好，为之稍慰。惟外交方面形势愈劣，于〔关〕于今后大局，略有讨论，但无决定，焦灼莫可名状。午宴客于美的，并赴夏宅小坐。返寓后，拟小睡，屡为电话惊醒。张季鸾来，谈须确定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并切实实施，如此始可令苏联为进一步援助。关于第一点同意，第二点则不敢苟同也。倦甚。饭后出外疏散，十时即返就寝。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接见胡定安，自沅陵来，谈家乡事，因有所感。缄宗兄，谈大局前途。沧波前来，谈次，似有阻挠《中央日报》改组企图。为个人地位而出此，甚不宜也，为之不悻者久之。料理琐务。午应君强宴。返寓小睡。三时起。孝炎来谈，旋出外访友。七时

① 宗兄，即高宗武。下同。

② 据西义显《悲劇の証人：日华和平工作秘史》一书记载：高宗武于四月十四日返回香港，十六日与西义显进行了单独会见，并转告了蒋介石关于中日“和平”的条件，即：东北和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与察哈尔省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西义显于四月二十六日返抵东京，向参谋次长等作了报告。当时，侵华日军正发动侵占徐州的战役，侵略气焰嚣张，西义显活动毫无结果，于五月十七日返回香港。

偕淑慧归。饭后赴少岩家小坐。十一时返。前方情形不佳,为之怅然。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晨起。出席常委谈话会。十时半散会。访寿民。十一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旋过江到部,处理要件数起,见客数人。四时半过江。至国际宣传处,会同辞修,召集武汉重要新闻记者谈话。六时半返寓。旋至少岩(家)吃鲥鱼,令人忆及镇江每年吃鲥鱼情形,今不可复得矣。为之黯然。十时返寓,沐浴就寝。闻兰封失陷,愈为焦心。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晨起。过江召开部务会议,并接见国际学生代表^①,处理要件数起。十二时至布兄处,希圣、沧波亦在。饭后谈各方情况,愁多乐少。旋召开侍从室小组会议。三时一刻到部。见客五人,处理要件。五时过江返寓。张季鸾、王芸生来谈,大倡其联俄左倾之议。其言似有理,然俄国能否进一步帮忙,问题无此简单也。晚吊雪暄太夫人之丧。闻蒋在前方劳苦及危险情形,为之感动,并悬念。旋赴夏家接淑慧返寓。似有灵感也。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晨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除外交、军事报告外,无重要议案。十时返寓。毓幼儿及数友。十一时赴国际宣侍处,与董副部

^① 应中国学联之邀请,国际学生代表团首席代表柯尔满(世界学生联合会秘书)、英国代表傅路德(女,美国青年和平大会学生协会代表)、美国代表雅德(女)和加拿大代表雷特,于五月十七日和二十二日先后到汉口。其任务是:一、向中国青年转达各国青年对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情与支持;二、考察在抗战情况下中国青年的各种活动;三、了解和搜集日本侵略的暴行和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以及青年在艰难中苦斗的情形,并向世界各国介绍,号召各国青年和学生给予中国更多的支持。

长谈部、处关系。旋接见菲律宾记者团，谈话一小时，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十二时半返寓，午睡至三时起。同兹来，谈一般宣传问题。见客二人。晚，应汪先生之约，陪宴法国记者。九时半辞出，赴少岩家小坐。十一时半返。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晨起。出席常会。十一时半散会返寓，见客一人，谈外交协会问题^①。饭后小睡。二时半起。过江到部，与毅成、孝炎、乙青、革陈等分别商办部务，核阅要件及本周宣传要点。五时半，于大雨滂沱中过江。闻委座六时抵汉，心为之安。晚，赴夏宅。返寓后，核阅抗战建国纲领浅说外交之部。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晨起。见客六人，企云由湘来，劫后相逢，握手唏嘘。本日为余生辰。回忆在京时每年今日之盛况，为之神伤。饭后倦甚，午睡二小时。下午见客七人。晚，前民训部同志十余人宴于味腴，饮酒颇多。旋与淑慧偕贵严夫妇赴夏宅，十二时返。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晨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赴河街出席党务会议。先退席，至国际宣传处，拟接见约定之安南记者，久候未至。因与博生、虚白略谈即返。国焘、惠僧来，留午饭，并谈今后抗战趋势。午睡甚久，四时起。见客二人，并理发。晚应委座之召，会谈及聚餐。委座自前方归来，神采奕奕，私心为之一慰。九时半过江返寓，寿民等送菜来。今日为母亲寿辰，饮酒甚(多)，十二时半始散。兴致未尽，偕淑慧至夏宅，谈至三时始返。

^① 该会于九月十七日成立。张道行任主席，吴颂皋、陶希圣、杭立武、洪兰友为监理事。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晨起。核阅战时宣传方略。十一时赴国际宣传处,接见安南记者,谈话一小时半,态度甚为诚恳。返寓后,绍猷、孝炎来午饭。饭后小睡。三时偕淑慧及夏载飞女士看电影。饭后倦甚,八时半即寝。

五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晨起。过江,与孔祥熙同船,谈甚洽;为作事便利计,不能不予以高帽子也。九时,参加扩大纪念周,蒋先生训话一小时。晤惠僧,得川讯^①,悲痛无既。旋到部,溯中^②、枚荪、开先等来谈。处理要件数起。赴布雷处午饭。宗武自港来。一时半偕宗武到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二小时。三时半送宗(武)至布兄处,即过江返寓。稍憩,至国际宣传处,召武汉新闻记者谈话。六时半返。饭后过江,至蒋先生处会谈。十时半过江,赴少岩家。十二时返。写信记日记,一时始寝。热甚,不能成寐。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晨起。赴国际宣传处,接见海通社德记者,谈一小时。旋过江到部,召开部务会议。甫毕,警报忽至,因赴贵严家;警报解除后,贵严始返。午饭饮酒颇多。旋赴侍从室,召开小组会议^③。三时半到部,处理要件。五时过江。热甚,头又痛,几不能支持。饭后出外,至夏宅。十一时返。

一九三八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三

晨起。过江赴省府,出席各省市干部人员会议,聆蒋、汪两先

① 系其情妇陈曼秋病危。

② 叶溯中,时在汉口任艺文研究会出版组主任干事,主持编辑《民意》杂志。

③ 周佛海时任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

生训话。十一时到部。见客四人,核阅要件数起。过江返寓,饭后小睡。旋偕淑慧吊雪喧太夫人之丧,即至德明访宗武。六时返寓。写信数封。七时赴少岩家晚饭。八时半赴河街四号,出席中央谈话会。十时赴夏宅接淑慧。十一时返。晚头痛甚剧。

六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宗武、孝炎来谈。九时赴商业银行,出席省市党部负责人谈话会并训话。十二时返寓。今日为端午,稍饮酒。午睡起后头颇痛。惠僧、棣华、芄生先后来谈。晚,约孝炎、毅成、乙青、百闵晚饭,并商明日宣传组开会问题。旋赴少岩家,为雪竹庆寿。十一时返。

六月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宣传组会议,自为主席。十时散会,赴宗武处略谈。午偕淑慧赴绍猷家便饭。今日为其夫人冥寿,悼亡未久,悲痛可知。二时半返寓午睡。三时起。惠僧、贵严先后来。晚饭饮酒颇多。旋赴夏宅,十一时返。

六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央(党部)召集第二次宣传组会议。十时散会,仍到宗武处略谈。本日重伤风,咳嗽,鼻塞头痛,苦极矣。午约笔江、宗武便饭。小睡一小时,屡为电话所惊。三时起。孝炎、厚徽来谈,并接见江苏校长三人,身体甚倦。贵严来晚饭,绍猷亦来,相偕至少岩家,与刘尘苏^①、何芸樵闲谈。群以大局危急,相对慨然。十二时返,服药就寝。

^① 刘尘苏,名文岛,字尘苏,湖北广济人,一八九三年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汉口市市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驻德公使、驻意大利全权大使,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回国。

六月五日 星期日

晨起。病仍未愈。默邨、惠僧先后来，并午饭。饭后午睡。三时起。头仍痛。蔡慧澄来，劫后相逢，悲喜交集，相与谈镇江旧事，不禁黯然。某夕梦在苏教厅办公室办公情形，醒后为之心痛，今与慧澄谈及，又令人有隔世之感矣。下午，因病不能出席党部代表会议，嘱孝炎代为报告宣传组商讨结果；绶荪等先后来，谈机关疏散办法。前方形势愈紧，南京退出前之惨状将复演也。布雷电告，日本将轰炸武汉。司空见惯，亦不觉可怕。晚，武兄来，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旋赴夏宅，晤贵严。

六月六日 星期一

头痛稍好，四肢仍无力，微咳。八时半起。阅报，记日记，并阅书消遣。淑慧定十六飞港，拟请其展至月底，又恐届时情势危紧，行动不便；按时返港，又觉依依不舍，实不易决定也。惠僧来午饭。独秀夫妇来，谈半小时关于时局者。偕淑慧看电影。晚，贵严等来，十二时始散。回忆在京时，常谈太平天国都南京十五〔三〕年，吾辈不知可住几年？今竟于建都后第十年退出，竟成讖语矣！恢复不知何时也。

六月七日 星期二

四肢仍无力。九时半起。孝炎、企云、惠僧来。饭后绍陔亦来，谈次未及午睡。旋阅书消遣。李季来，谈一小时半。旋厚徵来谈。晚赴夏宅。十二时偕淑慧返。

六月八日 星期三

晨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因病未全〔痊〕愈，未终席先退。何敬之报告，敌以现在兵力不能攻武汉，而增加援兵，又为势所不

许,故武汉一时不成问题。此说余不敢赞同。张国焘及惠僧先后来谈。下午午睡。三时起。偶阅陵园相片,不禁沧桑之感。孝炎、乙青、揖升来,商宣部迁地事,嘱其于会报事[时]提出。旋孝炎偕毅成来,报告会报经过。本部决留廿人,余均赴渝。晚,(与)贵严等便饭,并赴少岩家,与何雪竹、何芸樵及雪暄、绍猷聚谈。十二时返。

六月九日 星期四

晨起。倦甚。料理琐务。希圣、惠僧先后来谈。饭后午睡。三时起。见客二人,处理细事。晚应少岩之约,与绍猷、慧澄出外晚饭。倦甚,九时归。即寝。与希圣谈去岁战时[事]初起,与希圣及思平闻消息不佳,辄饮食不能下咽,今则已成习惯,即闻严重耗音,亦不觉焦急,其镇定欤?麻木欤?盖大势所趋,早已断定,将来结果,无庸焦虑也。

六月十日 星期五

晨起。见客数人,写信数封,并与孝炎、毅成电话商部务。咳嗽不已,喉微痛。接见李蔚唐夫人,为之感动,其境可怜,拟略予周济。君左夫人来,为君左最近事,故慰之,并留午饭。小睡半小时,起阅蒋廷黻^①国际形势之讲演,内批评苏联甚苛,君左登此文因以获罪,亦属冤枉也。见客三人。闷热已极。电话中处理部务数起。核阅抗战建国纲领浅说军事及政治篇原稿。晚,赴少岩家,与雪竹等略谈。十一时返寓,核阅经济篇原稿。三稿中,经济内容极充实,政治体裁文字极佳,军事则不能令人满意也。

^① 蒋廷黻,字缓章,湖南邵阳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任驻苏联大使,时已奉调回国,调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六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晨起,仍感不适,咳未止。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返寓,见客三人,电话处理部务,并写信。饭后午睡。三时起。并塘、揀华来,谈苏事,不禁泫然。厚徵来,商艺文人员疏散办法。电话处理部务数起。惠僧、绶荪、绍猷、慧澄先后来,并晚饭。旋赴少岩家小坐。十时赴布雷处,与芷汀聚谈,以待从室工作为中心。十二时返。

六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晨起。出外访友,十一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旋偕淑慧看电影。晚约雪竹、惠僧、慧澄及张明洁晚饭。八时赴少岩家小坐。旋赴夏宅,接淑慧。十一时返寓,倦甚即睡。本日处理零碎事件数起。明日起,本部迁汉办公。因房屋狭隘,余拟在寓见客及核阅文件,处理事件。闻长江下游将有动作,江水日涨,敌海军可以溯江而上。闻芜湖、安庆已集中大小舰百余只,形势更为严重矣。

六月十三日 星期一

头痛,九时始起。孝炎、绍澍来,商部务。旋博生来,谈大局情形,为之焦虑。见罗敦伟^①,谈重庆情形及《时事新报》问题。饭后午睡一小时,二时起。沐浴。电话处理部务数起。核阅抗战建国纲领浅说总论篇原稿。惠僧来略谈。闷甚,因与淑慧、惠僧、明洁赴中山公园散步;四肢无力,几不能多走。七时半返寓。饭后,孝炎来,谈部中琐务。旋与惠僧赴少岩家小坐,即赴夏宅接淑慧。十二时返寓。闻桐城、安庆均于昨失守,长江下游形势更严重矣。

^① 罗敦伟,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实业部统计局局长。

六月十四日 星期二

九时始起。处理琐务。电话处理部务数起。棣华来谈。旋见客一人。饭后过江,赴侍从室召开小组会议。会毕,与布兄略谈,即过江返寓,陪淑慧料理行装,备后日飞港。余心颇恋恋,拟展期至月底,又恐今后日益紧张,届时不便。慧澄及惠僧夫妇来,旋雪竹、贵严亦来晚饭。孝炎本日迁来同住。晚偕淑慧至夏宅,十一时返。

六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晨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散会,返寓。念淑慧明日将赴港,不禁黯然。见客二人,处理例件。绍猷来午饭。饭后小睡。三时起。惠僧、慧澄先后来(谈)一(小)时,雪竹约宴于摩登菜社,饮酒颇多。旋赴素心家。素心夫妇为淑慧饯行,消夜又饮酒。一时返寓,两人均大吐,淑尤彻夜未睡。明日须乘飞机四小时,一夜未睡,身体必难支持,焦甚。

六月十六日 星期四

淑慧略睡一小时即醒。蒋、夏两太太及明洁、载飞来送行。绍猷一〔亦〕到,送其幼子托淑慧带港抚养。旋同过江。细雨蒙蒙,培〔倍〕增愁绪。抵机场甫十时三刻,料理各项手续后上机,十一时廿分起飞。余与送行诸人过江返寓。别愴萦怀,不觉泪下,食面少许即睡。二时半起,三时到部,召开宣传委员会会议。会议中香港电话接通,与淑慧通话,知机中稍吐,安抵香港,紧张心情为之松,离愁亦稍得慰。晚宴宣部同人,未饮酒。十一时即寝。

六月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见客四人。电话处理部务,并核阅要件数起。十一

时半过江，赴陈辞修^①家聚餐，并会报。三时返寓小睡。四时起。出外访友。六时返寓。臧淑慧。旋希圣、绶荪先后来，因留晚饭。雪竹亦来，谈至九时，偕雪竹赴少岩家，芸樵亦在，久谈，至深夜始返。

六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晨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半先行返寓，见客二人。午在国际宣传处宴立夫等，商国际青年大会中国派遣代表人选及办法。二时半返寓小睡。四时起。惠僧来谈。六时半偕希圣过江，至委员长公馆晚饭，并会谈。十时过江。与希圣、博生来寓，谈时局前途，悲观万分。吾辈既不欲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旋赴少岩家，与雪暄、雪竹闲谈解闷。十二时返寓。每自外归，辄念淑慧不置。

六月十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见客二人，料理琐事。十二时赴普海春，宴请各方作者，请为《中央周刊》作文。二时返寓小睡。三时赴棣华家，会同胡嘉诏^②，筹商江苏省政府设立江南办事处问题。四时返寓，沐浴并与淑慧通电话。旋雪竹及惠僧夫妇与张明洁先后来。饭后赴刘宅小坐。十一时返，与孝炎略谈国民参政会问题，即寝。

六月二十日 星期一

七时起。出席纪念周及谈话会。十时半返寓。独秀、希圣先后来谈，并午饭。饭后，与希圣略谈外交动向。德使陶德曼又拟劝

^① 本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该战区司令长官，并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陈诚兼湖北省政府主席。

^② 胡嘉诏，字检汝，江西兴国，一八八五年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和,而宇垣复发表松动谈话^①,和平尚有一微弱曙光也。午睡一小时。五时召集汉口各重要新闻记者谈话。七时返寓。批阅要件。八时晚饭。自来汉后一人在家独饭,此为第一次,前在镇时则常如此。抚今思昔,不禁潸然。溯中来谈。旋赴刘家、夏家小坐。十一时返寓,写信数封始睡。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核阅要件,见客数人。十二时绍陔来午饭。一时过江,赴侍从室召开小组会议。会毕,与布兄略谈外交情形。四时过江,见客三人。六时,希圣、博生及本日由日返国之杨云竹^②,先后来,谈日本情形,并晚饭。九时赴少岩家,与雪竹、芸樵、尘苏、绍陔等谈时局。十一时返寓,沐浴就寝。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一时散会返寓。接见第三党之章伯钧^③。饭后午睡。三时起。与慧澄看电影。五时访友。七时赴汪先生家晚饭,并商国民参政会^④应付办(法)。九时半返寓,约博生、雪竹、希圣谈日本情形。十二时半始散。

① 五月二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改组,陆军大将、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继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宇垣宣称:日本对中国无领土野心,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日本愿考虑取消一月十六日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② 杨云竹,河北蠡县人,一九〇一年生。曾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政府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本年一月任大使馆参事代理馆务。时奉调回国。

③ 章伯钧,安徽桐城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二八年与谭平山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一九三〇年八月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章伯钧任宣传委员会主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该党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任该会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兼总联络人。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④ 汪精卫,时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长。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中央常会。十一时返寓。思平由港来^①，并约希圣来，商中日外交问题。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处理要件数起，见客四人。晚赴忻礼庠之宴，十时返寓。思平住寓，因与谈中日外交趋势。十二时半就寝。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处理要件数起，见客数人。希圣、沧波先后来，谈国际情形。饭后未午睡，仍与希圣、思平商中日外交趋势。五时张国焘^②来谈。晚，赴杨管北^③之宴，并赴少岩家小坐。十一时返，仍与思平推测国际及中日关系趋势，二时始寝。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七时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九时半散会，返寓。与希圣、思平略商打开中日疆〔僵〕局应付办法。毅成来，商办部务数起。淑慧数日未来信，心甚悬悬，明晨打长途电话。饭后午睡。四时始起。思平谒汪先生回，谈对宗武赴日^④之推测。六时希圣来，偕同过江，至蒋先生公馆晚饭，并聚谈。九时半辞出，过江返寓。沐浴，并赴少岩家小坐。十一时半返。

① 梅思平时为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负责人，任香港“国际问题研究”研究专员，主编《国际丛书》。

② 张国焘时在武汉主持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并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③ 杨管北，名键，江苏人，一八九六年生。时任上海大达轮船公司董事兼经理、上海市商会航业同业公会代表。

④ 高宗武到香港再与西义显等人会谈后，于本月二十三日按照汪精卫、周佛海的密令，由香港乘轮船，秘密往日本东京。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与淑慧通电话,知寓中平安,惟小五^①不适,心殊不安。颂皋^②、心崧、同兹、希圣及张忠绂^③先后来,谈国际宣传等问题。十二时,偕思平赴周守良^④之宴,饮皮[啤]酒过多,胃殊不适。旋赴立夫家,会同厉生等,商青白团^⑤结束事件。返家小憩。陈乐三来,偕赴大华球场小坐。晚赴张君勖之宴,坐[座]有汪先生及岳军,殆国社党^⑥宴本党领袖及重要干部欤?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出席常会谈话会。十时返寓。见客三人。处理部务。饭后午睡。二时起。访寿民。五时,召集武汉重要新闻记者谈话。七时应汪先生之宴,座仅希圣、思平、博生及余四人,谈宇垣对华外交形势,咸主对日适可而止。九时辞出后,约希圣等来寓继续商谈,咸以和平恐不易实现,因中日双方均有困难也。旋赴少岩家小坐,十一时半返。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与思平闲谈,处理部务数起。饭后午睡。三时起。

① 小五,即范绍陔的幼子。

② 颂皋,吴颂皋。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教授,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外交部参事,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组特务秘书、《外交评论》总编辑、中国政治学会干事。

③ 张忠绂,字子纛。湖北武昌人,一九〇一年生。曾任南开大学政治系主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委员。

④ 周守良,历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邮政储金汇业局副局长。

⑤ 青白团是“CC”的秘密核心组织,其成员都是“CC”的高级骨干分子。领导人有余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周佛海、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等。

⑥ 国社党,即国家社会党,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其领导人为张君勖、张东荪、罗隆基、诸青来、陆鼎揆等。

料理琐务。饭后过江,赴侍从室召开小组会议。九时过江,赴寿民家,与雪竹等晤谈。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昨晚失眠,本日宴[晏]起,致未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九时半遂之来,谈清理苏教厅经费问题。饭后午睡。三时起。与希圣、思平谈政局,并出外散步。晚饭于美的。旋赴寿民家,与雪竹等聚谈。十二时寝。

六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常会。十时散会,返寓。处理部务数起。与思平闲谈。希圣、沧波先后来午饭。饭后小睡。二时半起。张国焘来谈。绒淑慧及幼海,明日托思平带来[去]。晚应张钫^①之宴。十时半返,与思平略谈及[即]寝。

一九三八年七月

七月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送思平赴港。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处理部务数起,写信数封。十一时半过江,赴陈辞修家会谈宣传工作。二时半过江。小睡。四时起。处理部务数起。晚赴寿民家便饭。十二时就寝。

七月二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关于英大使来汉如提出调停,是否接受,如不提出,是否请其提出,讨论颇详。决定:如提出,

^① 张钫,字伯英,河南新安人,一八八六年生。本年二月授陆军中将。时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不拒绝；否则，暗示其自动提出^①。十一时散会，返寓略憩。访笔江，略谈。旋返寓午饭，并小睡一小时。五时赴寿民家。六时半过江，赴蒋先生公馆会餐并聚谈。九时半过江，至浦心雅^②家，与雪竹、寿民、乐三等，谈至二时始归。

七月三日 星期日

昨晚宴〔晏〕睡，今日又为星期，十时半始起。接见江苏省立沙市联中校长章继楠，处理琐务。饭后午睡一小时。三时偕慧澄看电影。五时返，见客二人，沐浴并处理琐事，写信淑慧。七时赴笔江之宴，饮酒甚多，大有醉意；与徐可亨^③谈外交问题甚久。旋偕心雅赴少岩家，雪喧、雪竹、绍猷均在，谈至一时始返。酒醉头痛，不能成寐，良久始入梦。

七月四日 星期一

九时起。余酒未醒，头昏甚。与孝炎商办部务。沧波来午饭。饭后小睡。三时起。希圣来谈。头略愈，处理例件数起。旋赴寿民处晚饭，雪竹亦至。热甚，乘凉天井，亦扇不停挥。一时始寝。

七月五日 星期二

九时起。处理要件数起。井塘、棣华来，谈甚久。旋赴李孖家

① 七月三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自上海经香港到汉口，对记者发表谈话，否认英国调停中日战争事。十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汉口接见卡尔，表示：中国和日本一样希望和平，可以接受调停；但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中国政府不会做任何事。

② 浦心雅，时任交通银行武汉分行经理。

③ 徐可亨，名堪，字可亨，四川三台人，一八八八年生。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等职。

午饭,绍猷亦到。二时返寓午睡。四时起。接见金华亭^①,嘱其赴沪联络新闻界。核阅稿件数种。晚赴广播电台广播讲演。八时半赴寿民处晚饭。湖口昨晚陷落,九江不出数日亦必遭同样运命,惟汉口人心尚安。盖久战之后,已不觉战争为可怕矣,惟正因此种关系,将来必有严重悲剧。

七月六日 星期三

九时半起。写信数封,见客一人,处理例件数起。饭后小睡。三时起。写信数封,程其保^②来谈。六时半赴中山公园,出席“七七”纪念大会,盖提前一日举行也。发表简单演说^③而还。晚看电影,无甚精彩。本日上午国民参政会开幕^④,予虽被邀,但无〔未〕出席,以后或当出席旁听也。十二时就寝。

七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处理部务数件,写信数封,会客三人。阅近卫谈话,不仅不以蒋政权为对象,且不以国民政府为对象;即使蒋氏下野,亲日政治家出主政权,亦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是则一线和平之望亦已断绝矣。饭后午睡。二时半赴阵亡将士公祭所致祭,并赴献金台献金百元。晚饭于忻礼庠家,并赴寿民处小坐。十时返寓,

① 金华亭,时被周佛海委派赴上海,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上海特派联络员。

② 程其保,名琛,别号稚秋,江西南昌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上海商科大学代理校长、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③ 周佛海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的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把握住胜利的要素》的讲话。

④ 是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举行。参加会议的二百名代表都是由国民党“遴选”的,中共党员有七名,国民党员有八十八名。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构,只有听取国民政府报告和询问、建议之权,会议决议对政府无约束力。参政会议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定,第一届参政会由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王世杰任秘书长,彭学沛任副秘书长。此次会议于十五日结束。

即寝。昨晚梦友两次,恍如年前聚首时情形。久不作梦,其殆已辞人世耶?抚今思昔,为之惘然。

七月八日 星期五

昨晚甚热,不能成寐,九时始起。批阅情报,料理琐事。十一时半过江,赴陈辞修家会报,并聚餐。二时半赴侍从室,约集小组同人照相。三时过江。略憩。四时赴中央出席常会,七时散会。本拟接开国防最高会议,因时过迟,停开。晚赴寿民处,十一时返。

七月九日 星期六

昨晚彻夜大雨。七时半起。赴中央出席国防最高会议,沿途水深二寸,足见江水甚涨也。十一时散会,返寓。处理要件数起,见客一人。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偕寿民看电影,并赴其寓晚饭。雪竹、少岩、心雅、乐三先后来,谈至十一时始散。田家镇、武穴连日被炸甚烈。寿民谈美借款恐无望。前途艰难,令人心忧。

七月十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警报忽至,旋即解除,始悉误己机为敌机。写信数封,批阅情报。饭后午睡。三时起。笔江来,深谈半小时。渠明晨飞港,托其带淑一缄及款千元。陈峙东来见。写信五封。沐浴后赴寿民处晚饭,并赴忻礼庠家略谈。十一时即寝。惠僧来缄,谓曼秋仍在人间,惟销[消]瘦不堪,恐不久人世。闻尚生存,为之一慰,惟预料其不久人世,难免为之悲戚耳。

七月十一日 星期一

九时起。写信数封,处理要件数起。连日开国民参政会,孝

炎、毅成等赴会^①，故数日均未见面，部务亦甚清闲。成舍我^②、程沧波来谈，并午饭。饭后小睡。二时起。写信阅书。热甚，闷甚！五时赴国际宣传处，召集武汉各新闻记者谈话，关于法占西沙岛问题^③应取之宣传方针，有所指示。六时半返寓。饭后赴寿民处。热甚。十一时就寝，二时始入梦。

七月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处理琐务，写信数封。十一时赴国际宣传处，接见路透社^④社长英人(?)氏。旋赴绍陔家午饭。警报忽至，目睹敌机十二架向武昌飞行，仅闻高射炮声，未闻轰炸；事后电询，始悉卫戍总部被炸甚烈，军委会办公厅及侍从室、参事室附近亦落弹。一时半返寓。希圣、毅成、国焘先后来谈，未午睡。旋见客三人，核阅稿件数起。七时半过江，赴侍从室召开小组会议，并与布兄略谈。十时过江，赴寿民家，因房屋处较凉，即宿于此。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返寓。厚徵来谈艺文事。旋接见《云南日报》采访主任等三人，并赴中央访骝先，商路透及哈瓦斯^⑤两社补助费问题。返寓。午饭后午睡一小时。起核公事数件，并缄幼儿。三时赴中央出席常会，四时半散会。五时接开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军事报告均无大进展。七时赴寿民处晚饭，并偕看电影。晚因天气甚热，即宿于此。晨三时半警报至，五时敌机入市郊投弹。

① 许孝炎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社会委员。

② 成舍我，时在香港出刊《香港立报》，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③ 七月四月，法国军队非法占领我国西沙群岛。

④ 路透社为英国新闻通讯社。

⑤ 哈瓦斯社为法国新闻通讯社。

七月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半又为警报惊醒。敌机未入市。九时返寓。处理要公数起。刘乙青自湘来,报告并请示,约谈一小时。十二时赴绍陔处午饭。饭后赴寿民处午睡。热甚,未外出。看书并与寿民闲谈,写信数封。晚,雪竹、棣华来谈。十一时就寝。

七月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警报忽至,十一时始解除。敌机未入市郊,闻炸黄石港。十一时半过江,赴陈辞修家会报。三时过江返寓。国焘、公弢、峙东先后来谈。公弢对于停止《朝报》津贴,表示悻悻之意,听之而已。会报事,余主对于外人希望汉口设安全区^①,如日方同意,我方不宜拒绝,以失民心。陈辞修、周恩来^②大不以为然。陈且谓焦土愈彻底,愈有办法。嗟乎!人民何不幸遭此浩劫!晚赴寿民家,雪竹、雪暄、绍陔、俊卿^③均来谈。热甚,一时就寝。

七月十六日 星期六

九时起。警报至,目睹敌机十八架分两批炸汉口飞机场,十一时解除。返寓,处理公文数起。孝炎来,谈宣部今后事务及一般情形,并留午饭。拟午睡,床被甚热,因赴寿民处。寿民明日飞港,晚间谈至夜深始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送寿民至江干而别。乙青、枚荪、希圣先后来谈。晚

① 驻汉口英、美等国宗教团体,于是日提出在汉口设立安全区域计划,具体地点为汉口旧德、俄、英租界及华界一部。十七日,上海日海军当局声明反对此举。

② 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③ 俊卿,即白宝山,河北宁河(今天津)人,一八七八年生。一九三〇年二月任国民政府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一九三六年授少将。

(饭)后午睡。三时半起。写信数封,苦热,苦闷,百无聊赖。晚十时寝。

七月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席常(委)会谈话会,决定中央各机关即准备迁渝。又须离开汉口,不禁依依不舍,深有留恋之情也。十时散会返寓,处理部务,并料理琐碎。十二时赴两仪街。饭后午睡。三时起。孝炎来,商本部迁移计划,嘱将中央社及广播电台列入。乙青、毅成亦来商《中央周刊》^①及本部以后工作,约二小时。晚,雪竹、心雅来,旋绍陔、少岩、乐三亦来略坐,后相偕至少岩家。热甚,十二时始返。

七月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半为警报惊醒。本日武、阳、汉三镇同时被炸,惨状为从来所未有,军委会办公厅一部亦波及。布雷电话,谓蒋先生嘱宣传部留汉。闻之一喜一忧,喜可以多留汉口几日,忧将来撤退时危险。当电孝炎,仍遣一部人先行,仅留七人在汉。处理部务数起。饭后午睡一小时。热甚。慧澄来,同赴看电影。七时过江,赴侍从室召开小组会议,并与布兄谈半小时。过江后,写信数封。闻宗武返港数日^②,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十一时半就寝。热甚,终夜未停电扇。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旋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听外交、军事报告,无大变

^① 《中央周刊》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办期刊,于本月出版。

^② 高宗武到日本东京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及国会议员犬养健等人。关于实现中日“和平”问题,双方确定蒋介石必须下野,日本将以汪精卫为“和平交涉对象”,九日,高宗武离日本,经大连、上海抵香港。

化；旋谈各机关西迁问题。九时半散会返寓。召孝炎来，商迁移及留用人员各问题。黄立人来谈。警报忽至，旋即解除，因赴两仪街。警报又至，不久亦解除。饭后略睡。甫一小时，因热而醒。批阅公事数件，补记日记数日。晚未出外，十一时就寝。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央委员谈话会及常会。十一时返寓。接见陈春圃^①，谈港、粤宣传问题，并接见彭革陈、汪宝暄^②。十二时赴两仪街。饭后午睡。二时半起。看电影。五时返，处理例件数起。晚未出外，棣华来谈。十一时寝。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处理例件。警报至。十时解除，赴庆平里。孝炎、百闵^③、毅成、革陈来，商部务。君强、希圣、季陆^④来谈。十二时赴国际宣传处午饭，并召集宣传会报。二时返两仪街。宗武派周隆庠^⑤其送〔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五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晚赴少岩家会餐。饮酒过多，终夜头痛，苦极矣！

① 陈春圃，原名杨煊，广东新会人，一九〇〇年生。曾任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时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

② 汪宝暄，江苏连云（今连云港）人，一九〇〇年生。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指导委员、江苏太仓、无锡县县长。时任第三战区战地党政分会中将委员兼党务处处长。

③ 刘百闵，时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

④ 黄季陆，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

⑤ 周隆庠，时任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外交部专员。本年二月到香港，和高宗武一起，与日本进行秘密勾结活动。六月二十二日，高宗武由香港秘密去日本，于本月中旬经上海返回香港后，即派周隆庠回汉口，送交《东渡日记》、《会谈记录》、《个人观感》。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昨晚头痛失眠,十时始起。约周隆庠来谈。饭后午睡。三时起。孝炎来,商部内人事及工作各问题。处理要件数起。希圣来,谈时局将来。六时半过江,赴委座公馆聚餐,并会谈。九时半过江,返两仪街。此次人数较少,谈话时间亦不多,蒋先生亦打不起精神,甚觉萧条。此殆最后之一会矣!会谈中,仅谈张高峰事件^①,一致认为不致扩大。晚,雪竹等来谈,十二时始寝。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十时起。毅成、百闵来谈,十二时辞去。饭后午睡。二时起。偕乐三来看电影。因希圣明日赴川,约博生为之饯行,珍重而别。九时返两仪街,雪竹、乐三先在,旋少岩、揆一^②、心雅亦来,谈至一时始散。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九时起。返庆平里。公博及马超俊^③来谈。旋接见广播电台及《武汉日报》负责人,商最后之准备。孝炎、革陈来谈部务。旋

① 张高峰事件,亦称“张鼓峰事件”。张鼓峰系中国与苏联交界的地区。十二日,日苏两国军队在此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即为张鼓峰事件。

② 揆一,杨揆一,湖北鹤峰人,一八八五年生。曾任北京政府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边防军参谋长、国民政府驻鄂特派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一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

③ 马超俊,号星樵,广东台山人,一八八六年生。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农业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长兼民政训练处处长、国民政府委员兼南京市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时任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副理事长、行政院特派员、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与周隆庠谈委座阅宗武报告后之态度及处置^①。十二时返两仪街。饭后小睡。三时起。写信数封。毅成来辞行,本晚赴湘任民厅长。宣部少此一人,甚为可惜,拟请天鸥补其缺,未知能否来汉。五时半赴国际宣传处,召集武汉重要新闻负责人谈话,有所指示。嘱一部先迁,一部留至最后。七时返两仪街。晚偕绶荪、慧澄看电影,十一时返,即寝。闻本日九江失守,不胜忧心如捣。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九时起。赴庆平里。接见张君勱、陆鼎揆,并与周隆庠君略谈。与岳军通电话,谈宗武事。十二时返两仪街。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孝炎来,商部务。君强来谈。五时谒汪先生,谈中国前途约一小时。闻蒋先生曾令王亮畴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如日方不接受,则由英、美表示绝对保持在华权益,及不承认以暴力造成之组织。闻第一办法英可而美不行;第二办法则均同意,刻进行中,惟恐为时太晚,不易成功。七时过江,召开侍从室小组会议,并与布雷谈半小时。过江后又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十一时返两仪街。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九时半起。正拟外出,警报忽至,旋即解除。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偕慧澄看电影。五时返寓,处理要件数起。晚与同兹、博生聚餐,饮酒甚多。返寓,与棣华商苏省政务。十一时寝。

^① 据周佛海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在日本《华文大阪每日》上发表的《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一文称:“但是经过三天之后,蒋介石便招呼陈布雷,怒气满面地说:‘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从今日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了,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并且命令停止付给其每月八千元的经费。这一来,对高宗武答应过总负责的我,就陷于非常的困难了。”所以就从宣传费中,“每月提出三千元给他用”,并请其“暂时再观形势吧!无论如何你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央常会及国防(最高)会议,此为在汉之最后一次之会议也。于先生^①因修改审计部组织法,与岳军意见冲突,叩头辞院长。最后一次会议,而有此滑稽剧,令人啼笑皆非。警报忽至,迁至中央银行地下室开会。十一时半散会,返庆平里,略事处理,即至两仪街。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孝炎、国仁先后来,商部务。君强来,略谈。饭后过江,赴侍从室会报。闻拟迁往郴州。十时过江,返两仪街。雪竹等早来。闻太湖失守,宿松紧急,武汉恐终不能保矣。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九时半起。见客一人,处理要件数起。饭后赴国际宣传处举行宣传会报。二时半返寓。小睡。四时起。孝炎来商部务。六时赴庆平里,接见左舜生^②、陈启天^③,谈半小时,并料理琐务。晚,应汪先生之召,赴其公馆晚饭,并聚谈。座有布雷、公博、浩徐^④、仲鸣等。九时辞出,访同兹、博生^⑤,谈中央社及《中央日报》等问题。十时半返两仪街。棣华来谈。十二时寝。

① 于先生,即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一八七九年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

② 左舜生,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③ 陈启天,字修平。时任青年党中央检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④ 浩徐,即彭学沛。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

⑤ 陈博生,时任《中央社》总编辑、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七月三十日 星期六

九时起。君强来谈。旋接见张渊扬^①、赵光涛^②、何公敢^③及彭醒民等。饭后略睡。下午,看电影。孝炎来商部务。布兄电话,谓委座准余八月中旬先赴渝。行期既定,此心始安。晚,雪竹、绍猷来谈,十时辞去。写信三封。十一时半就寝。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十时起。方国仁、罗君强先后来谈。饭后午睡。三时起。处理部务数件。蔡慧澄来谈。旋赴湖北医院访江明源。六时返。陈绶荪来谈。七时半应少岩之召,赴摩登晚饭,饮酒甚多。九时半返,雪竹、乐三、少岩、心雅均来谈。修改《武汉日报》文章一篇。十一时寝。

一九三八年八月

八月一日 星期一

八时半返庆平里,会晤罗佩秋、罗贡华^④、郑亦同。十二时返两仪街。饭后略睡。四时过江,至委座公馆参加宣传会议。闻委座将任孝炎为湘民厅^⑤长,是则宣传部即将拆台矣,不胜愤急!六时半过江,至同兹家略坐,即返两仪街。因离汉在即,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不禁潜然。晚,雪竹、心雅、乐三来谈。二时就寝。心绪恶劣万分,大有披发入山之意。

① 张渊扬,曾任国民党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② 赵光涛,时任武汉《中央日报》主笔。

③ 何公敢,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

④ 罗贡华,曾任蒋介石南昌行营设计委员,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

⑤ 民厅,即民政厅。下同。

八月二日 星期二

九时半起。孝炎、乙青来谈。嘱孝炎于委座召见时,极力表示不愿任行政工作。旋电果夫,请另保湘民厅长,否则余将辞宣部职务。棣华、井塘、君强先后来谈。孝炎又偕革陈来商部务。心烦意乱,不知适从。午饭后睡至四时始起。至少岩家,深谈政局趋势。六时返寓。饭后,核阅公文数件及讲演稿一篇。沐浴后写信数封。十一时半就寝。

八月三日 星期三

九时起。警报至,十时解除。刘乙青、赵光涛来〈看〉见,棣华来谈。饭后午睡。三时起。布雷电话谓:已签呈委座,说明孝炎不能离开宣传部之理由。好友关怀,至足感佩,惟不知能否如愿耳。处理部务数起。闻天鸥日内到汉,慰甚。惟其家眷太多,船票颇不易买,殊为焦急,当嘱孝炎为之设法。宿松昨失守。闻黄梅又有失陷讯。武汉运命〔命运〕恐只能维持至月底,赴川时难免狼狈耳!晚赴少岩家。大醉而归,呕吐数次。十二时就寝。头痛甚剧。

八月四日 星期四

九时半起。接见《中央日报》主笔刘光炎^①及赵光涛等,棣华亦来谈。饭后午睡。三时起。处理要件数起。孝炎、天鸥、乙青、国仁来,谈部务。蔡慧澄、夏警予率其妻女来谈。晚,约天鸥便饭,并看电影。返寓,沐浴后写信数封,时已十二时矣。

八月五日 星期五

九时半起。批阅公事数件。料理琐务。召孝炎来,商明日渠谒委座如何措词,并谈及过去部务疲惫,如长此下去,恐将不及前

^① 刘光炎,字厚安,浙江绍兴人,一九〇四年生。

任,而使各方对吾辈失望。商谈之余,不胜感动,拟抵渝后振作精神干一番,至于结果如何,能否办通,可以不管也。饭后赴国际宣传处,召集政治、军令各部人员举行宣传例会,到周恩来、徐培根^①等。三时返寓小睡。四时起。慧澄、天鸥来谈。晚,宴雪竹、少岩、绍猷、心雅等。九时半访布兄,谈侍从室及一般政情二小时。十一时半返寓。雪竹等仍在,一时始散。与淑慧通电话。

八月六日 星期六

九时起。接见郑通和,写信数封。警报忽至,敌机五十三架来袭,十二时解除警报。饭后略睡。二时半起。召孝炎来,商赴渝后宣传工作推进计划。五时访骝先,谈宣传上各问题约一小时。返寓后,天鸥、棣华来谈。饭后看电影。返寓,天翼自南昌来电话,商江西党部书记长人选及《民国日报》问题。臧沧波,商社论委员会组织问题,并臧宗兄等三人。十二时就寝。

八月七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料理琐事,并阅各情报。饭后午睡。三时起。处理要件数起,并核阅演稿一篇。天鸥、慧澄来谈,并共晚饭。八时赴贵严家,谈两小时。十时返寓,雪竹等先在,十二时始散。

八月八日 星期一

九时半起。处理例件。批阅报告,接见张清源^②,谈湘事。召彭革陈来,商武汉各报最后撤退办法。饭后午睡。三时起。处理要件数起,核阅演稿一篇。五时半赴国际宣传处,召集武汉各重要

① 徐培根,浙江象山人,一八九七年生。一九三四年六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空军事务处处长,一九三五年任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司长。

② 张清源,一九三八年元月任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人员训练所教育长,时任中央政治学校训育处副主任。

报纸负责人谈话。七时返寓，约绍陔、乐三来晚饭，雪竹亦来。饭后，心雅、少岩来。月色大佳，同坐庭前赏月，十二时始散。

八月九日 星期二

十时起。孝炎来商部务，广播台主任何柏身来见。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写信数封。自宿松、黄梅相继失陷后，武汉为之震动，嗣因江堤溃决及我援军增加，敌势稍挫，武汉转为安定。目前全国人士均集中注意于张高〔鼓〕峰事件，望日、苏争端扩大为战争。果尔，则中国或有出路，惟恐不能天随人愿耳。七时过江，赴侍从室召开小组会议。散会后，与布兄谈半小时。十时过江返寓，雪竹等已来，谈至十二时各散。

八月十日 星期三

九时半批阅情报。旋出外买帽，并洗眼。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孝炎来，商武汉各报继续维持并最后撤退办法。旋接见张明炜，商《中央日报》流动版问题。昨政院发表马元放为江苏教育厅长，与余有六年又八月之关系之江苏教厅，从此脱离矣！虽自去年十一月廿日离京后，事实上不复问厅务，而名义仍存，今则并名义亦摆脱矣。七年历史，恍如一梦，回忆前尘，不禁怅然。前在镇时，常念未知将来在何种情形之下离开苏教厅，至今日之情形，实梦想所不及也。接见张清源等二人。同兹来，谈关于宣传各种问题，约一个小时。电话孝炎，指示部务数项。晚未外出，亦无客来，写信数封而寝。

八月十一日 星期四

九时起。出外理发、洗眼，并赴庆平里二十号一行，家具已搬运一空，与此房有三月渊源，从此别矣！不无恋恋。十一时返两仪街。警报忽至。敌机八十余架，分三批轰炸武昌、汉阳，为状极惨。

饭后午睡。二时起。博生来,谈日、苏已成立协定三项^①,本午十二时停战。日、苏不致战争,余早已言之,今果然,惟非吾国之福也。孝炎来,商部务数起。布雷电话,谓蒋先生询及艺文成就。其殆有人进谗言?蒋先生将令停办欤?心焦不置。臧骥先,请其召集有关宣传各机关负责人谈话,未知肯否主持也。晚宴客。热甚,为今夏以来所未有,晚几不能成眠,苦极矣!

八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处理例件。十时警报至,敌机八十架来袭武汉,蒋先生公馆四周均中弹,险极矣!十一时半解除。旋赴国际宣传处,召开各机关宣传会议,并洗眼。三时返寓。小睡未成。布兄来电话谓委座表示三月来宣传无成绩。惶恐万分,今后当努力为之。召孝炎来,商统一宣传办法。晚,应董显光之召,陪宴于斌^②,并与显光、同兹略谈宣传各项问题。九时返寓,接君山电话,以委座对《新华日报》本日登载共党宣传大纲极表不满,当即电郭司令停刊三日^③。为此事往返电话数次。本日甚苦热,夜四时有警报。

八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赴上海影戏院出席各界纪念“八一三”大会,并为主席。九时返寓,稍憩。旋访布兄,报告处理《新华日报》经过及一般宣传问题,并往洗眼。返寓处,接见李厚徵。饭后午睡。三时

① 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就张鼓峰事件,前后经过三次会谈,于八月十日达成停战协定。双方于十一日当地(海州)时间正午十一时,停止战斗行为。

② 于斌,字野声,洗名保禄。黑龙江兰西人。曾任中国公教会进行会总监督、中国公教学校视察主任,一九三六年起任南京区主教。时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③ 武汉《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出版。八月十二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为纪念“八一三”保卫武汉宣传大纲》,遭到蒋介石的无理指责,并被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勒令停刊三日。中共据理拒绝了这一无理命令,坚持照常出版。

起。处理例件。晚,由骝先约厉生、布雷、君山、季陆、同兹、显光等,商统一宣传办法,就宣传部所拟方案略加讨论。咸以距蒋先生所希望者甚远,必不能令其满意,余亦知其然。惟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事实,决不能实现。此事宣部必受斥责,余亦不辞,必要时当退避贤路也。十时返寓。热极,与雪竹等乘凉庭园。十二时寝。

八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修改并补充统一宣传办法。十一时,孝炎来,谈[告]以蒋先生对于冀察沦陷区域宣传极感不满。此实为自然之理,盖过去本未注意,今受斥责宜也。午,假同兹寓所,宴宣传部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嘱余离汉后听显光指挥,并商讨武汉各种宣传问题。三时偕慧锦二人看电影。八时赴广播电台讲演。晚,绍猷、少岩、心雅、雪竹、乐三等来聚餐,十一时始散。为宣传部(事),衷心甚感不安,如能摆脱则幸矣!抵渝后拟以全副精力大做一番,成败功罪可不问也。默察武汉尚可支持两月;武汉失后,转入慢性战争,一时恐难告段落也。

八月十五日 星期一

七时起。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全体干事会议^①。此为余第一次正式参加该会,亦恐为在武汉正式参加会议之最后一次。如无特别事故,后日定飞渝也。余对该团期望不大,以目前情形而论,绝对不能副[负]蒋先生之希望也。十一时散会,返寓,发电淮阴冯竹侯,指示苏教厅交代办法。别矣,江苏教厅!七年为一梦耳。緘

^① 三青团干事会有临时干事陈诚、陈立夫、朱家骅、梁寒操、张厉生、李宗仁、周佛海、甘乃光、程沧波、陈布雷、严立三、张道藩等共三十一人;常务干事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等九人,陈诚兼任书记长(朱家骅代理)。

思平、寿民。饭后午睡。三时起。核阅公事数件。孝炎来谈部务。四时五十分警报至,六时解除,大约系炸飞机场。晚饭后访布兄,谈两小时。以后局势日益紧急,前途困难,方增未已,为之怆然。十一时许返寓,与雪竹等略谈。十二时寝。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二

九时为警报惊醒,旋即解除。因明日飞渝,特缄布雷、骝先,交代武汉各主管事务。默念明日此时,已与武汉各友分别矣!行者固难堪,送行者必更难堪也。十二时警报又至,敌机两批入市空。未解除即午睡。二时半起。偕慧澄及景林赴上海戏院看电影,此为武汉看电影之最后一次矣。五时半谒蒋先生,辞行并请训;对于宣传颇表不满,今后当努力为之,以期无负期望也。六时半返寓,料理琐务。离愁别恨,纷至沓来,颇难自遣。何雪竹、朱一鸣^①来晚饭,饮酒颇多,别愁更加。一时始寝。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三

昨晚饮酒过多,头痛甚剧,三时以后始渐入睡。六时半即起,头痛稍愈,惟仍晕。出发在即,一时心绪纷烦。七时一刻忍痛动身,抵机场时孝炎等已先到,候二十分钟上机起飞。别矣,武汉!后会不知何日。武汉八月,宛如一梦,人生别离,本极痛苦,况永别耶!沿途宜昌、万县均停机,二时始到渝。部内重要职员、新闻记者多人均在场迎接,荫浓、沧波亦到。最奇在机中见二人,似佛真^②与祈〔祁〕大嫂,下机近看,果然。旋赴交通银行,再迁中南^③。接见记者多人,小睡片刻。兰友^④来访,共出晚饭。返寓后,李钟

① 朱一鸣,朱绍良,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② 佛真,周佛真。杨淑慧弟弟杨惺华之妻。

③ 中南,中南银行。下同。

④ 兰友,洪兰友。时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楚及君强来谈。初至重庆。一切生疏,似对渝印象不佳,稍往后或可习惯。十时就寝,倦极即睡。

八月十八日 星期四

六时半起。记日记。回忆武汉,心为之酸。七时半出城,赴中央党部出席常会,并略报告武汉情形。散会后随汪先生赴其寓,谈政局及宣传问题,约半小时。旋到部视察一周,修理房屋尚未竣事。十一时返寓。罗敦伟、崔唯吾^①先后来见,惠僧、天运亦来。数月未见,握手凄然。午应李钟楚之宴。二时半返寓,略睡片刻即起。草拟社论委员会规程,并写信数封,见客八人。六时果夫先生及井塘来访,谈一小时;蒋先生拟嘱其任甘^②主席,来与余商也。饭后偕惠僧访陈六,了结一种公案矣。返寓略谈,十一时就寝。

八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臧布雷、骧先,见客八人。佛真来,谈一小时。十二时出外午饭。二时返,小睡一小时。见客九人,批阅公事数件。六时半应中央社分社负责人之宴。八时访康心之。九时返寓,核阅签呈及报告十余件。十一时寝。苦忆汉口,臧雪竹、绍骸。本日来见之客,约分四部:一为重庆新闻界,二为艺文所属人员,三为前民训部旧部,四为前江苏教厅所属人员。

八月二十日 星期六

七时起。略想本晚新闻界欢迎时演辞。陶百川^③、刘乙青来见,关于宣传有所指示。绶荪、明洁来略坐。与岳军通电话,高宗

① 崔唯吾,名书馨,字唯吾,山东文登人,一八九八年生。时任《时事新报》、《大晚报》及申时电讯社三社总经理。

② 甘,即甘肃省。

③ 陶百川,时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

武事及《西南》、《扫荡》两报^①合并,与新闻检查各问题。汪先生来电话,嘱关于五中全会发消息。处理例件。访雪艇未值,赴佛真处略坐即返。仍忆武汉不置。午应王宠惠之宴,与于斌等谈国际宣传。三时返寓略睡。臧淑慧,并料理琐务。六时应全市新闻界欢迎宴,并致简单演词。八时返寓。惠僧、天运先后来;与荫浓等闲谈。本日连接武汉两信,心稍实。十一(时)半就寝。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起。偕荫浓、雨生乘车赴北碚。九时至距北碚三十里之处,公路为水冲断,改乘肩舆行二小时,十一时半到达。访布雷夫人,谈半小时。旋赴周星北家午饭。薛臻龄来见。二时半仍乘肩舆行二小时到汽车停处,归寓已七时矣。佛真、祁大嫂来谈。十一时就寝。热甚,几不能成寐。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六时半起。七时半赴中央出席纪念周,并报告宣传部工作。礼成后,出席中委谈话会。十时散会,与雷艇略谈最近外交情形,即到部处理要件,批阅公文。十一时半入城返寓。希圣自成都来,留午饭,并谈今后方针。二时半同到部招待全市新闻记者,汪先生及楚伦先生出席训话,余亦训话一小时。五时半散会,批阅要公。六时返寓。晚,接见陶百川、胡秋原^②、雷啸岑^③等五人,并写信数封。十二时始寝。热甚,枕簟均暖,不能入梦。接幼儿、慧女来缄。

① 《西南》,即《西南日报》。《扫荡》,即《扫荡报》,该报原为“复兴社”机关报。

② 胡秋原,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③ 雷啸岑,原名弼,字啸岑,笔名马五先生。湖南嘉禾人,一八九六年生。曾任北京民国大学教授、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首席参事兼代理常务次长、湖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江陵县长,时任四川省政府顾问,兼任《华西日报》社社长及总主笔。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起。处理琐务。九时到部,召集部务会议,对今后工作进行多有指示。十一时半散,接见吴道一,指示广播电台今后之分布。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一小时。热甚。披阅报告。明洁来见。下午,苦热,闷甚。接心雅来缄,感触甚多。公展、乙青先后来,谈宣传上多种问题。晚饭后接见雷啸岑、曹书田、沈涤生、薛翹东及《武汉日报》经理车君。九时半希圣来,十一时去。写信后就寝。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六时半即起。希圣七时来,同出城。余赴国民政府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会前,与孔祥熙商买纸问题,与张岳军^①商重庆新闻检查及《扫荡》、《西南》两报问题。会中,除听军事、外交、财政报告外,无重要议案。十一时散会。到部,召处长、科长四人,有所指示。接见吴保丰^②。批阅电报公文十余件。十二时半返寓。天热至百度,午睡一小时。接见李介民^③,商新闻检查事。旋出席重庆文化界欢迎会,并讲演半小时。六时赴汪先生处,谈外交及宣传等问题。七时,汪先生宴本部同人七人。九时辞出。召君强来,有所规诫。闻笔江乘机来渝,为敌机所袭^④,生死不明,焦甚。十二时寝。

① 张群于本月一日,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

② 吴保丰,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主任秘书、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处长等职。

③ 李介民,湖南宁远人。时任国民政府军统局力行社特务处重庆川康区区长。

④ 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桂林号”,于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半由香港飞重庆,途经广州中山县附近,突遭日机追袭,被迫降落于张家边海面。日机以机枪向下猛扫,投弹五枚。机毁沉入海中,旅客十四人死亡,其中有交通银行董事长、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上海工部局华董徐新六等。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六时半起。阅报,知笔江确已遇难,悲痛无既。旋赴中央出席常会。本部社论委员会,孔祥熙表示反对,争论甚剧,余与渠起立发言各三次。幸经通过,以楚伦为主任委员。十时半散会,与果夫先生略谈甘肃省府人事布置。旋到部,召刘处长等,指示应办各事;批阅公文。十二时返寓,室内温度达百零二,饭后移至客厅电扇下略睡。沧波及周星北、相菊潭^①等六人先后来谈。晚,应蒋雨岩^②之宴,并到天运家略坐。乙青来谈新闻检查事,行营特务方面不愿改变现状。此事在武汉时,亦为该方面所阻,无法改进。特务高于一切,令人气愤。十时就寝,天热不能入梦。久未接汉信,念甚。臧少岩,询近况。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阅报。行营政训处处长郭一字^③来见,谈半小时。公展来谈,商定电驷先,请准留公展在渝,军风纪巡察〔查〕团另派别人。本日中热,头闷,且心绪不佳,未到部。默念大局前途,及空中交通因扰乱而断绝后之现象,令人心悸。前尘影事,复涌上心,不禁潸然。阅书消遣。饭后午睡。三时起。热甚。臧寿民,并臧中央社,嘱草关于“桂林号”事件之谈话。执笔汗水如雨。翻阅去(年)八月日记,去年此日万万料不到今年此日在重庆,更不知明年此日是生是死。在东在西也。事变无常,不胜感慨。晚应江苏旧同事之宴。八时半返寓,约希圣及艺文重要干部,商推进办法,十时半散。接汉口信数封。十二时寝。

① 相菊潭,江苏宝应人,一八八九年生。曾任江苏省第三中学校长,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科长等职。

②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一八八四年生。曾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及日本公使、内政部次长,时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③ 郭一字,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重庆行营政训处长。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处理部务数起。旋赴国民政府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专讨论九月九日国联大会时,我国应取之对策;外交部提出甲、乙、丙三案,当决定采用丙案。十时半散会。到部,处理要件数起。召彭处长,面示关于新闻各项办法。接见杭立武^①、陈海澄。十二时半返寓,沧波来,商社论委员会各项细则。饭后午睡。三时起。惠僧来谈,并同往视佛真,约来寓晚饭,谈至九时辞去。史曼冰偕两友来访,其一甚能作诗,五年前曾诵其诗,心向往之,不图于此时此地晤见。写信两封,十二(时)就寝。伤风,鼻塞,头闷,颇感不快也。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七时起。草拟电各党报关于抄收社论应注意之点,召集孝炎、揖升、子孝、国仁,训示以后应取之态度;接见汪少伦^②、邵鹤亭、刘乙青。饭后午睡。三时起。头痛。臧雪竹、思平、少岩。四时惠僧、聿斋来谈。旋与荫浓、雨生五人,出外晚饭。八时半返,处理艺文研究会各事。本日报载克复潜山、太湖^③,似此武汉或可多撑支数月也。十一时寝。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出席纪念周及中委谈话会。会后与楚沧、雪艇、浩徐,分别有所商谈。十时到部,接见旧江苏校长三人;召孝炎、革陈,有所指示;处理案件颇多。十二时返寓。应荫浓、雨生之约,宴

① 杭立武,安徽潜县人,一九〇四年生。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时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

② 汪少伦,安徽桐城人,一九〇二年生。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柏林大学。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

③ 指安徽省西南部的潜山、太湖两县城。

于王宅，一试所谓姑姑筵。此名来源不悉，惟闻亲作庖厨为一七十老翁，为前清秀才，且曾作知县，在渝甚有名。余试之，亦不过如此。二时返寓小睡。二时半起。热甚。处理艺文事。忆今日汪先生于纪念周时，否认渠与意国曾谈调解中日战争^①，其地位亦良苦也。接见郑峻生，谈中国电影事业，约一小时。饭后偕荫浓赴惠僧家小坐。十一时返。接汉臧，心乱如麻，港汉、港渝间航邮断绝，与淑通（信）较难，焦急欲狂。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到部，召集部务会议，讨论二小时余，十一时始散。核阅要件多起。十二时返寓。中南公祭笔江。忆两月前汉口揖别，决不图即为永诀也。乱世生离死别，本为常事，惟笔江之死，实在可惨。一时半到部，召开社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五时返寓，君强来，谈艺文社编制及预算。闻六安前日失守。念武汉陷落，战争决不致结束，敌我双方均将陷于苦境。不图适可而止，敌亦愚矣。晚仍偕荫浓至惠僧家小坐。十一时返。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散会。到厅，召见刘博昆，拟派其赴天津，并接见范予遂^②、王建今^③。处理要件数起。十二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核阅艺文社预算，接见宪兵团

① 近卫一月十六日声明发表后，日本与国民政府外交渠道中断，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便成为日本与国民政府秘密联系的桥梁之一。六月，汪精卫曾派彭学沛多次与意大利大使馆驻汉口领事馆参事官谈判实现中日“和平”问题。八月，汪精卫曾试图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转交近卫亲笔信，称：“近常由意大利使馆得聆阁下及贵同僚之意见，知贵方主要之念虑为将来中国对日本之态度；且闻贵国切愿息争言和，惟须得有相当保证：将来中国必采对日友好之政策。”但此信并未发出。

② 范予遂，时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

③ 王建今，江苏盐城人，一九〇六年生。曾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整理委员，时任四川法官训练班教授。

长袁家佩及曹书田、邹芝生、周星北。七时出外应酬，八时半返。心雅本日由汉飞来，谈汉口近情，不禁歔歔。臧雪竹，有所托。接淑慧由港来电，心颇安。晚核阅本届国联大会宣传要旨，十二时始寝。

一九三八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出席中央常会。十时散会，到部，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返寓。饭后略睡一小时。祁大嫂、佛真、明洁来谈。旋核文稿一篇，写信数封。晚饭后偕荫浓赴惠僧（处）小坐，十一时返。盱衡时局，怒焉如捣；长夜漫漫，何时达旦？今后困苦颠连，当益加甚。万一武汉不守，香港音问〔讯〕因较迟缓，而汉口则根本消息隔绝，言念及此，坐立不安也。

九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料理琐务。旋出席重庆节约运动委员会各界代表大会，并致词。十二时返寓。饭后睡至三时半始起。核阅艺文社编审组工作细则。心雅来，谈半小时。旋接见马客谈、滕仰支。晚应中央银行副总裁陈健庵之宴。旋赴萧聿斋家小坐，并赴本地绅士康心如^①家，元靖、啸天等均（在）此。略坐，即返。

九月三日 星期六

七时起。到部。处理要件多起，并与百闵、革陈分别商谈其主管事务。十一时赴汪先生公馆，会同王亮畴，商国联大会开会时宣传方针，约半小时。再返部，与外部外交司长李迪俊，商发动拥护

^① 康心如，名宝恕，祖籍陕西城固，一八九〇年生于四川绵阳。时任重庆银行公会主席，重庆银行、钱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联援华制日民众大会,全国各省会定九月九日举行^①。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二时起。旋赴生生花园,招待渝市各刊物负责人谈话。六时散会,返寓。晚出外访友。十时返。

九月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见客数人。旋偕荫浓访陈健庵,并偕健庵访陈武民,未值。午应康心之^②兄弟之宴。二时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料理琐务,并写(信)。七时应徐可亭之宴,汪先生亦在座,饮酒甚多。九时返寓。接见胡秋原、薛农山,谈资本主义等问题。十二时就寝。

九月五日 星期一

七时起。出席纪念周及中委谈话会。旋到部,亲拟要电数通,核阅要件多起,并与孝炎、百闵、革陈分别商办部务,接(见)市党委龙之周等二人。十二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二时半起。希圣来,谈各项问题。接见储安平^③、曹书田、章期亿、马元放等五人。晚应原江苏各校长之宴。八时返寓。旋出外访友,十一时返。接淑慧二日来缄。一家散处各地,今后离合难卜,殊焦人也。

九月六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到部,召集部务会议。十一时散会,与乙青等分别

① 国联第十九届会议开幕之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提交的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文件,被列入会议议程。国民政府为了要求国联对于日本侵略,依照盟约予以实际制裁,对于中国抗战,给予有力援助,并履行国联历届会议关于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的决议,特决定于九日在各地举行“拥护国联援华制日民众大会”。

② 康心之,陕西固城人,一八九四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③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一九〇九年生。曾任《中央日报》驻欧洲特派员。时任重庆《中央日报》撰述。

商办部务。十二时宴重庆新闻界重要人员,关于国联大会及军事现状之宣传,有所指示。二时返寓。午睡中为心雅惊醒,闻明日赴港,不胜潸然。旋君强及罗敦伟来,对罗有所告诫。处理例件数起,并写信。晚应张忠绂^①之宴,座有蒋廷黻、周枚荪、钱端升^②等。八时半返寓。旋访心雅送行,并托其带缄交淑慧、寿民等。嘱淑结伴经安南、昆明来渝,大约月底或下月初可起身。十时半返。

九月七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最高国防〔国防最高〕会议。十一时始散会,即到《中央日报》馆开社论委员会。本日子樱起草《英美与世界和平》^③。一时半返寓午睡。三时起。沧波送子纓所拟社论及渠所拟报界宣言^④来,略予修正。头痛甚剧。偕荫浓出外理发,七时返寓。饭后接见陈华夫,果夫先生之弟也,甫由俄归,报告俄情及使馆宣传工作甚详。孝炎来,商决部务多起。闻昨欧亚机在武昌附近,又为敌机所迫失踪。今后不仅渝港间航空断绝,即渝汉间航邮亦将影响,消息隔绝,痛苦当更甚也。闻广济昨晚失陷,武汉其将不守矣!

① 张忠绂,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中央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② 钱端升,上海人,一九〇〇年生。抗战前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及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③ 此篇社论刊载在九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社论表示希望在欧洲,英国对侵略者的让步要“声明限度,不可再因循敷衍”;美国也应支持这种立场。在远东,英、美“应同时警告日本,立即停止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假使日本执迷不悟,即尽最大可能,以物力财力援助中国,而断绝一切物力财力供给日本”。

④ 报界宣言,即:《我们对本届国联会的共鸣》,九月九日发表,共一〇二家报社署名。宣言称:“七年来的国联,除在道义上对我表示同情外,没有解决中日两国的争议,没有给予我们有力的援助。”中国现值抗战的紧急关头,因此,“这次国联大会,应切实督促会员国实行国联历次援华的决议,更应赶速按盟约制裁日本的背盟毁约。”

九月八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出席中央常会。九时半散会,到部,召孝炎、革陈、百闵分别商办部务,批阅重要电报数起。旋赴广播事业处,出席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十二时散会,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阅三民主义。旋希圣、孟武及陈瑞洁来,谈甚久。饭后偕雨生看电影。十一时就寝。渝港间航运断绝,殊出意外。回忆沪战以后,种种推测均未实现,吾人根据科学之预料,与东方不守科学原则,两民族之行动不一致,固无足怪也。今后如何演变,决不敢臆断矣。

九月九日 星期五

昨夜失眠。八时起。旋到部,召新闻事业处李、陈两科长,有所指示;召见胡天册,嘱其赴西安接办《西京日报》;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赴《中央日报》馆,开第二次社论委员会。饮酒甚多。本日沧波起草题为《英国与远东》^①。一时半偕希圣返寓,谈一小时。小睡片刻。五时出席重庆拥护国联援华制日民众大会,并演说。六时返寓。兰友来晚饭。旋偕荫浓,赴惠僧处闲谈。十时半返。

九月十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应汪先生之召,赴其寓开全体社论委员会,商讨今后社论之一贯方针。十时半散会,到部,接见谭常恺^②,并分别召见革陈、百闵,有所咨询及指示;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旋对集中学生军训之干部训话,讲演九十分钟,不觉吃力,颇为得意。六时返寓。惠僧来晚饭。旋同出访友,

① 此篇社论,十七日刊登在重庆《中央日报》。

② 谭常恺,号九思,湖南长沙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一九三二年辞职经商,时任长沙国货公司及开明汽车公司经理。并在长沙创办《正中日报》。

未晤，尽心而已。关于国联本届大会，舆论已发动，惟我提出援引十七条^①，必不获通过，将来舆论如何转圜及收拾，殊为问题也！悬念不已，当预先准备之，深夜不寐，闻柝声，颇觉孤寂。缄绍骸，忆汉口不置。

九月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起。偕荫浓、惠僧、雨生^②赴南温泉，至江边候渡，闻汽车极为拥挤，因中止。返寓，小睡片刻。翻阅报纸。饭后午睡。三时起。接见中政会秘书胡泽吾^③、复大总务长沈子善及易希文。旋少伦、绥荪先后来，畅谈一小时。五时访佛真。七时返寓。饭后仍偕荫浓、惠僧访祁大嫂及佛真。十一时返寓，即寝。

九月十二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出席纪念周及中委谈话会。九时到部，处理要件甚多。十二时召开第三次社论委员会；本日希圣执笔，题为《美国与远东》。二时完毕。处理例件数起。三时返寓。午睡。四时起。写信数封，接见黄香山。晚应汪先生之宴，饮法国白酒甚多，不过〔可〕多得之珍品也。汪先生谈过去之事甚多，深佩其记忆力之强。蒋先生记忆力特强，余尝佩之，汪先生亦如此，足见大人物自有特殊禀赋也。余记忆甚弱，事过辄忘，读书亦不能强记，一生碌碌，此亦一因也。九时返，拟电稿致全国各新闻检查所，禁止各报漫骂德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国际联盟公约》第十七条规定：“若一联盟会员国与一非联盟会员国，或两国均非联盟会员国遇有争议，应邀请非联盟会员国之一国或数国承受联盟会员国之义务，俾按照行政院认为正当之条件，以解决争议。”“如被邀请之一国拒绝承受联盟会员国之义务以解决争议，而向联盟一会员从事战争，则对于采取此种行动之国，可适用第十六条规定。”

② 雨生即吴绍澍，时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常务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武汉区团部书记。

③ 胡泽吾，号一青、德润、寄平，江苏句容人，一九〇六年生。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东京大学（法学部）。

元首希特勒,并电《新华日报》警告^①。臧楚伦、浩徐,有所商谈。十一时寝。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旋到部,召集部务会议。十一时散会,讨论要案多件。旋见客二人,处理要件数起。十二时返寓。饭后,赴法官训练所讲演。三时半返寓。午睡半小时即起。臧博生、绍陔。五时许,邹芝生来谈。七时赴国泰,宴宪兵团长、政训处长及公安局长等,均黄埔生,中有上过余之课者,谈甚欢。九时返寓。棣华来谈。十时半即寝。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半散会,偕岳军赴银行公会,追悼胡四爷^②。十一时到部。召彭处长,有所指示,核阅重要文件多起。十二时召开社论委员会;本日百川执笔,题为《大学生服务问题》,并推沧波起草下期社论。余提出以纪念“九一八”为题,并讨论内容。会毕聚餐,一时半散。偕希圣、孝炎巡视租定之房,尚未竣工。二时半返寓。略睡。接见马元放,谈苏教厅移交问题及一般教育情形。晚应杨云竹等之宴,均帝大同学。八时半返。旋偕惠僧赴佛真处闲谈。十一时返。与文蔚、荫浓略谈。沐浴就寝已十二时矣。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出席中央常会。十时散会。到部,批阅重要文电多起。接见项德言,委为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组长;稍嫌欠考虑,

^① 九月五日,德国国社党在纽伦堡召开大会。六日,希特勒在会上发表宣言,《新华日报》刊登消息,指出希特勒的宣言是对世界和平事业“进一步的威胁与狂吠”。

^② 胡四爷,即胡笔江。

然作(事)亦应果断,此人实任胜〔胜任〕也。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拟电并缄数则,接寿民来电,淑慧以欧局紧张,香港危险,拟入内地。当复电欧战不易发生,即使爆发,英必以对华事让步,与敌妥协,日或不致攻香港,嘱勿焦心。惟回忆去年“七七”后,余始终认为战局不致扩大,故对迁湘之举不甚赞成,后以淑力主,故由其率子女返湘。如照余意,则困难必更多。此次推测又将不中耶?晚赴佛真处便饭,惠僧、荫浓在座。十时返。阅晚报,张伯伦飞德^①,欧局或因此稍松软?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到部,吴稚晖^②、钮惕生^③、叶楚伦三先生来,谈江苏教款支付办法,略〔约〕一小时。处理要件,修改托人代拟之文稿及演词各一篇。十二时召开社论委员会,由沧波起草“九一八”纪念文^④。二时返寓小睡。四时起。希圣来谈,并见客三人。饭后出席正中书局董事会。十时返寓。张伯伦晤希特勒,谈话结果未公布,惟一班〔般〕似甚悲观,欧战其终不免耶?焦虑之至。沐浴后阅报。十一时就寝。

九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披阅情报。九时到部,处理要件甚多,亲草电稿数则,并核修关于民生主义及资本主义之批稿。接见卜绍周、泽桑格

① 张伯伦,时为英国首相。本日晨,张伯伦电告希特勒,提出立即去德国访问,希特勒复电同意。张伯伦于十二时三十五分抵慕尼黑。下午,张与希特勒在只许加登举行了首次会谈。此举,英事先已经征得法国同意。张伯伦赴德,系将英、法同意将捷克苏台德区并入德国之提案通告希特勒。翌日,张伯伦返回英国。

② 吴稚晖,原名眺,后改敬恒,字稚晖,江苏武进人,一八六五年生。一九二四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③ 钮惕生,名永建,上海松江人,一八七〇年生。历任国民政府秘书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代理内政部长、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立法院委员等职。

④ 该文题为《“九一八”七周年》,刊登在十八日重庆《中央日报》。

仁、刘曼卿等四人。十二时半赴国泰,出席各报负责人聚餐。对于武汉失陷后局势、国联大会情形及欧洲前途三点,有详尽之指示。三时返寓,小睡片刻。头痛甚。偕荫浓至佛真及祁大嫂处闲谈,七时返寓。饭后赴萧聿斋家,十一时返。闻张伯伦已飞返英,召开内阁会议后仍赴德,与希特勒谈商,行前将约法总理及外长赴英商谈。欧局或将在捷克吃亏下一时安定欤?

九月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九时出席“九一八”纪念会,演说四十分钟,十一时返寓,阅报。饭后与荫浓等略谈。二时出席宣传周开幕(式),训话四十余分钟。每次听众千余人,声音须大,讲演两次觉胸部不适。三时半返寓,少伦、星北、书田等来谈。旋将上午讲演要点书出,送中央社,恐各记者所记与原意不符,引起误会也。饭后,偕荫浓、惠僧赴佛真处闲谈,十时半返。闻武穴、潢川均失陷,武汉愈紧,殊急人也。十二时就寝。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旋赴行营,出席纪念周讲演,并与岳军谈半小时。知军委会将改迁重庆,委座嘱其研究欧战如(发)生,我们应如何应付;并闻武汉陷落后,日拟停止军事行动,惟究竟与国民政府讲和,抑宣告其为地方政权,尚未决定。十一时半到部,与公博、志希谈欧局。旋开社论委员会,子樱执笔,谈捷克问题及我对英、德、捷之态度,甚好。会毕,将该文略加文字修改,并核批要件数起。三时返寓。午睡一小时。接见姜琦^①、雷啸岑。详缄淑慧及寿民,拟托晓斋^②带交。晚,应棣华邀宴,并赴惠僧处小坐。十一时返。阅

^① 姜琦,字伯韩,浙江永嘉人,一八八六年生。曾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厦门大学教授等。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② 晓斋,汤晓斋。时任交通银行营业部经理。

社论数篇而卧。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旋到部,召开部务会议,多所讨论及指示。十一时散会,处理要件数起,接见郑通和,中央将任其为甘教长^①。苏省校长中成绩极优者,渠与周厚枢而已。十二时返寓。饭后略睡。二时半起。见客三人,旋出外访友,六时返寓。希圣来,偕至陈武民家晚饭。九时半返寓,阅各报社论。十二时就寝。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一时半始散会。到部。布雷来电,蒋先生嘱赴汉一行。因此间各事须亲自主持,电请暂缓,未知能邀准否也。核阅电文数件。十二时召开社论委员会,甘乃光草拟调整行政机构一文,甚不佳,后与沧波、希圣痛加修改。二时半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汤小斋明日赴港来辞,托其往晤淑慧。见客四人。饭后偕荫浓出外访友,十时归。国联接受我十七条申请^②,已电日本,谅敌必拒绝。今后是否援用十六条^③,或以其他方法下台,本日国防会议亦略论及,当开临时会议决定。写信数封。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七时起。报载:波、匈两国亦要求该两族人民住于捷境,其土

① 甘教,即甘肃教育厅。

② 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代表、驻法国大使顾维钧,照会国联秘书长爱文诺,请求立即实施十七条。十九日,国联行政院会议一致通过中国政府提出的实施十七条的请求,并致电日本接受会员国义务。日本政府对此予以拒绝。

③ 《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而从事战争者,则据此事实,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又“联盟会员国约定,当按照本条适用财政上及经济上应采用之办法时,彼此互相扶助”。

地亦应分别划归两国,德、意且支持其主张,问题愈益复杂化,欧战其终难免欤?焦灼之至。旋出席中央常会。十时散会到部。见客三人,处理要件多起,与孝炎、伯[百]闵分别商办要务。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起草并抄录上委座书,报告一月来工作。四时希圣来,相偕出外。六时半返寓。饭后与荫浓出外访友,十时半返。阅时事评论数篇。十二时就寝。阅思平在港发表之文,谓中国必胜,即中国将毫无所失,日本亦毫无所得;且从国际、敌情及我国情三点立论,目前日本将无所得,其理甚明也。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阅报。旋到部。召王科长冠青,嘱其准备各项宣传大纲:以地域分者,为西北区、西南区及沦陷(区);以职业分者,为农、工、商、青年;以事业分者,为兵役、节约及经济建设等。召李科长良侗、牟科长震西,分别有所指示。核推广科所拟计划两种。处理要件。十二时召开社论委员会,希圣草拟《望国联更进一步》^①。三时散会。返寓略坐。与希圣走外访友,六时返寓。饭后偕荫浓、惠僧赴佛真处小坐。十时返,阅社论数篇。十一时半就寝。自接淑慧五日缄后,迄今未接来信,悬念不已。又,月来宣部工作自觉甚为紧张,惟委座决不满意,亦惟有尽人事而已。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到部,召伯[百]闵,详谈推动宣传工作各项办法,批核要件。十一时半返寓。甫到,接天运电话,谓骝先来电,谓委座重视宣传,嘱仍赴汉一行。当托雨生订廿七机票。此行受苦冒险,义不容辞,惟恐委座不明下情,过于吹求督责,令人愠气耳。但此行愠气决难幸免,亦惟顺受而已。饭后小睡半小时即起。旋偕荫浓出外访友。六时半返寓。希圣亦来晚饭。闻捷克总动员,

^① 此篇社论刊登在二十四日重庆《中央日报》。

张伯伦、希特勒谈话情形不佳^①，欧战其终不免耶！去年预测中日战争不致扩大，结果相反；此次预测欧战不致发生，结果又将与预期相反欤？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孝炎、棣华来谈。旋接见蒋坚忍^②、邓初民^③等三人。蒋详述委座对渠谩骂情形，余亦深觉委座常失领袖风度，蔑视部属人格，实为遗憾。惠僧、君强来。饭后偕惠僧出外访友。三时召集本党担任文件工作干部二十余人谈话，予以指示，并宴会。七时赴汪先生家晚饭，便谈欧局。蒋廷黻谓：昨晚柏林广播，德国目的仅苏台(德)区。如此，欧战仍不致爆发也。九时半返寓，料理琐事。十二时就寝。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参加纪念周。孙科报告欧战必起，且于我有利，余殊不以为然。据目前形势而论，战局占百分之四十，和局占百分之六十。至战事发生，不能一概断定于我有利。须以能否制日为前提；日是否参战，又为一问题。苟英、日妥协，日不参加，则于我大不利也。礼成后，出席中委谈话会，旋召集部务会议，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召开社论委员会，公博草拟关于省市参议会^④一文。二时散会返寓。颂皋^⑤来，谈苏联已声明，捷接受英、法调解案

① 英国首相张伯伦于二十二日再次飞往德国，与希特勒谈判。关于德国侵吞捷克苏台德区问题，张伯伦要求希特勒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但遭拒绝，谈判破裂。

② 蒋坚忍，字孝全。浙江奉化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汉口特别市政府社会局长，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教育长、校长及杭州防空指挥官。时任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

③ 邓初民，原名经喜，字昌权，湖北石首人，一八八九年生。本年春至沙市任朝阳学院(原北平朝阳大学)政治系主任。夏，随朝阳学院迁往成都。时为重庆《民主报》负责人。

④ 该篇社论题为：《期望于省市参议会》，刊登在二十七日重庆《中央日报》。

⑤ 吴颂皋，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

后,捷、苏协定已失效,是苏联将不援捷矣。晚应旧民训部各科长之宴。八时访友。十时返寓。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七时起。身体甚为不适,八时半至机场,孝炎、荫浓、雨生,远送可感。候至十时始飞。十二时至万县略停。二时至宜昌,因武汉有警报,在宜候一小时。三(时)始起飞,五时到达东湖。(到)武汉之时间为六时,当过江至布雷处。头晕体倦,困顿不堪,饭后至雪竹处略坐。旋偕至两仪街。游〔旧〕地重游,宛如一梦。与绍陔及诸友略谈,仍返雪竹家。沐浴就寝时,仅十时,惟公私交感,不能成寐。明日谒委座,对于宣传必多指摘。闻最近肝火甚旺,难免谩骂;如伤及人格,余当不服也。十二时以后始渐入梦。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阅报,料理琐务。萧赞育^①、董显光、张季鸾及博生、同兹等来,谈至十二时始散。所涉甚广,以各报撤退问题为主。饭后小睡。三时起。国际宣传处曾处长虚白来,谈该处大部人员本晚撤退,仅留十余人。旋访雪艇、布雷。六时返寓。饭后驺先来谈,十时始辞去。旋至两仪街。十二时返。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约博生、同兹,详谈国际形势及抗战前途。十一时赴国际宣传处,召集《大公》等日报负责人,商最后撤退办法,并聚餐。一时返寓午睡。三时起。闻田家镇已失,武汉更紧矣!五时赴布雷处,雪艇^②、叔模^③、季鸾、博生等均来会商:缘罗斯福盼我国元首

① 萧赞育,字化之。湖南邵阳人,一九〇五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

② 雪艇,即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③ 叔模,刘叔模。时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

致电德、捷主张和平，我在抗战中，是否可发及如何措词。七时同赴委座公馆晚饭，公权^①、百里、骝先、立夫亦在。决定不由元首发电，改由外交部长发言，拥护美国主张。九时辞去，至布雷处。十时赴两仪街。连日电话香港，均不通，焦急之至。今日发淑一电，忆家不置。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接淑回电，拟今日迁九龙，稍慰。接见新闻检查所钟主任^②、广播台何主任。旋绍桀来谈。饭后赴国际宣传处，召开宣传会议。闻“四强”已协定^③捷克问题和平解决，是欧洲不致发生战事。余此次推测，幸无错误也。二时返寓，午睡。三时半起。写信并阅报。七时赴两仪街晚饭。与慧澄散步法租界江边，并赴中央看电影。十一时返。

一九三八年十月

十月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见客数人。布雷来谈。旋约博生详谈武汉失陷后宣传方针，并请其草拟一稿。刘仆报告，机票定为十三日，过此则须至十九，且须十天前通知。十三嫌太早，十九又过迟，奈何？饭后与雪竹略谈。午睡二小时，三时半起。料理琐事。旋访布雷，谈二小时。七时返寓，与淑通一电话，不甚明悉。闻蒋先生向苏联提议

① 公权，张嘉璈，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九年生。曾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中央银行理事会理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

② 钟主任，即钟贡勋。湖南平江人，一九〇七年生。一九三八年二月，奉派任武汉卫戍司令，旋调任重庆新闻检查处处长。

③ 四强协定，即《慕尼黑协定》。是日，德、意、英、法四国代表在慕尼黑发表声明，称：二十九日开始之四国慕尼黑会议于深夜结束。四国已成立协定，捷克军队应自十一月一日起由苏台德区撤退，十一月十日前完成；捷克新国境应由四国组织之国际委员会决定。是为慕尼黑阴谋。

中苏互助协定,逆料苏联必推诿于集体制裁,而不愿单独负担军事责任也。惟此为我外交最后一着,如不成功,前途将不堪设想;且字垣辞外相^①,今后对华恐益将加紧且彻底也。晚与雪竹先生等闲谈。十二时寝。

十月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旋访骝先、绍陔。午应交行^②之宴。一时返寓,略睡。三时偕慧澄看电影。晚应芷汀之宴,座仅布雷、同兹、博生、显光,饮酒不少。闻上海、青岛各有运输舰数十艘南开,约四五万人,其将于广东有所动作欤?敌将蛮干到底耶?此与字垣去职亦有关系。晚,再与淑通电话一次,较昨稍明晰可听。闻幼海将赴佛山受集训三月,心甚不安,敌机难免前往轰炸也。晚与雪竹、立夫闲谈。十二时始寝。

十月三日 星期一

九时起。臧淑慧,并料理琐事。接见湖北财厅长杨绵仲^③,老友也,四年不见矣。饭后午睡一小时。接见《武汉日报》宋主任^④,对该报最后准备有所指示。旋赴国际宣传处,召集武汉各重要报馆负责人谈话,指示对于国际问题宣传方针,并决定《大公》、《新华》两报至少需维持至十五日^⑤;《武汉》、《扫荡》两报则应维持到最后。晚赴同兹家便饭,饮酒甚多。旋赴芷汀处,小坐一小时。十一时返寓。

① 九月二十九日,字垣一成因对英政策与近卫等人意见分歧,辞去外相。

② 交行,交通银行。

③ 杨绵仲,湖南湘潭人,一八九九年生。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④ 宋主任,即宋激石,云南昆明人,一九〇二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一九三六年任汉口《武汉日报》总编辑,时任恩施《武汉日报》社社长。

⑤ 《大公报》于十七日停刊,十一月一日在重庆复刊。《新华日报》于二十五日在汉口出版最后一版;同日,亦在重庆出版。

十月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草拟现阶段军事、外交、宣传要点。午赴湖北省银行杨徐仲之宴。二时半返寓，午睡。三时半起。方治来^①，谈布兄电话谓：汪先生电委座，请嘱余返渝。布兄决暂不呈阅，至为妥当，恐因此引起委座反感及不快也。闻重庆新市区被炸。余早料及，重庆如有空袭，城外必首当其冲，城内反较安全，今果然。臧孝炎、百闵，有所指示。晚与雪竹、素心、绍猷闲谈。余望能于十九日飞渝，各友咸以时间恐过迟。稍俟数日，看形势如何，再行决定。连日无港信，岂港汉又停航欤？十二时半就（寝）。

十月五日 星期三

九时起。接见张国瑞，处理例件。饭后午睡。三时为警报惊醒，四时解除。访张季鸾，谈一小时。据云：德对我国态度^②有好转可能，拟为文表示对德好感，又因恐引起苏联之忌，决于陈大使^③递国书之日作文。五时返寓。臧孝炎，有所指示。晚应同兹之约，赴其寓便饭，饮酒不少。十时返寓。热甚。近数日前线尚稳定，双十节前后，必有激战也。

① 方治，字希孔，安徽桐城人，一八九七（一说一八九六）年生。时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未久返渝任教育部训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再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

②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与中国关系恶化。本年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三月间，又停止接受中国军事人员赴德受训，五月更下令禁止对华运送军火，并召回在华德籍军事顾问，至此，中德关系陷于若断若续状态中。

③ 陈大使，即陈介，字蔗青，湖南湘乡人，一八八五年生。陈于六月十五日继程天放之后任驻德全权大使。

十月六日 星期四

九时起。本日上午警报两次。接淑慧、寿民、思平自港来缄，当即分别作复。思平所谈甚为渺茫^①，殊可虑也。阅各报评论。饭后午睡。三时起。阅报。晚应蒋先生之召晚饭，便谈国际形势。八时半辞出，偕慧澄看电影。十一时返。与立夫及雪竹先生闲谈。十二时寝。

十月七日 星期五

九时起。缄思平，请其为本部驻港特派员；并缄其他友人，共写信六封。午赴国际宣传处召开宣传会议，决定本周宣传要点，仅郭沫若^②、胡愈之^③、董显光、徐培根及同兹数人出席，较前两月寥落多矣！二时返寓，小睡。三时起。阅各报评论，并处理琐事。晚赴朱骝先之宴，八时半返寓。默念局势转变至此，转变至武汉行将陷落之情形，实为始料所不及，今后不知更如何演变也。与立夫、雪竹先生等闲谈。十一时就寝。

十月八日 星期六

九时起。缄孝炎，关于香港、上海宣传及重庆新闻检查，有所指示。召见《武汉日报》宋主任，有所指示。饭后午睡。三时起。召《扫荡报》负责人丁文安、毕修勺，有所指示。同兹来谈。旋偕访雪艇，谈一小时。饭后偕慧澄看电影，并散步江边看月。本日为中秋。晚，大雷雨，十时半以后皓月始出。与立夫、雪竹等闲谈，一时始寝。

① 高宗武秘密往日本活动后返回香港不久，即因肺病复发在港治疗，与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任务由梅思平接管。

② 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③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一八九六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

十月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阅报,写信,无所事事。淑慧七日来缄,为幼儿六日赴佛山军训,甚为耽[担]心,余亦如此,甚望吉人天相也。饭后午睡。三时起。慧澄来闲谈。晚陪雪竹宴何敬之^①、陈公洽^②等。九时返寓。

十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旋出席武汉各界国庆大会,并致词。十一时返寓,略憩。午应绍陔之宴。一时半返寓。午睡。三时起。电母,报告平安。旋召集武汉重要报纸负责人谈。晚应贺贵严之宴。八时返寓,与李唯果、黄季陆痛谈两小时。十二时就寝。

十月十一日 星期二

头痛甚剧,十时始起。召见《武汉日报》宋主任。饭后头仍痛,午睡一小时即醒。五时赴国际宣传处,会同显光及军令部长徐永昌^③,商武汉紧急时军事上宣传方针。六时半赴布兄处,纵谈外交、政治各问题,表示拟辞宣传部代理部长,专任副部长。即在布(兄)处晚饭。旋出席侍从室小组会议。九时散会,返寓。十一时寝。

① 何敬之,何应钦,时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② 陈公洽,名仪,字公侠,又字公洽,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三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

③ 徐永昌,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原平)人,一八八七年生。曾任绥远、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三

九时起。臧汪先生及孝炎、寿民、思平等，共写信七封。饭后午睡。三时起。阅日人所著关于中日战争一文。日欲迅速结束战争，情见乎词，而无法结束之窘状亦毕露，其殆陷于进退两难之地位矣。晚约徐克成等便饭，并看电影。闻敌于大鵬湾登陆，广州、香港间交通或将断绝，幼儿赴佛山实为耽〔担〕心。今后华南又将发生战事，战线愈长，应付固益难，然敌亦非增加兵力不可也。据最近情形测之，敌之增兵殊非易事，何以又在华冒险？殊不可解。其殆威胁英国欤？

十月十三日 星期四

九时起。同兹来谈，旋接见广播台何主任。开先^①来。谈上海党部情形及宣传问题。饭后午睡。三时起。臧孝炎、思平，有所指示。杨宇久^②、吴佐新先后来谈。本晚，委座召谈，并晚饭，因头痛请假。闻信阳昨晨失陷，江南岸战事又紧，焦甚。晚与雪竹闲谈。十二时寝。

十月十四日 星期五

九时起，接见新闻检查所钟主任。旋博生来，谈委座昨晚会商关于敌扰华南之宣传方针。十二时会同周恩来、郭沫若、董显光等，草拟宣传要点，即遵照委座昨所指示者。当即用电报发出，并请博生拟一较详细之宣传大纲。二时返寓。午睡。三时起。臧孝炎，有所指示。本定十九飞渝，因武汉危急，早走殊有胆怯之嫌，因改至二十五，未知届时飞机是否能飞也。核阅博生所拟大纲，并送

① 吴开先，时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

② 杨宇久，现名杨光。早年与周佛海、杨淑慧相识，曾在江苏教育厅编审室任职，时任汉口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干部训练班教员。

布兄。思平电谓，拟来汉转渝，未知何事。饭后无事，与雪竹先生闲谈。十二(时)就寝。

十月十五日 星期六

九时起。料理琐务，核阅情报。午应骊先之宴，座有吴开先、李黄[璜]、王陆一^①、方治等。二时返寓。小睡。三时起。见客一人。赴布雷处，谈一小时。蒋先生望美出面，提倡太平洋有关各国开会解决远东问题，并云苏联不致反对。此固为吾出路之一，但恐远水不能救近火也。晚赴绍猷家便饭。忆五个月前，与其夫人谈笑，宛如昨日，今竟作古人矣！人生一梦耳，不禁慨然。晚看电影，无甚精彩，中途退出。返寓，与雪竹略谈，即寝。

十月十六日 星期日

九时起。臧孝炎、沧波，指示各项问题。饭后略睡。接见陶行知^②，谈国际情形。同兹来，谈中央社大部人员拟于日内先行赴湘，囑其武汉工作无论如何非至最后，不可停止。闻惠州陷落，广东何以无准备至此？殊为焦虑。晚闻南岸军事甚紧，蒋先生有不固守武汉意。廿五日飞机或将停航，焦甚。臧托显光交涉，提前二日，未知能否成功也。与立夫闲谈。十一时寝。

十月十七日 星期一

九时起。头痛未出外，翻阅情报。饭后略睡。二时起。绍猷

① 王陆一，原名天士，陕西三原人，一八九六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副部长，时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二巡察团委员。

② 陶行知，原名文濬，易名知行、行知，安徽歙县人，一八九一年生。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南京晓庄学校校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后，任国民外交使节，访问欧美二十八个国家。本年夏回国，八月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任社长，并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来谈。旋赴布兄处,谈今后局势愈益艰难,而无补救之法,为之太息。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去年沪战发生,余与希圣、思平、宗武早已料及,惟人微言轻,莫挽危局,奈何!形势至此,惟有打到底,别无途径可寻也。闻港、汉间航行又断,寄港各缄未知何时始到。晚与布兄及芷汀闲谈。飞机承显光交涉,提行〔前〕二日,廿三飞渝,大约届时再〔尚〕可从容也。十二时寝。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二

十时始起。《大公报》昨日停刊,阅《武汉》等三报。饭后略睡。二时半起。接见《武汉》、《扫荡》两报负责人,嘱其须准备至最后,盖委座离汉时,恐有文字发表也。戴雨农^①来谈,商重庆新闻检查问题及一般政治、党务。其言有谓:吾人应只问是非不问功罪,因是非为时代的,而功罪则为历史的。颇堪玩味。罗贡华来谈。饭后散步江边。晚与雪竹等闲谈。民国成立廿七年,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不禁凄然欲绝。顷因保存实力,以备持久抗战,故武汉不拟死守。临与武汉告别之前,均觉垂头丧气也。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三

九时起。接见新闻查检所钟主任。緘孝炎,指示部务。电淑慧询人川行期。恭稟母亲问安,并请作迁地准备。绍陔来,谈子女众多,无人照料,明日拟与一汪姓女人订婚,嘱为介绍人。忆其夫人在时,适蒋作宾丧偶,夫人戏谓可以张默君^②与蒋续弦,双方均

① 戴雨农,名笠,本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一八九七年生。曾任蒋介石的副官和参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

② 张默君,原名昭汉,字默君、漱芳,湖南湘乡人,一八八四年生。已故邵元冲夫人。曾任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杭州市政府教育局长、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有需要。今余竟为其夫作续弦之介绍人，夫人有知，未知地下作何感想，同情不置。但绍铨非愿为此，亦出于不得已也。饭后午睡。三时起。胡愈之电话，谓鲁迅二周年纪念^①，请余参加。念与鲁迅思想不合，且无友谊，婉谢之。晚看电影，无甚精彩。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日 星期四

九时起。料理琐事。十二时赴特三区管理局^②，参加绍铨订婚典礼。余临时提议，本日作为结婚，众皆赞成；男女双方略费唇舌，亦皆同意。绍铨暗中痛哭失声，亦应有之感动也。三时返寓。小睡。五时起。赴布兄处，谈近况，委座已嘱草拟说明放弃武汉之文。七时半赴委座公馆晚饭，座有骧先、立夫、布雷、张公权、张季鸾及季陆、书贻等，在汉最后之会餐也。饭毕，谈日本近情及国际现状。九时半辞出。余以廿三赴渝，亦乘此拜别。赴绍铨家，其新夫人已至，称之为范大嫂，衷心对死者实觉不忍也。黄石港、阳新相继失陷，武汉危矣。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九时起。显光、同兹来谈，同兹定明晨赴长。召广播台何主任及《武汉日报》宋主任，嘱作行动准备。十二时赴国际宣传处，召开宣传会议，最后一次也。到者寥寥，周恩来、郭沫若、胡愈之及显光、同兹而已。二时返寓，小睡。四时起。料理琐事。饭后赴中央看武汉最后一次电影，名为《长恨新歌》。奇矣！晚与雪竹、立夫闲谈。十一时寝。

^① 是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鲁迅纪念委员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周恩来、郭沫若、胡愈之等三十余人出席。

^② 特三区管理局，即一九二七年一月收回的汉口英租界地区所设的特区管理局。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九时起。无所事事。下午访布兄，知今晚亦动身赴衡。谈即〔及〕趋势，至为焦虑，握手道别，后会不知何时，为之歔歔。周恩来谈国共合作办法并表明共党诚意，约一小时。航空公司电话，谓明日无机赴渝，二三日内亦无把握，只今晚有机赴蓉，须六时起身。接电话时已五时矣！匆匆准备，六时一刻至公司，友人来送。七时半至机场，八时半起飞。别矣，武汉！八月十七离汉时已分〔为〕永别，谁知尚有未了之缘。此次来汉，再居二十七日，以了此未了之缘。惟世变沧桑，令人莫测，或有重履武汉之一日也。十二时半抵蓉。人地生疏，正苦无法，中央分社冯主任^①来接，遂至沙利文。本日上午十时广州陷落。自敌军登陆仅及十日，且广州陷落于武汉之前，为任何人始料所不及也。今后局势将愈苦矣。感怀身世，忧虑国家，竟夜不能成寐，四时后始渐入梦。今晨起胃复大痛，未知何故，入晚仍未愈。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发港电、汉缄各一，与公博^②略谈。旋偕冯志翔、曹荫稚、曹谷冰^③出游览。首至工部祠、工部草堂，继至青羊宫、二仙殿，再至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④。幼时早已景仰，今始瞻拜。最后至望江楼，游薛涛之枇杷巷、薛涛井等地，午饭于舵〔沱〕江楼，食醉虾，甚鲜，恐于胃有碍也。三时返寓略憩。四时偕公博至省党部，召集成都各报负责人谈话；对于军事、

① 冯主任，即冯志翔，湖南湘潭人，一九〇九年生。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社记者、南昌分社主任，时任中央社成都分社主任。

② 陈公博，时调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③ 曹谷冰，上海川沙人，一八九五年生。原武汉《大公报》经理。时任重庆《大公报》馆经理。

④ 此为杜甫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外交、政治现状及宣传方针，有所报告及指示。晚饭于不醉无归小饮所。八时返寓。接见成都市长杨全宇及党委余成勋^①。公博来，谈四川、云南情形，今后恐不容乐观；余亦将外交最近真相，略为报告。胃仍痛，定明晨飞渝。此次来蓉，纯出意外，人生行动，实无法预计也。十一时寝。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闻飞机十时开，九时半须到机场，乃汽车九时四十分尚未到，航空公司电话三次催促，急人欲死。十时汽车始到，赶至机场已十时半，幸飞机为余等候半小时，余到即飞。十一时五十分到重庆。重回重庆，感慨无量，当赴中宣部参加社论委员会，并与楚伦等聚餐。二时半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旋沧波来，相与晚饭。饭后，孝炎、百闵、君左及惺华^②夫妇均来。十时先后辞去。与孝炎、百闵略谈现状及宣传态度。旋与荫浓赴惺华处小坐。十一时返，沐浴就寝。心绪纷繁，思潮起伏，不能成寐，二时后始入梦。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思平、希圣来，所谈甚多，关于香港方面宣传，讨论尤详。十时半辞去。略阅情报。惠僧、佛真来午饭。二时到部，略事处理。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四时辞出，返寓。颂皋来，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闻汉口已沦陷。余本定廿五日飞渝，如迟至今日，则不能离汉矣！为留汉友人耽〔担〕心甚切。饭后，雪艇来，谈各方情形及今后局势，约两小时。天鸥来，谈半小时，十时半辞去。料理琐事，十二时始寝。闻陈曼秋病重，似不能过数日。回忆前形，至为痛心。在理应一往探视，惟徒增彼此悲

① 杨全宇、余成勋，均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杨全宇兼任成都市长。

② 惺华，杨惺华，杨淑慧之弟，时任叙昆铁路工程局工程师。

伤,而于事无济,故忍心不往存问。于人情上,虽似说不过去,但亦无可奈何。事变无常,不禁喟然!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孝炎、思平先后来谈。旋谒汪先生,略谈。汪因事先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即到部,处理要件。午开社论委员会,并聚餐。二时赴艺文会,与思平、希圣商各项问题。旋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孔祥熙报告财政,极为悲观。蒋先生来电:晚抵衡山。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七时始散。赴汪公馆晚饭,十时返寓。汉口至今无信来,今后永无信来矣。怅惘何极!阅各报社论,并处理琐务,就寝时已十二钟[时]矣。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旋返寓,公博来谈。十时到部,召见各处长及孝炎、天鹄,有所咨询及指示;核阅要件。十二时半返寓。思平、希圣来午饭。耳痛甚剧,中常会请假,偕惺弟^①赴医院医耳,并洗眼。旋赴惺弟处,与佛真谈家常。六时半返寓。阅各报社论,并约佛真、惺弟来寓晚饭。饭后,偕惺弟访惠僧,不值,稍坐即返。绍咳来访,谈及武汉,为之黯然,尤为留汉友人系念。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十一时半就寝。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思平来谈,并约孝炎、博生、百闵来,会同思平商香港及上海宣传上各项问题。王亚明、宋漱石来见。宋于廿五日晨始离汉,当时市区已起火;报告《武汉日报》撤退情形颇详。十一时到部,处理要件。十二时召开社论委员会,并聚餐;由希圣草拟说明

^① 惺弟,即杨惺华。

外交政策不变之社论。二时诊耳后返寓，略睡。耳忽大痛。刘乙青来见，略有报告。因耳痛难忍，赴惺弟处休息。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惟将来究竟如何变化，实难预料。十时半返寓。汉口沦陷，已无信来，伤哉！略阅各报社论即寝，已十一时半矣。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思平来谈。接见罗季则。十时到部。见客三人，召革陈等有所指示。十二时返寓。饭后略睡。二时起。医耳，仍无进展，亦未恶化，且时作痛。下午赴惺弟处略谈，并约惺来晚饭。饭后见客三人。心雅^①自港来，略谈即去。少伦来，谈除共党外，一般人心心理几全部望和，余亦谓然。惟日本既不能取消一月十六号声明^②；而蒋先生又不能、且不可下野，和将从何谈起？英大使赴湘，揣测虽多，其实至多不过试探，不致提出调解。然则和之一路实走不通也。晚偕荫浓、惠僧、雨生，仍赴惺弟处。十一时始返。

十月三十日 星期日

八时半醒，九时始起。偕荫浓、雨生访绍陔，不值，略坐即返。沧波来，谈果夫对和局乐观，不知何所根据。饭后午睡。三时半起。孝炎来，谈《新民报》问题，并与略商设立驻衡办事处，以博生为主任。绍陔来，同访心雅。晚赴汪宅便饭，并商谈时局。决疑定计，实非易事也。九时半赴惺弟处，闻宁美^③唱歌，感触颇深；又与惺弟谈南京往事，亦深怅惘，十二时始返寓。辗转不能成寐，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旋乾转坤，使国家不

① 心雅，浦心雅。时任重庆交通银行经理。

② 本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③ 宁美，杨惺华长女。

致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思平来谈。九时诊耳后到部，接（见）贸易调整委员会秘书朱羲农，谈购纸问题。处理要件。午，召开社论委员会，通过沧波所草英美共鸣^①一文；决定下期由公博草关于言论自由问题。二时返寓午睡。三时半起。思平、希圣、惠僧、慧澄、惺弟先后来，并均留晚饭。饭后赴惺弟处，小坐即返。百闵^②来，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艺文会问题，约两小时。接汉口廿四所发之信，最后之信也，心稍安。一时就寝，默念凡事均不易照计划顺利进行。故无论何事，如生枝节或挫折，不必灰心；意外、挫折，必须预料，万不可以计划一定即可成功，世界上决无此种如意算盘也。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即赴汪先生处，商对日宣战^③与各种影响。十时辞出，医耳后返寓，与思平谈时局。饭后午睡。三时起。沧波来谈，旋同出吃咖啡。六时返寓。饭后赴惺弟处小坐。九时半返。与思平、希圣谈各种宣传问题，思平明晨经滇赴港。十一时寝。全身发痒，且有红点，据云为风疹。心烦意乱，不能成寐。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三

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赴国民政府，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十时先退。到部，召集部务会议，十二时始散。接见报界

① 该社论题为《英美共鸣与远东》，刊于十一月一日重庆《中央日报》。

② 刘百闵，时兼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③ 国民政府迟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始对日宣战。

代表崔唯吾、陈铭德^①，商购运报纸问题。旋开社论委员会，通过公博所拟言论自由^②一文，并决定下期论兵役改善问题。由甘乃光起草。二时返会，略事处理。甫欲离部，下级职员代表来见，请求廿八年度预算中酌予加薪；接见时颇意气用事，后甚悔之。医耳后返寓小睡。四时半起。绍猷、惠僧来谈，并晚饭。饭后延张简斋诊治、开方。晚偕荫浓赴惺弟处闲谈。十一时半返。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显明趋势。

十一月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医耳后出席常会。老孔对参政会发牢骚，殊无谓也。到部，处理要件，见客三人，谈西北情形。共党认将来西北政权必为若辈掌握，目前活动甚力；苏联亦拟攫取我西北为外屏，将来实可虑也。十二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闻日本本日所发宣言^③大意：日本之目的在建立东亚之新秩序及永（久）和平，如国民政府放弃反日亲共政策，彻底改组负责当局，日本不拒绝国府参加此项建立工作。惟言外之意，以国府与平、京两伪组织^④相提并论，实可痛也。下午偕雨声率宁美看电影，不禁怅触汉上情形。绍猷、风梧来晚饭。接见宋漱石，谈滇省情形。晚偕荫浓、雨声〔生〕

① 陈铭德，原南京《新民报》社社长，时为《新民报》成都分社经理兼《新蜀报》社社长。

② 该篇社论题为《战时之言论出版自由》，刊登在本月四日《中央日报》。社论称：“我们既以国家至上为原则，更应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所以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合法之充分保障。’”

③ 是日，近卫第二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宣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④ 系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的以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等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成立的以汉奸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赴惠僧家，天运夫妇亦来，儿恢复南京五台山村情形。十一时返，臧淑慧。十二时许就寝。

十一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到部，接见路透(社)记者 Smith 及海通记者 Igner，各谈一小时。处理要件。正午，召开社论会，通过甘乃光之论文^①。下期由希圣起草。二时半诊耳后返寓小睡。四时起。沧波来谈。惺弟来，告佛真安产一女，当即分电香港、沅陵报告。饭后赴汪先生处，商国民参政会是否需发宣言^②及日本近情。九时返寓。阅德国宣传组织及政策。国社党^③自登台后，即以政治力量统制言论，吾国未能办到此点，且许各党派以言论自由，故宣传上表面似全为共产党所压倒也。赴惺弟处略谈。十二时就寝。闻蒋先生主对日宣战，又拟令一部分参政员提案，作为政府参考。足见心烦，无所适从。

十一月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九时半警报发出，此为在渝真正第一次听警报。忆上月廿五日晨，与思平、希圣正谈时，忽闻汽笛长声，空中亦机声轧轧，知为警报，心中较在汉时为紧张。因在汉住法租界，后居特三区，心理上似有保障，今则毫无把握，故有戒心。过后始知误听，并非警报。今日真正警报来，反不如日前之有戒心也。公博来，谈各方情况及今后趋势。十一时半警报解除后始去。昨接淑一日信，特复臧。饭后午睡。二时起。医耳。希圣、博生、百闵、孝炎来，谈

① 该篇社论题为《征兵制的推进》，刊登在五日重庆《中央日报》。

② 指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该会议于十月二十九日在重庆举行，十一月十一日结束，未发宣言。

③ “国社党”，亦称“纳粹党”。原称德意志工人党，一九二〇年改称国家社会党。一九三三年该党党魁希特勒登台，出任总理，翌年又自称国家元首。自此，国社党即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参政会情形，并晚饭。本日成都及川东各地均有警报，四川从此不宁矣。日本拟发宣言，申明九国公约失效。美虽将拥护条约尊严，然无实际行动，于事无济，反足以妨碍中、日纠纷之结束也。本晚未出外，沐浴后就寝，已十一时廿分矣。

十一月六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医耳。颂皋来，谈外交近况。薛农山来，谈《时事新报》被本部警告经过，当晓谕并安慰之。周佩箴^①来，谈近局及布兄情形。饭后午睡。三时起。少伦、鹤亭来，谈战既不能，和又不可，只有拖下去，以冀国际上万一变化，否则亡国而已。当告以不能令国家灭亡，须设法维持国命。旋阅德国宣传组织，觉德之宣传部有绝大权威，故能统制舆论。我国则重要决策，宣传部长事前不能预闻，而宣传部权力，每不能支配有重要人物作背景之报纸、杂志，欲求发挥宣传作用，其可得乎？偕荫浓赴天运家小坐，并赴惠僧家晚饭。九时返寓，阅各报社论及国际研究室十三次报告。十一时就寝。

十一月七日 星期一

彻夜不能成寐。今后晚间绝对禁吃刺激物，长此以往，身体将不堪也。六时起，即赴中央出席纪念周，汪先生报告参政会经过。礼成后，开中委谈话会，力予发言，不赞成原稿审查。余起立报告审委会成立经过及办理情形，并主参政会虽通过撤消，中央不能随便采纳。旋吴稚晖、于右任等发表外交意见，因事先退。到部，召孝炎、天鸥、百闵、革陈，分别商办部务。闻下月十五开全会，当电思平于会前提出研究报告。午应开先、孝炎之约，宴于姑姑筵，重

^① 周佩箴，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八八三年生。曾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总商会董事、国民党中央党部财政部副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中央银行行长、杭州造币厂厂长、交通部监察委员等职，时为农民银行等负责人。

庆名厨也。晚约博生、希圣、孝炎、沧波、百闵便饭，谈今后宣传作风宜加改变，不宜作过于乐观之论调。便中谈及去年“七七”，及“八一三”事变前，中日双方均无扩大战争之意，乃竟演成全面战争，岂非天意欤？心雅及绶荪夫妇来谈。阅各报社论。十一时半就寝。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即到部召开部务会议，关于宣传指导，多所决定。十一时散会，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时在警报中，各店闭户，路无行人。饭后午睡。三时起。下午又有警报。上午炸成都，为成都第一次遭空袭；下午炸重庆机场。今后蓉、渝当时有警报矣！罗隆基来谈，谓如此拖下去，必定亡国。余谓打破难关，须有非常举动。不求谅于天下，自必见谅于后世。如国可救，个人一时毁誉，不宜计较；共产党反对和平、坚持抗到亡国之论，不置〔值〕一顾也。罗以为然。偕荫浓出外理发。晚应天鹄之约，宴程天放^①及余井塘等。旋偕惺弟及荫浓赴惠僧处闲谈。十一时返寓，核改演稿。十二时就寝。本日曾两次想及曼秋病状，其殆不幸欤？

十一月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接见《新民报》经理陈铭德、主笔罗承烈，对于对外、对内宣传方针，详予指示。十时半到部，与革陈商《西京日报》及《武汉日报》宜昌版迁移地点，及统制纸张办法；与陈冰伯商重庆、西安、长沙三地新闻所整理办法；核阅要件。十二时开社论委员会，通过子樱所拟《加强外交活动》，下期由百川草纪念总理诞辰一文。偕孝炎、希圣视察新居；布置略就绪，惟不知有无居住机会也。

① 程天放，名学愉，江西新建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任驻德大使，本年夏奉调回国。

三时半出席最高国防〔国防最高〕会议。关于此次参政会，孔祥熙大发牢骚。六时半先退，返寓。饭后，傅斯年来，谈现局约一小时。晚赴惠僧处小坐，十一时半返。接港电，知思（平）等将先后于九日、十一日离港^①。阅各报社论。十二时半就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接见成都《新新新闻》总编辑陈斯孝。邓文仪^②来见，渠现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此职余曾任七个月，因与鄧悌不能合作而辞。勉邓以勿操之过急，勿锋芒过露。臧岳军，提出改造重庆新闻检查办法。午应开先、孝炎之约，宴仇亦〔奕〕山^③、孔文轩、王家桢^④、罗隆基等，饮酒颇多。旋赴〔出〕席中央常会，并到部与孝炎、百闵谈时局趋势，处理要件。闻天运谈，曼秋于昨晚七时病故。前日心血来潮，颇忆其过去，而忧其病状，昨果逝世，其精神上之感应欤？伤哉！未能面诀，哀矣！去年八月十六由芜湖到徐（州），臧中有“别矣，珍重！”四字，当时心为之酸，今果别矣，且永别矣！而余仍偷生人间。回首前尘，不禁涕泪交集也。晚，无聊已极，偕惺弟看电影。未终场先出，至惠僧处。十二时返。

① 梅思平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报告与日本特务机关接洽情况后，奉命与高宗武一起往上海，代表汪精卫与日本军部代表作进一步谈判。为了避人耳目，梅思平于九日乘船离香港往上海，高宗武则于十一日出发。

② 邓文仪，字雪冰，湖南醴陵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侍从秘书、驻苏大使馆武官。本年三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八月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政治部主任。

③ 仇奕山，名鳌。湖南湘阴人，一八七九年生。曾任湖南省民政司长、内务司长、国民政府参事、考试院参事、考试院铨叙部政务次长等职。时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④ 王家桢，字树人。黑龙江双城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时任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驻会委员。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旋到部,接见苏联大使馆秘书 Romanoff^①,召陈、李、牟三科长,分别有所指示;核定本周宣传要点;召开社会[论]委员会,通过百川所拟纪念总理诞辰文,下期由乃光执笔。二时返寓,午睡。三时半起。接见陈德徵^②、冯志翔等三人。晚,宴于姑姑筵,并赴惠僧家小坐。十一时返。检阅各报社论。十二时就寝。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九时始醒,致未克参加总理诞辰纪念。上午未出外。午,陆子樵及惠僧等多人来午饭,饭后闲谈,至三时方散。小睡二小时。六时应陈铭德之宴,座有张恨水^③、罗承烈等,均《新民报》之干部,便中略谈宣传上各项问题。九时散,至惠僧处,荫浓、天运早来,谈至十一时始返。盱衡时局,变化万端,今后究不知如何演变也。良久始入梦。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悉岳阳已失陷,长沙命运最迟亦只能撑至月底。去年廿一日离京后即到长,此时大局有崩溃之势。在长居两周,人心甚为惶惶,不图尚能撑至今年此日也。惟去年在长所预料之现象,不幸竟实现于今日。阅各报社论。颂皋来,谈近况,均为悲观。渠十六赴滇,珍重而别。接沅陵(缄),知母亲允迁下乡,心稍安。朋友多人来午饭。下午小睡。晚应绶荪之宴。睡眠不佳。

① 罗曼诺夫。

② 陈德徵,字待秋。浙江浦江人,一八九三年生。曾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导委员及宣传部长、上海法政大学中学部主任等职。

③ 张恨水,时任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编辑。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一

六时即起。赴中央出席纪念周及中委谈话会。发言盈庭，非相互推诿，即彼此责难，亡国之现象也。十时到部，召彭处长等有所指示，与孝炎、天鸥推测时局趋势；见客四人。午召开社论委员会，通过甘乃光之《抗战与禁烟》及下期由沧波草拟陈介递国书之论文。接布雷电：本日由衡起程来渝，蒋先生不日亦到。蒋先生来渝如此之速，殊出意外。事变之[以]来，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不胜焦急。长沙已撤退，衡阳殆亦不久矣！以前满谓衡阳可支持相当时间，今竟俨成崩溃，局势严重万分。晚，应汪先生之召便饭。八时辞出，赴惠僧家，略坐即返。绍猷、心雅、乐三同来，谈汉口情形，不胜唏嘘。一时始寝。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旋到部，召开部务会议，处理要件，十二时赴宴，二时返寓。闻蒋先生日内来渝，不胜奇异。军事上需要其在前方指挥，而全会为期尚远，不必现在即来预备，何以此时来渝？不知是否有特殊原因也。午睡二小时，四时起。博生来谈，对前途亦极悲观。饭后，陆子樵约友人数人来谈，并赴惠僧家小坐。十一时返寓。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解除烦恼，制造烦恼，人生矛盾如斯而已。沐浴就寝。闻长沙自行放火^①。敌未至而土先焦，实以民为敌，如此倒行逆施，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也。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旋到部，接见于斌主教及雷鸣远神父^②等八人，处

^① 十二日，日军攻占岳阳，迫近汨罗江以北的新墙河，湖南省当局惊慌失措，于是日晚在长沙市区放火焚烧，把长沙城三分之二的地区烧毁。

^② 雷鸣远神父，中国籍的比利时人。原北平辅仁大学校董，时任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团长。

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与友人闲谈，未午睡。三时半参加最高国防〔国防最高〕会议。六时半散会。赴汪宅略谈。七时半赴惠僧家晚饭。十一时返。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四

昨晚失眠，头昏甚，上午未出外。少海^① 毕业军校，分发西安，经渝来见，俨然一青年军官，勉其努力。饭后略睡。二时起。颂皋来谈，渠明日请假赴港，珍重而别。列席常会，并到部处理要件，与孝炎略谈时局。六时返寓。百闵及印维廉科长来，请示并报告，当予以指示。饭后，少海来，谓明晨赴西安。此儿今后独自闯世，不知飘流至何地、何时始能返辰也？不胜黯然。晚未出外，十时即寝。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到部，接见新委新闻检查员潘瑜等，予以指示。与孝炎、天鹄、百闵商关于长沙大火宣传上应如何指示。接见陈志明等四人。核阅本日应发之社论及本周宣传要点，文为英美合作^②，子樱执笔。十二时返寓。午睡一小时即起。臧淑慧，托人带港。赴惺弟处，略坐。晚沧波来谈。八时赴惠僧家小坐。回忆去年今日，南京吃紧，淑慧由湘抵京甫二日，即检点行装作返湘计。去年本日日记中有云：“狂风大作，如鬼哭神号。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此时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③今已一年矣，局势愈坏，疆土日蹙，其真将亡国耶？

① 少海，周佛海前妻所生之子。

② 该社论为《英美合作问题》，刊于十九日重庆《中央日报》。

③ 去年本日日记为：“狂风大作，如鬼哭神号。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旋到部,略事处理。接布雷电:在桂林待命,因蒋先生由韶关又赴南岳也。赴农行^①,访周佩箴。饭后,午睡二小时。下午,赴市民医院视王学素,此次离汉时,船遭敌机扫射而受伤也。谒汪先生,承示以与英大使谈话内容。据其表示,五中全会前,英或有鲜明态度表(示),惟制裁或调解刻尚未定。余意至多或向双方劝告早日结束纠纷也。返寓后,沧波来谈,偕至《中央日报》馆巡视,即返。忆去年今日,在凄风苦雨,夜色苍茫中与淑慧握别,光阴荏苒,迄今一年矣!今日形势较去年今日愈益险恶,但心境焦灼反不如去年。盖缘大势已去,急亦无益,如人在可生可死之时,因望生畏死而焦急,及至生既无望,反觉心安也。去年此日之心境,真不可形容,未知明年今日如何也。晚未出外,十时半即寝。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林桂圃^②、雷啸岑及曹敏怀。君强来,谈一小时。午与心雅等饮酒甚多,又觉胃痛。本日终日未出外。忆去年今日离京,临行徘徊各室,苦不忍离,及今一年矣!西流湾无恙耶?回忆秦淮,宛如隔世。“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此情此味,今日始实际体验也。闻俄大使^③拟赴衡谒委座,面商要件,委座以不日来渝,嘱勿往。未知所谈何事,岂中、俄有进一步之合作耶?惟欲俄参加,恐为梦想耳。十时半就寝。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六时半起。参加中央纪念周及中委谈话会。阅报,知因长沙

① 农行,即中国农民银行。

② 林桂圃,广东揭阴人,一九〇九年生。南洋华侨。曾任华商联合会会长、汕头招商局长、汕头商会执行委员等职。

③ 时苏联驻华大使为卢干兹。

放火案，鄧悌已枪决^①，不胜感慨。旋到部。处理例件。为重庆新闻检查事，臧岳军及李介民；为此事几费唇舌，尚无结果。岳军亦为特殊势力所扼，不能贯彻主张。谁实为之，以至于此！甚矣，办事之难也！召开社论会，由沧波草关于处置长沙大火案^②一文，下期推百川草拟欢送伤愈官兵重上前线一文。二时返寓。午睡半小时，起阅各报社论。闻军委会暂不来渝，拟迁桂林，此实较为合理，惟不知确否？赴惺弟处略谈，旋谒汪先生。七时返寓。晚赴惠僧家。十一时返。所事稍有眉目^③，有无变化，未能预料。十二时就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旋到部，召开部务会议。对于宣传工作各种困难，以及常会中各老先生之不谙下情，深为扼腕。十一时半散会。处理要件。十二时半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接见政治部驻渝代表许宝驹，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问题。孝炎、百闵来，商宣传指导科科长人选及一般情势。晚赴惺弟处便饭，九时返寓。本日无意中发见一事，因觉事无大小，随时均有意外之突变，小事犹如此，吾侪谋国，虽计划不厌周密，惟因关系、条件均甚复杂，牵一发而全身动，故意料外之偶然变化，当然更多也。沐浴后就寝，已十一时矣。前月今宵离汉，陷汉友人未知近状如何。

① 长沙大火后，国民党当局逮捕了长(沙)株(州)警备司令鄧悌、长沙市公安局局长文重孚、湖南省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崑。十八日进行军事审判，判处死刑，二十日执行枪决。

② 该社论题为《长沙大火后再慰湘人》，刊于二十二日重庆《中央日报》。

③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十二日和十三日到达上海后，即与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并于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协议》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华条件，拟定了汪精卫等逃离重庆及成立汪记伪政权，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实现中日“和平”的行动计划。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接见袁宇仁^①。旋到部,处理要件。午,召开社论委员会。下午出席国防(最高)会议。此为政治之最高决策机关,地位重要于各国内阁。余以一穷书生,得列席此会,实属荣幸,但对会中情形,自始即觉不满,从未见扼要详尽之冷静讨论,非多说废话,即沉默无言,草草通过。以指导政治之总责付于此会,难怪各种政策不能周密决定及推行。未知各国内阁会议是否如此,恨未能列席旁听也。本日孔祥熙废话尤多,令人烦闷。七时散会,返寓。饭后赴惺弟处闲谈,十一时返。本日电港,请思平来渝报告各方情况,未知肯否再来一次,日内或有回电也。十二时就寝。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接见周厚枢、曹刍^②,约曹任本部科长、介周为英庚款所主持之云南中学筹备主任。吴企云自湘潭(来),乱中相逢,至为感慨。九时半到部,与孝炎、天鹄、百闵,商原稿审查问题。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饭后略睡。三时半列席中央常会,通过本部奖励杂志刊物及新闻办法。关于杂志图书原稿审查办法,交党务委员会审查。散会后,与果夫先生略谈上海《华美报》及政校^③新闻训练班问题。七时返寓。闻思平本晚乘直航机来渝,未知明日何时到达。饭后,兰友、君强来谈,并至惺弟处略坐。十时返,沐浴就寝。

① 袁宇仁,时为重庆市抗敌后援会负责人。

② 曹刍,生卒年等不详。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

③ 即中央政治学校。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企云来谈。旋到部,接见青海藏民代表团^①。与孝炎、天鹗、百闵、革陈,分别商办部务。核定本周宣传要点;接见山西省党部委员李汾。十二时返寓。饭后午睡。三时起。召集本党有关各报负责人,商改组青年记者协会及重庆报业工会,约一小时。旋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谈一小时。饭[晚]与惠僧饭于惺弟处。心崧自昆明来,谈近况。告以思平昨晚未起飞,本晚或可来。十时半返寓,阅各报社论。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六时半辞出,赴惺弟处晚饭。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与思平谈时局,并推测将来趋势。旋孝炎、企云、惠僧、天运先后来谈,并午饭。饭后偕惠僧、荫浓、天运赴惺弟家闲谈。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

^① 青海藏民代表团,即青海拉卜楞一百零八寺及各部落藏族僧侣慰劳抗敌将士代表团。

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①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复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七时仍返惺弟处晚饭。十一时返。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起身稍迟，纪念周赶不及。与思平略谈。旋到部，处理要件，并召开社论委员会。接见塔斯社记者 Rohoff。二时返寓。午睡。四时起。惠僧来，因约思平同赴惺弟处，并晚饭。八时半返寓。与思平谈多方情形及各种问题。本约博生、孝炎来谈，两人均未至，奇甚。十时半寝。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九时仍偕思平赴汪公馆，适公博应召自成都飞来。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可同意，并电港通知。十二时返寓。下午四时仍赴汪公馆，与公博等会商，决定汪八日赴成都，十一日赴昆明；余先赴昆明等候。晚偕思平赴惺弟处便饭，后返寓。（十二月三十一补记于香港）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公博、心崧来略谈。旋到部，处理要件，见客四人。十二时，正拟参加社论会，忽得思平电话，谓欧亚机即时直航香港，因即赶回，珍重握别。饭后小睡。三时起。出席最高国防〔国防最高〕会议。六时先退，返寓。孝炎来谈，嘱其日内返辰安置家眷，并

① 所谓“其余”，是指未经签字的《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内容共六条，其中包括“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中国“实施亲日的教育及政策”；两国“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在内蒙及其他应确实保证必要联系的地区驻扎日本军队”，“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两国“进行经济合作”，并为此“设置必要的委员会”等条款。

托其接母亲及岳父赴贵阳或昆明。宪兵团长袁家佩来见,谈半小时。旋偕子樵、荫浓,赴惠僧处闲谈。十二时返。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星期四

梦中为电话惊醒,汪先生约谈。南京伪组织所召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①,汪先生阅之,甚为愤怒,约商应付。当进言可不理睬。最近觉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而其长处则在颇能纳言。旋到部,处理要件。十一时半访董显光,不值,返寓。饭后午睡。三时半起。出席中央常会。五时半赴天运家小坐。七时赴汪先生家晚饭,座有楚伦、立夫、道藩等,商对付共产党问题。十时先辞出,返寓。闻雪竹已到,当即赴交通银行晤谈。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十一时半返寓。沐浴就寝。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到部,处理要件。显光、虚白来谈,并接见其他来客三人。正午召开社论委员会。二时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接见胡秋原、袁宇仁。晚偕惠僧、惺弟及佐新小饮,颇为痛快。十一时返寓。本日参考消息载同盟社电,日阁廿八阁议通过调整中、日

^① 十一月二十八至三十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举行所谓“华中代表促进树立中央政府大会”。会议发表《宣言》,鼓吹在此“蒋政权溃灭之时,始为吾人谋复兴之时”,“兹发起统一中央新政权树立促进运动”。

关系要点,三十日并开御前会议通过^①;当以近卫谈话形式正式发表,未知内容如何也。十二时就寝。

十二月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汪先生召见,谈港、沪报纸对其攻击,嘱设法纠正,并询蒋先生来渝日期。旋到部,接见范扬^②等三人。处理要件,并与孝炎、天鸥谈赴昆明视察及离渝后部务处理情形。十二时返寓。午睡仅半小时。接见《大公报》之王芸生,谈苏联大使卢干兹对我国抗战决心表示怀疑,提议中央负责人员应常与之往还;漫应之。张伯勉来,谈华北情形;沧波、慧澄先后来谈。心烦意乱,为从来所少有,真不知何去何从也。晚,惺弟为其女作满月宴,饮酒颇多,身体颇为不适。赴惠僧处,小坐即返。十一时半就寝。

十二月四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八时接汪先生电话,召见,出示香港来电。九时辞出,返寓。天鸥等来谈。饭后偕惠僧及佛真、惺弟前往照相。旋赴惺弟处晚饭,饮酒甚多。悔失言,后当切戒。此种短处,屡戒不悛,今后不改,必酿大祸。十一时返寓。因明日飞昆,料理行装,十二时就寝。今日所作之事,有足以害人者。因满足个人私欲,而牺牲别人,令其精神烦恼,实损道德,后悔莫及。

① 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案,决定了日本对汪精卫诱降的条件,其中包括《基本事项》及《调整日华新关系的重要项目》。《基本事项》的主要内容有:一、日、满、华实行“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二、“在华北和蒙疆划定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三、在长江下游地带,划定两国“在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地区”;四、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的“特殊地位”。

② 范扬,别号青江,浙江省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

十二月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孝炎、天鸥来送行，稍谈即动身，仅雨生送至机场。部中处长、科长数人在场候送。十时三刻上机起飞。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上机即睡一小时，抵昆前一小时颠簸甚剧。一时抵昆，当即至仲岳处，稍谈即睡。六时起。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晚与柏园^①等稍谈，十一时半即寝。本日闻人仿重庆“要得”、“要不得”腔调，颇忆重庆。不满现状，留恋过去，殆心理上之缺憾欤？忆亡友曼秋。书“亡友”，余心痛极矣！

十二月六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散步庭园，见绿蕉疏竹，不禁苦忆西流湾京寓花木之盛。上午，偕仲岳^②及沈君夫妇游大观楼，在昆明湖畔，仿三潭印月。日暖风和，恰似仲春，又不禁回忆江南草长之暮春三月也。返寓午饭后，游西山楼云寺及龙门，昆明湖一收眼底，洵状[壮]观也。返城后，游城内之圆通公园。余所历各省会公园，均无及此者，徘徊良久。六时返寓。晚，饮酒甚多，胃病又发，今后宜暂戒酒。接见新闻记者多人，详予指示。本日接渝电，谓蒋先生明日可到。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其殆国运耶？焦灼万分。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① 柏园，徐柏园，浙江兰溪人，一九〇二年生。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邮政储金储蓄银行常务理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在昆明创设交通银行昆明分行，任经理。

② 仲岳，即郭心崧。时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接见记者四人。联大教授钱端升来谈。饭后送仲岳上机，飞河内，托其明日抵港将此间情形即告思平、宗武。二时返寓，小睡。料理琐务。于斌主教及公弢来谈。五时访龙治舟主席^①，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所见大约相同。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七时赴公弢家晚饭，谈至九时。返寓即寝。

十二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接见潘仲鲁、陈玉科等八人。饭后，春圃自渝来，谓布雷昨已到，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緘治舟主席，报告展缓行期，并电港，嘱缓发表^②。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骂几天，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廿一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于十

① 龙治舟，即龙云，原名登云，字志舟，又字治舟，子舟，彝族，云南昭通人，一八八七年生（一说一八八四年）。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② 十一月三十日梅思平飞抵香港后，向日本方面的西义显等人转达了汪精卫对“上海协议”的意见。其要点为：一、汪精卫承认上海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三、汪精卫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需要特别保密，希望近卫声明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四、汪精卫在昆明、河内或者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天内离渝。闻新之^①、月笙愿晤谈,殆寿民告之矣。明日说话,当有分寸。十时就寝。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五

昨晚用脑过度,苦不成寐,四时始入梦。七时即醒。访新之、月笙,均赞成和议,惟意见稍有出入。托其抵渝向蒋先生痛陈不宜继续战事。旋访晓籁^②。十时返寓。李培天^③来,谈滇省情况甚详。陇体要^④及中央社张晓天亦来见。饭后仅睡十五分钟即醒,长此下去,将神经衰弱也。渝电嘱早回,甚为踌躇。春圃来,谈渝情,嘱其晋谒治舟主席,并再电港。草拟下周纪念周演词要点。公弢来,因同至其寓晚饭,谈至十时始返。今日心境较为疏散,不似昨日之烦恼苦闷。本日此时本应已在河内,因春圃来而改,世事多变,决难逆料。惟本日不行,事实上好处较多,故亦不悔。惟不知究竟何时动身,能否动身耳?

十二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云南省党部宣传科主任甘汝棠来,谈云南情形甚详。见客二人。饭后略睡。三时起。翻阅去年一月日记,忆及当时赴

① 新之,钱新之,即钱永铭,字新之,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八八五年生于上海。金融资本家,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② 晓籁,王晓籁,原名孝赉,号晓来,浙江嵊县人,一八八六年生。曾任上海市商会主席、上海《晨报》社董事长、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时为上海市商会理事长、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兼管红十字救护总队。

③ 李培天,字子厚,云南宾川人,一八九五年生,龙云的内弟。早岁留日,获明治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云南澄江县知事、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府驻南京代表等职。

④ 陇体要,云南彝良人。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江苏省无锡县县长。时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港情形^①。今曼秋已作古人矣，为之心痛。时局如何变化，下周便见分晓，故下周实最重要之时期也。惟〔如〕事机不泄，汪必于廿日以前来昆；如不能离渝，则必为事泄，余亦不能返渝。故余今后之亡命运命，现已决定矣。晚，应《云南日报》之欢迎宴。旋赴公弢家。闻希圣抵昆^②。接来叙谈。十二时返。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希圣、春圃来，推测汪先生行动是否自由？以目前情势度之，机密或尚未泄，即有可疑之处，亦断不知其详，惟恐夜长梦多耳。惟汪如廿日以前不能离渝，则事败矣。港电嘱候汪，并谓情形已转告对方。偕希圣游金殿，传吴三桂曾点兵于此^③。进〔出〕城坐深山，闻落叶，仿佛童年深山寻栗时，不禁有思乡之感。进城后，复游翠湖公园。返寓。午饭后即睡。四时起。闻滇越路火车奔驰及汽笛声，宛如在镇江弘仁医院中闻京沪车行。前尘影事，涌上心头，其何以堪？补充明日演词要点。晚赴省党部之欢迎宴。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心中不安之至。见客二人。阅报，悉近卫本定昨赴大阪，今日讲演调整中日关系根本新方针，因肠病而止^④。其所讲演内容如何？何以忽中止？恐中、日两国知之者，共不及二十人

①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国抵香港，周佛海作为国民党中央迎汪代表，一月八日夜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十四日与汪同船返上海。

② 陶希圣时家住成都，按汪等潜逃计划，由成都到昆明候汪。

③ 吴三桂，明朝末年任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驻防山海关。李自成攻克北京后，吴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又为清兵先驱，镇压川、陕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后杀死明永历皇帝，奉命镇守云南。

④ 根据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今井签订的上海密约的约定，近卫文庸定于十二日在大阪中岛公会堂讲演会讲演，发表对汪精卫招降声明。其讲话将由各电台向全国广播，并“接送至中国、满洲国各电台”。由于汪精卫未能于八日离开重庆，近卫也只得称“病”，停止了大阪演说。

也。布雷来电,谓汪先生嘱即返渝,蒋先生亦曾询及。不禁失笑与心焦。饭后略睡。二时起。旋赴省党部,出席扩大纪念周,讲演一小时^①。四时半返寓,接见《文汇报》记者。晚应陇体要之宴。旋赴公弢家,与希圣闲谈。十二时返。回忆二年前今日,蒋先生蒙难^②之消息传来,曼秋之病加重,又因心烦与淑慧口角,终夜未能成眠。当时决不意今日之旅居昆明,且心烦意乱更甚于前年今日也。久之不能寐。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陇体要来接。赴小馆吃米粉,家乡风味也。九时半返。约春圃来谈,并托其电汪先生请示,如渠二十日尚不能来,余应赴港?抑返渝?倦极小睡。饭后午睡半小时。下午赴省党部,召集全市新闻界、出版界,对于军事、外交、财政、内政有所报告,并指示宣传方针。晚赴李子厚之宴,八时返寓。去留问题委决不下,烦恼之至。如蒋先生十八、九尚不离渝,则事殆矣!余虽决心赴港,然行前仍未免留恋,十余年之历史弃于一旦,其不易果断,殆人情耳。日来颇忆重庆,其与渝尚有未了之缘耶?何去何从,虽寸心不无把握,结果仍惟听之天命而已。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偕李子厚、陇体要等,赴小馆吃牛肉,九时返寓。春圃来,谈汪先生十二日电,十四日前不能离渝。钱端升来,略谈,午赴潘仲鲁之宴,座有蒋梦麟、梅贻琦^③及希圣等。二时应张默君

① 本日,周佛海在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题为:《抗战前后之形势》,鼓吹“中国之目的始终为和平”,“合乎正义光荣的和平”我们不应反对。

② 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扣。

③ 梅贻琦,号月涵。天津人,一八八九年生。曾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清华大学驻美留学生监督、清华大学校长,时兼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席。

之请,为邵元冲^①主祭二周年纪念。邵夫妇为人,余本不佩服,惟以邵已死,而张又为女流,不忍拂其意。三时赴云南县政人员训练所讲演。四时半起程赴安陵之温泉,希平〔圣〕、子厚兄弟及陈秀山^②、裴成〔存〕藩^③、王公弢等作陪,五时许到达,即入浴。“温泉水滑凝如脂”^④,华阴之华清池,曾偕淑慧浴过,惟所谓“如脂”,不如此泉。与子厚略谈此来本意。十时寝。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沐浴后偕子厚兄弟及公弢散步。石上古刻甚多,有明万历年间者。忽见一石镌“诗境禅天”,下署“佛海”二字,实奇事也!回忆镇江焦山石刻有“佛海流经”四字,不禁神驰京上也。因摄影纪念。下午游漕溪寺饮珍珠泉,徘徊赏鉴,远胜济南之珍珠泉。三时赴当地学校讲演。六时散步,遇当地公安局长,年已六十四,负责精神令人钦佩。晚未出外,与秀山、存藩闲谈。前尘影事,历历回忆,即童年之事亦自然想及,而尤忆曼秋。岂今生将告结束耶?重庆转来梅思平、林柏森〔生〕^⑤ 缄,封面“林梅”二字,触目惊心,几疑曼秋未死。十时就寝,不易入梦。昨晚梦汉友,不知何故?

① 邵元冲,字翼如,初名翼,字伯瑾,浙江绍兴人,一八九〇年生。曾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审,《建国》杂志社社长,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被围困于西京招待所,为乱兵枪杀,于十二月十四日去世。

② 陈秀山,名廷璧,别号秀山,云南昆明人。时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指导委员。

③ 裴存藩,云南昭通人,一九〇四年生。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云南行营政治部主任(中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一九三一年五月为国民会议云南省代表。时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指导委员兼秘书长。

④ 原文如此。白居易《长恨歌》一诗中,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之句。

⑤ 林柏生,号石泉,广东信宜人,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港创立国际问题研究所,任主任。时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香港《南华日报》社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负责人。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沐浴散步。旋乘汽车赴安宁县，转乘肩舆赴九龙坝。途中二小时，翻山过岭，风景颇不恶。过古坟，油然忆及童年上坟情形。此身漂泊，未知何日得谒祖墓父坟，不禁凄然。十二时半到达水电厂。此为全国惟一之水力发电厂，主任郭君殷勤招待。便饭后参观两厂，即行进城，五时半到寓。港电：淑慧来滇，嘱勿行^①。春圃来访未晤，均令人捉摸不定。晚赴《益世报》公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②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春圃来谈，谓汪来电，取消十九赴河内之车票。是则廿(日)前不能离渝。余究应如何，实难决定，心绪之烦，向所未有。见客五人，强作应酬，内心实痛苦万分也。十一时赴留日同学之欢迎茶会，并致词。十二时半赴钱端升之宴，座仅蒋梦麟、张奚若^③、杨振声^④。二时半返寓，略睡。三时半起。考虑再四，决仍返渝，徐观形势。晚赴宴二处，面作欢笑，心实烦恼万分。十时返。本日心绪十分之八返渝，十分之二赴港。晚阅扣留新闻电，蒋先生十四

① 此为暗语，“淑慧”暗指汪精卫。

② 马日，即二十一日。讲中国诗韵的书把“马”字和与“马”同韵的字，列在上声第二十一韵，以“马”为该韵韵目，故二十一日旧时称“马日”。近代中国电报日期即以韵目代表。

③ 张奚若，字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④ 杨振声，字今甫，山东蓬莱人，一八九〇年生。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清华大学文学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校长。时为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主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日已离渝，未知确否。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重作考虑，又觉应不顾一切赴港为宜。忽彼忽此，万难断定，当俟港电再说。九时赴航空学校讲演。十时辞出，经飞机场时，见有队伍及军乐队，沿途均有宪兵布岗，异甚！抑蒋先生或汪先生来昆欤？蒋来必坐专机，何以航校不知？汪来何以春圃不告？旋与陇体要步行出外午饭，遇公安局长，询知，系汪来，喜甚。饭后至省党部，适秀山、存藩接汪回，知已到达。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偕秀山、存藩游筇竹寺、海源寺。五时返寓。适汪先生缄召，当即晋谒。相见握手欢然，始悉蒋先生尚在渝，此行极险。谈三十分辞出，电港报告。今后能否离昆，惟在治舟态度，大约不至留难。今晚汪先生与治舟谈话，结果必甚佳^①，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十时，安心寝。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陈秀山来邀，赴兵工厂二十二厂参观，并向员工训话。九时返寓，希圣已来，偕谒汪先生，闻下午二时可包一机飞河内。乘机较快而有危险，乘车安全而需坐候两日，机欤？车欤？二十分钟内变化七、八次，仲鸣出而追回者三次，最后决定冒险乘机。因与希兄^②分别返寓，料理行装。缄禀母亲，请迁昆，并报告行踪。草缄、电数则。十二时赴汪处，适龙治舟亦在，同谈一小时。与龙第二次晤谈，觉其有毅力，个性甚强，头脑实际。二时半赴机

① 是夜，龙云电蒋，告汪到昆明。

② 希兄，即陶希圣。

场,龙亲往送^①。三时一刻起飞。机中念母不置,恐今后不易见面,为之泣下。一小时入越境,知已安全,五时半到达。此身即到海外,将来亡命至何时,殊难逆料。与希圣、仲鸣寓 Hotel Metropole,言语不通,窘极!与希兄谈将来前途,十时半寝。从此脱离现状矣!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偕希圣、仲鸣赴汪先生处。仲鸣因事留河内,余与汪先生夫妇、希圣及汪公子,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一百公里之海滨,在一旅馆小住。面对汪洋大海,心境为之一爽。目前之海阔天空,非十五日前踞处万山中之重庆时所可想象。午饭虾蟹甚鲜。三时半起程返河内,六时到达。本日曾详商今后进行步骤,宣传、军事、外交、经费等项,均曾谈及,本晨发淑慧一缄、宗武一电。晚饮白酒颇甘,不觉尽量。偕希圣、仲鸣、春圃赴安南妓寮,老妓为吟月落乌啼、闺中少妇等诗,不禁眷念祖国,并感怀我国过去文物之盛,远被异邦也。十二时返寓。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与希圣谈将来趋势及进行,并推测此时重庆情形及各人心理,断定对余最恨,必欲得而甘心,今后时时处处均在危险之中。仲鸣带余及希圣购买现成西装,颇合身。下午与希圣游文庙、武庙、博物馆及庙宇;文庙中林立进士题名录,不禁油然而生怀古伤今之感。四时催希圣谒汪先生夫妇,因定明日先赴港。谈一小时。汪先生夫妇亦以余处境最险,嘱春圃随行照料。使一旦被人

^① 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飞离昆明后,龙云电告蒋介石,称:“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暗算,则真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①,是非不能大白于天下也。晚仍与仲鸣、春圃、希圣赴昨晚曾去之处,小坐一小时。虽言语不通,而异国风光,以可聊以解愁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料理行装,并发电告行期。余最怕坐海船,本日风大,恐上船即将晕卧。下午二时仲鸣陪行,由汽车至海(防)。六时到达,购票后即上船。在船闻须停北海,旋念既出牢笼,复投罗网,万一在北海被扣,殊觉不值,闷苦已极。船开尚需二小时,因与春圃、希圣上岸散步。七时许返船,途中再四考虑,始决定退票,另坐直航船。由春圃上船办手续,与希圣在岸候。旋雇车至一中国人所开之华侨旅运社,惟房间已满,托其订购二十六之小广东,并由其介绍至一安南人所开之旅店。赴附近中国饭馆晚饭,味甘甚。十时就寝。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九时起。赴附近步行,并至火车站一观形势。旋赴旋〔旅〕运社,闻票已购订,并有空房,因即迁入。下午散步街衢,并嘱仲鸣,拟明日十二时五十分乘快车赴河内,请代订住处,并候接。晚赴跳舞场小坐,十时返寓。本日嘱孝炎、天鸥,述此行目的。料其阅信时,并不致见谅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九时起。护照因持往购船票未携回,不能按时动身,电仲鸣改行期。三时尚未退回,深恐为领事馆扣留,发生意外,焦虑万分。

^① 此诗为白居易《放言五首》中之一首。原诗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与希圣商万一时应付办法。四时，护照及船票始送来，心为之安。乘五时五十分快(车)赴河内，八时到达。仲鸣未来接，因复至 Hotel Metropole，侥幸有一空房，并在仲鸣房间留一条。候至夜深，仲鸣尚未回，希圣即住其房。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九时半仲鸣始至，始知昨晚仲鸣曾接改行期之电，并派陈君畏率刘长春及汪先生之副官在车站候接，未知何以均未遇见，怪甚！并云汪先生拟接余等上山住二三日，改廿九乘机飞港。下午将船(票)与刘长春，嘱其报告淑慧，请其放心。旋至公博^①处小坐，偕同上山。车行两小时始达。此为河内避暑之地，名 Jam Doa，中名三桃山，类似庐山，而草木之盛过之。当即寓汪先生寓所。汪日前因跌伤腿，须两周始能行，无妄之灾也，时近卫宣言^②全文已到，译出共读，并研究。汪先生宣言内容，明日由汪起草后，再行讨论。十一时寝。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草拟呈蒋先生缄及致布雷书，说明此行意义。固知决不致得其谅解，但尽心而已。旋偕公博夫妇及希圣散步山间，云烟变幻，胜于枯岭。十一时半返寓。汪先生宣言已拟就，嘱研究后下午四时讨论。午睡一小时。先与公博、希圣讨论，增加及修改两点：一为日本须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一为抗战在求民族之独立与生存，今以和平方法能保全民族之独立与生存，即抗战之目的已达。晚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惟无具体决定。十时寝。

① 陈公博于二十一日由成都经昆明，赶往河内。

② 近卫于二十二日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招汪降日的三项原则，即：中日两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与希圣及公博夫妇散步。十时返。汪先生出示其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①并略讨论。饭后午睡。仲鸣上山，带电二：一为港电，报告飞机场多人窥伺；一为郭泰祺之电^②，不赞成其行动。汪甚烦恼，余等亦觉赴港须小心。晚饭后，假定重庆处置方法数项及应付之原则，条陈汪先生，蒙采纳，并讨论庚款^③问题。九时辞出，与希圣、仲鸣下山。十一时到达，住 Hotel Splendide。十二时就寝。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九时起。仲鸣来，偕同出外购买大衣。饭后午睡。三时起。再缄布雷及天鹏，并缄果夫，述此行绝无反蒋意义，全在主张和平。五时公博夫妇下山，同住此处。旋相偕散步，旋〔赴〕一中国饭馆便饭。十一时寝。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五时起。料理行装。六时即到机场，中国驻河内总领事及欧亚公司李某到场，盖奉命查汪及余等行踪。渠等识公博而不识余。惟同机有张发奎^④之代表，两年前曾同船由沪至港，今又同机赴港，亦奇矣！因此，到港恐不能秘密也。七时半起飞，十时至广州

① 该信于二十八日发出，名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内称：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② 驻英大使郭泰祺奉蒋介石之命，电告汪精卫，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早日来欧，暂事休养，祺愿辞职随侍”。

③ 庚款，即庚子赔款。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帝国主义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

④ 张发奎，时任国民政府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

湾,停半小时,十二时到港,甫下机,公博即为一英记者所发觉,叩以此行目的。余与希圣即出。思平来接,至半岛酒家,由大门入,即由后门出。寿民之车正候接,即至其家。电淑慧及宗武,均先后来。六时同赴新居,淑慧率慧女返家。正就寝,公博及柏生来,谓顾孟馥坚持汪先生宣言不宜发表,并嘱柏生停发,电汪阻止。余深不以为然,主立即发出,多数人数日商量之结果,决不能以一入之意见而改变。公博主张不论汪有无回电,明日再发,余亦同意。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五

九时起。慧女率刘长春来。寿民来,谈月笙、新之均有加入之可能。思平来,谈今后各项问题。旋何炳贤^①来,引余等三人至其家。与公博会谈,决定告日方,不应使伪组织响应近卫宣言,否则汪先生将同伪组织一样立场矣!一时半返寓。饭后午睡片刻。淑慧来料理琐事,春圃来谈。沐浴后,淑慧与慧女返家。七时电思平,闻宣言尚有问题,本日能否发出,尚未可知,当请即至《南华》报馆^②,督促柏生即发。待至八时半尚无电话,焦甚!如今日不发,则一切计划均破坏无余矣!因径电柏生询问,始知已发出^③,心为之安。晚补记日记数日。十一时就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九时起。阅报,知汪先生宣言已发表,惟各报无不攻击者。以目前情势论,此实为当然之现象,殊非意外也。炳贤来,谈顾孟馥昨约公博六时半见面,盖渠闻宣言仍将发,又欲阻止也。公博至九

① 何炳贤,又名仪,广东番禺人,一九〇一年生。陈公博亲信,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

② 《南华》报馆,即《南华日报》馆,为汪精卫所控制之报馆。

③ 此即所谓《艳电》。汪精卫声称:“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兆铭经熟悉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时始以缄告之,谓此乃铁案,不能变更,故昨日迟发,实因此也。缄布雷,请其进言,对汪勿攻击过甚,或以恐怖手段对之,否则,恐逼其走上积极路径。饭后午睡。四时起。昨日为黄埔作特务之学生郭寿华访淑慧,谓余已到,且有人见着。淑坚决否认。因恐其侦察,嘱淑本日勿来。今日为除夕,与希圣枯坐无聊,度此残岁。电话各方,无特殊消息。十一时就寝。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〇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一

去年为有生以来经验上、生活上最丰富之一年，今年所必经之艰难困苦，险阻崎岖，恐较去年更甚也。此册记至十二月卅一日之一页时，中国及世界局势未知呈何现象，殊令人无从臆测。八时起。赴汪先生^①处拜年。旋思平^②、希圣^③、仲云^④、朴之^⑤及其他来客，陆续不断。十时访兰江^⑥、志一^⑦、采廷^⑧〔庭〕^⑧，谈商国防委员会条例及一般军事运动。返寓后，宗武^⑨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程，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

① 一九三九年五月八日，汪精卫在日人影佐祯昭等的护送下，由河内抵达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沦陷区，随即于是月底带领周佛海等人前往日本东京，与日本内阁谈判在日军占领区另立傀儡政权问题。回国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组织“新中央政府”的活动。为此，于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新中央委员会”。

② 梅思平，随汪叛逃，时任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③ 陶希圣，随汪叛逃，时任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④ 仲云，樊仲云，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负责人，主编《国际周报》。一九三九年初在香港追随汪精卫投敌，时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⑤ 朴之，朱朴之，亦名朴，号省斋。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土地专门委员会委员、经济专门委员会委员、香港《南华日报》编辑及《国际通讯》主编。时任伪党机关报《中华日报》主笔、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

⑥ 兰江，即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人，一八八六年生。原为西北军将领，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总司令部参议等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⑦ 志一，即鲍文樾，号志一，辽宁凤城人，一八九二年生。原为东北军将领，曾任北平军分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东北军参谋团主任等职，一九三五年四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⑧ 采廷，即郑大章，号彩庭，河北静海人，一八九一年生。原为西北军将领，抗战初期任二十九军骑兵第九师师长，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⑨ 高宗武，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相谅解。下午,为人证婚,并与默邨^①商办反共救国军各路司令部问题^②。晚与李季^③、少岩谈一般情势及方针。十一时返寓。

一月二日 星期二

九时起。十时,揆一^④带马某来,商韩复榘^⑤之政训处长也;谈洽〔洽谈〕张自忠、冯治安^⑥部情形及今后办法。十一时谒汪先生,适汪夫人^⑦自港回,谈广东军事情形,并商广东省政府主席人选。心叔^⑧来,商各项例件。下午陪汪先生接见影佐^⑨,商日本当

① 丁默邨,一九三八年底潜往香港投敌,一九三九年初往上海,参加李士群组织的特务机构。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社会部部长、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特务委员会特工总指挥部主任、肃清委员会副主任。

② 伪“和平救国军总指挥部”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以王天木为总指挥;专事收买拉拢上海周围及长江以北地区国民党游杂部队及“忠义救国军”,对收编部队委以“和平救国军”名义。

③ 叶蓬于一九三八年秋潜往香港。一九三九年初追随汪精卫投敌。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中央军官训练团教育长。

④ 杨揆一,一九三八年武汉失陷后潜往香港,一九三九年初追随汪精卫投敌,被委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⑤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一八九〇年生。抗战初期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战而弃山东,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蒋介石枪决。

⑥ 张自忠,字荃臣,山东临清人,一八九一年生。时为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冯治安为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七军军长。

⑦ 陈璧君,字冰如,广东新会人,一八九〇年生于马来亚檳榔屿,汪精卫之妻。曾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⑧ 心叔,即岑德广,字心叔,广西西林人,一八九七年生。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曾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广西梧州税关监督、滇桂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等职,后蛰居上海。上海沦陷后与日军勾结,参加汪精卫集团。

⑨ 影佐,影佐祯昭。一九三三年七月任日本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一九三四年八月,任日本驻上海武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日本参谋本部谋略科科长,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本中国派遣军附,专门从事扶植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工作。时任“梅机关”机关长。“梅机关”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设于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永乐坊内,公开名称为“梅花堂”,故称“梅机关”。因机关长为影佐,亦称“影佐机关”。该特务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扶持汪精卫集团成立伪政权。

局与汪先生发表联合宣言,或同时各发宣言,以相呼应;并提议此项宣言,最好于政治会议以前发表,影佐深表赞同。我方并盼此时日本有一要人来沪,影佐愿努力向东京接洽。七时广播二十分钟^①。旋汪先生宴此次会谈之中日双方同志^②。今后一切条件实行,如能照过去谈判时之顺利,则中国有复兴之望,吾辈痛苦亦可减,惟恐天不从人愿耳。十二时寝。

一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批阅整理盐务各案。十时,日本改造社之稻村来见,谈一小时。旋召周伊武来,商《日本评论》复刊计划。召胡泽吾^③,囑办下午军委会开会时应准备之事项。下午召开军委会会议,适板垣中将^④来访汪先生,因代主席讨论国防委员会组织条例。旋汪先生复来,报告板垣明日飞东京,请汪先生决心组织中央政府,维新、临时两组织之取消决不成问题。晚宴何庭流^⑤于心叔家,并与心叔、思平谈至夜深始返。处理文件。十二时寝。

① 指其广播讲话《和平运动的发展和途径》。讲话供述了汪精卫汉奸集团叛国投敌的经过,及其所进行的成立伪政权的主要活动。他声称:其目前的一切努力,就是要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成立;组织、充实、健全“中央政府”是其今后努力的途径。

② 指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秘密签订《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此次谈判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开始,中经七次正式会谈及一系列非正式会谈,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汪方参加谈判的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周隆庠;日方参加谈判的有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谷萩那华雄、矢野征记、清水董三,以及崩少佐、片山少佐、小池参事官等人。

③ 胡泽吾,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④ 板垣,板垣征四郎。曾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参谋长。一九三八年六月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等职,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⑤ 何庭流,陕西乾县人,一八九五年生。早岁赴日,获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吴佩孚之外交科长、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等职。一九三七年任北京地方维持会参议。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参事、“日华经济协议会”专门委员、“东亚文化协议会”常任理事。

一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旋与思平、柏生^①、谷萩[萩]^②、清水^③、矢野^④、堀场^⑤等会商青岛会谈^⑥之各项准备;当讨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组织条例,关于政委会之上下各部,议论激烈,留待明日再议。散会后接见唐惠民^⑦,予以抚慰。六时赴七十六号^⑧宴谷萩、晴气^⑨、塚本^⑩。晴气甫自东京来,为余去年抵沪时招待之人,相见甚欢。晚,接见潘公弼^⑪谈两小时,劝其参加和平工作。旋赴思平处,闻宗武、希圣失踪^⑫,大约系赴香港;因忆一号与宗武所谈,恍然大

① 柏生,林柏生。时任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社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

② 谷萩,谷萩那华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任太原日本特务机关长、一九三九年三月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导部长,梅机关成员。

③ 清水,清水董三。历任日本外务省嘱托、外务省翻译官、驻华公使馆及驻华大使馆一等翻译官等职,时任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梅机关成员。

④ 矢野,矢野征记。历任日本驻华使馆职员、广东总领事馆副领事、外务省情报部科长、内阁情报部委员、兴亚院政务部科长等职,时为外务省书记官,梅机关成员。

⑤ 堀场,堀场一雄。曾任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部员兼陆军省整备局课员。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政务)参谋,梅机关成员。

⑥ 青岛会谈,指汪精卫与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三方,将要在青岛举行的关于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分驻谈判。

⑦ 唐惠民,原名瑞麟,字乃安。原为国民党中统局谍报主任,时任汪伪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指挥部副主任及该部第二厅厅长。

⑧ 七十六号,上海市沪西极司非尔路(现万航渡路)七十六号,伪特务委员会所属特工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所在地之代用名。

⑨ 晴气,晴气庆胤。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土肥原特务机关成员、参谋本部谋略课课员,时为梅机关成员,负责指挥伪特工总部。

⑩ 塚本,塚本诚。原任职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宪兵队,时任职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接负责控制汪伪特工总部。

⑪ 潘公弼,名保同,江苏嘉定(今上海)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和经理。

⑫ 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杜月笙等人的安排下,于一月三日秘密从上海乘船往香港,脱离汪精卫汉奸集团。

悟。余虽觉中国不能不统一，因之重庆不能不联络，但万不料其离沪如此之速也；其事前早有接洽可知，感触万端。

一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约集中日双方开第二次会议，筹备政治会议各项问题，决定华北政务委员会等重要案件^①。下午，陪汪先生接见日本陆军次官阿南中将^②，风采甚佳，人亦诚笃，少壮军人之中坚也。旋接见褚保衡^③，谈南京办报编辑方针。接见唐嗣尧^④，谈一般政治情形。叔雍^⑤及素民^⑥来，分别有所商谈。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旋赴心叔处，约琪山^⑦谈华北情形及应付方法，并约默邨、思平商希圣、宗武逃亡后善后处置问题。十二时返。

一月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九时赴汪先生处，商中央党部人事变更问题。返寓

① 按照日本的规定，汪与北平和南京两个伪政权合流时，取消维新政府，而将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② 阿南中将，阿南惟几。一九三七年三月任日本陆军省人事局长等职，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本参谋本部附，同年十月任日本陆军省次官。

③ 褚保衡，抗战前任上海《时事新报》编辑。

④ 唐嗣尧，河南人，寄居北京，一九〇二年生。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曾任北平世界科学社社长、中国大学教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

⑤ 叔雍，即赵尊岳，字叔雍，江苏武进人，一八九六年生。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上海《申报》主笔。时任《中华日报》总编辑、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⑥ 素民，张素民。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兼教授、上海暨南大学会计银行系主任兼教授、浙江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

⑦ 琪山，即杨毓珣，字琪山，安徽泗县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北京大总统府侍从武官，北京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兼北京政府军事部军政署署长，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授陆军中将。

后,接见王敏中^①、沈尔乔^②、陈次溥^③、王亮臣、张素民,分别有(所)商谈。下午,中日双方同志为筹备青岛会议,开第三次会议。六时赴竹下少将^④之宴。晚,与默邨商特务发展问题,感觉目前所缺乏者,不在经济而在人才;局面日益发展,人才更不敷支配也。处理各项文件,并预备明日会议材料。十二时寝。

一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中日双方开第四次会议,筹备青岛会议,并规定会谈日程为四日^⑤,大约或须延长一日也。关于会谈形式及各种应注意之点,均顾虑周到,预拟办法。下午接见吴文蔚、叶鼎新^⑥、沈巨尘、鞠清远^⑦等。沈、鞠为陶希圣之学生,极力慰之,使勿动摇。旋谒汪先生,商广东军事,并与柏生商宣传部调整问题。晚与默邨商政府成立后人事支配问题。预料将来必不能令人人满意,政府成立,怨声必起,而余必将为所求不遂者攻击之目标也。晚赴李李

① 王敏中,梅思平襟弟。曾任浙江省衢县县长,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党务指导员,浙江省党部常务委员,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② 沈尔乔,别号素。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杭州市政府参事、杭州《民国时报》社长,时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③ 陈次溥,原为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财政部温州海关监督、驻日本中国留学生监督等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④ 竹下,竹下义晴。一九三五年十月起,相继任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科长,哈尔滨、山海关等地特务机关长,一九三八年七月任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一九三九年任日本第十三军附。

⑤ 梅机关规定的会谈日程为,第一天,对中央政府建立大纲,中央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成立日期进行内定。第二天,对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进行内定。第三天,决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对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进行内定,并说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国民大会的召集及宪政的实施。第四天,作为预备,一般由汪精卫发表谈话。在汪、王、梁三方会谈的前一天,由汪精卫派代表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代表举行会谈。

⑥ 叶鼎新,字常育,江苏吴县人,一八九四年生。时任伪维新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常务次长兼商标局局长。

⑦ 沈巨尘、鞠清远时任伪宣传部委员,沈巨尘兼第三处处长。

处,与李季、思平、少岩闲谈。

一月八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约思平、柏生审查全部条件,并决定青岛会谈时对王克敏^①、梁鸿志^②公开范围^③。十一时散会,草拟呈呈,一面报告汪先生、一面通知谷荻。下午接见阮珩甫、陈警洲、许季实,商谈盐务整理办法。四时出席扩大干部会议^④,由汪先生报告高、陶离沪情形及善后问题。汪先生力为陶希圣解脱,余殊不愿,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晚访陈人鹤^⑤,谈中央政府组织三步骤及办法甚详。此人将来必须设法拉拢,否则阻碍必多;惟本晚余所言者仍嫌太多,以后当慎之。十时返。

①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杭县人,一八七三年生。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财政部总长、中国实业银行及中国银行总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北平沦陷后投敌,任伪北平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兼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行政部总长。一九三八年九月任伪北平“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主席、“新民会”会长、“国立新民学院”院长。一九三九年九月与汪、梁会商成立伪中央政府。

② 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一八八二年生。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时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伪华兴商业银行总裁。

③ 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与梅机关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协议书》对王、梁公开的范围,决定只说明密约中的《中日新关系调整原则》和《基本原则》,而《具体原则》只说明“善邻友好”及“经济提携”原则;“共同防卫”原则只作部分说明;“共同治安”及“其他”则“全部保留”。关于《秘密谅解事项》的第一项,只说明与“临时政府”的关系;与“维新政府”的关系,只作部分说明。《秘密谅解事项》的第二至第六项则“全部保留”;第七和第八项只能作部分说明。

④ 干部会议为汪精卫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最早追随汪精卫叛国降日的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八人组成。汪精卫逃往上海后,又增加了丁默邨。因曾仲鸣被刺死,高宗武、陶希圣逃离,出席会议的人员后来有某些调整。

⑤ 陈人鹤,即陈群,字人鹤,福建闽侯人,一八九〇年生。早年留日,获明治大学法学上、东洋大学文学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上海军法处长、内政部次长、首都警察厅厅长,后被革职,在上海开业任律师。时任南京伪维新政府内政部长。

一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旋赴汪先生处,会谈关于高宗武及陶希圣赴港情形,及应付陈中孚^①、何世桢^②办法。返寓后约思平、默邨来商吾辈之态度。因外间谓吾辈为新CC,把持一切,故决定一切慎重,以免外间有此谣传;对于君强^③之幼稚言行,加以制止。清水来商联络蒙古办法。余告以中央政府成立,第一须减低米盐价格,使人民减轻负担,盼日方协助。清水、心叔深以为然。约赵松筠〔毓松〕谈青年党发表宣言问题^④。□□来谈军事问题。接见王海波^⑤、张素民,拟请王为关务署长,张为江海关监督。徐苏中^⑥自赣来,拟荐为国府文官长。梅哲之^⑦来,谈金融问题。晚陪汪先生宴竹下少将。十二时寝。

① 陈中孚,字奇曾,江苏吴县人,一八八二年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曾任青岛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三八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梁鸿志顾问,一九三九年任伪中央绥靖委员会武汉办事处主任。

② 何世桢,字毅之,别名思毅,安徽望江人,一八九四年生。曾任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等职,时为上海持志大学校长。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党“六大”时,何曾参加,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委为常务委员。会后,暗中为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情报工作,因而为汪伪集团所防范。

③ 罗君强,时任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政训处长及党务特派员。

④ 赵毓松,化名邵松,贵州黎平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长,《新中国日报》总主笔、川康甘青边政设计委员会委员。时代表青年党参加汪精卫伪政权。

⑤ 王海波,安徽怀远人,一九〇七年生。曾任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沪江大学经济学教授。

⑥ 徐苏中,字乐群。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江西捐税监察委员会主席、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等职。

⑦ 梅哲之,广东台山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总务司长,时为上海农商银行董事兼总经理。

一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出席干部会议,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条件,作一总报告;并对于青岛会谈之准备,亦详细报告并决定。接见奚则文^①,商明日所开江北军事运动会议应有之准备。下午陪汪先生接见影佐,听取其报告赴东京之经过。在沪所谈条件^②,东京未易一字,全部通过。旋谈及新政府承认问题,日本不必发承认宣言,仅派大使递国书足矣。影佐同意。并谈及大使人选,大约于现总理阿部^③及前大藏大臣石渡^④二人中择一任之。返寓后,清水来接洽事务,并接(见)来客三人。晚,陪汪先生宴特工同志。旋赴心叔处,与琪山等谈一般情势。十一时返。

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江北军事运动会议,致训词。旋谒汪先生,商国民政府各院、部长人选及行政院各部组织。余坚主实业分为工商、农矿,交通分为铁道、交通,此不惟于对日交涉上应如此分工,即人事上亦应多设机关,不过行政费略有增加耳。接见罗家衡、朱鹤翔^⑤、陈次溥、沈巨尘,分别有所商谈。清水来,与商出席青岛会议

① 奚则文,字学舟,化名李渊如,江苏武进人。原为国民政府内政部民政司科长,时任伪苏北行政委员会主任。

② 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由汪方的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与日方的影佐、须贺彦次郎、矢野征记、犬养健共同签署的汪日秘密协议,即《关于调整日中新关系协议书》。

③ 阿部,阿部信行。日本内阁首相,时已内定辞职。

④ 石渡,石渡庄太郎。一九三九年任平沼内阁大藏大臣。

⑤ 朱鹤翔,字(别号)凤千,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一八八八年生。毕业于上海震旦学院,并获比利时罗文大学政治外交科博士学位。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秘书、参事,兼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外交部政务司司长、代行部务;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参事、驻比利时全权公使。时已离任。

人员,及调用北平宪兵^①、购买警卫团枪枝等问题。晚赴李季家,与思平、少岩商谈。预计维新政府结束,国民政府接收之前后,人事上、事务上必繁剧异常,较之代表大会^②之准备,当困难数倍;而事务人员又正缺乏,未知如何应付。汪先生以下之同志中,鲜有虑及此者,将来必致手忙脚乱也。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晴气及塚本来见,陈述特工扩大计划,并请扩大特工必需经费,因此必筹财源,最好以鸦片税充之;惟特工人员不宜办特税,一恐腐化,一恐实力、财力均归特工人员,将来权大不易驾驭,盼余另组干部办理。其言至有真理,惟此种干部不易组织,且特工人员如不参加,必至为难,殊令余无法也。接(见)阮毓麒^③、陈警洲,商盐务整理。陈之硕^④来谈,前审计部长也;请其长国库司长,尚未接受,当勉劝之。下午,接见周吉甫^⑤、史春生,谈盐务及税警整理问题。厚生^⑥介绍钱九威^⑦、蓝家椿来见,泛泛论时局,无大紧要。《朝日新闻》记者来,谈片刻。晚饭于心叔家,谈北平国防分会人选问题。十二时返。

① 在伪政权即将成立时,为加强南京的警卫,日军同意由北平伪宪兵司令邵文凯所部抽调宪兵三百余名到南京。

② 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③ 阮毓麒,即阮珩甫。

④ 陈之硕,字君衍,陕西三源人,一八八五年生。一九三四年十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政务次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代理部务。一九三六年八月免代理部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免审计部政务次长。一九三九年八月,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⑤ 周吉甫,上海通源盐业公司总经理。

⑥ 厚生,即赵正平,字厚生,江苏宝山人,一八七七年生。曾任青岛市教育局长、暨南大学校长等职。

⑦ 钱九威,又名克新、公武,江苏常熟人,一九〇九年生。时任伪大民会宣传部副部长。

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偕思平谒汪先生，商召开中委谈话会问题。返寓后，老同学王宏实来，相与畅谈全面和平及统一问题。余告以新中央政府成立后，自应设法与重庆融合，以期内得统一，外得和平，余可负责向日本交涉，请其不再提蒋先生下野问题，但蒋先生必须下决心主和，否则余之努力必无结果，故今后统一关键，不在吾辈而在重庆也。下午，召开国防委员会组织条例审查委员会，根据过去经验及目前事实，妥拟方案，尚称周到。加藤公使^①来谈。余以为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无所谓承认问题，但派大使足矣。加藤谓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不递国书。余谓如此则新中央政府为无意义，可以不组织，盖其意欲留一与重庆谈判之余地。余谓余辈决不反对日本与重庆谈判，但新中央如日本不承认，则宁可不组织。谷萩来接洽青岛会谈各项准备。旋偕思平谒汪先生，商日本承认及青岛会谈各问题。

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日本社会大众党水谷^②、三轮^③、阿部三人来见，谈两小时，涉及范围甚广。钱承绪来见，略谈经济建设。清水来，商青岛会谈各项准备，并谈及新政府承认问题。下午，接见唐惠民、何侃^④。旋赴思平处，嘱其于青岛返沪后，多担任政府成立前各项事务，例如临时〔维新〕政府结束后，如何接收新设各机关，房屋如何支配，人员如何赴京，居住何处，一切事务均极繁杂，目前并无人想

① 加藤公使，加藤外松。曾任日本驻天津领事，驻罗马尼亚、意大利等国大使馆秘书，驻美国及伪满洲国大使馆参事，一九三七年以无任所公使派驻上海。

② 水谷，水谷长三郎。曾任日本劳动农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劳农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时任日本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京都支部执行长。

③ 三轮，三轮寿庄。时任日本大众社会党中央常务委员。

④ 何侃，字佩实。曾任国民政府考选委员会编纂室编纂。

到,吾辈不可不预为筹划。默邨来,谈特务上各项问题,及江北各路司令人选。晚赴二十号^①闲谈。十二时返。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偕思平赴汪先生处,商拟青岛会谈后谈话要点,及政治会议前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之宣言内容。因此,谈及须对蒋先生致最后一电,请其主张和平,余辈当与之同心努力,以求全面和平之实现,否则当从局部和平做起,以期渐达全面和平。当由汪先生起草,余辈斟酌,字句略有增删,当即发出^②。下午,接见塚本及晴气,商特务工作问题。加藤公使来谈,余提出:一、蒋之去留;二、新政府之地位;三、第三国调解;四、先撤兵再言和,五、议和条件五问题。加藤请〔谓〕:一、蒋赞成和平,去留不成问题;二、无论如何当以新中央为中心;三、第三国非正式传达意思,则可赞成,正式调解则反对;四、当然先谈和再撤兵,五、将来即与重庆谈判,条件亦不致较吾辈目前所谈者于中国有利。晚,宴加藤,并处理公文数件。十一时寝。

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昨晚头痛正〔甚〕剧,本晨精神疲惫。佩绅^③来,谈一般情形。日本贵族院议员中野敏雄来见,七高同学也。下午,下村来见,亦贵族院议员,谈半小时。旋影佐来,谈一小时半,所谈甚广。据云中国一部人以汪先生及其同志为汉奸;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板垣、影

① 二十号,即上海开纳路(今武定路)二十号,时为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潘三省、朱朴之等聚会与寻欢作乐之所。

② 即一月十六日汪致蒋《铣电》。汪在电文中称:他已与日本达成了“和平基础方案”,将“先以全力从事局部的和平”。如果蒋介石能“毅然决定大计,声明愿与日本停战言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具体的实现”,他愿意“同心戮力,使全面和平早日实现”。

③ 佩绅,张佩绅。交通银行经理部主任。

佐等为国贼。吾辈宜以不屈不挠决心合作到底,十年之后,中国人必感激汪先生,日本人亦必感激渠等。并云渠个人必留华辅佐汪先生,非至中央政府健全充实,决不返国。其言至诚,殊可信也。余勇气亦因之大增。惟渠亦深知调整既成事实时,必困苦万状也。接见李巨猷,谈香港办报情形。晚访人鹤,谈维新政府人事善后问题。十时返。

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中委谈话会。返寓后,与兰江、志一等,谈军事问题,与默邨商特务问题。旋赴心叔处晤段运凯,详谈吾辈主张:组府势在必行,但中国不能不统一,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余可负责请日本打消〔消〕要蒋下野之议;短时期内,国府迁回南京,军委会仍在重庆。嘱其赴港,必要时,赴渝传达此意。渠甚了解,并允赴港。下午,接见徐苏中,谈接洽广西问题;接见陈永平,谈华北问题。晚,宴前江苏教育同人。旋赴心叔处,接见陶家瑶^①,嘱其联络齐燮元^②,并商运动空军问题。十一时半返寓,略事料理即寝。

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处理文件。十时,陈君衍来,嘱其为税务署署长,并略谈财政金融计划。十一时,张素民来,略谈海关及中央银行筹委会问题。下午,王宏实来,再谈与重庆合作,俾得停战及统一等问题。余明确表示我辈态度:只要能和平,一切均好说话,但恐蒋

① 陶家瑶,字星如,江西南昌人,一八七一年生。历任四川盐运使、长芦盐运使、江西内务司长、全国水利局总裁。时已去职,寓居上海。

② 齐燮元,字抚万,号耀珊,河北宁河(今属天津)人,一八八五年生。毕业于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政府江苏督军、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治安部总长及治安军总司令。

先生出于意气之争，蛮不讲理耳。旋见孔力行^①，旧友也，允为其设法谋一次长。此人尚能干，可以做事也。晚赴宴会。十一时返。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接见彭寿，谈武汉情形。陈警洲来，谈福建问题及盐政问题。旋志一及心叔来，谈东北军各项问题。下午，会同影佐、须贺^②、清水、矢野、谷萩、堀场及思平、柏生，在汪先生前商讨青岛会议各项问题，约两小时。返寓，陈君衍及默邨、民谊^③先后来，分别有重要商谈。晚，赴心叔处，晤富双英^④、谭庆林^⑤、金寿昌^⑥等东北军人，并晚饭。返寓后，字字来，谈军训团^⑦及武汉军事等问题。旋与君强略有商谈。十二时就寝。

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接见戴星炳^⑧，谈赴粤接洽张发奎^⑨、李汉魂^⑩之

① 孔力行，广东广州人，一八九九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兼财务委员会委员。

② 须贺，须贺彦次郎。曾先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北平等地任日本驻华海军武官、代理华北特务部长，时为梅机关成员。

③ 民谊，褚民谊，时任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④ 富双英，号跃天，辽宁人。曾任东北陆军预备军军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等职。一九三七年任井陉矿务局长兼山海关监督。

⑤ 谭庆林，字英甫，山东泰安人，一八七八年生。原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⑥ 金寿昌，原名寿良，字咸五，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曾任北平军分会及冀察绥靖公署参议等职。

⑦ 军训团，指上海江湾伪中央军官训练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开学，汪精卫任团长，叶蓬任教育长。

⑧ 戴星炳，又名静园。原任第四战区高级参谋，军统特务，一九三九年受戴笠派遣投伪，时任伪社会部委员。

⑨ 张发奎，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⑩ 李汉魂，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情形及今后办法。顾继武^①来报告上海民运情形。春圃^②来接洽多种条件。本日初雪,天气骤寒。下午,偕淑慧赴心叔家;旋竹[筑]隐^③至,谈甚欢。晚饭后返寓,料理行装。每次远行,均由淑慧将一切料理妥善,毫不劳余费心,殊可感也。有妻如此,亦可以自慰矣。旋偕淑慧赴孖孖家,并约少岩来谈。十二时始返。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五时半起。偕思平、民谊、柏生随汪先生上船,坐奉天丸赴青岛。九时启碇。与汪先生商青岛会议各问题。饭后午睡,六时始醒。舟颠簸甚剧,未起,旋复入梦。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醒,风浪仍大。十一时半起。午饭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④,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慰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三时抵青,随汪先生乘海军汽艇上岸。旋代表汪先生分访当地各中日负责当局,并与影佐商蒙古问题^⑤。晚饭后,汪先生约集同来干部开会,商量应付会议各项办法。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

① 顾继武,又名泽生、森生,江苏无锡人,一九〇一年生。原为中统局特务(情报科科长)。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三区党部常务委员,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社会部副部长、特工总部第二委员会主任委员。

② 陈春圃,时任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

③ 筑隐,即傅式说,字筑隐,浙江乐清人,一八九一年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研究生毕业。曾任江苏煤油特税局长,中华学艺社执行委员会主席,上海大夏大学校董、教授兼会计室主任等,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④ 是日,香港《大公报》刊登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汪精卫与梅机关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揭露了汪日谈判和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中的主要卖国条款。

⑤ 指日军在张家口扶植成立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将要成立的汪伪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

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之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昨晚彻夜未眠，但今晨精神尚佳。十时代表汪先生与蒙古德王代表李守信晤谈，决定今后蒙古地位及蒙古政府与中央政府之关系^①。正午，汪先生宴既成政权来青首脑^②。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③，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④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亭在海水浴场附近，回忆十八年前，偕淑慧率幼海洗海水澡之情形，犹在目前。时幼海仅半岁，今已留学东京，可知余亦将垂垂老矣。返寓后，与影佐、犬养、谷萩、清水等，会谈明日会谈各项问题。晚赴宴。十一时寝。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十时开第一次谈话会。我们出席者，除汪先生外，为余及民谊、思平、柏生、兰江；临时方面为王克敏、齐燮元、王揖

① 德王，即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时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是日，周佛海与李守信签订了关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之《觉书》。汪方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自治权”；“蒙古联合会自治政府”保证与“新中央政府协力”。

② 指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朱深、齐燮元，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

③ 该信称：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陶希圣等以《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其中条件之苛刻，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

④ 犬养，犬养健，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曾任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及递信省参事官等职，时为梅机关成员，伪国民政府经济顾问。

唐^①，至朱深^②，因事返北平；维新方面为梁鸿志、温宗尧^③、陈群、任援道^④。决定中央政府树立大纲、政纲及政策，并决定政府为国民政府，国旗、首都均仍旧。旋因时间尚多，复谈调整中日邦交条件。本日情形甚佳，历史上之事业，于此已定下基础矣。下午，分访既成政权出席各人，与王克敏较为长谈；齐燮元处亦晤谈二十余分钟。返寓后，会商明日开会各问题。晚陪汪先生宴中日要人。十一时就寝。良久不能入梦。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昨晚睡眠不佳，今日精神不好。十时开第二次会谈，决定中日〔央〕政治会议^⑤、中央政治委员会^⑥、中央政府机构^⑦、华北政务委

① 王揖唐，初名志洋，改名唐，字慎吾、什公、一堂，号揖唐，别号逸瑯，安徽合肥人，一八七七年生。早年中进士，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毕业。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兼赈济部、内政部总长。

② 朱深，字博渊，河北永清人，一八七九年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安福系国务总理等职，后寓居北平，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兼司法委员会法制部总长。

③ 温宗尧，字钦甫，广东新宁（今台山）人，一八七六年生。早年肄业于香港官立中央书院（皇仁书院）。曾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总裁，上海南北和平会议南方政府总代表，后寓居上海，时任伪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汪伪党中央委员、华中“大民会”副总裁。

④ 任援道，号良材，江苏宜兴人，一八九〇年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京浦路北段交通司令、京汉路警备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等职，时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

⑤ 伪中央政治会议，是汪精卫与伪临时及维新政府，以及所谓在野政党共同组成的负责成立伪中央政府的政治机构，由汪精卫任主席。由该会议决定将有关汪日关系调整方针及建立伪中央政府大纲，交由汪精卫办理，并决定伪中央政府的名称、“首都”、旗帜、成立日期、组成成员、政纲、废除临时及维新两伪政府名称及其善后问题等事项。上述事项完成后，该会议将立即解散。

⑥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是汪伪政权“最高领导机关”。有关伪政权的所谓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以及政务官员人选等事项，均须经该会议通过。该会议由汪精卫任主席，由汪伪国民党、其他政党、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共三十人组成，委员任期一年。

⑦ 会议通过的伪中央政府机构，盗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名义，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及内政、外交、财政、军事等十四部，以及边疆、侨务、财务、水利等四个委员会。

员会条例^①，及中政会开会地点及日期。前本定二月中旬在上海开中政会，三月中旬组府，嗣以种种关系，深觉应一气呵成，中政会与组府之间，时间不宜过长；且中政会地址，以南京为宜。今晨将此意向汪先生陈述，深蒙接纳。会议时（汪）先生即将此提出，咸表赞同。十二时半，会议即散。今次会议姑不论将来有无变化，结果实可谓完满也。此皆事前筹备周到之效。吾辈运动又告一段落矣。下午，分访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及梁、温、陈、任诸人。晚赴宴会。十一时寝。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与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齐燮元、王揖唐来回拜。旋偕清水、犬养、思平、心叔赴海光亭午饭，午睡，至五时始返。因须赴福冈，五六日内不能返沪，分嘱默邨、筑隐及财部有关各同志，指示工作，托思平明日带回。晚，赴宴，并与汪先生及思平商组政府还都筹备委员会^②。晚，思虑复杂，未能入梦，再起，嘱默邨、筑隐、素民、遐长等，指示前嘱未尽之工作。三时始渐睡。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送汪先生及思平等行。与犬养详谈对重庆应如何工作。余详细分析状况，并详细说明意见，渠极赞同。余又谓此次

①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伪国民政府为了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特别市范围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政务，并监督各省市，特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该会设立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实业、建设六个总署及政务、秘书两厅，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

② “还都筹备委员会”于翌日宣布在上海成立。褚民谊任秘书长，陈群任副秘书长，任援道、高冠吾、梅思平、丁默邨、蔡培、林柏生、刘云、罗君强、杨揆一、陈春圃、苏成德等十一人为委员。内设总务、接收、布置、运输、招待、警卫六个组，以褚民谊、罗君强、高冠吾、丁默邨、陈群、任援道分任各组组长。

高、陶发表文件，于吾辈大有不利，补救之法，在以事实证明其文件之不确：第一、最好（最小限度）须日本军总司令部^①由南京移往别处；第二、国旗上拟加之飘带取消^②；第三、日本早承认新政府。渠深以为然，且约努力。旋赴海光亭午饭，并沐浴，午睡。五时起。偕清水赴明月晚饭。犬养未至，嘱掌柜电约，掌柜询系上海组抑北京组。盖由上海来者为上海组，而由北京来者为北京组。嗟呼！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心痛曷极！十一时半，清水、石原^③二人送还寓。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旋石原少佐来接，同赴飞机场会同犬养。十一时起飞。二时半抵福冈，换乘汽车，约一小时抵荣屋旅馆。白井^④及幸君等，已于昨晚先到，谈甚欢。晚谈对重庆工作。十一时就寝。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九时起。继续谈对重庆工作。余提出六点：一、蒋之去留；二、将来汪先生之地位及新中央政府地位；三、重庆不愿反共，日本意见如何？四、重庆希望第三国调解，日方如何？五、先撤兵后讲和；六、条件须比吾辈所谈者良好。如将以上六点仔细研究，则对重庆

① 日本军总司令部，亦称“日总军”，全名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在南京成立。是时，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

② 一九三九年六月，汪精卫到东京与日本政府进行成立伪政权谈判时，要求盗用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日方虽表示同意，但规定必须在青天白日旗上方，附以三角形黄色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汪精卫被迫接受，但一直认为此举不大体面，一再要求日方允许取消，但遭日本拒绝。

③ 石原，石原幸次，梅机关成员，影佐祯昭的副官。

④ 白井，白井茂树。一九三八年七月任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高级课员，一九三九年三月，任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谋略）课课长，时在香港设立机关专门对重庆进行诱降活动。

讲和决非易事。日本以为蒋现甚感困难，亟于求和。吾谓不然，蒋正以为抗战好转，岂有求和之理？如日方观察错误，表示愿和，则蒋以为日本已陷于困难地位，调子将更强，是则欲和而反不得和也。私意须水到渠成，此事非急可得到。犬养甚以为然，臼井尚不大了然。十时寝。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九时起。终日无事，闲谈而已。晚，与犬养等出外晚饭，并赴一乐园跳舞。十时半返寓。日来观测，日方急于和平，情见乎词，苟重庆方面一变，则两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惟恐蒋先生负一时之意气，不肯为国家百年大计设想也。至余，现决心全力组织新中央政府，将来亦拟努力与重庆和平，决不存见谅于蒋先生之心，尤不存见用于蒋先生之心。为和平而来，当然为和平而去，将来和议告成，余当摆脱一切，为一平民也。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九时起。闲谈竟日。下午，与臼井、犬养等散步，并游览名胜。晚臼井乘车返东京，珍重而别。

一九四〇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四

九时起。旋赴飞机场，因雨停飞，返寓小息。下午看电影，三年前在南京曾看之旧片也。晚饮酒甚酣，即睡。

二月二日 星期五

九时起。仍赴飞机场等候。忽新闻记者趋至犬养前寒暄，谓：“先生系犬养，余等早已认识，同行者得非周佛海先生乎？”犬养谓：“否！此乃三浦先生也。”新闻记者笑不置信。本日又因雨未飞，返

寓。无聊已极，归心似箭，令人心焦。惟连天风雨，联床夜话，殊有风味也。

二月三日 星期六

七时起。推窗一望，风雨满天，料今日又不能飞矣。复睡，至九时起。犬养谓或者可飞，始赴飞机场一行，果如其料。十一时半起飞，颠簸殊甚，一小时后天气渐好，平稳飞行，四小时后到达。石原少佐来接。返寓后，未遑休憩，即晋谒汪先生，谈一小时。返寓后，思平来，谈一周内情形。旋默邨亦来，谈一小时。晚偕淑慧赴心叔家。福冈之行，又成陈迹矣。人生如梦耳，不禁慨然！

二月四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偕思平赴汪先生处，参加干部谈话会，关于联络各党各派及还都筹备委员等问题，多有讨论。返寓后，叔雍、筑隐来谈。下午，约君衍来谈，请其为财部次长，并就财政上各种情形，加以讨论。旋素民来，请其为关务署长，并就关税上各项问题，加以讨论。晚赴李季之宴，与心雅、少岩谈甚详，不觉饮酒过多。十二时返。

二月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赵毓松来，当告以青年党须发表一宣言，始便参加中政会，渠允之；并谈及和平条件与人事问题。旋陆鼎揆、诸青来^①亦来，告以青年党已允发宣言，国社党同时亦须发宣言，当允办。并约定十二日下午，开各党联席会。下午，陪汪先生接见犬养、影

^① 诸青来，名翔，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一年生。早年留日习工商经济。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持志大学教授，《时事新报》、《上海银行周报》主笔。一九四〇年三月加入中国国家社会党，任政务委员会委员，伙同该党成员陆鼎揆、李祖虞等人，追随汪精卫集团投敌。

佐,关于发表宣言及和平条件,有详细商量。我方并提出,取消东京会谈所约定之国旗上附加之三角飘带。影佐表示甚难,但允努力。并云必要时,陪余赴南京、北平,访日军现地当局后,并赴东京一行,或可办到。返寓后,珩甫、警洲来,与商盐政问题。默邨来,商一般人事问题。晚赴心叔家,与士群^①、思平闲谈。

二月六日 星期二

九时起。俞觉生^②来谈,嘱其为国库司长,并嘱其早日预备。梅哲之来,嘱其为钱币司长,并对于发行角票救济市面,有所讨论。旋赴汪先生处,谈参谋本部、军政部、军训部人选。返寓后,犬养来,商谈(维)新政府人事善后问题^③。下午接见王敏中,谈浙江问题。并接见孙良诚^④部军长程心明,询该部情形,并商今后联络办法。旋与刘兰江商人事问题,允力荐其为军训部部长。晚,赴心叔家,约叔宣[萱]^⑤谈,劝其就参军长,并表示力荐心叔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旋叔雍亦来,谈至夜深始返。

① 士群,李士群,浙江遂昌人,一九〇五年生。早年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北伐时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被捕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专员。一九三八年秋逃往上海投敌,在上海组织特务机关,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兼特工总部副主任。

② 俞觉生,即俞绍瀛。曾任江苏省政府财政厅主任秘书。

③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签订了《关于中日新关系调整协议书》的秘密协定,其中《秘密谅解事项》(第一)规定: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伪维新政府将予取消,“但其主要人物的面子和地位,须加以考虑”。

④ 孙良诚,字少云,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一八九三年生。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时任国民政府三十九集团军所属游击总指挥,驻鲁西南地区。

⑤ 叔萱,萧叔萱,福建闽侯人,一八九四年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司令、福建教导旅旅长,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馆武官,一九三六年授中将;抗战后回国,蜷居上海,后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二月七日 星期三

八时半起。接见李祖虞^①、徐苏中、柳池〔汝〕祥^②等。午宴将来财政部各干部，并分别指定人员起草财政金融政策及编制预算标准。余表示宣言中，第一，须表示根据法币及其他通货，俟新法币发行后，再行整理，以避免人民损失；第二，承认过去内外债，负责还本付息。下午，接见塚本，商国民政府警卫问题。清水来，商联络其他各党派问题。旋接见李守信代表李伯旋，及维新政府禁烟总局长朱曜（旭初）^③。本日为旧历除夕，遥忆老母生辰，未能侍奉，不禁泣下。每逢佳节倍思亲，未知何时始能膝下承欢也。晚赴七十六号观剧。深夜始归。

二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汪先生处，商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阐明和平条件之方式及内容。旋与思平、默邨商讨人事支配问题。犬养来，谈财政、禁烟及特务各项问题。下午，接见王敏中、俞天休。旋赴李字家，未遇而返。晚，医牙。返寓后，编制政府成立后每月概算，支出约二千万，收入约一千七百万，每月不敷三百万，如加入鸦片特税，或可勉强维持。旋赴七十六号观剧。三时返。

二月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重编概算，收入增至一千八百万，支出则为二千五百

① 李祖虞，字梦昭，江苏武进人，一八八八年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曾任北洋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及大理院推事、国民政府福建省民政厅长、上海律师协会会长。时为国社党政务特别委员会委员。

② 柳汝祥，抗战爆发后居住香港经商，因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相识，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③ 朱曜，字旭初，浙江杭县人，一八八五年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公估局局长、津浦路局长等职，一九三八年任伪维新政府通济局局长，一九四〇年后任伪国民政府财政部总务厅厅长，戒烟局局长等职。

万,不敷七百万^①。旋接见詹纪凤^②,嘱其联络上海两法院^③。十一时召集我方财政人员及犬养、清水、小池^④、平井^⑤等,商概算编制及各税收机关接收等问题,并以本人所负责任甚多,不能以全力研究金融,今后请小池与各主管人员接洽,而以君愷[衍]总其成。下午,接见顾宝衡^⑥、唐文恺^⑦、王逸三、陈华白[柏],均金融专家也;唐文恺尤切实详陈须使金融界与政府利害一致,否则,金融界即表同情,亦不易归附。旋心叔、思平来,谈人事问题。晚仍赴七十六号观剧。三时始返。

二月十日 星期六

九时半起。赵毓松来,谈青年党决定发表宣言。惟言下始知其自愿为部长,而不以之与张英华^⑧,盖张在青年党历史甚浅也,

① 周佛海所编的预算数字,在本年日记后面空页上记有:

收入:华北关税二百万元,江海关六百万元,统税五百五十万元,盐税二百万元,华北盐税五十万元,武汉一百五十万元,华南关税五十万元,共计一千八百万元。

支出:维新政府支出八百万元,新行政费一百五十万元,新事业费五百万元,军事费五百万元,党费六十万元,预备费五百万元,共计二千五百一十万元。

② 詹纪凤,字鸣岐。抗战前在上海任律师。

③ 上海两法院,指上海第一特区高三分院和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时汪伪集团正拟策划夺取该两法院管辖区。

④ 小池,日本梅机关成员。

⑤ 平井,平井丰一。曾任日本关东军经理部部员、海外拓殖委员会和陆军省军务局课员,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经理部主计中佐。

⑥ 顾宝衡(周在日记中有时写成顾宝衡),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国民政府工商部设计委员、首都建设委员会专门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会襄试委员、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协纂等。

⑦ 唐文恺,字伯原,江苏昆山人,一八九五年生。早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天津南开大学商科主任兼教授、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委员兼社会经济调查所所长。

⑧ 张英华,字月笙,河北衡水人,一八八六年生。毕业于北洋大学,后留学英国。曾任北京民国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四川盐务使、财政总长兼市制局总裁等职。时任中国青年党常务委员,随赵毓松等,代表该党参加伪政权。

当允之。并谈其他问题。伊藤^①及西^②率领盛沛东^③来,谈香港工作情形,云李思浩对于川滇军队有办法,亦姑听之,嘱其进行而已。下午,李择一^④来谈。此人颇有拉拢之必要。犬养来辞行,明日飞东京;请其早来,并谈及国旗上三角飘带问题。渠谓恐最近不易办到,谈下深表忧虑,余亦忧之。适竹下在月之家宴客,影佐亦在。余赴宴时,犬养特为此事随余赴月之家,呼影佐出详谈。此君如此,殊令人感激也。影佐席间慰余,将来或有办法。余谓如此事办不到,余参加中央之兴致亦将减少也。

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晴气、塚本来谈一小时,研究特务方面人事及办法各问题。俞裁〔裁〕^⑤来见,详询维新政府财政部人员请形。下午,接见王亮^⑥等三人。旋与默邨谈特务方面人事,劝其忍耐。晚赴宴,十时半返。本日为最近数月来最闲之一日,今后工作紧张,当更无休息之机会也。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九时起。影佐来,谈司徒雷登^⑦晤王克敏,谓将赴渝,望王出

① 伊藤,伊藤芳男。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嘱托,“七七”事变后为西义显助手。专事对汪精卫集团的诱降活动,时任伪满洲国驻上海事务所所长。

② 西,西义显。“七七”事变前任日本满铁公司驻南京事务所所长,“七七”事变后,专事对汪精卫集团的诱降活动,时与伊藤一起在香港通过钱永铭、张竞立等,对重庆进行诱降活动。

③ 盛沛东,字子明。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及铁道部专员,抗战前在上海任律师,时与西义显等勾结,进行降日活动。

④ 李择一,原名宣韩,改名择一,福建福州人,一八八八年生。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曾任天津三井洋行买办、国民政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福建省政府顾问,上海、南京沦陷后参与组织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活动。

⑤ 俞裁,即任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总务司长。

⑥ 王亮,字希隐。抗战前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

⑦ 司徒雷登,生于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时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

任汪、蒋及重庆、东京调人。多田^①提议托司徒赴渝转达两点：一、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分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二、蒋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径谈，否则王可从中传达，并盼渝派密使来谈，询我方是否同意。余答可照办。并谈商其他问题。旋报告汪先生，亦同意。下午召集青年党、国社党代表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各项问题均得圆满结果^②。五时接见唐惠民，谈华北各种情形。晚，陪汪先生宴藤田中将^③等。旋赴李季家，与少岩、揆一、心雅等闲谈。十一时返。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

昨晚受刺激颇深，致睡眠不安，足证修养不足，涵养不够。本晨起头昏甚。蔡培^④来谈各种情形。午赴日本一高同学会之宴，并讲演一小时。以客观眼光，说明新政府必然产生之理由，并说如日本不尊重中央政府之独立自由，其结果日本所失必较中国为大。各人闻之，均表同情。返寓后，头甚痛，睡至七时始起。春圃来，谈各种人事问题。十一时半就寝。

① 多田，多田骏。一九三二年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一九三五年八月任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一九三七年任参谋本部次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任第三军司令官，一九三九年任华北日本派遣军司令官。

②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国家社会党的诸育来、陆鼎揆，中国青年党的张英华、赵毓松，以及赵正平、岑德广、赵尊岳、杨毓珣等人。周佛海向与会人员报告了与日本谈判成立伪中央政府的经过及青岛会谈情况，与会人员对此表示支持与赞助。国家社会党及中国青年党表示将发表宣言，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

③ 藤田中将，即藤田进，日本陆军中将。原任日本华中派遣军第三师团师团长，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调任日本第十三军司令官，驻上海。

④ 蔡培，字子平，江苏无锡人，一八八四年生。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参事、航政司司长、内政部民政司司长、行政院救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

九时起,头甚痛。约集财政、金融干部,略有商讨。旋约士群来,谈至下午二时,调解其与默邨之感情,并加以抚慰。下午,午睡未成。默邨来,与之详商如何使二人感情融洽。余提议警察与特务分开管,特务而〔则〕由余直接指挥之。六时,影佐、堀场来,商汪先生所草宣言。据云中国方面发表,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认,只取默认态度。因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对政府必反对。将来于中政会后,再由中日双方同意发表宣言,表示决心。余谓此事尚须研究,汪先生宣言,日本固不否认,但为议员或记者质问时,日当局如稍表示此为片面希望,或大体如此,则汪宣言之效力将全部打消。双方商量甚久,决明日再议。

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九时赴汪先生处,出席谈话会。汪先生对于日本不肯同时发宣言,表示失望。余谓:本人自始即主张条件不公布,盖条件利于华者,必不利于日;利于日者,必不利于华。如发表利华者,日本人民必反对其政府;发表利于日者,则中国人民必反对。且因宣传之目的而发表,必引起将来实行时之困难。吾人之条件,志在实行而不主宣传,但求将来能实行,目前可任外间揣测与攻击。旋与思平约影佐来商,决定方案数种。五时偕思平、影佐、清水、堀场谒汪先生,谈两小时,仍决定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宣言,但不发表条件;复声明两国当局保证条件不出近卫声明之外。并对于取消国旗附加上飘带一事有所商谈;此间希望上海、南京一带不加,影佐等允努力。七时散。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九时起。心绪烦闷万分,人事问题,外交问题,各种问题,均令人感觉烦恼。数日来,历尽平生未曾经历之痛苦,惟此次运动为历史上大事业,艰辛在所难免。此正历练之机会,今后须忍耐以应付也。接见赵毓松、金龙章、即[邱]访百[陌]、张百高^①等。晚与思平赴李孖家。十一时返。

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七十六号,出席宣传会议,详细宣布和平条件内容,并说明暂时不能登报公布之理由;训话约三刻钟。返寓后,接见唐惠民。下午接见冷家骥^②、曹玉景[景玉]^③等四人,谈北方问题。晚陪汪先生宴津田^④、楠本^⑤等。连日困难之事甚多,初尚心烦,后亦置之,岂历练所致?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困其体肤”。余最怕者为“苦其心志”,今后当努力修养,态度必镇定,火气不可太甚也。十二时寝。

① 张百高,名有桐,字百高,江西萍乡人,一八九八年生。早年赴日,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学位。曾任江西中山大学秘书长、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所属《国际通讯》编辑。

② 冷家骥,山东招远人。抗战前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参议、伪北平市总商会会长。

③ 曹景玉,时为山东济南伪军头目。

④ 津田,津田静枝。曾任日本驻福州、上海、天津等地特务机关长、海军军令部第三部部长、驻伪满洲国海军司令官等职。一九三九年任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部长。

⑤ 楠本,楠本实隆。一九三六年八月,任日本参谋本部附(驻上海),一九三八年任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总务班长,一九三九年晋升少将,任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

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张诚^①，详商编练警卫旅问题。下午，接见刘培绪^②，商军事问题。晴气少佐来，谈特务问题。处理各项文件，及其他零碎事务。六时影佐、堀场来，谈两小时并晚饭。所谈为对重庆工作^③，余举方针、时机及技术三点，详为说明，使其知情形复杂微妙，如措置不当，则和平之心愈急，和平反愈不可期。二人颇为了解。默邨来，表示同意特务独立，渠不问事，由余直接指挥。正见其深识大体，惟不知士群方面有无其他额外要求也。晚赴心叔处，与叔雍、厚生、思平、筑隐晤谈，始知筑隐不能参加政治会议，不欲担任铁道部。气量之窄，有如此者！但只得慰之。十一时半返。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九时起。出席谈话会，对于政府成立前一切准备，略有商谈。十时晴气、塚本来，谓余之方案，以李士群专管特务，丁默邨任警察，士群不同意。不禁烦恼，因托其再往一谈。须贺来，谈一小时。下午，林少佐来，报(告)共产党及重庆暗杀余之计划，请余注意。接见耿济之^④、杨揆一、刘兰江等，所谈均关于人事者。晴气电话，谓士群仍不同意，令人烦恼异常。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虽不能稍萌退志，但难关

① 张诚，字居敬，河北献县(一说为福建)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高级参谋，时任伪中央军官训练团学生总队长、汪精卫卫士团团长。

② 刘培绪，号冀述，河北沙河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三五年授少将。曾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第十一军团第四十师师长，时任伪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伪中央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

③ 日本在扶植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同时，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香港设立特务机关，通过时任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的宋子良对重庆进行诱降活动，即所谓“桐工作”。并妄图在本年三月底，在伪政权成立之前，实现蒋汪合流。

④ 耿济之，应为耿绩之，名嘉基，字绩之，江苏松江人，一八九九年生。抗战前任上海特别市政府法文秘书、法租界工部局华董。时任伪社会部委员。

重重,如何突破?实令人毫无把握。晚,与汪先生商维新政府人事善后问题。塚本已〔亦〕来,谈丁、李事,不易解决,令人心烦。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苏成德^①、彭年^② 后后来,均系谈丁、李之事,各有所遍〔偏〕袒。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下午,默邨、思平来,谈两小时。默邨表示辞警政部长,余与思平大为感动。默邨此次受尽委屈,而能如此让步,实为顾全大局,殊可感佩。犬养由东京回,与谈一般情形。塚本、晴气来,告以默邨自愿辞警政部,二人亦表钦佩。晚,赴虹口医牙。旋赴心叔处,与亚农^③ 谈东京、重庆直接谈判问题,余殊悲观。目前关键,不在东京,而在重庆,东京有和之意,而重庆反以东京欲和为日军将崩溃,其气焰更甚,此和平之不可期也。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谒汪先生,谈广东财政补助问题及丁、李问题。返寓后,约集财政、金融干部人员,有所商谈。接见士群,予以安慰及告诫,并略谈警政部组织及人选。旋接见许继祥^④;汪先生许其代理

① 苏成德,又名苏美一,曾化名吴德,山东济宁人,一九〇〇年生。早年加入中共,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从事中共工运、特科工作;一九三二年冬叛变,历任浙皖赣边区主任公署顾问,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视察专员,(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长兼总部看守所主任等,在沪宁一带破坏中共组织。一九三九年七月被投伪的李士群绑架下水投敌,八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调任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一九四〇年一月,任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二月二十二日任伪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警卫组组长。

② 彭年,湖北沔阳人,一九〇〇年生。原为国民党特务,投敌后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特务委员会所属肃清委员会委员及特工总部总务处长。

③ 亚农,何亚农。

④ 许继祥,字翥屏,福建闽侯人。毕业于福州华英书院。曾任北京政府海军部军法司司长,任大元帅府参议,海岸巡防处长;国民政府军政部海军署海政司司长、海军部海防司司长等职。

海军部,老迈龙钟,未知何以选择此人也。犬养来,接洽财政上各项问题。三时缪斌^①来访,谈新民会^②问题。张资平^③来见,谈兴亚建国运动本部^④问题。孙祥夫来见,谈收编鲁西军队问题。默邨来,极力慰之,并略商特务问题。陪汪先生宴缪斌。旋赴李李^⑤处,交出武汉各种军事预算甚大,稍与争执,后颇悔之。十一时半返。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谒汪先生,商维新政府人事善后问题,因略谈一般人事问题。民谊来,谈意大利大使表示,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加一飘带,则意大利承认新政府恐将发生变化。闻听之余,不胜焦急,特约犬养来商,至少京沪一带不必附加,未知能否办到。和平运动至汪先生《艳电》前后,空气极佳,自高、陶事件以后,突转恶化。目前形势,险恶万分,加以中央政府三月内不成立,则和平运动即将解体也。心叔、志一来,志一报告北方情形。下午接见柳汝祥、陆家继、胡泽吾等,分别谈商军事、金融、盐政等问题。晚,宴缪不成,并赴七十六号观剧。深夜始返。

① 缪斌,字丕成,字弼丞,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生。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政府民政厅长等职,时任北平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

② 新民会,是日军在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进行奴化宣传的汉奸组织,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由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任会长。

③ 张资平,广东梅县人,一八九三年生。早年留学日本,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学位。回国后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后曾参加创造社,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授等职。时任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常务委员。

④ 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由日本驻上海副领事岩井英一策动建立,主要领导人严军光(即袁殊)、陈孚木、张资平、彭曦民。

⑤ 李李,叶蓬,时内定为伪武汉绥靖主任兼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君强来谈。旋接见陈维远^①、孔力行等,分别谈军事、宣传问题。下午,访胡毓坤^②,谈北方军事问题。旋赴心叔处,据云段运凯由港回。杜月笙与段谈话内容,当决定期接见,听其详细报告。晚赴虹口医牙。十一时返。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九时出席干部会议,对于中政会各种提案及维新政府人事善后问题,有详尽之讨论。十一时返寓。犬养来,与谈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承认问题。胡毓坤来回拜,谈半小时。午访楠本少将,略事应酬;财政、经济非渠帮助,障碍必多,求人之时,只有忍气周旋也。谈一小时,态度极佳。五时返寓,接见阮珩甫,谈盐政及中华联谊社问题。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个人一切。旋与松本^③、犬养、松方等略谈。十一时返。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谒汪先生,商谈司徒雷登赴渝事,及维新政府人事支配问题。返寓后,接见尹同益、卢小嘉、叶心恒^④等。下午,介绍

① 陈维远,字近思,福建闽侯人,一八九〇年生。曾参加福建事变,任福建省政府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闽南警备司令等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② 胡毓坤,字凌尘,辽宁海城人,一八九五年生。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一九二五年曾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团第十六军军长,一九二八年后,历任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议。一九三三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一九三五年授陆军中将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时任伪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

③ 松本,松本重治。近卫文磨的智囊。曾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是诱使汪精卫投敌的重要人物。时任日本同盟社本部编辑局局长。

④ 叶心恒,即叶震东。时任伪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申听禅〔禅〕^①与李士群见面，商警政部组织，并略谈筹备进行。刘培绪、鲍文樾、胡毓坤等来见。晚，偕默邨应犬养、影佐之宴，对于默邨此次退让精神，咸加钦敬及勉励。旋晤缪丕成，谈华北情形。十一时返寓。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九时起。思平来，谈将来政治办法，其意须有组织。余意政治上固应有组织，但根据过去经验，未得组织之利，先受组织上之害；至个人如有群众，累赘尤多，故对于思平之意，须要考虑。圣五^②来，谈国际情形。下午，神尾^③来谈。余告以中央政府即使组织，决不至阻碍全面和平，吾人为和平而努力，苟可以和平，中央政府可以改组也。神尾深为佩服。王锬徒^④来见，谈军事问题。晚，应日本军司令官藤田之宴，并赴心叔家晤段运凯，听其报告赴港情形。余托其再行赴港，转告此间意思：中央政府必须组织，但不阻碍全面和平，如蒋先生能下月内切实表示和平，中央政府即可不组织。

① 申听禅，即申振纲。抗战前曾任南京宪兵司令，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② 圣五，李圣五，山东泰安人，一八九九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为帝国大学大学院法学部研究员，再赴英，获牛津大学法学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外交部总务司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③ 神尾，神尾正雄。日本众议员，《海外》杂志社社长兼主笔。是年一月，神尾到香港，通过王长春向重庆情报人员罗集谊提出实现中日“全面和平”的条件与办法：一、首先必须实现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合作；二、日本不能抛弃汪精卫直接与重庆交涉；三、蒋汪合作后，日本当改变疏远蒋介石的态度，并有与其妥协的可能性；四、蒋汪合作后，日本的条件当更有利于中国；五、蒋汪合作后，因能缔结停战协定，日军当能即时实现撤退。

④ 王锬徒，原名式园，浙江永康人，一八八九年生。曾任上海统税局局长、国民政府参议、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时任上海宝康银行及长安实业公司董事长。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柳汝祥来,报告兴亚院^①情形。君衍介绍李徵^②来见。犬养来,谈承认问题。余表示如日方不决定承认中央政府,吾辈即停止组府工作。犬养深以为然。下午,约赵毓松谈青年党出席中政会代表问题。秦通理来见,嘱其草拟整理盐务办法。徐[孙]祥夫、曹景玉来见,当告以委曹为军长^③,嘱其切实工作,并介绍与日方负责人员接洽。晚,陪汪先生宴胡凌尘等。旋赴心叔家晤择一,谈维新人事善后及其他问题。此人所言,多有至理,不可以其荒唐而忽之也。余表示汪先生所交名单为最大限度,如再要求让退,即汪先生承认,余亦不干。李对余坚决深为感动。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九时起。约集财政、金融干部谈话。余谓事之本末缓急,不一定一致,有为本而可缓者,有为末而须急,如金融为本,财政为末,但目前则财政须于组府前急讨论办法,金融则可于政府成立后,从缓详议,故目前多次会谈,宜集中于财政上之实际问题。旋犬养来,亦以此意告之。张威明^④来见,允委以师长,将来如有发展,再扩充为军。四时谒汪先生,商讨日本对中央政府承认问题,余意只须派大使递国书足矣。闻日方拟派大使而不递国书,我方实不宜同意。旋接见樊友实,谈华北问题。接见孙殿英代表胡捷

① 兴亚院是日本一个专门负责侵华事务的殖民机构,正式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该院由首相任总裁,由外相、海相、陆相和藏相任副总裁。兴亚院在中国各占领区设有联络部。

② 李徵,字静涵,江苏无锡人,一八八一年生。曾任商标局局长,后开业任会计师。

③ 即委曹景玉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九军军长。

④ 张威明,伪军头目,所部驻新乡。

三^①，谈该部情形。晚赴宴。十一时返寓。连日不如意之事颇多，所历甚多，亦颇安之。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九时起。犬养来，商维新政府人事善后问题。余表示汪先生所开名单为最大限度，如再让步，汪先生即答应，余亦不干。厚生、叔雍先后来，谈各项问题。与遐长商编概算。下午，审核财政部及警政部组织法。接见詹纪凤，谈商上海法院接收问题；曹景玉、孙祥夫，商山东军事问题；史春生，商盐务问题。旋赴心叔家，商赴港运动飞机事。十一时返寓。

一九四〇年三月

三月一日 星期五

九时起。约春圃来，商经费停止及将来概算编制问题。志一率阮玄武^②来见，面托志一全权与胡凌尘及孙殿英代表胡捷三，商华北军事办法。次乾^③来，嘱其为两淮盐务管理局长。此次人选或出于速断，但除此外亦无可靠者，姑使其一试。默邨、犬养，分别有所商量。下午，接见何庭流，谈华北问题；盛达雄，谈警务问题，并约其帮忙。张威明来见，允委以路司令^④名义，并给予二万

①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一八八九年生。曾任宋哲元部师长、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北平军分会高等顾问、冀察战区游击总司令。时任国民政府冀察战区所属第二十四集团军之新五军军长。胡捷三为孙殿英部属，专门负责其对外交涉事务。

② 阮玄武，又名九如、又玄，安徽合肥人，一八九三年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陆军第四十四师师长、安徽省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参议，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二月，授陆军少将。

③ 次乾，易次乾，广东鹤山人，一八八〇年生。毕业于黄埔水陆师学堂及水雷学校。曾加入同盟会，后任北洋政府农林部编纂令事、公报处处长、众议院议员、蒙藏院副总裁等。

④ 即委张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二十四路司令。

五千元;或许此款虚掷,然明知其虚掷,此时用人之际,亦不能不略受其骗也。五时半访段运凯,托其赴港时,便中晤钱新之,告以吾辈目的只在和平救国,中央政府即使成立,决不妨碍全面和平,吾辈可为和平而牺牲个人一切。段至受感动。

三月二日 星期六

九时起。罗家衡^①来见,拟荐其为司法部长,并力为劝驾。心叔领曹某来见,谈运动飞机问题。余意至多二三架可来,多必无望,因来一次,即不能来第二次也。下午,接见曹景玉、孙祥夫、张威明,勉励其切实工作。程远帆^②来谈,请其加入筹备中央银行。此人甚好,颇有微名,惟能力薄弱,恐无多建树。晚,宴松本、川本^③等,并与松本密谈。如维新〔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大使不递国书,则法理上仍非承认,何必多此一政府?故余意承认问题不解决,中政会不拟召开。松本甚以为然。并告以影佐、犬养立场之困难,说话效力不大,非渠侧面努力,前途颇为悲观。渠谓已缄近卫,并定明日飞南京,晤板垣详谈。

三月三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钱大槐〔槐〕^④来,谈中央银行筹备问题及一般政

① 罗家衡,字象平,别名继笙,江西吉安人,一八八三年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曾任护北洋政府及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大元帅府秘书,北京政府农商部次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② 程远帆,字万里,浙江绍兴人,一八八六年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湖南明德大学经济学教授、北洋保商银行行长,南京、北平市政府财政局局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③ 川本,即川本芳太郎。一九三九年六月,任日本华北方面军附,日本在华北的特务机关竹机关(负责诱降吴佩孚)机关长,时为日本中国派遣军附。

④ 钱大槐,字书城,江苏太仓人,一八九八年生。毕业于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商科、日本明治大学研究科。曾任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哈尔滨分行经理。时由影佐推荐给周佛海,协助其成立伪中央银行。

治情形。臧汪先生,陈述承认问题及国旗问题不解决,中政会不宜召集。下午,见客三人。厚生来,谈人事问题;此人恐不易驾御,将来或生问题。晚与思平、默邨商将来中央党部组织^①。余主张只存秘书厅,下设总务、组织、训练,实际上负担责任,其余另组宣传、民运、特务三委员会,担任决定方针,不实际负责,仅分别主持宣传、社会、警政各部工作。二人均赞成。十二时就寝。

三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席干部会议,研究日方交来米内首相^②声明草稿。余提议增加两段:一、“此次和平之具体方策,因未至发表时期,但可对内外负责声明;其精神不违背近卫声明三原则,其条件不越出近卫声明之范围。”二、“日本迭次声明,尊重中国独立自由,今后当以事实证明之。”并对于中政会日期有所讨论。余提议承认及国旗两问题不解决,则会期暂不预定。当经通过,由汪先生下午正式托影佐向日方表示。返寓接见王厦材^③。下午,接见郝鹏举^④、谢文达^⑤。谢为黄埔一期生,委为司令,并予以勉励。影佐、

① 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时设有秘书厅和组织、宣传、社会三部及财务和特务两委员会。

② 米内首相,即米内光政。曾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内阁海相。本年一月十六日继阿部信行之后,任内阁首相。

③ 王厦材,名德林。曾任江苏省淮阴中学校长、中法大学及孔德学院等校教授、冀密区行政专员公署秘书、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教育厅长等职。

④ 郝鹏举,字腾霄,河南阾乡(今属灵宝)人,一九〇三年生。毕业于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曾为西北军干部学校大队长,入前苏联基辅军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原大战后投蒋,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参议、第三十军参谋长(中将)。抗战前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暂编第五军副军长,抗战后任胡宗南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第二十七军参谋长。本年初奉派赴傅作义部担任联络官,乘机携带密码电本及其他重要文件,由西安逃往南京,投入汪精卫集团。

⑤ 谢文达,原名谢忠锐。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后在上海做生意。上海沦陷后投敌,时任伪特务委员会顾问,并被委为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四路司令。

堀间〔场〕来谈。据云派大使，呈国书，不成问题，惟关于大使馆之为〔如〕何编制，兴亚院之如何处置，尚待研究，故大使来华需时日。余谓至迟不能超过两月。晚与士群商警政部组织条例及人事，并谈禁烟问题。十二时寝。

三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柳汝祥、陈君衍来谈。余主新法币未成立前，仍应以旧法币^①为本位；盖旧法币之崩溃与否，不系于吾辈之用不用也。且新中央政府利于法币之涨，而不利其落，日本亦然，故新法币未发行以前，不宜打倒旧法币也。十一时谒汪先生，商讨中政会开会时期。余意国旗问题，恐不能坚持为中政会开会条件。盖去年六月在东京谈话既已约定^②，目前欲推翻，则为吾辈失信；至承认问题，如能在米内首相声明中明白表示承认，则中政会即可召开。汪先生甚以为然。余即约影佐六时来谈。下午，见客八人，均谈军事、特务及政治者。其中最令人狼狈者，即与赵毓松谈青年党。前许该党中政会代表中有英华，且许赵为交通部长，今竟两均推翻，余实无以对赵。办事真难，幸赵明大体，允就农矿部。影佐来，谈维新人事善后及承认问题，并询中政会日期。余意中政会开会之早晚，在余之决心如何，一再迁迟，均系余未下决心。今晨再四考虑，不宜再迟，故决心廿日召开中政会，廿六成立政府。影佐甚表赞同，明日当向汪先生进言也。

三月六日 星期三

月来瞻念前途，困难甚多，组织之勇气因而减少，又因余之不

^① 新法币，指汪精卫汉奸集团准备发行的伪纸币，旧法币指国民政府发行使用的纸币。

^② 一九三九年六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秘密访问日本时，汪精卫在第二次与日本陆相板垣谈话中，已同意日本提出的在其旗帜上附加三角形黄色飘带要求，并写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

推动,中政会开会遥遥无期。日昨再四考虑,事已至此,不能中止,与其再事延缓,不如立即上台。走一步算一步,做一点算一点,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干,只有不顾一切干去。昨决心十三日中、日双方发表宣言后,廿日开中政会,明日干部会议时,余将力持此议也。上午,见客四人,并与春圃处理例件。默邨来缄,表示消极。余昨晚说话不慎,使之刺激,后颇悔之,今后于此点应力加注意。下午,接见门致中^①、陈径[维]远等八人。李士群带领特务干部同志三人来见,予以勉励。影佐来,谈承认及维新人事善后等问题。晚赴心叔处,与琪山、楚憎^②等聚谈。虽系闲谈,多有关于工作者。十一时返寓。

三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干部会议。余本主廿日召开中政会,但表面上不愿单独负责,主张俟公博及汪夫人于日内来时^③再议。汪先生首肯,但一面面谕民谊,事务上准备,不宜稍懈。大约可如期开会。明知前途困难甚多,尤以财政无办法,但决心牺牲做去,困难太多,反不忧心也。返寓后,接见赵锜,保定生也,谈军事。心恒来,谈与人鹤联络问题,并与君衍商财部宣言,余略指示五大点,请其修正。

① 门致中,字靖原,吉林汪清人,一八八八年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曾任冯玉祥部第七军军长,中将。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宁夏省政府主席、西北军第十七军军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冀察建设委员会主席。

② 楚憎,即卢英,字楚憎,湖北江陵人,一八九四年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队长、警务专员等职,一九三九年八月,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时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③ 陈公博在汪伪国民党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务执行委员,在汪与梅机关谈判即将结束、《中日新关系调整协议书》签字前,陈离上海往香港。经陈璧君往香港活动之后,陈公博乃决定到上海,参加“组府”活动。

下午,接见丁锡山^①,述其部队受日军侮辱之事,实为之发指。如此下去,则中日合作无结果。日方上层虽有觉悟,而下级仍横蛮,如此前途,未可乐观也。当慰勉之。哲之、大榭先后来,谈金融问题。晚赴潘宅^②便饭,并与思平、默邨、朴之谈人事问题;默邨之误会冰释,为之大慰。

三月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约财部干部会谈。君强来,报告南京筹备还都情形。思平来,谈一般人事问题。第二路司令林之江^③报告江北军情。士群来,商警政部干部人员名单。下午,接见徐苏中;十一路司令李宝盛来,报告安徽军事;孙润宇^④、蔡子平来,谈中日合作具体问题。感[咸]觉日本意见纷歧,机关复杂,而且气量狭小,至今尚无觉悟,将来前途未可乐观,吾辈惟有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赵毓松来,商青年党宣言等问题。晚,宴中央银行筹备委员。关于新法币是否定一固定汇价,抑随法币涨落,颇有议论。此事极复杂,须慎重考虑也。旋赴廿号略坐,十一时返。闻公博已抵广州,为之大慰。

① 丁锡山,抗战后任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副司令,活动在浦东一带。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投敌,所部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三路,丁为司令。

② 潘宅,即潘三省住宅,上海开纳路十号。潘三省,字西崖。抗战前曾任亚利洋行买办、上海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上海沦陷后组织上海轮船公司,自任经理兼董事长,并开设亚洲总会、华人总会、兆丰俱乐部等大规模赌窟。

③ 林之江,原系军统特务,一九三九年派赴上海时投入汪精卫集团,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第四厅厅长,时任伪特工总部行动总队长兼行动第一大队队长、和平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④ 孙润宇,字子涵,江苏吴县人,一八七九年生。毕业于北洋大学堂预科、日本法政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法制局秘书长,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天津沦陷后投敌,曾出任伪天津市维持会总务局长、伪河北省政府秘书长。

三月九日 星期六

昨晚拟于中政会前发表一文,今晨考虑仍以少说话为佳。接见奚则文、叶心桓等。下午出席经济会议,似又铸成大错矣。晚赴廿号略坐。十一时返。

三月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出席谈话会。下午接见茅子明^①等数人。晚宴儿玉^②及船津^③,日本金融界巨头也。二人对中国甚好,见解极佳,惜其主张无力,故演成此次事变,今后当与紧密联络。饮酒甚多,尽欢而散。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接见陈则民^④等。午宴津田、楠本等兴亚院高级干部。下午接见江北军事代表及钱大槲。晚赴七十六号看戏,十二时半返。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渠谓高、陶实非人类,吾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实人类所不能作之事也。

① 茅子明,原为中统特务,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务委员会委员兼聚川学院(特务机构)教务长。

② 儿玉,儿玉谦次。曾任日本正金银行总裁,时任日本华中振兴公司总裁。

③ 船津,船津辰一郎。曾任日本驻上海领事,时任上海日本纺织业会长兼上海工部局董事。

④ 陈则民,江苏吴县人,一八八一年生。毕业于日本大学法科。曾任北京大总统府顾问、上海律师公会会长、上海各路商会联合会会长、苏州电气厂总办。苏州沦陷后投敌,出任苏州伪维持会会长,南京伪维新政府教育部长,时任伪维新政府江苏省省长兼财政厅厅长。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出席会谈。对于中政会之召集,有详尽之讨论,结果照余(意)见,决定二十日召集,并对于承认及国旗问题有所讨论。十时半返寓,见客多人。下午,木村博士^①来,谈金融问题。渠对于中国抱极大同情,将来拟聘为财部顾问。渠主张华兴银行^②立即改组为纯粹中国商业银行,一面仍筹备中央银行,俟商业银行之资产较多,即以其资产移作中央资本。余则主张径改为中央,不必经一过渡阶段。渠主慎重。二人意见虽不一致,但渠之热诚极可佩也。筑隐、叔雍来,与谈财政情形。将来一切事业,恐一时不易发展。

三月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偕公博陪汪先生接见影佐、犬养,谈承认及国旗问题。关于承认,决定先派特派大使调整邦交,以为事实上之承认;再派全权驻在大使,为法理上之承认。国旗之三角形,一时仍不能取去,日方望于政府成立后暂用一二日,然后设法取消。余等拟赴京,由汪先生与板垣面谈,为最后之努力。下午,接见李长江代表,

① 木村博士,木村增太郎。曾先后任日本大学教授兼内阁企划厅、农林省及经济更生部参与官,经济团体联盟理事及东京商工会议所理事等。著有《中国财政论》、《外国汇兑论》等书。

② 华兴银行,伪维新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在上海成立的发钞银行,其伪币为“华兴券”。

允委为军长,俟发动后,再委李名扬为总司令,长江兼副司令^①。易次乾来,报(告)盐务情形。李季来,商武汉军事工作。晚应津田之宴。近日余党政府须立即组织,推动甚力,故近日工作极为紧张,个人关系之大,有如此者。

三月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二中全会,决议本月内关于组府工作须准备完成。其意盖容纳余之意见,拟于廿六日成立政府,因恐赶不及,故作此稍有周旋余地之决议。散会后,更与汪先生及公博、民谊、思平、默邨,商事务上一切问题。十二时宴木村、安藤^②及冈崎^③,谈金融问题。余主政府收支不宜用军票^④,三人表同意,并谈及一般通货问题。下午,接见日本文艺界代表三人。犬养来,谈四千万政治借款问题,并谓维新政府人事问题已解决。客去后,倦甚。日前虽觉宜少说话,但以余之地位,组府似有发表意见之必要,因即草拟问答式之谈话,一气写成二千字,精神尚佳,堪以自慰。晚赴心叔处,晤叶扶霄^⑤,谈通货问题。十一时返寓,草谈话一千字,全篇

① 李名扬,时为国民党苏鲁战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长江,即李长江,原名德标,江苏南京人,一八九〇年生。一九三〇年任江苏省保安第四团团团长,抗战爆发后,随李明扬从事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江苏萧县、睢宁、宿迁等地任苏北第二游击区指挥;任副总指挥。十二月在泰州任苏北第四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所部辖七个纵队,驻苏北泰州一带。

② 安藤,安藤明道。历任日本大藏省嘱托、长崎税关长、兴亚院调查官等职,时任兴亚院经济第三局局长。

③ 冈崎,冈崎嘉平太。曾任日本银行营业局次长、陆军省事务嘱托、华中派遣军特务部副部长、日本银行参事等职,时任上海华兴商业银行理事。

④ 军票,军用手票之简称。是侵华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后,为掠夺我国物资、解决其军费支出,在长江以南占领区强行使用的一种纸币。

⑤ 叶扶霄,名薰,江苏吴县人,一八七九年生。曾任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时为上海大陆银行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

完^①。

三月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修改谈话稿。旋赴汪先生处,约集本党及国社、青年两党,以及在野名士之参加中政会者,举行谈话会,商讨政治会议各项问题及赴京日期与手续。旋宴中日双方金融会议各员。因借款事,余表示不满,怒形于色,使犬养难堪,余颇悔之。三时接见木村博士,谈改组华兴及筹备中行等金融上问题。接见熊子嘉,办理特税颇有经验,拟用之。邓祖禹^②来见,言谈之下,即许其任警政次长,但恐士群不赞成,后询之,渠极同意,并佩余魄力之大,足以打开局面。此为余长处,但缺点亦在此,如具知人之明,实宜如此做事也。晚赴廿号闲谈。十二时返。

三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申听禅来,告以警政部常次须让与邓祖禹,渠专任首都警(察)厅长,渠慨然允诺。十一时赴汪先生处,商中政会准备情形。午,赴心叔处,宴温宗尧,劝其任司法院长。渠初表示不愿,让与梁鸿志,后经余与公博、心叔婉劝,慨然同意;并劝其勿〔务〕通过各种法案。下午,李士群来,与商警政部编制及特务总部改组等问题。旋往医牙。七时赴心叔处,宴北方军人,并赴潘宅晚饭。十二时返寓。组府突现紧张,几有急转直下之势,此为余决心之结果,外人虽不全知,窃足以自豪也。

① 周佛海此次谈话于十六日发表,他宣称:伪中央政府的成立,不会妨碍“全面和平”,如果重庆愿与日本讲和,南京“准备以全力促成”。

② 邓祖禹,字涤清,浙江丽水人。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沪杭、沪宁两铁路警务处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等职,时任伪维新政府内政部总务司长、警政司长兼警官学校教育长。

三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汪先生本日飞京,特往送行。组府工作,刻已不成问题。余决心廿日开中政会,廿六日组府,想可照原定计划实现也。十一时蒋某来,谈统税局接收问题。为应付环境计,许邵式军为税务署长兼三省统税局长^①。同志中不知政治作用者,恐将谓余过于妥协也。下午,伊藤约里见(夫)^②来谈特税问题。此事日人恐不愿放手,惟鸦片问题,余亦不愿力争,当斟酌情形,妥为应付。松本、西园寺^③及犬养先后来,谈宣传及政治上各问题。旋往补牙,全部完成,费时约三个月也。晚偕淑慧赴廿号,小别诸友,明日赴京矣。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蒋及人^④、董修甲^⑤来,谈统税局接收问题。旋心叔、默邨、琪山、兰筠〔江〕、厚生、月笙等先后齐集,同赴机场。淑慧率幼儿、慧女送至机场。忆和平运动,余个人可分为三个阶段:离

① 邵式军,字啸越,或筱月、啸樾、啸月,曾化名邵军、张元声,浙江余姚人。抗战前曾在福建税务机关任职员,上海沦陷后,在日军特务部的支持下,接收了国民政府财政部上海税务署,改名为“苏浙皖税务总局”,自任局长。

② 里见夫,日本浪人,头山满弟子。日本大仓商事株式会社社员,久住中国。上海沦陷后支持盛文颐开设宏济善堂,任理事长,从事鸦片等毒品的买卖。所谓特税,即指鸦片毒品税。

③ 西园寺,西园寺公一,日本元老西元寺公望的孙子。曾任日本外务省嘱托,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事、事务局长,日本国际问题调查会长。

④ 蒋及人,时任伪苏浙皖三省统税局秘书。

⑤ 董修甲,字鼎三,江苏六合人,一八九一年生。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获密西根大学市政经济学学士、加利福尼亚大学市政硕士学位。曾任国立北京法律大学、师范大学、上海国民大学、吴淞中国公学等校教授、立法委员、江苏省政府建设厅长、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时任伪苏浙皖三省统税局秘书长。

重庆为第一期之开始；离港至沪^①为第二阶段；今由沪回京则为第三，亦即最后阶段矣，盖目的在国府还都也。十一时到达，褚民谊等来接，当赴首都饭店。途经西流湾故宅，不禁感慨万端也。下午偕公博谒汪先生，影佐亦来，谈国旗问题。晚与公博等饭于人鹤^②家，谈今后财政及其他问题，感觉前途困难甚多，惟人鹤则以为事在人为，颇抱乐观。十一时返寓。决定分日召开中政会，与余所主张者同。颇以此自喜。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陵，凄风苦雨，与廿六年十一月廿日离京辞陵时同。回首前尘，无异一梦。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谒陵毕，太阳忽出，其光明到来之兆欤？返寓后，犬养来，谈今井、臼井均曾赴港，与渝方某人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廿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四月十五^③。闻听之余，殊出意外。今井、臼井赴港，犬养等在沪从未提及，令人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当时主张在港所接洽者果属确实，则和平有期，政府可不组织。惟接洽者为重庆极不重要之人，如因此而延期组府，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告失败，必致两头落空。犬养深以为然，当约影佐来谈。余告以延至四月十五，此间必崩溃，故最迟不能过三月卅一日。影佐赞同，当同赴汪先生处请示，亦允诺。余廿六组府之议，虽未能实现，卅一之议则仍旧通过，惟未知明日中政会时，有无变动耳。

① 周佛海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与梅思平一起，由香港秘密潜入上海。

② 人鹤，即陈群。时任汪伪还都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③ 今井，今井武夫。原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是日本在香港进行的“桐工作”的主要人物之一。本月十日，日本与“宋子良”等在香港的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为了等待重庆的正式答复，日军总司令部要犬养通知周佛海，推迟伪政府成立日期。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九时,筹备半载之中央政治会议竟举行矣^①,余所预定廿日开会之计划亦实现矣。本日决议国民政府于本月廿〔卅〕日还都。午赴人鹤处便饭。下午二时与梅^②和〔合〕开联络会议,并与清水交换国府还都宣言草案。旋赴西流湾旧宅,巡视一周。断瓦秃垣,荒烟茂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忆廿六年十一月廿日离京前半小时,徘徊各室,苦不忍离,当时以今生今世无再返旧宅之时,今竟归来,亦当时始料所不及也。房正修理,约需三个月后始能完成。晚,应西尾总司令^③之宴。旋赴援道处,谈接收统税等问题。十一时半返寓。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忽想及推定人选时,推定主席须特别有一提案,不能与各院、部长同一名单,当即赴汪先生处陈述。旋开中政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政纲。政府组织,交通分为交通、铁道二部;实业分为工商、农矿两部,均照余意通过。下午三时偕公博谒汪先生,对于各院、部、会人选,为最后之决定。返寓后,与士群商警政部人选及特工总部移京等问题。晚,赴人鹤处,谈各种问题,并与淑慧通一

① 参加此会议的人员,除汪精卫外,共三十人。计有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逢;伪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伪维新政府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国家社会党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赵毓松、张英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卓特巴札布(普)、陈玉铭,及所谓无党无派人士赵正平、杨毓珣、岑德广、赵尊岳,以及列席代表彭东原(广东)、何佩瑋(湖北)等。

② 梅,即日本梅机关的简称。

③ 西尾总司令,即西尾寿造。曾任日军师团长、陆军教育总监,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电话。十一时半返寓。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此事余与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①之害也。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外交部长。此举当然不甚适宜，然较之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九时开第三次中政会，通过中央各院、会人选^②；余所预拟者，大体均照样通过。此次中央，实余助汪先生组成，颇以此自喜。散会后访齐燮元、王揖唐。下午，与梅和〔合〕开联络会议，并与殷同^③谈华北情形及全面和平，约二小时。余誓牺牲一切，如全面和平能告成，则新政府一切自可商量也。晚，陪汪先生宴西尾总司令及板垣总参谋长。宴毕，偕公博等赴人鹤家，谈至十一时半始返。

① 陈璧君与褚民谊之妻陈舜贞为义姐妹。椒房，古代为皇后居所，后泛指后妃；此处指姻戚关系。

② 会议通过的院、部、会主要人选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汪精卫代理）。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行政院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兼），海军部长汪精卫（兼），军政部长鲍文樾（代理），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工商部长梅思平，农矿部长赵毓松，铁道部长傅式说，交通部长诸育来，社会部长丁默邨，宣传部长林柏生，警政部长周佛海（兼）；服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代理），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代理），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萱（代理）。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兼），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蓬，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参军长唐麟。

③ 殷同，字桐生，江苏江阴人，一八八九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高等经理学校。曾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北宁铁路局局长等职，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建设总署督办。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谒汪先生,商中政会^①人选及组织等问题。旋与梅和[合]开联络会议。与犬养、平井商统税接收及关余^②抵押借款等问题。散会后,与士群、成德视察特务部南京区总办事处及警卫队,并召集特务重要干部,为简单之训话。下午,约集财政部重要干部,商海关、金融及其他重要问题。旋与惺弟赴新租之屋视察一周,即赴人鹤处晚饭。返寓后约春圃来谈,请汪先生对于蒙古代表特别加以礼貌,并请其报告德王保荐边疆委员会委员。对于中政会及其他经济问题,亦有所讨论。十一时始寝。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核阅金融设施及禁烟等办法。与犬养商动用华北关税及其他等问题;与圣五谈收回上海法院问题;与揆一商军饷支配标准;淑慧偕伊藤自沪来,与伊藤谈禁烟问题。旋赴君强家午饭。下午,何佩瑒^③来访,谈武汉财政问题。二人同意组三省^④财政整理委员会,以财部委员为主席,直隶财部。邓祖禹来,商警政部各项问题。旋谒汪先生,会同公博商中政会各组主任及副主任委员名单,并商谈中政(会)开会问题。旋赴君强家,接见珩甫、警洲,告以盐务局改为盐务署等盐政改革问题。晚赴人鹤家便饭。十一时返。料理琐事。

① 此系指将要成立的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

② 一八四二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即以关税收入作为赔偿英国军费的担保,后来即陆续为外债及赔偿的保证。所有国家关税收入,由税务司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尽先偿还各国外债或赔款之本息,如有多余,始拨归中国政府收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英日签订非法的协定后,关余即改存于日本正金银行。

③ 何佩瑒,字韵珊,湖北建始人,一八八〇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科。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湖北督军署参谋长、湖北省省长、武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时任伪湖北省省长。

④ 三省,系指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褚民谊、赵厚生等来谈。旋影佐、清水、公博仍来谈国旗问题。苏成德、邓祖禹、陈光中^①来,商警政部编制及房舍问题。温宗尧来,谈驻日大使问题。旋赴君强处,召仲寰^②,指示中政会第一次会议应预备之各项问题。下午,君衍,来商接收财政部手续及财政整理办法。影佐来,谈对重庆工作及将来一般趋势。旋谒汪先生及夫人,谈一般问题;切陈不可有小组组织,以召〔招〕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先生及夫人似有袒意,谓系柏生部下所为,渠本人不知。余亦不再辩。晚赴人鹤家便饭。十时返。核阅各种文件。十二时寝。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与陆鼎揆谈华北及重庆情形。旋(与)影佐、清水、公博、人鹤商国旗悬挂方式,以免临时发生误会与纠纷。川本大佐来,商招抚及改编河南队伍^③办法及开封绥靖公署^④问题。旋赴君强处,召遐长,面授编制预算办法;召仲寰,面示中政会第一次提案编制。素民^⑤、汝祥^⑥来,谈税务问题。下午,淑慧飞沪。接(见)史春生^⑦、杨君实^⑧,商改两淮税警问题。旋赴援道处,商统税

① 陈光中,原名桂山,后改名桂三、德隆、光中,湖南邵阳人,一八九七年生。曾任国民政府新编第三十二师、第六十三师师长、“剿匪”第一路军闽浙赣区指挥官,少将。后任上海市警察局会计科长,时内定为伪警政部总务司司长。

② 仲寰,张仲寰。原为上海一私立小学校长,时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

③ 指开封伪中央绥靖委员会所属“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张岚峰部、第二军刘启雄部、第三军窦光电部。

④ 指伪中央绥靖委员会所属开封绥靖公署,公署主任胡毓坤。

⑤ 张素民,时内定为伪财政部关务署长。

⑥ 柳汝祥,时内定为伪财政部公债司长。

⑦ 史春生,时内定为伪财政部盐务署税警处长。

⑧ 杨君实,时内定为伪安徽省税警处长。

接收办法;并谒汪先生,商机密费支配问题。为补助广东省问题,几与先生及夫人闹僵,后公博谓余不善应付,诚为实事。近日觉帮忙者,均不肯积极用心,事无大小,均须自己用尽心思,令人烦恼。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接阅禁烟计划,并与影佐、伊藤详商禁烟问题。召见陈警洲、江正源,略予训示。君衍来,与商接收盐务总局及恢复所得税问题。珩甫来商接收盐政问题,余主稳健,以免闹笑话。旋与祖禹^①等视察前经济委员会,并赴君强处,指示仲寰准备第一次中政会。下午,钱书城来,与谈改组华兴银行为纯粹中国银行,抑立改为中央银行。钱主同时两全方案,颇佳。旋出席院、部、会长第一次谈话会,决定各机关地址。返寓后,仍与伊藤、书城分别商禁烟与金融问题。晚赴人鹤家便饭。九时入新居,开列财、警两部重要人员名单,备于就职时发表。十一时半寝。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伊藤来,谈禁烟及其他问题。旋召邓祖禹、陈君衍^②来,分别谈商警政及财政上各项问题。静君等来。下午三时赴汪先生公馆,会同公博商四月份概算及军委会委员及常委^③等问题。旋揆一、志一、兰江来会商军事问题。返寓后,士群来见,决定警政部人员,并决定以前中央研究院为部址。叶心恒来,商盐务总局接收问题,余主暂维现状。晚,心叔来谈统税及情报等问题,并

① 邓祖禹,时任命为伪警政部常务次长。

② 陈君衍,即陈之硕,时任命为伪财政部常务次长兼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③ 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有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萧叔萱、陈群、唐骝、丁默邨、胡毓坤、李讴一、郑大章、臧卓、申振纲、富双英、孙祥夫、陈维远、金寿良、卢英、阮玄武、门致中、刘培绪,共二十六人;常务委员有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萧叔萱,共九人。后有变化。

出示北平傅某^①致何亚农函，盖司徒雷登自渝电渠来沪晤余，渠托亚农生〔先〕约也。事于全面和平关系甚大，惟其臧系十八日所发，恐中政会开后，渝方意思又变也。十一时寝。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平井偕正金上海支店经理岸波〔浪〕来，我方为余及觉生、盛木^②，签订四千万借款条约^③。余笑谓财政部之印第一次即用于借款，实非佳兆。旋素民、汝祥、哲之同来，谈人事支配及组织中央银行与改组华兴银行等问题。思平、春圃、仲襄等来，谈中政会议事日程。缪斌自北平来，谈片刻。下午，犬养^④来，谈财政及全面和平等问题。君衍来，报告财政部各种问题。土群等（来），商警政各种布置；陈耀祖^⑤、傅筱庵^⑥生〔先〕后来，谈广东及上海各种情形。晚，与静君闲谈。心叔来，谈各项问题。十一时寝。明晨举行还都典礼，预料当不致再有问题也。

① 傅某，即傅泾波，燕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文化基金会干事等职，时任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参事。

② 盛木，彭盛木，军统特务。曾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时任周佛海日语翻译、伪财政部参事。

③ 条约名称为《借款契约》。《契约》规定，全部借款法币四千万元，自三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间，分四次按规定金额提取，由“政府财政部部长，出给收条交与（正金）银行”。但应立即存入正金银行，提款时，应换取军票或华兴券。

④ 犬养健，时任伪财政部经济顾问。

⑤ 陈耀祖，字德昭，陈壁君之弟，广东新会人，一八九二年生。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财务司司长、广东省政府委员。一九三九年任伪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政会指定委员。

⑥ 傅筱庵，名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今宁波）人，一八七二年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时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三月三十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①，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余之理想果实现，为人生一大快事。忆前年四月与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自离渝以后，〈收〉经一年另三个月之努力，今竟天从人愿，足见事在人为也。旋赴财政部就职。下午召开第一次中政会^②，余以秘书长资格，对各案加说明。余所提关于财政之各种问题，如中央各机关经费支配标准，及四月份概算，均照案通过。本日为余平生第一痛快之日，盖理想实现，为人生最得意之事也。惟因悬旗时，我方多未照协定办法，致使对方不满^③，为美中不足之事。此责应由我方负之，不能怪人，后经解释，亦风平浪静矣。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陪汪先生接见西尾、及川^④、柏恒〔板垣〕等前来道贺（者）。返寓后，与惺弟谈禁烟问题。下午，赴汪

① 时伪国民政府设于南京鸡鸣寺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内。

② 是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该会议组成人员：主席：汪精卫。当然委员五院院长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列席委员五院副院长：褚民谊、朱履和、江亢虎、顾忠琛（缺立法院副院长）。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叶蓬、李圣五、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萱、李士群。聘请委员：齐燮元、朱深、殷同、卓特巴扎布（普）、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叔雍、岑德广。秘书长：周佛海，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③ 是日，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悬旗帜未照日本规定附以黄色飘带，因此遭日军枪击，汪精卫只得下令将旗帜降下。

④ 及川，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原任日本航空本部长兼中国方面第三舰队司令官，时在军令部任职。

先生处，商侨务等委员会常务委员人选。四时返寓，犬养、伊藤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晚，汪先生宴日本陆、海、外要（员），奏中、日两国国歌，听国歌时，尤令人兴奋万分。饮酒颇多，胃痛又作，淑慧闻之，又将耽〔担〕心也。十二时寝。

一九四〇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伊藤来谈，对于犬养深致不满。犬养气量本狭，无怪伊藤之不满。惟此为日方人事问题，吾人须小心应付也。旋出席第一次行政会议，对于今后工作略有讨论。余谓在如何收回权利，须用脑用口，不宜推卸于无钱可用，不能做事也。旋赴首都饭店，与思平、隆庠^①、影佐、犬养、今井、伊藤摄影纪念，七人为此次和平运动之最初同志也。下午，约公博、兰江、志一、凌尘来，商华北军事问题。旋士群来，商警政及特务方面各种问题，约一小时。君衍来，报告财政部本日情形，并有所讨论。接见赵毓松、史春生、陶孝杰〔洁〕^②等。旋核定财、警两部重要职员薪俸。心叔来，报告各项消息。十一时就寝。

四月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起。旋出席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下午赴财政部，商盐务、金融等问题。晚陪汪先生宴梅机关全体职员，不觉大醉。与梅机关同人共事，不觉将近一年矣。若辈因〔固〕为其国家而努

① 周隆庠，时任伪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代理常务次长。

② 陶孝洁，时任伪铁道部参事。

力,但对中国之认识及了解比较明了,故所作所为,均较合理。一年来所约者,件件做到,日本人无信义之说,亦不尽可信也。惟亦只能合作至相当程度,过于信赖,难免危险。但对其所言所决,亦不可过于犹疑,致使合作发生障碍也。

四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政部,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并召集全体职员训话。旋与哲之^①、素民、汝祥等商利用华兴银行各项办法,拟加入一二人为理事、监事。下午,赴部。犬养来,谈军票问题,令人感觉不快。旋对于提用关税及统一华北财政等问题,略有讨论。与君衍及薛司长^②商编四月份详细概算。五时半返寓,核阅修正所得税条例,备提出中政会。晚赴援道之宴,便中与心叔略谈各项问题。瞻念前途,困难万状,如不持以毅力,难免中道灰心也。明日幼儿赴东京,电话上海不通,殊感不快。

四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财政部,处理预算及其他重要事务。十一时返寓,召士群^③、成德^④、林森^⑤等来,商改组警官学校及警政各项问题。下午三时赴警官学校视察,并训话约半小时。五时半汪曼云^⑥、顾

① 哲之,梅哲之。时任伪财政部钱币司司长、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② 薛司长,即薛光钺,伪财政部会计司司长。

③ 李士群,时任伪警政部政务次长兼政治警察署长及特工总部主任。

④ 苏成德,时任伪警政部特别警察署长。

⑤ 林森,石林森,时任伪警政部保安司司长兼特工总部第二处副处长。

⑥ 汪曼云,字秀峰。原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三九年八月投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社会部副部长、农矿部政务次长。

继武^①、凌宪文^②、黄香谷^③来,报告上海情形,咸以特工与民运不能配合为虑,对于特工颇致不满。此亦实情,特工方面不能辞其责也。仲寰^④来,商中政会议程。七时赴汪先生家晚饭,盖其公子结婚也。晚,默邨来,谈各项问题。静君来闲谈。十时半就寝。伤风鼻塞,苦甚。

四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九时出席中央常会^⑤,对于中央党部组织及组设上海办事处,加紧上海工作,有所讨论。十时半返寓,召开第一次警政部务会议,对于各项规章及办法有详细之讨论。下午,赴财政部,处理关税及盐税各项问题,对于增加盐税税率有所讨论。余主正税恢复事变前状况,各种附税则分别减免。五时返寓。接见川本大佐,谈日本大使莅京^⑥时庆祝仪式及河南军事问题。旋谒汪先生,商中政会各专门委员名单。返寓后,处理中政会议事上各项问题,核阅文件。十一时散会〔就寝〕。

四月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余所提者为恢复征收薪给所得税及中

① 顾继武,时任伪社会部政务次长。

② 凌宪文,字博泉,号沛然、梦华,江苏无锡人,一九〇六年生。原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上海市教育局社会团体组主任,一九三九年夏投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③ 黄香谷,字之华,福建建瓯人,一九〇六年生。原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市党部民众运动委员会总干事、宣传科总干事,一九三九年五月投敌,时任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社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考试院铨叙部政务次长。

④ 仲寰,张仲寰,时任伪国民政府秘书。

⑤ 中央常会,指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焦莹、丁默邨、温宗尧、陈群等。

⑥ 四月一日,日本政府任命前首相阿部信行为驻伪政权特命全权大使,并定于四月二十三日抵南京。

央银行筹备委员会规程,均照案通过;余所拟而以主席名义交下者,为院、部长官特别办公费标准,亦通过。此外重要议案颇多。十一时散会,返寓。接见董修甲、蒋及人,商统税问题。三时到财政部,处理预算收入及盐税。接见戴霭庐^①,谈华兴银行及筹备中央银行问题。蒋及人等再来,谈统税问题。返寓后,春圃来谈。晚赴人鹤处,谈治安费问题。人鹤主暂从现状,勿与日地方军人冲突。察其意甚善,外传渠取旁观,幸灾乐祸,殊不对也。

四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朴之等来谈。下午,谒汪先生,商华北问题并机密等费支配问题。返寓后,接见吴凯声^②、章正范^③、陈次溥^④等。旋士群来,报告上海特务工作之布置及禁烟等问题。仲云^⑤来,与商联络肖赐^⑥,劝导重庆议和。惟蒋先生刻既意气用事,又为环境所左右,吾辈所希望者,恐终成泡影。惟作〔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人力终不可不尽也。申听禅^⑦来,报告接收首都警察厅之布置;张诚^⑧来,报告宪兵队及警备各种情形。均予以指示。晚赴人鹤家,与公博、思平等略谈。九时半返寓。十一时就寝。

① 戴克谐,字霭庐,时任伪华兴银行董事。

② 吴凯声,亦作闾声,江苏宜兴人,一九〇〇年生。毕业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后赴法,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秘书长、上海法学院校董、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董事、中外文化协会理事长。一九三九年任伪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时任伪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

③ 章正范,原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时任伪特工总部顾问及交通部顾问。

④ 陈次溥,时任伪服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⑤ 仲云,樊仲云。时任伪教育部政务次长。

⑥ 肖赐,即陈宝华。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及中统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⑦ 申听禅,时任伪警政部首都警察厅厅长。

⑧ 张诚,时任汪精卫卫队长兼伪首都警卫旅旅长。

四月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因川本及春圃临时来商要件，未克到部处理日常事件。静君前来辞行，珍重而别。下午，同盟社^①派人前来拍制电影并灌音。日本银行上海事务所长田中^②来见，谈今后金融及通货问题。冈田中佐^③来，谈改组华兴商业银行及统税、关税解缴国库问题，并涉及金融界布置实力问题。接见和平建国军各路司令。君衍来，报告本日财政部处理各种案件。晚，白并大佐自东京来，并约川本大佐晚饭。饭后与白并谈对重庆工作，余意时机未到，当努力以图之，但恐蒋先生一时不易转圜也。二人谈两小时始别。十一时寝。

四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第二次会议。余谓国家用人标准有二：一为论功行赏，一为选贤任能。二者不可得兼，鼎革时以前者为第一义，但亦不能漠视后者，承平时以后者为第一义。此次国府还都，须论功行赏，故所用者不必皆人才，但亦无可如何，惟今后则须选贤任能也。又对于外交问题，曾发表相当意见，大概以不刺激美国为主旨。十一时到财部，对于改组华兴银行有所讨论。此事影佐不赞成余辈所为，渠意不宜枝节参加，须彻底改组，其见甚是。下午，警政部次长邓祖禹来，谈申振纲接收首都警察厅颇有问题，当予指示。清水、小池来，谈财政问题。晚与堀场谈对重庆工作。余盼全面和平，但恐蒋意气太盛，且对汪恶感，不易接受，为可虑

① 同盟社，时日本惟一新闻宣传通讯机关，直接受陆军省情报部管制，并与外务省广播协会密切联系，内阁情报局和陆军省决定公布的消息，全由该社播送。该社在日本国内和中国占领区各大都市，都设有分社。

② 田中，田中守三。

③ 冈田中佐，冈田西次，曾任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部主计、伪维新政府经济顾问、兴亚院调查官等职，时任伪国民政府经济兼军事顾问。

耳。

四月十日 星期三

七时起。亲拟关于苏北行政委员会及苏北军事工作之签呈，盖汪先生交余拟办法者。旋出席军委会常会。十一时赴财政部，接见盐务局长刘谦安^①。关于应付通源公司^②盐税，与阮署长^③早有讨论。午，淑慧自沪来。三时赴警政部，接见江、浙、皖三省警务处长^④，并处理警政部事务。五时赴汪先生家，由汪先生报告赴北平及张家口之情形^⑤，并讨论设立华北高等分院问题；并对于接收日军管理工厂^⑥及米粮问题，略有讨论。返寓后接见石龙川^⑦，谈武汉情形。晚，心叔自沪来，据云重庆方面工作无甚发展，香港、北平约来之人，均无消息，不胜悬念。

四月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十一时到财政部，处理各项要件。下午在寓召集陆、海、空军负责人员，审查陆、海、空军官佐士兵薪饷标准，五时散会。张英华^⑧、赵毓松来，谈日本中下层军人尚缺

① 刘谦安，原为伪维新政府财政部盐务管理局局长，时任伪财政部苏浙皖三省盐务管理总局局长。

② 通源公司，即通源盐业公司。该公司为日本统制上海地区盐业产销的机构。董事长盛文颐。

③ 阮署长，即阮毓麒。伪盐务署署长。

④ 时伪江苏省警务处长丁南州，伪浙江省警务处长陆荣钰，伪安徽省警务处长金田。

⑤ 八日，伪行政院长汪精卫飞往北平“视察”，九日由北平到张家口，“视察”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当日返北平。本日汪由北平返南京。

⑥ 日军管理工厂，即日军在其占领区掠夺我国的工厂、作坊、矿山、企业等。三月十八日，日军总司令部和华北日军司令部曾分别发表声明，声称上述工厂等，除军事性质及敌性者外，将逐步“发还”。

⑦ 石龙川，字露舫。时任伪军官训练团教官。

⑧ 张英华，时任伪国民政府委员。

乏觉悟,华北尤甚。似此而欲与重庆讲和,不惟重庆不肯,余等亦不作此主张也。中、日关系之调整,关键仍在日方,日方如此,令人悲观。旋约清水来,谈近日所发生不愉快事实,嘱其转告日方速行改正,否则和平恐不能期。清水对其国人之不了解者,亦深致愤恨。晚,约筑隐、叔雍^①、厚生、心叔晚饭,便谈各种问题。九时接见刘谦安,谈盐务。十二时寝。

四月十二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赴警政部,召开第二次部务会议。散会后,处理部务。返寓,柳汝祥来,谈上田^②主张改华兴为中央银行,深得我心,因嘱赴沪,约其来京一谈。下午,赴财政部。召珩甫,商盐务行政设施,如能办到,成绩殊可观。清水带同松本^③来见,阿部大使先遣队也。中川顾问来,谈盐务情形,亦不过老生常谈。统税局科长许某^④来见,略指示税务处组织要点。五时返。王廷璋^⑤来见,谈一般外交问题。孙曜(东)^⑥来见,谈改组中国实业银行及一般金融问题。董健吾^⑦来,予以勉励。晚,心叔、公博来谈。十一时半寝。

① 赵叔雍,时任伪铁道部政务次长。

② 上田,上田省一。一九二九年作为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代表,与国民政府就“西原借款”问题进行谈判,并一直留驻上海。

③ 松本,松本俊一。曾任日本大藏省事务官,时任外务省条约局第一课课长。

④ 许某,即许江。时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科长。

⑤ 王廷璋,字子琦,浙江绍兴人,一八八四年生。毕业于比利时黎业斯大学,商学士。曾任北洋政府条约司科长、大总统府外交部秘书、驻旧金山总领事、外交部通商司司长、驻葡萄牙公使等职,时任伪外交部公使。

⑥ 孙曜东,字镇芳。曾任上海中国实业银行职员,时任伪财政部驻沪简任专员。

⑦ 董健吾,字史行,江苏清浦(今属上海)人,一八九二年生。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加入中共,后脱党,任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参与中共领导的互济会工作。一九三六年应宋庆龄之邀,化名周继吾(又称王牧师),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名义,前往陕北,联络国共谈判问题。时任伪警政部简任视察,实为中共开展地下工作。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旋赴财政部,召开部务会议。散会后处理要件多起;接见北西^①,华中盐业公司^②副站长也。谈海州盐产问题甚详。下午,平井中佐来,谈军票及动用关余等问题,对于解雇税则委员会日籍职员,事前未通知日方,表示遗憾。据云类此事件,最好先通知日方,将来须调整之事甚多,勿因小事而伤感情。其言亦颇有理。川本大佐来,谈华北及武汉问题,对于华北日军部之横蛮,表示遗憾。旋见早稻田、庆应及明治大学教授三人。召统税局许科长来,有所指示。晚,公博、心叔来便饭,谈至深夜始返[去]。

四月十四日 星期日

十时始起。星期无事,与淑慧闲谈。旋君强来,商中政会预算及人事问题。心叔来,谈各项问题。下午,偕淑慧赴五洲公园,并绕太平门至明孝陵,经中山门返寓。满目凄凉,战痕犹在,回忆国民政府全盛时期,实令人有今昔之感,历史所谓世变桑沧者也!返寓后,接见陶孝洁,听其报告上海情形。晚,与公博、心叔谈全面和平及其他问题,十一时各散。与淑慧谈至十二时始寝,淑慧近日心绪甚劣,当检点行为,有以慰之。闻相命者谓其四十二岁将大病,尤令人焦急也。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旋到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深觉日方下层尚未觉悟,将来困难方兴本[未]艾也。见客数人。十二时返寓。下午赴警政部,召集全体工作人员训话一小时,处理要件多起。四时半

① 北西,北西位佐久。

② 华中盐业公司是日本在上海设立的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一个子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四月。

返寓。汝祥、盛木偕上田来，谈金融问题。渠主张改革华兴银行为中国之中央银行，发行新钞与法币联系。关于第一点，余自赞成；对于第二点，反复辩论，渠逐一答复，最后发觉其言非无理，留其晚饭，并托其草一计划。此人同情吾辈，殊可感也。晚，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十一时半始去。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席上曾发表议论，谓吾人欲收回权利，仅只决心不能达目的，方法与技术最关重要，如打草惊蛇，毫无准备即大声疾呼，无异使反对者早做准备，是非失败不可。过后细思，此言虽甚有理，但措词未免过激，易起反感，今后当注意。十一时返寓。与日商签订购买军火契约，日商以回扣相赠，严词却之，渠甚表敬意。下午赴财政部，闻统税、盐税今日均有款解部，此为收回财权之第一步，颇引为慰，亦数月来努力之结果也。返寓后。西园(寺)等来访。旋士群来见，以特工近日松弛，鞭策之，促其努力。晚，公博、心叔、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三

淑慧彻夜吵闹，令人心魂不安。六时半即起，倦极思睡。八时半，金(龙)章^①来，谈禁烟问题及发行航空奖券等问题。批阅文件多起。返寓后，西园寺、松本及松方三人来，谈三小时，并午饭。询政府成立后，第一批举办何事，渠等当力促其成。告以盼开放长江、收回京沪铁路及南京城内警卫权^②、粮食统制权、撤销宣抚班^③等。三时赴警政部，召集科长及荐任秘书，各别询问后，予以指示

① 金龙章，时任伪军事参议院参议。

② 指要求日方允许伪政权行使南京至上海铁路、南京城门及车站、码头的警卫及检查权。

③ 宣抚班是日军在占领区进行奴化宣传、搜集情报、统制农产品、镇压抗日爱国分子等活动的特务机关。

及训话。处理要件。五时返寓。接见中外友人数人,并赴人鹤家,商政治上各项问题;察其言,似不如外间所传之全无诚意也。晚召默邨来谈,劝其与土群合作,结果甚佳,为之大慰。

四月十八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奉命赴沪,欢迎阿部大使,偕淑慧赴飞机场;临时改变时间,因赴财政部,处理例件。下午一时偕淑慧飞沪,三时到寓。接见张鲁^①、杨杰^②两队长,询警卫情形,并予以鼓励。林之江^③来见,报告江北军事情形。淑慧因受刺激,与余大吵,平生未有之大窘,今日始受之。淑慧心境可怜,余之过也,因任其责骂,顺受而已。心叔夫妇来劝,并同赴其家便饭。淑慧心稍宽,十二时半返寓。

四月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阮珩甫来,报告与旧盐商接洽情形,并商定调整盐务整个计划。陈耀祖^④来,谈广东财政情形。哲之、素民来,谈金融上各项问题。下午,马啸天处长^⑤来,报告特工情形,并予以指示。犬养自东京来,谈东京情形,令人惊异;并告以国民政府还都后,外交上各种小障碍,今后如不努力除去,则还都为无意义。李择一来,谈日内拟赴港探听重庆动静,以进行全面和平。余告以重庆至少半年内不作和平之准备,此行恐无结果,惟亦赞成其一行。

① 张鲁,原为国民党浙江省宁波县警察局巡警,时任伪特工总部警卫第三大队队长,驻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担任汪精卫住宅警卫。

② 杨杰,字也夫,时任伪特务委员会委员兼警卫第二大队队长及督察室主任、伪中央政府委员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③ 林之江,时兼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委员。

④ 陈耀祖,时任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代理省长。

⑤ 马啸天,原为中统特务,时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及第二处处长、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副署长。

晚赴心叔处，晤邵式军^①，谈整理统税问题。十二时返。淑慧余恨未息，极力慰之。

四月二十日 星期六

九时起。陆鼎揆来，谈最近情形。盛木来，报告明日接阿(部)大使行程。下午，李实甫、李亚藩来，谈于学忠^②、缪征流部^③情形。叶心庄来，报告海州盐商拟组织公司，请求备案。孙曜(东)来，谈联络上海金融界问题。江浙锡箔税局长吴某来，请求收归部办。晚，约陈肖赐来谈。陈为重庆任情报，因系老友，故大胆来此。当告以此间可牺牲一切，以求全面和平；并告以欧战扩大延长愈于日本有利，我国宜于此时和平，请其转达果夫、立夫，向蒋先生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惟蒋先生之命是听。肖赐甚喜，允努力。旋赴心叔处。接段运凯来缄，谓钱新之赴渝，曾将余意转陈，蒋先生对余了解，而和平之望，目前不易谈到。是则与肖赐之一夕谈，又将无结果矣。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起。赴吴淞口外鹿岛丸，欢迎阿部大使。首述欢迎之意，并述对其来华之期待。旋共饮香槟，并一一介绍随来之参、众两议

① 邵式军，时为伪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兼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

②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蓬莱人，一八九〇年生于辽宁旅顺。曾任吴佩孚部军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甘肃省主席、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二级上将。抗战前后任第三、五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委员。时为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

③ 缪征流，字开源，辽宁开原人，一九〇一年生。曾任东北陆军一一六师师长，一九三六年授陆军中将。时为苏鲁战区第五十七军军长。

院议长及其他随员^①。十一时下船返寓。四时犬养来,谈对重庆工作及接收统税问题。旋召集在沪之特工、民运、宣传及党务各方负责同志开会,商讨今后工作联系方法。五时约影佐、犬养及邵式军会面,略谈统税上各项问题。晚,赴邵式军家便饭。十时赴心叔处,与淑慧等闲谈。十二时返寓。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六时起。七时一刻出发。临别时,淑慧含泪珍重,似甚伤心,颇为感动。九时半抵京,即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赴警政部,料理部务。五时谒汪先生,谈外交、内政各项问题,约一小时。六时返寓。君衍来,请示财政部事务处理。书城来,商改组华兴银行为中央准备银行方案。晚,公博、思平来,谈今后治安、军事、外交等办法,十一时散。十二时就寝。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旋出席行政院会议。部长中有行政经验者极少,大部热心有余,能力不足;余当场说明,吾辈作事,单凭决心不能成功,必须有方法与技术。但各部长中,不仅于技术有研究者甚少,且多不懂此中道理者,前途殊觉悲观。余常自愧能力薄弱,今竟为政府中之矫矫[佼佼]者,人才缺乏可知矣。下午赴财政部。犬养来,谈动用上海关税办法,并携借款契约草案来商。今后动用关税不成问题,为之心安。处理要件多起。返寓后忽见淑慧,真神出鬼没,诚不足以取信于妻,愧悔万状。晚,公博来谈。緘王叔鲁,商动用华北关税。核特务预算。十二时寝。

^① 指随阿部来中国的所谓“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一行。“使节团”由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川松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永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商工会议所会长八田嘉明、大日本纺织联合会会长庄司乙吉、同盟通讯社社长古野伊之助、日本文艺春秋社社长兼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寛等人组成。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赴财政部,处理要件。汝祥来,报告中央银行前途暗淡,日军部既因维持军票反对发行新钞,大藏省又不愿将华兴之外汇交回,中行能否成立,殊为疑问。余告以中行如不成立,则决心辞职^①。旋素民、盛木来,报告与平井接洽本月关税约千五百万全部交回,为之稍慰。下午赴警政部,处理例件,见客数人。五时返寓,唐惠民^②来见。旋核阅复兴建设奖券办法,所得不多,而费力不少,拟不举行。晚,公博、思平、心叔、李季、揆一、君强先后来,谈外交、军事各种问题,十二时始散。料理琐务。十二时半寝。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财政部,亲拟改组华兴银行、组织中央储备银行大纲数条。与警洲商全面和平进行之另一线索。和与战,在蒋先生一转念间,线索虽多,无济于事;成事虽在天,人力亦不可不尽也。与君衍、素民等,分别商办重要事件。见客六人。下午,赴财部,接见陈耀祖、汪宗准^③,谈整理广东中央税收问题,并商金融问题。五时返寓。木村来,谈征收生丝出口税,以之为基金,发行公债二万万,即以之为中央银行资本,亦不失为一案。如不能利用华兴资产,除此外无别法也。接见警政部参事数人。伊藤来,谈东京情形。心叔来,谈亚农械;司徒雷登将自港来沪,切盼与余晤谈。岂

① 成立“中央银行”,是汪精卫集团在筹组伪政权之时,一再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伪政权成立时发布的《政纲》中,也明确提出“设立中央银行,确立币制”。四月一日,周佛海在以财政部长发布的“施政方针”中也声称要重建中央银行,统一币制,确立社会金融。十一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成立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此项要求日本政府虽表示同意,但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因怕伪政权发行新钞,影响军票的流通,因而反对此举。

② 唐惠民,时兼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③ 汪宗准,汪精卫亲侄,时任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蒋先生有和意欤？果尔，是天福中国也。十二时半寝。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九时半赴国民政府，参加阿部大使及日本国民使节庆祝国府还都典礼。此次政府事实上系余一手所造成，暗中颇引以自豪。惟今后困难重重，仍须加倍努力。但回忆在香港束手无策时之状态，又觉前途并非绝望也。下午，偕公博谒汪先生，商派人赴日答礼^①，及余赴沪晤司徒雷登事。返寓后，接见石龙川，囑其赴汉联络统一税收。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来见，谈特工与民运配合问题。晚，赴国民政府，宴阿部大使。九时返寓。公博、心叔来谈，十一时始散。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旋赴财政部，见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犬养来，报告治安费^②问题，约超出预算一百五十万。本月惟有照付，以免因小失大也。午宴祝贺使节中之产业界分子。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追加本月份预算办法。祖禹、光中来，请示警政部各项重要问题，当一一予以指示。返寓后，接见同盟社社长古野^③，陈述新政府必须即办之事件，请其协力。晚应阿部之宴。本晨与淑慧争执，愧悔无既。惟因此漫天云务〔雾〕一扫而空，实可谓因祸得福，今后当自责也。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与淑慧闲谈，并料理琐务。下午三时飞沪。飞机颠

① 五月十日伪国民政府特派赴日答礼使节团，以陈公博为专使，褚民谊为副使，陈群、林柏生、陈君慧为使节。陈公博等于五月二十一日往日本，六月四日返南京。

② 治安费，系原由伪维新政府支付给日军的军事费。

③ 古野，古野伊之助。一九二八年任新闻联合社外讯局长，一九三九年任同盟通讯社社长。

簸殊甚，为从未所〔所未〕有，淑慧大吐。抵沪后，士群来接，报告上海最近特工情形。据其所云，蒋今仍逞意气，不顾大局，实可浩叹；听司徒谓美国出面调解，蒋或可接受。余仍告以吾辈决不作和平障碍，如和平成功，吾辈下野，亦所不惜，而蒋对汪，仍不谅解，未免意气用事。谈二小时。虽相约努力，恐前途仍属悲观也。十二时返寓。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犬养来，告以司徒雷登谈话情形。犬养谓：日、美间最近空气极恶劣，不惟美国不肯调解，即出面调解，日本恐亦不能接受。余告以日本切望和平，而不能稍受委屈，实属矛盾。伊藤来略谈。下午，毓母亲请安。数月来均由淑慧缄候，今日始亲笔问安，遥想老人，焦急万状。接见孙曜（东）、谢芝庭，谈金融问题。潘三省来，陈述举办刺绣品捐意见。犬养来，谈征收生丝税等问题。晚赴心叔处，约楚僧来谈。十二时返寓。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伊藤来，同赴虹口，观日人为汪先生、公博及余所画油画造相〔像〕。旋赴江湾路三号访冈田，不值。此为去年到沪所住之处，回首当时惨淡经营、一筹莫展之情形，则今日之成功，实可谓苍天不负苦心人也。留连片刻，旋赴公园散步。下午，约三省来研究举办刺绣品捐（捐）税问题。旋与心叔打靶，颇感兴趣。晚赴心叔家便饭。返寓就寝，淑慧忽又大发牢骚。此次淑慧受刺激甚深，无怪其神经失常，殊觉可怜也。今后当极力慰之，勿使将来追悔也。

一九四〇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三

七时起。八时赴飞机场。十时半到京，即出席军委会常务委

员会。散会后,与汪先生及公博谈司徒接洽情形。公博提议与余赴沪约周作民一谈,请其赴渝一行。余告以蒋先生仍意气用事,全面和平前途辽远,至吾辈对重庆说话,似乎尚早,必须做出几件事,表示吾辈并非无办法,然后再与之谈。公博亦表示赞同。汪先生反谓不妨同时并行。汪先生如此热心,殊出余意外。下午赴财政部,处理重要事件多起。六时返寓。西来报告西南工作情形,颇表示乐观。日人对华认识错误,于此可见。如直告以无望,未免令其灰心,当略予以暗示。张亭来见,此人有重庆特务嫌疑,以少见为佳。

五月二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赴汪公馆,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与日方交涉之态度及方式,余曾两度发言,寓有训练教育之意。高级负责者多如此幼稚,令人悲观不已。旋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仍赴财部,约犬养谈动用华北关余,统一武汉中央税收,及日方所要求各项费用等问题。邓次长来,请示警政部多项要件。旋会客数人,处理要件数起。六时返寓。晚,核阅改组华兴银行(为)中央银行方案,并补充意见数点。沐浴后,核阅警政部各项文件。十二时寝。遥念淑慧,心神不安。

五月三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赴警政部,召集部务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对于属员予以鼓励。十二时半始散会。下午,召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定名“中央储备银行”,双十节正式成立。出席者虽仅十余人^①,切勿妄自菲薄,于将来金融前途影响颇大也。五时散会,返寓。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即将

^① 伪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以周佛海为主席,钱大钧为副主席,委员有陈之硕、柳汝祥、陈君慧、张素民、梅哲之、易次乾、夏宗德、顾宝衡等。

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犬养来,告以日本方面觉悟者仍属不多,今后政府推行政令恐非易事,如三个月内一无所成,余即将脱离政府。犬养为之动容,惟恐其力量亦不足以挽回局势也。

五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对于举办花边刺绣品税捐,为体恤商艰,决打消前议。犬养偕冈田^①及桑雨中佐来,商调整维新遗下之预算。犬养等之好意,殊属可感,惟日方未觉悟者,尚居绝对多数,中日合作前途,极为悲观。十二时半赴飞机场,因机误点,散步于前第一公园遗址。沧海桑田,不禁人事变迁之感。三时抵沪,召士群,商取缔上海赌场问题。晚,公博访周作民回,据云:蒋无和意。返寓后,阅英、美大使与蒋谈话记录^②。蒋主张日不撤兵,决不言和,谓英、美即不援助中国,亦可独立作战。核阅该项情报,内容极确,日方觉悟者不多,而军人尤甚,又何怪蒋之主张长期抗战?瞻念前途,忧心如焚。淑慧日来心境较佳,为之稍慰。

五月五日 星期日

七时起。据刘复之云:本日辰时为余交运之时,七时至九时不能见客,姑妄听之。阅大昌公司组织经过及有关文件,日方不放松

① 冈田,即冈田西次,时任伪国民政府经济顾问。

② 指四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与美国大使詹森、英国大使卡尔、法国大使高思默的谈话记录。三大使根据各自政府的指示,劝告中国政府“在英法美三国协助下,和日本缔结和平协定,早日结束战争”。对此,蒋答称:“中国素来爱好和平,对别国不抱任何野心。但日本不顾一切侵略中国,强占领土,到处强奸、残杀、放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努力抵抗,不惜任何牺牲,今日中国极希望恢复和平,但中国大部分国土被日军占领,只有日军全部撤退之时,才是中国愿意进行和平谈判之日;日军不撤退,中国就不停止抗战。”他还表示:“中国军备充足,即使无各友邦援助,亦可独立作战。”

粮食统制,于此又一证明。虽原则上交回统制权,而加以无限限制,等于未交回,日人作事往往如此。又阅“假想实物准备制”办法,假想虽好,恐难实行。接见张素民、孙曜东,分别商税捐及金融问题。午偕淑慧等赴潘三省之宴。晚,与公博、思平赴及川司令官之宴。旋赴心叔家,召邵式军谈征水产、生丝税捐等问题。十一时返寓,料理行李。十二时半就寝。

五月六日 星期一

七时起。即赴飞机场。九时半抵京,即到财政部,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寓。与淑慧料理寓中琐务。下午三时到财政部。安藤来,谈财政各项问题。五时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商各项问题。六时半返寓。晚,公博、思平、心叔、志一、兰江、人鹤、李季先后来,十二时始陆续散去。瞻念前途,内外困难均多,将来未知如何了结。余所负责任尤重,日夕彷徨,忧心如捣,但愿天佑中国,于山穷水尽时,别开新天地,否则中国固亡,日本亦不能独存。此点日方了解者甚少,殊觉可虑也。

五月七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二时半始散。下午二时约川本、高桥、滨田^①及公博、人鹤、揆一等,会商治安费问题。三时半到财政部,批阅要件多起。旋犬养来,商财政上重要问题。五时返寓。接见邓兰溪^②,询武汉财政情形。晚,赴公博处便饭。返寓后,批阅警政部公事多件。十二时寝。念下周赴武汉,如毫无结果,则不仅中央威信有关,余之声誉亦将影响,当于成行前极力筹划。惟关键仍在当地对方军人,总司令部不能以命令行之,足见日

^① 滨田,滨田德海。原为维新政府顾问,时任伪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部顾问兼经济顾问。

^② 邓兰溪,时任伪汉口市财政局长。

本上下之不贯彻也。

五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十一时散会，到财部，处理各项例件。下午，仍到财政部，与书城商中央银行筹备问题，与俞司长^①商整理武汉财政问题。犬养来，谈接收统税及筹备中行等问题。返寓后，接见沈竹庵〔痕〕^②，详询武汉财政情形及整理办法。晚，接见申听禅、苏成德、李实甫、李亚藩，分别谈首都警察、特务工作及接洽军队等问题。伤风发冷，十一时就寝后，头痛又剧。淑慧起，饮以头痛药粉，始渐愈。淑慧对余之感情，久而弥笃，为丈夫者诚感愧交并也。

五月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头痛体倦，未出席中政会。接见野依秀市，谈中日邦交现状及将来。君强来，报告中政会开会情形，并云张仲实〔寰〕近颇消极，甚为心焦。核阅中华盐业公司组织缘起及章程，并阅关于武汉财政之材料。下午，赴财政部，接见华兴银行副总裁鹭尾^③及汇丰银行代表 Cassel，发表对于法币之态度。处理要件。五时半返寓。接见森大佐^④，并核阅警政部公文。晚，约影佐、犬养便饭。关于华北关税，影佐表示不必过于让步。其言究系诚意或手段，将来事实自可证明。此事为中央与华北之关系，非中日间关系，影佐之言或非手段，然亦未可完全信赖也。公博、思平、心叔来谈。胃痛服药。十二时就寝。

① 俞司长，即俞绍瀛。伪财政部国库司司长。

② 沈竹痕，时任伪武汉市戒烟局局长，即任伪财政部湘鄂赣临时财政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③ 鹭尾，鹭尾矶一。

④ 森大佐，时任南京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

五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核阅关于币制之条陈。旋赴财政部,召阮署长,详商盐务问题及整理武汉盐税原则,并涉及整理湘赣鄂财政办法。旋与正金上海经理签订借用四月份关余契约。每月动用关余须用借款形式,不可谓财政独立;然此系受英、日关税协定之束缚,其责在英也。下午,召开中央银行第二次筹备会议,预定双十节成立,为时仅五月,非加紧工作,万难如期实现。返寓后,接见塚本少佐,商赴汉问题。晚,接见张旅长^①。旋公博、思平来谈。余谓江、浙两省长及上海市长^② 均应易人,苦无适当人选,奈何! 十一时半就寝。

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旋赴财政部,接见董修甲等,并与君衍等商湘鄂赣三省财政整理委员问题。核五六月份预算,令人心焦,大约非至一千九百万不可也。十二时返寓。犬养、春圃、土群、(石)林森等先后来谈。下午三时,约集公博、揆一、影佐、川本、晴气,商中日军队关于治安协力之办法^③。旋与川本单独商赴汉接洽各项准备,并

^① 张旅长,即张诚。

^② 时伪江苏省长陈则民、伪浙江省长汪瑞四、伪上海特别市长傅宗耀,均系原伪维新政府时期人员。

^③ 该项协定于六月二十四日,由杨揆一与板垣征四郎签订,名为《关于治安肃清上日本军与中国方面治安机关(军队、宪兵、警察之总称)间相互关系之协定》(简称《治安协定》)。协定规定:一、日汪军警各机关“保持紧密联系”,共同担任行政区内的“治安肃清”,二、日本各军司令官、各兵团长、各警备队长及各地宪兵队长,得指挥“在其担任地域内”汪方军警指挥官。

接见刘郁芬^①、张岚峰^②，谈河南军事。陈光中来，请示警政部各项要件。思平来谈。晚，宴儿玉总裁，并与公博、思平略谈。闻佛真背后反对淑慧，大为不平。淑慧待渠不薄，而竟如此，实非人也。

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九时三刻起飞，两小时到汉口。柴山^③及日本海、外代表到机场欢迎；省市府长官到中央饭店欢迎。访中、日当局，路经中央银行、德邻坊、福煦路、上海戏院等地，几有隔世之感。回忆前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仓皇离汉之情景，宛如目前，今则人事沧桑，时移世变矣。返寓稍息。中、日当局陆续来回拜。六时半接见新闻记者团。七时应省市府欢迎宴。八时半与柴山、浅见及川本^④，谈统一财政问题。关于中央税收之权交回中央，柴山等无异议，惟关于缴解中央之数，则意见不同。余主张自本月起，柴主张自六月起；余主张定百分比，柴氏则主张视每月情形而定。关于此点尚无结果，约明日再谈。川本大为帮忙，此足见日人之特质。十二时寝。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偕川本大佐访柴山少将、浅见大佐。关于组织委

① 刘郁芬，时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伪开封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② 张岚峰，字腾霄，号子杰，河南拓城人，一九〇二年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原为西北军将领。曾任旅长、师参谋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察哈尔省政府参议。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军占领河南拓城后，在商邱组织伪“豫东招抚使署”及“豫东剿共军总司令部”，自称招抚使及剿共军总司令。一九三九年出任伪中央绥靖委员会委员，“豫东剿共军”改称“中央和平救国军”第一军，任军长。

③ 柴山，柴山兼四郎。一九三三年五月任日本驻华北军武官辅佐官、陆军省军务局课长等职，一九三九年八月任汉口日本特务机关长。

④ 川本，川本芳太郎。时任伪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员会^①问题,川本以中央立场与柴山力争,几至面红耳赤,盛意可感,此实日人负责之美德也。返寓后,接见何省长及各局长约十余人。柴山少将、浅见大佐来访,继续上午谈话,结果颇为圆满。日总领事伊藤来访。晚,应日本陆、海、外联合招宴,余演说重庆各人自命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自命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等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闻者动容。旋访龚辑五,谈别后情形。十一时返。

五月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约集何省长、张市长^②、柴山少将、浅见大佐,会谈(前)昨两日分别商谈之事件,将成立财政整理委员(会)及解款中央等问题,加以具体决定。最后复召集省财厅长、市财局长、统税等局长,及省市日籍顾问,由余与柴山说明今后财政方针及应有之精神。下午,视察警察所、警士教练所、特工武汉区本部及汉口市党部,分别予以训、询及指示。返寓后,接见石星川^③及武汉市府等八九人。晚,宴地方当局及日方要人,演说:当以诚与热二字,努力于全面和平之实现。闻者动容。宴毕,赴龚辑五(家)小坐,闲谈人生聚散,早有定缘,诸事不必认真,致惹烦恼也。十时返寓,即寝。

① 指成立伪湘鄂赣财政整理委员会。

② 张市长,即张仁蠡,字范卿,河北南皮人,一九〇〇年生,张之洞第十三子。曾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长,时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

③ 石星川,字汉舫,湖北阳新人,一八八〇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学校第四期步兵科。曾任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时任伪武汉参议府议长、汉口中央实业银行总裁。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七时起。见客多人。柴山来谈,谓须赴武昌,不能赴机场送行,并谈及中央与武汉各种问题,以诚挚态度托余照料。此人性情坦白,见识超卓,为日本军人不可多得之人才。核阅武汉财政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及预算,亲笔改正。一时出发,省市府官员均来送行。三时到京,即赴汪先生处报告一切。返寓后,核阅五月份国家预算,多所补充及改正,殊费思虑。旋接见君衍、光中,分别商财、警两部积案。晚,公博、心叔来谈。旋校阅警政部公文多件。十二时寝。淑慧电话,知沪寓平安,并请其明日即来。最近始觉为国勤劳,与两年前作幕僚或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五月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旋出席中政会。十一时半返寓,核阅各项文件。二时半到财政部,处理各项积件。并召俞裁,告诫以赴武汉后,须持己严重〔正〕,不可同流合污;武汉统一于中央,渠为中央派出之第一人^①,不可有辱使命。渠颇感动。返寓后,犬养来,谈财政、金融上各项问题,并晚饭。晚,与心叔、思平闲谈,并核阅各项文件。十二时就寝。淑慧未来,领〔颇〕令人幽思遐想也。在未参加和平运动之前,此身自由自在,故多人生乐趣,今则负担国家重任,即平生最嗜好之电影亦不能享受,个人牺牲之大,可以想见矣。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五

七时起。处理要件。旋赴汪先生处,会同其他军委会常委,陪

① 经与日方谈判结果,伪财政部决定成立湘鄂赣临时财政整理委员会,以财政部总务司长俞裁为主任委员,李善谦、孔楚材、沈竹痕、皮企豪、杨又时、刘政为委员,李善谦、沈竹痕为常务委员。

同汪先生接见军事顾问影佐、川本、晴气、塚本，作首次之就职应酬^①。旋赴警政部，召开部务会议。下午二时到部，略事处理。旋召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议决要案多起。散会到部，接见安藤局长，谈盐政及生丝征税问题。处理并核阅要件多起。返寓后，犬养来，谈中央银行筹备问题。赵毓松来，谈西南问题。晚，约川本、塚本便饭，谢其陪赴武汉也。九时影佐、川本、揆一、志一又来，商张岚峰部隶属问题。华北日军之蛮横，令人心愤！为应付计，隐忍外，无他法也。中国人如胡毓坤，勾结外人以遂其私，亦可鄙也。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七时起。料理杂务。犬养来，秘密出示大使馆所拟调整国交大纲，余表示不赞同者数点。旋赴警官学校^②参加毕业典礼，并举行阅兵。礼成后，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十二时半返寓。下午三时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接见日本银行汇兑局局长柳田及其他来宾七八人。晚赴日宪兵司令十川之宴，饮酒颇多，淑慧闻之当不愿。惟为应付政治上之意义，故不能不牺牲。余已牺牲一切，为和平救国当不惜一身也。返寓后，处理杂务，批阅警政部公文，十二时始寝。

五月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料理琐务。接见史春生，听其报告改编税警情形，并谈一般盐务问题。盐务方面，对外调整既非常复杂，复加以内部人事上之纠纷，真使人头痛。珩甫热心负责，殊可敬佩，惟性情稍粗，锋芒过露，致事业尚未着手，而各方反感丛集，殊令余极感棘手也。

① “梅机关”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称“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部”，作为日本大本营直接操纵伪政权的专门机构，影佐为最高军事顾问，川本、晴气、塚本等为顾问。

② 警官学校，即伪中央警官学校，本年四月九日由原伪维新政府内政部所属警官学校改称，隶属伪国民政府警政部，校长周佛海。

淑慧自沪来。下午,接见钱书城,谈中央银行问题。旋赴汪先生处,浅〔接〕见内田胜司博士,谈中国发行新通货问题。渠表示意见甚多,最后余提出余之方针,渠极赞同。谈两小时以上,颇有价值。晚,宴何佩瑛省长,并接见陆鼎揆。十一时寝。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犬养来谈,谓今日赴沪,明日飞东京,因托其在东京进行中央银行资金筹集及纸币印行等事,并谈及对重庆工作。旋赴汪先生处,商接收上海特区法院问题。当决定负责人员及办法,仍由上海市长出面。返寓后,默邨来,谈人事上各项问题。下午,赴财政部,处理例件数起,会客数人而已。警洲报告在沪晤戴笠由港来沪之代表张某,渠表示蒋先生对汪先生尚意气用事,似不伟大,对余促进和平之苦衷,甚为佩服,刻已返港飞渝,与戴笠商洽向蒋进言。以目前肖赐之事观之,此行恐亦无望也。返寓,接见万少通,甫自沅陵来,谈家乡情形。接见盐务署科长二人。晚,心叔来谈各项问题。闻上海特工人员腐化贪污,令人气愤。十二时就寝。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旋赴汪先生处,会同思平商应付华北^①情形,余主不留王克敏,而以齐燮元^②继之。九时出席行政院会议。十一时半散会,返寓。本日会议通过整理湘鄂赣财政办法,并调动浙江财政厅^③,为整理财政之第一声。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横滨银行上海及南京支店店长来见,托其购买美金五百万,作中央

① 伪国民政府成立时,北平伪临时政府宣布取消,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以王克敏为政委会委员长。

② 齐燮元,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绥靖总署督办,及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③ 原伪浙江省财政厅长为陈炳年,时任命张德钦为伪浙江省财政厅长。

基金。返寓后，接见谢文达司令^①。晚，接见张岚峰军长，均谈军事问题，并予以勉励。士群自沪来电，谓上海情形紧张，法侨将撤退。恐系扩大宣传，惟期待已久之欧战竟扩大至此，其变化之迅速，殊可惊人。今后如何发展，大有趣味。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七时起。旋出席军委会常务委员会。为海军预算问题，使汪先生心绪恶劣，殊感不安。十一时到财政部，接见安藤。此人居心无他，惟头脑不清，且对华态度已成习惯，殊为憾事耳。接见杨局长等数人。下午三时仍到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对于盐务，无论对外调整及对内人事，均使人心烦。晚，宴十川宪兵司令及宪兵干部，饮酒甚欢。此人甚好，日本少将以上，均彬彬有礼，且极讲理，中少佐则不然，尤以华北为甚，实中日合作之暗礁也。饮酒颇多。九时返，阅书并与淑慧闲谈。遥望前途，未知全面和平何日实现，令人心焦不已也。十二时就寝。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五月份概算，支出为一千九百万，收入不敷二百万，实际上或可勉强相抵。各机关纷纷要求增加经费，允于下月增加。下月无论如何，拟各增若干。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返寓后，见客数人。晚，召申厅长，有所指示。本日阅报，巴黎受威胁，法已开始迁都，德声言于数周内，对英本土作闪电战，情况变化之速，出人意料外。英、法形势危急，未知如何演变。晚，心叔、叔雍来谈。十二时就寝。吾侪处境困难，前途荆棘重重，内部不仅不健全，且各怀私心，鲜有为国家打算者，殊悲观也。

^① 谢文达，时任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四路司令，所部驻镇江、金坛，司令部设苏州。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谒汪先生,谈要事数件,并闻蒋先生表示,即打至缅甸,亦不愿与吾辈合作,重意气轻国家,于此可见。余数月来已用尽方法,向渝方表示诚意,并表示如全面和平可期,吾侪虽亡命,亦所不惜。今蒋竟如此,吾侪之心尽矣。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召开中行筹委会,通过中央(银行)组织法。返寓后,接见来客多人。士群来晚饭,谈三小时,涉及问题甚多,多有令人心灰意馁者。心叔来,略谈。十二时寝。念政府成立两月,内外期待俱殷,而毫无表现,长此下去,则内外同情均将渐失,而政府亦将被人轻视。兴念及此,焦急万分。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七时起。推测大局前途,不外五种结果:一、在汪、蒋合作之下实现全面和平;二、汪去蒋来,实现全面和平;三、蒋去,实现和平;四、日军进逼重庆,或重庆自行崩溃;五、日本不能支持,自动撤兵,表面重庆反攻胜利,实则共产党得势,以俄代日。以上五种,最希望第一种,其次第三种,但可能均少;第二种亦余辈所求者,似亦不易;第五种,以日方情形,则较可能,是则令人忧心不已也。九时到部,接见中外来客八人,其中有熊剑东^①者,确为人才,惟恐不易驾御耳。下午赴默邨及士群处,先后谈处置苏成德问题^②。晚复先后约二人来谈。此次默邨意气用事,似属不合情理,其弟因伤致

① 熊剑东,原名俊,浙江新昌人。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任冯玉祥部参谋。抗战开始后任军统局上海情报站站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淞沪特遣分队长,兼嘉定、太仓、昆山、淞江、青浦、常熟六县游击总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在上海被日军逮捕,时仍在软禁中。

② 二十四日晚,苏成德在南京大世界舞厅寻欢作乐,丁默邨之弟丁时俊亦在座,被一为日本作情报的白俄投掷酒瓶误中致死,由此引起丁默邨与李士群间的激烈冲突,结果苏成德被撤职。

死，感情恶劣，亦属可原，惟局势如此危急，同志尚不顾大局，徒知逞意气急权势，岂真中国应亡欤？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见客五人。午赴严家炽^①之宴。严于前清在广州府有能吏之称，袁世凯^②时为湖南巡按，时余尚为小学生，今反为余之次长，念此，个人亦颇可足自豪矣。饭后，赴士群处，时默邨亦在，表示对苏成德让步，一场小风波或可告一段落。下午赴汪先生处，谈一小时，涉及重庆及华北问题，对前途颇感渺茫。余等此次出为和平运动，已预备牺牲一切，苟和平得达，虽亡命亦所不惜。但世变多端，恐和平终不可期，而吾辈又无立足之地，盖日本少壮派尚有主张征服中国，对余辈尚欲加害者，情形如此，令人不安。晚与心叔闲谈。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接见齐燮元代表孙润宇，谈华北情形甚详。齐欲于王叔鲁去后代之，请予帮忙，允之。但告以二点，即：一、华北特殊化不可加强，须逐渐减低其程度；二、不可关门太紧，须网罗中央有关及地方有力人士。十时到警政部，接见湖北警务处长，并处理要件多起。下午，送淑慧赴沪后，赴财政部，接见新委之浙江财政厅长，予以指示，并召见新委之湘鄂赣财政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密指示应注意各点。处理其他要件。五时半返寓，见客二人，并约冈田、小池晚饭，谈财政、金融问题。十二时就寝。淑慧赴沪，殊感

^① 严家炽，字孟繁，江苏吴县人，一八八五年生。历任清政府广东财政司长，广东、湖南及江苏省财政厅长。抗战后投敌，任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次长、部长，时任汪伪财政部政务次长。

^② 袁世凯，字慰亭。曾任清政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及内阁总理大臣等职。一九一二年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一九一六年六月死。

孤寂也。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旋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到财政部,处理要件。下午,上海傅市长及士群来,告以接收上海特区法院步骤。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来访。旋接见黄大伟^①等三人。晚,赴汪先生召宴。返寓后,接见首都警察厅长,详询近情。旋字字、心叔来谈。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六时半起。草拟接收上海特区法院方案及步骤。阅报,悉比利时对德停止抗战,欧局千变万化,不可测料。先之以荷兰停战,继之以比利时屈服,英、法苦矣!今后意大利举足轻重。苏联又有接近英、法之说,欧局微妙,隔岸者殊感兴趣也。出席军委会常务委员会,因军费问题,与任援道争执。渠虽不对,而余声色俱厉,实欠涵养。每以自责,而不能改,愧悔何及!后当努力抑制。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五时返寓。接见日本众议员井上,南京总领事花轮^②,均七高学生,慕名来见。胡毓坤^③、张诚、陈春圃先后来,商要公。思平、字字、心叔来,谈欧洲局势及我国前途。客散后,批阅警政部文件。十二时寝。

① 黄大伟,字子荫,湖北黄陂人,一八八六年生。曾留学比利时、日本。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粤军第一路司令及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旋因投奔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后,黄在澄海县组织汉奸武装,自任司令。一九三九年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

② 花轮,花轮义敬。原任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时任驻南京总领事兼一等书记官。

③ 胡毓坤,时任伪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

五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日本大使馆拜访青木顾问^①，前藏相也。谈财政金融问题，约半小时。旋到财政部，接见石黑领事^②，谈海关问题，并处理要件。十一时到警政部，处理文件多起。下午，赴警政部，召开部务会议。五时散会，返寓略憩。旋赴国际联欢社，宴三国少将。返寓后，与思平、君强谈各项政情。本日淑慧电话，谓杨老太爷病危，不胜焦急，万一不幸，杨老太太必伤心，而淑慧亦必因此不安，焦急万分。十二时就寝。良久未能(入)梦。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旋召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于今已一月，除决定通货政策及重要法规外，事务上无多进步，外交上尤无头绪，前途渺茫，令人心焦，双十节开行之计划，恐无法实现也。散会后，到财部，川本、藤冈二人来谈。旋与书城、鼎三^③，分别商谈印刷钞票、举办生丝出口特税及整理江苏财政各问题。下午，仍到财部，研究海州盐务等问题。返寓，接见刘仰山^④，甫自渝来京者，谈重庆政情。晚，陪汪先生宴青木等。旋赴川本大佐处，略谈，并于园中小饭〔饮〕，该处园林未知战前系何人所有，“王侯第宅皆新王”，不图亲历此境也。

一九四〇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接见加藤及下野，谈海州盐务问题一小

① 青木顾问，即青木一男。伪国民政府经济顾问。

② 石黑领事，即石黑四郎。日本驻伪南京大使馆三等书记官兼领事。

③ 鼎三，即董修甲。时任命为伪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④ 刘仰山，原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指导委员。

时。旋处理各项要件。下午苏成德来见。四时飞沪,五时到达。返寓稍憩。旋赴七十六号,宴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及佐方、晴气、林等,商接收法院问题。日本陆、海军意见不一致,本日始亲见之。对上海租界,陆军主采积极行动,海军、外交则坚决反对。即如吾辈此次欲接收法院,东京闻之,深恐吾人取武力行动。海军、外交两方均主慎重,而陆军则极力赞助,因此法院问题,恐一时不易解决。九时散。赴心叔家晤亚农,据云,司徒雷登缄谓其赴北平。不知何故,岂重庆有和平之意欤!不可期待过大也。

六月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访兴亚院上海联络次官及川^①,旋赴六三(花)园^②便饭,谈四小时。渠系由南宁调来者,南宁激战,龙州攻略,无役不与,谈过去情形,甚赞我军勇猛,深悔此次战争不幸。返寓后,晴气中佐及林少佐来访,仍谈租界及法院接收问题,并商特务工作。明日为余生辰,后日为母亲生辰,上海同志假七十六号演剧志贺,余不敢当,力辞之,惟因后日为母亲寿诞,不便坚拒。七时赴七十六号晚饭,观剧,晚二时始散。返寓后就寝时已三点矣。头痛甚剧。

六月三日 星期一

九时起。贺客陆续来。快航稟母亲祝寿。老母颇喜剧,未能接高堂,亲承菽水,不孝之罪滔天也。旋与心叔打靶,较前进步。

① 及川,及川源七,曾任日本驻华武官、步兵联队长及旅团长等职,本年五月任兴亚院上海联络部次长。

② 六三花园亦称“重光堂”,位于上海闸北宝川路,系日人六三亭立所建的一所日本式院落。庭院很大,植有一百余株樱花,故称六三花园,此处曾是日军占领区的核心地带,周围几百公尺范围以内,禁止中国人通行,是日本在华最隐蔽的特务中心。特务头子土肥原曾以此为官舍。

下午,晤日人岩井^①及袁学艺^②,兴亚建国会之主干也。拟组大众党,为余所阻,今日不期而遇,托余帮忙。余意,与其逼其为敌,不如联之为友,因允援助。渠等亦满意。晚仍赴七十六号观剧。二时先返。报载意大利日内参战。果尔,欧战或将早结束,或将使苏联卷入漩涡,更为扩大。二者可能性均相等,三个月后当可决定也。

六月四日 星期二

九时起。冈田来,谈经济上各种问题,特别商讨征收生丝及过分利得税问题。下午见客数人。晚,应前田少将之召,赴东庐晚饭,饮酒颇多。旋赴七十六号观剧。二时先行返寓。

六月五日 星期三

七时起。赴飞机场。九时到达。旋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散会后,与公博、思平及汪先生略商华北问题,决定准王克敏辞,而以王揖唐继任^③,并商外交问题。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晚,宴日本各地宪兵队长。返寓后,批阅警政部文件,并与公博、思平谈日本情形。十一时就寝。

六月六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军委会常务委员会。十一时散会。赴财政部,处理要件。下午,仍赴财政部,接见安徽财政厅长唐健候等多人,

① 岩井,岩井英一。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驻成都代理总领事,时任上海日本使馆副领事、岩井特务机关长。

② 袁学艺,名殊,又名袁学易、袁霄逸,化名严军光,曾达斋。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共。长期在敌人营垒内为中国共产党做情报工作。时中共利用其身份,派其深入敌人内部,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一些重要的情报。

③ 王揖唐原任伪考试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是日会议决定任命其继王克敏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

批阅文件多起。返寓后,接见五十岚大佐,谈上海警政部公事。十一时半就寝。德已开始第二期作战,向巴黎进攻,并有突破索姆河魏刚阵线^①之意。同时英、法以全力缓和意大利,意亦持慎重态度,将来变化殊难测。惟中日全面和平,则在本年内难期,可断言也。不禁悲观。

六月七日 星期五

七时起。九时出席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十时半散会。赴警政部,处理文件数起。旋赴国际联欢社,与堀场中佐谈对重庆工作问题,并午饭。据云今并于第二次赴港后,此次又与臼井赴港,对方仍为宋子良等三人,并云有使重庆派代表来沪与吾辈接洽之可能^②。余告以余所得消息,则完全相反,其中必有谋略,未可乐观,未可大意。允交换消息并协力进行而散。旋赴财政部,召开中央银行筹委会,检查过去一月,均照预定步骤办到。散会后,处理征收蚕丝特捐及统税等问题。晚,赴汪公馆宴会。返寓后,与公博、思平略谈对重庆问题。十二时寝。

六月八日 星期六

七时起。赴警政部,召开部务会议,关于整理警察经费及行政有详细讨论。散会后,赴财政部,接见松江盐务局长沈浚源,处理要件多起。返寓后,接见晴气中佐,商准备武力接收租界。据云盼

① 本年五月中旬,魏刚将军接替甘末林将军任法军总司令。在他的指挥下,法军自索姆河口的埃勃维尔起,经索姆河、鄂易斯河、埃纳河而连接马其诺防线的南端,建起了长约一百五十英里的防线,故称魏刚防线。六月五日德军对法国开始攻击,七日魏刚防线即被德军全线突破,巴黎岌岌可危。

② 六月四日至六日,今井、臼井、铃木等人,在澳门与冒名“宋子良”的管广及陈超霖、章友三举行了第二次秘密谈判,决定由蒋介石派代表到上海与汪方会谈,并在长沙举行蒋、汪、板垣间的三方谈判。

日方^①以税警名义,在上海练兵四五千,供给军器,惟余无得力可靠之军事友人,无人主持为可虑耳。接见甫自渝来之周学昌^②。渠有相当地位,而无适当位置以安之,殊属为难。晚赴人鹤之宴。十时返寓。

六月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理发、照相。旋赴君强处小坐。下午四时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人鹤、君强等,商粮食救济问题。日人上下之不贯彻,意见之不一致,于粮食统制一事亦表现无遗。总司令部方面,表示粮食统制权交回中国,而下级阳奉阴违,实使吾辈无从着手,将来具体事实之调整,真困难万分也。散会后返寓,接见谢文达,黄埔一期生也,奖勉之。晚与公博、思平谈今后趋势及与重庆合作之可能性甚详。十一时半各(始)散。料理琐事。十二时半就寝。

六月十日 星期一

七时起。核阅关于华中盐业公司各种文件。旋到部,召见俞裁,听其报告接收武汉财政情形,并详予以指示。核阅重要文件多起。十二时返寓。饭后仍到部,接见冈田中佐,商生丝特税、盐税及上海市补助费等问题。旋接见日本新闻记者三人。核阅要件多起。五时返寓。晚,宴金谷宪兵队长等,谈甚欢。旋与公博、思平谈党务。阅报,重庆方面对于吾辈接收上海法院似甚恐慌,其实吾辈至今仍毫无办法,将来究竟如何演变,实难预测也。十一时就

① 似印刷有误。以“日方盼”为宜。

② 周学昌,河北安新人,一八九七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及广州中央学院。曾任黄埔学校教官、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一九三一年任北平市政府教育局局长,一九三二年十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一九三八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西康省党部常务委员。时假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战区“视察”名义,由重庆到南京参加伪政权,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寝。窗外狂风怒号,助人遐想。淑慧不来,颇觉寂寥。

六月十一日 星期二

七时起。报载意大利已于昨日对英、法宣战,同时挪威对德,继荷兰、比利时之后,宣告停战;德军猛攻巴黎,相距仅四十五哩。巴黎陷落前,法军将单独媾和,否则法之生存,实受威胁也。旋出席行政院会议,通过征收蚕丝建设特捐。下午,赴财政部,核阅六月份概算草案,略有修正,并与冈田略谈各项问题。返寓后,接见川本大佐。据云日本拟请求英、法、意撤退上海驻军,并盼我国民政府亦有表示。并商及华北关税收归中央等问题。旋周学昌^①来见,略予指示。晚,公博、思平来谈,对意参战后之上海问题有所讨论。十二时散。

六月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委会常务委员会。散会后,与汪先生及公博商意大利参战后,我国外交上应有之措置^②。旋赴警政部,处理要件,并召集派赴武汉之警校毕业生,略予训话。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关于盐税,真使人心烦。晚应宪兵金谷队长之宴。十时返寓。即寝。

六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财政部,批阅要件多起。下午,仍赴财政部,见客多人,核阅重要文件。返寓,见客数人。晚,与川本出外便饭。十时返。接幼儿来信,对于学校教育,表示不满意。青年有此心境,亦属当然,作长缄告以二十年前之经验,并慰

^① 周学昌,时被任命为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② 十三日,伪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各交战国驻华军队和舰艇,采取自动退出中国的措施,并禁止私相授受在中国的各项权益。

之。核阅警政部文件多起。十二时就寝。

六月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中央常会。返寓后,约士群、君强详商组织税警团问题,拟组三团,约四千余人;关于经费、人事编制均详讨论,作成大纲。下午,赴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召开筹备会议。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晚,与今井大佐谈对重庆工作问题,详询其三次赴港与宋子良接洽经过。此事余最初即知不易办到,今听今井所谈,知渠亦较前感觉无把握也。宋等所为,是否得蒋命令或同意,均属疑问,然谓蒋决不情愿,亦非事实。大约和平并非其意,欲借此以破坏我政府,则系实情,故告今井,请日方注意。旋与金〔今〕井出外小饮。十一时返。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七时起。报载巴黎已陷落。前次大战,纯系阵地战,故旷日持久。此次法国防御计划仍为阵地战,而德则出之以运动战,不出两月,巴黎沦陷,与上次相较,其迟速之不同,真出人意料之外也。德国战略固足惊人,英法之脆弱,亦出意外也。赴警政部,召开部务会议,决定警察加饷三元及其他各案。下午未出外,接见安徽警务处长徐仲仁等数人。晚与公博、叔雍、思平等谈最近情形,觉政府职员中之腐化、恶化者颇多,而党部及特工人员尤甚,良莠不齐,足损政府威信。今后非努力整饬不可也。十二时就寝。

六月十六日 星期日

七时起。报载法总统主和,总理主战。以势度之,似非和不可也。法国在此短时期屈服,实出人意外。召见士群,详谈政治及特务等事。此人如任用及驾驭得法,亦为一有用之人,特恐其环境不佳耳。木村博士来,谈中央银行问题,约一小时。下午,接见王钟

骐〔麒〕^①，介其筹办中央大学。旋拟税警学校编制及预算。旋晴气中佐来，与商武器及兵营问题，并召集士群、君强、之江、丽久、文达商谈，先行决定营长九人、连长二十七人、排长八十一人，施以训练，再行招兵。晚，赴思平家，会同公博夫妇，宴请潘三省。宴毕返寓，闲谈至十二时始散。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一

七时起。旋赴中央党部，出席纪念周，并报告。此为余还都后第一次到中央党部也。与民谊巡视大礼堂及前民训部、组织部一周，回首前尘，宛如隔世。报告半小时，礼成返寓。淑慧率世度〔庭〕及慧女自沪来，相见甚欢。十一时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柏生商改组江苏省及筹办宪政委会等问题。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甚多。五时返寓。彭年^②、高冠吾^③先后来，谈接洽军队及改组苏省府等问题。晚与公博、思平、心叔、字字等闲谈。十一时半各散。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二

七时起。报载法已宣言对德停战^④。此事余早已料及，惟昨日英国仍否认法国单独媾和，今忽急转直下，可证国际形势变化之急剧也。英国今后如何，大可注意。欧战结束，或在最近，亦未可知。果尔，则远东形势即将不利也。出席行政院会议，提议拨款百

① 王钟麒，字益崖。曾任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兼教授、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

② 彭年，时任伪社会部常务次长。

③ 高冠吾，江苏崇明（今上海）人，一九〇五年生。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副军长、徐州警备司令。一九三五年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一九三八年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次长、南京市市长。一九四〇年一月，任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月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时拟任伪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

④ 六月十四日德军攻陷巴黎，十六日法国总理贝当宣布对德“停战”。

万办平余及警察加饷,均通过。旋赴警政部,处理多项要政。下午,赴财政部,安藤及久保来,谈中央银行问题及通货政策甚详,并接见日本青年运动之赤松;处理要件。五时返寓。日本大使馆日高参事官^①来,谈一小时。晚,应汪先生之宴。散后,与思平、公博、心叔、叔雍来寓,谈南京市问题,咸主叔雍任市长。一时寝。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散会后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未出外。接见森大佐、过大佐^②、杨翰西^③等。旋犬养及影佐来,报告在东京接洽经过,并商今后调整邦交谈判之日期、地点及方式。余告以订立基本条约固属重要,而事实之调整尤为紧急;一面谈判条约,一面仍须改正事实。二人深以为然。旋陈葆初来见。晚与公博、思平商苏省府及南京市府改组问题。报载德、法因条件尚未谈成,并未停战。此事似不甚简单,惟法已失抗战能力,恐终不能不屈服也。以近日形势测之,日本对于安南或有举动,恐法亦无可如何耳。十二时寝。热甚,未能入睡。

六月二十日 星期四

七时起。谒汪先生,商苏省府及南京市府改组问题,并商谈判条约时我方代表及地点、时间、手续等问题。旋出席中政会,通过六月份概算。散会后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接见日

① 日高参事官,即日高信六郎。原任日本兴亚院经济部长,时调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

② 过大佐,即过政信。曾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后在关东军任职。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高级参谋。

③ 杨翰西,名寿榭,清末举人。曾任无锡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无锡沦陷后出组伪自治会,自任会长。后任伪维新政府特派江苏、浙江赈济会会长、水利总局督办。时任伪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外务省田尾课长及海次姜西园^①、社次顾继武、党部副秘书长周学昌等多人。晚，赴萧叔萱处便饭。十时返。与淑慧及慧女等闲谈，并阅情报。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七时起。赴警政部，召集派赴各省市之视察，详于指示，并作精神训话。赴财政部，见客多人，核阅要件多起。下午，仍赴财政部，接见上海市财政局周局长^②及安藤局长。旋召开中央银行筹委会。五时返寓。晴气中佐来，商训练税警各项问题，拟先编三团一特务营。旋接见陈孚木^③等。伊藤自东京来，谈东京情形甚详。大约日阁下月改组，近卫将出山，似此则吾辈工作或可较易也。晚与公博、心叔、思平等闲谈。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七时起。赴警政部，召开部务会议。十一时赴财政部，召开部务会议，处理要件多起。下午，仍赴财政部，接见安藤及久保，商印刷新钞票问题。旋约冈田，商财政问题。返寓后，影佐及今井来，谈重庆方面望汪、蒋及板垣三人晤商，谈和平问题，地点望在长沙，板垣决往，询余意。余告以汪先生必可前往，惟事前须严密布置。约定今晚报告汪先生，商定后，明晨回信。旋约公博、思平偕谒汪先生，颇表示不快，但表示可前往，惟必须渝方先派负责代表，如张

① 姜西园，早年在北方海军学校毕业，又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后曾任国民党第四路军少将参谋，国民政府渤海舰队司令，广东海军学校校长及广东海军司令。一九四〇年投敌后任伪维新政府海军学校校长，时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兼海军学校校长。

② 周局长，即周佐常。

③ 陈孚木，字公谟，广东东莞人，一八九二年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曾任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国民党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时奉派打入伪组织。负责情报工作。

群来沪先谈。旋与公博、思平来寓商此事，如不成功，则局面将立即变化，惟恐不如此简单耳。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七时起。犬养来，商昨晚所谈三巨头会晤问题。旋访影佐、今井，仍商谈本问题。据今井报告，渝方虽同意三巨头会谈，但请暂勿告知汪方，告知前，须先与渝方商量。日方回电，因未告知汪方，故汪先生同意与否，虽不可知，但汪先生即不前往，板垣必去等话。余主张双方乘船会晤于洞庭湖，影、今二人亦同意。下午，飞沪，晤何亚农。据云在港晤罗邵子，罗谓余非投机者，并述“八一三”后，余自镇江约其赴会，访白崇禧^① 活动停战一段。余告亚农，余必努力全面和平，但成功后蒋先生必杀余，但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余明知之，但必努力劝日本取消蒋下野之主张，并情愿受蒋利用一年，凡此皆为国也。至明哲保身，余将学张良^② 矣。亚农甚表赞同。十二时返寓。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报载德、法停战条件，主要者为陆军全部解除武装，空军、海军交德国指挥对英作战，一切国防资源亦交德国。观此，则反觉西欧人较东亚人为毒辣也。士群来，报告筹办税警团及特务情形。犬养来，谈近卫将辞枢密院长，七月底日阁即解组。余告以法国屈服过早，中、日恐将失去良机。盖今后法国已成为德国之法国，对安南及在华法租界如有举动，势非得德谅解不可。下午

^①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回族，一八九三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② 张良，字子房。曾谋刺秦始皇未遂。秦末农民起义时，聚众归附刘邦，为主要谋士。汉朝建立时，封为留侯。

接见孙曜(东),谈金融问题。六时赴六三花园,应及川上将之宴,座上有影佐、犬养、安藤及邵式军。新近因各方说定,统税完全交回中国,由财政部管理,兴亚院今后决不预闻。十时赴心叔家,晤楚僧,嘱其拟具充实上海警察计划。十二时返寓。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七时起。天雨不能飞行,复睡。十时起。召见苏成德、石林森、杨杰等派赴日本视察人员,略予训示;并接见渝方参加和平运动之张北生^①,予以鼓励,并给予三千元。下午偕心叔、影佐、犬养乘三时车赴京。回想事变前往来京沪情形,感慨无既,过镇江时,尤令人感觉往事如烟,盖还都后,此为(第)一次乘火车也。八时到京。晚,公博、思平等来,商提案中政会禁止公务人员兼营商业,以肃官纪,并略商外交、内政上各项问题。客散后,整理积件,一时始寝。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出席军委会常务会议。散会后,与公博谒汪先生,详商与蒋晤面各项办法,三人同意以板垣与蒋先生见面为佳,并决定吾辈态度务必大方,决不可丝毫表示不愿。旋赴警政部,处理积案。下午赴财政部,料理积案多起。晚,宴日军南京警备司令熊谷中将及其幕僚,谈甚欢。返寓后,臼井、犬养已候多时,商板垣及蒋晤面等问题。余详陈应注意各点,并表示愿冒险前往,即被骗被杀,亦所不惜。二人颇为感动。旋与公博、思平等略谈。十二时半就寝。

^① 张北生,又名张骥,江苏南通人,一九〇二年(一说一八九八年)生。毕业于北洋大学。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国民政府内政部编审委员、嘉定县县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江苏省保安队干部训练所政训主任、江苏省地方团警政治训练委员会秘书。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十时返寓。影佐、臼井及堀场来,商重庆问题,盖堀场明日赴港接洽也。影佐提议:第一步,重庆先派重要人员来港接洽;第二步,板垣与蒋见面;第三步,汪、蒋及汪、蒋、板垣见面。余甚以为然。并商及晤谈地点为长沙或宜昌。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见客七人。返寓后,接见周学昌、陈济成^①,谈组织黄埔学会及上海工作等问题。晚,应陈葆初之宴,与松室孝良^②见面,谈中日合作各项问题。彼此相见以诚,谈甚洽。返寓后,与心叔、公博、思平等闲谈。旋批阅警政部文件。十二时半就寝。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党部常务会议。散会后,与公博、思平谒汪先生,报告昨日与影佐、臼井谈话经过,并研究将来办法。旋赴警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召开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散会后赴财政部,处理例件。五时半返寓,接见周学昌及黄埔四期杨钧天,前税警总团参谋长。犬养来,谈日方拟自华兴银行之基金中,拨一千万交中央银行,惟望作股份。余拒之,谓只宜作借款,国家银行未有加入外国资本者。渠亦赞成,允代交涉。晚与公博、思平、默邨、心叔闲谈。十时半寝。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警政部,召开部务会议。十一时赴财政部,处理例件多起。下午,仍赴财政部,见客数人。旋赴警政部,召集首都警

^① 陈济成,上海嘉定人,一八九六年生。原为私立上海中学校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时任伪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伪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② 松室孝良,曾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时为伪大民会高等顾问。

察厅重要干部及各区、局长训话。五时半返寓，接见程远帆。晚，赴人鹤家便饭。返寓与公博、思平、心叔，约影佐、谷萩、滨田、冈田等，详商粮食紧急救济问题，谈两小时。日人办事切实，颇可钦佩。吾人只知喧嚷，而又无确实调查及具体办法，实远愧不如也。惟粮食缺乏确系实情，虽尽人事之可及，但恐不易圆满解决，奈何？十二时半寝。

六月三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料理琐事并剪发。木村博士来，谈中央银行各项问题，尤注重对华兴及军票之关系。其言多可取者，其意亦在助我，良可感也。下午，约书城来，商中央银行各局长人选及将来方针与政策，并接见王钟麒及新委江苏省公安局长刘云舫。旋与淑慧等赴国际联欢社晚饭。返寓后，川本来，相与至其家商谈。十时半返寓，公博、思平、心叔俱在，因商讨米粮问题。此事极为严重，惟经昨晚督促日方后，一二日内约有两万石运京，或可解一时之急也。香港政府下令撤退妇孺，以香港为安乐窝之华人，不知作何打算也。

七月一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君强来，商筹办税警学校各项问题。影佐来，谈一般问题，约半小时。旋赴汪先生处，会揆一、援道、人鹤等，商接收各城门及车站、码头警戒检查办法。余主由绥靖军、宪兵及警察联合办事处任之。旋返寓，约书城、影佐、犬养、安藤、久保等，合商印制法币各项办法，当决定图案及数量，托日本内阁印刷局代印。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对于盐务，真令人心烦，盐商多存观望，政府无法打破现状。晚，与公博、思平闲谈，并批阅警政部公事。十二时半寝。

七月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警政部,处理要件,与邓次长商办各项重要案件。下午,在寓接见晴气,商筹税警学校各项问题及接收法租界各种办法。旋接见章正范、李栋^①等多人。晚,陪汪先生宴熊谷司令、十川司令等,均旧识,谈甚欢。返寓后,召君强,嘱其加紧召集税警干部,决于八月十日开学。旋与公博、思平、心叔闲谈,并批阅警政部公文。报载香港形势紧张。三个月来,世界形势之突变,真令人匪夷所思也。一时寝。

七月三日 星期三

七时起。约影佐、日高、松本^②及我方之思平、隆庠,商五日开始条约谈判时之各种准备。去年在沪两月间之谈判,全由余负责,此次余虽非外交当局,但事实上之责任恐不能不由余主持。对方先示阿部大使演词,内容三点:一、以近卫声明为基础;二、以去年草约^③为标准;三、因战事未了,条约中或有与平时不同之特殊条项。本日未到部。下午,借金谷赴新都看电影。此为还都后首次到新都,回首战前情形,几有隔世之感。旋赴金谷家便饭。返寓后,汪先生送来预拟之后日演词,略有修正,即送还。报载香港形势严重,居民纷纷迁移。忆事变初起时,布雷电询蒋先生,家眷迁往何处最为安全,蒋答香港。当时以香港为最安全,今竟卷入漩涡,足见形势之剧变也。

七月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旋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财政部,接见江海关监督

① 李栋,别号寄耘,河北省人。后曾任伪法庭审判官。

② 松本,松本俊一。

③ 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与梅机关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协议书》。

李建南^①，予以奖励。批阅重要文件多起。下午，接见黄浦学生谢文达、关国侯，谈组织黄埔同学会问题。旋赴财政部，接见陈孚木，并见哲之、素民等，商谈海关及金融问题。返寓后，接见邓祖禹、周学昌、邹敬芳^②等，分别谈商要件。晚，公博、思平、心叔来，旋人鹤偕李择一来，为前日命令通缉中之各人^③说项。十一时各散。批阅警政部文件。一时就寝。闻英国计划撤退日英侨，令人想起事变前日本撤退长江日侨之情形。当时据余推测，日因欲扩大，故撤退侨民，以免偶发事件。今竟扩大至此，岂英、日战争亦将爆发耶？

七月五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调整中日邦交第一次会谈。我方为汪先生、民谊、思平、柏生、善伯^④、隆庠及余七人，日方为阿部大使、日高、影佐、犬养、松本、须贺、安藤等七人^⑤，此诚历史的会议也。由汪先生及阿部说明会议的目的及希望，并由日高、民谊说明

① 李建南，广东宝安人，一八八九年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专科。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及交通部秘书、国务院参议，皖岸粮运局、安徽省卷烟税总局、华北卷烟总局局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起任伪维新政府江海关监督。

② 邹敬芳，字兰圃，湖南临澧人，一八九五年生。毕业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后留日获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广州大本营军政部秘书、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及上海大学教授。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③ 本月二日，伪国民政府通缉在上海的国民党地下人员蒋伯诚、吴开先、马元放及林康侯等八十三人，随即逮捕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省政府秘书石顺渊，省参议掌牧民，委员周孝伯、崔步武等六人。

④ 善伯，即徐良，字善伯，广东广州人，一八九三年生。曾入学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归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司法部、内务部秘书，天津日租界中原银行经理，国民政府驻美公使馆随员，外交部秘书处办事员，本年三月任伪外交部政务次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⑤ 日方七人为阿部信行、日高信六郎、影佐楨昭、犬养健、松本俊一、须贺彦次郎、安藤明道。

会议方式。散会返寓后，与犬养谈会议中各项问题。下午，召开中央银行筹委会。五时返寓，约影佐、犬养、日高、松本及思平、柏生、隆庠开预备会，商明日会议各项问题。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返寓后，与公博、思平闲谈。据闻堀场赴港与重庆接洽，效果不佳，其殆宋子文赴美，得美援助而态度转强软？本月底即可明了真相也。

七月六日 星期六

七时起。与淑慧、慧女迁回西流湾旧宅。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① 凄凉离此，以为今生今世不能重履斯土，孰知今仍迁回？人事变化，实难预测。惟迁人后觉事事均如昔日，似未曾离乱者，盖居住已久，虽暂时离开，而惯性仍在也。旋赴国民政府出席第二次谈判会议。我方由余发言，日方由日高发言。余详述此次会议应有之精神及缔约之目的。十一时散会。赴财政部，处理数起要件，会客数人。十二时半返寓。下午仍赴财政部。五时返寓。阅批警政部文件。晚，应森大佐之宴。九时返寓。与公博、思平略谈。十二时就寝。别此屋两年余矣，仍宿此，过去种种，宛如昨日也。

七月七日 星期日

七时起。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民谊、柏生、揆一、春圃、君慧^②、隆庠、善伯，会商日方所提基本条约，准备下次谈判时商讨。十一时返寓。犬养来辞行，因日内阁改组在即，近卫仍将出山，促其返日襄助，或不能来华，因送之赴飞机场，握别依依，互约后会。返寓后，接见广东财政特派员汪宗准。阅沪报，载蒋先生

^① 应为二十日。

^② 君慧，陈君慧，广东台山人，一九〇三年生。毕业于私立岭南大学，后留美获纽约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一九三三年起曾任社会调查所研究主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时任伪行政院参事厅厅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兼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委员、汪日谈判辅佐官。

“七七”告友邦及国人书，仍无丝毫和平之意，且对于近卫宣言攻击尤力。似此则前今井等在港所接洽者，均非实在；日前堀场赴港接洽结果，亦不甚佳。此事余本极怀疑，以今各方情形度之，至劣！本年内重庆无和平之意，此到令人焦心不已也。

七月八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旋赴财政部，处理例件，见客三人。十二时返寓。下午，晴气中佐来，商税警团筹备问题。影佐少将及松本参事官来，商明日谈判会议各种准备。书城约日本银行局长宗像^①来，谈甚欢，并约其便饭。晚，警洲来，报告重庆勾结陈群情形。晚与公博、心叔闲谈。报载法对英已宣布断绝国交，且考虑对英宣战。此虽为法国目前出路之一，但形势剧变如此之速，真为两月前梦想不到者，今后真不敢推测世界趋势矣。十二时半就寝。淑慧并慧女赴沪，个人宿此大厦，颇感岑寂也。

七月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散会，赴财政部，接见中川，谈盐政改革，并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返寓。核阅警政部文件。下午，赴国民政府，出席中日条约谈判第三次会议。日方由日高一人发言；我方由余一人发言，思平略有补充。今日深觉余之主张词严义正，日高虽强词夺理，亦知其理论不能胜我。基本条约一两条通过，其余保留再议。返寓后，召晴气及君强等，会商税警团各问题；关于训练干部及招兵等问题，有详细之讨论及决定。晚，核阅干部一部名单，详阅其履历。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十二时散。处理各项琐事。一时寝。

^① 宗像，宗像久敬。时任日本银行调查局长。

七月十日 星期三

七时起。出席军委会常务会议。散会后,与公博谒汪先生,对政治、军事、党务、外交等根本问题,均有所讨论。返寓后,核阅第一、二次谈判纪录,并修改基本条约译文,又令管理密电同志,指示数点,以保守秘密。下午,核定税警团另一批干部名单。旋赴财政部,接见安藤、久保,交换关于中央银行之意见,并审阅委托日本代印钞票之契约。旋与素民、珩甫等,分别商办盐税等案件。五时半返寓。接见熊剑东夫人,允其保释熊,并送其赴日留学。晚陪汪先生宴阿部大使。连日甚热,睡眠不足,肝火甚旺,凡事均不如意也。一时半始寝。

七月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中政会,九时半散会。因影佐及川本均病,特访慰之。十时半到财部,见客数人,处理要案多起,并与素民、汝祥谈应付军用票问题。下午,赴汪先生处,会商关于中日条约谈判上各项问题。返寓后,温宗尧来谈。旋君强来,报告筹备税警干部训练问题。七时,青木及久保来,谈中央银行各项问题。余发表吾辈主张,渠表赞同。三人便饭中杂谈风月,颇为融洽。晚,公博、思平、心叔、默邨、人鹤来,谈至夜深始散。核阅警政部文件。一时始寝。

七月十四日^① 星期日

昨日饮酒过多,头痛甚剧。本日打预防针,尤觉疲倦。江亢

^① 十二日、十三日日记原缺。

虎^①来见。旋心叔率孙曜(东)来,谈上海将来金融上应有之措置。冈田中佐来谈,留其便饭。此人为日大使馆中经济方面有力之人也,头脑清析〔晰〕,帮忙甚多。下午,约影佐、日高、松本、思平、柏生、隆庠来寓,准备明日会谈各项问题。旋木村博士来,谈中央银行各项问题,并留其晚饭。晚与公博、思平、心叔谈最近情形及将来趋势,并商全面和平后,吾辈自处之法及为国努力之道。预料于一年内,因须利用吾辈向日接洽,甚至重用,一年以后,即将暗杀。故吾辈尽一年之努力,使和平基础巩固,即当明哲保身,远走高飞,所苦者部下耳,置之不理,于人情上实说不过去,奈何?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席中日条约谈判第四次会议,辩论三小时无结果。十二时散会。因约影佐择时由二人先行商定基础,以免徒劳时间及唇舌。下午,赴财政部,处理例件。返寓后,批阅警政部公文。六时接见熊剑东。此人能力颇佳,惟恐不易驾驭,当允其向日方保释,并送其赴日留学。土群、君强来,报告税警校筹备情形,土群并报告上海近状;雄白^②来,请示赴沪筹办《平报》问题,分别予以指

① 江亢虎,原名绍铨,号洪水、亢庐,江西弋阳人,一八八三年生。早年入北京东文学堂,后多次赴日、美、欧、苏等国求学、任教及从事其他政治、文化活动。曾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二年起,创办上海南方大学,任校长;创建中国社会党等,并在北洋政府任职,后赴美、加,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一九三三年回国,后主编《讲坛》月刊。一九三九年九月由香港到上海,以中国社会党党魁名义发表声明,投入汪精卫集团,任伪中政会委员。时兼任伪考试院院长(代理)兼銓叙部部长。

② 金雄白,字舜民,笔名瓶梅、金不换、朱子家等,江苏青浦(今上海)人,一八九四年生。早年毕业于太仓江苏省立第四中学。后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上海《时报》、南京《京报》、《中央日报》采访主任,《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驻京办事处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处上校秘书。一九三四年起任上海大白新闻社社长、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执行委员、律师公会监察委员。时任伪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中报》社副社长、南京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示。终日劳倦过甚，公博、思平、心叔来时，几不能说话。十二时就寝。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返寓后，召祖禹，商谈筹办保安总队，拟先招一千人，予以严格训练。三时赴汪先生处，商讨基本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决定我方最后立场，决不让步。五时影佐来，为会外之接洽，对于基础条约及附录协订〔定〕，从头至尾检讨一次。据影佐表示，我方所提修正案，除三点外，大约日方均可通过。复对于中央银行各种问题，尤其对于军票及华兴之关系，有详尽之讨论。六时赴任援道之宴，此人颇有办法，但不易应付。旋赴工商部，应思平之招；赵厚生饮酒大醉。返寓，闻淑慧有电话来，幼儿已抵沪，慰甚。批阅文件，一时始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六时半起。旋赴税警干部训练班^①，举行开学式，并予以训话，告以此次训练部队名为税警，实则系正式陆军，将来有重要任务。参加训练者，有营长九人、连长二十七人、排长八十一人。返寓后，接见江苏警务处长袁逸波，详予指云〔示〕。午应影佐之宴。下午，汪先生召见，商派人赴安南问题。旋青木来，谈中央银行各项问题，尤注重于借用华兴银行之资本，余望八千万。晚，宴柴山少将，谈武汉财政情形。南京市长蔡培^②来见，详予指示。本日报载米内辞职，近卫将出山。余以日内阁改组必至月底，不图如此之速，即此亦可见军部在日本政治上之势力，诚为绝对的矣。惟此

① 全名为中央税警学校干部训练班。税警学校由周佛海任校长及校务委员会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罗君强、李丽久、林之江、谢文达、马啸天等任委员，罗君强兼秘书及校本部办公厅主任（代行校长职权）。干训班主任由罗君强兼任，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丽久，第二大队长谢文达，第三大队长林之江。

② 蔡培，本年三月任伪工商部政务次长，六月任伪南京市长。

次又为陆军逼迫海军,此实日本内部之矛盾也。

七月十八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提出七、八、九三个月预算^①,毫无异议。事变前预算须几经审查始能通过,今能如此,足见对于全局尚控制也。旋赴财政部,处理例件。返寓后,接见岩井、袁殊,兴亚建国本部之分子,予以奖勉,并允月给三万。今后此一部人,至少不致反对吾辈也。下午,处理警政部文件、税警干部训练问题、中央银行问题及上海《平报》问题。关于《平报》,并约金雄白来商,任为总经理。晚,陪汪先生宴板垣中将及其亲信今井、堀场等五人。堀场密告板垣与蒋会于长沙一事,刻正候蒋之亲笔签觉书。板垣觉书^②已送港,彼此代表在港互阅,即进行准备,大约一周后必有消息。并谓重庆可派蒋之亲信而为日本所同意之大员至汉口接板垣赴湘。堀场询余要何人来接最佳,余主吴忠信^③,至张群太不负责任,不能当此重任。堀场同意。此事究竟真相如何,实令人难测也。

① 七、八、九三个月预算,收入:(一)关税三千万元,(二)盐税三百万元,(三)统税一千五百万元,(四)特税二百七十万元,(五)所得税三百万元,(六)蚕丝建设特捐一百五十万元,(七)行政收入十九万二千三百元,(八)借款七百五十万元,合计六千零一十九万二千三百元。

② 板垣觉书内容为:“关于蒋汪合作问题,为了援助日华尤其中国内部的圆满和平,应有提供善意的意见的机会。但(基于不干涉内政)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兹保证如上。”

③ 吴忠信,字礼卿,号守坚,安徽合肥人,一八八四年生。毕业于江南武备学校。曾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淞沪警察厅厅长,安徽省政府委员,华北编遣委员会主任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委会南昌行营总参议,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三六年八月调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本年初到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成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六月返回重庆。

七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起。出席中日条约谈判第五次会议,今日颇有进展。下午,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并召开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详商金融上一切问题,均有头绪。以后所难者,人事支配之问题也。下级人员刻正训练中^①,中级干部则不易觅,惟并非无办法也。返寓后,接见周学昌,谈党政问题。旋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商对日外交及对重庆问题。晚宴王揖唐,与谈华北财政,囑于关余中多少须解中央一部,以示国家统一。渠虽应允,惟不知有无诚意及力量耳。报载松冈为日外相^②。此人去年在东京曾谈数小时,觉其言大而夸,未知近卫^③何以选渠也。

七月二十日 星期六

七时赴税警干部训练班,训话一小时。十时赴汪先生处,商调整中日国交基本条约及附属协定。返寓后,伊藤及西来谈。下午三时森大佐来,谈姜达(夫)^④事;姜之性质刚强,常引起不必要之反感,固属应付不善,而日人如此小题大做,今后亦不易同事。四时影佐、日高、松本、思平、隆庠来,开预备会议,谈两小时。对于基本条约各条逐项检讨,均有头绪,以后进行当较顺利。晚,应金谷队长宴。返寓后,核阅警政部文件,并写信数封。拟询淑慧来京期,而电话不通,令人焦急。德、英有议和之讯,以余观之或不可能。东京与之[之与]重庆关系,正似德、英,无论形势及条件,均有转不过湾[弯]之势也。

① 伪中央储备银行于七月十五日开办第一届员生训练所,以培养中下级职员。学员分甲、乙两级行员及练习生,共一百二十六人。其中甲级行员十四人,乙级五十九人,练习生五十三人。所长周佛海兼。

② 松冈,松冈洋右。曾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内阁参议。

③ 米内光政辞职后,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并组阁。

④ 姜达夫,时为伪警政部简任技正。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影佐及海军中佐藤井来,谈关于长江及华南沿岸特定岛屿之日本驻屯军舰问题,详细折冲,谈两小时。旋接见董(董)健吾、徐咏华^①,谈警官学校^②及首都警察整理问题。君强来,谈税警学校干部支配问题。伊藤来辞行,约其便饭。下午,接见姜达夫,谈警官学校事。蔡培来见,报告平余情形。杨鼎勋^③来见,谈十余分钟。本晨打第二次防疫针,颇引反应,晨发寒热。晚,公博、思平来,谈至十一时始去。回忆去年汪先生内定余为财长时,不独中外人士均以为不宜,即余本人亦认为滑稽,然经过数月之经验,不惟中外人士以余为最适宜,余本身亦颇有自信,前后不同如此,可见事在人为。青木以前大藏大臣破格访外行如余者,商中央银行问题三次,均尊重余之主张,此亦始料所不及者也。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昨晚全夜四肢酸痛,本不能起身,因本日为条约谈判会议,如余不出席即无法进行,因力疾赴国民政府。自九时谈至十二时一刻,余不能支,伏案上发言。返寓即卧。下午,淑慧奉杨老太太并率子女来京,一家聚首,惟母亲及佛妹尚陷乡间,团聚何时?令人心痛。延罗医生诊治。晚,与公博、思平、心叔闲谈。十一时散。此间局势,如公博、思平与余三人能团结,则一切可以支配,破坏吾辈者,每欲于余三人之间施挑拨离间之术,故余等三人不可予人以可乘之隙也。与幼儿、慧女等谈家常。儿女已成人,足见余已垂垂老矣!然性情、心绪不减当年,自问与廿年前之学生时代,无大区

① 董健吾、徐咏华,均为伪警政部简任视察,董兼警官学校训育处长,实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② 警官学校原为伪维新政府内政部所办,伪国民政府接手后于四月十日召开伪行政院会议,将该校改为伪警政部警官学校,任命周佛海为校长。

③ 杨鼎勋,原任伪特工总部广州华南区区长,时任伪警政部参事。

别也。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四肢无力，醒时已九时矣，因不克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起。进粥后，复睡。二时半起，四肢仍无力。三时汪公馆之谈话，不能出席，因电话思平，请于会议时，关于日方所提基本条约四、五两条及附属协定书等〔第〕三条，吾方内部须有一结论，以便凭以折冲。回忆学生时代，自信除外交、财政外，其他各事均能担任，惟外交、财政则万无此自信，孰知今竟将外交、财政之责，集于余一身，岂始料所不及，实梦想所未到者也。接见警政部陈司长光中、江苏财厅长董修甲，分别商谈其主管事务。默邨来谈，婉言慰之，并允每月筹给机密费二万元。最近渠以余与士群稍密，似有怨言，当告以全系业务关系，决无亲疏之分，渠似满意。苏联又合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①，半年来政局变化较几十年间之变化尚大也。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仍觉四肢无力，因决在家再休息一日。报载邱吉尔演说，拒绝希特勒和平建议。此事余本料及，盖真正和平建议，必先秘密接洽至相当程度，再行公开，自始即公开建议，决非诚意，当系德国对内部及国际之政治作用也。君衍、衍〔珩〕甫、学昌先后来谈。十时再睡，十二时起。饭后复睡，三时起。核阅保卫京郊工作计划。通源公司总经理周吉甫、盐务总局局长刘谦安、松江盐务局长林衡先后来见，均商量盐政整理办法。春圃来，谈行政院最近情形，并商办法。晚，核阅警政部文件多起，并草拟取消盐务总局日籍秘书签字权公牒。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左手指忽觉肿痛，即延医于左背打针。据云明日可愈，中国医法有令人不可解者。

^① 本年六月中旬，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分别推翻了原来的政府，成立了人民民主政府，并声明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半起。赴财政部,处理各项例件。下午约思平、柏生、隆庠、日高、松本、须贺,先商明日会议各项问题。影佐因病未到,谈两小时,告一段落。手指仍肿,由松本介绍阿部大使之随从医官篠井博士打针服药。淑慧主用汉方,余以非科学反对之,然淑慧仍坚信不疑。客去心烦甚。晚,约人鹤来谈。有人告渠对国民政府施行政令,或积极阻挠,或消极观望,因暗示以即使国民政府不稳固,决不致维新政府再来,如重庆来,对渠亦不谅解,未知其能了解否也。晚与公博、思平谈各项问题。十一时半各散。接母亲慈谕,心稍安。一时始寝。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条约谈判第七次会议。本日余因精神不佳,发言较少,均由思平发言。十二时散会返寓。下午,在寓批阅警政部文件及料理其他琐务。臧呈汪先生,请囑军委会催促日方移交城门检查。此事日方早已同意,不过军委会不负责催促,故日方乐得拖便拖耳。篠井博士来诊视并打针。旋访影佐问病,且听最近报告在港与宋子良接洽经过,并出示其所抄蒋先生亲笔之觉书,题为《关于中日停战会谈实施觉书》,内分四项:“一,时期:八月上旬;二,地点:长沙;三,方法: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协议中日停战事项。”有军委会关防。影佐等询余如何判断。余观其所模仿蒋之签字,实不甚像,且其所偷摄之宋子良照片,亦与本人不符,且子良签名宋士杰尤觉可怪。余谓重庆如有人至汉迎板垣则为事实,今不必计[争]论真伪也。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手指仍肿,篠井博士来诊视。旋珩甫及加藤先后来,谈盐务整理问题。余对加藤表示调整华中盐业及通源公司要点,

并云不采取剧烈变动,致惹盐荒。君衍来,商财政部各项问题。下午,篠井再来打针。接见税务署俞科长,谈设局征收上海租界印花税问题。陈次溥来,谈上海情形。核阅关于盐务各种文件,并加以修改。君衍来报告例件。缪斌来,谈华北各种情形,允每月送以机密费万元。晚,宴税警学校干部,略坐即返。公博来,谈叶蓬只知索款而不做事,为之不快者久之。一时就寝。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七时起。赴税警干部训练所点名,并训话半小时。返寓后,神尾来谈,日本之名记者也。据云国民政府还都后,重庆方面未呈动摇之现象,日本人民颇有对国民政府失望者,经与说明,多少了解。惟如再经若干时期而重庆仍不动摇,则将来万难解释。其言颇有至理。下午,接见何佩瑒、袁殊,并召见京区特工副主任胡静轩^①,嘱其于南京治安特加注意。旋再见客数人。晚,照例与公博、思平、心叔等闲谈,并批阅警政部公文。一时就寝。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旋赴汪公馆,出席干部会议,商讨调整中日邦交各条件。返寓后,接见李荫南^②,指示广东省银行应注意之点。旋草拟《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意见书》,拟贡献于日本同志。下午,晴气中佐来,商收回上海法租界问题。川本大佐来,商统一华北关税问题。影佐来,对于基本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中久商不决之条款,为非正式之接洽,并云二人会谈乃预备会之预备会。其所提各种修正案,大体尚佳,惟仍须略加修正。晚,汪先生宴淑慧及幼儿、慧

^① 胡静轩,抗战前任国民党中统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时任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伪警政部简任视察、伪服务委员会委员。

^② 李荫南,南洋华侨企业银行总经理,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伪行政院参事。

女，余亦往陪。返寓后，仍与公博、思平、心叔闲谈，生活之单调可知矣。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散会，继续出席干部会议，关于基本条约第四、五两条，有详尽之讨论。下午，影佐、日高、须贺、松本来寓，为非公〔正〕式之会谈，继续谈三小时。余忽发昏卧椅上，身体虚弱，未知何以至此程度也。关于基本条约第五条及附属协定书第二条，有详尽之讨论，双方意见尚未一致。散会后，接见湖北省长何佩瑢，倦甚。饭后，批阅警政部公文，并草拟缄电数通。默邨来，与谈收回租界问题，盼社会部与特工总部能紧密合作。公博、思平、心叔来，谈笑之间，便中讨论政治上各问题。一时始寝。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草拟致邵式军缄，嘱其清除积弊，为国效力。旋出席条约谈判第八次会议。本日将基本条约全部讨论完毕，七条双方均同意修正案，可谓告一段落矣。下午，君强自沪返，报告税校问题及处置林之江办法。此事殊费心思，因不能使林失望也。君衍来，报告并请示财部各种案件。董健吾来，报告警官学校情形。批阅警部公文，并处理各项零事。本日为慧女生辰，请客两桌。慧女今年满十六矣。儿女成人，余亦将垂垂老矣，人生如梦，非虚语也。晚与公博、思平会报各种情形。因余三人每日会报，推动事业不少也。

一九四〇年八月

八月一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与公博、思平、柏生谒汪先生，商广东接收日军退回军管理工厂问题。旋与公博及汪先生商军事

问题,对于叶蓬之私心用事,杰傲[桀骜]不驯,咸表不满。旋到财政部,接见俞裁,询问武汉财政整理会情形,并与各司长分别商办其所主管事项。下午,篠井博士来,谓检查大便,发现余胃出血甚剧,心焦不已,令今后戒酒及乱食。旋赴汪公馆干部会议,商附属协定书及秘密附属协定书,决定我方立场及主张。返寓后,处理财部及警部公文,并见客二人。晚,公博、思平来谈。本日,淑慧及幼海赴沪,慧女未同行,殊表愤愤也。

八月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影佐、日高、松本、须贺、思平、柏生、隆庠先后来,关于附属议定书第二、三两条,有详尽之讨论。第二条得双方同意之修正案,第三条双方意见极不一致。十一时散会。西(来)偕毛里及冈田来,并午饭。下午出席第九次条约谈判会议,五时半散会。本日,宫本及篠井两博士先后来诊治,均谓有胃溃疡之嫌疑,但须继续检便数次,始能断定。批阅警政部公文,并接见石森林[林森],谈整理特工及首都警察各问题。晚,公博与思平来谈,十一时辞去。今河山破碎,疮痍满目,欲登斯民于衽席,不知在何年何日,即本身将来如何归宿,亦成问题,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也。十二时寝。

八月三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处理例件。接见萧家驹,新四军参谋长也,愤共产党把持,遂参加和平运动,奖勉之。旋赴警政部,召祖禹及各司长,分别有所商讨,对于警政会议筹备情形,详加询问,并予指示。下午,赴财政部,与各司长分别商办其主管任务,关于重庆将法币法定汇率减为四办[便]士半之影响,详加研究。返寓后,接见塚本少佐,商保卫京郊计划。旋冈田及西来(来),商香港工作之经费问题。核阅警政部公文。本日报载莫洛托夫讲演,表示苏、日可以修好。因臧影佐,告以此实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缔结之良机,日本不

可逸失也。

八月四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旋赴汪先生处,商讨条约问题及租界对策。返寓后,接见派赴日本视察之特工人员傅胜蓝^①、胡均鹤、魏曙东^②六人,予以训示。苏成德来,报告赴日经过及京区情形。川本大佐来,报告赴北平交涉华北关税解缴中央之经过;大约自八月份每月可解二百万元,惟希望即用于华北。初步有此亦可满足。下午,接见王玉华^③,商保卫京郊工作。顾继武来,报告上海民运情形;周学昌报告党务情形;西及冈田来,谈西南工作经费问题。晚,公博、思平来谈琐事。十二时寝。

八月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军事委员会,出席纪念周,并报告。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召集民运干部训话。五时赴影佐处,接洽要件多起。返寓后,接见胡静轩,谈保卫京郊计划。晚左臂酸痛异常,彻夜不能入睡。默念全面和平实现无期,这台戏如何了结,真令人焦急万状也。

八月六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财政部,十时半赴警政部。十二时返寓。淑慧、幼海已自沪来。下午,约影佐、日高、松本、思平、柏生、隆庠,关于条约谈判之进行,有三小时之研讨,大约本月底必可完成。沪电税警学校发生问题,谢文达辞职后,其所荐人员

① 傅胜蓝,原为国民党军统青岛站站长,被俘后投敌,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经济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② 魏曙东,伪特工,曾任伪特工总部第二处第一科科长。

③ 王玉华,伪特工总部南京区负责人。

均自动离校。嗣后知为徐君诺所鼓动,而士群来电,又谓情形复杂,或系对君强处置表示不满。中国人真不争气,如此不顾大局,何能免外人轻视?税校如此乌合,将来必不能完成其收回租界工作,真令人气愤不已也。(处)理杂件。十二时寝。

八月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政部,召各主管署、司长,分别商办要务;核阅文件多起。十一时返寓。接见李士群、谢文达,听取报告税警学校编队问题。君强处事操切,态度傲慢,成见太深,屡诫之而不能改,令人痛心;惟故意为难者,亦大有人在,亦可恨也。下午,接见刘福云、雷时雨两旅长,略予勉励。刘郁芬来,谈华北军事情形。心叔来,报告上海各种消息。据云,罗部子自渝电何亚农,约于香港见面,岂蒋先生真有和意耶?书长缄致君强,诤诫勉励。晚核阅警政部公文多起,及审核团体基金收支概算。本日拟研究日方所提交换公文,而苦无暇时,一人精力、时间有限,而所负责太多,未有不愤事者。一时始寝。

八月八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军委会常会,关于收编军队及建军,有详细之讨论。军队愈多愈好,但多则财政上负担太重,此种矛盾实不易解决;又汪先生与公博及余均系文人,对于军人,将来恐不易驾驭,故不能任何人有强大之军权,然军队又非扩充不可,此亦不易解决之矛盾。散会后,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赴汪先生处,商条约谈判中之交换公文及了解事项等问题。返寓后,处理警政部文件。士群来,谈两小时,涉及租界问题、全面和平等项。晚,李季来,表示拟辞武汉绥靖主任。念其系香港首先参加之军事同志,心实不安。但因其性质[情]暴躁[躁],又觉咎由自取,但仍慰之。一时寝。

八月九日 星期五

七时起。报载日军舰七十艘,由日开安南,未知是否在安南有所行动。据近日情形观之,日尚举棋不定,何以海军有此动作?实令人莫测。旋出席条约谈判第十次会。下午,召开中央银行筹委会,并赴财政部处理各项要件。返寓后,召见李士群、谢文达,谈编练军队及税警学校等问题。晚,接君强来缄,知编队已完成,心稍安。惟一部为俘虏,一部为游击,将来是否能守纪律,实属疑问,令人忧心不已。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及字字背后谩骂汪先生,咸愤慨不已。字字只知为个人打算,而不顾大局,实可痛也。一时寝。

八月十日 星期六

七时起。报载英国驻华军队,均决定撤退,但保留辛丑条约所规定之驻兵权。英果以此对日妥协软?抑将缩短防线对日强硬软?赴警政部,召集全体人员训话,并召开部务会议。宪兵司令十川来访,谈片刻。下午,赴财政部,除处理例件外,接见多人,均系谈盐务。关于盐之产、运、销、税,问题复杂,加以外交问题,至今整理尚无头绪,令人烦心。返寓后,雄白来,谈筹备《平报》及联络申、新两报情形,并予以指示。丽久^①来,报告税校所编刘部纪律极坏,将来且无改进希望;又谈及内部人事问题,令人焦灼万分。去年上海军训团^②可谓失败,今税校复如此,可知建军之难也。最近由各方观察,均觉内部人事既不健全,外部障碍又复处处都是,一切均不易推动,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也。

^① 李丽久,时任伪税警学校副教育长。

^② 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在上海江湾成立的以汪精卫为团长的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

八月十一日 星期日

九时半起。见客三人。下午,袁殊来见,其所主持之兴亚建国同盟,虽表示愿受政府之领导,而为国民党之外围,并表示更愿受余之领导,但恐系一时利用,因该组织系日人用以牵制国民党者;吾辈应包罗万众,不问其动机如何,均应团结合作也。明日为淑慧生辰,又为结婚二十周年纪念,今日朋友来者甚多。二十年已过去矣,甚盼再同偕二十年,多亦不希望也,夜深客散,大雨滂沱,令人心焦。过去天旱,欲雨不得,今又苦雨多。国民政府还都之年,皇天不佑,水旱同时而来,岂气数耶?吾民亦大苦矣。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晨起,肚泻甚剧,一小时内泻七八次。九时赴汪先生处,商条约问题,决定加强去年内约^①之有效性,务使去年内约有与条约同样之效力。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肚泻甚剧,返家即睡。三时赴财政部举行第一次周会^②,并训话片刻。本日为淑慧正生,贺客盈门,约百数十人。晚摆席十桌,幸天晴,即摆于园内,否则实无法也。泻肚太甚,倦极,客散即寝,时已十一时半矣。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二

腹仍泻。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返家。核兵工厂设立计划,及警政部公文多起。本日为八月十三日,回忆三年前今日十二时左右,余正坐弘仁医院小室中,余井塘忽来电,谓上海已开火,余当时焦急万分,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三年矣!此三年中变化万

① 内约,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由汪方的周佛海等与日方的影佐等签订的汪日密约《日中关系调整要纲》。

② 七月十二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各中央机关每周星期一举行一次周会,“由各长官就政府成立之意义和本质,作精神讲话”。周佛海即照此决定,在伪财政部举行周会并讲话。

端,多有出人意外者。今后如何变化,只有上帝知之,即天恐亦不能全知也。惟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成败不必计,人事〈要〉不能不尽也。下午,思平及影佐等来,开谈判预备会议,多所决定。旋接见周学昌^①、石林森,分别谈党务及特工各项问题。川本大佐来,谈半小时,涉及华北关税及民运问题。晚接见陆怡然及卢英^②,谈特工及上海警察等问题。十二时寝。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三

腹泻仍剧,惟较昨佳。出席中日谈判第十一次会议,了解事项全部通过。十二时半散会。下午防空演习,闻警报,回忆三年前真正警报时之情形,几有隔世之感。士群自沪来,报告税校情形,心稍安。惟前途困难仍多,如刘部问题能解决,即可安定也。下午召集祖禹、光中^③等,商警政会议各项问题。召见胡静轩,商特工问题。召见申厅长、石司长,商防空演习。旋岩井英一^④来见,谈兴亚建国同盟与国民党关系。晚约何亚农来谈,请其赴港一行,约罗部子赴港晤谈,以促成全面和平,大约罗与吴礼卿或可向蒋先生进言。亚农允前往,并先电渝约部子。十一时就寝。

八月十五日 星期四

六时起。率全国警政会议人员谒陵,并在陵前举行开幕典礼。回忆过去开中央全会时谒陵之情形,不禁百感横生。旋赴警官学校会场,开第一次大会。十二时返寓。本日防空演习。回忆三年前今日,日机首次袭首都,余正午睡,为警报声惊醒,忽忽三年矣,当时万不料变化至今日之情形也。下午,召见阮毓麒,谈盐务整理。君衍来,请示

① 周学昌,时任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

② 卢英,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③ 陈光中,时任伪警政部总务司司长。

④ 岩井英一,时为日本驻上海使馆参事官,是伪“兴亚建国”组织的支持者。

财政部各项案件。接见冈田中佐。旋处理例件多起。晚,顾继武来,请示对付吴开先^①办法。昔(日)之同志,今为敌人,痛心之至。惟望蒋先生勿意气用事,使宁、渝合作,则中国之幸也。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料理琐务。九时半到财政部,见客及处理要件甚多,大都关于盐务者。嘱会计司拟谈话稿,说明编制预算方针。十二时返寓。下午,影佐、日高、松高〔本〕、须贺及思平、隆庠、柏生来,为条约之非正式会谈,共两小时,决定问题颇多。旋接见卢英,谈上海一般问题,奖勉之。树屏^②来请示警政部事,一一予以指示。祖禹、光中来,报告警政会议各组审查会情形。晚与公博、思平闲谈。本日报载美国海军负责人向国会说明,英国于六十日内必崩溃。以美人而出此言,实使人莫测真相也。闻防空演习警报声,回忆前尘,感慨无量。

八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七时起。赴汪先生处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加强去年上海所订条约之效力。旋赴国民政府,出席中日谈判第十二次会议。十二时散会。下午三时出席全国政警〔警政〕会议第二次大会,因系余主席,两小时之间,通过议案六十七件,大约均照审查意见通过。晚,赴熊谷中将之宴。返寓后,处理财政部例件多起。旋公博、思平来,谈日常政务。公博主汪先生任国民政府主席,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删除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一条,以一新耳目。其言不无见地,惟余仍主不变林主席^③地位,以为宁、渝合作留一余地;否

① 吴开先,时兼任国民党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书记长,主持国民党上海地下抗战工作。

② 树屏,杨树屏,时任伪警政部简任秘书。

③ 林主席,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时伪国民政府亦以林森为“主席”。

则将来于许多不易解决之问题中,又加以主席问题,更无办法也。

八月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分别接见各省警务处长、各省会警察局长、各特别市警察局长十一人,有所垂询及指示。十一时半影佐及安藤偕东京内阁印刷局派来之川上,携新法币样本来,印刷甚精。便中,影佐谓与渝方接洽情形:渝主近卫再发声明,取消不以蒋为对象之声明,日未应允;日方则以板垣要求长沙附近局部停战,渝方未允;香港谈判无结果。渝代表允返渝请示,八月八号前答复,至今杳无消息,大约已决裂矣。闻知不胜心灰气馁。下午,接见安徽省长倪道烺^①、新任江苏民政厅长蔡洪田^②及汪曼云;召见杨鼎勋,令其赴沪工作。晚宴全体警政会议人员。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一

七时起。出席全国警政会议第三次大会,通过议案六十四件。十一时半散会,返寓。下午,影佐、日高等及思平、柏生、隆庠来,对于条约作非正式会谈。余主本星期三、六两日开会,将一切问题讨论完毕,然后双方从头至尾整理文字,下星期开会对照,星期六正八月三十一日,由汪先生与阿部大使出席,完成此次谈判。日方表示努力照余言办到。召申厅长来,商接收城门检查事宜。旋赴警政会议人员公宴。稍坐即返。与公博、思平商此次条约提出中政会及立法院之手续与时机。仲云^③来谈,请其赴沪联络陈肖赐,

① 倪道烺,号炳文,安徽阜阳人,一八八一年生。北洋军阀倪嗣冲之侄。曾任安徽芦盐运销总局总办,一九三八年十月出任伪维新政府安徽省省长。

② 蔡洪田,上海人,一九〇一年生。原为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常务委员兼书记长,代理主任委员,一九三九年五月随汪曼云率市党部全部人员投汪,出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伪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及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月十五日调任伪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

③ 仲云,樊仲云。本月十三日调任伪中央大学校长。

以作全面和平线索之一。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一时散会，返寓。臼井大佐来，谓重庆已有回信，如近卫不能公开声明取消不以蒋政权为对象，望与蒋一信，表示此意，蒋得信即亲笔复信。日军总司令再四研讨，拟允其所请，内容则为近卫表示中日双方在香港所接洽，渠已知之；板垣与蒋拟会于长沙，渠亦知之。为东亚幸福计，对此抱莫大期待。重庆即将此缄发表，亦无妨。惟此为总部所决定，中央军部及近卫本人意见如何，尚未可知。渠明日偕经办此事之铃木中佐^①赴东京请示。余询以宋子良之真伪，渠谓恐系宋子安接洽。数月对手之真伪尚莫辨，实一笑话也。旋川本大佐带新任上海陆军主任参谋之渡大佐来见。下午，随汪先生赴警政会议训话，并赴警官学校阅兵。五时半返寓。接见詹纪凤，详商接收上海特区法院问题。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六时起。出席中日谈判第十三次会议。本日通过要点甚多，月底或可结束。上午，赴财政部，处理各项要案。五时返寓。沈司长^②来，商洽警政人员赴日留学问题。旋赴金谷宪兵队长家，其旁有小池，坐绿阴下垂钓，斜阳蝉唱，颇有出尘之感。垂钓一小时晚饭，九时返寓。倪道烺来，商改组安徽省政府问题，对于厅委人选，略交换意见。本日报载美国与加拿大实行联防。苟英国不能支，而迁都加拿大，则欧战将演成世界大战，时间之延长，任何人不能

^① 铃木中佐，即铃木卓尔，原任日本参谋本部参谋，一九三九年底调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政务参谋，并以日驻香港领事馆武官名义，设立特务机关，任机关长，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

^② 沈司长，即沈同。伪警政部训练司司长。

能预料也。阅警政部公文。十二时半寝。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警政部,接见甫由东京调来之宪兵大佐重藤^①,并处理部务。旋赴财政部,处理案件多起。下午,批阅整理盐务各项方案。旋赴汪公馆,出席干部会议,商条约问题。晚赴国际联欢社,以军委会常委名义宴请日本军事、外交各机关人员,到板垣及熊谷等百余人。九时返寓,本日报载托洛茨基^②在墨西哥被刺殒命。回忆俄国十一月革命^③时,托氏以红军总司令之资格,叱咤风云,何可一世!后竟亡命海外,几无容身之所,今且不得善终。人事无常,真不可预计也。十二时半寝。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并召集中央银行筹委会,关于推销新币及联络上海金融界等方法,有详尽之讨论。对于上海各银行,初步要求其接收新币之存款,次则令其领券。下午,约影佐、日高、松本、须贺、思平、柏生、隆庠来寓,商条约上尚未同意各点;大都均已同意,惟对于撤兵一点,辩论一小时余,未得结果,即散会。周学昌来,报告党务。邓祖禹、陈光中来,报告警政部问题。报载英、美在大西洋已合作,并以之作对远东政策之基础。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谋事在人,成事仍在天也。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晴气中佐来,报告税警学校情形。旋赴国民政府,

① 重藤,重藤千秋。

② 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因组织托派集团,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境,一九三二年被开除苏联国籍。

③ 指十月革命。十月系俄历,公历为十一月七日。

出席中日第十四次会谈。下午,因午睡过久,未克赴财部,偕公博赴汪先生处,商军事。陈警洲^①来报告,谓戴笠派人至沪,谓蒋先生有意和平,盼余帮忙甚切。未知真假,嘱警洲明日赴沪询详情,并指示接洽要点:最主要者,为道德上余不能受蒋之托与汪先生为难;余主汪、蒋合作,共挽国难。旋公博来谈。阅报载第三国际机关报关于中日事变之论文,因有所感,亲拟谈话稿,陈述所见。十二时半寝。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草拟关于财政方针之谈话稿^②。旋赵毓松来,谈青年党宪法草案及华北日军等问题。刘昌义来,报告该部情形,军人中颇有政治知识者。金家凤^③来,谈离渝经过及重庆情形,并商今后工作问题。下午,接见张威明、路朝元^④,谈河南军情及该部近况。姜达夫来,谈警官学校问题。召见姜志豪等,商城内检查问题。召张瑞京^⑤来见,此人沉着,或可重用。晚,郑大章来,报告赴华北点验军队^⑥情形,并陈述意见。星期日终日无休息,大而至至于世界大势,小而至至于城门检查,均须用心,而又无丝毫娱乐以

① 陈警洲,时任伪财政部盐务署副署长。

② 此谈话于三十日发表,声称要组织“全国新金融网”,即以“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设立省市县银行,农业商业银行,并使其互相联系,形成有机,以收统一管理之果”。

③ 金家凤,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简任专员,时由重庆到上海投敌。

④ 路朝元,又名路厚签。原为新五军军长孙殿英所部师长,奉孙命投敌,时任伪二十三师师长,驻河南汤阴。

⑤ 张瑞京,抗战前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战后任政治警察署治安科科长。

⑥ 郑大章,号彩庭,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一八九一年生。早年入冯玉祥部,历任排、连、营、团长等职。一九二八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一军军长,暂编骑兵第二师师长。一九三六年授中将军衔。一九三七年任第二十九军骑兵第九师师长,第一集团军骑兵第三军军长。一九三九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伪军委会委员、军事训练部政务次长兼点编委员会委员长。七月二日郑赴河南商丘等地,点编伪和平建国军第一军张岚峰、第二军刘启雄、第三军襄光电各部。

调剂精神，发白足怪耶？公博、思平来闲谈。一时寝。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财政部，处理各种要件。接见《朝日新闻》记者神踪影通、德人 Wilhem Lane 及其他来客数人。下午，在寓约影佐、日高、须贺、松本及思平、隆庠举行非正式会谈。关于撤兵问题，作两小时辩论，结果得妥协案。如双方能通过，则此次为最后一次之非正式会谈矣。余主张本月卅一日汪先生及阿部大使见面，结束全部谈判，大约可以做到也。接见钱时敏，谈青年运动。一部青年愿加入和平运动，但不愿受社会部指导，置之不理，则渠等系诚意而来，不宜拒之；如果使其组织，又恐内部纠纷，实难处置也。晚，约柴山便饭，商改组湖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旋批阅警政部公文。十二时就寝。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本日为孔子诞辰，照例放假。回忆在镇江时，每次孔子诞辰，因余系教育厅长，在省政府举行仪式均由余讲演，至今思之，宛如隔世。接见金融及军事方面来宾数人。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前田及佐方参谋来见，略谈上海租界及海关问题。下午，赴汪先生处，商撤兵问题，规定“治安确立”一语之含义，盼日方勿借口治安不安定而延迟撤兵，并盼日方将此意义明白记入议事录中。返寓后，接见海军次长姜西园及苏成德，分别报告海军学校情形及恢复铁路警察、发行公务员份身〔身份〕证等问题。晚，公博、思平来谈各种问题。本日下午较闲，即觉坐立不安，如终日无事可做，实难度日，故余甚愿忙，而不愿闲也。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赴国民政府，出席中日第十五次会议。一切问题均已结束，

故实际会议,此次可算最后一次。星期六汪先生及阿部大使见面,不过形式而已。本月卅一日果能结束谈判,实符余之预定也。本日报载近卫宣言,有“日支满蒙”之语,将蒙古与中、日、满相提并论。承认满洲国,已万分忍痛,如将蒙古又成一国,实非吾人所能忍受,且与此次谈判内容不符,因向影佐、日高非正式抗议。二人初未留意,经余指出,亦大不以为然,允由大使馆向日政府提出,今后不可再用。返寓后,见客五人。晚处理例件。一时寝。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召王玉华来,指示南京区特工及城门检查。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下午,冈田、安藤同来,商禁烟、盐务及金融上各种问题。川本大佐来,报告赴北平接洽关税问题,当决定余于九月一日亲赴北平一行。今田〔并?〕来,谈全而和平接洽办法及新中央银行各项问题。谢司令文达来见,慰勉之。旋校阅谈判完成之条约及附属文书全部。余为中国人,对此至为痛心,惟最后胜利如果有望的话,亦不愿忍痛为此;今形势日非,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晚召陈警洲,听其报告在沪与渝方人员接洽情形,并决派其赴港作进一步之接洽;并嘱其转告渝方,如能于此次条约签字之前有和平之表示,将来条件大有改善可能。但愿天随人愿,此行有相当成就也。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五

七时起。赴汪先生处,审阅条约及附属文书全部。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甚多。下午,约堀场中佐来谈。据云铃木中佐已携近卫致蒋之简单信缄赴港,如蒋有亲笔回信,则继续谈判,否则即认为无诚意,中止进行。旋接见萧家驹、张启璜^①,谈河南军事。六时约

^① 张启璜,原国民党桂系军官,后率部降日,所部改编为伪豫鄂绥靖军,自任总司令,驻河南省信阳地区。

影佐来,谈重庆近情及促成全面和平之路线。晚,与影佐、日高、须贺、松本及思平、隆庠,会宴于国际联欢社,此次条约会谈出席非正式接洽之双方代表也。九时返寓,批阅警政部公文。十二时寝。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处理要件。旋赴警政部,料理积件。返寓后,士群来谈上海工作情形。三时赴国民政府,为中日第十六次会,即亦〔亦即〕最后之一次会议。汪先生及阿部大使均出席^①。五时散会,返寓。因明日赴北平,淑慧料理行装;每次外出,均由淑慧料理一切,余丝毫不必费心,虽似平淡无奇,然妻子能如此者恐不多,此余引为满足者。晚,应阿部大使之宴。返寓后,君衍来请示财政上重要问题数种。十二时寝。

一九四〇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日

七时起。淑慧及幼海送至机场。九时起飞,下午一时半到北京。飞机绕飞颐和园,全园景致历历在目。华北政务委员会^②、日本军司令部及兴亚院代表,均至机场欢迎。下榻中南海之勤政殿,与光绪被囚之瀛台^③遥遥相对。此为第三次到北平,一为十七年之北伐完成;二为十九年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此次来临,回忆往事,不禁百感横生,人事沧桑,此十年中真所谓变化万端也。稍

① 是日会议通过《中日基本关系条约》、《附属事项》及《秘密条约》,并由汪精卫和阿部信行草签。

② 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汉奸汤尔和、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九四〇年三月并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并改此称。第一任“委员长”为王克敏,时为王揖唐。其辖区为华北大部省、市。

③ 光绪,即爱新觉罗·载湉,清朝德宗皇帝。一八九八年实施戊戌变法。因西太后发动政变而失败,被囚于此。

憩后,访多田司令官、森冈长官^①及王委员长揖唐。晚,应政务委员会之宴,朱深、齐燮元均到,不觉饮酒过多。九时返勤政殿。余每出必断绝交通,心实不安,屡辞不获。以个人观之,二十年前之穷书生,能于故都如此意气,亦足自豪,但念及山河破碎,人民涂炭,反更觉不安也。热甚,汗出如雨,久之始入梦。万籁无声,真宫中景象也。

九月二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分别拜访齐燮元、汪时璟^②、殷同^③、朱深^④及日本方面之警备司令、宪兵司令、大使馆海军武官。十一时至外交大楼,与王揖唐、汪时璟谈华北对中央解款问题,约谈一小时,圆满解决。汪为人甚有民族观念,殊可佩也。正午应多田司令官之宴,余演说:一部中国人欲杀余,一部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余妻甚以为忧。余谓此正余立之场。中国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抗日主义者;日本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汉奸。两国互信、互尊、互惠,以达共荣之目的,乃为余之理想。下午,与多田及笠原参谋长^⑤谈于多田卧室。据多田云:此室客少来者,此为最少之情形。三人谈二小时。五时接见新闻记者。七时赴森冈宴。

九月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汪时璟、森冈、有末^⑥先后来访,分别有所商洽。十一时赴缪斌之宴。一时赴朱深、汪

① 森冈长官,即森冈皋。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

② 汪时璟,原任北平伪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财政总署督办、联合准备银行总裁。

③ 殷同,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

④ 朱深,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厅厅长。

⑤ 笠原,笠原幸雄。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⑥ 有末,有末精三。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第四课课长。

(时)璟、殷同、齐燮元等之宴。三时返勤政殿小憩。六时回宴北京中、日要人。十时返勤政殿。报载英、美联合在大西洋已奠定基础,今后或将联合行动发展至太平洋。果尔则远东局势将有新的发展,应密切注视,并准备应付也。十二时就寝。万籁无声,不禁遐想:此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所,当时余甫入小学,不谓山州野邑之穷学生,二十九年后,竟驻节于此也。

九月四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游故宫。回首前尘,不禁悠然遐想。十一时游遍西路,全宫三分之一也。旋赴颐和园。均由市长余晋龢^①陪游,亦旧游地也。旋殷同亦来,便饭于景福阁,居高临下,全园风景历历在目。饭后游排云殿等处,文物尚不少,其中珍贵者亦多。旋乘船游龙王庙,并绕后湖一周。前两次来游,未至后湖,风景幽清,为全园之冠。四时入城,接见张英华等三人。旋赴杨琪山、许修直^②及缪斌之宴,并赴程浚源别墅小坐。十二时始返勤政殿。

九月五日 星期四

七时起。谷萩大佐、冈田中佐来迎,即赴机场,中日欢送代表均到。九时一刻起飞,十二时即到,费时仅二小时零三刻。本日虽系专机,但亦可谓特别快也。因到京过早,无人来接,途中遇淑慧率子女来迎。北京之行告一结束矣。饭后小憩。汪夫人自港来,谈港粤及一般情形,约一小时。晚与公博、叔雍闲谈。十二时寝。

① 余晋龢,字幼耕,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七年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宪兵练习所、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青岛市、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厦门市长。一九三六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专员。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市长兼公安局长。

② 许修直,原名卓然,字西溪,别号修直,江苏无锡人,一八八〇年生。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推事、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长、参事。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等职。一九三七年底任伪新民会厚生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司法行政部长。

闻英、美拟拉拢苏联加入其联合阵线，此事虽非绝望，但恐不易成功；如果实现，则世界形势又将剧变也。

九月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旋谒汪先生，报告北行经过，汪先生并以数日来中央政情相告，谈一小时，即往财政部处理积件，并召见各主管员司。下午赴警政部，亦召见各主管员司，分别商办各项要务。五时偕公博谒汪先生，承汪先生告以西^①赴港与钱永铭接洽经过。据云钱表示，宁渝合作，渠可负责促成，并谓周作民可代表渠与我方接洽，再行赴日等语。西之言是否可靠，拟俟余赴沪晤与西同见钱之张竞立^②谈，然后再为处置。晚，与公博、李季闲谈，并与仲云谈中外大事。十二时寝。

九月七日 星期六

七时起。西来谈，旋与西及影佐谒汪先生，商与钱联络。影佐意，关于停战，既有宋子良与今井接洽，无论其可靠与否，但于其确实失败之前，无论日本及我方，均似可任其接洽，不宜与之争做，故吾辈今日只与钱谈宁、渝合作及和平条件问题。汪先生甚以为然。旋至财政部，处理例件。十二时半飞沪，士群等到场欢迎。旋见客数人，并赴心叔家小憩。晚赴潘三省之宴。十一时返寓。劳顿极矣。余自命身体尚好，足任繁剧，但如此下去，恐不能支持也。

① 西，西义显。

② 张竞立，字彬人，浙江海宁人，一八八七年生。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科长、中国银行总行发行局局长、交通大学教授，国民政府铁道部财务司司长、交通部高等顾问等职，一九四〇年七月去职，时任中业信托银行董事长、香港六河沟制铁公司监理。时代表渝方钱永铭与日、伪方商谈“合作”。

九月八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出外拜客。下午,接见李丽久、顾继武、耿嘉基^①、上田省一等,分别有重要商谈,并与君强商税校问题,旋赴七十六号视察各项设备,并晚饭。十时赴心叔家,召见邵式军,晓以大义,谓政治生命重于一切,万不可因小利而牺牲政治前途。邵甚感动。此人聪敏干练,如上正途,实为有用之才,当善导之。十二时半偕淑慧返寓。本拟来沪休息,不意来沪后,反较在京为忙也。

九月九日 星期一

七时起。赴七十六号,召集政治警察署及特工总部人员训话,告以全面和平前途及和平实现后吾辈之地位与任务,并勉以团结精神及检点不正行为。返寓后,张竞立及西来,谈钱永铭愿为中日和平及宁渝合作而努力,并谈及今并与宋子良接洽。余对此事本断定其不成功,因日方由渝方所得文件,均非正确。以余观之,渝方并无诚意与决心,不过虚与委蛇而已。惟谈次忽猛省,此次日方既交出近卫致蒋之亲笔信^②,渝方或可由假变真,亦未可知。故蒋亲笔回近卫之信,并非不可能。果尔,则全面和平或者可期也。旋接见总队附李明志、大队长赵壮飞^③,勉慰之。阮署长及林局长先后来见,谈盐务。士群引见陆大槐,甫由闽逃来之渝方特工要员也。

① 耿嘉基,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

② 八月二十二日近卫文磨致信蒋介石,原信如下:“蒋介石阁下:顷悉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已半载有余,其结果,最近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③ 赵壮飞,河北宝坻人,一九〇八年生。时任伪财政部中央税警学校干部训练班上校总队附。

九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约张竞立、盛沛东及西等来谈,听其报告昨晚与周作民及影佐谈话情形,并商进行步骤。新之及作民请将和平条件见示渠等,可向重庆进言;惟日方以重庆无丝毫和平表示,不能即示和平条件。彼此均有理由,甚难解决也。午宴税警学校干部。二时影佐来,据云近卫致蒋亲笔缄,已在港出示渝方代表矣。蒋亲笔回信到后,即彼此交换,惟渝方以近卫书中内容空泛,表示不满,恐蒋不回信。此事余始终认为日方为渝方所戏弄,恐难成功也。旋接见李北涛^①,请其回港劝钱新之负出任和平奔走之责,并详告以日方政情及我方态度。李颇感动。连日为全面和平努力,希望能有成就,但实际困难甚多,不易成功,奈何!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日前破获渝方无线电台,渝方尚未发觉,两周以来,仍旧通报,所获情报,日前似已怀疑,因拟用原电台原密码,致蒋先生一电劝和,匆匆拟草发出。旋出外拜客。十一时返寓。影佐来,谈陈中孚、何世桢等破坏国民政府的计划,并谈进行全面和平办法。下午,接见士群及周珏^②、张素民、李建南、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③等,分别谈外交、特务、民运及海关等问题。晚与周作民、张竞立、盛沛东谈进行全面和平。余对此殊悲观,盖重庆主日本撤兵再讲和;日本只与重庆谈停战,至讲和,则以南京国民政府为对

① 李北涛,时任交通银行总行秘书。

② 周珏,字志成,浙江嘉善人,一八八三年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北京政府驻日本横滨、神户总领事,一九三〇年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兼驻沪办事处处长,一九四〇年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外务局代理局长。时任伪外交部公使及伪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处长。

③ 凌宪文,时任伪国民党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象。双方距离太远,且均打官话,故一时恐不易接近也。谈两小时,结果决定派张竞立等先赴东京一行观察。东京空气余早已知之,所不知者,蒋先生方寸中事耳。国家存亡系于一人,实非国家之福也。

九月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接见孙曜(东)、詹纪凤,分别谈金融及接收特区法院准备。西来详商全面和平进行。余告以蒋成为事实上之独裁者,重庆无人能在蒋前畅所欲言;钱新之有此资格,渠为蒋老友,故能如此,但决无使蒋采纳其意见之力量。并告以此次在京所谈之中日条约,重庆不致满足,盖以战败国而论,则此次条件,诚属宽大,衡之以前法加于德及此次德加于法者,大有天渊之别;惟以平等国而论,则日方要求稍有过分,日方如不表示(中)日条约可修改,使之于中国更有利,则全面和平难期,因重庆自以为未战败也。西允回东京力言。下午,接见丁锡山司令,嘱其对部队严加管束,因上海最近绑案多其部下所为也。召见刘局长谦安、邵署长式军,分别商盐务及统税。公博自京来,晚聚于心叔处。十二时返。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书城处,接见金融界多人。下午在寓见客数人。晚赴心叔家便饭,饮酒甚多。报载英、德互施轰炸,伦敦、柏林均有相当损失,恐将来两城之破坏必较巴黎为甚也。德虽扬言进攻英国本土,但即使伦敦被占,而英政府迁都加拿大,美因美、加联防关系,势不能不卷入旋(同‘漩’)涡,似此则战事扩大延长,胜负之最后结果尚难预料。故余以为英、德战争,必演成中日事变之局势,德为日,而英为华,但英之实力厚于华,又有美为后盾,德国未可乐观也。在心叔处接见刘基岩、邵式军等。一时始返。

九月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徐朗西^①来见，洪帮领袖也，谈甚欢。晴气中佐及塚本少佐来，详商对付法租界问题。余坚主在整个计划未决定之前，不能轻举妄动。法租界之罢工尤不能早行，盖民运行使一次，即不易运用第二次也。渠等闻言，遂将提前罢工之议打消。余告以板垣及汪先生均未下决心，似未可发动，宜一面作军事及民众运动之准备，一面设法促汪先生及板垣之决心，然后再相机举动。群以为然。下午，严惠宇夫妇及陈步丁来，老友也；严因一知半解，对和运反对，故余在沪近两年均未谋面，顷以形势日非，觉其过去见解之不当，故来相见，谈四小时，甚为愉快。晚，与影佐晤谈，因渠明日飞东京也。先后至三省及心叔处。一时始返。

九月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仲云来。此次余来沪，请仲云同来，暗约陈果夫之弟肖赐见面，询以过去联络渝方劝和情形。肖赐谓果夫、立夫均有电来，谓蒋仍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谓蒋决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余嘱仲云转告肖赐，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在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前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来〔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以国士相持，余焉能相离？全而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仲云以为然。下午，接见张竞立，渠定十九日代表钱永铭赴东京，托余缄介于近卫及松冈，允之；并约于十月五、六日渠返沪时，余来沪再谈。上田省一来，谈日本军票与新法币关系。士群来，商问题甚多，谈约两小时。幼儿本晚上船赴东京。

① 徐朗西，字峪云，陕西三原人，一八八五年生。毕业于日本铁道学校。上海洪帮头子，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生活日报》主笔。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一

七时起。偕慧淑〔淑慧〕赴机场。士群来送,并呈阅戴笠回渠之电,因余致蒋先生电时,嘱士群亦致一电与戴笠,戴即回此一电,其意仍在拉拢士群,非好意也。因嘱士群虚与委蛇,工作不可因之稍怠。抵京后即赴财部,处理各项要件。下午,访青木顾问,据云东京方面对于我组织中央银行,已决定援助。闻之安心。余本定十月十日成立,因事务上各项准备,恐须延迟一月也。谒汪先生,报告沪行经过,并谈其他问题,约一小时。晚,西来见。书一缄致松冈外(相)介绍张竞立,缄交渠携呈。缄中力言中国须统一,宁渝须合作,并盼日本当局推诚与张相见。十二时寝。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使人最感头痛者,仍为盐务。日高来谈半小时,谓公博主张汪先生为正式国府主席,询余意见。余告以未便反对,但总觉仍暂以林森为主席,于宁渝统一上较为便利,否则一国而有两正式主席,对于统一前途,更多障碍。下午,赴警政部,处理积件,并召见各司长。返寓后,西来请余加一缄与近卫,因即书一缄交之,惟较致松冈缄略简,内容相同。晚,赴汪先生处,商一月一日召开国民大会^①问题。余以此事一般国民并不注意,故对之甚觉冷淡,且认为滑稽,略表示意见而已。返寓后,思平等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政部。加藤、中川等来谈盐务。半年来盐政毫

^① 汪精卫在筹组伪政权的过程中,以反对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相标榜,在其《还都宣言》中提出召集“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的口号,并于六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宪政实施委员会,宣称将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召开“国民大会”。

无改进,拟于下周集中精力,与各关系负责者专谈此事,以期推动。安藤来,谈中央银行等问题。召见邱行〔司〕长^①,嘱其筹备召开整理地方财政会议。核阅要件多起。十二时半返寓。下午,在寓陆续接见凌启鸿^②、周学昌^③、钱慰宗^④、邹敬芳等;拟定安徽省政府主席及厅委名单,交春圃呈汪先生核定;批阅警政部文件多起。报载英、德空战激烈,美、澳有联防之消息,世界形势变化未可测也。晚,思平、李季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议,决改组安徽省政府,完全照余所拟名单通过^⑤。相者谓余数年中暗权甚大,其信然欤?其实,此次还都,各院、部次长十九系余所拟定,所推荐,岂只区区三省府为然?散会后,赴财政部。冈田来谈盐务。处理要件。十二时返。下午,在寓接见片山参谋、安藤局长、王钟麒^⑥、徐焘^⑦等,分别有所商谈。晚,召见首都警察厅长申振纲,询接收城门检查情形。杨揆一来,谈军事情形,嘱以收编队伍须以预算所列军费为标准。余拟提

① 邱司长,即邱访陌。伪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② 凌启鸿,字樨民,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一八九六年生。获华盛顿大学法学士学位。曾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平律师公会会长、江西省高等法院检察官。一九三八年任伪维新政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兼上海市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次年任伪武汉市高等法院院长、市参议府参议。本年十月任伪立法院立法委员。

③ 周学昌,时兼任伪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教育长。

④ 钱慰宗,时任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副校长,旋调任伪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⑤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改组安徽省政府,任命倪道烺、叶震东、陶思澄、邓赞卿、钱慰宗、傅君实、徐仲仁、张拱辰、胡志宁为省政府委员,以倪道烺为省政府主席,叶震东兼民政厅长,陶思澄兼财政厅长,邓赞卿兼建设厅长,钱慰宗兼教育厅长,傅君实兼秘书长。

⑥ 王钟麒,时任伪中央大学秘书长。

⑦ 徐焘,字季教,号若愚,江苏高邮人,一八九七年生。时任伪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出军委会,除正规军大队来归外,游击队、民团、保安队等零星部队,中央暂不收编。揆一亦赞同,旋与心叔谈禁烟问题。一时始寝。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核阅十、十一、十二三个月概算^①。晴气中佐来,商接收法租界问题。渠甚热心,惟国际关系复杂,前途尚未可乐观。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见客。董健吾^②来,请示警官学校问题;杨树屏来,请示警政部各项要案;丁锡山来,请求编该部为一师一独立旅,允帮忙;刘培绪来,报告已就中央军校教育长,并请示办法,略予指示;仲云来,商中央大学问题,告以为校长者应注意之事项。晚,赴外交部,陪汪先生宴阿部大使。返寓后,接士群电,称戴笠来电,谓不敢将余致蒋电呈蒋,并谓其本人今后亦不与士群通电。重庆目前恐尚无和意也。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七时起。出席警政部周会并训话。旋召开警政部部务会议。十一时赴财政部,核阅日方对于中央银行组织法及货币整理办法所贡献之意见,其中有足取者,有在现状下不能不采用者,有绝对不能采者,告汝祥转告书城注意。处理盐务及省、县财政案件数起。下午,在寓接见彭年,谈武汉情形。余意如不善处,恐将增其离心力,但亦不能听之,须逐渐施行中央化工作。核阅其他文件多

① 该季度预算,收入:一、关税三千万元,二、盐税三百零四万二千元,三、统税一千六百九十八万零四百五十六元,四、卷烟税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元,五、印花税十一万一千七百零八元,六、所得税三十万元。七、特税二百七十万元,八、蚕丝建设特捐一百五十万元,九、国有事业收入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元,十、行政收入十九万二千九百三十六元,十一、武汉解款三百六十万元,十二、借款六百万元,合计六千四百七十六万四千五百七十六元。

② 董健吾,字史行。时任伪警政部中央警官学校处长。

起。晚应金谷队长之宴。十时返。今日有两事足注意者，一为英、美、澳联防及美国利用太平洋英海军根据地之接洽逐渐实现；一为日本开御前会议，内容虽不可知，似对安南将有军事行动。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先后接见苏成德，谈江苏警务；塚少佐，谈收接〔接收〕沪法租界各项准备；王玉华，谈南京区特工情形。十一时召见华中盐业公司副社长〔社长〕西北〔北西〕，谈调整该公司及一般盐务，约三小时。下午，接见刘仰山^①，告以党内不宜组织小团体，并力言过去小组织，于公于私，均有弊无利。岩井英一来，谈兴亚建国运动，拟网罗之。晚，赴人鹤处，开留日同学会筹备会，并晚饭。后与人鹤、心叔及李择一谈一般情形。十一时返寓。淑慧本日起赴沪医病。每至秋季，淑慧即感不适，相命者多谓其四十二岁不易度过，虽属迷信，实令人心焦，但祈相命者言之不中也。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蔡培^②来，报告南京市政府最近设施。旋赴财政部，重核十、十一、十二三个月概算。并处理要件多起，其中最重要者为核定地方营业专税暂行条例，规定范围，以免各地方政府任意征收。接见江苏省府秘书长及建厅长^③，告以对友邦须有立场，万不可惟命是听。下午，在寓接见钱慰宗，谈安徽教育设施。默邨来，谈民运最近情形。唐启元来，谈华北及日方关于全面和平之种种消息；此人虽较浮，然所谈亦有条理。邹敬芳^④来，谈军委会情

① 刘仰山，时任伪中央党务训练团训练委员会秘书长。

② 蔡培，时任伪南京特别市市长。

③ 时伪江苏省政府秘书长为汪曾武，建设厅长为季圣一。

④ 邹敬芳，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厅厅长。

形。晚，思平^①、心叔、人鹤、厚生来，分别商谈粮食管理特税及教育改革等问题。客散后核阅警政部公文多起。一时就寝。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到财政部，处理各项要件。午赴严梦帆家之宴。下午，赴警政部，召见新委江苏省警务处长杨鼎新及副处长王道生，略予训示。处理要件多起。返寓后，接见樊仲云、王钟麒，商谈中央大学问题。晚与思平商改组浙江省政府问题，并预拟厅委人选。本日报载日军已进驻安南^②。此举对于重庆当然为一威胁，且断绝其国际交通。但对于解决事变，恐无预期之效果。滇越间山岭重叠，日军欲入昆明，亦殊不易。积年累月，何时罢兵，不禁焦急欲狂也。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出席军委会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略谈湖北、浙江两省政府改组问题。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接见中川顾向，谈盐务整理两小时。谷荻来谈各项事务多起。晚，宴金谷队长。客散后，批阅警政部公文，并与心叔略谈将来政情。心叔、人鹤均主余兼行政院副院长，谓有此名义，对外交涉较易进行。余告以还都前，汪先生本以此畀余，余因目标太大，故让与褚民谊，今不宜旧话重提，免生误会。心叔颇以为然。十二时就寝，四时始入梦。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财政部，处理盐务、海关及中央银行各项重要问

① 七月九日，伪行政院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梅思平兼该会主任委员。

② 八月三十日，日本和越南签订假道协定，允许日军进驻越南，使用北部四个机场和海防港，以切断中国西南对外联系的交通线。九月二十三日，日军在海防港登陆。

题,并核阅筹备整理地方财政会议各项文件,下午,在寓约周吉甫来,谈整理盐务两小时。余为此事已费尽心血,如仍不能使政府收入增加,人民负担减轻,亦可问心无愧矣。召见熊剑东、马啸天、许蜚存等。熊为人颇精干,惟不易驾驭,当善用之。君强、士群自沪来,谈上海罢工及税警学校改组等问题。余对上海罢工,本主从缓发动,今竟扩大,自不能不支持,否则工人一旦失败,将来再度发动即不易也。三省陪唐生智^①之弟生明自沪来^②。唐于一月前离渝,谈渝政情甚详。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拟浙江省政府名单呈汪先生。臧士群,注意他人分化。旋赴财政部,处理盐务方面事项,并分别与员司谈商。下午,彭佐来,报告在东京活动经过,并云关于南京所订各条,日政府盼修正四点,因一一说明。余谓关于撤兵一点,我方对日修正案碍难同意,其他三点可商量。并谈全面和平之前途及国际形势。川本亦自东京来,谈华北问题。晚,陪汪先生宴西尾总司令、板垣参谋长及总部高级幕僚。返寓后,思平、人鹤、叔雍先后(来),谈话甚多,十二时始寝。闻日、德、意今晚将发表军事同盟共同宣言^③。果尔,则国际上日本之地位将明显也。

①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一八九〇年生。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湖南省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南京卫戍司令、军事运输总监等,授陆军上将。时辞职在其家乡湖南省东安县开办耀祥书院,研究佛学及哲学。

② 唐生明,字季澄,唐生智之弟,湖南东安人,一九〇六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抗战后任湖南常德警备区中将司令。本年初奉蒋介石密令由香港转赴上海,伪装投伪,暗中为军统进行情报工作。

③ 是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日、德、意《军事同盟条约》,日本承认德、意对欧洲的统治权,德、意承认日本在亚洲的统治权。相约三国彼此协力,若一国已被未参加欧洲及中日战争之一国攻击时,三国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互相援助。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七时起。日、德、意军事同盟发表,以十年为期,其目的完全在对美,大约事前与苏联必有接洽,且约中声明对苏无关也。赴中央党务训练团^①训话。返寓后,接见晴气中佐,谈收回法租界事。余以法国渐与日、德、意接近而反对英,今后似不宜以武力接收,或以外交方式做到中、法共管现在之租界。晴气以为然。召见茅子明^②,责以苏省府中本党同志之幼稚行为,嘱今后慎重,免生反响。下午,影佐来,商条约中修正各点。犬养亦来,相别两月,重逢甚觉愉快。接见浙江省长汪瑞闾,谈浙省府改组问题。晚与思平谈一般政情。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阮珩甫请示关于盐务之案件。徐文官长^③来谈最近情形。日高、谷萩、犬养先后来,谈条约签字及全面和平等问题。下午,召见被捕释放之周孝伯^④、掌牧民^⑤、石顺渊^⑥、崔步武^⑦。周、石旧识也,慰之,并允给工作。蔡洪田、汪曼云来见,谈江苏政情及农矿部问题,告以国民党同志宜外圆内方,不可使人引起反感。中川来谈盐务问题。晚,赴陈人鹤之宴,告以重庆最近恐无和意,吾人虽努力全面和平,恐不易得。返寓后,核阅警政部公文,并

① 伪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于九月十五日成立,二十一日开学。团长汪精卫,副团长兼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秘书长刘仰山,教育长周学昌。

② 茅子明,时任伪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

③ 徐文官长,即伪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

④ 周孝伯,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地下省党部委员,本年七月在上海为伪特工总部诱捕。同时被捕的有掌牧民、石顺渊、崔步武、马元放。

⑤ 掌牧民,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江苏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常委兼总务部长、江苏省政府参议。

⑥ 石顺渊,字懿如,化名成章。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地下省党部委员。

⑦ 崔步武,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地下省党部委员。

处理例件。十二时寝。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一

七时起。核阅中央储备银行组织法、货币整理发行办法及上田省一所拟《关于军票与新法币之关系》方案。旋赴汪先生处,出席干部会议,商议日方提出四点修正案,结果同意,盖均属形式与文字问题,内容毫无变化也。散会后,与汪先生略商浙江省政府人事。返寓后,召见浙江省长汪瑞闳,商浙江省政府改组问题。下午,先后接见江苏财政厅长董修甲、江苏主席高冠吾^①、安徽主席倪道烺,分别有所商谈。召见陈次长、阮署长,分别有所指示。倦极。念前途荆棘遍地,难关重重,虽尽瘁报国,无补时艰,未免气馁也。晚,唐生明来见,交七万元,嘱其寄乃兄生智。申厅长来,报告首都警政。心叔、思平等来谈。十二时寝。

一九四〇年十月

十月一日 星期二

七时起。柴山少将来辞行,对于此次奉调回国^②,言下表示不满。旋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政部,处理盐务等要件。下午,在寓处理各项例件,并核阅警政部公文。心叔来,谈上海情形,令人气愤,时局如此,忍为上策。李某^③等虽表示忠诚拥护,但多阳奉阴违,殊令人不快;惟退一步设想,能阳奉亦殊难得。虽别有居心,能不阳违,亦可聊胜一筹也,忍以应之。见客二人。晚,陪汪先生宴军事顾问团。返寓后,与何炳贤^④闲谈。余谓目前虽处境

① 六月二十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改省长制为主席制,并任命高冠吾为伪江苏省主席。

② 柴山,时调任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附。

③ 李某,系指伪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次长李士群。

④ 何炳贤,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三厅厅长。

艰难,前途暗淡,然决不反悔,盖一、假使现在重庆,恐不仅无前途,恐更困难;二、假使如一般人所主张,汪先生居河内或香港,仅宣传和平,目前形势已证明万不可能;三、出游外国更无办法,故留渝、出国、留港,均不能较现在为有办法。炳贤以为然。十二时寝。

十月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政部。盐务管理总局长刘谦安来见,因一言不合,怒斥之,后颇悔,不宜动气。影佐、日高明日赴东京,因约其来谈,犬养亦参加。余告以国民政府还都半载,一事无成,中日国民均将冷淡。还都本意原在作一中日合作模范,使重庆悔悟抗战之不必要,今以目前现象论之,余将不愿长住南京,重庆当然更不愿来。为促进和平计,日本不宜拿得太紧,须任国民政府自由发展,且援助之。并告以余努力使蒋和平,但以目前形势论之,蒋决不愿和,故日本目前除强化国府外,无他法,盼返东京后,将此意告各当局。三人深表赞同,谈二小时始毕。下午在寓接见罗梦苒^①、马嘯天、周学昌、邓祖禹、何仲英、沈同、赵志嘉^②等。晚召见君强,嘱其言论行动须尽量避免士群误会,吾辈内部不能有分裂形势。君强深为了解。

十月三日 星期四

七时起。处理琐件。旋出席中政会,余所提征税人员舞弊在千元以上者处以极刑之议案通过,并通过十、十一、十二三个月概算案。旋赴财政部,见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返寓。下午,川本大佐及冈田中佐来,报告与华北日军接洽收编河南各项队伍情形,及谈明年华北关、盐两税解缴情形。关于财政,今后冈田负责接洽,余请其提前着手,最好十一月中能有解决办法。旋赴警

① 罗梦苒,时任伪警政部简任视察、保安司科长兼特工总部第一处副处长。

② 赵志嘉,时任伪警政部警务司司长。

政部,处理要件多起,并召集第一届派赴日本留学之警官训话。返寓后,接见章正范,新委浙省委员也,略予指示。晚与思平、心叔谈国府充实及调整人事问题。十二时寝。

十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书城自沪来,谈中央银行筹备情形。书城病月余,今始到京,筹备工作延迟不少。旋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前田少将,偕佐方参谋自沪来,并约谷萩大佐、清水、杉原^①及我方李圣五、汪瀚章^②,商接收上海法租界法院问题。商两小时,即在寓午饭。大约要点均经商定,如执行时步骤一致,即可成功也。下午,赴财政部,召开中央银行十五次筹委会,大约再过月余,即可成立。事在人为,前途未必悲观也。散会后,批阅文件多起。五时半返寓。犬养来谈。旋接见李亚藩、李实甫,听其报告联络缪征流部情形,略予指示。晚,思平、心叔、李字来谈,并与心叔商禁烟问题。十二时寝。

十月五日 星期六

七时起。头痛甚。九时到财政部,见客多人。处理要件多起。犬养亲送来昨日与前田等关于接收特区法院谈话之纪录,足见日人办事之认真也。下午,在寓接见三民主义青年团渝方要员、近参加和运之吕哲及奚培文^③,慰勉有加。召见新委安徽警务处副处长魏曙东,告以特工人员对同事应和蔼。新委湖北省府委员王□来见。未见前,不知其为何许人,既见,始知为柴山之翻译,因柴山

① 杉原,杉原荒太。时任日本驻上海公使馆一等书记官。

② 汪瀚章,别号馨香,湖北鄂城人。原系大学教授,时任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兼司法训练所所长。

③ 奚培文,江苏江阴人,一九一一年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原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分团部干事兼书记长,九月十六日携三青团名册投敌,被委为伪社会部专任专员。

返国,故荐于鄂省府,当慰勉之,嘱其为中国、为中央而努力。渠报告其经历,表示愿服从命令。五时后,倦甚,仍召见唐启元、李明志^①。晚,陪汪先生宴犬养,便中与外次徐良,商接收特区法院时对法国之照会。返寓后与心叔、思平闲谈。十二时寝。

十月六日 星期日

七时起。赴汪先生处,报告圣五、前田等会商接收沪法租界特区法院经过,并谈及筹措政治基金问题。余报告关、盐、统三税不能丝毫设法;惟鸦片税或有办法,惟现属于内政部,如须筹措,须先变更隶属。先生以为然。返寓,接见新浙建厅长王厦材、教厅长徐季敦、教部司长沈琦〔绂〕^②,均江苏教厅之旧属也。沈甫由渝来,谈天鸥等在渝情形,为之暗然。赵毓松来,谈青年党及华北问题。下午,约李圣五、夏仲明^③会商特区法院人事问题,因须慎重考虑,故未决定。接见警厅督察长吴士俊,询治安情形。中岛^④来见,报告上海情形。晚,与金谷、川本、犬养小饮,不觉过量。返寓后,与心叔、思平略谈禁烟问题。十二时寝。

十月七日 星期一

昨晚淑慧腰痛甚剧,令人心焦,拟请其赴沪,再为诊治。报载英、美联盟,在太平洋取联合行动。如此,则渝方更无和平之心。惟我国如能支持至日、德、意与英、美之最后揭晓,亦未始非办法。问题一在能否支持如此之久,一在英、美最后胜利是否有把握耳。苏联举足轻重,大可注目也。赴财政部,无甚要件。与书城商筹备中央银行各项问题,预定十一月十二日总理生辰时成立,大约可以

① 李明志,时任伪中央税警学校入伍生总队总队长。

② 沈绂,时任伪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

③ 夏仲明,原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稽核股主任,时任伪特工总部直属第二组组长、伪警政部简任视察。

④ 中岛,中岛信一。梅机关驻伪特工总部代表。

办到也。下午，赴东亚俱乐部灌音，并赴警政部处理例件。返寓后，谷萩大佐来，谈日军总司令部以法国有继日、德、意承认我政府之意，故接收法租界法院必须得法当局谅解，否则因小事引起其反感，致影响承认问题，殊不合算。余对此表示同意。晚赴金谷家便饭。十二时寝。

十月八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返寓，接见日本《朝日新闻》名记者大田，告以解决事变不能用军事方法，须用外交及政治方法。所谓外交，必须联俄；所谓政治，必须使国民政府强化，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做到独立、自主地位，否则国民政府为无意义。并告以半年来成绩并不佳，如此下去，实不能忍受。渠甚感佩，允设法照余意宣传。下午，在寓见客五人。晚，与思平、叔雍、心叔闲谈。揆一来，商军事事件三起。本日报载德军进驻罗马尼亚，据石油产区，德之物资供给因此更多，固为德之利益，但因此刺激苏联，使苏联有翻脸之口实，亦未始非种德、苏将来决裂之根也。

十月九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赴财政部，无甚要件，处理例数〔件〕而已。下午，在寓接见新委警卫旅长刘夷^①，慰勉有加。召见詹纪凤，询联络上海特区法院情形。苏成德来，报告接洽恢复铁路警察情形。马嘯天报告关于车站、码头及城门之检查，日方已决定双十节交回我方自办；经营数月，刻始成功，为之稍慰，然与日人亦交涉不易，即此亦可想见也。召见第十一路副司令李燮宇，此人干练笃实，殊可任用，优予奖勉。晚与思平、心叔闲谈。美令远东侨民撤退，远东时局日益紧张，殊为可虑。虽美、日双方刻均无作战决心，但相激相成，事态日益恶化，如中日事变之初弄假成真，亦未可料也。眼痛

^① 原伪警卫旅旅长张诚于九月二十九日病死，由刘夷继任警卫旅长。

甚剧。一时半寝。

十月十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赴国民政府参加还都后第一次双十节庆祝典礼，因眼痛未参加接待外宾。河山破碎，疮痍满目，于庆祝之中，更觉前途渺茫，责任重大也。下午，在寓接见清水、杉原、上田，并约圣五参加，谈接收法租界法院问题。日方劝我不必操之过急，谓法有继日、德、意承认国民政府之倾向，不宜因小事刺激之，法院事由上海日总领事斡旋，先与上海法总领事接洽，或由东京与维希政府^①接洽，务得其谅解再行接收，较为妥当。余深表赞同。喻熙杰（伯椿〔春〕）^②来见，谈一小时。余谓总理适应时势，自兴中会，经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演变至今之中国国民党，如目前以中国国民党之名义不易号召及打开僵局，未始不可变更名义，为发展的演变，但三民主义之原则不能变更，更须根据此最高原则，充实而具体化之。喻以为然。旋接见十五路司令李宗盛，询该路情形。晚与思平、字字、心叔闲谈。十二时寝。

十月十一日 星期五

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③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旋出席中政会。会后与汪先生略商上海市长人选。先生提出褚民谊，余主公博，谓院长兼地方官已有王揖唐之先例，且京沪伊迳，往返极便，不难兼顾。先生亦以为然。旋赴财政部，略事处理。下午返沪，士群等赴机场候接，并报告傅案经过；并极力主张余兼市长。余认为太不合理。

^① 维希政府，即法国贝当卖国政府。贝当对德投降后，德国令其将政府由巴黎迁往法国中南部的维希，故称维希政府。

^② 喻熙杰，字伯春。抗战前任冀察政务委员主任秘书、专门委员等职，时任伪新民会中央总会事务总长。

^③ 本日晨，傅宗耀的仆人朱升源，奉国民党军统局之命，将傅砍死。

渠表示不愿别人来沪,如余不能兼,盼任一绝对能听余话者。此事殊使余为难也。访公博,互谈别后情形,并劝其任沪市长。渠表示不愿就任地方官,推思平以自代。然察其意,似非绝对不肯出者。业农来,谈赴香港晤罗邵子情形,罗详告重庆状况,然对于和平无头绪。此人空洞,今后不能任奔走之任也。

十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接港讯,派赴香港之陈警洲^①,已于六日赴渝,是何内幕颇难推测。余本告以必要时可赴渝一行,今果去矣!大约重庆必系利用余作其内线,以妨碍或破坏几为余全部所制成之国民政府,或利用余将来反对与余共患难之汪先生,故约陈往谈,决非有意和平也。访前田少将,答拜其赴京访问,并略谈今后上海市各项问题。下午,书城、汝祥来,谈工部局已允将原中央银行行址交出,作新中央银行行址。惟该地办有学校,须我代觅一地,以便迁让,此亦难题也。晚,赴六三花园,宴日陆军各关系方面当局,尽欢而散。赴心叔家,邵式军来报告税务情形,李士群来报告治安及上海市长人选问题,十二时返寓。一时就寝。

十月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头痛甚。接见董道宁^②、张北生,分别有所指示。旋日本领事弥曾〔曾弥〕来见,为就任后之应酬。顾继武、张克昌^③先后来,报告两租界罢工经过,嘱其提前结束法租界工潮。清水书记官来,谓明日赴东京,并谓因余介绍之张竞立在东京活动,故日

① 九月十日,伪财政部盐务署长陈警洲奉周佛海之命,偕秘书汪秀青由上海抵香港,与国民党军统局香港站站长王新衡晤谈宁渝合流问题。旋陈警洲转赴重庆。

② 董道宁,抗战前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科长,后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时任伪外交部参事。

③ 张克昌,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一九〇三年生。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储金局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时任伪上海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政府有延迟批准条约及承认国府之意。当即致松冈外相一缄,托清水带去,告以张竞立工作只能做全面和平之准备,万不可因此变更既定步骤。下午,今井大佐来,亦询张竞立之事。余谓张系代表钱永铭,钱可对蒋说话,但无推动之力量,以目前国际情形论之,蒋决无和意。接见高三分院首席检察乔万选^①,允接收法院时派其做院长。阮署长来报告最近盐务接洽。晚,赴六三花园,宴日总领事堀内及领事馆要员。旋赴心叔处,与上群、心叔商禁烟问题。十二时返寓。一时始寝。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接见江苏警务处长杨鼎勋、浙江警务处长石林森,分别有所指示。周吉甫来,报告盐务情形,主张由财部派员赴各地调查情形,再由财部公告盐价,不宜由兴亚院代表。此实为极合理之主张,余今始注意及此,盖余以为本系财部公布,慕[幕]僚不得力,于此可见。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周珏来见。旋顾继武、凌宪文来,报告上海民运情形。下午,接见日本新闻记者三人。林之江率刘蔚如、谢文达等来见,报告收编情形。素民来,报告海关情形。晚,出外宴会。旋赴心叔处,与上群再度商禁烟问题,并与李季、楚僧闲谈。十二时返寓。一时就寝。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犬养处。下午返寓,接见《朝日新闻》名记者神尾茂,老友也,谈一小时。余告以中日战争为世界战争之一部,非世界局势有显明之具体解决趋势,中日战争不易结束。旋江汉关监督李建南来见,略谈关税减收及补救办法。张素民率上海税务司

^① 乔万选,字子清,山西徐沟(今清徐)人。早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及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司司长等职,时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首席检查官。

英人朗弗特来见,谈半小时。晚赴邵式军家宴。十二时返寓。

十月十六日 星期三

五时起,即乘机返京。出席军委会常务会议。会后,影佐晋谒汪先生,由公博与余陪见。影佐谓松冈外相因余介绌,与张竞立曾晤数面,决定请钱永铭向重庆接洽中日和平及宁渝合作两问题,惟因此承认国民政府恐须稍缓时日。余等谓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重庆恐无和意,如果能达到全面和平,不仅承认国民政府可以稍延,即不承认亦无问题。下午,松本重治^①、张竞立及西由东京来,谈蒋[将]来进行,约三小时。余表示全力促成,惟恐重庆无意言和;至汪蒋合作,此间决无问题,关键仍在重庆。三人表示盼由我方劝周作民赴港一行。晚与汪先生及公博面商,由公博及余赴沪劝作民。九时返寓。晚报载德、苏军队在罗马尼亚边境冲突。此点,余早已料及,今果有此事矣。

十月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后,与汪先生、公博及揆一略商筹备中央军校问题。旋赴财政部,处理日常事务。下午返家,核阅警政部公文多件。并批览关于禁烟各种材料及条陈。祖禹、啸天、树屏来见,报告地方治安情形,并商讨扩充警察队问题。晚赴西尾总司令之宴,饮酒甚多。九时返寓。日前,日友密告,谓日、俄关系将好转,最近将有惊人发展。本日东京电讯:日、俄、德、意四国将在莫斯科会议;伦敦电讯:俄、日将成立互不侵犯条约。就目前形势,此事实大有可能。昨德、俄在罗边(境)冲突之消息,恐系讹传也。十二时半寝。

^① 时松本重治受松冈之托,协助西义显通过钱永铭对重庆诱降。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日本实业家山下来见,山下汽船公司主人也^①,与近卫等私交颇深,因与谈中、日关系之现在及将来,约一小时。旋出席中央常务会议。散会后,赴财政部,略事处理。与公博、思平飞沪,即赴心叔处,淑慧适在。旋松本来谈。渠意最好先承认后签约。余谓此为最合理之办法,余前亦有此议,未蒙通过。大约日方以谈判条约延迟承认,以待重庆之全面和平。余等亦明知此意,但亦因希望全面和平心切,故照日方提议步骤进行。其实我政府须先得承认后,始取得签字谈判条约之法律资格,未有先签字后承认之法律的理由也。旋与公博约周作民来谈,请其赴香港转劝钱新之,托其赴渝一行,劝重庆乘此时机与日言和。作民允前往,但谓决难成功。晚与公博闲谈。十二时返寓。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素民、汝祥、书城、鼎三先后来见。旋松本来,示托周作民带赴重庆之和平条件。细阅内容,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华北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并与松本详商今后一切进行方式。此人头脑明析〔晰〕,将来在日本政界必大显身手也。旋西园寺及犬养亦来,共进午饭。淑慧忽觉浑身酸痛发热,即延医诊治。下午,接见李閼菲^②,拟派其为华中盐业公司董事长。旋山下自京来见,谈愿供驱策,以奔走和平。此老热心可佩,惟头脑因年老殊少条理也。晚赴心叔处,召邵式军,嘱其整顿统税及蚕丝特捐。十二时返。本日报载苏联一面否认在莫斯科召开日、德、意、俄四国会议,一面否认罗

^① 山下,山下龟三郎。日本工业资本家,山下轮船公司及阪(大阪)神(神户)筑港公司经理。

^② 李閼菲,原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部经理。

(边)境德、俄军队冲突,其中真相,实非局外人所能确知也。

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访西园寺、松本,谈国际近情。本日报载英国拟承认俄国合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阻止日、俄互不侵犯条约;美国许苏联以巨大经济利益,欲苏联宣言继续援助重庆及驻兵远东。英、美亦于日、德、意拉拢苏联之时,尽力对俄表示好感。苏联举足轻重,今后行动大堪注目也。素民、汝祥来,报告关税情形及今后计划。下午,召见高三分院首席检察乔万选、特二法院首席检察孙绍康^①,均许其于接收时为院长,并面授机宜。上田省一来见,谈松冈拟以钱永铭之线索进行全面和平,必遭失败,周作民此行必无结果。余亦谓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重庆决不致言和。晚赴虹口便饭。十时返寓。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约士群来,商接收特区法院时人事问题,并详商特工方面人事及其他各问题。旋心叔来,商禁烟问题。此事复杂与盐务同,殊令人感不快也。下午,素民来谈海关问题,书城来谈中央银行问题。五时赴心叔处,接见大陆银行经理叶扶霄。忽觉左眼肿痛。晚赴邵式军家看电影,片极佳,二时始毕。眼更痛。三时始寝。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五时半起。乘机飞京,出席行政院会议。会后与汪先生略谈,即返寓。眼痛甚,延医诊治,终日不见客,不办公,高卧而已。下午约君衍来,询财部近况。晚与公博、思平闲谈。十时半寝。

^① 孙绍康,字民任,吉林永吉人,一八八五年生。曾任国民政府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中央政治学校讲师,时任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医来诊治。影佐来谈一般政情及商上海市问题。谷萩来报告移交交通银行行址作中央银行及其他问题数项。下午，接见苏成德、马啸天、胡静轩，分别有所指示。汉口市长张仁蠡来见，谈半小时。眼痛甚剧。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医来诊治。日本大使馆青木顾问来，谈中央银行及物资统制问题，约一小时半。下午，接见张素民、阮珩甫，谈海关及盐务各项问题。晚，约西园寺及犬养便饭，便中谈今后进行事项甚多。眼痛既剧，复因天冷受寒，头痛时发。星者谓九、十月不利，其信然耶？召书城来，告以中央银行顾问青木之职权数点，嘱其笔录，便与日本交涉，并告以本日对青木表示中行欢迎日本协力，甚至指导，但不愿受监督，并坚决表示不愿成为傀儡银行，嘱其本此意交涉。晚与公博、思平商上海问题。十一时寝。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医来开刀，痛甚。约李圣五来，商特区法院人事问题。旋前田少将、谷萩大佐、佐方参谋及李圣五、汪瀚章等来。余因病卧，即在卧榻前开接收特区法院会议，约一小时。旋外次徐良来，报告本日驻京英总领事表示，并非绝对不承认我政府，但望中国勿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美总领事希望新中央银行缓期成立。并谓数日前，德总领事亦表示承认，但希望与英、日同等享有治外法权。晚，西园寺及犬养来便饭。犬养出示日方预拟之关于中央银行之中、日协订（定），其中关于顾问之职权颇大，且限制颇严，闻之不禁怒形于色，谓如此傀儡银行宁可不组织。二人深表同情，允努力修正。日人如此拿得紧，而欲举中日亲善之实，诚不易得也。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淑慧由沪飞京。报载希特勒与贝当及佛朗哥^①会晤。德、意、法、西四国将有团结，轴心国外交攻势又得一结果矣。缪斌自北平来，谈东亚联盟运动^②及北方情形。下午，召见陈参事炳年^③，询筹备北方财政整理会议情形，并予以指示。周学昌来，报告党务情形。医生云眼尚需一周始能全〔痊〕愈，令人心焦。书城来见，逐条商日方所提关于设立中央银行之中日协定；最后立场，决不迁就。晚公博、思平来谈。十一时寝。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医来换药。犬养来，与商关于设立中央银行之中日协定各条文。下午，接见蔡羹舜^④，告以税校过于浪费，今后须节俭。汪先生亲临慰问眼疾，深觉惶恐感激。日高参事官来谈东京近情，并谓日方望汪先生为正式主席，不必代理。川本大佐来，囑交涉华北及武汉国税解缴问题，盼照现行办法能进一步。川本允努力。电君强转囑《平报》同仁，勿与《中华日报》^⑤摩擦，免貽笑友邦。晚与公博商上海市各局长人选，并提议（于）总理诞辰召开临时中政会，修改国府组织法，并推选国府主席。公博赞同此事。

① 佛朗哥，西班牙独裁者，时支持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战争。

② 东亚联盟是由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所发起，由近卫文麿积极支持的一个企图从思想上奴役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组织。其纲领是：东亚各国“国防共同，经济共通，政治独立”。一九三九年首先在日本东京成立“东亚联盟协会”，随即在日本各地成立分会。是年初，汉奸缪斌即在北平成立“中国东亚联盟协会”。

③ 陈炳年，原任伪维新政府浙江省财政厅长，时任伪财政部参事。

④ 蔡羹舜，曾任伪中央军官训练团政治教官，时任伪边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务处长、伪中央税警学校校务委员兼经理处长。

⑤ 《中华日报》原为汪精卫在上海的派系报纸，抗战开始后曾一度停刊。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复刊，为汪精卫伪政权机关刊物。

余本不赞成，以留宁渝合作余地，今重庆既无意言和，原改组派同志^①及友邦都主张甚力，余亦无力阻止矣。苟重庆稍有和平之意，余尚可设法拖延，今形势如此，反不如提早举行之为妙也。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医来换药，创口将收口。翻阅积件十余种。与淑慧散步园庭，悠然自得。念及疮痍满目，荆棘遍地，未知将来如何收拾，实感责任之艰巨也。电话陈次长，指示财政要件数起。下午，杨揆一来，谈最近军事设施及将来方针。阮珩甫来，商盐务上各项问题。君衍来，商谈中央银行及财政上各种问题。犬养来，商关于设中央银行之中日协定。批阅本部提交地方财政整理会议之议案八件。与公博商上海问题，余主先换秘书长及财政、社会两局长，其余稍缓^②，并为策划警戒问题。公博长沪市为余主张，故应力助之，否则任其为难，未免不够朋友也。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医来换药，较昨稍佳。书城来，谈中央银行人事及事务各问题。萧家驹来，报告税警校情形。下午，接见谢文达、喻熙杰、杨寿楣、严孟帆、周学昌等，分别有所商谈。犬养来，对于设立中央银行之中日协定为深刻之商谈，余提出最后折衷案，犬养允努力。晚，与公博、思平商今后办法，拟于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拟定要点，与日方接洽，分别实施。在整个世界陷于混乱之中，吾人惟有做一步算一步，最后结局如何，除上帝外，无人知者。十二时寝。

① 一九二八年底，国民党内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一些人，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所谓“原改组派同志”，系指汪伪集团中原改组派人员汪精卫、陈公博、陈璧君、林柏生、褚民谊、陈春圃、陈君慧等人。

② 即撤销原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苏锡文、财政局长周左常、社会局长吴文中。

十月三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医来换药,尚未完全收口。接见阮珩甫,谈盐斤加价及华中盐业公司问题。杨鼎勋来,报告江苏警务情形。陈光中来,报告并请示警政事务。召见袁厚之^①,许其为上海市财政局长,并询上海情形。下午,批阅财政及警政两部公文。接见苏成德,商恢复铁路警察办法。张素民来,报告海关最近各项情形及办法。徐朴诚^②率领被捕保释之陈维俭来见,优慰之。犬养来,继续商关于中央银行之中日协定条项,因余坚持,劳其往返奔波也。君衍来,报告并请示本日财政部重要案件。晚与公博仍商上海市人选问题。十二时寝。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会后,与汪先生及公博略商上海问题及国民政府主席问题。返寓后,接见易秘书钟汉^③,详询广东财政情形。下午,接见陶思澄^④,询安徽情形,并予指示。马啸天、章正范先后来,有所报告。影佐来,谈要件多起。晚与思平淡党内人事问题,感觉汪先生偏袒原改组派分子,不禁扼腕。十二时寝。

① 袁厚之,时任伪国民政府参军处少将参军兼总务局长。

② 徐朴诚,时任伪苏浙皖绥靖军第一师师长,所部驻杭州。

③ 易钟汉,时任伪财政部简任秘书。

④ 陶思澄,字紫泉,京兆大兴(今属北京)人,一八八三年生。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湖南财政厅厅长、署理湖南巡按使、山东省济南、胶东道尹等。一九三八年任伪维新政府财政部参事;一九四〇年三月任伪财政部专员;九月任伪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地方财政整理会议开幕式,并致训词。旋开第一次大会,亲自主席。下午飞沪。君强、士群到机场迎接,同归寓,商上海问题及应付改组分子各问题;当告以改组分子不识大体,吾辈应顾念大局,切勿因党内派系摩擦,貽笑友邦及重庆。旋赴心叔处,召邵式军,询统税情形。十时返寓。深觉自古英雄之能成功,无别原因,要在能驾驭部下耳。余今深感驭人之难,目前各同志对余均服从,而彼此摩擦,余第一须包罗一切,第二须不作左右袒,第三须使各方均不致感不平,此实不易之事,而此实为决定成败之要素也。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君强来,商改组税警学校问题。旋访前田少将,影佐、谷萩及渡均在座,商上海市政府改组问题及接收法租界法院问题,并同进午饭。日方同意取消上海市政府顾问,由日方指定专员负责联络,余提取消内政部所属之上海复兴局,另于市府设工务局;法租界法院则定于五日或六日接收。下午,接见木村市大郎〔木村增太郎〕,聘其为中央银行顾问。旋赴心叔处,略谈禁烟问题及办法。晚,赴六三花园,宴在沪日海军将领,尽欢而散。返寓后,料理琐事。十二时寝。

十一月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丽久来,谈社会运动及税警学校情形,嘱其专心练兵,不宜外骛。访前田,商接收法租界法院。下午,日领事曾弥来见,亦商同样问题。渠主缓和,不如陆军之急激;余亦主以速为妙,否则夜长梦多,不免变化。下午,赴七十六号宴前田及新拟法院干

部,便中关于上海市问题,与前田略商。旋赴心叔处,邵式军来,建议征收化妆品税。余以此为奢侈品,可照办,嘱其研究,惟如肥皂、牙粉近于日用品者,税率宜低。倦甚,返寓即睡,时已十二时矣。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素民来,嘱其研究提高关税税率。心叔及唐生明^①来,谈及我特务人员之恶劣行为,令人气愤,然此乱世,既不能不用若辈亡命之徒,又不能不顾及政府名誉,而对于若辈之制裁力量又不充分,真使人闷恼无已!惟其感之以情,喻之以理耳。下午,士群来,谈法租界当局希望法院接收迟二日,因决定八号,决不再延。先后接见李罔菲,谈盐务;柳汝祥,谈接收上海原中央银行行址。犬养偕青木来,关于中央银行之中日协定,为最后之商讨意见,仍未完全一致。晚应樱井参谋长^②之宴,便中谈及法院问题,力主八号,决不延迟。十二时寝。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访青木。下午,士群来,谈法捕房提出关于接收后法院条件三点,盼三时前答复。当经考虑,即予应允。先后接见石林森,谈浙江警务;苏成德,谈铁路警察;并召见由渝来沪之赵文涛,拟予重用。蚕丝税捐处长许江来见,略予慰勉及指示。川本大佐及冈田中佐自京飞来专谒,商谈华北税款解缴中央问题。晚,赴心叔处,邵式军来见,除谈举办化妆品税外,更谈举办煤油及糖类特捐,并谈及一般问题。返寓后,拟电稿呈汪先生,报告交涉接收法院问题。就寝时已一时半矣。

① 唐生明,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樱井参谋长,即樱井省三。曾任日军步兵联队长、内阁调查局调查官、企划院调查官等职,时任驻上海日军参谋长。

十一月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君强来商改编税警部队及充实兵力问题。召见总队长李丽久、总队附赵壮飞、支队长王寿椿^①、满其蔚^②训话。松江盐务局长村〔林〕衡来见，报告收盐情形。下午，赴日本上海宪兵司令三浦少将之宴。下午，召集上海市党部、上海民运分会高级干部训话。返寓后，犬养来谈香港消息，钱新之、周作民均未赴渝，只派人将方案送去。余处日前亦得此消息，惟未知所派者是否杜月笙也。犬养云，东京友人对渝尚存若干希望，盼十二日暂缓推举主席。犬养个人不赞同。余谓此事余自始即不赞成，延期亦未始不可也。

十一月七日 星期四

九时起。赴七十六号。返寓后，犬养来谈。下午，接见唐生明、许建屏等。书城自京来，谓上海中央银行原行址，据汝祥报告，本周内可接收，几令余不信如此顺利。沪西宪兵队藤野来见，谈我特工情形。晚，赴心叔家便饭。士群、式军各来报告其所负任务。据士群云：明晨接收法租界法院手续，已与日、法两国会商妥当。十二时返寓，肚忽大泻，终晚未睡，共泻十余次。星者云九、十月不利，真多灾多难也。惟余素患胃病，仍饭〔饮〕酒如故，自不小心，亦应受罚。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腹泻如故，倦极。民谊来访。旋力疾赴七十六号，会同士群、前田，静候接收法院消息，便中并与前田商上海市政府事

① 王寿椿，时任伪中央税警学校教务处长兼总队部第一支队支队长。

② 满其蔚，字焕文，抗战前任上海市警察局巡官，时任伪中央税警学校总队部第二支队支队长。

务数项。十一时闻进行顺利，即先返寓略睡。一时士群、心叔、汝祥均来，三人以余病，均主改期赴京。余决心力疾前往，因南京积件甚多，极〔亟〕待处理，不宜再迟也。士群报告接收情形甚圆满；汝祥携来关于此事之中国声明及日、法共同声明原稿，允予照发。三时半抵京。影佐来访，并带同医生前来诊治。晚，公博、思平来，商沪市府事。十二时寝。本日共泻十一次，倦极矣。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木村来，略谈中央银行问题，并应余之邀请，担任中行顾问。此人性情甚好，且明理知义，故选任之。偕公博谒汪先生，决定十二日推选正式主席一事暂行中止。汪先生并主于条约签字前，电重庆当局为最后之和平劝告，盖此于大局，于我方立场，均有裨益，甚佩高明。返寓后，召见君衍，询问并指示财政部要件。下午，召见粤海关监督林佑根、关务署长张素民、国库司长余〔俞〕绍瀛，分别有所指示。五时召见陈光中、杨树屏、沈同，分别指示警政部各项要务。左眼又觉微痛，入晚觉痛更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秋季何其多灾多难也！沪电：上海原中央银行行址，本日已接收。昨日接收法租界法院，今日接收公共租界中央银行行址，上海人心必为之冲动。此两事余经营颇久，刻始成功，亦快事也。

十一月十日 星期日

彻夜眼痛，较前次更剧。七时半起。改请日医诊治。淑慧因余眼病，须禁阅读，故乘其未起及医生未来前，批阅警政部积件三十余起。余素富责任观念，还都以来，仅两事觉未尽责任：一为地方财政整理会议，因赴沪接收法院，未能亲自出席；一为本日警官学校毕业典礼，未能参加，虽均有故，但终觉不释于心也。下午，影佐来，谈上海市府问题。召见俞裁，询湘鄂赣财政情形，知其擅自与柴山定〔订〕立协定，面斥之，拟予免职查办。召见易钟汉，询广东财政情形，知汪夫人一系视广东为私产，亦有特殊化之倾向，令

人痛心。马嘯天来,报告破获南京渝方间谍经过。核阅禁烟委员会章程,甚不满意,飭人另拟。晚与公博商上海问题。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访影佐,谈钱新之等在港接洽情形。据云八日致影佐电称,钱七日接渝电,日方条件已于五日交蒋先生。蒋允考虑,三日后答复;钱及周作民以此为最后惟一之时机,再电蒋促表示。复谈条约签字、国府改组及承认等问题,据云条约已送枢密院^①,二十日左右可审查完竣,签字约在月底,盼于月底前国府改组。返家,緘陈汪先生,并处理例件多起。下午,士群、仰山来谈。本日报载张伯伦逝世。张努力消弭欧洲战争,竟于英、德互相轰炸之时,赍志而歿,恐死不瞑目也,为之同情不已。俄外交委员长本日访德,欧洲必有新发展,恐远东亦有关联,大可注目也。晚见黎世蕙^②,同学也,允设法任其为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督办,不知能否成功耳。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本日为总理诞辰,因病未能谒陵,遥拜而已。默邨、君强、学昌先后来谈。值此风雨同舟之时,内部本不应发生派系摩擦,惟旧改组分子门户之见既深,汪先生无形之中为若辈所左右,而以另一眼光视其他同志。半年来余对各同志苦心劝谕,禁其组织小团体,如改组分子相逼太甚,余亦无法制止,实非国家之福也。下午,影佐、重藤、晴气先后来,商警察及税警方面各项问题。汝祥来,报告中央银行虽已接收,修理需数十万。旋召见掌牧民、石顺渊、周吉甫。

^① 枢密院是日本最高的咨议机关,成立于一八八八年,由元老、重臣及阁僚组成。

^② 黎世蕙,字子鹤。安徽当涂人,一八九八年生。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曾任大学教授、校长,华北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兼秘书长、议政委员会秘书长。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晚应汪先生召宴,饮酒颇多。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九时五十分散会,返家。批阅积件,并处理琐事。缪斌来沪,报告接洽李长江部情形^①。此事如能办到,江北共党或可不致蔓延〈长〉也。许江来见,报告税务情形。下午,晴气中佐率日军火商宫崎^②来见,签订税警学校购买军火契约。阮珩甫来,请示盐务方面重要问题,当批准加税及调整牌价^③;人民负担略增,于良心不忍也。召见刘培绪、赵文涛,分别有所指示。赵系新由渝来者,人极干练,惟不知可靠否耳。晚,士群来报告,汪先生颇有偏袒原改组分子,不胜扼腕,当劝慰之。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起。报载莫洛托夫与希特勒会于柏林,举世瞩目,未知有何惊人发展也。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并召见各员司,分别指示。返寓,影佐来谈,云将陪余赴东京,并商赴东京后如何催促承认政府,如何强化中央银行,并商定带同上田省一同行,以便关于中央银行作侧面工作。下午,接见胡静轩,嘱其注意南京区治安。叶心恒来,报告安徽省财政情形。邓祖禹来,请示警政部各项要件。川本大佐自北京回,由影佐偕来报告接洽华北税收解缴中央经过。虽尚未至结论,大约每年可由关、盐两税中解三千万。川本以成绩不佳,请原谅,慰勉之。晚,与淑慧闲谈,公博亦来。淑慧旋料理东渡行装。十二时寝。

① 缪斌于十月二十六日由北平经南京到泰州,对李长江劝降。

② 宫崎,宫崎喜知藏。日本军火商。

③ 盐税由每担军票四元八角,增至每担军票七元。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接见刘启雄，黄埔二期生也，二十六年南京守城时为旅长，城陷避难民区，后赴开封召集军队，为和平救国军军长^①，因该部改编来京。此人似甚干练，大可用也。旋谒汪先生辞行，半小时出。返寓后，接见缪斌、董健吾及旧部沈靖华，此人月前尚为渝方之吴县县长，亦可用之才也。二时一刻偕淑慧飞沪，财、警两部到场欢送者甚多。抵沪后。杨杰来，报告破获谋害汪先生之阴谋。召见书城、汝祥，询接收中央银行旧址经过，并指示在余离国期内对于上海金融界及商界，尤以四大公司^②，须加紧联络，使接收新法币。旋对于人事问题，为一般之商洽。晚赴心叔处便饭，觉沉闷异常，坐立不安。十一时返寓。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七时起。料理琐务。接见石林森、魏曙东，分询浙、皖治安情形，并指示警务上各项应注意之点。一时陪公博^③访日本陆、海、外各当局，咸集于特务机关等候，对于上海情形，为一般之初步商洽，并共同午饭。晚，赴心叔处，约式军、书城商谈中央银行一般问题，并允式军为监事。闻作民已赴渝，岂蒋有意和平耶？果尔，是如天之福也。眼又痛，左眼下眼皮内又生一小粒。一月中，此为第三次矣，真令人烦燥〔躁〕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眼痛更剧，且红肿异常，以至所约各友均未见面。下

① 刘启雄，原任开封伪中央绥靖委员会所属“和平救国军”第二军军长。

② 指上海永安、先施、新新和大新四公司。

③ 陈公博于本月八日任伪上海市长。

午，赴心叔处。何千里^①来，谈金城银行顷已得电，作民今日由港动身，十九可抵沪。是则赴渝之说，完全子虚，并可证明渝方无和意，故渠不愿在港久候也。眼痛甚，明日岂能飞东京？烦甚。十一时寝。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五时起。淑慧送至机场，影佐已先在。余左目蒙纱布，行动殊感不便也。七时起飞。去年以来飞日，此为第四次矣。十时半抵福冈，遇谷萩在此候机飞沪，因谈东京空气极佳，阿部廿六赴南京，条约三十可签字。旋起飞，四时抵东京，青木、白井、伊藤等亦来接，幼儿亦到，惺华^②等亦于今晨到达。旋赴帝国饭店，与欢迎诸人略事寒暄，即偕犬养赴医生处治眼。据云或可出脓。旋因阿部大使本晚赴大阪嫁女也，遂即赴其邸拜会。晚，白井等六七知交宴于花蝶。旧地重游，感慨无量。西园寺、松本、犬养、矢野均到。因目痛甚剧，精神殊感不快。十时返寓，即寝。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医处，脓已出。因余此次来东京系公开，故循日本惯例，赴宫中及各皇族邸留名问候。上午，各访七处，费时一小时半。返寓后，篠井博士来见，托其介绍一看护。下午，参拜明治神宫，并赴总理大臣及外务大臣官邸拜候，总理秘书及外务次官分别出见。旋仍赴医处，看护亦至，人极亲切。返寓后，青木来，谈关于中央银行问题，并接洽介绍财界要人晤谈。五时半接见新闻记者，

^① 何千里，原名轸生，别号子正，浙江新昌人，一九〇六年生。国民党军统局情报人员。

^② 杨惺华，时任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

到四十余人,发表简单谈话^①。晚,偕臼井、伊藤及韦君赴一小菜馆便饭,为避嚣也。返寓后,与幼儿略谈家务,十一时就寝。此次因眼疾,一切均感不快,烦心之至。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医生处。旋赴陆军省、参谋本部、海军省及海军军令部拜客。因各大臣均出席枢密院会议,审查中日调整邦交条约,故均由次官代见。下午,赴日本银行,访其总裁结城氏^②,金融巨子也,闻其名久矣,谈中国财政及金融问题一小时。结城表示,日本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须紧密协力,渠尽可能帮忙。旋参观金库等地一周。旋赴内阁印刷局参观,见其努力为中央银行印刷新钞,至为感慰。此局规模颇大,工作亦极复杂。返寓后,因走路太多,眼痛反剧,再赴医处诊治。晚流血甚多,实可虑也。十一时寝。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九时起。赴医生处。十时,儿玉总裁来见,谈金融问题一小时。中午,青木顾问设宴,介绍财界要人,到日银之结城、正金之大久保^③、劝业之石井及小涩泽等二十余人,席间谈金融问题约一小时半。二时访近卫首相,谈日苏、日美关系,重庆情形,日本新体制情形,及强化国民政府等问题,约一小时半。近卫甚沉着,使人如坐春风中;较去年十月见面^④时稍丰腴。返寓后,影佐、犬养来,

① 周佛海在谈话中数吹: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虽未获得理想之伟大成就,但仍以坚固之信念与日本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目标迈进。并说,他这次到日本,就是为今后之合作亲善事宜,与日本交换意见,就有关经济问题,征询日本财界的意见。

② 结城,结城丰太郎。曾任大藏大臣,时任日本银行总裁。

③ 大久保,大久保利贤。曾任日本银行横滨银行经理、理事、副总裁等职,时任总裁。

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周佛海曾秘密到日本,乞求日本当局允许汪伪政权早日成立。

谈重庆方面已有回信,对于张竞立所带松冈条件^①原则赞同,并盼勿承认国民政府。因此,松冈有延期一周或十日意。影佐等认为不对,主张卅日定签字,并询余意。余告以所得材料太少,不能据以判断,嘱其再探询详细情形再说。晚赴东亚局长山本^②之宴,座仅渠及太田议(课)长^③,故三人谈甚详。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七时起。访大藏大臣河田烈氏^④,谈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约一小时半。旋访兴亚院之柳川长官^⑤及铃木部长^⑥,谈一小时。复至大藏大臣官邸,赴河田烈之宴。下午,访白鸟敏夫^⑦及内阁书记官长富田^⑧,便中赴幼儿之宿舍,其同学辈群集欢迎,令人回忆二十年前学生生活。旋率幼儿访岩水(永)及冈部^⑨二家,因对幼儿尽力照料也。晚,应山下之宴。九时半返寓。影佐来,谓渝方于十八日派员到港晤钱永铭,表示日方不可承认国府;钱于十九晚访田尻^⑩,故松冈接田尻电后,信渝方有和意,拟延期承认;渠与阿部力争。余告以钱致蒋缄,五日即送到,直至周作民离港,尚未回信,十八日忽派人来港,定系知余来日策动承认,故以此破坏,盖上海

① 松冈所提条件如下:一、承认满洲国(必要时用秘密文书约定,实行的时间和方法由两国协议);二、共同防共(可以把和汪政权签订的协定中的山东不包括在内);三、经济提携问题(作若干让步);四、撤兵问题(必然撤兵);五、治安驻兵(长江三角地带不驻兵,作为非武装地带);六、不要求蒋介石下野。

② 山本,山本熊一。曾任日本驻华使馆秘书,外务省亚洲局、通商局事务官等职,时任外务省东亚局长。

③ 太田,太田一郎。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

④ 河田烈,曾任冈田启介内阁书记官长,时任第二次近卫内阁大藏大臣。

⑤ 柳川长官,即柳川平助。日本兴亚院总务长官。

⑥ 铃木部长,即铃木贞一。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

⑦ 白鸟敏夫,时任日本外务省顾问。

⑧ 富田,富田健治。时任近卫内阁书记官长。

⑨ 冈部,冈部长二。日本王子制纸公司经理藤原银次郎秘书。

⑩ 田尻,田尻爱义。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

十五日晚报即载余来日也。影佐甚以为然。询以所派何人,渠亦不知。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七时起。眼略愈,仍赴医处。九时半访东条陆军大臣^①。武藤局长^②在座,谈各种问题一小时半。旋访及川海军大臣^③,旧识也,相见甚欢,并在其官邸午饭。三时接见朝日记者吉冈文六。晚,臼井、伊藤陪赴玉川之山下别墅休养,距市内汽车一小时余,地甚幽静。闻去年六月汪先生曾一宿于此。车中臼井谓周作民并未返沪,田尻电报颇乐观,几令余不置信,岂重庆果放下屠刀大彻大悟耶?果尔,是民之幸,国之福也。惟一年以来,深觉日方对于中国情形,认识既不正确,情报又常错误,臼井所谈,恐仍系空中楼阁也。五日劳顿,今得小憩,万籁无声,几如入深山中,惟目疾未愈,未能饮酒,殊觉怅怅耳。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医生处。返寓后,料理行装。正午赴外相官邸之招宴,因松冈病,次官大桥^④代为招待。下午,公博电谓作民十九返沪,据云直至渠十七离港止,重庆并无回信,足见和平无望等语。十八日派人到港之说,恐亦如周末返沪之情报同样之不确实,当以电示影佐。三时访松冈于病榻,谈二小时。余说明努力全面和平之经过,及渝方暂无和意之原因;松冈亦说明拥护汪先生之经过,并云渠在御前会议力主卅日签约,但苟重庆明白表示可和,则当与

① 东条,东条英机。“七七”事变前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时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

② 武藤,武藤章。曾任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幕僚长,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③ 及川,及川古志郎。

④ 大桥,大桥忠一。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次长、国务院参议等职,时任近卫内阁外务省次官。

汪先生商延期签约。余谓果真如此，余亦赞同，惟恐中重庆拖延之计耳。晚，出席阿部大使宴会，均系熟人，尽欢而散。返寓料理行装，即寝。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四时起，出发赴机场。六时半起飞，三时即抵上海。同行者为犬养与思平。晚，约作民见面，据云松冈之信及钱、周致蒋之缄，并非如日方所传由渝召来要人，托其当面呈蒋，乃系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因事来港，托其带渝；并非面呈，且新之对此亦不甚热心，渠本拟早回沪，因为船津所留等语。足见日方前此所传，均与事实不符。日方如此认识不足，又何怪发生此次事变，即今后合作，恐因此亦不易顺利。当将此情告犬养，嘱其即电影佐。汪夫人及公博先后来，商签约及（改）组国府问题。东京之行，又成陈迹，人事变迁真如梦。眼仍未全〔痊〕愈。十一时寝。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九时起。先后召见杨杰、钱书城、柳汝祥，询特工及中央银行筹备情形，并予指示。下午一时半偕淑慧赴机场，适阿部大使由东京飞来，当即同机返京。回忆东京六日，真如一梦也。当即赴汪先生处，报告经过。公博、思平、汪夫人均在座，当决定最后致蒋一电，劝告和平^①；廿八日开中政会，廿九日立法院会议审议条约。至于汪先生就任正式国府主席，余主于签约后日使呈递国书前举行；汪夫人及公博则主早办，汪先生亦有此意，因决定后日中政会提出。晚与公博及思平商草修改国府组织提案及推汪先生为国府主席案，并商定签名及提出手续。十二时寝。本晚忽有警报。回

^① 汪此电于翌日发表。电报称：他已与日本完成“调整国交条约”，“现与友邦约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望渝方勿再迁延，应“立下决定，宣布停战”。

忆二十六年秋在京听警报情形，真有隔世之感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为签约及国府改组事，分嘱任援道、赵毓松、赵正平、诸青来及日高等。召见阮珩甫，咨询并指示关于盐务之各种问题。批阅警政部公事多起。下午，犬养来，告兴亚院柳川长官本日电阿部大使，盼汪先生于签约前就任国府主席。旋又电话报告，本日枢密院会议已正式通过全部条约，因赴汪先生处报告。汪先生对于就任主席，本日忽有踌躇之意，对于卅日能否签约，亦颇怀疑，并决心就任。当即便饭于汪先生处，并决定明日中政会推选汪先生为主席，后日上午就职。晚与公博、思平谈将来各项问题。十二时寝。眼稍愈。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七时起。眼大体已愈，因去纱带。旋赴国民政府出席中政会。本日提出“中日调整国交条约”，汪先生说明，余对于各种质问一一答复，因全部通过。随提出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删去“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及“主席不兼其他官职”二条，随即推举汪先生为主席。半年苦心，于此告一段落。下午，在寓接见申厅长，询首都治安情形。君衍、珩甫先后来见，请示财部方面各种重要案件。周学昌来，嘱其努力工作。批阅积件多起。犬养电，报告东京已确定三十日签约，大约重庆和平之说已证实为子虚矣。晚与公博、心叔闲谈。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起。赴国民政府参加主席就职典礼。返寓后，批阅财政及警政两部公文。本日天气忽变，深恐影佐、松本本日不能由东京飞京，如此，则明日签约恐将延期，盖松本亲携日政府对阿部签字之训令来京也。犬养来，告以松本如来，请即电示。下午，接见谢

文达、冯国桢^①，均询问各该部队情形。召见戴英夫^②，优予勉励。晚，应西尾总司令官之宴。临行前得犬养电告，影佐、松本已到京，心为之安。宴间晤影佐，询香港情形，据云：十八日到港者乃陈布雷，并云渝方可派军事委员到港，殊令人不置信。十时返寓，十二时寝。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国民政府参加中日正式签约^③ 典礼。十一时往参加中日共同宣言^④ 签字仪式。过去努力，告一段落，今后另开一新纪元矣。惟此举是祸是福，人非上帝，未有能预言者。最好汪蒋之间能有默契及了解，一参加日、德、意阵线，一参加英、美阵线。将来无论两阵线谁胜谁败，中国均有办法，否则双方均孤注一掷，实甚危险。惟两公虽均有此远见，惜无此雅量耳。眼仍未愈。下午未出外，料理琐事，批阅积件。晚倦甚，八时半即睡。公博、心叔、思平来，余均在梦中也。犬养电告，田尻、船津等自港来电，深怪承认国府，致影响全面和平，岂重庆真有和平之意耶？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批阅积件。十时默邨来，谈人事问题。告以气量宜

① 冯国桢，字兴人，号景柏，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一九〇〇年生。曾任南汇县县长。

② 戴英夫，字鹏夫，江苏丹阳人，一八九七年生。抗战前曾任大学教授及江苏省政府委员，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伪教育部政务次长。

③ 该项条约称《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由汪精卫和阿部信行签字。条约包括《中日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日华两国全权委员间关于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及《附属秘密协约》和《附属秘密协定》等项。

④ 应为《中日满共同宣言》，由汪精卫、阿部信行和藏土毅共同签字。

宽宏，吾人第一须泯除所谓改组派及西西^①之畛域，第二所谓西
西之中尤不宜分门立户，如全党四分五裂，不能当此重任，尤当为
日人所轻视也。唐惠民来，优慰之。下午，苏成德来，报告筹备铁
路警察等问题。金子中佐^②来见，报告并请示关于武汉中央税收
等问题。缪斌来，谈日前赴江北会晤李名扬、李长江经过，并谈华
北及东亚联盟等问题。晚未外出。深感国民政府为各国承认后，
吾辈所负责任愈益艰巨，而干部之不健全如此，实令人寒心也。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一

八时起。汪先生召公博及余，商推动东亚联盟问题。并商设
经济委员会，以行政院长兼委员长，并于会内设经济顾问团；似此
集中，则较各部分别聘请顾问，较易控制。关于取消日方在华经济
统制及请日军总部移出南京，亦有所商讨。汪先生发表褚民谊为
驻日大使，而以余为行政院副院长。在还都以前，汪先生本已许
余，当时谦让，今惟听其自然，不强谋亦不故谦。返寓后，接见陈孚
木。下午，接见叶心恒、杨鼎勋，询皖、苏情形。召见胡静轩、陆怡
然，分别指示关于特工问题。批阅警、财两部公文。晚，应阿部大
使之宴。返寓后，闻我同志鼓动法租界工潮，当电默邨严予禁止。
十二时寝。

十二月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揆一来，谈建军计划及购买武器问题。旋出席行
政院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及援道、志一、人鹤，略商各省保安制
度，决定取消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之制度。返寓后，犬养来谈香港
情形。下午，接见江亢虎。并召见邓次长、沈司长，分别商收编京
沪线游击队及改善各省警士教练所问题。新任南京宪兵队长森大

① 西西，即 CC 之译音。

② 金子，金子俊治。伪国民政府经济顾问。

佐来,为就任之应酬。森即〔既〕为警校教官,以部属之礼相见。晚,赴汪先生召宴,在座为公博、思平、隆庠、影佐、今井、犬养、伊藤,和平运动之最初同志也,并摄影纪念。旋赴东亚俱乐部广播^①。返寓后与公博略谈。渠明日赴沪,托其请作民探询香港情形。十二时寝。

十二月四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臧呈汪先生,商广东国税解缴中央问题。接见汉口市市长张仁蠡、缪斌及苏成德。旋犬养来,谈华北方面对于缪斌长内务督办表示不赞同,其理由谓缪斌不应来京活动。此纯系王揖唐之鬼怪!此獠不去,华北特殊化不能减轻也。伊藤、松方来午饭,便谈重庆问题。下午影佐、晴气先后来,分别有所商谈。召易次乾,商新币发行计划。袁厚之^②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情形。钱书城来,商中央银行事务。阅沪报载柏林讯:德国表示不考虑承认我政府,颇令人不快;又恐意大利亦因之影响,因臧日高、影佐,商对策。晚与揆一商军事问题。十二时寝。

十二月五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两年前今日,离开重庆,回首前尘,恍如隔世。二年来不仅国家情势、个人身世发生无限变化,即世界情形与两年前亦有巨大变动,今后如何发展,非人力所能预知。惟观察日本疲惫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是非功罪,目前无法判断,惟有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出席中政会。散会返寓,批阅积件多起。本日眼稍愈,因去绷带。接见南京蔡市长、警卫旅刘旅

^① 广播题为《中日条约签订与国民的觉悟》。他宣称,条约不但无损中国民族的复兴与发展,而且在今天的形势下,是事实上所必要的。虽然条约有损失,但这是战败国和战胜国签订和约所不能免的。

^② 袁厚之于十一月十三日任伪上海市政府财政局长。

长、警政部董视察史行、专门委员邵树华^①，分别有所商谈。旋心叔介绍谢卿云来，谈接洽孙良诚、高树勋^②部情形。日本正式提出本庄〔多〕熊太郎^③为驻华大使，征同意。此人退隐十年，复与此次和运无姻〔因〕缘，未知何以派之也。十一月关税大减，颇为心忧。十二（时）寝。

十二月六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俞司长来，报告九、十、十一三个月国库收支情形。九时赴财部，因眼痛久未到部矣，召见各主管人员，主要商盐务及中行人事问题。闻中央银行筹委会人事亦有纠纷，人事复杂，到处皆然。古今大英雄大豪杰之所以能成功，均因人事问题支配得法，故一人之成败，纯视此为定也。返寓后，召见士群，谈事甚多。就余个人言，以让出警政部长与渠为妙；就事业言，则不宜如此，盖渠资望、能力俱不足长一部。究应如何，实令余苦闷难决。下午接见周学昌、王厦材、掌牧民、金雄白。晚，赴青木之宴，在座皆日方金融财政方面人物及财部重要人员。九时返寓。批阅警政部公文。一时始寝。

十二月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旋赴财政部。冈田来，关于华北税收、特税整理及一般财政经济问题，商谈一小时。董修甲来，报告江苏财政情形。召集主管员司，分别有所指示。下午，赴汪先生处，陪同接见上海宪兵队长三浦少将。此人与余交厚，此次奉调回国，任宪兵学校校长。返寓后，接见李实甫，谈收编海州附近军队问题。晚，宴森大

① 邵树华，字季实。曾任北洋政府沪海道尹兼外交部江苏交涉署秘书长等职。后经商，任上海中华糖业公司经理。

② 高树勋，字建侯，河北盐山人，一八九七年生。时任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第二游市区总指挥。

③ 本多熊太郎，曾任日本驻土耳其及德国大使，一九二六年辞职退出政界。

佐，新任南京宪兵队长也。默邨、君强先后来，谈内部人事问题。小同志彼此之间，争权利，逞意气，纠纷颇甚，令人闻之气愤不已。余常谓外交固难办，而我方阵营之不严整及欠充实，更使人灰心。环顾各方，无一处不如此，欲令人不减少勇气，其可得耶？十二时寝。

十二月八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对于明年上半年度之国家概算，作最初步之审核，批示数点，拟令重编。书城来报告，关于中央银行各种协议，均经达到最后阶段，当臧呈汪先生作最后决定。陈警洲来，报告渠九月十日到港，十月六日飞渝，晤戴笠两次。十月廿九飞港。据渠观察，重庆对内则欲利用余以倒汪，对外则待国际形势之变化，不单独讲和；而蒋对汪先生及余，决不谅解。似此则中日和平，汪蒋合作，决不能实现矣。陈谓在渝被日机轰炸，几遭不测，慰勉之。经此一度，余对蒋良心上之责任，可谓尽矣。下午，接见王廷璋、丁锡山、袁殊，并处理要案多起。晚，与揆一商谈派李实甫赴海州办案，并批阅警政公文。十一时寝。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财政部，召薛司长面示明年度概算修正各点。召书城，指示修正中央储各银行组织法，并处理要件多起。返寓后，影佐、犬养、安藤来，询关于经济委员会组织概况^①。午宴青木以下大使馆财政、金融人员。下午，接见关维庆，拟派其为钱币司长。闻此人颇有能力，未知将来能否不令人失望。古人为国求贤，今方知得人之难，每得一颇有能力者，则欢喜若狂，惜令余欢喜之机会太少也。周学昌来谈，勉诫之。晚，赴汪公馆宴阿部大使，最后之

^① 本月十九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伪经济委员会人事任命：委员长汪精卫，副委员长周佛海，委员梅思平、傅式说、赵毓松、诸青来、陈君慧。

惜别也。阿部颇有依依之情，日人情感丰富，此可见也。返寓后，与思平、心叔谈大局。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返寓，犬养来，谈军部关于中央银行之设立又提二三不合理之要求，闻之令人心愤。上层大都了解，而下层仍未改传统观念，中日合作前途，实可悲观。召珩甫、成德，分别详商盐务及铁路警察之设立。昨阿部曾赴汪先生处辞行，本日偕民谊随汪先生赴大使馆送行，谈两小时。关于军部统制物资之不当、宪兵随意封锁各地之失策及将来建军等问题，汪先生详细说明，余尤举出事实，更具体说明，希望更正；并指出重庆治下之人民，希望和平，我政府治下之人民，反希望抗战，此点非常严重，盼予注意。阿部表示对我辈所言完全同情，当尽力设法，以副余等希望。其意至诚，然有无力量办到，实令人怀疑也。返寓后，书城报告日方所拟华兴借五千万与中行之契约中，有利息及担保两条，与去年所谈不符。日本事务官之不识大体，于此可见。余表示决不承认，宁可不得此款。适犬养来，亦甚愤慨，对余坚决反对亦表同意。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赴机场送阿部大使。此老人甚诚实，与余感情颇洽，不胜依依。旋赴财政部，召君衍、素民、光钺、珩甫、觉生、惺华，分别指示其所管事务。驻南京德国总领事来见，告以个人对欧战及中日事变前途之观察，结论：中日事变须世界战争总决算时解决，德国虽欲调停重庆、东京间，决无成功之可能。德总领表示，他国在华享有之权益，德国亦望平等享受。其意在恢复治外法权。对于承认国民政府，则谓本国无指示。旋赴汪先生处，商收复江北问题。下午，约士群来，许其任警政部长。晚，宴儿玉总裁等，并批阅警部公文。十二时寝。念余以忠厚待人，而人尚以手段对我，虽

觉愤愤,然最后恐仍不忠厚者占上风也。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旋出席中政会,被推为行政院副院长^①。名分愈高,责任愈重,不禁危惧。本日可〔又〕通过中央银行组织法。散会到财部,武汉特务部长落合大佐^②来见,谈武汉解款问题,足见日人诚意仍缺,认识仍不清。余坚主解款数目不能减少,并须增加。分别召见各员司,指示其工作。下午,递辞警政部部长呈文。安藤、久保、栉田三人同来,关于中央银行各问题,商谈两小时,有意见一致者,有无结果者;日人气量之狭,气魄之小,乃先天的,殊无办法也。陈耀祖来,报告广东财政情形,令其自一月起,每月须解五十万。渠请一、二、三各月各解二十万,四月以后可照办,允之。晚,召书城,仍谈商中央银行各项问题,并批阅警政部公文多件。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旋赴财政部,接见汪仲陶^③等。驻京法国总领事来见,谈两小时。旋处理关于中央银行事务多起。返寓后,批阅积件甚多。下午,接见许其润,拟委为中行苏州分行经理。影佐来,谈各种事务问题,并云日前余对沪西日宪兵封锁人民,向阿部大使表示之异议,渠等到沪即行详细调查并制止,日内可以恢复常态。旋赴汪公馆,与汪夫人及陈耀祖商广东问题。返寓后,批阅警政部公文,并料理琐事。公博从沪来,谈问题甚多。召士群商华南特工问题。关于各种与日人接洽,每令人气愤,非动心忍性不能度此难

① 是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特任褚民谊为伪驻日本大使,推选周佛海为伪行政院副院长,特任徐良为伪外交部长。

② 落合,落合堪九郎。时任武汉日本特务机关长、伪湖北省政府顾问。

③ 汪仲陶原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副经理。

局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赴财政部,接见戴蔼庐、蔡侃、蒋允福、柳汝祥等,均谈中央银行问题;并指示汝祥,关于营业及外汇须速拟办法。陈光中来,谈警政部问题,告以余虽辞职,仍可照顾,嘱其安心工作。下午,召见书城,据云立法院已通过中行法,并商关于中行之财政部部长之声明。三时半偕公博赴汪先生处,商取消共和党及兴亚建国同盟及大民会后之善后办法^①;并商华北及其他问题多件。五时半,赴森大佐之宴。晚,公博及楚僧来,商沪西设立特种警察署问题,并就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商协定逐条研究。十二时就寝。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七时起。本日开本党第六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同往谒陵;今日始将灵堂内部开放,全体绕灵一周。此为还都后第一次入灵堂,自然发生特殊感应,汪先生及夫人泣不成声,余亦流涕。谒陵后赴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及第一次大会^②。会场即事变前历次大会之所。回忆过去历次开会情形,不禁沧桑之感。散会后,汪先生召公博、思平、柏生及余商宣言要点。返寓后,召书城商中央银行各问题,并处理琐务。下午,核阅新券发行计划。接见皖省主席倪道烺。晚,宴日总司令部经理部长大内中将及新庄、平井、秋田等。返寓

① 共和党,原系袁世凯组织的一个御用组织。何佩瑋、石星川为与汪伪争夺权利,于本年四月宣布“共和党”恢复活动,以何佩瑋为总裁,石星川为副总裁。“大民会”是梁鸿志、温宗尧、孔宪铨等,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在上海建立的一个汉奸组织。汪精卫为了加强其伪国民党的势力,要求共和党、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及大民会等取消其组织。十三日、十七日上述三组织分别宣布取消,声明加入伪国民党。

② 汪精卫在开幕式上致词,声称伪国民党三中全会最重大的使命,是继续努力实现和平,实施宪政。本着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来与东亚的友邦合作;本着民权主义来实施宪政;本着民生主义,来解决民生问题,复兴国家经济。会议决定增加何佩瑋等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后,公博、思平来谈。报载意军在北非〔非〕又大败,意大利国内将有严重变动,不禁心忧。吾辈竟与墨索利里〔墨索里尼〕同其运命,人事变化,真不可预料也。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央党部出席三中全会第二次大会。散会返寓。召见苏成德,因未荐其为警政部常次,温慰并许以月给津贴三千元。人事应付之难,有如此者。沈同来见,嘱其在警部安心供职。书城来,商关于成立中央银行之财政部长声明。接见方尔梅,内定其为中央蚌埠分行行长。下午,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思平研究三中全会宣言草稿。返寓,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经理来见。旋召见钱雨尘^①,内定其任一部发行职务。此人似甚干练,惟操守如何,则不可知也。晚,阅关于重庆之情报,并与公博、思平闲谈。淑本日赴沪,慧女亦前往,殊感寂寞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通过整理货币暂行办法^②,及中央银行正副总裁与理监事^③。十时半到财政部。安藤及久保来,携

^① 钱雨尘,即钱先来。旋被任命为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襄理。

^② 《整理货币暂行办法》规定:一、中央储备银行有发行、兑换货币的特权,其名称亦称“法币”。凡纳税、汇兑及一切公私往来,一律行使,与现行法币等价流通,以后逐渐收换;二、取消华兴银行之货币发行权;三、中储券在特定区域暂不适用,军票及联银券维持现状。

^③ 即以周佛海为总裁,钱大槩为副总裁;周佛海、钱大槩、陈之硕、陈君慧、张素民、梅哲之、夏宗德、柳汝祥、顾宝衡、吴继云等为理事;罗君强、陈春圃、何炳贤、戴儒庐、邵式军为监事。

带关于成立中央银行中日协力之觉书,由日高与余签字^①。接洽八个月之问题,于此告一段落。并决定二十日发表关于货币之政策及声明^②,廿一日开第一次理事会,一月六日,中行正式开幕。下午,出席三中全会第三次大会。五时返寓。心叔及唐生明来谈。本日骤寒,身体殊感不适。晚,公博来,商接收公共租界法院问题,公博觉甚易,余则以为不易成功,惟不能不着手帮助。接洽法租界法院之法人杜格为渝方狙击,电唁之,并发五千元。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赴财政部。冈田中佐率领甫由士官学校毕业之日本青年将校三十人来见,请训话。当告以日本在华下级特务机关人员种种缺点,并告以今后对中国人民,宜与对日本人民同样爱护,否则中日合作不易成功。处理要件多起。下午,接见邵鸿铸,拟派其为中行发行局副局长;此人对于发行有经验,有能力,惟性情恐不易同事,姑试用之。召见石顺渊,拟派其为中行总务处副处长;此人似尚诚笃,未知余之观察是否错误也。晚,梁鸿志以华兴银行总裁资格宴财部干部。返寓后,兰江、志一等来谈。十二时寝。

① 即《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其要点为:一、资本由华兴商业银行借入相当于五千万元(指法币)的美金。二、聘请日本顾问及顾问附。凡有关中储行之营业,理事会决议,国外汇兑与外国银行的关系,国民党法币等旧通货,军票及日本通货等项,以及与华北关系事项等,均需咨询顾问。三、中储行所保有的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由中日双方组成外汇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及运用。四、确认军票既成事实,将来亦应存入一定数额的通货存款。五、确认联银券的事实,并使其不动摇。

② 声明称,为组织伪中央银行,“数月以来,竭虑殚尽,积极规划,所有基金准备,营业方针,内部设置,以及钞票发行等一切事宜,一一筹备就绪”。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在南京成立,开始营业,并于重要都会分别设立分行。声明还说明了中储券发行办法及与法币、军票和联银券等之关系。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准余辞警政部兼部长。会中，汪先生出示苏成德自荐为警政部常次之缄，令人愤慨，并认识此人之人格；余决调杨树屏为中行稽核处长，不与人争此无谓之小事^①也。散会后，与汪先生及揆一商军事问题，深感干部之缺乏，保定生暮气已成，黄埔生杰傲〔桀骜〕难驭，求其能刻苦实干者，百不得一，殊可叹也。旋赴财政部，略事处理。下午，接见王钟麒，报告日本各方情形，颇有所得。旋召见廖公邵〔劭〕^②、谢叔锐^③、傅胜蓝^④，均所谓蓝衣社参加和运者，为述世界大势及中国出路。素民自沪来，报告海关各项问题。学昌来，报告日方对于东亚联盟态度。晚赴李季之宴。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财政部。木村(增)太郎来见，拟聘其为中央银行顾问。此人性情甚好，对中国颇表同情，为余所指定者，东京兴亚院尚表反对，但终尊重余之意见。料理琐事后返寓。下午，接见袁殊、吴继云、沈德〔同〕、戴英夫、邓祖禹及晴气中佐，分别有所商谈。晚，应日本东条陆相之宴。返寓后，客少人稀，因得冷静考虑，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好在认识不足，固罪有应得，而一心为国，欲于万无可如何之中，为国家留一线生路，则可以对天日鬼神也。十二时就寝。

① 杨树屏，时任伪警政部主任秘书，周荐其任该部常务次长，遭李士群拒绝。

② 廖公劭，原为国民党军统局杭州站少将站长，投伪后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副处长，时任汪伪特工总部杭州站站长。

③ 谢叔锐，后曾任伪招抚整编委员会委员、参赞武官公署少将参赞武官。

④ 傅胜蓝，时任伪杭州市市长。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召开中央储备银行第一次理事会^①。八月苦心,于今实现,足见有志者事竟成功。通过各种规程及各局、处长人选^②。正午,偕犬养来沪;到达后与犬养、书城、汝祥,商华兴银行借款办法。本定今日签字,因条件不合,拒绝之。晚,赴七十六号观剧。闻汇丰银行将于下星期一挂牌提高外汇,压低纸币,以对付我中储新券。余认为不智,因如此于我无损,而于渝方则损失颇大也。公博亦来观剧,便中略谈各项要务。一时返寓。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料理琐务。厚之及跃龙^③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情形。下午,书城来商华兴借款条件,珩甫来报告盐务上各项问题。八月来盐务方面毫无办法,因襄助者不甚得力,亦盐务问题复杂,不易简单解决也。式军来,报告筹办糖税及化妆品税情形。同盟社记者来见,略发表关于中行之谈话。召君强,商政治上各项问题。沪市府秘书胡泽吾来,报告沪市最近情形。天远来,报告筹备接收锡簿〔箔〕税局情形。晚偕公博赴三省家便饭。十时半返寓。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犬养、安藤、久保、书城来,商华兴借款问题。犬养因久保不应弄手段,面斥之,几至动武。余颇窘,急设法调解。久保

① 理事会决议以周佛海为理事长,钱大槩为副理事长,周佛海、钱大槩、陈之硕、张素民、陈君慧为常务理事,梅哲之、夏宗德、柳汝祥、顾宝衡、易次乾、吴继云为理事。

② 伪中储行各局、处长:业务局局长柳汝祥,副局长蔡侃、陈华柏;发行局长易次乾,副局长黄仁方、邵鸿铸,襄理钱先来;国库局局长俞绍瀛,副局长黄栋;总务处处长吴继云,副处长石顺渊、马骥河;秘书处处长夏宗德,副处长李先治;稽核处处长杨树屏,副处长蒋允福;调查处处长许建屏(兼),副处长杨惺华(兼)、蒋允福(兼)。

③ 跃龙,田跃龙,时任伪上海市财政局秘书。

当时态度颇佳，惟此人阴险，恐犬养受其暗算也。为安慰久保计，又因其所提妥协案于我无损，故应之。君强、学昌来谈东亚联盟问题，学昌主只宣传而不组织，以免内部纠纷，颇有见地。接见许建屏、邵树华，分别委任中行任务。周珏来接洽欢迎本多大使手续。汪夫人率汪琦来见，谈华南特工，嘱其务于香港设一秘密电台。晚赴七十六号，约集士群、君强、曼云、洪田、英夫、雄白、学昌、尔乔、朴之十人^①，作恳切之谈话，勉其顾全大体，勿争权，勿夺利，以事业为重。一时半始寝。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本拟赴税校训话，因天雨中止。犬养、书城来，关于华兴借款作最后之决定。下午，汝祥来商业局人事问题。四时偕书城、汝祥赴华兴银行，签定借款五千万元合同，以之为中央银行资本之一部。旋赴心叔家度圣诞节，小孩众多，热闹异常。八时偕公博、心叔赴式军家看电影。十一时半返寓。报载希腊又大捷^②。意大利如此荏弱，国际地位将一落千丈，苟国内发生问题，必退出战圈；是则日、德、意阵线，将因一角崩溃而破坏。大局如何变迁，真非人力所能预测也。回忆两年前此时，正与公博及汪先生商发艳电于河内近郊之山上，当时赤手空拳，今日竟能还都，亦可稍慰矣。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报载英、美太平洋海军合作，已有具体办法，美国使用新加坡已有具体决定，美更增加禁运物品十五种，并考虑废止中立法。美国如此积极，日本如此荏弱，均出意外。认识不足，观察

^① 此十人系周佛海一派的小组织。

^② 十二月八日，希腊军继突破意大利军的阿尔巴尼亚防线，攻陷埃达港后，又攻占阿居罗卡斯特朗，横扫阿尔巴尼亚四分之一的国土，给意大利以重大打击。

错误，吾人自不能辞其责也。出席税务总局，对高级职员训话。返寓后，接见珩甫，商盐务。召见张新邹，拟派其为中行沪分行营业主任。下午赴杭〔税〕校，检阅全校官兵三千三百余人，军容尚盛，令人回忆十六、七年办军官学校情景；训话后并视察兵房一周。晚赴华兴之宴。十时赴心叔处，商人事问题，觉在偏安局势之下，尚勾心斗角，实令人寒心。好在公博甚识大体，否则局面不能维持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召见张素民，谈海关最近问题。顾继武来见，谈默邨疑余对渠不信任，意气颇为消沉，当即草长电，嘱顾即发以慰之。默邨对余忠实，余非不知，惟因器小疑多，致同志中对渠不谅解者极多，如听其自然，实对默邨不住。但再四为渠解释，仍不能使同志对渠感情缓和，抑制过甚，又恐另生他故，此余极为痛苦之事也。下午，赴码头欢迎本多大使。返寓后练习打靶。冈田中佐来，谈各项税收问题，托其协力。晚赴虹口宴会。十时赴心叔处，与士群商各项问题。十二时返寓。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七时起。乘机飞京，十时到达。赴财政部，略事处理。晋谒汪先生，商改编绥靖军问题。余主人事、经理，各部队须直属军委会，临时命令归某方面军或某集团军指挥，惟如此恐任援道与丁锡山、谢文达双方均感不快，故须慎重处理也。下午，巡视中央储备银行一周，一切布置均已就绪，为之大慰。旋赴财政部，批阅要件多起。晚，汪先生召公博及余便饭，并商今后军事、政治各项做法。九时偕公博来寓，思平亦来，谈今后局势，群觉整个世界均在混沌之中，将来如何变化，真难预测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多起。十二时赴国民政府,陪汪先生宴本多大使,盖今日上午十时呈递国书也。一切仪式,均取外交常轨。宴毕,偕士群赴警政部办理移交,对职员作简单之训话。兼任九月之警政部,自今日起,与余无关系矣。旋赴财政部,召开中央银行第二次理事会,决议规程及人事多起。返寓后,忽寒热大作,延医诊治,十时即寝。淑慧在沪,无人照料,殊觉狼狈也。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热度仍高。拒见一切来宾,只约书城来商中行各课主任及分行人事支配。下午,默邨来,婉言慰之。此人对余忠实,决无问题,惟气宇狭小,而所处环境又复恶劣,故不仅使余因渠尝[常]感烦恼,即其本人恐更感痛苦也。晚,心叔、公博、思平来谈。热度仍未全退。十一时寝。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一

十一时起。仍有热度。回忆前年今日,与公博由河内飞香港,发出汪先生艳电,和平运动遂由此开端。两年来,预想实现固多,而观察不确者,亦复不少,谋事之难有如是者。本日头痛较昨日尤剧,终日未见一客,仅下午处理公文数件而已。晚,公博、心叔、思平、犬养来谈。瞻念前途,荆棘遍地,而日本之无办法,实出人意料之外。今后不仅为我国忧,且亦为日本担心,盖其机构复杂,意见纷歧,命令不能切实奉行,大权操之下属,病根甚深,恐不易医治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九时起。热度已退,惟疲倦无力,故未出席行政院会议。今日已除夕矣,回忆一年来筹开青岛会谈,筹开政治会议,实行国府还

都,谈签基本条约,筹备中央银行,一点一滴,主要莫非余之心血。本年一月一日日记有云:“去年为有生以来经验上、生活上最丰富之一年”;今年则为负责最重、用心最多、应付最苦之一年。盼明年以后,虽负同样重责,而应付较易,用心亦不必太多,惟恐天不随人愿耳。召见金雄白,商优待《中报》、《平报》^① 同人问题。下午,召见林举,新委苏五属税警局长也,勉励之。晚与思平、心叔、君强、叔雍闲谈,深觉各院部会上中下人员,大部人人为私,其忠心为国、努力奉公者,实不可多得。如此情形,何能建国?大厦将倾,一木岂能支持?不禁心灰意冷。民国二十九年去矣,窗外狂风怒号,百感交集。

^① 《中报》、《平报》,均属周佛海一派的报纸。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一年一月

一月一日 星期三

民国三十年从今开始矣。本年中无论中国或世界,均将形成混乱局势,决无光明,可断言也。吾人惟有本此觉悟以应付之耳。八时半起。因伤风未愈,未赴国府及中央党部团拜。李北涛自港来,其主要目的,虽受唐寿民、杜月笙之托营救万某^①,然借此报告十一月二十左右香港接洽和平经过。据云日方所传陈布雷到沪〔港〕,纯属子虚;陈询蒋意,将蒋所谈笔录,派人送港而已。李云:东京回电,对于无期延期承认国府及无条件撤兵,已表同意,并有松冈致蒋电;钱新之不信,故松冈致蒋电未转去云云。与日人告余者多有不同,恐李言为正确也。日人处事及认识之不行,于此又可见也。贺年客甚多,均挡驾。臧月笙,提议宁渝停止特务互相残杀。尽人事而已,恐无效也。

一月二日 星期四

昨晚与北涛谈此次香港和平接洽经过,至二时始寝。钱新之本为便于说话之人,今受此打击,将来必不愿再过问,殊可惜也。张竞立为利,西义显为名,双方买空卖空,致使重庆疑日方无诚意,日本疑重庆亟于和平,彼此互〔误〕会,治丝益纷矣。八时起。送北涛行。为本年预算事,臧呈汪先生。核阅李阎菲所拟调整华中盐业公司方案。下午,偕淑慧赴心叔及人鹤家拜年。性疏懒,不好应

^① 万某,指万墨林。万为杜月笙的总管家及派驻上海的代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万在上海金门饭店被伪特工总部诱捕。

酬,拜年者只此两家也。旋返寓,仲云来谈。晚与心叔商联络上海金融界问题,便中谈及书城,此人尚稳健,但太不活泼,且不努力甚矣。得人之难也。倦甚,心叔等未去即睡,时十一时。

一月三日 星期五

九时起。海军次长姜西园、参事鲍一民来见,两人于抗战军兴,颇著战绩,守马当时,日军且为佩服,此次参加和运,非若落伍军人之谋出路也。谈一小时,表示欲与余保持密切关系。二人甚精干努力,可用也。下午接见钱书城、吴继云、周学昌,分别商中央银行及东亚联盟各问题。人冬至今,均甚温暖,既无雨,更无雪,殊令人为年岁耽〔担〕忧。大乱之余,如遭荒年,则人民将无噍类矣。幼读史,见古大臣于气候不调时,辄为心忧,不知其故,今身当其境,始知其中究竟也。处理中行事件多起。晚与心叔、思平谈经济建设问题。北风微起,略雨,心稍安,但盼天气变冷,雨雪更多也。十二时寝。新年三日休假,今日完毕矣。

一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赴财政部,商编本年上半年度预算,指示应修正各点,处理盐税加率问题。旋召开中行第三次理事会,关于外汇政策,推行新币办法,处理旧法币办法,有详尽之讨论及决定。余对金融本非专家,半年来所习不少,足见凡事不难,要在能用心与否耳。下午在寓处理琐件。晚赴心叔家便饭。十一时半返寓。温暖如春,令人烦恼。一时始寝,不能成寐。财政支出,日益膨胀,而收入反形减少,将来如何应付,实属困难万分。屡有辞职之意,惟任何人担任此职,恐亦未必有办法。无已,姑勉强支撑,静待变化而已。

一月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刘启雄,谈军事。学昌来谈东亚联盟问题。旋谒汪先生,商预算及军事等问题。下午,赴中央银行,召集课主任

以上重要干部训话，勸以三点：一、不苟取一文，二、不存门户之念，三、不作意见之争执。返寓后，阅李北涛抄来蒋对松冈和平建议答复原文^①，似此则和平决无希望。余前以国民政府之承认，将影响全面和平，故私衷尝感不安，今阅此，则主要问题仍为撤兵，心安矣。回忆在汉时，尝闻蒋言，非至日本求和，决不由中国提议和平。当时心窃笑之，今日本果求和，且求和甚切，余自愧过去认识之错误矣。晚与书城、继云商中行各种问题。窗外雨声令人愉快，但愿继之以雪。十二时寝。

一月六日 星期一

七时起。赴中央储备银行举行开幕典礼。回忆五月一日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时，余虽告同人本行必定成功，然环顾当时情形，内心实无把握，今竟大功告成，足见皇天不负苦心人也。中外来宾甚多。九时礼成。略事酬酢，即赴财部，处理关税及盐税要件数件。下午，因胃痛，延医诊治。接见胡静轩，询问并指示南京近郊治安工作。五时率中行理监事、正副局长、处长，谒汪先生致敬。晚，宴日本陆、海、外、财各方此次援助中行各人。返寓后，与思平、心叔谈及前途危险情形，几令人寝食不安。如果情形恶劣，天下之大，恐无吾人立身之所，但如国家得救，吾人牺牲亦所情愿。九时忽发热，在百度以上。

一月七日 星期二

八时醒。热度仍在百度以上，因之不愿起床，行政院会议亦请假。惟中行昨日甫开幕，而余今日终日不到，实感不安也。下午，热稍退。于病榻接见船津，谈上次香港接洽和平经过。木村增太

^①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社长张季鸾由重庆到香港，向日方送交了蒋介石关于松冈所提条件的答复，即：一、原则承认在华日军全面撤退，二、取消对南京傀儡政权的承认。上述条件如果确实实行，中国准备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

郎来见，商谈中行各项问题。渠主新法币不宜急于推行，反堕信用，宜以稳健为主，如得人民信任，不患不能推行。其言深有至理。犬养至〔自〕东京来；扇少佐转任返东京，不期同时来见，因留便饭。热稍退，仍畏寒。批阅积件多起。本晚来客不多，较为清静。日前有日友来告，本年五月间，日、美或将宣战。果尔，则抗战到底之主张，实属正当。正不知世界局势如何变化也。

一月八日 星期三

八时醒。量热度仍在九十六度以上。昨日未赴中行，颇感不安。勉强起，到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赴财部，批阅要件多起。旋赴中行，料理事务。返寓后，接见董健吾、邹兰甫〔圃〕^①，分别商谈警察及军队问题。晚与君强、惺华谈各种问题甚多。余最近感觉和平运动必归失败，因内在的及外在的原因多有意料之外者，因之不觉勇气骤减，作事之精神亦大不如前。大厦将倾，决非一木所能支持，恐千秋万世后，仍不能为人所谅也。

一月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例案完毕后，讨论实施宪政问题，余坚决主张全面和平实现之前，召开国民大会实属儿戏，目前人民对于宪政，决不感觉兴趣与需要，人民所需者，在改良生活与实现和平。今缓其所急，而急其所缓，本末倒置，政治上决不应如此。言罢，不愿与书生为无益之辩论，未散会即退。赴中央银行处理业务。下午，仍赴中央银行，电话中指示君衍处理财政部要件数种。晚宴日本众议员同〔东〕亚联盟同志会二十余人^②。余发表演说，谓“东亚新秩序”一语，意义不明，中国主张东亚联盟，盖加入

^① 邹兰圃，即邹敏芳。

^② 日本众议院东亚联盟促进议员联盟中国视察团一行二十三人，于七日抵南京。团长为熊谷直太，团员为木村武雄、中村高一等。

联盟之个体,本身必能独立,始有加入联盟之资格,故东亚联盟必以中国独立为先决条件。言简意诚,闻者颇为感动。十二时寝。

一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财政部,主要处理盐务。旋赴中央银行。十二时返寓。下午,接见若杉顾问^①。渠为日本新派驻美大使野村^②之顾问,下月随野村赴美,其任(务)为缓和美国对日感情,来询余意见。告以美国因史汀生[生]不承认主义^③及日、德、意同盟关系,对日国交决不易调整,故渠此行,恐难期若何效果;惟苟事实上尊重中国独立及保障美国在华权益,或可得美国若干谅解。渠深以为然。谢师长文达^④来见,勉励之。晚,与揆一商军事上各种最近问题。公博自沪来,与谈上海情形及接洽全面和平经过。十二时寝。

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九时始起。精神极疲。赴中央银行,略事处理。下午,接见蔡洪田、张仲寰,分别谈江苏教育及民政。苏成德来见,对其自荐为警政部常次一事表示悔悟,据云系被迫出此,言下对士群略表不满。其中真相如何,虽不能确知,要在人心难测,则可断言也。今后当留意焉。汪曼云来见,有所陈述。蒙疆特务机关长竹下少将来见,谈经济统制问题。五时偕公博、思平谒汪先生,商东亚联盟

① 若杉,若杉要。曾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驻纽约总领事,时以公使衔派驻华盛顿,充任野村顾问。

② 野村,野村吉三郎。曾任阿部内阁外务大臣,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

③ 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给中国与日本两国政府的照会中所声明的主张,即美国“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承认有损美国在华的“条约权利”,以及违反美国在华权利“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

④ 谢文达,时任伪陆军暂编第十师师长,所部伪军驻苏州及镇江。

协会组织问题,并商华北及其他军事问题。晚上群来谈问题甚多,觉其政治上认识不清;就明大义、识大体一点观之,尚觉不够,殊为憾事。十二时寝。

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邹敬芳、苏荫森^①、季圣一^②、缪斌。下午,接见日本上海商工会议所长埴及唐惠民、钱慰宗。五时影佐来,谈政治、军事各方面最近各种问题,对于改编绥靖军及组织东亚联盟协会,讨论尤详。晚默邨、人鹤先后来,有所商谈。旋公博来谈各种问题。外间对于工商部购米指摘甚多,虽所传过甚,然不为无因,思平是否知情,未敢断定,其部下舞弊,恐实难免,廉洁政治之不易树立,诚可叹也。有机当告思平,促其注意也。十二时就寝。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伊藤自东京来,谈最近日本政局。旋赴中央银行,召开第一次行务会报。十一时偕公博、思平谒汪先生,商东亚联盟、宪政实施等问题。下午,在寓接见邓瀚、杨钧天,黄埔生也;少年有为,当重用之。士群来商警政部人事问题,决定唐惠民为常次。素民、继云先后来,报告关务署及中行最近情形。袁殊来谈兴亚建国同盟解散情形^③,并请示今后方针。晚,赴人鹤处便饭。九时返寓。与公博闲谈,批阅各项积件。十二时寝。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十时半散会,赴中央银行。下午

① 苏荫森,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厅副厅长。

② 季圣一,江苏海门人,一八八四年生。曾任江苏省实业司司长、上海市烟酒事务局局长等。时任伪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

③ 袁殊,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宣布解散,全体成员加入伪国民党。

赴财政部。晚，赴隆庠之宴，座皆梅机关之日本同志，均旧好也，谈笑甚欢。日本人之思想如均如梅机关各人之思想，则中日合作始能成功，惜相差太远。不仅吾人颇为悲观，即梅机关各人亦时常太息。日本人对中国之传统观念，仍未改变，中日合作恐不易成功。此不仅非中国之福，日本将来亦必因此受严重后果也。返寓后，与思平谈政局各项问题。公博与士群、君强彼此均无好感，甚忧，因此使余与公博感情受影响，当小心处之。淑慧本日赴沪。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赴财政部，旋赴中央银行。十二时返寓。西义显来，以上次香港接洽和议未能成功，表示消极，谓返国后将入山为僧。慰勉之，并留午饭。下午，出席军委会。返寓后，接见苏成德，抚慰之。晚，与川本饭于福宫。返寓后，与思平、君强、士群谈至一时始散。

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通过本年上半年度预算。旋赴中央银行，处理关于发行方面要事数件。任援道来，谈半小时。中央拟将其绥靖军改编为正式陆军，取消三省绥靖总部，虽另设方面军总司令部，原属部队仍交其指挥，但人事、经理直属中央。渠于此点大不满意，谓不管人事、经理即不能指挥部伍，托余帮忙。就原则论，人事、经理自应直属中央，但目前是否实行之时机，此事实令我左右为难也。下午飞沪。晚召见邵式军，商蚕丝捐增加税率及举办糖税等问题。今日为心叔生日，晚饮酒颇多。十二时始返寓。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接见李閔菲、张重周，谈调整华中盐业公司问题。李推张为董事长，而阮珩甫亦盼此职，余甚为难。当以阮不能离部，兼任又不许可，电阮慰之。人事之难，有如此者。中行上海分行副理邵树华

来见,谓书城^①一切假手于汪仲陶^②,汪又年青〔轻〕无条理。慰勉之。此人事问题也。召见书城,商中行各项问题。晚赴潘宅观剧,四时始返。闻上海各方面对于中央储备银行虽因重庆关系,不能明白表示拥护,但均抱相当好感。沪行成立后,如以新法币存款,渠等亦愿收受。此盖国府还都后一大成功也,为之稍慰。

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十时始起。士群来,谈接京电,南京警察运动罢岗。当指示处理方针,嘱其即回京办理。谢文达、林之江来见,勉励之。下午,召见沪分行警卫队长戴寅,询警戒情形。江海关监督李建南来见。旋约李徵谈上海金融问题,劝其就任钱币司司长。渠允考虑。起草关于中央储备银行之谈(话稿)。报载重庆解散新四军,并扣留军长叶挺,通缉副军长项英。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晚与公博商救济上海粮食问题,允由中央银行垫款办理。十二时寝。

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召见张素民、杨树屏等。川本大佐来,同赴虹口访友,并午饭于三幸。返寓后,接见上田省一,谈中央银行各项问题及前次香港接洽和平经过。据云当时四相会议^③决定,如重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对于停战有具体表示,则承认国民政府可延至十二月五日;而外务省致田尻训令,只谓可延至十二月五日,至于先决条件,即十一月廿七日前之具体表示,则未提及。田尻对于重庆又进一步表示可无期延期,盖田尻之意,如重庆于五日之前有

① 书城,即钱大钧,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

② 汪仲陶,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③ 四相会议为近卫内阁核心会议,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组成。

具体表示,则全面和平有希望,承认之举自无必要,故可谓无期延期;而田尻所得渝方消息,称四号前重庆必派居正^①及一军事委员会委员赴港也。孰知日外务省训令漏脱上半段,而田尻所得渝方消息,又完全子虚,以至阴错阳差,此均日本办事不行之所致也。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六时半起。旋赴中央银行上海分行主持开幕典礼,到中外来宾甚多。行址原为华俄道胜银行,旋于十七年改为中央银行,孔祥熙、宋子文均办公于此。到此,不胜今昔之感,余为此屋主人,未曾梦想也。礼毕后,略事周旋。返寓,自录开幕词,因关系重大,恐笔者错误也。接(见)林举、裘公〔君〕牧,指示苏五属税警(整)理办法。下午,接见乔万选、孙绍康^②,谈充实法租界法院问题。北西来见,商调整华中盐业公司办法。晚宴日方金融界。本日共收存款一千六百七十余万,送出新币存款收受者共十六家,此为事前万想不到之成功也。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飞京。赴财政部,处理调整华中盐业公司及华兴银行办法。旋赴汪公馆,与公博同谒汪先生,谈粮食、军事、外交等重要问题数项。下午,仍赴财政部。五时返寓。接见掌牧民,慰勉之。召见晋辉^③,嘱其筹备中央银行无线电网。晚,偕公博赴汪公

① 居正,原名养骏(一说云骏、之骏),字觉生、号岳崧,湖北广济人,一八七六年生。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一说政治大学)及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

②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伪国民政府夺占了上海法租界原国民政府第一特区法院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乔万选任伪第一特区法院院长,孙绍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院长。

③ 晋辉,原任国民党中央无线电总工程师兼电务股股长,一九三九年投敌,先后任伪特工总部电务科科长、伪肃清委员会上校通讯大队长、伪中央广播电台台长、伪中央警官学校特科电讯训练班主任等职,时任伪特工总部第三处(电务)处长。

馆便饭,并谈重要问题多起。板垣主张东亚联盟,而日本国内多反对之者,足见日本意见不一,此事恐将引起日内部问题。九时偕公博来寓,谈重要问题多件,批阅积件多起。十二时就寝。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邓祖禹来,报告上次警察罢岗情形及警政部近况。旋(出席)军委会会议,决议取消绥靖军名义,均改为正式陆军^①。散会后,赴财政部,处理盐务等事项。十一时赴中央银行。下午赴汪公馆,出席谈话会,讨论东亚联盟促进会问题,决定二月一日成立,并商定组织大纲。四时半返寓。处理积件。晚陪汪先生宴板垣,谈粮食及东亚联盟等问题。去年今日抵青岛,闻高、陶在港发表条件,彻夜未睡,不图一年后之今日,居然创成一局面。席间告板垣,对于重庆解散新四军,吾人不可表示幸灾乐祸,使重庆立场因之困难,最好仅载事实,不作过分之宣传。众皆赞同。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第一次全国经济委员会^②,通过京沪甬铁路恢复管理局。旋返寓,接日高参事官。久未见面,畅谈两小时,所涉甚广,其大意:中日关系已渐复外交常轨,双方宜周到注意,免生误会,致退步至半年前原状,盖中日双方尚未至互信程度,吾人不可不努(力)防止双生疑虑。其意至诚,其心亦至苦。下午,赴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处理要件。返寓后,影佐来谈一小时,涉及今后日常

① 是日,伪军事委员会决议将苏浙皖绥靖军改称第一方面军,设总司令部于南京国府路。辖七个师、两个独立旅、一个教导旅、两个独立团。以任援道为总司令,徐朴诚、徐凤藻、龚国梁、熊育衡、程万军、沈席儒、王占林分任第一师至第七师师长,沈玉朝、陈炎生分任独立第八旅和第九旅旅长,任祖萱任教导旅旅长,杨英、刘迈分任独立第十团和十一团团长。

② 伪经济委员会于本月八日成立,其任务为:一、恢复和平区经济,二、调整物资统制,三、拟定中日经济合作方案,四、准备长期经济建设计划。

事务联络及粮食等问题。召见刘启雄,推荐为军官训练队队长。余对此人,期待甚殷,未知是否不负余之希望也。苏成德^①来见,勉励之。十二时寝。窗外狂风怒号,盼一二日内能下雪也。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接见驻满大使廉隅^②。旋谒汪先生,商要件数项。先后赴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处理要件。下午赴沪。召见顾仲韬^③、蔡羹舜,询税警学校情形,并指示政治工作之原则,略谓政治工作目的,在强化军权,而非分散军权,否则作战时不能统一指挥。书城来见,报告中行沪分行情形,关于推行新券,阻碍尚多。告以努力不稍懈,但亦不必操之过急,苟假以时日,又加以不断努力,必可成功。晚,召式军,商统税问题。士群来,谈及廿四年汪先生在中央党部被刺^④,系蒋所为。阴险如此,伟大云乎哉?奸雄而已!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昨日报载美国取消对苏禁运,今日报载苏联允许美国(在)海参威〔崴〕设立领事馆,美国此举,纯系妨碍日、苏接近。去年十月廿四日访近卫首相,承面告日、苏之间,月底必可成立类似不侵犯条约之协定,今为时已两月矣,不仅毫无动静,而美国反着先鞭,日本外交技术之迟笨,于此可见。下午,赴中行沪分行,召见各重要职员,主要商推销新券办法。二十年前流浪于黄浦滩头,不图今日能作黄浦滩上一大厦之主人,人生如此,亦足自豪。返寓

① 苏成德于十八日被任命为伪首都警察厅厅长。

② 廉隅,字励清。曾任北洋政府浙江及直隶高等审判厅长,抗战后投敌,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次长、代理部长、实业部长,时任伪国民政府驻伪满洲国大使。

③ 顾仲韬,时任伪中央税警学校政训处长。

④ 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精卫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所刺一事。

后,召见潘达^①,谈沪西警署及推销新券问题。晚赴邵式军家看电影,便中与公博谈及内部人事问题,不识大体之人甚多,前途未可乐观也。一时始寝。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召见税警学校大队长六人、特务队长二人,指示今后努力之途径。旋潘三省来,商沪西推行新法币等问题。访公博,商浙江省主席人选^②,并谈军队中人事问题。下午,接(见)王廷璋公使,谈外交。上田省一来见,谈美国冻结美汇问题。据云,美国对日、德、意关系恶化,早晚必冻结,主张中储所有美汇须陆续变成法币。其言有理,当即囑书城研究。珩甫来,报告华中盐业公司股东大会筹备情形。召见孙鸣岐^③,囑其向各业公会推行新法币。本日为旧历除夕,杨老太太及惺弟夫妇均来聚餐。每逢佳节倍思亲,未知母亲此刻在湘如何过年。饭后赴心叔家守岁,三时半始返。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十时起。今日为旧历元旦,特工总部及中央银行重要职员全体来道贺,社会部及外交部驻沪办事处重要人员亦来。下午,税务署邵式军来。晚赴三省家便饭。旧历新年与新历完全不同,习惯之力于此可见也。报载意大利北部米兰、杜林〔都灵〕叛乱,罗马、柏林同时又否认。无论如何,余早料意大利对外战争失败,法希(西)斯政权必定动摇,此时即系谣言,如战局不利,迟早必实现。

① 潘达,原名潘志杰。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特别警务处巡官,时任伪国民党社会部专员,沪西特别警察总署主任。

② 伪浙江省主席汪瑞国于本月二十四日病死。

③ 孙鸣岐,浙江绍兴人,一九〇一年生。历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社会部第二处处长、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全国度量衡局局长、行政院社会部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吾人已投入世界漩涡，成败惟天所命，无人能预测也。十二时返寓。与淑慧闲谈至一时半始寝。今年过年空气较去年浓厚，余心理上亦觉如此反应，环境之力有如此者。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九时起。孙鸣岐来见，谈接收并整理上海总商会问题。张佩绅来，谈上海金融问题。赵毓松来，商征收棉花改进费问题。袁厚之来，请示上海财政问题。税务署秘书、科长十余人前来贺年。下午，接见木村增太郎，谈美国冻结美汇问题，结论则以为中行最妥全方法，今后宜多买标金。税警学校李队长、大队长十余人前来贺年。旋接（见）卢英，嘱其安心供职。晚，与公博、心叔赴廿号夜饮，联慰忧劳。十一时赴心叔处。士群来请示特工及警察方面人事及经费问题，一一予以指示，深觉其要求甚大，不能与工作比例也。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七时起。飞京。即到财政部，接见各员司并批办要件。十一时返家。处理积件。下午，赴中央银行，接见日本经济考察团八人。旋安藤来辞行，并介绍其后任者伴野来见。安藤人尚忠厚，对吾辈亦甚同情，此次更动，于我大不利也。召各局、处长，分别有所指示。五时半谒汪先生，商最近要政数件。返家后，伊藤来谈。余告（力）当力谋全面和平实现，成功后，余立即下野。渠深为佩服。又谈及东京往事，不胜回忆。炳贤来，谈军费膨胀，上半年不敷一千五百万；又谈及米价高涨，军米困难，实令人坐卧不安。遍地荆棘，未知如何始能度过，忧心如捣。十一时寝。

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关于调剂粮食，为详尽之讨论。其关键在日军虽交还统制，而军米须由政府代买一部分，其买价只允每石给军票廿八元，我政府每石须垫二十元。此款既不能由国库负

担,势不能不取偿于售与人民之米价中。米价之不能压低,其故在此。惟军米供给完毕后,亦尚有办法也。旋赴财政部。下午,赴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处理要件。返寓,接见金雄白、葛亮畴,谈兴业银行、盐业公司及《平报》等问题,约一小时。周学昌来见,谈东亚联盟问题。晚,思平、朴之、士群、君强来谈。余主思平任浙主席名义,而以沈尔乔代理,咸赞同,惟不知汪先生能否批准也。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散会后,与汪先生谈政治上各重要问题,如华北、华南、浙江及调兵拱卫首都问题。返寓后,兴亚院次长及川少将来见,谈整理食盐贩销机构及使英、美烟厂增加产量,均属根本问题,且其言亦至有理,惟日方意见纷歧,机构复杂,恐其主张不易实现耳。下午,在寓接见外交部长徐良、教次戴英(夫),并处理积件。五时赴汪公馆,会商东亚联盟总会规程及名单。晚,宴赵厚生等。八时以后,思平、士群、朴之来谈,十一时散去。略查一月来国库收支情形,本年上半年财政必异常困难,去年所有积余完全用去,恐尚不足,下半年则恐无法维持,奈何?十二时寝。

一九四一年二月

二月一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闻陈警洲、江正源缴出证章,悄然离去。陈在沪并与阮珩甫面谈赴港原因,大约二人因去年余派赴重庆,为戴系所利用,嘱其回京助渝方布置杀余。二人如不奉命,则渝方对渠等必加害;如奉命,则良心不安,故决离去。其来去光明,殊堪钦佩。惟余因此颇受刺激不浅,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旋赴中央银

行,略事处理。下午,出席东亚联盟总会创立会^①。如东亚联盟能成立,则今日实为历史之值得纪念之一日也。返寓,约士群、成德、啸天^②,谈加紧特务工作。晚,接一来商军事数件。仲云来,与之谈国际情形,结论:将来不外柏林会议或华盛顿会议解决世界问题。惟中国无论出于何者,均处被动地位,不过得失之间,颇有多寡而已。

二月二日 星期日

八时起。见客三人,李实甫、李伯侯^③、杨钧天也,分别谈蒙古、海州及军事问题。汪先生召见,商浙省主席及其他问题。余力主思平兼任,由沈尔乔代,承荷赞同。返寓后,接(见)吕征强,湖南军人也,可用,惟恐其受有重庆使命耳。淑慧率慧女自沪来,家庭中骤形活气。下午,谷萩大佐及徐苏中来见。旋访影佐少将,谈一小时半。返寓后,伊藤来,谈日本一部人主张,如德不易侵人英本土,则日本将推倒缔结三国同盟之近卫内阁,而退出同盟;并谓有人主张在日、美恶化以前,不惜任何代价与重庆讲和。余意两者均有可能,惟后者不易办,盖重庆深信英、美必胜也。但日如退出三国同盟,与渝讲和或有可能,惟如此,则日本无南进口实矣。国际关系微妙复杂,变化万端,实难预测。惟我政府所处地位总有困难也。晚,默邨来,谈社运等问题。十二时寝。

① 是日,伪东亚联盟总会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会长,陈公博、周佛海、温宗堯、陈群、陈璧君、徐良、诸育来、赵毓松等任常务理事,周佛海任理事会秘书长,周学昌、周隆庠任副秘书长,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分别任指导、宣传、社会福利各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在会上讲话,鼓吹“所谓东亚联盟,即在使东亚各民族国家,本于独立之立场,而为共同之行动。所以东亚联盟与建设东亚新秩序,两者用语是有不同,意义实则一致。”

② 马啸天,时任伪警政部政治警察署长。

③ 李伯侯,后曾任伪参赞武官公署少将参赞武官。

二月三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伊藤来谈进行全面和平办法。旋赴中行,召开会报。木村顾问自沪来见,商应付美国冻结资金及其他重要问题多项。素民来,报告举办糖税等问题。余意如收入甚少,即可不办。下午,约段运凯来谈,嘱赴港晤钱新之,劝其不必因十一月接洽和平失败而灰心,将来如有机会,仍请努力,本人亦当尽力为之;手书要点数项,交段携去。旋接见川本大佐、晴气中佐、塚本少佐、袁殊、蔡宗璜、彭年、陈春圃及船津,舌敝唇焦矣。六时半客散。批阅财政部重要公文六件。晚,心叔、士群、思平、君强来谈。闻渝宣传部特派员金华亭今晨为我方同志所击毙^①,金系余于廿七年任宣传部长时派来上海者,廿八年到沪亦曾一面,今竟如此,不禁扼腕。

二月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继续出席全国经济委员会。旋赴心叔处访段运凯,谈甚欢,宿愿盼能偿也。下午赴财政部。晚赴川本之宴。今日已立春,仍未下雪,本年恐系荒年,人祸之外加以天灾,未知如何度过。本年国际局势亦以五六月为难关,太平洋上是否有战争,此时大约〈此时〉可以看得出也。倦甚。思平、士群等未散即先睡。

二月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委会常务会议。散会后,先后赴中央银行及财政部,处理各项要件。远藤主计来访。渠于二十八年四月,余初抵沪时,偕晴气中佐到船接待,后调回日本,此次又派来大使馆。

^① 金华亭本系《申报》记者,一九四〇年被国民党中宣部任为驻上海特派联络员,七月列入日伪黑名单。本日从上海大华舞厅出来,在一家出租汽车公司门口被汪伪特工枪杀。

有此一段渊源，相见甚欢，将来接洽亦必较易也。下午，接见杨若虚，嘱其在淮北先集中一千二百（人），编税警三大队。王廷璋来见，报告与上海法总领接洽推行新法币情形。批阅要件数起。晚，揆一来商购买军器，叔雍来商恢复京沪杭铁路管理局等问题。旋心叔、思平、士群来，谈至夜深始散。

二月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心叔处，谈将来各项计划。无法解除烦恼，而又自寻烦恼，人生真生活于矛盾中也。下午，在寓接见何庭流，据云青年党干部反对赵毓松甚力，将来或有动作。赵之把持或系事实，何所言亦未免过火也。旋赴中央银行，处理要件，并计算去年财政节余。确数虽未可知，大约共有五千六百万元，除拨一千万交中行凑成资本一万万外，尚有节余四千余万。又，一月海关及统税收入，均超过预算，如今后收入不减少，则上半年至少不致亏空。诸青来来见，商要件数项。返寓，接儿玉谦次郎关于调整华中盐业公司之复信，令人气愤。渠尚如此，经济合作岂易言哉！晚宴于思平家。

二月七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先后赴财政部及中央银行。次乾、汝祥由沪回，报告接洽推行新币办法，并提起人事问题。无论何地均难免此类问题，中行亦然。余意无论如何总须得其平，故余不可冲动，使任何一方失望，但此决不易为，扬一方，即不能抑一方也。下午，在寓接见赵毓松，谈征收棉花改进费及青年党等问题。杨鼎勋来见，慰之，并予以三千元。旧属程中匡^①自重庆来，报告渝方最近情形。书城自沪来，报告中行各种近况。晚，公博、思平、心叔来谈。余主上海租界可从缓收回，但公共租界法院则须从速接收，各人均赞

^① 程中匡，后曾任伪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常委。

同。十一时寝。

二月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全国经济委员会,讨论物资统制方案。散会后,赴中行,处理要件颇多。日高来见,谈各项最近问题。午饭后,照例午睡。闻须贺少将在海南岛因飞机失事丧生,不胜伤感。此人豪放坦白,为日人中不可多得者,临行时且与余通最后电话,今竟成隔世之人矣。不仅友谊上感觉伤痛,中日接洽今后更将困难也。因起床草《哀须贺少将》^①一文以悼之。下午,赴中行召开理事会,商决要件颇多。晚,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倦极思睡。日来晨起则觉头昏,晚则欲睡,岂老至之象征欤?摄生不注意,恐系根本原因,今后当努力节制也。

二月九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吕春荣、廖涤新,谈粤桂军事问题。廖为武汉军分校学生,远道来投,当温慰之,并给予三千元,惟未知其真伪如何也。下午,接见李光迪,谈武汉近情。鲍志一来,谈招抚于学忠及石友三旧部各问题。晚,赴川本大佐处便饭。返家后,与公博、心叔、淑慧闲谈。狂风怒号,天气将变。去冬始终未下雪,今年收成必坏,疾病必多;天灾人祸,交逼而来,未知如何始能度此难关也。十二时寝。

二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赴财政部。下午在寓办公。赵毓松来,谈征收棉花改进费问题,余主人民负担不可太重,开支不可得[太]多。晚,

^① 本月五日,伪军事顾问须贺彦次郎及日本军事参议员、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等人,在中国海南岛进行活动时,因所乘飞机失事而摔死。周佛海在《哀须贺少将》一文中,吹捧须贺是“讲真话守信义”的一个人,是“和平运动和中日合作不可少的同志”。

赴思平家便饭，公博、心叔、默邨均到，使中商改选上海总商会及公共租界华董问题。倦甚。十时返寓。君强忽来谈清乡问题，余主以税警学校三千人改为保安队，即以此为骨干，收编散兵，扩张队伍。十一时寝。本日报载法元首贝当逃往非洲。虽属谣言，法局之动摇，贝当之苦心，于此可见。同病相怜，不禁向贝当及法人表无限同情也。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政部。下午，赴中央银行。闻为推销新法币，七十六号之吴世保^①等与潘三省又生磨擦，令人气闷。土群与默邨为目前不可少之人才，但均不识大体，不明大义，凡事均以个人私利私益为依归。干部如此，欲求和运之健全发展，国民政府之根基巩固，其可得耶？半年来，外的原因及内的条件，无一不令人悲观。余之勇气既减，作事亦不如前之猛进，惟有听天由命而已。接见钱时敏，嘱其为一部青年运动。晚，公博、思平、心叔、君强来谈清乡问题，拟以君强为江南清乡督办。如此事能顺利进行，则于国于民均有实惠也。

二月十二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委会常务会议。散会返寓。冈田中佐来见，谈财政问题约一小时半，要点为统一华北、武汉及华南税收及创办新税问题。此人头脑甚清，可与商谈也。旋董修甲来见，报告江苏财政情形，便中谓阴历四、五、六月，命者均言余有不利，请注意。余自投身和运以来，生死早置之度外，至于工作艰难，更在意中，因一笑置之。下午，出席日本所办之须贺中将追悼会。返家后，处理要件。广东民政厅长王英儒来，报告最近情形。六时谒汪先生，商

^① 吴世保，字云甫，沪西大流氓。时任伪特工总部警卫总队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

军事及粮食问题。本晨起见大雪满天，河山均成银世界，如一周前如此则更佳，今则于农田恐无益处也。晚与公博、思平、心叔闲谈。十二时寝。

二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赴财政部。下午，赴国民政府，陪汪先生接见出席全国内政会议^①之民政厅长等委员。六时偕公博、思平赴汪公馆，商粮食管理委员会问题。晚与公博、心叔、君强略商清乡机构问题。本日报载德将假道保国进攻希腊，佛郎哥、贝当及墨索里尼，又分别见面。巴尔干及地中海之形势，恐日内必有发展。全世界除苏联外，各大国均如赌博未至揭晓，胜负之数均未可知也。十二时寝。

二月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央银行。旋赴财政部。下午，出席军委会主办之须贺中将追悼会。旋先后赴财政部及中央银行。下值后赴川本大佐公馆，与川本及梅山闲谈半小时。晚，思平来，略谈。日来前尘影事，常涌上心头，念过去四十四年间，所经过之悲欢离合，得失荣枯，均一幕一幕过去，今后如何表演下去，除天外无能知者。惟烦恼有时亦自寻而来，岂能尽委诸运命？明知为烦恼，偏向烦恼中投入，人生亦太矛盾矣。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

九时起。谒汪先生，商军事及特工问题。十时半返家。犬养偕其女道子自东京来，谈甚欢。午陪汪先生宴西尾及多田等军司令官。下午日高来见，谈经济及财政各项问题。晚，炳贤来，商军费问题。旋思平亦来，谈至夜深始散。

^① 伪内政部本月十日在南京召开民政会议，本日结束。

二月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春圃来，商答复日本大使馆关于上海市之抗议。旋新庄大佐自东京来，特来奉访。此人主张物资统制极甚，为我方希望调回东京者。离南京时，渠以国民政府同人对渠必深恶痛恨，谁知余竟为其饯行，故返日后，时对人言，对余殊感激，且常有信来。本日与谈财政金融问题一小时，其言有可采者。召见通缉被捕之万墨林，晓喻之，从宽准其保释。旋谒汪先生，谈商军事及政治数件。李实甫来见，报告海州收编军队计划。晴气中佐来见，商军事及武器问题。晚，赴川本处便饭。十时半返家。与淑慧（来）闲谈。淑定后日偕慧女赴沪，准备送其赴日留学。十二时寝。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央银行，举行会报，并处理例件。旋赴财政部，略事处理。下午未出外，在家披阅重庆方面之情报。渝当局对美、对苏，均不乐观，苏联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邵力子^①亦请求返国，是国共关系将影响中、苏关系；元老派主党政军分权，蒋对此亦必愤而烦闷。总之，余深觉余辈无前途，今阅情报，则重庆亦一塌糊涂，决无前途之可言。宁渝均无前途，是中国无前途矣，哀哉！苏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是已开内政干涉之端矣。苟抗战胜利，共党得势，则苏联之对中国，恐与日本无异也。日本已渐次觉悟，苏联则方兴未艾，苏联较日更难应付。晚偕淑慧及慧女赴汪公馆晚饭，盖淑慧将送慧女赴日留学，汪先生特为饯行也。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淑慧偕慧女赴沪，慧女即由沪赴日留学，须半年后始可返京也。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政部。正午返家，淑

^① 邵力子，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驻苏联大使。

慧等已行矣。淑慧于廿五年春,送淑海返湘出嫁,今又送慧海赴日留学,为子女奔波劳碌,可敬可怜!有妻如此,亦可自慰矣。下午,赴车站接青木顾问,因余去年飞东京,渠曾至飞机场欢迎,彼以礼来,此亦应以礼往也。旋赴中央银行,略事处理。沪电:花旗、大通两行^①自三月一日起,改美金支票户为储蓄户,殆两行将撤退欤?果尔,则上海金融必根本紊乱也。晚,思平、叔雍、朴之来谈。十一时半就寝。英充实马来北部军备,大约恐日本由暹罗进攻,以余观之,日本尚无此决心。惟德国希望日本有所行动,以期于进攻英本土时牵制英国。故日本对美有所畏忌,对德又不能不拉拢,处境亦颇苦也。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东亚联盟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散会后偕赵毓松返家,谈青年党问题。青木顾问来访,寒暄片刻,因系旧识,相见甚欢。影佐来谈重要问题数项。上田省一来谈美国资金冻结问题,渠主中行所有之美金全部换为法币,木村增太郎等反对之,余颇赞成其说。日人意见之纷歧于此可见。晚赴汪公馆便饭,座有汪先生、板垣、影佐、堀场、今井、援道、揆一、柏生、思平、隆庠及余。为便于联络计,规定国民政府与日军总部每周开联络会议,除汪先生及板垣外之上列人员出席。九时返家,商由中行买米办法。本日报载土、保订定互不侵犯协定,似此则德军经保,土耳其亦当中立,此英之失败也。惟苏联谅解德出罗于前,复谅解其出保于后,并非对德有所畏忌,恐有更大之打算也。

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继续开经委会。旋赴财政部。十二时赴汪公馆,陪宴青木顾问。下午在家,鹭尾来见,谈一般金

^① 花旗和大通两银行,均为美国在华银行。

融问题。晴气来,商建军及肃清京沪沿线问题。陈昌祖^①来,商建设空军经费。晚赴思平处便饭。十时半返家。本日上海分行为暴徒投弹,死警卫一人,投至业务课二弹未爆炸,亦云幸矣。士群来电,谓其家产为渝方没收,其母亦遭通缉,刻逃亡中。闻悉之余,不禁想起母亲在辰,未知是否安全,令人坐立不安。吉人天相,望高堂安全,日夜顶祝也。十二时寝。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七时起。飞沪,士群等赴机场迎候。抵寓后,召见张队长鲁、戴队长寅,商充实中储警卫办法。下午赴行,分别与书城及各重要职员商各项问题,并召集全行行员训话,勉其安心工作,当负全责谋行员安全。旋赴心叔家,约司徒雷登来见。据云渠系美人,当然深悉美国情形,美近态度极强,如日南进,美决开战。旋又详谈全面和平问题。余意,如美国出而〔面〕调停,重庆自可接受,在目前形势之下,日本亦可一反以前态度,有接受之可能。渠云重庆愿和,美亦可出而〔面〕调解,问题仍在东京。谈一小时,相约分别努力而去。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召见潘达,谈沪西特警署问题。阮珩甫来,报告盐务问题。木村增太郎自东京来,报告应付美国冻结资金办法及中储各种业务问题。下午,接见朱博泉^②,上海票据交换所负责人也。重庆方面以全力压迫阻止中储加入交换所,我方则必欲加入,渠等地位亦相当困难,结果决定中储先在交换所开一户头存款,大约此点或可办到。晚,赴公博之宴。旋赴式军家看电影。一时返寓。

① 陈昌祖,时任伪航空署署长兼空军学校校长及军事委员会修械所长。

② 朱博泉,贵州贵阳人,一八九八年生。曾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央银行总稽核、业务局总经理,沪江大学校长等职,时任上海票据交换所经理。

英、美对于太平洋动作,极为积极,日本将因此而缓和其南进,抑或受刺激更趋急进,大可研究也。总之,太平洋风云益趋恶劣,惊涛骇浪,时时均有掀起之可能也。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张素民来,报告海关情形。邵树华来,报告中储沪分行情形。北西位佐久及张重周来,报告华中盐业公司情形。田跃龙来,报告上海市财政问题。十二时赴七十六号,约集有关同志谈话,并聚餐。下午,张重周再来报告华中盐务。书城来商中储各项问题。旋与公博商决沪西特警署人事问题。报载苏联声明,土、保不侵犯协订〔定〕苏联并未促成,如德国进兵保国,苏将废弃德苏经济协定。苏联对德态度,余本认为奇异,巴尔干局势复杂及微妙,今后如何发展,所关至要也。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陈济成来,报告公共租界华董问题。振兴公司之园田三朗来,谈调整中日合办各公司问题。雄白来,商《平报》经费及编辑问题。唐嗣昌^①奉杜月笙之命,为万墨林事来致谢,因与详谈和平运动之意义及与中国之利害。下午,赴中储。旋赴税务署视察。税务署系原信托局旧址,亦临外滩,此次接收中行时当时接收而来也。晚赴廿号宴。近觉精神不佳,兴致索然,殆老境将至欤?司徒雷登托何亚农转告,接美政府训令,即日返北平结束燕京大学,准备随时撤退,且其美友昨自渝来,据其报告,渝无意和平,是则日前所谈美国调解之谈,恐不能实现等语。以余料之,此系事实,非世界整个问题解决之后,中日问题不能解决也。

^① 唐嗣昌,上海《申报》经理。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冈田中佐来,谈粮食及财政、金融等问题,准备向在上海之日系银行借款二千万元,向安南、暹罗及缅甸购米。余极主张此事,财部及中储可以最大努力促成此事。盖国米既不敷供给,万一太平洋风云险恶,海运停止,则人民将有断食之虞也。费公侠^①、雷丰恒^②来,谈江北问题。军队不能(不)收编,而财政负担又过重,此种矛盾真不易解决。下午赴中储。晚,赴书城之宴。返寓后,与淑慧料理家务,略清存款,为数虽不多,一生温饱或可勉强维持。以赤贫之书生,而有今日之蓄积^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世变如此,无钱者困难生活,有钱者亦未见得可以完全安心也。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十时始起。潘达来,商沪西特警署人事问题。君强来,略商清乡问题。报载苏联对巴尔干事表示不干涉,前传对德警告,殊不可信。苏、德间何以如此亲密?余始终怀疑苏对德另有作用,根本上并不怀好意也。又载英对日警告勿南下。余(认)日本刻实进退两难,进则日、美必致冲突,不进则日、德必致疏远;进则德如失败,日亦随之,不进则德果成功,日又失一机会。进退之间,日本缺一伟大政治家作最后决定,惟目前亦只有沉机观变,以谋应付之一法

① 费公侠,浙江嘉兴人,一八九六年生。原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人员。

② 雷丰恒,后任伪清乡委员会参谋等职。

③ 周佛海充当汉奸后到底搜刮了多少钱财,虽然现今无法考察清楚,但可以断定其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一九四四年周在日记末页就记载有部分存款账目,具体数字是:以翔、耀、良、德、钦、润、庆、宝、仁寿、厚德、秀、历、爵、成、森等化名,在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存有一千万元;另有以耐记(耐劳)、慎记(慎独)化名存入上海金城银行,及以宁记(宁远)、忍记(百忍)化名存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的存款各一千万元。共计三千万。以一九四四年黄金每条(合十市两)四万元计算,即可买七百五十条黄金。如以该年大米每担三千元计,则可买大米一万担。

耳。下午赴中储。晚，赴三省之宴。十时即返。与淑慧及慧女等，谈至十二时始寝。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六时起。天大雾，但仍赴机场。与思平、公博待一小时，仍返寓。闻幼海自东京来电话，拟返国一行，盼淑慧四号勿动身。余不赞成，但淑慧爱子情切，仍盼其回。惟十一时幼海又来电，谓飞机无票，中止返沪。淑慧仍盼其来，电询八日能否到沪，大约明日可决定也。母亲久未来信，念甚，亲书一禀问安。报载艾登飞土京，英、德对土之外交战已白热化，近东及巴尔干形势系于土之态度也。究竟如何变化，实难预测。中日事变以后，余之观察，辄多错误，初深信决不致扩大，乃扩大延长至今；继信日本军事行动必继续发展至重庆，乃日本无力再进；深信美、日必妥协，乃美如此强硬。此外，对于我国估价过低，对于日本估价过高，均根本错误，今后虽不敢臆测，惟目前又颇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也。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九时始起。约集犬养、伴野、冈田及思平、书城来，谈华兴银行借款三百万与粮食管理委员会问题。下午赴中储。伴野先来，思平继至，签订借款契约。五时赴心叔处。士群自京来，报告最近南京冤狱，缘刘旅长夷与参谋次长刘培绪不合，适警卫旅发现士兵二人私藏炸弹，某士兵日记中有刘次长地址，因此牵及刘培绪，汪先生误信，将刘看管，士群将此案弄清，始知系人事问题。余尝谓自古英雄成功，纯在驾驭及支配人事得法，惟此有两点：一为纵的，即使每个部下及友人对本人均忠实；二为横的，即渠等之间亦互相亲爱团结。第一点易，第二点难，惟第二点如无办法，亦会影响第二〔一〕点也。余自信对于第一点颇有办法，第二点则无把握，部下及友人之间充满磨擦与矛盾，使余左右做人难，余将来恐即失败于此也。

一九四一年三月

三月一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先后召见钱书城、耿济之、吴云甫，指示法租界推行新法币办法，并拨款，嘱其于数日内加紧进行。报载日调解泰、越纠纷已成疆〔僵〕局，维希政府态度强硬，太平洋战事恐以此为导火线。为祸为福，二十四小时内可定，故今后廿四小时关系重要，可决定太平洋之运命也。艾登赴土^①，英、土关系益密，一面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②，英在近东有所得，德在巴尔干亦有所获，彼此斗法，旁观者实感兴趣不浅。下午与士群商定《国民新闻》社^③董事及其他例件多起。晚，偕思平赴廿号便饭。旋赴心叔家。十二时返。西尾寿造^④被调回国，畑俊六被任总司令^⑤。

三月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章正范来，谈路遇陈肖赐及今后接洽问题。木村来，谈关于金融经济各项问题一小时。石林森来，报告浙江政情。关于泰、越纠纷，法已接收〔受〕日调解方案^⑥，太平洋危机之爆发线，

① 英国外相艾登于二十六日抵安卡拉，同行的有陆军参谋总长狄尔，驻土耳其大使许阁森。二十七日艾登等与土耳其外长萨拉卓格尔、参谋总长瓦克马克、国民会议主席巴士宁达等举行会谈。两国为应付巴尔干局势，声明将完全遵守英土同盟条约。

② 三月一日，保加利亚费洛夫在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条约上签字，加入德意日同盟。

③ 上海《国民新闻》为伪特工总部所控制的报纸，董事长周佛海，社长李士群，副社长兼总经理黄敬斋。

④ 西尾寿造，时奉调回国，任日本军事参议院参议官。

⑤ 畑俊六，日本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军事参议官。本日任命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⑥ 二月二十八日，法国维希政府决定接受法、泰东京谈判中，日本所提各项要求，以停止越、泰边境冲突。是日，法国驻日本大使亨利会见了日本外相松冈，面告上述决定。

又度过一重矣,可喜。惟报载是否确实,尚未可料也。下午,潘达来请示关于沪西特警署各种重要问题,其中最难者为禁赌,当一一予以指示。吴继云、蔡允^①来,报告中储各项情形。晚,公博、思平、心叔请慧女晚餐,为其饯行,并举行跳舞会。余素不跳舞,乘酒兴亦跳多次,一时始散。儿女长成,余亦垂垂老矣。半年前心境兴致,均与前丝毫无异,半年以来,则大不如前,岂因胃病体弱所致耶?

三月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约金赵飞,详细商谈推行新币、举办合作问题。中储沪分行行员为暴徒狙击^②,虽仅轻伤,凶手又被捕获,但影响颇不小。暴徒来行捣乱,只须警戒周密,可无问题。惟行人稠[稠]处则不能一一保护,恐人心因此动摇也。下午到行。木村博士率谷口及小野来见,谈金融问题半小时。董修甲报告江苏财政情形。张素民来,报告关税及其他问题。恐二月份关税较一月份为少,惟望有一千二百万,则预算上方不能亏。夏仲明^③来,报告法租界法院问题。晚与公博谈商沪西特警署及禁赌问题,对于接收公共租界法院,亦略有讨论。

三月四日 星期二

十时始起。召见顾继武、周珏、吴文蔚。本日出动人员赴法租界及公共租界推行新币,拒收者均扭往捕房,惟捕房并不热心合作,但亦不敢不管。拟再继续推行,大约总可推动也。据报,汇丰在沪将不供给外汇,重庆将放弃上海外汇市场。当嘱分行干部四

① 蔡允,别号邇长,江苏省人。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秘书。后曾任伪财政部简任秘书、敌产管理委员会秘书等。

② 是日,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

③ 夏仲明,时任伪特工总部直属第三组组长。

处探讯，并谋对策。接见丁锡山、李燮宇、李士群、邵式军，分别有所商谈。报载苏联正式表示，对德军入保表示异议，并云事前并未谅解。英军有人希腊讯，巴尔干战恐将扩大。德令在美外交人员准备三日内离美，据云借此阻止租借法案通过，惟德、美关系恐将决裂。德专使于艾登赴土后，携希特勒缄赴土，土之地位亦难处也。土群来，报告特一地方法院院长为我方逮捕。此举于收回公共租界法院是否有益，殊成问题，盖恐外交方面反感更甚也。

三月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偕公博飞京，当即晋谒汪先生，谈一小时。返家后，批阅积件。下午，赴财政部，处理积件多起；接见浙江财厅长张德钦^①。本日与汪先生商清乡问题时，发现某又弄花样。至诚能开金石，忠信可格豚鱼，余待某以诚以信，而终不能感格，岂豚鱼之不如耶？晚，公博、思平来谈。十一时散。

三月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经委会。旋赴中储，处理积件多起。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我方出席者公博、思平、揆一、援道、柏生、隆庠，日方为影佐、今井、堀场、平井，谈军事及金融问(题)两小时半。散会后，与影佐略谈整理特务工作问题。晚，缪斌率李长江^②来见，希望甚大。渠为率部首先参加和运者，不予以相当满意，无以广招来

① 张德钦，字次舟，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一八九二年生。毕业于美国林肯杰费逊大学，获法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宜昌特税处处长、沙市稽运分局局长、上海工部局委员、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常委等。一九四〇年十月任伪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另曾任伪中政会财政专门委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及多家银行、钱庄董事长、经理等。

② 在缪斌的游说下，李长江于二月十三日在泰州率部一万余人降日投汪。随李投汪的高级将领有：第一支队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队司令顾秀五，第六支队司令陈才樞，第七支队司令秦庆霖，第十支队司令范杰。伪军事委员会将该部编为第一集团军，特任李长江为总司令。缪因诱降李长江成功，被任命为伪立法院副院长。

[徠],如应其所请,财力又不能负担,实令人为难。当慰勉之,并与之略谈李师广情形。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散。

三月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出席军委会谈话会,讨论李长江部编制及给养。旋偕公博谒汪先生,商重要问题数项。赴中行,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赴财部,接见安徽财厅长陶思澄,并批阅要件多起。晚陪汪先生宴西尾大将,为其饯行也。宴间,影佐谓万墨林提宪兵队后,恐不易释放,令人心焦。如此,则余对香港各人失信矣!至少各人亦必谓余无办法。日人故意为难,实可恶也。电淑慧,知幼儿今日未到,改乘船,须十日始可达。十二时寝。

三月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政部,接见日海军冲野中佐,此人对华尚有认识。十一时返家。召见君强,商清乡问题,并谈及士群之为人。余对渠可谓推心置腹,如仍怀疑,惟有所听之而已。下午,赴中储。赵毓松来见,谈青年党内部纠纷。五时返家。晚应青木顾问之宴。八时半返家。还都一年,各事均不如预期,中日合作前途极可悲观。日人之不了解者,可谓绝大多数,仅少数人知中日合作之必要及办法,岂能济事?中日百年之仇,恐仍不能消灭,至为心焦。十二时寝。巴尔干风云正急,德移英本土登陆之锐锋于巴尔干,一面引起苏联不安,一面使英本土登陆之举迟延,恐非计之得者。

三月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周学昌,谈东亚联盟及清乡问题。刘培绪来见,抚慰之,并略谈中央军校及军官训练班筹备情形。李实甫来见,商海州收编队伍办法。川本大佐自北平回,来谈华北军政各情。据云阎锡山代表曾与日方代表接洽,阎欲恢复山西原状,并要求日本撤兵,因条件未洽,尚无结果。下午,十三师旅长李启蒙及冯国桢

来见，慰勉之。沈靖华来见，允调为税警处副处长。晚，赴川本家便饭。十一时返家。孤寂中自有乐趣，心定则万念皆空也。批阅情报及缄电。十二时寝。

三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会报。旧法币头寸日益减少，而来源枯竭，实可虑也。因囑同人研究限制兑换旧法币及吸收旧法币之新方法。批阅要件多起。下午，赴财部。加藤来见，谈海州盐务；情形复杂，令人焦心。返家后，士群及杨杰、邓祖禹先后来见，分别谈铁道警察特工问题，及新召〔招〕警察二千名严格训练等问题。电沪，知幼儿已到，心稍安，淑慧当亦高兴也。思平、朴之来，略坐。狂风暴雨，春雷初发，独坐孤灯下，觉万念俱空。十二时寝。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下午，赴财政部。新任日宪兵司令大木少将来访。朝鲜银行理事中野来见，谈一小时；此人头脑尚清，于政治方面尚有见解。张重周及北西来见，谈盐斤配给问题。晚在家，宴及川中将；此人与余颇有友谊，谈甚欢。吴继云来，谈中储各重要问题。旋思平、叔雍、厚生来谈，十一时半各散。渝方与共党已公开决裂，共党代表不出席参加〔政〕会，则提出要求多种^①，蒋向不公开指责共党，此次在参政会演说，竟公开攻击^②。此

① 皖南事变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还击，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曾多次挽留中共参议员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中共为了粉碎其欺骗手法，拒绝出席。三月二日董必武、邓颖超代表中共提出：立即停止军事进攻；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各地被捕人员；解除邮寄抗战书之禁令；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承认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等十二条临时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

② 指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的反共演说。

时渝共决裂,两均不利,何以竟至此种情形?殊堪注意。中国永无办法,实令人悲观也。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

六时半起。谒陵。回忆十六年前,总理逝世北京,我党尚局处广州一隅,以后竟统一中国,不可谓无良好机会,乃竟迭次内战,致使共匪蔓延,复演成今日之局。推其原因,均由当局者利害及意气之争,冯、阎、李、白^①不足责,汪、蒋、胡^②三人,真无颜以对总理也。旋游谭墓^③一周。回忆五年前与曼秋常游于此,今曼秋墓木已拱,而余尚偷生人间,缅怀良友,不禁肠断。返家后,刘启雄来,报告点检十一、二两师情形。石黑领事^④、三田教授来,谈中国财政问题。下午,伴野局长、冈田大佐^⑤先后来,谈财政金融问题。北西及张重周仍来,谈盐斤配给问题。晚,徐苏中来,商组织江西省政府,余主缓办。赵毓松来,商青年党问题。报载,松冈聘德、意。日本一面欲缓和美之恶感,一面又作如此对美刺激之行为,其另有作用耶?恐仍为矛盾耳。

三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通过《妨碍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⑥。散会后,赴财政部。旋赴中储银行。下午,在家召开与日军总司令部之联络会议。五时日高参事官来访,谈上海公共租界华董问题。

① 冯、阎、李、白,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

② 汪、蒋、胡三人,指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

③ 谭墓,即谭延闿墓。谭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病逝南京,生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④ 石黑领事,即石黑四郎。时任日本驻上海领事。

⑤ 冈田大佐,即冈田西次。时由中佐晋升大佐,仍任汪伪经济顾问兼军事顾问。

⑥ 《妨碍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规定:一、妨碍流通及破坏其信用者,处五年以上徒刑和罚五千元以下罚金;二、拒绝使用者,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并课五千元以下罚金;三、银钱业有上述情节者,除判刑罚款外,并吊销其执照。

影佐少将来,谈特务工作问题。关于特工人事问题,备极微妙,今后即对友谊较笃之影佐,恐亦不能尽量商谈。董健吾来,报告新四军近情。晚,柳汝祥来,谈中储业务上重要问题。旋思平、仲云、朴之、士群来谈,十一时半散。明晨飞沪,送淑慧及子女启程赴东京。淑慧为子女劳碌,自事变尤然,余深觉不安也。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五

七时起。八时偕惺弟飞沪。到寓后,接报告,悉今晨统税局盛科长及特工总部第四处潘股长先后被击,盛死潘伤,渝方恐怖分子日来又活跃矣。召万处长里浪^①,询破获恐怖分子情形。并召外交部办事处长周珏,有所询问。下午,赴沪分行,处理要件多起,并与书城商货币政策中重要问题数点。旋偕心叔赴公博家,探其病状,略谈即返。晚,在心叔家便饭。三省来,谈及余在政治上应付之苦,群感同情。余以忍字自勉,惟究竟能忍至何程度,自己亦无把握也。十二时偕淑慧返寓,幼儿与慧女旋亦返。

三月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近对时局前途极为悲观,就内部言,中下层分子无论矣,即上层干部真正体会时艰、事事为公、时时不忘国计民生者,能有几人?上焉者糊涂鬼混,得过且过;下焉者且乘机布置势力,巩固权位;其尤不堪问者,则以赌博等方法,贪图利得。上下如此,国岂能国?就对外言,日人中固有少数明白事理、尊重中国之独立自主者,但大多数仍不忘以中国为第二满洲国,以致还都一年,毫无成就。观念如此,中日合作岂易言哉!故近日勇气渐减,兴致骤消;而遥顾重庆,亦乌烟障[瘴]气,其惟一可恃者,日军之不能再作进攻也。然此岂了局哉?本日无事。晚,士群、式军、书城为淑慧

^① 万里浪,本名张杰,四川合川人。原军统上海站成员,一九三九年十月投敌,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厅第一科副科长,时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军统工作处)处长。

及子女送行，开跳舞会，饮酒甚多。

三月十六日 星期日

宿酒未醒，倦极矣。北西及加藤来见，谈海州盐务问题；此事复杂，令人心烦。此点亦可见日人内部意见之不一致，明白事理者对于横蛮无理者之毫无办法也。木村来见，谈推行新法币问题。新法币之不能销行无阻，其最大阻碍仍在日军票也。日本对于新法币仍不能彻底援助，其口惠而实不至，于此亦可见矣。倦极，十一时睡。下午二时始起。今日起，上海时间提前一点钟，殊感不便。中储分行行员张永钢^①家，又被暴徒入内狙击，幸伤足部。暴徒猖獗，行员人心未免动摇，可虑之至。晚，慧女因东行在即，惜别依依，且至泪下，温言慰之，此次不过小别而已。回忆廿七年春，在汉送淑慧母子三人赴港时之情形，岂〔且〕凄然欲绝也！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因淑慧等明日即行，料理琐事。午，全家赴唐生明家便饭。下午，接见高二分院长徐维震^②，日前由我方诱捕而来。据云曾任江苏省行政督察专员，曾听余训话。余完全不复记忆，又未便问其系何区专员，记忆之坏有如此者。因与谈接收公共租界法院问题，渠谓关键在外交，与余所见正同。晚未外出，与淑慧及子女闲谈。慧海初次出国，有依依之情，不禁回忆二十余年前余出国之情形，母亲伤心坐厨房啜泣，不忍送至大门。今高堂幸康健，惟

① 张永钢，时任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

② 徐维震，字旭瀛，浙江桐城人，一八八〇年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印第安那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曾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政府工商部参事、司法行政部参事、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院长等职。时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

天涯海角，未知何日始能菽水承欢^①！因念子不觉思亲也。十二时寝。

三月十八日 星期二

七时起。送淑慧等行；本拟亲送至船，因警戒不便而止。淑等行后，复睡两小时。醒后见天气晴朗，知淑慧等海行必佳，心稍安。林举来，报告苏五属税警改编情形。费公侠来，接洽苏北部（队）收编问题。下午，赴沪行，处理要件，并接见上田省一及特务机关政务课长百武。旋访公博，谈接收公共租界法院及其他根本问题，约两小时。公博识大体，明大义，究与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图私、不知为公者不同也。返寓接京电，青木顾问拟在沪与余见面，商要件，即行返日。回京之期，又须延一天矣。遥忆淑慧等必已在船安寝矣。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三

九时起。头晕甚，四肢无力，因未出外。本日天气仍佳，淑慧等海行谅不甚苦也。近觉对时局极为悲观，为国计民生着想者太少，将来崩溃之最大原因，必在此也。下午，赴心叔家，延医诊治。潘三省、邵式军来，谈推行新币及增加税收等问题。十时返寓。本拟早睡，默邨来，谈上海工潮及华董改选问题，十二时始寝。

三月二十日 星期四

九时起。头仍晕。下午，赴沪分行，接见青木顾问。渠明日返东京，来谈买米问题。余告以政府可筹贰千万，其中一千万由国库支出，一千万向中储息借，并谈及一般财政问题。据云四月中旬来京，拟由大藏、工商、农林三省，各带专家一人来华襄助。余告以人

^① 菽水承欢，指孝敬、供养老人。唐代诗人李商隐有：“弓裘望袭，菽水承欢”之句。

选宜注重对中国同情而性情和易者,余〔渠〕表赞同。旋赴心叔处,公博亦来,略谈延医改方。返寓后,谢文达、林之江、丁默邨、邵式军先后来见。十二时寝。度淑慧等今日必已抵神户矣。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士群来商清乡问题。旋飞京。赴中储,处理要务。旋接沪电,分行同人又为渝方狙击,一人致死^①,愤甚。电上海特工同志,力谋反攻。十一时谒汪先生,谈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等重要问题一小时余。下午,召开中储理事会。本日返京,始悉伊藤途中患伤寒入长崎医院,不胜悬念。此人颇有肝胆,余甚佩之,当电慰问。披阅积件多起。对大局前途,不知何故,近觉极为悲观。惟势成骑虎,有进无退,惟有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晚,学学、思平、仲云、叔雍来谈。十二时寝。未知淑慧等已否到东京也。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连接沪电:昨晚击毙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逮捕中国银行行员一百二十九名^②,盖沪同志接余电立即反攻也。阅电后,颇为悲痛,互相残杀,于情于理,均不应该。惟渝方对我中储下级行员如此残害,我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出席东亚联盟常务理事会。旋赴财政部。下午,臧淑慧及幼海、慧海。旋赴中储。五时返寓。本日三电沪特工同志,指示方针并予奖励。对方已有戒备,今晚恐无发展;并电中储沪分行严密警戒,防其反攻。晚赴川本大佐家便饭。据川本云:影佐等对于默邨,近均不满,今后与社会部联络工作,已嘱川本停止,而默邨

① 是日,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调查处副主任楼伺被打死。

② 是日深夜,伪特工总部派遣特务,分两路窜到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中行别业”(中国银行职员集体宿舍)和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江苏农民银行宿舍,绑架中国银行职员一百二十九人,并将农民银行职员二十一人集体屠杀,其中五人重伤未死。

并不以此相告，足见默邨不以诚待人，故有此结果也。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缪斌来谈。旋访影佐，谈两小时，涉及问题颇广。下午，接见蔡培、陈光中、戴英夫、奚则文等。五时半谒汪先生，谈重要问题数件。旋陪汪先生宴本多大使。据本多云：德国攻英本土实系宣传，英防御工作相当完成，德登陆决不易，故以全力经营巴尔干，日本不致与美开战，除非美国参加欧战。又，日本南进政策亦不致实行。其言颇有至理。返家后，思平、心叔、士群、君强来谈。接慧女二十日由京都寄来之缄。回忆廿年前与淑慧留学京都，宛如昨日，光阴似箭，非虚语也。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中政会提前于今日召开，九时前往出席，十时散会。先后赴中储行及财政部。本日无要事。下午未出外，春圃、学昌先后来谈例件。本日上午淑慧由东京电话财政部，适余未到，因未接得。晚陪汪先生宴畑大将，九时返家。本日我方运送炸弹至渝方在沪之中行及农行，闻均爆发，死伤甚众^①。接报告后，心极不安，对死伤者尤觉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十时潘三省自沪来电话，谓上海外国银行界集议，一面对重庆提出，一面向我方要求，停止互相攻击银行。余告以此乃余之目的，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十二时寝。

^① 是日，伪特工总部在法租界“逸园”中央银行办事处，及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该行分理处，分别投放定时炸弹，炸死炸伤五十余人。同时，爱文义路中国农民银行也放有定时炸弹，因事前发现，未造成伤害。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全国军事会议第一次大会^①。旋赴中行及财部,处理例件。下午出席行政院会议。晚与公博、思平、心叔谈上海及其他问题。据公博云:公共租界法院恐不易接收,余亦以为然,盖美国态度积极也。淑慧自东京来电话,谓明日迁居梅华堂,慧海学校已办好。察其意似甚愉快,心颇慰;复与慧女、幼儿谈数分钟,夫妇、父子,俨如相聚一堂,科学之赐也。十二时寝。报载意皇室及人民冀求和平,皇室与教皇开始和平运动,轴心国其将由意大利一角崩溃欤?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全国军事会议第二次大会。散会后,赴财政部,处理要件。午宴齐燮元。余素不喜应酬,欲余宴客实不易得也。下午,在家见客,并处理例件。报载松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日、苏关系将好转。余尝谓斯大林与谁握手,即对谁不怀好意,恐结果日、德均将上苏联之当也。南国^②已加入三国同盟,德当然造成控制巴尔干形势,惟发展太快,不易消化,隐忧仍多耳。晚,公博、心叔、思平、士群、君强、朴之来谈。十一时半各散。十二时就寝。

① 参加会议的有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各厅厅长、各部部长陈公博、周佛海、杨揆一等及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伪苏豫边区绥靖司令胡毓坤、伪第一军军长张岚峰、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叶蓬、伪豫鄂绥靖司令张启璜、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伪警卫旅旅长刘夷、伪闽粤绥靖司令黄大伟以及各伪军军长、师长等。汪精卫在开幕式上讲话,鼓吹要加强伪军,以“确立治安”。

② 南国,即南斯拉夫。二十五日,南斯拉夫卖国政府屈服于希特勒的压力,参加德意日三国同盟。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军事会议第三次大会。散会后,与汪先生同车赴汪公馆,商要件数项。旋赴中储银行,处理要件。下午,在家召开我方与日军总部之联络会议,谈军票涨价及强化新法币以及上海设置保安司令部等问题,约两小时半。散会后,与影佐商要件数项。晚,应畑大将之宴。返家后,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十一时半散。淑慧等离京,颇觉岑寂,惟静中亦自(有)乐趣也。英报载,意大利不仅不能助德,反增德之负担。此系实情。余意西班牙之所以不加入三国同盟者,盖德恐其加入后反增其负担也。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半起。本日未出席军事会议。九时赴中储。十时半赴财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师长李宝连;此人尚诚笃,闻其部队亦甚佳。起草国府还都纪念日广播稿,托人草拟两稿,均不合用,能文者日渐减少,殊可虑也。晚宴冈部,约思平、君强作陪;幼海等在东京,多承其照料也。报载南国政变^①,签订加入三国同盟之当局均逃出国。虽南国表示系内政问题,而不影响外交政策,但对于德国不免为一打击也。晚,公博、思平、心叔来谈,十一时散。大阪、京都各报均载淑慧在京都访牧田夫人事,传为美谈,殊可慰也。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军事会议闭幕式。返家后,处理琐务。下午未出外。晚,应板垣中将之宴。余告以解决中日事变,不外军事、政治、外交三方法,据一年以来之经验,深觉三方法均无从进行,故对

^① 二十七日,南斯拉夫国王彼得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摄政保罗亲王及茨维特科维奇和马尔科维奇政府,任命西莫维奇将军任政府首相。

全面和平前途实不乐观。板垣虽一一作答,但仍未能令余满意。返家后,齐燮元来见,谈一小时半;告以余对时局之观察及吾侪之方针。旋公博、心叔、君强、默邨来谈,十一时半散去。接幼海廿七日信,知淑慧已迁居梅华堂,饮食起居均感便利,心为之慰。南国政变,反德趋向益明显,巴尔干局势恐有重大变化,甚至影响整个世界局势也。

三月三十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出席还都周年纪念大会。旋在国府大礼堂招待外宾,阅兵式未去参加。返家,毓淑慧及子女。光阴似箭,还都已一年矣。此次还都一切步骤及计划,乃至人事之支配,法令、规章之拟订,大部分均系余所规划,今竟一年,亦可自慰。惟前途隐忧正多,后患无穷,世事多变,前途殊难乐观。但无论如何,二周年纪念保证必可举行也。晚广播^①。返家后,与公博、思平、心叔闲谈。十二时寝。希望明年今日一切情形较今日为佳。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吾辈努力究不可稍懈。余近感觉力疲,实非佳兆也。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风和日丽,园中桃花怒放,樱花含苞,散步庭园,颇觉自适。殷同来访,谈华北政治、经济及军事等问题二小时。此人颇有才干,惟性质燥[躁]急,不易驾驭;但尚明大义,识大体,将来或可使其任华北全责,目前恐尚需养望。下午,褚民谊来,谈使日经过;刘郁芬来,谈河南军政情形;阮珩甫来,请示盐务上各重要问题。晚叶季来,谈武汉军政等情。余所最焦急者,开支益增,税源难辟,下半年预算实不易编成;拟下月中约有关各方作一整个讨

^① 周佛海在广播讲话中,鼓吹汪伪政权的建立,“是和平运动的开始,而不是和平运动的完成”。今后的工作方针与努力目标是:第一,“要把中日合作的原理原则,在事实上去具体化”;第二,“要从局部的和平,扩大至全面和平”。

论。十二时寝。

一九四一年四月

四月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政部及中储,处理要务。下午,飞沪。上海一部银行界请愿,保释中国银行被捕百余人,并云美使在渝已晤蒋,请其停止恐怖工作。余即提出条件数点,并云蒋刚愎,决不听劝停止暴行。晚,赴心叔处,与琪山谈华北情形及今后办法。默邨来,商推选公共租界华董问题。式军来,商举办新税及免除面粉统税问题。书城来,报告金融近情。十一时返寓。妻儿远在异国,由京来沪,一人独居,尚属初次也。

四月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素民来谈关税问题。三月份江海关收入较去年三月份少,较本年二月份略多,惟今后因世界战争关系,船舶日少,势必锐减。我财政收入以关税为大宗,今后财政基础势必动摇,忧心如捣。下午,赴中储沪分行,召集职员训话,勉其安心,并处理业务上要件数起。旋赴心叔家,约公博商沪西财政及接收公共租界法院等问题。九时,倦甚,即回家。报载南、德关系益恶劣,艾登飞抵南京^①。如土、希、南三国结成同盟,对于德、意打击必大。德国至今均处顺势,今后恐将趋逆势也。

四月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沪西日本宪兵队长塚本少佐来见,为就任后之晋见;旧友也,相见甚欢。刘式如来见,嘱其赴南通,筹备分行办事处。陈次博〔博〕来见,拟委为松江盐政管理局长。上田省一来谈,据云

^① 艾登,时为英国外交部长。南京,指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田尻日前赴港,对全面和平作试探工作。又云,西义显又在活动与朝鲜人合作,进行和平。西不死心为情理之常,惟如此胡闹,或非事实。上田谓西三月廿到沪,日前赴大连,或系事实也。召见士群,谈清乡^①及特工问题甚多,并同午饭。下午赴中储。晚,赴孙曜东之宴。九时半返家。緘淑慧。前晚南京某戏院爆炸手榴弹三枚,伤观众十余,此种行为太无意义。闻昨避〔闭〕城门搜索,亦可谓小题大做矣。巴尔干风云将影响全局,日来以最大兴趣,注意事态之发展也。

四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叶扶霄、秦润卿^②、吴蕴斋^③等具名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惟所书保结全不负责。余非欲与此百余人为难,惟轻轻释放,则逮捕之举为多事矣。接见余百鲁^④,谈半小时。士群拟荐其为清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余觉此人虽忠实诚笃,且为帝大生,然缺乏地方行政经验,必不胜任也。高三分院院长乔万选及特二法院院长孙绍康来见,告以两院口碑甚不佳,须注意整饬。费公侠、雷丰恒率徐龙山来见,准收编该部,并发四万元。晚偕公博、思平、心叔、琪山赴二十(号)便饭。十一时先返,即睡。

四月五日 星期六

九时起。袁厚之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情形。旋赴中储,接见英、美商会主席。渠等要求停止恐怖行为,以谋上海安全。余告以

①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四日通过成立“清乡委员会”案,特派汪精卫兼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士群为清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② 秦润卿,名祖泽,号抹云老人,浙江慈溪人,一八七七年生。原任上海钱业公会主席,时已辞职,仍任福源、福康、顺康钱庄督理。

③ 吴蕴斋,时任金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

④ 余百鲁,时任伪特工总部招待所所长。

责任应由渝负之，并详述余之金融政策。事后探询，若辈大为感动，对我之政策亦充分了解。下午，在寓接见张重周，询华中盐业公司近状。日人诸事不肯放松，中日经济合作殊可悲观。与书城商 William Hunt 公司借款事，余允可办，惟须详议条件。晴气中佐来，谈清乡问题约一小时。林蘅来，面辞松江盐务局长，察其意似诚，奖慰之，拟以陈次圃〔溥〕继。半年来未能解决之问题，告一段落矣。晚应叶扶霄之宴，遵淑慧意，未多饮酒。十一时半返。京电：三月份关税收入尚佳，惟较二月为少，殊可虑也。

四月六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许江来，报告统税及蚕丝特捐情形。余拟免除面粉统税，因与民食有关，拟减轻人民负担，特嘱其列表调查去年四月以后每月该项收入状况。胡泽吾来，谈上海市行政状况。里里外外，困难均多，尤以日人不肯放松，以至各事均不能推动，实令人气愤。约木村博士午饭，便中谈中储各项重要问题。素民来，报告关于海关最近要事。晚批准保释中国银行被捕各员，但不知渝方是否对我中储停止暴行也。松冈赴欧^①，适逢南国政变，此行恐无多成就；日、苏不侵犯协定，尤无把握。光阴似箭，淑慧离沪已十八日矣。缄呈母亲问安。十二时寝。

四月七日 星期一

八时起。飞京，即到财部，处理要件多起。旋谒汪先生，谈最近政情。返家后，接慧女来缄，知淑慧在箱根，当即作复。下午在家，召见冈田大佐，商谈财政问题。日高公使来访，商上海公共租界华董问题，并谈一般外交情形。晚，士群来，商清乡问题。成德来，报告南京破获炸弹经过。隆庠来，谈外交问题。仲云来，谈中

^① 三月十二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东京启程访问欧洲。二十七日到柏林，与德国首相希特勒及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会谈。

大最近情形。本日，德对南、希两国已开(始)进攻^①。昨日，苏与南成立不侵犯条约，足见苏对德不怀好意，鼓励南抗德也。德转其攻英本土之锋于巴尔干，余觉为德之失策。如南、希能早日解决，尚不大碍；否则，决战地点本在英伦三岛，今英本土可免被攻击，即此一着，于英已有利矣。十一时寝。

四月八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继续开全国经济委员会。旋赴中储。下午，影佐来访，谈外交、政治等最近问题数项。对于汪先生访日，两人咸觉利多害少，盖因此可于〔与〕日本当局切实讨论今后办法也。旋赴财政部。五时返家。日高公使来，谈要事，约半小时。晚，炳贤来，商军费问题。余告以上半年可追加军事预算二千万，多一文财部均不能担负。军费如此增加，余实感困难也。緘淑慧。十一时寝。

四月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委会常务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商要件数项。旋赴财政部，召冈田大佐，商华北解款中央办法，并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贺增培，拟派为安徽财政厅长。旋先后接见来客数人，其中最要者为田尻参事官^②，余离渝后首次接见之日本人，时田尻为香港总领事；相见甚欢，谈强化国府及全面和平，乃至欧美大局，约一小时。晚，召见军委会厅长藏〔臧〕卓^③，谈军费及收编军队问题。本日报载南、希抗战甚力，德军前进甚缓。德军在巴尔

① 六日，德国对贝尔格莱德及南斯拉夫的主要交通中心进行狂轰乱炸，七日占领斯科普里，德国在进攻南斯拉夫的同时，也从保加利亚进攻希腊。

② 田尻，田尻爱义。时由驻香港总领事调任南京日本大使馆参事官。

③ 臧卓，别号铄波，曾任国民政府汉口警备司令、军事参议院参议、总务厅厅长、训练总监部总务厅厅长等职，时任伪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即任伪参谋本部常务次长。

干恐不如去年在北欧之得意。今后如何演变,任何人不能预测。松冈在俄,恐亦无多成就也。十时即寝。

四月十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赴日本之聚星俱乐部,出席联络会议,谈经济统制及封锁问题。年来局面无法开展,调整无法进行,和平无法实现,人民疾苦无法解除,事事均与预期相反。进既不能,退又不可,每页日记中均充满酸辛气味。晚,赴汪公馆便饭。返家后,明月在天,蛙声遍野,独居遐想,百感横生,因臧淑慧及慧女。本日消息:德军似有进展,惟苏联已公开表示德袭南为侵略,对德不满。德、苏关系恐将恶化。巴尔干炸弹爆发,世界形势或将变化;苏联虽声明对德不满,并非对英同情;但德、苏既有裂痕,实与英以可乘之机也。十时寝。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五

昨晚百感交集,以致失眠,七时半即醒。散步桃花、樱花林间,花香鸟语,和风暖日,精神为之大快。晴气中佐来,商清乡问题。旋赴中储,与汝祥商改组华兴银行办法,并处理要件。赴财部,略事料理。午赴影佐少将处便饭,谈打开局面各项问题。下午,谷萩大佐来,贡献强化国民政府办法,由军事、外交、政治、金融各方说明,颇有可取之处。第一军长张岚峰来见,表示绝对服从领导,未知动机何在。学生邓翰来见,报告受命为军官训练队副总队长,勉励之。晚,陪汪先生宴本多大使。关于汪先生赴东京,余以为此行有所获,则不妨一往,否则不必轻去。至于是否傀儡,则不在东渡与否,而在国府能否自由行使职权。晚,兰江来谈河南军务,并与公博谈最近政情;旋叔雍、李季亦来。十二时寝。

四月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散步庭院。旋赴财部。木村顾问来,谈日本大使馆

均主关、盐、统三税应规定以新法币缴纳，渠不赞成，辩论达两小时。余告以余对此问题亦曾考虑，全用新币，余亦不赞成，听其自由，亦属不可；或规定至四分之一须以新币，渠亦赞同。并谈其他问题数项。内田胜司来，谈整理日对华债权问题。旋赴中储，处理要件。午陪汪先生宴山下老人。下午在家。柏生来谈，告以置〔值〕此风雨同舟之时，党内不应有派，否则将来（为）日人所轻视。接见林举，询苏五属税警情形。晚赴川本处便饭。渠自泰州（来），谈及李师广问题，据云李长江谓，如余赴泰一行，师广定可参加和运。日内德军锐不可当，南王已逃出国^①，南已陷分裂状态。一周未满，即亡一国，令人寒心，近代战争实可怕也。数日未接淑信，念甚。

四月十三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赵毓松电约赴郊外，告以本日虽星期，余自上午九时至晚九时，均有预约。每日如此，毫无成绩，未知所忙何事也。上午，接见沈靖华、刘昌义、周学昌、刘家骧，分别谈军事、党务及民众组织。旋召士群来，谈清乡问题，并午饭。三时偕公博谒汪先生，商最近军事、政治各项问题。返家后，犬养来谈。六时应本多大使之宴，宾主仅二人，开诚倾谈。告以国民政府如此下去，于中国、于日本均无益处，非改善现状，使能更自由的行使职权及改良人民生活，全面和平决不易致。本多甚以为然，并以努力以符余等希望相约。九时返家。公博来商上海保安司令部组织问题及沪西财政办法。孛孛来，商收编汪步青部问题。德军与英、希联军主力决战，巴尔干风云如何变化，一周内可见分晓也。

^① 本日德军占领贝尔格莱德，国王彼得逃往英国。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召见郑大章^①，勉其努力训练军队。旋赴中储，召开会报，并处理要务。在行接见董修甲，谈江苏财政；船津，谈一般财政问题。下午在家。川本大佐来，商江北肃清共匪问题；李实甫请示海州收编军队问题；姜西园来，报告海军学校问题；王鍾麒来，报告中大问题。晚，阮珩甫来，报告盐务情形。昨松冈在俄签定日、俄中立条约^②，其内容等于不侵犯条约。如据条约严格解释，则苏联应中止援华，此为日本外交上一大成功；同时可见苏俄对华之态度，未知共产党于此将如何处置也。又，苏联表示对匈侵南，表示不能苟同，且质问进兵理由，此无异间接对德抗议，德、俄关系愈益微妙也。本日晨电淑慧，询归期。公博、思平、李季、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藏〔臧〕卓^③来，谈收编军队标准及办法。倪道烺来，报告安徽情形。召见刘培绪、丁锡山、李燮宇，分别谈军事。近来对财政前途极无把握，而军费又不能不增加，实令人焦急万分。晚，揆一^④来，商一般军事问题；思平来，谈外交及政治情形，十一时散。久未接淑慧来缄，悬念万分，大约小孩均已入校，淑又懒于执

① 郑大章，时任伪军事训练部政务次长。

② 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此举主要目的在于预防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解除东顾之忧，并借此动摇德、意、日三国同盟。该条约签订后，苏联照常供应中国国民政府各种武器。十五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访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并不涉及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致，毫无变更，并将继续给予中国抗战以援助。

③ 臧卓，时调任伪军事训练部常务次长。

④ 杨揆一，时任伪参谋本部部长。

笔。故无音讯也。十二时寝。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委会。旋赴财部。君衍介绍吴瀚墀,金融上颇有经验,未知操守若何,当考察后重用。返寓接沪电,知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刚〔钢〕前被渝方袭击伤腿,昨在大华医院将腿切断;本日暴徒七人入医院,将其击毙。渝方如此残酷,令人发指,当令沪同志于渝系银行职员中,本晚杀三人以报复。杀以止杀,情非得已,虽心有所不安,而势不能不行,未知本晚能否成功也。晚宴儿玉及船津。报载南已向德提出无条件停战,大约系事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在希英军有总退却之势,果尔,则希腊亦完矣。巴尔干战争如此迅速结束,德军力之伟大,殊令人惊羨也。十二时寝。

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张军长岚峰来谒。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沪电,我同志奉余令,昨晚枪决中国银行课主任阶级之职员三人。心实不安,对死者遗族尤觉遗憾。后闻中、中、交、农^①本日均停业,电渝无复,将总辞职。如能因此做到双方停止暴行,则死者牺牲亦未始无代价也。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晚,陪汪先生宴青木等经济顾问。返家后,炳贤来,谈军事及政治各重要问题,约一小时。淑慧廿四日离东京,廿六由神户乘龙田丸返国,大约廿八可抵沪也。十二时寝。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七时起。飞沪。抵寓后,亲拟谈话稿,说明余之金融政策,则

^① 中、中、交、农,即上海国民政府所辖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是日,四行宣布停止营业。

[即]安定法币;对于中、中、交、农撤退,说明无足轻重,中央储备银行有充分准备及实力,足以维持金融。君强来,恳切劝谕:渠之态度狂妄高傲,个性刚愎负气,致人缘极坏,非力行反省,将无一朋友也。下午赴沪分行,处理业务。六时赴心叔处。渠夫妇因事口角,温劝之。晚应耿济之宴,介绍法国总领事及法租界警务总监见面,谈甚欢。十一时返寓。南国果无条件停战矣,开战仅十二日也。早知如此。苟无国内政变,则南国何至破碎如此,战争实可怕也。头痛,即寝。

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傅胜蓝来,报告浙江情形。本日英文《字林西报》、《大陆报》、《泰晤士报》均全部登载余之谈话,实为和运以来上海西报所未曾有之事也。批阅各方报告及集〔积〕件。约书城来,商控制上海金融市场问题,而注意于银行公会及交换所。李北涛自港来,谓西显义〔义显〕又派盛沛东赴港寻钱新之,谓松冈离东京前,曾嘱其赴港与钱接洽。盛因钱在渝,并拟飞渝。钱认为滑稽,拒之。西之头脑能力,何足任此重负?足见松冈之不知〔智〕。在美国表示援华,而日军又无力前进之时,重庆岂能和平?日人对中国太不认识也。晚偕公博赴六三花园宴会。十一时返。

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董修甲来,谈税务问题;陈济成来,谈纳税华人会问题。《申报》馆之马荫良、潘公弼、唐嗣昌来,谈《申报》馆与我合作问题,当指示原则数项。午宴特工总部各处长、队长,谈过去政治情形,宛如一梦。上田省一来,报告关于东京、重庆接洽和平情形,据云已有相当成熟。余实不信也。恐亦去年香港宋子良之故事耳。接见上海金融界要人叶扶霄等,告以余之主张已详于昨日谈话中,甚盼金融能超越政治,以谋安定;并云余对四行行员决不无故加害,日前牺牲之三人,尚拟与其遗族以恤金。群咸感服。余告

以四行恢复营业,余不反对,惟须再待四五日,以促重庆之反省。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七时起。本拟偕心叔飞京,因风大辄止,因谈全面和平问题。心叔谓松冈返国后,日本南进前,实全面和平之机会。余谓此时日本对渝必发动和平攻势,盖中日不和平,日本实不易南进,故日本有立即和平之必要。惟重庆则不然,军事上日既不能攻渝或滇,而经济及军事又非立即不能维持,故渝方无立即和平之必要;且美因牵制日本,必不愿中日和平,故日虽发动和平,渝必不应也。素民来谈海关情形,嘱其计划海关代征烟叶统税。下午,许江来报告税务;费公侠来报告收编徐龙山部情形。旋接讯,中储稽核厉鼎模赴中南饭店吃鸦片,为渝暴徒狙死。行为不检,自作自受,但渝方实以〔亦〕可恶。惟对四行行员如再作报复,未免不近人情,拟将中储各案被捕之凶手,明日一律枪决。钟可潜自港回,报告与钱新之、杜月笙及孔祥熙夫人谈话情形。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书城来见,谈行内人事问题及总行与沪分行之纠纷,表示辞分行经理,温慰之。书城人极忠厚,然无见解及魄力,且作事不紧张活泼,故多为部下所左右。旋飞京,出席经济委员会后返家,处理积件。接淑斌,知廿八可到沪。下午赴财部。五时返家。春圃来,请示要件。晚,约思平来谈,告以外间对粮食管理委员会怀疑甚多,而日所买之米不好者实多,应应注意。旋心叔、朴之来谈,十一时散。报载英军撤离希腊。南局既解决,希恐亦无望矣。日军于日前先后入宁波、温州、福州等地,其目的大约在海岸包围,不致深入也。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赴中行,处理要件多起。召陈光中^①,嘱其关于清乡经费须节俭从事,宜慎之于始,以免不可收拾。邓祖禹来,谓决辞警政部政次。警政部人事问题严重如此,实可虑也。返家后,堀场中佐(来),商抚慰宁波、温州等地民众办法。下午,赴财部,接见李实甫,嘱其赴海州收编部队,守护盐场。返家后,影佐来见,谈全面和平及强化国府等问题。余托其转告军部,严令宁波日军保护蒋太夫人墓道。徐苏中来,商筹组江西省政府及安置陈中孚^②问题。广东财政特派员汪宗准来见,报告广东财政情形,一一与〔予〕以指示。士群来,谈警政部近事。炳贤来,商最近军费支配办法。军费如此膨胀,实可虑也。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苏成德来,谈特工人事问题及士群为人,为之忧虑不已。旋出席中政会。散会后,与汪先生商下月赴日准备工作及慰留公博辞沪市长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务。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副长土桥亦来出席,商物资统制等问题。五时散会。接见刘师长昌义,此人尚可用,其队伍亦不恶。晚,思平、心叔、叔雍、兰江、李季先后来,所谈问题甚(多)。报载希王亦随南王之后出国^③。此种滋味四年前亦已尝过,真不堪回首也。十二时寝。遥想淑慧今晚必离东京,与子儿分别时必觉伤感,余虽远在南京,思之亦觉黯然也。

① 陈光中,时任伪清乡委员会第一处(总务)处长。

② 后,陈中孚被任命为伪国民政府委员。

③ 希特勒发动对希腊进攻后,希腊在军事上遭到惨败。不久,国王乔治同他的政府逃往开罗。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召见姜达夫、董健吾、周学昌，分别谈警政部、警官学校及东亚盟联等问题。日高公使来见，谈商最近事件数起，并谈日、苏中立条约成立后之国际情形。渠意松冈访美非不可能。旋见汪先生，条陈军事上意见数点。下午飞沪。处理琐件。晚，约公博、思平，商汪先生下月赴日时应向日方提求〔出〕之要求，分政治、经济数点，大致目的均在强化国民政府统治及繁荣经济，增进民生。旋接见钟可成、张佩绅。渠等为四行疏通，盼允其复业。余告以余并非压迫其撤退，如渝方不加害我中储行员，自不成问题，因允其下星期一复业。渠出示蒋先生之电，谓已令渝特务人员停止工作，实令人不能置信也。十时返寓，即寝。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久未奉母亲慈谕，焦灼万分，岂有意外耶？祈祷皇天护佑，俾事变改〔解〕决后，母子能相见也。报载美将派军舰护运。是则，美参加欧战将成事实。美如参加，日必随之，远东局势将整个陷于混乱，忧心不已。刘星辰来，报告交涉调整华兴商业银行经过，一一予以指示，并指定渠为新加入之董事，柳汝祥为监察人。旋赴心叔家。接神户电，淑慧已上船，现已在途中，廿八可到，谅途中必忆念淑〔慧〕女不置也。始而为夫耽〔担〕心，继而为子女筹划，为妇女者亦太苦矣！余对淑慧，实表充分同情与敬意也。十一时寝。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袁厚之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情形。木村增太郎来，报告最近国际金融情形，并商中储业务上各重要问题。午约杨老太太及惺华、佛真来便饭。接母亲三月二十七日谕，心安。淑慧明可

达沪,当有一番热闹也。下午,访登部队^①参谋长前田中将,久未晤面,相见甚欢,谈政治、军事各问题,约一小时。思平来,出示前晚托渠草拟对日要求之减稿,略予修正。晚与公博、思平、心叔闲谈。十一时返寓。财政状态本年内尚可乐观,明年实难维持,忧心不已,惟有过一日算一日而已。十二时寝。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张素民来,报告最近工作。沈竹痕来,报告武汉情形。钟可成来,谓将赴渝,询对全面和平意见;明知无益,特将所见及报负告之。思平、心叔来午饭,告以伦敦某报载,南京政权将于日军撤退时,随长江之雾而消灭。余阅此颇受感动。吾辈望日军能早日撤退,但同时须努力,俟政府基础巩固,将来造成宁渝合作局面,而不能随长江之雾而消灭也。三时淑慧到家,谈在东(京)情形。旋赴邵树华家,接见在沪宁波同乡会领袖。晚,晤周作民,据云将赴港;托其探询重庆对全面和平意向。邵式军自东京来电,谓日拟将浙东划为特别区,请其前往主持,渠甚为难,特来请示。当召许江,告以余之意见,并嘱其电邵返沪面商。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上田省一来谈。旋接见被捕之海军耆宿王寿廷^②、周兆瑞^③,请其参加和运。夏仲明来,报告准备接收高二、特一法

^① 登部队,即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设于上海。

^② 王寿廷,别号漱汀,江苏省人。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海军事务处处长、海军练习舰队及鱼雷游击队司令。一九三五年授少将。

^③ 周兆瑞,福建闽侯人,一八七六年生。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曾任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海军编遣办事处经理分处处长。一九四七年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

院情形。召金雄白，指示联络申、新两报办法。接见葛敬恩^①，谈浙江问题，约其为主席，恐其不愿即出。徐龙山来见，谈该部收编问题。盛文颐^②来见，谈盐务及一般情形。闻日军部拟划浙东为特区，暂不属国民政府，不胜愤怒。日军人对华认识之错误丝毫未改，其不觉悟依然如故，如此而欲言解决事变，全面和平，真如南辕北辙，返京后，当向其总司令部力争之。成否固未可必，即使打消其成议，而日本军人之根本观念如此，将来暗礁太多，岂能一一渡过？言念及此，不禁深佩重庆方面之观察正当也。

四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晨起。飞京。约影佐来家，坚主浙东不宜特殊化，须交还国府。影佐谓：现地军当局本有特殊化主张，俟相当时机后，再交回国府。但渠与板垣不赞成，故此议已打销〔消〕，惟盼暂不由浙省府直接处理，由中央派员处理善后事宜，将来复归浙省府。余对此允考虑，并谈其他问题多件。旋谒汪先生，商谈最近要政。下午，赴财部。处理积件。返家后，约士群商清乡委员会人事问题。告以能宽容、能退让者，必获最后成功，不可较一时短长，争目前利益，未知其能领悟否？报载苏联禁止军火过境。余初以为系对德不怀好意，嗣悉系助德压土，盖如此则瑞典军火不能经俄运土。国际关系复杂微妙，于此可知也。

① 葛敬恩，字湛侯，浙江嘉兴人，一八八九年生。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厅长、国军编遣委员会总务部副主任，青岛市长、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一九三四年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因贪污事发入狱，释放后闲居上海。

② 盛文颐，字幼蘆，江苏常州人，一八七四年生。系盛宣怀之侄。曾任京汉、津浦铁路局局长等职。时在日本支持下，在上海开设宏济善堂，专事销售鸦片毒品，并操纵食盐买卖。

一九四一年五月

五月一日 星期四

晨访本多大使、日高公使、中村参事官^①在座。余谓：东京如与重庆作和平接洽，盼事前得国府谅解，协力进行；国府同仁决不作全面和平障碍，反拟以全力促成之；最近闻日方有人接洽和平，吾辈事前毫无所闻，询真相究竟如何。本多答：渠亦毫无所闻，当电东京询问；并谓日本不宜秘密对渝接洽而不通知国府。其态度甚诚。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与日军总部要员开联络会议，谈宣抚浙东及物资统制等问题。返家后，召见郑大章，拟条陈扩充警卫旅为师，保其为师长。晚，宴日陆军省经理局长栗桥少将，并请日军总部经理部长大内中将作陪。返家后，思平、叔雍来谈。十二时寝。

五月二日 星期五

七时起。飞沪。机场中遇影佐及川本，便中商军事数件。抵沪后，林之江^②、李士群先后来谈。旋赴七十六号，为杨老太太祝寿。友朋自京来者甚多。今明两日演剧。甚盼时局早日平静，母亲能来沪，为其演剧祝寿也。下午返寓。影佐来，商汪先生赴日问题，并讨论我方拟向日提出之要求。五时赴七十六号看戏。十一时半散，赴心叔家略坐。十二时返寓。本日拟缄禀母亲问安，并缄慧女，均未果。报载美力主护航。太平洋风云，恐从此险恶矣。

五月三日 星期六

九时半起。接见《新闻报》之汪伯器，告以吾辈方针，望其合

^① 中村参事官，即中村丰一，曾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时任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

^② 林之江，时任伪特工总部行动总队长。

作,以免误会。旋亲自修改向日提出之希望条件。下午,仍继续修改。能动笔之人实不多,诸事须亲自动笔,实令人烦闷。上午修改,心烦意燥〔躁〕,闻淑慧在隔室呕吐,未往存问,心实不安。旋赴林之江处视察,嘱其所办之小规模制械所,每月可出枪百余支,规模粗备,可以发展也。旋赴七十六号观剧。本拟六号返京,闻司徒雷登已由渝抵港,七号到沪,盼与余一谈。明知此行必无结果,惟一谈亦可以略明重庆之情形,故改八日返京。因臧呈汪先生报告。一时返寓。

五月四日 星期日

九时起。素民来,报告购买海关没收之白银,并嘱其筹备糖税及烟叶税。旋先后接见中国银行副理李祖莱^①、中国实业副理殷子白^②、四明副理金尚初,分别有所指示。臧呈母亲问安,并臧慧女。儿女情长,忆慧女不置。下午,与心叔谈盐务问题。还都一年有余,盐务几无法推动;目前困难固多,内幕情形更为复杂,令人烦心。此次如能开一新局面,可谓聊胜子无;惟恐情形复杂,不易进行耳。晚赴吴云甫家,约前两晚演戏之小玲红^③便饭,幽娴静淑,不似在台上之活泼娇憨也。十时返寓。即寝。

五月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接见陈济成,渠新任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勉励之,并许以财政上之援助。孙鸣岐来,报告上海工运及商运情形。周珏来,报告上海日华协会情形。继续研究《对于日本政府之希望》,尚觉未尽完善,再加以补充修正,托惺华带呈汪先生。下午,

① 李祖莱,抗战前任上海盐业银行襄理、华安银行常务董事,时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副经理。

② 殷子白,时任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

③ 小玲红,上海艺人,本名吴棣芳。

赴沪分行,处理业务多起。五时赴心叔处,约叔雍来商盐(务)。余深恐盛文颐为日方所利用,将来盐务全为日人操纵,如此则吾辈为断送国权矣。伤风鼻塞,延医诊治。十一时半返寓。服药即寝。

五月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董修甲来,报告江苏财政情形。分别召见许江及蒋大炜^①,询税务署情形,并嘱筹办糖税及烟叶税。分行副理汪仲陶来,谈分行业务情形。下午,接见盛文颐,谈盐务等,指示四原则:一、不断送国权。盐务行政固不必论,即盐之买卖亦须独立,盐商最好勿加入外股。二、增加国库收入。三、减轻人民负担。四、利益分配,新旧商务得公平。至具体办法,嘱其详商呈核。盛欲以假旧商抵制真新商,以包办一切,前途恐多困难也。旋偕心叔、叔雍,赴友人处宴会,并略观电影。十一时半返寓。头痛愈甚,即寝。

五月七日 星期三

九时起。先后接见喻潜时、北西、张重周、邱访陌、钱书城,分别谈统税、盐税、举办所得税及中储人事问题。下午,接见阮珩甫、王厦材,分别谈盐务及浙江建设问题。晚,与公博接见司徒雷登。渠由渝来沪,在渝以美国人资格三次谒蒋,并(与)孔祥熙、何敬之等详谈。据云蒋目前无意和平,须俟世界战争(中)总结后解决中日问题。蒋以为日本不能持久,故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又云蒋对南京同志感情已缓和,不如前此之谩骂,并表示只要目的相同,将来总可合作。余告以如日本不参战,或参而不战,或轴心最后胜利,则中国即无前途。然此三者,均有可能,故蒋实过于乐观。至其态变,乃其进步,不过貌示伟大,而私怨仍不能释也。

^① 蒋大炜,时任伪财政部税务署秘书。

五月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机场。因天气不佳，候一小时半始起飞，抵京已十二时矣。即返家。学昌、君强来谈近事。下午，二时谒汪先生，报告与司徒雷登谈话经过，并谈近事。旋返家，召开联络会议。散会后，与影佐略商补充对日提出之希望条件。士群来，报告清乡委员会工作，一一予以指示。对于人事及经费，令其特别留意。晚，思平来谈各项近事。冈田大佐来商清乡经费；告以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虽努力谋收入之增加，但支出如过于膨胀，将有破产之一日。渠深了解。本日联络会议，余深责日本在华地方当局之割据行为，违背该国强化国府之国策，任援道于会后深为佩许。余自信对日必据理力争，万不可退让也。

五月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商浙东及福州急赈问题。访影佐少将，谈全面和平问题。旋赴财部，处理积件多起。下午，赴中储。五时返家。处理积件。犬养来，谈近卫对于强化国民政府较前冷淡，亟盼与重庆结束战争，以便南进。余告以全面和平为吾辈之宿愿，如何使重庆肯和，殊属问题，盼日本对于撤兵能有表示，及事实上一部分之实行，然后重庆始有讲和之可能。晴气中佐来，谈清乡问题。余告以属〔肃〕清匪共，维持治安，使人民得安居乐业，吾辈自愿实行，且为吾辈之责任；如以华制华，使我正规军与重庆军队作战，则须考虑。晚，叔雍、厚生来谈。十二时寝。

五月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青木顾问来，谈日本一部分人希望与重庆和平，但不了解在目前国际情形之下，重庆决不言和，故渠意在日本方面，只有准备长期战争及强化国民政府。又云重庆宣传日本经济困穷，其实不然，渠曾任企划院总裁及大藏（相），深知其内容。目前大部

物资系用于扩张陆、海军，以对俄、美，并非消耗于对华作战，如以对俄、美之实力用于对华，则可支持十年以上等语。旋犬养、费公侠^①、张庆豫先后来见。批阅公文多起。下午，接见曹滂^②、后大椿^③、乔万选、卢印泉等。晚，田尻参事官来谈，其意谓重庆有即讲和之可能；美国甚苦，将向日求妥协。两点均余未曾闻者，其观察是否正确，无从判断，惟余实不大信也。又云松冈并未派人对渝作和平运动。其语亦不可靠，惟外间所传松冈对我政府态度恶化似不可信，盖田尻今日到京，明晨返日，如所传属实，不至于百忙中见余也。

五月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谒汪先生，商谈最近军、政各重要问题一小时。返家后，接见周学昌、崔步武^④，拟派崔赴江北晤李名扬。余告以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抗战与和平均无绝对把握。如李认为和平无把握，尽可继续抗战，不必强其参加；如觉抗战无前途，则不宜因循坐误也。下午，接见新委警卫师长郑大章^⑤，因系余所推荐，勸勉之，并予以指示。召见洪大队长，允将该部扩充为警卫师之特务团。蔡洪田、张仲寰来，报告江苏政情。召见苏承（成）德，询首都警察及治安情形。晚，影佐来，谈各种近情。据云，安徽之淮北及江苏之徐海，本年内将由华中日军接防，河南省明年一月亦将如此，故

① 费公侠，于本月六日被任命为伪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十五日兼建设厅长。

② 曹滂，曾任国民政府辖江苏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时即任伪清乡委员会参谋、秘书主任及招抚整编委员会委员。

③ 后大椿，曾任出席一九三一年国民会议上海代表。时即任伪清乡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

④ 崔步武本日任为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专员。

⑤ 伪南京警卫旅于五月八日扩编为警卫师，以伪军事训练部常务次长郑大章兼任师长，原警卫旅参谋长陆振声任副师长。

各地将先后由华北政委会交还中央。又云,板垣将任华北日军司令^①,将来调整华北必容易进行。旋思平、心叔来,谈至十二时始散。

五月十二日 星期一

八时半起。赴中储。召开会报,并处理例件。君衍来,商华北国税解缴中央办法及征收糖税办法。返家后,约春圃午饭,便中谈武汉情形及其他问题。下午在家,亲拟下半年度国家概算大纲,并召薛司长来,予以指示,嘱其编制细目。召见杨钧天,拟派其赴海州收编队伍,任为旅长。梅哲之来,商农商银行领销一元券及辅币券,并印制辅币券等问题。召见卸职江苏建设厅长季圣一^②,温慰之。处理例件。晚,炳贤来,谈军费上半年度除追加者,尚欠四百万;下半年度更不易编成。建军为绝对必要,而军费又无法筹措,此种矛盾实不易打破。十一时寝。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起。先后出席行政院会议及全国经济委员会。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三时赴汪先生处,会同军事顾问影佐少将、川本大佐,商改编军队问题数项。六时约日本大使馆财政方面各员,谈财政情形,并报告下半年财政计划;盖举办新税数种,须日方协助也。晚,士群来商清乡问题;揆一来商收编军队问题数项。本日晚报载柏林电讯,德国国社党副总理赫斯乘机行,方(向)不明;伦敦电讯则谓已乘伞降落于英本土。且赫斯政见不同,逃亡赴英欤^③?果

① 板垣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七月任朝鲜军司令官。

② 季圣一职由廖家楠兼任;季后任伪海州盐务局局长等职。

③ 赫斯,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的心腹,纳粹党的副领袖。五月十日晚十时,赫斯背着希特勒驾机飞往英国,在苏格兰地区跳伞降落。赫斯此行是企图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让英国同意德国在欧洲大陆“自由行动”,德国则同意英国在“英帝国内自由行动”,英国当局把赫斯当战俘处理,囚禁起来。

时寝。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财政部。十一时返家。公博、心叔来谈粮食问题。三时半飞沪。抵寓后稍憩。约潘三省来,谈征收交易所税问题。晚,偕淑慧赴心叔家便饭,并约邵式军来,听其报告赴日经过,并告以浙东问题及税务问题。十一时半返寓。赫斯离德如汪先生之离渝,惟德对赫斯未予以严重之处分,此德人胜于中国人之处;英人对此未加以过分之宣传,此英人胜过日人之处,岂东洋人真不如西洋人也?德于战争紧张时出此事件,虽谓意外,但履霜坚冰至,其由来必久,赫斯筹划必在多日之前,故此事实表现德内部之不安。惟亦有谓赫斯此行系得希特勒之谅解,为一幕双簧剧,与汪先生离渝时,大部分人之推测相同。

五月十七日 星期六

昨晚倦甚,十一时始起。书城来,谈一般金融及本行业务问题。下午,木村顾问自东京来,谈应付美国资金冻结办法及推销新币办法。旋赴士群家,贺其乔迁并观剧。十二时始返。

五月十八日 星期日

十一时始起。林之江送来自制快慢机短枪,并商扩充制械所办法。素民来,商修订海关税率及征收交易所税问题。思平、默邨来,商清乡区域党务问题。下午,接见上海财政局长袁厚之、松江盐务局长陈次溥,分别谈其所管事务。旋赴心叔处,约叶扶霄来见,询司徒雷登除对余等所谈者外,尚有何话。据云,蒋表示对公博及余谅解,对汪仍不同情。余意,此中必有作用也。晚赴士群家便饭,并约小玲红来陪;见面数次,较前稍熟,谈笑风生,不似日前之拘泥矣。十一时返寓。

五月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日高公使来缄，谓松冈外相来电称：去年七月以后，未曾命人向渝接洽和平，今后非得汪主席谅解，亦不直接向渝接洽，请汪主席信赖松冈外相等语。本日莫斯科及纽约同时发表日本拟请美出任调停中日纠纷，并提出条件数项，即日本撤兵，美国承认日本在华地位，日不以武力南进，美助日向南洋取得经济利益等语。余意，日民间确有此项主张，惟尚未成为国策，是否能成国策，须观今后局势之推移也；至谓美国对此提议加以考虑，并提出盼日方取消不以蒋政权为对象，及不接受第三国调停之宣言，则不能置信也。接见李閔菲，谈盐务及筹办商业银行等问题。林举来见，报告缉私情形。公博自京来，谈最近情形。旋赴二十号便饭。十二时返寓。此行结果颇为圆满，前途是祸是福，不可预知，但处此乱世，惟有得过且过，岂能预想将来？定明晨返京。

五月二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报载渝方对昨报载日托美调停之讯，表示系日方试探性质，中国非至日兵自中国本土及满洲撤出，不留一兵，决不和平。苟能如此，是天随人愿，但恐抗战愈久，失地愈多，日兵驻华者亦随之愈多耳。偕淑慧飞京，淑离京已三月余矣。返家后，批阅积件。君强、学昌来谈近事。下午，赴财部，处理积件。旋谒汪先生，谈最近外交情形，便中与陈主席耀祖谈商广东财政情形。余告以广东支出膨胀太快，财政基础不健全，必有不能收拾之一日，望今后不可不紧缩。尽心而已，能听与否，未可必也。石顺渊来，报告接洽李师广情形。晚，揆一来，谈最近军事上重要问题。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青木顾问来，谈经济顾问制运用办法，希望经济事项

在与日本大使馆交涉前,先通知顾问,否则大使馆询及时,顾问不能作答,于面子上不能下去。又,顾问供〔贡〕献之意见,不能即认为日方已同意者,盖顾问就中国官吏立场呈意见,非代表日本发言。其说甚是。旋赴中储。日内阁印制局长土屋来见,商改良钞票印刷。木村顾问来,呈蚕丝放款意见。冈田大佐及堀场中佐来,商一般财政及物资统制问题。下午在家,接见徐苏中,商组江西省政府。陈光中来,请示清乡委员会问题。崔步武(来),谈接洽李师广情形。川本大佐来,商孙良诚部投诚办法。士群、生明^①、曼云来,请示明日清乡开会问题。晚臧卓来,报告最近军事上各种问题。刘郁芬来,商孙良诚部问题。十二时寝。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旋继续召开第一次清乡委员会^②。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因日方代表临时未能出席,停开。日高公使来,商近事数则。明日为余生辰,本决定不收礼,不请客,惟礼虽不收,而客仍络绎不绝,留进晚饭者将近五十人。余最畏应酬,避之不得,苦极矣!幸淑慧颇好客,并愿热闹,故虽操劳,兴致甚高。客散后,与心叔、士群谈近日政情,深觉公博与士群之间不能融洽,使余困难犹小事,于大局影响实为深刻,盖深恐引起余与公博间之误会也。当小心谨慎,公平无私以应付之。一时始寝。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拜寿者相继而来,避至财部办公。王某自川来,谓系

① 唐生明,时被委任为伪清乡委员会第三处(军务)处长兼参谋团团长。

② 伪清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委员十五人,秘书长及副秘书长各一人,主任秘书一人。下设第一至第四处,分别负责总务、政务、军务、社会福利事务,以及参谋团及政治工作团等机构。

潘文华^①、邓锡侯^②、刘文辉^③、龙云^④之代表，称：西南当局于适当时机，当起而主张和平。其言未可恃也。下午，赴中储办公，接见武汉特务部课长松田上校，谈一小时；告以武汉不宜特殊化，须渐次消除半独立状态。五时返家。贺客盈门，天又闷热，苦极矣！一时客始散。去年及今年生日，极一时之盛，惟盛衰无常，盈亏有数，将来变化，未可预料也。今晚酒本酣，忽狂风暴雨，致未终席。迷信者有所不安，余泰然处之。险阻崎岖，惊风骇浪，过去经验甚多，今后最多亦不过如此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今日为母亲寿诞，遥祝福躬康健，凉沅陵亲友必有一番热闹，贺客踵接而来。赴财部，处理要件不少。下午在家招待贺客。晚八时偕公博、心叔等，赴中日文化协会^⑤看德国电影。自凡尔赛和约签字起，至去年德军入巴黎，德、法签订合约止，盛衰兴亡，固难预定，然入定足以胜天。观夫德国之复兴，更可坚此信念。吾人现所遭临者，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为尤苦；吾人所负责任尤重，所需努力亦更多。然环顾当局诸人，均非具开国精神者，不独余一人以为然，故中国前途实难乐观也。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九时起。谒汪先生，会同公博、人鹤商闽事。返家后，接见所得税南京区处长郝公怡，勤〔劝〕以廉洁自勉。处理积件多起。下

① 潘文华，字仲山，四川仁寿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

② 邓锡侯，字晋康，四川营山人，一八八九年生。时任川康绥靖主任。

③ 刘文辉，号白乾，四川大邑人，一八九五年生。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

④ 龙云，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

⑤ 系指中日文化协会会址。所谓中日文化协会成立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该会由汪精卫和阿部信行任名誉理事长，褚民谊任理事长。会址设于原国民政府公馆联欢会旧址。

午,田跃龙来,报告上海市财政情形。余(对)局长袁厚之,前疑其操守不佳,对田则觉其能力不够,今则袁廉洁自持,田之应付亦差强人意,足见事常有出人意外者。晚,(赴)心叔家便饭,公博、士群、君强均在,饮酒颇多。返家后,默邨来谈清乡委(员)会民运人事问题。默邨、士群之摩擦,仍无减少之势,且益变本加厉,此次民运之争,恐酿成严重后果,余对此颇难应付。川本助丁,晴气助李,两人争执更烈,咸以去就向影佐争,闻影佐亦感应付之苦。意气之争,皆东方人特有之性质耶。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行务会报,并处理要件。旋赴财部,略事料理。下午,在家接见张军长岚峰、刘军事特派员干臣及冈田大佐,分别谈军事及财政。晚饭后赴隆庠处,雇一日本舞女教习跳舞,盖每日运动太少,拟借此运动也。本晚成绩颇好,兴趣亦佳,惟不知有无恒心耳。言明雇习一月,恐一月未到即将兴趣渐减。余最大缺点为无恒,数年来除记日记成惯性外,其他无一事有恒者,借此机会再行自责。十一时半(返)家。沐浴就寝。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与汪先生及公博商最近重要政情。旋赴财部。下午,在家接见刘军长培绪^①、郑师长大章、李团长明志,分别予(以)勸勉。影佐少将、川本大佐自北平回,来谈接洽经过,并晚饭。十时始散。核阅下半年国家概算初稿。十二时寝。昨德海军击沉英国最大战斗舰 Hool 号;此不仅于英为一大打击,对美亦有绝大影响。惟此种影响究促成美国参战,亦[抑]助长美国反对护航运动,尚不可知也。德伞兵降克里克岛后,

^① 刘培绪,时任伪第二军军长。

英、希军亦不能抵抗^①。此为德国新战术之第一次试验成功,空军之重要性将愈加强矣。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七时起。批阅清乡委员会文件。旋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召见僚属,指示工作。下午,在家召见税警学校干部训练班各队长、各组长,询问情形,并略予训话。先后接见陈光中、掌牧民、冯国桢、章骏^②。晚,宴青木顾问、日高公使及中村参事官。客散后,赴隆庠家继续习舞。今日为第三日,略可应付矣。英自 Hool 击沉,以飞机、军舰穷追德舰,德最大战舰俾斯麦号亦被击沉。次此双方均损失最大战舰,可谓空前之最大海战矣。十一时半返家。料理琐事,即寝。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访影佐少将,听其报告北行经过,并商近事。旋赴中储,料理例件。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散会后,接见独立第七旅旅长张瑞京、参谋长尚振声。旋川本大佐来,报告赴北平接洽军事结果。晚,偕淑慧,陪汪先生及汪夫人,宴日高公使夫妇。席散后,赴隆庠家跳舞一小时。返家,叔雍久候,谈华北及各项问题,约一小时始散。

五月三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召见各属僚,指示要务,并批阅要件。旋君

① 克里克岛为希腊南部地中海之一重要岛屿,是英在希腊的最后一个据点,驻有二万二千名英军。五月二十日,德国以七百六十一架飞机和七十二架滑翔机在该岛空投三个山地步兵团、一个装甲营和一个摩托车营组成的空降师。守岛英军因无力抵抗而撤退。

② 章骏,字君畴。曾任苏州公安局长,江苏如皋、盐城等县县长,时任伪工商部丝茧运销管理局局长。

衍来,请示各项财政上问题。十一时返家。接见日高公使,谈近事约一小时。下午在家,接(见)军官训练班总队长刘启雄、交次李祖虞及新近参加和运之第三战区经济封锁主任岳泰。旋炳贤来,商编制下半年度军事预算,其所列海空军经费过多。在中国此时,实谈不到海空建设,当先就陆军,令其强化也。臧汪先生,谓自古任劳易而任怨难,余颇自负有任怨精神,但必目为跋扈,此点务须汪先生能了解。伤风头痛。十一时寝。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七时起。细阅书城所拟强化发行及推进业务计划,条理明析[晰],切合需要,多可采用。九时陪杨老太太飞沪,杨老太太乘飞机此为第一次也。抵沪后,君强来,报告税警学校抽调部队清乡办法,大约先调人枪一千,由第四支队担任。旋赴心叔处,谈近事,并召孙曜东,谈改组小四行问题^①。晚与司君^②之友见面谈,据云渝方始终怀疑日方诚意,故不敢明白表示和平。以目前情形测之,恐本年内无和平希望。谈一小时始散。

一九四一年六月

六月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考虑明日中储行务会议时训词腹稿。余于讲演,素不草稿,仅考虑要点后,随时措词,此懒人偷懒办法,不足为训。友朋以天分高誉余,其实非也。袁厚之来,报告沪市财政,谓尚可支持半年。余告以有半年计划,已属了不起,中央财政,余亦不过在本年内有办法,明年支出增加,收入无源,未知如何应付。旋赴心

① 小四行,即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

② 司君,指司徒雷登。

叔处,约公博谈近事。接汪先生电,东渡之期已定为本月十六日,余随行,又有一番辛苦矣!为国奔走,固所愿也,惟恐成绩不佳耳。

六月二日 星期一

七时起。乘机返京,即至中储,召集第一次行务会议,到局、处长,副局、处长,各分、支行经理及副经理。余致训词约四十分,涉及发行业务、会计事务各方面。十一时半散会,与书城略谈本行近事。下午,谒汪先生,商清乡问题。返家后,影佐少将来见,谈赴日各种问题。回忆两年前今日抵东京时之情形^①,宛如一梦。旋冈田大佐来见,谈增加收入等问题。旋赴中日文化协会,宴行务会议出席人员。宴毕,赴隆庠家,习舞二小时。返家,批阅文件多起。十二时半寝。

六月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及全国经济委员会。旋赴财部,处理要件。返家后,接(见)浙江警务处长石林森。下午,赴中储,召开第一次行务大会。返家后,接见杨仲华^②,新近参加和运之军人也。旋召见张北生,新委之清乡督察专员,谈清乡问题。旋接沪转来湘电,谓母亲及佛妹夫妇于五月二十七被捕下狱。惊悉之余,心胆俱碎!为时已久,何以现在发生此事?殊令人不解。百思救济方法,苦不可得。因想及钱永铭、杜月笙二人,时有往来;二人对渝说话颇有力量,因急电香港拜托。相者谓余四月内有灾难,今果然矣!尚望吉人天相,母亲等得释放回家。远念老母囹圄之苦,实寝食难安,惟就情理而论,或不致虐待也。

① 指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由上海秘密飞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谈判成立伪政权的条件与办法一事。

② 杨仲华投敌后,被委任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

六月四日 星期三

淑慧为母亲事,忧虑至于入梦,梦中哭声将余惊醒,可敬可感。闻述梦中情景,余亦为之泣下。因念此次如随节赴日,于营救母亲恐有阻碍,忠孝有时不能两全,因臧呈汪先生,请免予赴日。旋赴中储,召开第二次行务会议。散会后,赴财部。下午在家。徐苏中来,商组织江西省政府问题。影佐少将及山本大佐闻母亲被难,来家慰问,并谓母亲之安全与否,与余是否赴日无关,坚请一行。旋谒汪先生,亦表示同样见解。无已,惟有一行,但愿天佑母亲早日安全返家也。袁殊^①来,报告各种情形,约一小时。晚十二时寝。

六月五日 星期四

六时半起。淑慧飞沪。出席中政会。旋赴财部。返家后,约木村顾问来,谈中储各种问题,并午饭。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散会后,与冈田大佐略商香烟及棉纱加税问题,请其协力。青木顾问闻母亲遭难,前来慰问。日高公使亲送来松冈洋右大臣及本多大使之慰问电。青木并说及日、美关系,据云美极畏日,盖其海军不能同时应付两洋。其言实有至理。学昌来谈近事。淑慧电话谓:钱新之、杜月笙回电,允设法营救,心稍安。晚,叔雍、思平来,谈重要问题数种。十二时寝。

六月六日 星期五

七时起。赴机场。因修理飞机,在机场坐候两小时半,便中与默邨及彭年^②谈要件多起。十时半始飞到。淑慧出示关于母亲被扣之湘、港来电。士群、心叔等来谈。旋出外拜客,并赴心叔家,与公博等略谈。十二时寝。

^① 袁殊,时任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

^② 彭年,时任伪交通部政务次长、伪清乡委员会第四处(社会福利)处长。

六月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伊藤夫妇自东京来,谈甚欢。赴心叔处,晤何亚农;渠甫自港归,在港曾晤孔祥熙之夫人。据云孔主和甚力,对余感想亦频佳,盼将来能合作。余告以日本方面余有办法,只须渝方有和平之决心与诚意。盖日本求了之心颇切,余对日方陆、海、外当局及近卫首相,均可说话也。旋与邵式军商增加税收问题,而注意棉纱及香烟。与公博谈接收特一区法院问题,略有希望,惟不知有无变化也。罗斯福否认日、美谈判中立条约,声明美远东政策不变。芳泽与荷印谈判又将破裂^①,太平洋风云又将险恶矣。

六月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先后接见邵树华、郑玉书、章正范、陈次溥、陈济成、张素民、袁厚之等,分别有所指(示)。下午,接见井户川一、张德钦,并约书城恳谈中储情形。此人甚忠厚,可为友也。晚赴廿号便饭。十二时返寓。遥想母亲,焦灼万分。日前有李某者由桂林来京,据称代(表)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拟进行反蒋和平工作,而对于日本则不放心。此人所言均系实情,所谓代表李、白,亦非假冒。内地军民均厌弃抗战,怀疑和平,故深觉烦闷。李云:抗战则受蒋领导,和平则受汪先生领导。因此,汪先生曾亲与板垣数度接洽,决定局部停战,日军决不入桂军防地。李于日内赴渝转桂林,未知有无结果也。

六月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机场,因雨未飞。返家后召许江,商棉纱及香烟增

^① 芳泽,芳泽谦吉。犬养毅的女婿。曾任驻厦门、上海、伦敦等地领事,外务省参事官、科长、局长,汉口总领事,驻华公使。一九四〇年赴荷印,主持日本与荷印谈判。

税问题,并处理其他事件。毓幼海、慧海,告以母亲遭难,刻正设法,嘱其安心。下午四时飞京。抵家后,处理积件多起。士群来,报告清乡情形。余告以组织商业银行,为特工重要同志谋生活基础。晚赴隆庠家,习跳舞。十一时半返。

六月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下午,赴中储处理要件。犬养来,谈日美间曾进行谈判。美表示日本须尊重门户开放原则及美在华权益,而恢复战前状态;对于南洋不作军事行动,并不参加欧战,则美保证日本在南洋之经济需要,并承认满洲国,停止援渝。日方答以对华政策以近卫声明为最高方针。松冈则表示如德先攻美,日亦参战。故双方接洽前途困难颇多。淑慧电话,谓杨老太爷来电,对母亲被扣正营救中,嘱此间不必动作,大约无妨,心稍安。旋赴川本家便饭。返家后,与公博、思平、心叔,谈至十二时始散。

六月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出席军委会。散会后,赴中储。下午,赴财部,接见浙江财厅长费公侠、海州盐局^①长季圣一、广东盐局长易钟汉,分别有所商谈。阅下半年概算,予以最后之修正。六时偕公博谒汪先生,谈全面和平问题。余以蒋如讲和,则必崩溃,至少内部必涣散,对蒋不必畏忌。汪先生谓:此次赴日于我方有利益,于日本不仅无好处,且惹出各种麻烦,未知何以欢迎前往。余以为汪先生此次赴日,实非日所情愿,盖一则提出各种条件,要求实行,日方不易应付,一则对于日方与渝直接谈判,不无妨碍。前者,军部及兴亚院不愿,后者,外务省认为不妥。故汪先生能免此行,日方必甚愿意。但汪先生既说要去,则面于上似不好拒绝,心中似不欢迎也。

^① 盐局,即盐务局。

六月十二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飞沪，即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访犬养并晚饭。十时返寓。报载德大军集苏边境，德苏有于日内发生战争之可能。此盖英国之宣传，德虽强，亦不致如此横冲直撞，不顾一切。虽报载希特勒自信数星期内可占领莫斯科，斯大林即将崩溃，但莫斯科即使被占，斯大林是否崩溃，战事是否结束，均难断定，希氏岂肯于对英胜负未分之时，又增加一敌？外传实不可靠也。日本与荷印交涉已告决裂，日代表团将返国。吾人适于此时赴日，时机实不甚佳也。

六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明晨即将上船，淑慧料理行装，一一亲为检点，其情可感，愈觉淑慧事事为余设想，事事不劳余操心，事事务使余舒适，与摩登所谓爱人者流，只顾自己而不为对方设想者，实有天渊之别。感激之余，更增敬佩。接见罗君强、李丽久、董修甲等。旋访周作民，闻钱新之、杜月笙曾电布雷及岳军营救母亲，渠九号离港时尚未得复。念余此次随节赴日，渝方必更迁怒于老母，虽忠孝不能两全，但远念老母，聚会无期，不禁心碎。旋赴心叔家，召见邵式军，商香烟加税问题；烟商盼放松统制，余当代为力争。十一时半偕淑慧返家。心烦意乱，作茧自缚，何能咎人也。闻汪先生已于四时飞抵沪，当即上船。

六月十四日 星期六

七时起。料理上船，与淑慧珍重而别。谒汪先生后，与同行者^①略事周旋。下午，谒汪先生，贡献数点：一、不宜使日方疑吾

^① 随同汪精卫去日本的，除周佛海外，有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长徐良、行政院参事厅长陈君慧、外交部常务次长周隆庠等人。

人反对全面和平。蒋如言和,和平或将变质,但吾人不应因此表示反对,且不宜说明全面和平为绝对不可能。吾人应与日方共同努力。二、不宜使日方感觉和战之争,为汪蒋之争;故宜表示,如蒋肯讲和,吾辈未尝不可下野。三、务请日方尊重诺言,使国民政府能完全独立,行使职权,否则国府即失存在意义,吾辈可以不干。深蒙采纳。并研究汪先生广播演稿,余略为修正。旋与日高公使谈:一、此次向日本提出之各项希望,盼有书面协定,或用觉书形式,或用本多大使复余缄之形式。二、盼汪先生与近卫能有一共同声明发表。日高允即电东京。舟行尚安。回忆二十六年赴港迎汪先生时,万不料与先生结下此次政治因缘;同时,在舟中,适曼秋卧病南京,余念之颇苦。今曼秋墓木已拱矣,而余仍与汪先生风雨同舟。回首前尘,万感交集。

六月十五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缄淑慧。默想此次随节赴日,较之廿八年五月赴日把握较多。盖当时赤手空拳,交涉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及五色国旗,恢复国民政府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实属前途渺茫,毫无把握,故彼时实属冒险万分。今则国民政府还都年余,一切已具基础,不过交涉日本更进一步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协助建设,结果虽未能保证完全满意,至少必不至空还也。与同行之新闻记者多人杂谈一小时。下午,因不经门司,绕道鹿儿岛南端入太平洋,故风浪较大。然余尚可维持,饮食如故。闻明晨八时可入港,预计欢迎者必多,必有一番酬应也。十一时寝。近日来深觉与淑慧情感老而弥笃,未知何故也。

六月十六日 星期一

八时入神户港。船悬青天白日旗于最高处,十时抵岸,山上最高处亦树大幅青天白日旗。官民代表多人上船迎接。旋乘车赴甲子园旅馆,沿途民众欢迎者在十万以上,夹道欢呼万岁。至旅馆进

午餐后,随先生步行花园一周。午睡。沐浴。八时乘车赴神户驿,沿途民众迎者亦多,于此可见系民众自动,非政府所指示也。中日两国人民实为兄弟,不幸为少数野心家所误,演成今日悲剧,实可悲。八时五十分开车,宛如在京沪卧车中,不胜有今昔之感。报载美国已下令冻结德、意在美资金,惟未包含远东,将来终恐难免。吾辈忧心甚久之问题,今竟实现一部矣,恐上海金融市场必有波动也。

六月十七日 星期二

七时起。车抵横滨时本多大使上车,同至东京驿,近卫首相以下各大臣,全部在车站候迎。乘车径赴我国大使馆,夹道民众亦欢呼万岁,当在二十万以上。抵大使馆,前大使阿部大将前来道旧,土桥参谋副长亦来。略憩后,赴帝国饭店。幼海来,共午饭。小睡片刻,赴大使馆。慧海偕幼海来拜见汪先生;慧海较前丰腴,幼海则瘦。汪先生谓系营养不足,恐系因此。四时,随节赴离宫,日皇招待外国元首及皇族之所也。由宫内省派人说明,明日进宫晋謁日皇及共宴礼节。晚餐后,出宫返旅馆。慧海留宿旅馆,明晨入校。旋访臼井、金田,别来半年,相见甚欢,谈两小时返寓。本日便中与青木顾问商武器借款问题,大约有办法也。

六月十八日 星期三

十时半进离宫,全体摄影纪念。十一(时)半入宫,我方除汪先生外,有余及褚民谊、林柏生、徐良、陈君慧、周隆庠。由离宫出发时,仪仗队敬礼,并奏中国国歌。自离宫至二重桥,沿途均列在乡军人,约三万人,欢呼万岁。入宫后,日皇已立于门前候接,与汪先生握手后,入凤凰阁;与日皇、日后对话,余等在西溜间略候。旋由汪先生一一介绍于日皇、日后,即入千种间。时内大臣,宫内大臣,总理大臣及陆、海、外、藏四相与本多大使均在,立候于右侧;载仁亲王、崇仁亲王、雍仁亲王妃、宣仁亲王妃,立候于左侧。余等进

人，一一介绍。旋即皇及皇后偕汪先生并肩入内，即入丰明殿宴会。宴毕，日皇及皇后偕汪先生入牡丹间谈话，余等候于千种间。二时辞出，日皇送至大门，与汪先生握手作别。入离宫，仪仗队仍奏中国国歌。皇后言时常笑，似甚天真；宣仁王妃极美丽。三时半，崇仁亲王代表来回拜余等。四时出离宫，返大使馆。二十三年前孑然一身，仅携二百元来日留学时不图有今日也。惟老母未能团聚，中国尚未统一，未免悲从中来也。晚陪汪先生宴前阿部大使及其随员。

六月十九日 星期四

八时起。持汪先生名刺，至各亲王处拜会，并随汪先生至明治神宫参拜。日官员至南京亦谒陵，礼也。下午，随汪先生拜会总理大臣，及陆、海、外、藏大臣与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①与参谋总长杉山^②；除永野及杉山余系初见外，近卫、东条、及川^③、松冈、河田，均旧识也。最后拜会枢密院原议长^④，本日只作寒暄应酬语。五时返寓，略憩。七时赴近卫首相之宴。宴毕，汪先生、近卫、松冈及余四人举行谈话，对于促成全面和平及强化国民政府交换意（见）。十时一刻辞出。昨日皇宴请时，余与近卫并坐，近卫告余：德、苏百分之六十必战，且德必有胜算。余谓苏联地广，将逃之西伯利亚，与〔若〕渝府然。近卫笑谓：德军作战不如日本之笨拙，或不使其逃避。余谓：则吾辈在东亚及反共立场上，乐得借德人之手解决苏联。近卫谓：如此则德国势力必经西伯利亚至远东。余谓：此系将来之事，暂可不论。渠表同感。本晚，渠亦与余并坐，告余：晨接情报，德、苏已开火，恐系误传，但极紧张。旋赴大使馆，与

① 永野修身，曾任日本海军大臣、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等，时任海军军令部长。

② 杉山，杉山元。曾任日本军事参议院参议官、华北日本方面军司令官等，时任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③ 及川，及川古志郎。时任日本海军大臣。

④ 原议长，即日本枢密院议长原嘉道。

汪先生(商)明日对松冈谈话要点。十时返。

六月二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草广播演词。报载德、土签订友好协定,声明互相尊重不可侵。此实为德外交战之至胜,因其中虽规定双方不因此妨碍对第三国之义务,但对于英无论如何成为一大打击;同时,对于苏联亦有威胁作用。一箭双雕,德外交实令人佩服也。十二时随汪先生赴陆相东条及参谋总长杉山之宴。宴毕,举行谈话,汪先生、东条及余谈二小时,涉及建军、强化国民政府统治、放松物资统制及东亚联盟等问题。晚应松冈外相之宴。旋举行谈话,除汪先生及余外,加入褚大使民谊、徐外长良。余主张日对我应仿美对渝,举行政治借款,并提出德、意承认问题。松冈谓:承认问题月前在欧与里宾特罗甫^①及齐亚诺^②已有约定,只须渠去电即可承认。盖日、德默契,欧洲事由德为盟主,亚洲事由日为盟主。关于借款,允立定三万万日元信用借款,以货物成交。谈至十时始散。此行结果或有可观,但念及老母,未免悲从中来。昨梅山谓:早晚祷告,必可无恙,且能再会。虽属迷信,亦可安慰也。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六时半赴大使馆,随汪先生赴近卫私邸,松冈亦在座。四人举行谈话三小时,涉及问题甚多。决定汪先生与近卫二十四日发表共同声明,对于德、意承认国府及三亿日金借款,重行决定。余表示:借款固欢迎,但盼勿附条件及限制,二人表示同意。余对于日人在中国所作之坏事及种种不合理之举动,毫不客气,尽量陈述。二人深为感动,但似必无法矫正。余告以此不仅为中国前途悲,且为日本前途虑。十时半辞出。十二时赴及川海军大臣及永野军令

① 里宾特罗甫,时任德国外交部长。

② 齐亚诺,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

部总长之宴。宴毕，汪先生、及川及余三人举行谈话一小时，均系强化国民政府各问题。晚赴山下龟三郎之宴，饮酒颇多；此行来日，此为第一次醉酒。宴罢，赴其玉川别庄，即宿于此，万籁无声，幽静可人。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九时起。赴冈部家。旋出席东京市、东京府联合宴会。汪先生演讲谓：中国人民均希望和平，但均怀疑日本诚意；非以事实证明，不能使人心服。汪先生此次各讲演，本日最好，最能动人。下午，得悉德、苏果已宣战，英、苏亦获谅解，国际形势变化真不可测也。日方咸信德必胜利，两个月内可占莫斯科。五时出席新闻记者座谈会，有询国共关系者，告以本极恶劣，但德、苏既宣战，苏必利用牵制日本，使勿助德，故必令共党屈服也。惟日本一面有日苏中立条约，一方有三国同盟，如何应付，殊为问题。不过，此次德先攻苏，则日不负参战义务，或有词可借耳。晚，汪先生在大使馆，约幼海、慧海、君巴、彬彬^①等，及岩永家小姐晚饭，余亦在座。十时返寓。幼海、慧海均留住旅馆。十二时寝。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七时起。幼海、慧海入学校。报载德、苏互相以不守信义相攻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际关系大抵如此也。随汪先生谒犬养木堂墓^②。正午，应河田大臣之宴。宴毕，汪先生、河田及余三人举行谈话。汪先生说明强化国府须强化国府财政。余举三点：一、对中储券之限制，须渐次放宽，使其发展；二、对国府税收政策，

^① 彬彬，系汪精卫的长女汪文彬，时在日本上学。

^② 犬养木堂墓，即犬养毅墓。犬养毅，号木堂。自一八九〇年日本设议会后，即为众议院议员。一八九八年任内阁文部大臣，一九〇八年后，曾多次来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首相兼外相，不久被暗杀。

盼协助；三、三亿圆信用借款，勿附苛刻条件。三时赴放送局广播^①。晚，应大政翼赞会^②之宴，八时半即散。返寓，颇感无聊。闻日政府对于德、苏战争，将阐明态度。一方有三国同盟条约，一方有日苏中立协定，未知日政府态度如何阐明，大可供吾辈之研究也。十一时寝。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緘淑慧、公博、心叔、士群、式军。正午，陪汪先生回请近卫以下各阁员及其他军政要人。三时随汪先生赴宫中辞行。四时出席贵、众两院欢迎会。傍晚访友于品川，直至今日始回我自由之身也。日阁决定对德、苏战事暂不表示态度。余昨正怀疑其将如何表示，今暂沉默，足见不易表示，惟有沉默之一法耳。九时偕伊藤赴花蝶便饭，旧游地也；主人欢迎甚诚恳。十一时返寓。汪先生明日离东京。此行，一方面日本民众欢迎极热烈，一方面政府亦开诚交换意见，不为无成绩。惟念及全面和平如何实现，未免忧从心来耳。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昨得报：美国调停中日战事，已开始接洽，史汀生亦赞成。闻重庆希望：一、中日不直接交涉，须由美出面调停；二、开中、日、美、英四国会议，解决中日及太平洋问题；三、划一停战线，日军由该线后退若干；四、其他政权，任其自然消减；五、尊重中国主权；六、不妨碍建国纲领。且渝方已指定宋子文在美全权进行。七时赴大使馆，与汪先生谈问题。余意：如能和平，则我求仁得仁，应以全力促

① 周佛海在广播讲话中，鼓吹汪精卫此次访问日本，“在中日国交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中日合作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今后要与日本“携手协力，向中日共存共荣的共同目标，勇往猛进”。

② 大政翼赞会，是近卫文磨为进一步加强法西斯体制，借以取消现有政党，而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成立的一个官办国民联合组织，由内阁首相任总裁。

成之。汪先生亦赞同。旋送至东京站，夹道民众欢送，如欢迎时然，近卫以下各要人均在候送。返寓后，接沪缄，知李厚徵到沪，专访余，为和平工作。李为蓝衣社中坚，何以如此？岂渝方真欲和平耶？十二时赴日本银行总裁结城之宴，在座均日银行界要人。余演说中储所处之环境，较旧中央银行困难万分，而半年来成绩则较当时为佳，望对流通区域之限制能渐放松。下午三时赴热海休息。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昨五时半偕伊藤、冈部二人至热海，宿于山下老人之别墅。背山面海，地极幽静，且园庭极为曲折，颇令人有出尘之感。旋白井大佐亦自松滨赶来，聚谈甚欢。连日忙碌，今日以后，可小憩数日矣。十一时寝。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十时起。闻山下老人因余来此，昨亦赶来。渠别墅在热海者，有三处，余所住为新近修成专以招待朋友者，渠则住其本宅。偕白井、伊藤往访之，除深致谢意外，更谈汪先生访日各项问题。下午，来回拜。旋即同赴其本宅晚饭。渠为财界要人，在政治上虽不露面，颇有实力。谈及全面和平，渠亦极望重庆能来，惟以不可求之太急；如由日本派人求和，则和平反不易得。今只以全力强化国府，静俟其自然发展。其言颇有见地。九时半辞出。十时半寝。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七时起。八时半乘车返东京车站。中遇影佐、冈田、石原三人，盖亦来热海休息者。返帝国饭店后，出席青木之招待宴，座中均财界重镇，如池田成彬、结城丰太郎。余略述国民政府财政情形，谓如果能令余放手做去，财政决非（无）办法。并谓余现处之环境较宋子文时困难万倍，如余能自由发挥余之手腕，其成就必不在

宋之下。听者似为感动。旋访兴亚院及川中将^①，并偕青木顾问访大藏大臣河田，商三亿圆借款内容及发表手续。此次借款不过为一种政治作用，对于购买军器虽有帮助，对于一般财政无大裨益也。晚，应阿部大将之宴。座中，外务省友人密告，本日得德回电，德、意两国七月一日可表示承认国民政府，渠已电南京报告汪主席^②。余意，就强化国民政府言，此事极有意义，但就促成全面和平言，未免有多少妨碍，惟余等等候至今，渝方丝毫无和平之表示，如此作法，诚非得已也。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七时起。闻德、意承认问题，早则七月一日，迟亦不过十号。关于此次[事]，余曾再四考虑，于促成全面和平，或难免多少反效果。惟目前英、美、俄及日、德、意两战线已分明，谁胜谁败，尚未可知，就中国全体而论，重庆已加入前者，如前者胜，中国之福；如其败，则中国之祸。今南京加入后者，则中国双方均有关系，所谓脚踏两只船，无论胜败谁属，中国不至吃亏，双方当局均应有此谅解，不可因此真演成国内之争也。上午，继续来客不断。十二时偕两小孩赴冈部家午饭。慧海决定四日偕余先行，幼海俟考完后再动身。下午见客数人。晚，应高岛社长^③之宴。接淑慧(毓)，闻母亲安[及]文伟^④解赴长沙，重庆诿为不知此事等语，令人焦急。重庆岂真不知情耶？余此次东来，于营救母亲实有妨碍，忠孝不能两全，真不易处也。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陆军省军务局课长大西来见，表示日本上下竭诚援

① 及川中将，及川源七。本年四月，任兴亚院政务部长。

② 汪精卫已于是日返抵南京。

③ 高岛社长，高岛菊次郎，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社长。

④ 文伟，余文伟。

助国府,今后决无问题;惟军部所接情报,无一赞扬国府者,如国府同仁不自努力,恐日本人失去援助热诚,并举数例证明。其中所言,多有误会者,余当时说明,彼即倾服。影佐来谈半小时。民谊来,略谈德、意承认问题。下午,访本多大使于其私邸,谈两小时,其目的亦在如何能达到和平。日人谋和亦可谓费尽心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事态不扩大,何至有今日进退维谷之现象?惟日本中、下级军人仍未觉悟,恐须使其再经过若干痛苦也。晚,西园寺、松本、犬养介绍少壮官吏,大约均次官级者;此辈人二三年后均可为大臣。酒席中倾怀痛说,今日结下交谊,将来或有用处也。

一九四一年七月

七月一日 星期二

八时起。接见来客数人。十一时半赴大使馆,宴请本多大使及此次随汪先生来日之日本同志。闻民谊云:罗马尼亚公使已来表示承认我政府,德大使本日下午三时、意大使明日上午九时来馆表示,同时各该政府本日均向南京我外部表示正式承认^①。久悬不决之案,此次竟如此迅速解决,一面固因松冈前次欧行已有接洽;一面亦因德苏战争,德不能不向日表示好意也。返旅馆后,见客数人;复淑慧等信。晚赴藤山爱一郎^②之宴,仅山下、影佐、犬养数人,屈膝谈心,颇为愉快,最后举杯庆祝德、意承认国民政府。十时半返旅社。我政府既获国际地位,今后需要外交人才愈多,而我外交阵容如此薄弱,真令人耽〔担〕心也。

^① 是日宣布承认伪政权的除德国及意大利两国外,还有其仆从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三国;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三国,于翌日亦宣布承认伪政权。

^② 藤山爱一郎,曾任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等职,时任日本东京商工会议所会长。

七月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儿玉谦次郎来见,谈调整合办公司等问题。影佐、日高来,谈德、意承认后,我外交阵容须充实;与余昨所想者正同。午偕外务省田尻参事官、太田课长便饭,谈今后国际趋势及中日事变前途。二人为外务省中级中坚分子,田尻头脑尤明析〔晰〕,前途未可限量也。下午,访本多大使于外务省,当时面交渠对余两月前所提希望事项之回答,大体均同意,惟实行时恐须费周折。旋赴外相官邸,访松冈外相,谈一小时,注重于全面和平,使中日两国能协力向外发展。晚赴青木顾问之宴,在座均大藏省次官以下之局长及重要课长,可谓日本财政方面之中坚干部。一一介绍,略谈。十一时返。

七月三日 星期四

九时起。拜访高岛社长及犬养夫人。午偕冈部赴□水便饭。下午,电汪先生,报告与松冈及本多谈话情形。犬养来,商赴京都、大阪日程。晚,约集去年条约谈判之中日双方同志欢宴,阿部大将亦出席。席中,余主张设法使法国承认国民政府,盖法国为轴心国以外之国家,如果承认,另有意义;并谓昨已与松冈外相提及,渠之观察有百分之五十可能,现正工作中。群咸赞成。九时半余先退。十一时寝。

七月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见客数人。出席第七高等学校^①同窗会欢迎宴,出席前驻俄东乡大使^②等卅余人;预计本二十余,超出十余人,诚盛

① 一九一九年夏周佛海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实为预科),毕业后转入第七高等学校(地点在鹿儿岛)。一九二二年秋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

② 东乡,东乡茂德。原任日本驻苏大使,一九四〇年辞职。

会也。午与各老友便饭，并告别。离情别绪，溢满胸怀。三时出席日本外交协会，出席者多各界领袖，前任各国大使亦均参加。演说一小时，谓：渝方称余等为汉奸，余辈自命为民族英雄，然事实上结果究竟如何，殊难预料。个人毁誉不足惜。假使余等以汉奸而终，中日问题永久不致解决，历举可成为汉奸之二种场合。如余等成民族英雄，则中日之间永久平等合作，永远不致发生纠纷。群咸感动。晚，应河田大藏大臣之宴。八时返寓。阿部大将、本多大使等送至车站，东京之行又成陈迹，未免惜别依依。慧女随行。过横滨后即寝。

七月五日 星期六

七时起。八时抵京都，别十五年矣，旧地重游，感慨无量！十时，赴京都帝国大学讲演会，校长羽田亨等出迎。回忆十余年前黎元洪^①曾来此讲演，盛极一时，今日之会且过之；当年苦学时，不图有今日大丈夫得意时也。讲演一小时半。出席羽田校长午餐会，到各学部部长。旋访旧居之牧田家，即幼儿出身地也。沧海桑田，亦非当时景象矣。晚，应京都国防协会之宴，到京都府知事、京都市长及京都师团长等。师长为森冈^②，旧识也。余演说：欲全面和平，言易固易，言难亦难；盖渝方对于抗战本无把握，对于最后胜利衷心实无确信，就此点言，和平似易；但中国人对于日本，尚不能完全相信，因日本尚未以事实使中国人完全相信，就此点言，和平实难；今后须向难处做工夫，即日本须以事实证明尊重中国生存独立也。

① 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参议院议长、副总统、大总统，一九二三年被直系军阀驱逐，一九二八年死于天津。

② 森冈，森冈皋。原任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

七月六日 星期日

七时起。山下老人自神户来电话，谓不能送行。便中告余：本多大使有辞职意。余觉此时以本多留任为宜，因亲笔缄劝其勿萌退志。九时十五分乘火车赴大阪。下午，赴宝塚观歌剧。旋观在上海所拍《上海之夜》影片，颇有感触。晚出席大阪府、大阪市及大阪商工会议所联合欢宴。余演说：日本人中大约有三点对我政府怀疑：一、是否真有诚意；二、是否只赖日本援助，自不努力；三、前途是否有望。一一加以解释。余等对日本行为常有指摘，并常提出要求，乃诚意之表现；继提出事实，证明上下努力及过去成绩，以证明前途有望。关于二三两点，实惭愧，而无把握也。宴罢，复举行恳谈会，关于金融、通货、产业及中日合办事业等，彼此交换意见。九时半始散。慧女随惺弟出外，十一时返。十二时寝。

七月七日 星期一

本日为芦〔卢〕沟桥事件之日，亦即此次事变之发端。当时万想不到扩大至全国，且延长四年尚无解决之望也。回想往事，悲哀无既；今后如何变迁，殊令人无法捉摸。八时起。派彭参事^①持片，回拜大阪市长、府知事及商会长等。十时半乘汽车赴神户。天雨，寻须磨之山下别庄而不可得，询之警察始觅到。山下老人不在，其长子大郎出招待，午饭后即上船。船长等须〔均〕来致敬。旋日高公使、青木顾问、清水书记官，亦同来赴沪。三时起碇。风平浪静，与慧女散步甲板。访日之行，于此告一结束矣。此次成绩虽佳，然如何促成全面和平，仍无把握，瞻念前途，未免忧心如捣也。十二时寝。

^① 彭参事，即伪财政部参事彭盛木。

七月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偕慧女散步甲板。旋写字多张,应日人请也。本不善书,因不得已而写,反使胆子愈大,兴致愈佳。船稍动摇。慧女午餐未终即睡。下午草致东京各友电稿十余通。瞻念国际形势,使人断〔难〕于判断。忆二十七年撤退至汉口时,正德、苏互相谩骂正烈之际,当时有人谓希特勒与斯大林系演双簧,心中早有默契,不久即可合作;当时认为笑谈,不图年余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果成,此已出人意外矣。此次德、苏战争,忽于谣传一周后果真爆发,又似为人所万想不到。惟履霜坚冰至,由来非一日。松冈告余:在柏林语〔晤〕里宾特罗甫,谓望与苏订立中立条约;里谓斯大林狡猾,必不可能。不图渠至莫斯科三日,日、苏中立协定即成立。盖斯大林当时已知德必攻苏,故以之怀柔日本也。至英、美传统上反对苏联,今竟与苏联同一阵线,且以全力助之。世事变迁,真使人有隔世之感也。

七月九日 星期三

昨晚风浪颇大,今日更剧,余与慧女均不能就食,慧女且吐两次。七时近长江口,风息浪静,与慧女进晚饭,精神稍佳。闻船明晨六时抵吴淞口,须候潮至,下午二时始靠岸,焦急万分。旋闻驻沪日海军来电,于上午九时派小艇至吴淞口迎接,心始安。十时半寝。

七月十日 星期四

七时起。九时海军小艇来接,淑慧亦亲上船迎接,慧女欢喜若狂,当即乘车返寓。热极。与欢迎者略事周旋,即午饭。本拟小睡,因亟欲晤李厚徵,未克入梦,当即来面谈;老友重逢,感慨无量。

渠此来，系得贺衷寒、康泽、刘咏尧^①等黄埔少壮派而曾为余之部下者之同意，实地观察此间情形，作和平准备。其先决条件为不倒蒋，如日必欲倒蒋，则干到底。对于日本诚意及南京人事问题，亦提出意见，颇当，一一详为说明。并云：如蒋有意和平，当设法请松冈飞渝。谈话三小时半，李大为感动。旋赴心叔处，晤公博、思平、式军，谈日方已相当予我协助，今后在我如何努力；略谈改革机构、调整人事各问题。十二时寝。

七月十一日 星期五

七时起。接见关务署长张素民、所得所〔税〕处长邱访陌、上海财政局长袁厚之、特工总部处长万里浪、傅也文^②及耿绩之等。下午，接见江苏财厅长董修甲、浙江财厅长费公侠及蚕丝捐处长许江等，分别有所咨询及指示。旋赴心叔处，接见孙曜东，询示金业交易所问题。晚，访青木等，并晚饭。饭后至心叔处，与式军商棉纱及卷烟加税问题。十二时偕淑慧返寓。李北涛自港来，报告钱新之、杜月笙对和局意见，并谈及钱与蒋谈及余事。当与之详谈国际局势，如今后和局有希望，当力促其成也。

七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七时起。召李厚徵作第二次谈话，详述未尽之言。旋赴中储，分别召见各局、处长，有所指示。十二时半返寓。下午，接见工部局董事 MacDonald。旋赴礼查（饭店），访板垣大将。渠调任朝鲜军司令官，惜别黯然。共饭后，复谈今后我政府应作事业。返寓后，接见陈宝骅，渠定日内赴渝。当臧果夫、立夫及布雷，请其分别投

^① 刘咏尧，字则之，湖南醴陵人，一九〇九年生。曾入北京朝阳大学，后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受训及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北伐，历任营团长及军队宣传、政治工作职，中将。后在力行社、复兴社任职，并曾兼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中正学校、中正大学校长等。时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

^② 傅也文，时任伪特工总部书记长兼机要处长。

送,并详告以余对时局之意见及办法,请其转达重庆老同志,只须于促进全面和平有关,自当尽力促成。谈一小时惜别。

七月十三日 星期日

八时起。影佐少将、冈田大佐来,谈组织中日双方委员会,以调整各种事业。余告以改革机构、刷新人事之意见,并谈及财政、党务问题多种。午饭后辞去。下午,与君强商强化税警部队办法。与李厚徵作第三次谈话,嘱其返渝努力。李北涛来作第二次谈话,亲缄钱永铭,请其转达,并告以促进全面和平之意见。三日来与李厚徵谈三次,与李北涛谈两次,与陈宝骅谈一次;三人中两人赴渝,一人赴港,故三日中之努力,可谓集中于全面和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之成否未可知,要当尽余之心也。晚赴李择一家便饭。十时半返。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七时起。飞京。当赴财部,审核下半年度概算。旋谒汪先生,报告经过。下午,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召见各局、司、署、处长,处理积件。五时访公博,闻汪先生将赴满洲,深以为异,询之公博,亦不知情,当偕往汪先生处,并表示坚决反对。汪先生谓系徐良建议,渠未赞同。何以日本、满洲均已准备,并定二十六日前往?余与公博力陈不可往之理由;汪先生深怪徐良胡为。七时辞出。电询日高公使,据称渠亦不甚赞成,惟系汪先生亲自表示,故亦不便反对,乃知汪先生怪徐良者,做作也,为之扼腕。晚与公博商人事及机构,余主张与公博均降一级,余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为一普通部长,公博辞立法院长,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以示模范,面抑幸进之风,公博颇赞同。

七月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下午,约日高公

使、影佐少将来家，坚决反对汪先生赴满。二人亦了解此行有害，惟谓汪先生既自行说出，未便失信，此事决非日方发动，请余谅解。并云满洲已筹备欢迎。余仍反对，谓至少二十六日不可前往，将来再说。旋接见倪道烺，谈安徽省政。川本大佐来见，报告最近军事情形，嘱其协助编练税警。五时偕公博谒汪先生，仍陈述可暂缓赴满，并商人事、机构调整问题；对余主张表示采纳。余并陈述行政院中各部、会有须裁并者，因提出方案三种。晚电话沪，适淑慧外出，不胜怅怅。十一时寝。

七月十六日 星期三

七时起。出席军委会常务会议。旋赴财部。下午，在家接见蔡市长培、刘军长培绪、丁师长锡三〔山〕、钱厅长宗懋〔懋宗〕、吴处长继云、刘主任郁芬及日高公使，分别有所商谈。晚，宴经济顾问青木、福田^①、难波^②、桥井^③等。晚公博、思平、心叔、揆一来谈，十一时半散。日来太平洋风云颇为紧急，美欲利用海参威〔崴〕为援俄通路，日本表示不能坐视，同时南进声浪又高，在沪日系银行大批卖出美金，日本果将参战欤？据余所知，日甚持重，但海参威〔崴〕问题恐将逼成日本参战也。

七月十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阅报，知日本近卫内阁于昨晚深夜总辞职。闻讯时以为对俄必有举动，但与余在东京所得消息则不相符，盖近卫对于德、苏战争，取慎重及观望态度，对美且主张妥协，与松冈之主张加入德、意作战者正相反。岂近卫辞职，松冈上台欤？下午三时知近

① 福田，福田纠夫。曾任驻英国和法国大使馆财务秘书，司税官、税务署署长、主计局局长等职。时任伪经济顾问。

② 难波，难波理平。时任伪经济顾问。

③ 桥井，桥井真。时任伪实业部经济顾问。

卫仍受命组阁，始知此次总辞职全在应付松冈。今后日政府将对美缓和也。出席中政会后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赵毓松及李某。李系青年党之曾琦所派来者，据云曾得龙云之助，由昆明到港，拟策动和平。旋召见杨钧天、苏成德，分别有所咨询。日宪兵队长森大佐来见，此人无甚了解，应付之而已。五时半偕公博谒汪先生，谈日阁改组之经过及将来；余始终认为不致参战。晚，鲍文樾^①来，谈西安事变情形，不胜感慨系之。

七月十八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十二时田尻参事官自东京来见，留便饭。据谈日本对美、对俄均不致战争；对于安南之西贡，或将派兵驻屯，但不致因此引起美国军事动作。下午在家，先后接见木村、船津、马嘯天、刘仰山、徐苏中、石林森等，分别有所商谈。七时约书城商总要行〔行要〕务；对于重庆中央银行所发廿九年之十元券决不收受，盖不仅日系银行不收，即花旗、汇丰亦不收。此票不能购买外汇，将来受损失者为持券之人民。未知渝府此举何以对人民。余拟限期使人民以此券掉换新法币，宁使政府负担此项损失也。晚，心叔、思平、兰江来谈。闻日外务大臣已决定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②继任，足见对美态度之缓和也。

七月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部。接见德国大使费歇尔^③，谈半小时。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家。约犬养便饭，并谈日阁改组后外交政策，大约不愿多受日、德、意同盟束缚，对美将采取妥协政策。此点固为德

① 鲍文樾，时任伪军政部部长。

② 丰田贞次郎，曾任日本海军省次长、商工大臣。是日，调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

③ 应为临时代办。费歇尔，即飞师尔。时为德国派驻伪国民政府临时代办。

所不愿,然如能因此阻止美国参加欧战,间接上亦为德帮忙不少;且日、德、意同盟,主旨固在防止美国参战也。下午,赴中储,召开理事会,并集合行员训练班学生训话^①。接讯,知本多大使辞职;此老不来,工作或将停顿。返家后,影佐少将来询机构、人事调整问题。据云,关于驻华日大使,渠主以日军总司令兼任。此议日方恐难通过,中国亦因面子关系,亦难同意。但渠以为工作容易推动,否则总司令部、大使馆、兴亚院互相牵制,使调整工作不易进行。余答以利害参半,当详细研究。

七月二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税警部队将领赵壮飞等,询问税警部队参加清乡情形^②。董健吾来,报告组织、情报工作。邓瀚来,报告军官训练团情形。旋谒汪先生,研究调整机构及人事问题。下午在家,接见胡总司令毓坤、沈司长绂、陈委员长济成。旋先后访影佐少将及川本大佐,谈推动强化国府工作及收编税警部队问题。晚与心叔商人事问题。星期日亦无休息,为国勤劳,份内事也;惟究竟有无成就,殊为疑问,恐徒劳无功耳。近卫电汪先生,谓对华政策不因内阁改组^③而变,此殆官样文章也。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回拜德国公使飞师尔,谈半小时。旋谒汪先生,再商调整机构及人事,大体均已决定。赴中储,处理例件。下午,赴财

① 此为伪中央储备银行第二届员生训练班,共四十人。四月十六日开始训练,时训练结业。

② 本月一日起,日伪在江苏省苏北地区的常熟东部、昆山、太仓西北部及吴县北部地区开始“清乡”。参加清乡的除日军外,有伪第一方面军及伪中央税警团一部,另外还有警察和保安队共一万五千余人。

③ 十八日近卫重组内阁,近卫任首相兼法相,丰田贞次郎任外相兼拓相,小仓正恒任藏相,东条英机任陆相,及川古志郎任海相。

部。接见海通社记者 Lange 及 Boochow, 谈一小时余。召见南京所得税郝处长, 告以举办新税, 第一年但求其能办通, 不必过于严格, 第二年则不宜从宽; 惟此点对外切不可表示。返家后, 接见张旅张[长]瑞京、刘总队长启雄, 询其所部状况。川本大佐来, 谈民运问题。晚, 刘兰江来, 商收抚孙良诚部问题。心叔来, 告以无论公博是否辞去(立)法院长, 降为行政院副院长, 余均将辞(行)政院副院长, 以示谦让。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及全国经济委员会。散会后赴中储。下午在家。犬养来, 商设立上海大学问题。武汉特务机关长落合大佐来见, 报告武汉情形。葛亮畴来, 报告盐务情形。冈田大佐来, 谈财政问题。陈光中来, 报告清乡情形。闻本多大使经日政府慰留, 已打消辞意; 当电东京, 表示欢迎。晚, 傅筑隐及思平、炳贤、君强先后来谈。十一时寝。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七时起。赴税警学校干部训练班, 训话一小时。旋赴财政部。下午在家, 接见宪兵司令申振纲、邓次长祖禹、赵部长正平, 分别有所商谈。刘家骧来见, 报告组织华北各地青年情形。思平来谈, 拟让浙主席与君强。余告以君强年少气盛, 不能为封疆大吏, 以民厅长代行主席, 或可一试。当召君强, 面谕之, 渠亦同意。此人能力颇强, 惟才华外露, 人缘不佳, 屡告戒之而终不能改, 其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欤? 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 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 召开中日联络会议, 谈推进调整合办公司及改善物资统制等工作。散会后, 接见海州保安司令李实甫及军委会第一厅长臧卓。

晚与思平、君强及兰江，闲谈军事等问题。十二时寝。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由京飞沪，淑慧、幼海至飞机场候接。淑慧常迟起，为余起早床，实可感也。抵寓后，约李北涛来，谈国际情形、日本现状与全面和平之关系，请其电钱新之转陈蒋先生，如国际情形于中国不利，应早日和平，并对于金融及税收有所说明。下午赴行，略事料理。晚，赴心叔家晚饭。与公博商人事调整问题。渠表示愿降为行政院副院长，但劝余任外长，余以毫无外交经验辞之。旋式军来，商卷烟加税问题。叔雍来谈盐务。十二时返寓。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素民来，报告海关近事。木村顾问来，谈顷得电报，美国因日军进驻西贡而冻结日本在美资金，中国亦在内^①。顾虑已久之问题，今竟实现矣。因与木村商将中储所有美金，改为自由日圆，惟冻结之后，未知日政府肯否照办。资金冻结后，国际贸易必减，因而关收亦必减收，今后财政实成问题，不胜焦虑。陈次博〔溥〕来，报告盐务情形。晚，与犬养赴六三（花园）宴会。十时赴心叔家，谈至深夜始散。

^① 本月二十一日日本与法国维希当局达成“共同防守法属印度支那”的议定书，二十四日新组建的日军第二十五军从海南岛三亚港出发，于二十八日侵入越南南部。此前（二十五日），日驻美大使奉令将此举告知美罗斯福总统，美国政府随即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包括现金、支票、票据、金块、银块、银行存款、公债及息券、股票、抵押品、提单、制造品、商品、船舶，及已载货物、土地买卖契约、租界土地权、地租、无记名契约、收据账簿、商业契约、土地支用票、特许权、商标权、著作权、年俸、红利等项，并禁止汽油输往日本，封存国内生丝等。但是，并不没收也不扣留日本在美国的船舶，“正当商人”仍可照常营业，日本在美国银行存款，仍可提取，也不封闭日本在美所有领事馆。二十六日，英国及其属地加拿大、澳洲、南非、纽西兰、印度、缅甸以及荷属东印度，也都采取“冻结”行动，并宣布废除与日订立之一切商约。美、英等国应中国政府之请求，同时对在中国在美资产实行“冻结”，以利稳定中国金融和打击日本套购占领区外汇。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七时起。赴税警学校,集合官兵一千六百余人训话。十一时返寓。唐生明^①来,报告清乡情形。孙曜东^②来,报告征收标金交易税情形。下午,分别接见傅也文、万里浪^③、胡均鹤^④、董修甲、许江、林之江等。晚,应日本银行之请,赴六三(花园)宴会;并赶到沪初时之三号,不禁万感交集。人生变幻复杂,不由人算。今日之事,过去不知;将来之事,今日尤不能知。今后是祸是福,诚不可知!但恐苦多乐少,祸多福少。自钻牛角,于人何尤?苟有痛苦,亦应自作自受。旋赴心叔处,与淑慧三人,谈至一时始返。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与木村商金融上各项根本问题,并处理例件。下午,接见王后(鹤)寿,曾任汤恩伯之参谋长,台儿庄各战役均曾参加;此次由西安间道来京,参加和运,实参谋人才之中不可多得者,因用于税警学校。顾继武来,报告上海民运情形。旋赴虹口,会合日本金融界,谈美金冻结后之趋势。晚赴邵式军之宴,淑慧及小孩均同往。十二时返寓。闻母亲尚无脱险讯,不禁心胆俱碎。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七时起。乘机飞京。上机后觉机身动摇,似将出事,沿途耽[担]心,后竟安然到达。当即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返家。士群来,报告清乡工作。下午在家,接见日高公使、青木顾问,谈日、美

① 唐生明,时任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驻苏州办事处副处长及参谋团主任参谋。

② 孙曜东,时任伪财政部驻沪专员,上海复兴银行总经理。

③ 万里浪,时任伪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

④ 胡均鹤,时任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区长。

关系及其他外交情形。余初以为美不致冻结日存款,今竟冻结。至昨日余深信日、美不致以兵戎相见,因美国无作战决心,日更极力避战,但今日见报,荷印对日不仅取消汇兑协定,且停止供给煤油,如此对日压迫,日本岂能忍受?故今后日、美之间,不敢决定无战争也。晚赴汪先生之宴。闻余今晨所乘机在汉出事,萧其昌^①殉难,如四小时前出事,则余亦离人间矣。生死有命,其信然耶。

七月三十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拟自九月一日起,关、盐、统三税,均以新法币征收。此次美金冻结^②,旧法币既不能购买外汇,则此举于政府、于人民均无害处也。下午在家。接见冈田大佐,商谈财政上各项问题一小时半。召见黄自强,日本士官(生)也;战前任军事要职,此次任张发奎之训练处长,由桂林来京参加和运,有用之才也。刘兰江来,谈孙良诚部投诚问题。董健吾来,报告上海情报工作。晚与士群谈人事问题。渠对警政部取消^③,极表不满,婉言慰之。荷印对日如禁供石油,战争必发生,岂美国真欲使太平洋不太平耶?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与汪先生再谈人事调整问题,当加增一办法,即宣传部取消,改为宣传委员会,汪先生自任委员长,以林柏生为秘书长,如此,则更圆满公平也。旋访影佐,据云,不可使某一人权太大。据渠观察,目前有两癌:一为李士群,一为任援道;任为害小,李为祸大,如不及早防止,将来必有大患,故主

① 萧其昌,曾任陆军大学教官,少将。时任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

② 本月二十九日,伪行政院第七十次会议,通过伪财政部拟定《处理指定人资产办法》案,冻结英、美在华资产,即日起实施。

③ 此项决定,于八月十六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

取消警政部。其观察深刻,令人心服。旋赴财部,处理重要问题多起。下午,出席联络会议,所谈问题甚多,主要为应付美金冻结后财政收入锐减情形。晚,应后宫总参谋长^①之宴。返家后与思平、心叔、叔雍闲谈。十二时寝。

一九四一年八月

八月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接士群电,辞去一切职务。盖因警政部取消,以此要挟也。当与影佐电商,会谒汪先生商办法。旋赴财部、中储,处理要件。犬养来午饭,亦谓此风不可长,否则跋扈之长(风)将不可抑。下午,在家接见沈尔乔、王敏中^②、冯国桢等。新委师长刘相图^③来见。五时半谒汪先生,影佐亦在座,商应付士群辞职办法。汪先生有软化倾象(向),盖畏忌特工也;胆小如此,似非领袖所宜有。影佐力主须贯彻政府意旨,否则政府威信将扫地。并云:如士群以特工为后盾而反抗,尤应乘其势力未大,先予抑制。汪先生心始坚定。晚与思平、心叔谈将来趋势,可乐观者实太少也。

八月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十一时半返家。淑慧偕子女返家,家庭中顿增活泼景象。电士群,劝其勿意气用事,以失内外同情;明知其不听,或将以怨报德,但为友谊计,不能不予以最后忠告

① 后宫,后宫淳。曾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三部部长、师团长、华南日军司令官等职,时继板垣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② 王敏中,时任伪内政部政务次长。

③ 刘相图,原为国民党于学忠部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本年四月率部降日投伪,被委为二十八师师长。

也。下午,在家接见彭年、马啸天、戴策等^①。旋警卫师长郑大章来,报告该师情形。召木村顾问,商发行准备问题;盖中储正货准备只一万一千万,而发行额已近八千万,再发行三千万,即无十足之现金准备矣。晚与淑慧及子女在庭院乘凉,恢复战前情形。惟念及河山破碎,满目疮痍,老母安危莫卜,令人悲从中来也。

八月三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徐苏中、陆怡然,代批清乡委员会公文,并审核关于物资统制、经济封锁之方案两种。下午在家接见邓祖禹、戴英夫、王敏中、苏成德、崔步武等。邓赴沪,托其带一缄致土群,作最后忠告。闻渠在沪召集党羽,声言如警政部取消,渠所部即总辞职。不识大体竟至如此!履霜坚冰至,非一朝一夕。汪先生畏忌及日方庇护,为养成其骄横之主要原因。今日方似有觉悟,而汪先生则仍畏忌,此不仅不能维持威信,且非爱护士群之道也。召君衍、星辰,嘱拟呈文及命令,自九月一日起,关、盐、统三税,均以新币征收。十一时寝。

八月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会报,并赴财部,处理例件。下午,在家接见军政部长鲍文樾、宪兵司令申振纲、武汉绥靖主任叶蓬,分别有所商谈。军事干部不健全,为政府最大缺陷;非暮气沉沉,即私心用事,建军前途岂可乐观?鲍为人稳重精细,惟东北彩色[色彩]太浓,处事恐亦不能公正也。晚,宴日军总部参谋副长土桥少将及川本、永井大佐等。九时各散。土群来电,谓已赴苏工作^②,大约已软化矣。不学无术如此,可深慨也!与淑慧及子女等乘凉庭院,

① 戴策,号子丹、止安,湖南宁乡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秘书厅主任秘书兼第二处处长。时任伪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② 苏,即苏州。李土群时任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该会驻苏州办事处主任。

明月满天,清风拂面,殊为舒适。十二时寝。

八月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因汪先生离京^①,代为主席。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青木顾问、冈田大佐,谈财政、金融问题。晚,赴思平家便饭。返家后,揆一来,商重要军事问题数项。旋因幼几不愿再赴日求学,恳切劝谕之。青年人烦闷,实可同情,余幼时亦如此也。心烦意乱,寝不成寐。前途困难重重,所需心血甚多,公私交困,余其殆矣。

八月六日 星期三

七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发行局长易次乾,商印制钞票问题。中村参事官衔本多大使命来问候,据云本多十八日可到沪。木村顾问来,商发行准备及印制新钞票问题。张军长岚峰来,报告接洽孙良诚部及该军部情形。邓祖禹、苏成德、石林森、陈光中同来,报告在沪、苏劝慰李士群情形,并云李对余仍绝对忠实,亦惟有姑听之而已。告以余致李各电,均义正词严,忠言逆耳,李对渠[余]不满,亦人情之常,惟不可受人离间。余之为此,亦不过姑言之而已,因李为人实令人疑心其诚意也。晚与淑慧及子女乘凉园中,月光如水,颇足怡情。

八月七日 星期四

八时起。日高公使来,谈要事数件。旋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接见周学昌、杨钧天。五时偕淑慧飞沪。晚与公博商机构调整问题。人事非常复杂,颇不易圆满也。十二时寝。

^① 本月二日,汪精卫飞抵广州,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东亚记者大会”。

八月八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李北涛(来),谓明日赴港;当臧钱新之、杜月笙,托其带交。臧中详述余之主张及立场,并言如和平时机到来,将为全面和平竭尽棉[绵]薄,惟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不仅不易言和,且不宜言和;但两国相争终须和平,余可牺牲一切,为和平而努力,并托其营救母亲,使得通消息。旋默邨来,谈人事问题。书城来,商中储各项重要问题。下午赴沪分行。晚赴心叔家。约叶扶霄来,谈银行缴纳存款所得税问题。告以余之目的在推行政令,款项尚在其次。托其疏通,以免僵局。约式军来,谈以新币征收统税及其他税务上问题。十二时寝。

八月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召见邱访陌,询问并指示征收所得税问题。召见袁厚之,谈上海市财政情形,并商上海市立银行问题。林之江、许蜚存来见。旋召见士群夫人^①,温慰之,嘱其转告士群,不可因个人一时得失,影响全局。明知无效,尽心焉而已。木村顾问来,商印制新钞及信托局问题。晚,与犬养饮于六三花园。旋赴心叔处,与公博仍谈调整机构问题。咸以汪先生无决心,且汪夫人从中作人事上之纵横捭阖,今后作事大不容易,为之焦心不已。昨、今两日飓风过沪,树木多为吹倒;下午稍晴,明日或可飞行也。十二时返寓。

八月十日 星期日

七时起。偕淑慧飞京。川本、永井两大佐来,商解决汪先生卫队与日宪兵冲突办法。十二时赴东亚俱乐部正式(会)谈,我方为余及杨揆一,日方为土桥参谋副长及大木宪兵司令,川本、永井从

^① 李妻为叶吉卿。

旁协助，双方互表歉意，一件公案可算了结。旋共进午餐。返家后，君衍、成德先后来见。旋赴机场欢迎汪先生。返家不久，汪先生召见，谈广东情形及机构调整问题。余未表示意见，仅讲电召公博来商。闻汪先生所述意见，多有不妥当者，如主以心叔为海军部长，士群为铁道部长之类。身为领袖，不知思想见解何以如此不周到也。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戴策等三人。四时赴汪先生处，会同公博，商调整机构问题，影佐亦参加。对于跋扈恣睢者，感觉非加以制裁不可，惟刻只作第一步，视其有无悔悟；如怙恶不悛，则只好忍痛割腕，送其赴日考察也。旋赴川本大佐处便饭，影佐亦来，便中再略谈调整问题。十一时返家。略事料理，十二时寝。

八月十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旋汪先生召见，与公博三人，将调整机构及人事问题作一整个之最后决定。下午，在家接见武汉所得税处长熊子嘉等五人。五时仍与公博赴汪先生处，并召影佐来，将上午所谈再检讨一次，嘱其预先非正式转告日方，拟于十六日中政会提出。晚，与公博、思平、叔雍、君强等闲谈。汪先生命余为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长，余力辞，主与思平、默邨三人为常委。返家后，公博、思平均不赞成，仍主余为委员长，并决由公博向汪先生陈述，从此又多一工作，多一繁剧矣。十二时寝。

八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七时起。召见默邨，告诫以今后须改变作风，须诚实，不可用小手段；用人须以人才为本位，不可滥用。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

下午,在家接见白凤翔司令之代表张某、安徽省主席倪道烺及沈清尘、孙济武、田跃龙、苏成德、刘星辰、赵叔雍。晚,赴心叔家便饭,与公博谈人事问题。咸觉汪先生常使人为恶人,而自则从中取好。吾人为领袖任怨,固不敢辞,而领袖居心以怨归人,以恩归己,且荫袒护助长为恶者,大局前途实不堪问!大局不可问,即汪先生事业不可问,未知何以情愿牺牲事业,而阴〔荫〕护破坏大局者,岂见识不到耶?十二时返家,即寝。

八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日高公使来谈。旋赴中储及财部。十二时赴援道之宴。返家时士群已在,余告以余决无害彼之心,因害彼于我无利,且云过去各电,均义正词严,嘱其勿有轨外行动,此乃真正爱护;苟余有加害之心,必怂恿其妄动也。余意虽诚,词虽恳,似未得其信任。渠所言,狂妄及不顾大体之处甚多,似无丝毫觉悟也。下午,在家召开与日军总部之联络会谈,讨论改善物资统制方案。晚,陪汪先生宴后宫参谋长。十时返家。接见丁默邨、金雄白。旋公博、思平、心叔亦来谈。十二时寝。

八月十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报载罗斯福与邱吉尔之共同宣言^①,声〔申〕述战后和平原则八点。令人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所提出和平原则十四项。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田尻参事官及德国公使飞师尔。余提出罗、邱共同宣言问题,田尻观察英、美暗示有和平之意;飞氏则以为正相反,英将继续战争,美亦将加入。二人之意见不同。国际局势如何变化,实不可捉摸。周学昌、赵正

^① 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于八月十四日在大西洋纽芬兰海面会谈后,签署两国共同宣言。由于后来所有盟国都在宣言上签字,故此项宣言亦称“大西洋宪章”。

平来见，分别商民运及上海大学问题。晚赴心叔家便饭，公博、思平、叔雍、季季、君强等在座。十一时返家。料理琐事。十二时寝。

八月十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通过政府机构及人事调整案^①。扰攘月余之问题，告一段落矣。散会后赴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陈济成、苏成德、蒋允福、晋辉等。五时半偕公博谒汪先生。晚，赴青木顾问之宴，饮酒甚多。旋赴心叔处，公博亦在，据云汪先生对于公博及余所述某人之事，不甚信任，且怀疑余等有作用。忠而见疑，自古皆然，不胜扼腕。十二时返家。

八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潘师长干丞^②、赵部长毓松及其他来客五人。伊藤来谈日本近情，据云松冈被免外相后，全国咸对之同情；昨平沼^③被刺，即其表现，盖松冈系被平沼及铃木贞一^④所排斥而去

① 是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改革行政机构及调整人选案：一、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为内政部，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交通部与铁道部合并为交通部；撤销社会部，成立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由外交、财政、实业、交通四部部长和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担任；行政院设常务委员四人，出席行政会议，但不担任部务。二、选任赵正平、杨寿楣为国民政府委员，特任梅思平为实业部长，丁默邨为交通部长，李圣五为教育部长，赵毓松为司法行政部长，诸青来为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傅式说、李士群、陈君慧、赵尊岳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周佛海兼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梅思平、丁默邨、李圣五兼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士群、陈春圃、岑德广、罗君强、周学昌、彭年、顾继武、周化人、唐惠民为委员，周学昌兼秘书长；李士群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邓祖禹为中央警官学校校长，赵正平兼上海大学校长；顾继武为交通部政务次长，李祖虞为实业部政务次长，顾宝衡为实业部常务次长，彭年为交通部常务次长，苏成德为内政部警政总署署长兼首都警察厅厅长。特派陈耀祖为广州绥靖主任，李讴一为副主任。

② 潘干丞，原为国民党八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一一七师参谋长，本年四月初，与刘相图同时降日投敌，被委为伪第二十二师师长。

③ 平沼，平沼骐一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八月，任日本首相。

④ 铃木贞一，时任日本企画院总裁兼无任所大臣。

也。并云松冈于半年内有组阁希望,余亦谓然。下午,与默邨、学昌商社运会人事及经费问题,并接见刘家骧等。晚约思平、心叔、春圃、炳贤、君强、叔雍来,分别有所商谈。深觉政治生涯总有苦处,地位愈高,责任愈重,其苦愈甚,须以冷静忍耐处之,如稍有火气,略为冲动,即将演成严重局势。惟知之甚明,行之甚难,每受刺激,未有不冲动者。此即余将来失败之因也。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谒汪先生,商例事。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原社会部及社运总会重要职员六人,一一予以考核,备用。晚,宴张军长岚峰、郑师长章、申司令振纲^①、张旅长瑞京等。报载本多大使本日离神户。前本预期本多大使抵京后,即进行调整工作,最近默察情势大有逆转趋向。盖一因日本前主强化国府,系欲将国府区域内造成和平模范,以招致全面和平;今渝方为英、美所弄,决不言和,是以强化国府、达成全面和平之望已绝。目的既失,何必用此手段?二因英、美经济封锁,使日本愈益取偿于中国,故关于物资统制不仅不放松,且反将加强。有此二因,使目前形势已与汪先生赴日时大不相同,故调整前途极为悲观也。十二时寝。

八月十九日 星期二

八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政部。下午,在家接见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分别有所商谈。影佐见事极明,见情极清,援助国府亦属诚意,惟关于具体事件,亦易受其部下所蒙蔽;冈田助余甚力,得力颇多,惟亦稍有成见及皮[脾]气。对外对内真不易应付,两年来增加阅历不少。旋接见社会部及社运总会重要干部八人,予以考察。六时陈光中来见,谈一小时。晚,思平、心叔、

^① 申振纲,时为南京伪宪兵司令。

叔雍、炳贤来谈。报载蒋先生将赴俄商军事，英、美、俄亦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形势愈益紧张，将逼日本有所行动。美国如此，虽曰阻止战祸扩大，实乃使战事延及远东。据余所知，日对俄主慎重，松冈即因此去职。今英、美如此咄咄逼人，远东形势殊难乐观也。

八月二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社会部及社运总会重要干部七人，及社会部负联络责任之日人门屋。六时默邨来，商交通部人事问题。晚，关麟书来见，谓奉命复查第二军所属之两师一旅^①，特来请示。旋思平、心叔、叔雍来谈，十一时半辞去。泰国及西伯利亚均有爆发战争之可能，日虽持慎重，恐英、美、苏逼迫太甚，日亦不能自主；是则，英、美之行动反刺激日本，使之动作，故远东十九将有战事也。淑慧率子女于明晨飞沪。十二时半就寝。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淑慧率子女赴沪。幼海、慧海于暑期返国，在京只住十八日，此次赴沪，虽尚有三周始赴日，然暑假期内已不再来京矣。人生聚散无常，年来历尽别离滋味，心上创伤日多，其何能堪？旋出席中政会。散会后，汪先生出示阎锡山与日方所（订）之停战及参加和运之密约^②。由重庆领导整个言和，中国尚可保存相当力量作复兴基础；今以支离破碎之形势讲和，国家前途实觉黑暗。

① 关麟书，曾任国民政府驻鄂特派绥靖主任公署参谋处处长、湖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伪武汉市参议府参议。一九三六年授少将。时任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第二军，即刘培绪所部。

② 该密约主要内容为：一、阎锡山发表通电，脱离抗日阵线；二、将小船窝黄河渡口交日军驻守；三、阎军营以上单位，请日人为顾问或指导官；四、阎将总司令部移至孝义城内，并在太原、汾阳、孝义、运城、临汾等处，设立日阎联络处。日军则将山西统治权交阎锡山，并为阎军招募军队、供给武器、弹药及军费等。

苟最后胜利无绝对把握,而又不整个言和,致形成分崩离析之局势,蒋先生不能辞其责也。旋赴财政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影佐少将、董健吾、苏成德、邓祖禹。晚与叔雍、思平、心叔闲谈。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三时飞沪。晚在心叔处,约公博、式军分别商谈政治、财政等问题。式军精明干练,有用之才也。十二时返寓。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分行,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来客数人。晚,赴友人之宴。十时赴心叔处,与公博谈要件。十二时返寓。近日国际情形变化颇巨,美国对远东如此积极,殊出意外;日、美关系紧张已达极点。一般均以为日、美不致战争,惟一方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相号召;一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相标榜,原则、政策迥不相同,其何能发现妥协之点?目前不战争,特美国两洋作战之准备未充分耳,将来如何,大可注意也。与淑慧及慧女闲谈。一时半始寝。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顾继武、章骏^①、李閔菲、邱访陌、张素民等,分别有所指示。访陌办理上海所得税略有端倪,虽其中不无可指摘之处,然开创局面,未可求全责备也。下午,见客数人。晚,赴虹口宴客。十时半赴心叔处,公博、式军均在,谈至十二时始散。接沅陵讯,母亲已赴渝,未知渝方究作何打算。虽生命安全无问题,惟以垂老之身,长途跋涉,且信息不通,老人身体精神必感万分痛苦。言念及此,寝食难安。苟天相吉人,母子有再逢之机,当摆脱一切,

^① 章骏,时任伪实业部特种商品运销管理局局长。

侍母以终也。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分行。返寓后,接见卢英、邱访陌,分别谈上海市警察及推行所得税问题。下午,赴心叔家。晚,赴虹口宴客。本日英相邱吉尔演说,美对日以最大忍耐力求妥协。维希电讯并传三点:一、美保证日本在荷印之经济需要,但日不能以武力南进;二、美尊重日本在华特权,但须尊重九国公约;三、中日战争由美出任调停,日本撤退在华军队全部。此讯与余六月间在东京所闻者大体仿佛。同时,报载野村晤赫尔后发表谈话,认为日、美有妥协之可能;渠虽同时申明不知如何妥协,此乃外交词令,余意必讨论及妥协办法也。返家后,与淑慧及幼海、慧海闲谈,颇饶家庭乐趣。二时始寝。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起。飞京。当出席行政院会议。下午,约默邨、学昌,商社运会科长及荐任人员人选;并召君衍,商办财政部例件。六时赴汪公馆谈话,出席者为汪先生、本多大使、日高公使及余。由隆庠、清水分任翻译。本多谓:邱吉尔讲演中所谓对日力谋妥协,系引诱日本,使其实际脱离德、意,但事实上必不可能;故日、美国交调整未易乐观^①,但亦不致即行战争。余意日、美虽均极力避战,然两国关于中国及太平洋之主张相去甚远,决无妥协余地,故两终必一战,特时间早晚耳。旋宴本多大使。十时返家。淑慧及子女均在沪,一人守此大厦,寂寞无聊,颇涉遐想。十二时寝。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今日为孔子生辰,放假。九时赴国民政府举行仪式。

^① 从是年六月开始,日、美即在华盛顿举行调整两国关系的谈判。

返家后,接见陈昌祖、杨树屏、冈田西次大佐。下午,接见臧卓,谈军事问题。武汉统税局长刘权及日本大藏省新任驻沪财务官小原^①来见。五时访本多大使,谈一小时余,内容为强化国府办法及国际情形。据本多云,罗斯福与邱吉尔会谈后,邱颇失望,盖英望美参战,而美不独无参战意,且援英物资距英所希望者甚远。未知其言确否也。返家后,接见孙济武^②、程克祥^③,谈社运会问题。晚,思平、君强、叔雍来谈,十时辞去。昨英、苏两国进攻伊朗,盖欲打通援苏通路,不惜破坏伊朗中立,且蹂躏。英、苏以侵略责德,未知何以自解也。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刘师长相图、苏厅长成德。旋召集与日本军总司令部之联络会谈,讨论物资统制问题,系以前次日方所提出之方案为对象而提出我方对策者。因时间过长,只讨论一半即散会。接见周学昌、戴策。晚,炳贤来,谈军费及军事上各重要问题。本日报载日本因美国援苏物资经海参威〔崴〕运苏,向美、苏提抗议,苏联回答异常强硬。余早料日、苏必以海参威〔崴〕运输问题为爆发点,此为第一声也。十时半客散。心烦意乱,无以自遣。十二时就寝。良久未能入梦。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日高公使来谈一小时,商调整问题,集中四点:一、物资统制之调整;二、合办公司之调整;三、日军占用民房产之返还;

① 小原财务官,即小原正树。原任日本东京地方专卖局局长。

② 孙济武,时为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参事。伪国民政府秘书厅秘书。

③ 程克祥,江西浮梁(今属景德镇)人,一九〇七年生。毕业于私立上海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少将站长、区长及东南办事处主任等职。时名为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实际是国民党军统局情报人员。

四、财政之协助。旋赴财政部。接见浙江财厅长费公侠，并处理例件。十二时返家。报载野村晤罗斯福，并二次晤赫尔；对于日本抗议，赫尔对记者拒不答复，岂日、美间果有调停之可能耶？下午飞沪。晚，与公博略谈，并召李士群来，开诚布公，告以对渠爱护之心，并盼其上正轨，免误前途。渠当表示，谓如对余阳奉阴违，或不忠实，当天诛地灭。如此信誓旦旦，岂尚虚言耶？如果若此，今后真不敢论交天下士矣。晚与淑慧及幼海、慧海闲谈。一时半始寝。

八月三十日 星期六

八时起。到中储，并赴正金出席聚餐会。返寓略睡。明日为淑慧四十一生辰，来客甚多。报载，日、美双方均表示谈判虽系试探性质，罗斯福与野村晤面时，曾面交近卫致罗亲笔缄，并云二人将继续谈判数次，至少目前紧急局面可以缓和。余意，日、美根本见解不同，美以九国公约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准则；日本虽声明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主张所谓新秩序，即违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双方所见如此不同，岂有妥协可能？不过暂时延迟战争爆发而已。晚，士群又来，所谈甚多。余即拨六十万，为特工开银行。其意似诚，望余所视察者不致错误也。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起。贺客络绎不绝。与淑慧结褵二十年矣！患难相从，苦乐与共，余之得有今日，淑慧之力颇多。家庭各事均不劳余操心，即此一点，已帮忙余不少矣。二十年来亦间有口角，然均因余在外拈花惹草，余之过也。终日忙于应酬。晚饮酒颇多。二时客始散尽。本日各报又载日、美妥协消息，窃以为近卫既不南进，又不北进，其惟一出路惟有缓和美国。余意此为近卫谋国高明处。如冒险南进或北进，日本前途将有不堪设想者。惟日、美主张相差太远，恐难有成。此举不成，近卫必倒，近卫一倒，日本必将加入

德、意作战。日本政策与中国利害息息相关,须切实注意。余所望者,日、美妥协能成,中日能平等和平,借美国之力保障独立自由也。

一九四一年九月

九月一日 星期一

九时起。接见朱鹤庠〔翔〕、易次乾、柳汝祥、顾继武等。下午出席和运烈士纪念会。晚赴心叔家便饭,并看电影。一时返寓。李北涛赴港,曾斌托钱新之、杜月笙设法营救母亲,乃李去三周,竟无消息,岂钱、杜迭次所言者有变化耶?当拟电文询消息。情词恳切,能否使渝当局感动,未可料也。关于日、美妥协尚有一暗礁,即美希望日离轴心,日希望美终止援渝,两者双方均未能完全同意;尤以日本决不愿于日、美根本问题未解决、根本关系未树立前离开轴心,以致两头落空,故谈判前途未可乐观也。

九月二日 星期二

七时起。飞京。当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下午三时赴社运会就职,并召集职员训话。社运会所主管者与战前之民训部同,而其地址又在原处,回忆余六年前就民训部长时之情形,不禁万感交集。时移世变,物在人亡,其何以堪。训话后赴办公室,与默邨、学昌、继武略商上海民运问题。返家后,接见浙江新省委卜愈之、李〔王〕志刚^①等。六时谒汪先生,商军政要情数项。晚与思平谈内政、外交各项问题。思平以日、美谈判可望成功,盖日本大多数人民不愿与美战争,必撑持近卫,而近卫必求打通此

^① 卜愈之,卜愈,别号愈之,江苏如皋人。本年五月任伪清乡委员会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八月二十八日与王志刚同任伪浙江省政府委员,王且兼任该省伪建设厅厅长,九月底卜任伪省粮食局局长,王任伪国民政府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

路,以谋其内阁命运之延长。余则不以为然,盖中日事变,亦非日本大多数人民所情愿者也。

九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先后接见冈田大佐、川本大佐、徐文官长苏中、郝参谋长鹏举^①、苏厅长成德、刘军长培绪、徐部长良及孙济武、罗光煦、沈巨尘^②等。晚,公博夫妇、思平夫妇、李季夫妇及炳贤夫妇均来,前年在香港常聚之友均齐集矣。惜淑慧在沪,未克参预也。十二时各散。报载日本兴亚各团体决议,表示反对对美妥协。近卫应付国内各派亦颇费力,惟德、苏战呈胶着状态,近卫之主张或益为人民所拥护也。一时寝。

九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与汪先生及公博略谈日、美谈判及建军等问题。旋赴财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议。迭次感觉日军总部对中国尚有相当同情,而其命令不能澈(同‘彻’)底。此虽其内部缺陷,吾人所受影响亦不少也。散会后,接见洪团长及周学昌、董健吾。晚,赴汪先生处,陪宴日海军岛田上将^③。返家后,淑慧来电话,谓接港电,渝港友人对余极表同情,惟接母到港困难甚多,港友正在设法。黄[皇]天不负苦心人,母子其终有团圆之日也。

① 郝鹏举,时任伪第一集团军参谋长。

② 沈巨尘,时任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第四处处长。

③ 岛田上将,应为岛田大将,即岛田繁太郎。时任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官,本月十日调任日本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

九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金家凤^①、赵毓松、郭增昌^②等。渝方二十七军军长兼代察哈尔主席毕泽宇^③来，谈参加和平运动经过，并请示收编其部队一万五千余为一军，允调查后设法。晚，赴日海军金泽少将^④之宴，仅寺冈少将、谷冈少佐相陪。金泽云：日海军已准备完成，随时可与美作战，但能避免拟尽力避免；并云美亦无意与日作战，但美、日谈判能否成功，毫无把握。余意，日既不能南进，又不北进，所余者惟和美一途耳；对此不宜深闭固拒，陈义过高，否则，必迫日本向南发展，终成日、美冲突也。

九月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在家接见丁锡山、杨鼎勋^⑤、吴仰之、凌宪文、张瑞京等。晚，炳贤来，谈军费及一般军事情形；因互谈余辈所处之环境，为空前未有之变局，故所历者亦空前未有之困难，惟不仅不能获人谅解，且苦衷无处陈述。炳贤去后，感慨万端。余今年虽仅四十五岁，然阅尽忧患困苦，历尽盛衰兴亡，不能再经几番风雨；惟惊涛骇浪尚在，将来未知何以度过也。美运苏油船，未经日本拦截，已抵海参威〔崴〕。国际间均以日、美均留妥协余地，日虽对美、苏再度抗议，亦不过官样文章，惟德对此

① 金家凤，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② 郭增昌，后曾任伪参赞武官公署少将参赞武官。

③ 毕泽宇，吉林长春人，原籍河北宁津（今属山东），一八九三年生。早年毕业于奉天公立法政学校。曾任吴佩孚部参议处处长，后闲居北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赴冀南组织游击队。一九三九年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次年底任第六十九军军长、暂代察省主席。

④ 金泽少将，即金泽正夫。原任日本大本营海军报导部长，时任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参谋长。

⑤ 杨鼎勋，时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

殊不满意。关系微妙，日本应付困难可想见也。

九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报载美驱逐舰格里尔在冰岛附近为德潜水舰所袭，双方互放水雷，均未命中，美舆论沸腾。德、美其终难免短兵相接耶！接见周学昌、李栋、李光炎等。下午，川本大佐来，谈日不欲与美战，惟汽油为日本死活问题，战争爆发，贮蓄量仅可维持一年或一年半，故美如不供给汽油，则日本必被迫而南进占领荷印，以获取油源。谈约两小时。因渠刻兼任日总部课长，情况较明。据渠所谈，日对解决中日事变，军事、政治似均陷于穷途。此为吾在汉、在渝时，万万未料到者，因此错误观察遂演或和平运动，故还都后之国民政府，与日本同陷于进退维谷之状。岂天意耶，谋之不臧〔臧〕耳！

九月八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召开会报。旋赴财部。下午，在家接见木村顾问及青木顾问，商财政、金融上各重要问题。晚，宴青木以下各经济顾问。客散后，公博、思平来，谈各项政治问题。本日报载，德声明其潜艇被美舰袭击，为自卫计，始还击。孰是孰非，无从断定，惟格里尔号幸未击中。如果沉没，则美或将如第一次大战时假借此口实而参战也。惟类此事件，今后必多，如何发展，实为一饶有兴趣之问题。一时就寝。窗外狂风怒号，明日天气恐将恶劣，后日晨飞沪，恐又成问题矣。

九月九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因汪先生赴苏^①，代理主席。散会

① 本月六日汪精卫往“清乡区”的苏州、常熟视察，伪行政院事务由周佛海代行。

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接见中华航空公司社长过^①、汪曼云^②及上田省一等。晚,宴德国公使飞师尔及南京德国总领事等,谈加强中、德邦交问题,十时辞去。独坐无聊,回忆民国二十年剿共之役进驻南昌时,北有石友三之叛变,南有两粤之异动^③,而剿共军事复迭次失利,个人私事亦陷于烦闷,当时颇以天下事已不可为,迄今十年矣。以今日所处公私环境较之,则当时真可为天堂矣。江河日下,虽诸葛复生,亦挽回乏术也。

九月十日 星期三

七时起。飞沪。抵寓后,见淑妻及幼〔慧〕女神情不安,怪甚。询之慧女,据云没有甚〔什〕么事。后淑妻见告,幼儿不愿赴东京,因明日船期已定,故昨深夜留緘出走,云赴重庆。此子有此志气,颇可嘉佩,惟余因此百感交集。因余从事和平运动,母被扣,子出走,妻则因此心胆俱碎,而和运之成功,渺不可期。余个人牺牲不足惜,家庭间如此,而又无补于国,此为余痛心不已者也。由幼儿之友处探明系赴杭,乃一面电杭接留,一面吴世庭偕慧女赴杭劝回。淑慧心痛可知之。下午三时接杭电,谓石处长林森已在车站接着,刻由王厦材^④陪游西湖,为之稍慰。旋世庭由杭电话,谓已见面。晚与淑妻饮于友家。因满腹忧愁,饮酒过多,大吐数次,以至于呕吐。

① 过,即过邦助。曾任日本陆军航空技术学校校长,时任日本中华航空株式会社社长。

② 汪曼云,时任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

③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对中共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时,国民党广东地方势力陈济棠等,在汪精卫的支持与参与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立,旋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事件和平解决。石友三时为粤派所收买,亦曾通电反蒋。

④ 王厦材,时任伪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九月十一日 星期四

昨晚饮酒过多，今日头痛甚。十一时起。略进粥复睡，二时起。为幼儿出走，重行考虑各项问题。深觉两年来和运进行未如预期之顺利，而日本方面所作所为，大部与吾辈预期者相差太远，余等尚觉不满，青年之受刺激岂能责备！今后和运前途，乃至中日根本关系，实令人不能不悲观。虽舌敝唇焦，为日当局一再说明，其上级当局虽较了解，而日本实权操之中下级，故上级所言与中下级所为，完全不同，两国关系岂有调整之望？晚，幼儿返家。外祖母与母亲相劝之下大哭，余亦慰勉之。此儿情感素笃，性亦聪敏，惟嫌神经过敏，故易于感伤也。一时始寝。

九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寓见客多人。幼儿闻淑妻因其不肯赴东京，拟亲自送慧女个人前往，似甚感动，表示愿陪妹同去。余嘱其再行考虑，不必勉强。本日报载日、美已成立初步协定，惟东京消息，虽表示乐观，而华盛顿消息，则谓谈话毫无进步。揣测纷纭，莫衷一是。余始终以为关于远东及中国问题，虽未获得谅解，而关于避免太平洋战争，双方意见必为一致。其条件或系日不参战及南进，美予日以经济满足，且减少援渝。究竟如何，一月内可见分晓也。晚与淑慧闲谈。十二时寝。

九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并出席聚餐会。下午，唐生明等来谈。晚，赴公博家便饭。十时先淑慧回寓，将最近日、美谈判情形及趋势电告香港，托转达重庆，勿待国际压迫而屈服，须于适当时机，以自主立场讲和。旋淑慧回。据云幼海仍拟赴北方旅行，不陪慧女赴东京。不胜焦虑。在余个人拟听其自然，任其行动，惟淑慧爱子心切，几至神经错乱，令余感觉家庭中迟早必有悲剧出现，而其主角

即淑妻。言念及此,焦急欲狂。

九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时起。劝幼儿为慧女计,牺牲一己,陪妹赴东京。此子性极厚道,且富感情,虽心有所不愿,当即表示前往,余心稍安。十时召集上海社运干部二十余人训话。下午,在家接见丁师长锡山、费厅长公侠及顾次长继武、邱司长访陌等八人。晚,公博、心叔来便饭;旋式军亦来,谈财部问题。十二时半寝。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访前田参谋长。晚,赴叶扶霄之宴。旋赴心叔处,约式军谈盐务等问题。十二时返寓。与淑妻略谈即寝。

九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七时起。飞京。当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处理积件。下午在家接见冈田大佐。一年余以来,渠帮忙余个人不少,且常以我国民政府立场,关于财政、金融、经济,代表我方向日方各机关,尤以军部及兴亚院力争,此次被调回国^①,实我方一大损失。渠亦依依不舍,泫然握别,相约后会。旋马啸天、赵毓松、周学昌等来见。晚与思平谈和平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余深觉中国必须统一,长此分裂非国家之福,故必须努力全面和平。苟宁渝能合作,吾辈必须牺牲个人地位。余个人无所求,但望能在上海安全作一百姓即为满意也。

九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多起。下午,在家接见神田正雄,

^① 冈田西次,时调任京都师团经理部长兼东京大学经济学部讲师。

谈半小时；妄人也。旋日高公使来访，商调整中、日合办公司等问题，并托其关于我方组织盐公司及信托局予以协助。旋谈及日、美谈判问题，其所言与余所观察大约相同。臧卓来见，请示组织军事委员长江北行营问题^①。第一集团军参谋长郝鹏举来见，青年军人也，颇有能力，为和运军人中不可多得之人才，宜重用之。旋接见王厦材等。晚，与叔雍谈全面和平问题。余谓此时日方欲和，而渝方不愿，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日方其知悔悟耶？十二时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因身体不适，散会后即返家。阅幼儿所印其两年来写作之诗文集，令余惊异其文学天才，不仅文字技术巧妙，即思想亦甚深刻。俗云知子莫如父，自愧。迄今不知其文学之有如此成就也。下午，在家接见汪曼云、石林森、苏成德、船津、王德言^②等。本晚无客来，独坐深思，觉前途无一线光明。日人固无出息，我内部尤不争气，将来恐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瞻念前途，实不寒而栗。心绪如此，岂能提起做事勇气？惟有得过且过而已。今晚无客来，阅中〔书〕消遣，静中自有乐趣也。

九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半起。旋赴社运会，召集各省市社运会主任人员训话，并开会。会址在原中政会会议室，社运会则为原民训部。余每至原中央党部及中政会旧址，辄万感交集，盖事变前开会于此，工作于此，渊源最深也。故地重临，何禁沧桑之感！下午，先后赴财部及

^① 时汪伪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苏北行营公署，臧卓被任命为行营主任。

^② 王德言，原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第二区党部常务委员，时任伪外交部驻西班牙公使（未赴任）。

中储。返家后,接见刘启雄,新任中央军校^①教育长也,为和运中不可多得之军人。上海社会局长凌宪文及其他数人分别来见。晚,思平来,谈各项问题。遥想老母,焦急若狂。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召经济顾问福田来,谈财政问题。旋赴中储,处理要件。返家后,学昌来,报告并请示社运会各项问题。下午,在家处理例件,并接见杨钧天、王廷璋、冯攸^②、金家凤等八人,分别商谈军事、外交及金融等问题。晚饭后,军政部长鲍文樾、海军部次长姜西园来,谈陆军及海军最近重要问题。旋思平来谈各项问题,便中谈及汪先生未曾经历中下级公务员阶段,故行政经验缺乏,处事多有不合,而吾辈又不便多言,为之扼腕。何炳贤来,商军费问题。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报载德军已攻入乌克兰首府基辅。查德军目标,北为列宁格勒,中为莫斯科,南为基辅。今基辅已陷落,列宁格勒攻略虽在停顿状态,恐运命亦不久,惟德欲于冬季前攻克莫斯科,恐不可能也。本日分别接(见)各省市社运会主任人员及中储办事处主任人员,共十二人。六时张北生^③来,报告清乡工作。戴英夫^④(来),报告教育部情形。晚约日本南京宪兵队长森大佐便饭,仅约人鹤作陪,九时辞去。独坐遐想,万感交集。母亲在渝,恐

① 该校于十六日成立,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汪精卫任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杨揆一、任援道、鲍文樾、萧叔萱兼校务委员,何炳贤、刘启雄为校务委员,何炳贤兼秘书长,刘启雄兼教育长。

② 冯攸,任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③ 张北生,时任伪清乡委员会江苏第一清乡区督察专员。

④ 戴英夫,时任伪教育部政务次长。

度日如年，慈躬未知是否康健，恐每日与福妹以泪洗面也。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处理琐务。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谒汪先生，商行政院人事问题，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圣五调外交，君强或济成长教育。旋赴中储，商信托局及印制第二批钞票问题，并赴财部，略为处理。下午，在家接见渡少将、儿玉总裁、潘师长于丞等六人。六时半偕公博谒汪先生，谈最近外交及政治情形，并于汪公馆便饭。晚与公博、思平谈一般政情。十二时辞去。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亦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个人牺牲，诚不足惜，中日永久和平岂能树立？盖因中国与日本，如不以平等互惠之原则而和平，即使事变解决，或中国胜利，亦必种百年世仇之根，此岂两国之幸欤？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出席税警学校干部训练班毕业礼，勉学员以国家至上、社会第一。旋赴中储签定〔订〕印制第二批钞票合同，并处理例件。晚，书城来，商中储各重要问题。旋公博、思平、叔雍亦来，谈(至)十一时散。本午电话上海，知幼儿、慧女已启程赴日，所苦者淑慧耳！为子女求学，未知费几许心血也。默察大势，日本大有以在华北甚至在满洲之作风移于南京之倾向，此不得不大加警戒者。日人得寸进尺，真难应付也。十二时寝。遥想幼儿、慧女，刻正在大洋中船上也。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报载冰岛附近又一美船(被)击沉，此盖在罗斯福下令射击德舰后所发生之事件。美、德其终难(免)于刀兵相见欤？

出席军委会常会后,复出席中央军校校务会。旋赴财部。下午,赴中储。五时返家。川本大佐来见,谈日、美谈判问题,据云此次谈判非常秘密,日大使馆及总军部电东京询问,均不答复,盖恐消息泄漏,国内反对,德、意妨碍也。又云,如美国不允供给汽油,则日本必冒险进取荷印,因日存汽油仅敷年余之用,如不克补充,则一年之后即不能战争矣。旋君衍来,商财政上重要问题数项,并见客三人。晚,陪汪先生宴本多大使及来京开会之驻华各地日领^①。九时半返家。召书城,谈商中储各种根本问题。公博、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飞沪。抵寓后,与淑慧谈家常。晚,赴心叔家,忽接幼海自神户来电,拟即返国。淑慧愤甚。余虽愤小孩太不听话,但觉过于勉强,亦不甚好,拟(准)其返国,淑慧坚不许可。当托外交部驻沪周处长电神户孙总领事^②,交幼海两电,谓仍认渠母亲,则必赴东京。十一时半返寓。再四劝慰淑,觉其心稍安。余对幼海不听父母劝谕,固极愤慨,惟此事有关政治,盖信仰与思想未便强同。余从事和平运动尚无成就,反使子女不安,清夜扪心,自愧良多也。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八时起。熊剑东来见。此人颇有能力,惟极不就范,不易驾

① 本月二十二日,本多在南京召开驻南京、上海、北平、武汉、厦门等地总领事会议,协商统一加强伪政权的办法。会议于是日结束。

② 孙总领事,即孙理甫。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日本长崎、横浜、神户及朝鲜各地领事馆主事、副领事,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长、交际处副处长。伪政权成立后,即任伪政权驻神户总领事。

馭。前为日宪兵所捕，拘禁年余，余保出并资送赴日考察，返国后拟用于中央，为人所反对，故派其赴武汉，有所图谋，又因故未成。后因日人之请，组织黄卫军^①，有部三千余人。此次来沪，报告武汉情形。余晓以大义，将来必须归还中央。渠表示精神上决无问题，惟目前环境甚感困难。当因势利导。旋心叔来商盐务。下午，赴中储及税署。晚，赴心叔家略坐。返寓后，与淑慧谈小孩事，劝慰之。淑慧为两孩求学费尽心血，而幼海如此，虽系思想问题，不能不谓有违孝道也。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旋赴土曜聚餐会^②。下午，士群由苏来，谈苏州情形，并报告组织统计调查部问题^③。晚，约少岩来，谈全面和平问题。渠以蒋为人阴鸷，对余仇恨必深，故虽助其完成全面和平，一时虽暂利用，终必杀余。此点与余所见相同。故余决(于)和平机会到来，当努力使其完成，然后再赴外海〔海外〕休养，俟经过相当时期，再返沪潜居，以著述终身。未知能否天随人愿。余所希望者仅此而已。旋访公博，因渠即日赴广州，谈要件数项。十二时返寓，即寝。

① 黄卫军，熊剑东本年初从日本回来后，向武汉日本宪兵司令建议组建一支军队，以“保卫黄色人种”。本年四月间，熊在冈村宁次部支持、资助下，以武汉为中心，收罗周围土匪及国民党部分散兵游勇，组成一支一千四百余人的伪军，称“黄卫军”。熊自任军长，初编为三个团。该伪军初独立于汪伪政权，全部装备来自日军供给，且听从日军指挥，与国民党军及新四军作战。后在日军支持下扩编至八千余人，二个师六个团、一个特务营，熊自任总司令。并设有军事学校(汉阳南城)。

② “土曜”系日文汉字，土曜聚餐会，即星期六聚餐会。

③ 应为“调查统计部”，李士群为该部部长。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邱访陌、许江、林之江等，分别谈所得税、糖税及扩大制兵所^①等问题。下午，偕士群乘火车赴苏州。抵站后，高主席冠吾及刘军长培绪等军、政、党各要人，均在站恭候欢迎，当即乘车赴狮子林寓所。此地颇具园林之胜，而战前未曾游此，殊属怪事也。晚应各机关公宴。十二时寝。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分别听取党、政、军各机关报告。旋视察清乡各机关，如清乡委员会、专员公署、封锁总办事处^②、军事干部训练所、警察训练处等，便中并赴第二军部、第十师司令部、中储支行等地视察。在清乡委员会及干部训练班，各训话一次。最后访日军部队长，听其报告清乡军事经过情形。晚应省政府之宴。十二时寝。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二

七时起。九时半乘汽车赴常熟，各机关恭送如仪；沿途饱览江南乡林风味。本年稻作甚佳，而棉作歉收，因雨水太多也。十一时半抵常熟，径赴县公署。午饭后，听取日军部队长报告军事。专员张北生及常熟、江阴、吴县、无锡、太仓、昆山各县长，分别报告各地情形。旋视察税警部队司令部、中储办事处，并赴公园民众大会，讲演半小时。晚应各机关之宴。宿于特工常熟站。

^① 制兵所，即伪特工总部兵器修械所。

^② 封锁总办事处，隶属伪清乡委员会。时总办事处处长为张北生，副处长唐建勋。

一九四一年十月

十月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乘车出发,十一时半至西塘镇,三个月前新四军根据地也;沿途民众列道欢迎。午饭后,听取各区长报告。旋乘车赴太仓,民众欢迎极为热烈,日军部队长亦在城外恭候欢迎。当至县公署,听取日军部队长报告军事,并视察各机关。休息于中储办事处。晚宿于县长家。

十月二日 星期四

八时起。九时半出发,十一时抵太仓,县长率民众至郊外欢迎。当至公园休息,垂询当地情形。饭后游览,并登马鞍山。战前乘火车经过昆山,不知几许次,终未下车游览;不图今日得登此山,人生行踪,未能预料也。二时乘火车返沪。抵寓后,接见来客多人。晚,赴心叔家略谈。十二时返。

十月三日 星期五

八时起。在家见客多人,并召书城及木村顾问来,谈信托局问题。下午赴中储。晚,宴日本兴亚院上海联络部长官以下各重要职员。宴罢后赴心叔处,并召邵式军来,商盐务及统税等问题。十二时返家。与淑慧略谈,即寝。

十月四日 星期六

八时起。日友来谈确息,日、美谈判,关于中国问题,日方所提要点为:一、和平条件必须以去年与南京所订者为标准;二、汪蒋合作。关于一,将来可有若干让步;关于二,军部主张尤力,但必要时汪或一度下野。美国表示须全部即时撤退在华日军及门户开放。并谓日已向美提出近卫与罗斯福会晤,美亦有此意,或可实现。影

佐日前晤近卫,坚持如东京对重庆在条件上让步,必须先对南京让步,即先修订去年在南京所签订之条约,使之与东京将对重庆签订者完全相同。近卫已允许。影佐恐其口说无凭,并请其絨汪先生。闻影佐回南京,曾携有近卫致汪先生絨,内容如何,返京当可阅悉也。下午在家,见客多人。晚,赴土群处观电影。

十月五日 星期日

八时起。本日为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遥思湘中老母,寝馈难安也。拜节之俗尚存,来客络绎不绝。晚,开家宴。余心有他故,殊觉抑郁,俗谓哑子吃黄连,其余目前情形之谓也。晚与淑慧赴心叔家略坐,倦甚,即返。淑慧深明大义,见解亦颇高超,余颇觉惶愧也。

十月六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接见远藤少佐、本村顾问及其他来宾多人。下午,约木村及兴亚院人,商中央信托局问题,并偕默邨赴落合之宴。十时返。

十月七日 星期二

八时起。接见邱访陌、顾继武、阮珩甫、吴念中^①等多人。晚,便饭于心叔处。旋赴书城处,商中储事。返家后,淑慧偶因感触伤心。余对淑慧,良心上受谴责颇剧,今后无论其如何发气,必温言慰之以自赎。晚五时余始入睡。精神身体均感痛苦万分也。

十月八日 星期三

七时起。八时赴机场,淑慧尚未醒,徘徊床前,睹其睡容,依依

^① 吴念中,后曾任伪宣传部咨询委员、伪江苏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伪杭州市长。

不忍去。抵京后，中村参事官候迎，同车返家，商要件。旋日高公使来访，谓本日起赴东京。余告以南京政府决不为全面和平之障碍，就余个人论，如和平可期，当牺牲一切也。召君衍及素民，商财政上重要问题。下午，接见伴野局长，商财政问题。旋谒汪先生，承出示近卫手谕及日本向美国所提解决中日事变条件：一、善邻友好；二、尊重领土主权；三、共同防卫，于必要地点驻兵及舰队；四、随事变之解决，撤退此次派遣来华之军队；五、开发并利用中国国防资源，但在合理办法之下，不妨碍第三国投资；六、渝、宁两政府合流；七、承认满洲国；八、非合并不赔偿等。大约讲价还价，尚可减低条件。汪先生复出示复近卫谕。余主我对于全面和平，宜采积极主动地位，不可仅随日本之后，专事追随也。

十月九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晚，电上海，知淑慧患眼疾，已开刀，不胜悬念。淑慧近日精神必异常痛苦，因作长缄慰之，托学昌带沪。晚与思平、心叔来〔谈〕政局趋势。十二时寝。

十月十日 星期五

八时起。先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见客多人。日来心惊眼跳，精神恍惚，其将来有事故发生耶？晚与思平、心叔闲谈。十一时寝。闻近卫以汪先生将其所告对美所提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之条件，转告本多大使，殊感不快，谓此系渠个人与汪先生之束约，不能以之为普通外交文件随便告人。其实，汪先生并未告本多，系由影佐所告。本多闻后，电丰田外相，表示愤怒，谓：何以影佐以一少将可知详情，面渠以大使反不知之？丰田以之询近卫，何以未与外务大臣商议前，秘密告知汪主席？近卫甚窘。惟影佐以之告本多及畑大将，亦自有其苦衷。但无论如何，今后近卫必不愿再以日、美谈判情形告我矣。阴错阳差，损失颇不小也。

十月十六日^①

星期四

连日未记日记。志苦也，志悲也，志忏悔也，志惭愧也，志自责也。人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冥冥中实有主持之者，非人力所能定，更非人力所能知也。但今后无论如何，不能使数十年患难相共、甘苦与同之糟糠贤妻，伤心绝望也。报载日、美谈判有中止之势。自近卫致缄罗斯福后，于今五十日，其间若断若续，忽成忽败，迷离恍惚，令人莫测；今后推移，大可注目也。出席中政会。旋赴财部，签订动用粤海（关）及厦门（海）关关余。返家后，日友来告，东京将有政变。下午，在家见客多人。五时得讯，近卫内阁果总辞职矣。其对美谈判失败耶？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时，有人谓其命运不过三月，今果然矣。

十月十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木村顾问等。旋晋謁汪先生，商要政。本日报载近卫内阁辞职原因，为执行政策内阁意见不能完全一致。其殆近卫循美之要求，主撤退在华日军，而军部不赞同耶？下午，在家接见宪兵司令申振纲及周学昌数人。得快讯，东条英机受命组阁。以现役军人而为内阁总理，东条为第二人。晚，日军参谋总长榎汪先生及余二人，谈三小时。余对于日阁时常变更，表示遗憾，谓日本无中心势力及中心人物；后宫亦谓深觉惭愧。返家后，与淑慧澈（同‘彻’）底痛谈至四时。余深觉后悔，对淑慧态度太不应该，当痛自谴责也。

十月十八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旋謁汪先生，商要政。下午赴中储，召开理事会，通过设立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几经周折始告

^① 十一日至十五日无日记。

通过,办事之难,有如此者。日新闻:以东条兼陆相,岛田^①为海相,东乡为外相,贺屋为藏相。尚称稳健。余意:东条内阁为近卫内阁之继续,不过以现役军人任总理,和战均较有利耳。盖对美妥协如成功,国内必有反对,非强有力内阁不能镇压;如对美妥协失败,则作战准备尤非军人内阁不易担任也。晚倦甚,早睡。梦中为淑慧惊起。余波未息,婉言慰之。余真惭愧,无地自容矣。

十月十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外间副局长等多人。旋清水书记官来谈,谓事变不能解决,僵局不能打开,颇以为虑,询余有何高见。告以重庆非不愿和平,第一为条件是否能忍受,尤希望即撤兵;第二为日本无中心势力及中心人物,任何人不能独断独行和战政策。苟日本能有完全可以负责之内阁或人物,出而主持其事,其所言者必能行,重庆未尝不可和也。如至相当机会,余拟辞去财政部长及其他任务,专任中储总裁赴港活动。虽重庆对余所言能否信任,刻不可知,但必需日方以统一之意见交余,并保证能实行所约定之事项,否则,余对渝无发言权也。清水大为感动,相约促成。下午见客多人。晚与淑慧宴请汪先生夫人及其家族于北极阁宋子文故宅。旧地重临,感慨无量。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偕淑慧、君强、丽久赴鸡鸣寺。还都年半,今日始旧地重游,览台城遗迹,不禁感慨系之矣。返家后,接见毕泽宇,渝方察哈尔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也,参加和运,余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陈允文^②来见,将任其

^① 岛田,即岛田繁太郎。

^② 陈允文,时任伪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行政院法政局长。

为外部常次，与谈对德、意外交及太平洋形势。拟电送沪，拍致香港钱永铭，详述东条内阁性质及政策，并托其向渝方进言：如日本表示和意，不宜坚拒。渝方值今美国态度强硬之时，必不言和，要亦不过尽我之心耳。晚倦甚。经此次风波，精神身体大不如前矣。九时半即寝。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中储，处理要务。倦甚，十一时半即返家。下午，青木顾问来访，与谈明年预算问题。收入日减，而支出日增，预算万难成立。青木意，如能照本年支出预算办得到，已属万幸；如再增加支出，则万难应付。余亦谓然。旋李长江、陈孚木来见，谈军事及金融等问题。晚倦甚。叔雍来，谈世人均谓日将北进，盖以莫斯科陷落，日必动作也。余谓日不动则已，动必南进，盖其目的在得资源。海参威〔崴〕及西伯利亚无煤油等物资，日即占领，亦无所得；故如动，必南进而占领荷印也。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七时起。先后至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最近日军票日涨，法币益跌，上海金融市场紊乱不堪。闻重庆有放弃上海市场之说，投机者复推波助澜，上海人心恐慌益甚。余身为财政当局，既不能防于前事，复不能救于事后，衷心惶愧，颇感不安。但军票之发行操于日方；法币之发行，其权在渝，余有何法以救济之耶？下午，接见影佐少将、川本大佐、清水书记官，分别谈日、美谈判前途，日新阁政策及全面和平等问题。余对时局颇表悲观。影佐亦谓日本无人才，决策常变动，然渠亦徒叹奈何也。晚，陪汪先生宴全体军事顾问。返家后，与淑慧闲谈。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散会后，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

在家接见刘军长培绪、苏厅长成德、费厅长公侠等，分别有所商谈。晚，炳贤来商军米、军费等问题。本日报载美轮两艘又被击沉。第一次大战时因美轮被击，美国参战，此次迭被击沉，而仅主张武装商轮，足见美国态度之慎重也。日、美谈话继续，不仅日本之希望，〈要〉亦美国之要求，故太平洋局势最近必可维持安定也。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李北涛来，谈及重庆与香港情形；并云钱新之、杜月笙、蒋伯诚^①均向余致意，钱下月初赴渝，必向蒋进言。余告以半生历尽兴亡盛衰，个人看破一切，决无所求，但望于结束时局能尽棉〔绵〕薄耳。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日军参谋副长野田中将以下六人出席。余表示法币跌落，军票猛涨，国府财政、社会金融均行紊乱，不能不设（法）救济。日方表示协力，惟恐其口惠耳。继续与北涛谈国际形势及其趋势。晚，介绍影佐与北涛见面。影佐表示重庆决无和意，故新之赴渝，不必劝和，盖必徒劳无功，俟二三年后再说。北涛大为惊异。北涛行后，与影佐谈军事、政治各问题，复一小时。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杨钧天、陈光中。旋赴本多大使之茶会。本多告余：日、美谈判仍继续。余问以有无成功之可能，据云（日）政府方面颇抱乐观。余谓：然则近卫内阁何以改组？渠谓：大约因军部常牵制内阁，近卫率〔索〕性使军部自行负责一试；然无论如何，本年内太平洋不致有战争。返

^① 蒋伯诚，号志迪，浙江诸暨人。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陆海空总司令行营总参议、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北平分会常委；一九三五年授中将军衔，当选第五届国民党中央执委。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政军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驻沪军事代表。

家后,木村顾问来见,谓日大使馆召集陆、海军及兴亚院现地当局开会,结果主张新法币脱离旧法币,与军票联系。此事关系中储运命及中国金融前途,余允详细研究,不能轻率决定。晚,陪汪先生宴畑大将及后宫参谋长等。九时返家。公博来谈大局各情形,十二时辞出。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昨日报载:美国援苏军用物品避免经过海参威〔崴〕,改道北冰洋。美虽再四表示无政治意义,且与日、美谈判无关,但无论如何,实际上实避免刺激日本。日、美关系不能不因此稍加缓和也。新任驻日大使徐良^①来见,当告以在东(京)应作之事。召吴继云,商新券与旧法币脱离问题。接见其他来客四人。下午,李士群率特工高级干(部)八九人前来致敬,当训话约一小时。旋偕公博谒汪先生,商谈日、美谈判及组织新中国青年团,发起新国民运动等问题。六时偕公博来家便饭,谈至夜深始散。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八时半始起。报载美舰忽驰新加坡。如果属实,当此日、美谈判若断若续之时,无论如何必于谈话〔判〕有妨碍也。赴财政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赵毓松、苏成德、太田宇之助^②等。晚,公博、叔雍来谈,十二时辞去。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旋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因感冒全身酸痛,于病榻中接见日高公使、木村顾问、犬养顾问及陈

① 本月二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特任驻日大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徐良为驻日大使。

② 太田宇之助,时任驻伪江苏省政府经济顾问。

次长君衍,分别商谈举办通行税及新法币与旧法币脱离、与日圆联系等问题。货币异常复杂,此时新法币即与旧法币脱离,时机实觉太早;如果脱离,流通额势必减少。然旧法币日益跌落,为安定财政及币值计,新法币势又不能不另定水准。看法不同,主张自异,实令余难以决策也。晚,与公博、叔雍闲谈。十二时寝。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七时半起。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淑慧赴沪,临行殷殷劝慰,使余深觉依依留恋。淑慧行后惘然久之。旋约集青木顾问、伴野局长及影佐少将、远藤中佐、石黑领事、犬养顾问等会谈。余提出明年拟举办油类、糖类及化装[妆]品类特税,及征收海关附加税,希望日方协助。会谈两小时,旋即晚宴。九时辞去后,书城来,商中储各重要问题,对于新法币脱离旧法币一问题,讨论尤为详尽。十二时辞去。一时始就寝。美舰抵新加坡事,以后无消息,其谣传欤?余信美国决不致如此刺激日本也。

十月三十日 星期四

七时半起。出席中政会,报告法币跌落原因及其对策。旋赴中储。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散会后,与青木顾问商金融政策,并与影佐少将、永井、平井两大佐,略谈财政问题。旋接见鲍观澄^①。晚批阅明年预算草案。十二时就寝。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六时起。乘机飞沪。惺弟来,商信托公司问题。李士群来,报

^① 鲍观澄,字冠春,江苏镇江人,一八九七年生。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任张作霖顾问、上海电话局局长,一九三二年在东北投敌,先后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市长、驻日代表、驻日本公使等职。

告破获蓝衣社上海区经过^①。下午,在家接见刘司长星辰、邱司长访陌、张署长素民,分别商谈安定上海金融、征收所得税及征收海关附加税等问题。心叔来,谈盐务及其他政治问题。晚饭后赴心叔家略坐,叔雍亦在,谈至十二时始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 星期六

七时半起。赴中储。接见木村顾问及各重要干部,商通货政策。大约重庆将放弃上海市场,故旧法币益跌,物价益高,新法币不能无限制随旧法币而跌落。然如何与旧法币分离,如何安定新法币价值,以及实行之时机,意见分歧,殊难决策也。下午在寓。接见李北涛,托其赴港传语钱新之,向渝建议:东南及上海虽沦陷,然土地犹我之土地,人民更为我之人民,故对于东南法币,不能放弃维持之责,而使人民蒙受损失。晚,赴公博处便饭,并谈安定上海市面办法。旋赴邵式军家看电影。十二时返。

十一月二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先后接见袁履登^②、陈济成、李閔菲、章正范、袁厚之、吴云甫等。下午,傅也文来,报告破获蓝衣社上海区时所搜获多种文件。下午,与淑慧、小玲红谈二小时余。赴兴亚院之宴。旋赴公博处,仍商安定沪市金融办法。近日,美、德关系紧张,日、美情形亦颇恶化,世界局势如何变化,本月内或可见分晓也。

① 本月汪伪调查统计部破获国民党中央军事调查统计局上海区地下组织,逮捕区长陈恭澍以下一百余人。

② 袁履登,原名贤安,后改名礼敦,字履登,浙江宁波人,一八七九年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美国烟草公司华股总经理、上海工部局华人董事及副总董,时仍任该职,并任伪市商会理事长。

十一月三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与书城、木村商新旧法币脱离问题,并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丁师长锡山、李副师长燮宇、邱司长访陌。晚,李北涛来,谓明晨赴港;托其再致意钱新之、杜月笙,赴渝后设法探听母亲及岳母^①下落,并努力营救。旋与心叔、君强闲谈。一时始寝。

十一月四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约书城、木村再商新旧法币脱离办法,拟由中储提出一案:目前已发行之中储券离开旧法币,使与日圆联系,以安定其价值;再发行一种新币,仍与旧法币等价行使。如此虽为复本位,但一面可谋财政之安定,一面可树立货币政策,惟未知能否得各方通过也。下午,默邨及蔡洪田来见。晚,约公博、心叔、君强、啸月便饭。晚宿书城家。

十一月五日 星期三

八时起。返寓,稍事勾留,即赴中储。下午,在寓接见邱访陌、许江、董修甲^②等。旋木村顾问来,商货币政策问题,拟将昨日之案改变,即已发行之中储券,仍与旧法币等价行使;另发一种,固定其价值。与昨所谈者适相反,盖如此较易实行也。相约返京再作最后决定。本日德声明:美军舰被击沉,系美先开炮,其意盖迫日本根据三国盟约参战。而日方对此不加表示,盖未放弃对美妥协也。畏冷,发热,头痛,八时即睡。公博、心叔先后来,于床前略谈,即辞去。

^① 应为“岳父”,即杨卓茂。

^② 董修甲,时任伪财政部税务署副署长。

十一月六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二时偕公博飞京。返家后,适联络会谈甫散,影佐少将、永井大佐及揆一、隆庠尚在,因分别略有商谈。五时半偕公博谒汪先生,谈商最近重要政情。四肢无力,仍有寒热,延医诊治。晚,默邨来谈最近消息,谓:汪先生受群小包围,对余及思平与渠表示不满,而对余尤觉过于专横,思有以打击之。当告以谣言不可尽听,功高震主,自古皆然,应竭力忍耐,勿令人谓吾辈对汪先生不忠实也。倦甚,九时即寝。本日报载:日派前驻德大使来栖赴美促进谈判。此可表示日本之最后,惟余深觉前途不易乐观也。

十一月七日 星期五

八时起。淑慧返京。今后当竭力忍耐,毋使家庭重生风波也。四肢仍无力,略坐即睡。思平来,于床前谈昨日默邨所谈之问题。余告以余对汪先生忠实,深以汪先生对余亦信任,故一切不避嫌怨,负责实行,乃竟蒙专横之疑忌,今后所[何]以自处矣?下午,力疾草拟公务员加薪标准,致午睡未成。旋青木、木村两顾问来见,根据余之意见,决定新旧法币暂不离开,至因旧法币跌落而生之财政困难,另设法救济。晚,叔雍偕何亚农来谈,告以美正利用中国以牵制日本,岂肯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使日本得拔出泥足?故对日、美谈判,不抱乐观也。本日报载日商轮于朝鲜海为俄鱼雷击沉,且向俄已提抗议。虽俄尚未答复,大约不致因此发展为日、俄战争也。

十一月八日 星期六

八时半起。头仍痛,稍坐即睡。十一时半君衍来,于床前商办财政上最近要案数件。下午,日高公使来访,亦于床前接谈。四时

起身,接见臧卓^①、周学昌,分别有所商谈。晚,公博、思平、叔雍、亚农来谈。本日报载,日商船又一艘被击沉于海参威〔崴〕对岸。此种偶发事件,如继续发生,日、俄关系如何变化,实难预测。惟余始终深信不致发展为战争也。窗外狂风怒〔怒〕号,令人百感交集,瞻念前途,忧心如捣,亦惟有得过且过而已。

十一月九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中央党部,出席四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回想国民党全盛时期,在同地开会之情形,不禁泣下。河山破碎,疮痍满目,吾辈努力,于国无利,于民无益,何以对国!何以对民!散会后,商宣言内容。余主自反、自责,并自行鞭策;对于重庆,以少攻击为妙;对于日本,以少恭维为宜。下午,在家接(见)汉口市长张仁黼、徐文官长苏中等。晚与公博、思平闲谈。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一

八时起。出席四中全会第二次大会。散会后,商讨汪先生所草拟之宣言,余贡献增删意见数点,惟苦不能多言。就大体言之,对此次宣言不能认为满意也。下午,赴财部,处理要件。五时在家接(见)李士群,听取其报告清乡及特务工作。晚与心叔、叔雍及亚农闲谈,对于目前局势,咸抱悲观也。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七时半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中储。下午,出席四中全会第三次大会。散会返家。约影佐来,谈财政、金融方面各重要问题。晚与公博、思平、心叔谈粮食等问题。十时寝。

^① 臧卓,十月二十二日就任伪军委会委员长驻苏北行营主任。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国民政府,出席总理诞辰纪念。礼成后,与公博、思平谒汪先生,谈新旧法币脱离问题,结果仍视旧法币之推移而定。如旧法币有跌落之趋势,则当立即脱离,否则仍以等价行使为宜。下午,在家接见湖北省何主席佩蓉〔瑒〕、刘军长培绪及刘存朴、鲍观澄等人。晚,心叔与思平来谈。十二时寝。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全国经济委员会。散会后,先后赴财部及中储。本日核定公务员加薪:委任八成,荐任六成,简任四成,特选任二成,每月约需二百万元。此举可使一般公务人员之生活聊觉舒适也。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散会后与淑慧散步附近草地。旋接见张军长岚峰。晚,思平、心叔、朴之来谈。十一时各散。本日在中储指派中央信托公司董事,并决定十八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议,经济机构又加一个,甚盼信托公司能如中储之顺利发展也。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返家后,忽觉寒热大作,温度为卅八度七,头痛甚,因即睡。晚打退热针,直至十二时热稍退,为卅八度,随即入睡。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八时醒。温度忽〔复〕原。起身接见日高公使,谈日、美交涉情形及其他零件,约四十分钟。复睡。下午,在病榻接见川本大佐,甫自东京来,据云:东条首相表示,日、美谈判即使成功,必不牺牲南京政府,美国亦已同意宁渝合作。并谓如谈判失败,或将南进;盖非此不足以获得石油等资源也。并商其他军政问题多件。此人与余私交最笃,最能了解及同情中国,日人中不可多得之友也。旋

复睡。本日仍打退热针一次。晚,起作日记,并沐浴。日特使来栖(来)抵美,日、美谈判未知如何进展,无论如何,太平洋和战问题,本月内或可窥测其趋势也。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日

八时起。接见马啸天^①、沈同、马元放、石顺渊及第一集团军师长秦庆霖。报载罗斯福下令撤退在华陆战队。此举究系对日示威,抑亦对日让退?众说纷纭。余意盖属后者。美如系示威,何以不撤退在华舰队?盖自英军离沪后,重庆以美军防区为活动根据地,美如此举动,或系表示在沪不掩护重庆分子欤?惟日、美对于远东根本观念既不同,美须欲利用重庆牵制日本,日、美不能完全妥协,意中事也。最多亦不过延长战争爆发之时期耳。且美修正中立法,准商轮武装,并驶入交战区;罗斯福前又有一遇德舰首先射击之命令,是将来德、美交战,日不能借口德先攻美而不参加也。故日、美终必出于一战,实为宿命所定也。下午书城来,商中储及信托公司重要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一

七时半起。来栖昨已抵华盛顿,本日晤罗斯福及赫尔。太平洋之吉凶祸福,日内即可揭晓矣。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下午,在家接见海州盐务局长季圣一及杨总司令仲华^②。对杨慰勉有加,允予支持。傍晚,阮署长来报告盐务情形,日方固有故意为难之处,而阮应付无方,联络不足,亦应负责,为之烦恼不置。晚,与淑慧赴书城家闲谈,十一时半返。慧海来信,谓欲受洗为天主教徒。此孩忽有此念,未知动机何在。小孩有信仰,亦属好事,拟复缄同意。十二时寝。

^① 马啸天,时任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政治警卫总署署长。

^② 杨仲华,时任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所部驻江苏东台。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赴中储,召开中央信托公司第一次董事会,并派定总经理等重要职员^①。报载:来栖、野村晤罗斯福,谈话较预定时间延长四十分钟,其殆有进展耶?日德意防共协定,本月廿五日满期,将再延期五年,三国均望我国加入。反共既为我之政策,加入应无疑义也^②。阅民国十五年前蒋介石先生日记中述肃清广州反革命军队及东征各事,历历如在目前。回首前尘,何胜感慨。晚赴思平处,与志一、字字等闲谈。十一时半返。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件。昨行政院通过余所提公务员加俸案,后闻全体公务员大为欣慰;惟每月增加四五百万元支出,余之任务苦矣。昨晚于床上阅蒋日记,至十五年三月廿事件前后,颇感兴趣,当时为汪、蒋冲突第一幕,直阅至夜深三时,感慨横生,致不能入寝。本日午睡以补足之。下午,在家接见住谷大佐、远藤中佐、福田顾问,略谈财政、金融各问题。日高公使来见,商中国加入日德意防共协定及裕华盐业公司问题。晚赴字字家,与思平谈和运之过去及现在情形,不胜忧虑。事如不成,干部固应负责,而领袖领导无方,统驭乏术,亦根本原因也。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四

天寒,阴雨,睡至十时半始醒。中政会未能出席,至感不安。

① 伪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十二月三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董事长,许建屏任总经理,杨愷华任副总经理兼总务处长。

② 二十五日,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签订延长《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协定,并邀请伪国民政府加入;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即照会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宣布即日起,伪国民政府加入该协定签字国。汪精卫、希特勒、褚民谊、里宾特洛甫相互致电“祝贺”。

下午,接见日高公使及华北同志刘家骥等三人,告以华北特殊化系日本人之目的,中国人应使华北中国化,中央化。如中国人利用特殊化之名义,以图割据,则真丧心病狂者矣。日、美谈判似有进展,究不知如何结局也。晚赴思平家闲谈。十二时返。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安徽财厅长贺曾[增]培、上海社运会主任孙鸣歧,并处理要件。因向正金银行提取库存及以五千万法币改存自由日圆问题,益觉日人之事事不肯放松,今日除隐忍迁就外,尚有何法?然而精神上痛苦万分矣。下午,偕淑慧出席日高公使夫妇之茶会。旋偕公博、思平谒汪先生,谈近况。晚,与思平商粮食问题,与炳贤商军队加饷问题,与公博谈日本对华之新动向。闻日本刻酝酿一第三势力,不亲德、意,不亲英、美,而以日本利害为本位;闻畑大将及柳川中将为中,不知确否也。十二时寝。头痛甚。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同盟社、《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记者,谈话一小时半,详述余对于强化国民政府及实现全面和平之抱负,并表示对于现状极为不满。五时阮珩甫来,商盐务。晚,宴公博、李季、思平、志一。阅蒋日记,为北伐至武汉一段。当时共产党及唐生智已阴谋倒蒋,故蒋处境甚难。常自谓直属部队除学生外,尚有五个师,非不能为。足见其当时实力亦不雄厚,惟以决心甚坚,应付得宜,故终能成功。回首往事,何异一梦?十二时寝。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九时起。接见住谷大佐,谈财政、金融问题。承其密示日本大使馆强化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方案,其中均系好意的援助,惟有增

加中储顾问人数及强化其职权一项,此为余所极不愿闻者。日前,日高公使略为提及,当即坚决拒之。旋见客三人。下午,接见武汉戒烟局长沈竹痕、海州盐务局长季圣一,分别谈禁烟及盐务。日本对于此两事,始终不肯将全权交还中国,遇事牵制,动辄掣肘,尤以对于盐务,苛求殊甚,令人愤慨不已。晚,赴思平家便饭,座有公博、字亭、志一等。十二时返。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财部,处理要件。下午,接见苏成德,谈警察加饷等问题。殷汝耕^①来见,略谈时局。晚,宴日军参谋副长野田中将以下各重要幕僚。九时赴心叔处,与殷汝耕谈日本情形及各重要问题二小时。十一时半返。淑慧又有感触,彻宵未睡,劝之不听,真气愤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八时起。盛气之下,对淑慧甚为失言,愧悔无已。出席行政院会议。散会后赴心叔家略谈。下午,接见税警学校参谋长王鹤寿,慰勉之。影佐来谈最近军政问题,约一小时。接李厚徵二日自重庆来缄,谓正候谒蒋,惟在沪余所面告之事,已书面报告;但因国际情形变化,和平一时不易谈到,盼余静待时机,并谓母亲及岳父事,刻正设法,一时恐不能达到目的。闻悉之余,悲愤交集。渝方此种行为,实属太无意义也。晚,宴殷汝耕,并与叔雍、心叔略谈。十二时寝。

① 殷汝耕,字亦农,浙江平阳人,一八八五年生。曾任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主席”。一九三七年七月“通州事变”后被日军关押,后由头山满保释。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八时起。赴财部及中储,处理要件。正午,赴影佐处便饭。下午,陈春圃、蔡羹舜先后来谈。春圃报告思平^①不满政院对粮委会批示,愤然辞职之经过,并将原批文出示;细阅全文,觉思平动气实为过。如余尝劝思平,余对复杂事件常简单视之,而渠则对简单事件复杂视之。余固头脑太单纯,而渠亦未(免)神经过敏。此次思平疑所谓公馆派与之捣乱,实病于此也。晚,赴心叔处,与公博商近事;淑慧亦来。返家就寝,冲突又就(起)。淑慧过于喋喋,固为其短处,而余不能忍性,易于冲动及急不择言,应负大部责任。今晚失言,又铸成大错矣。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七时起。出席中政会。返家后,淑慧仍喋喋不休,请公博、心叔来劝之,余当二人前,向淑慧公开谢罪。正午,赴汪公馆,陪宴崑大将^②及华北来之冈村大将^③、武汉来之阿南中将^④、上海之泽中将^⑤,盖日军总部近召集各地司令官会议也。返家后,略睡。下午,与柏生商宣传部经费问题。影佐少将来谓:石原莞尔^⑥之东亚联盟运动势力渐大,惟经费困难,能否予以补助?当允补助日金

① 时梅思平兼任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② 崑大将,即畑俊六。

③ 冈村大将,即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④ 阿南中将,即阿南惟几。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

⑤ 泽中将,即泽田茂。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

⑥ 石原莞尔,曾任关东军参谋、作战课长,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战争指导课长、第一部长。一九三九年任京都第一六师团长,晋中将。本年初为“预备”,在日本政、军界失势。从一九三九年起以他为中心,在日本国内兴起一股“东亚联盟”运动思潮,并向中国伪政权方面扩展。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南京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任会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实际由副秘书长周学昌主持。东条上台后,日本国内该种活动渐渐失势。

十万圆。旋赴心叔处，适刘郁芬自北来，谈北方军情。晚赴公博家，为其夫人祝寿。淑慧先回，余亦未终席即回。头痛甚，即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六时醒，因淑慧本晨飞沪也。先后赴中储及财部，处理要政。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商经济、金融及军事问题多件。晚，赴德国大使飞师尔之宴。宴罢，谈财政、金融、外交形势及中、德关系等问题一小时。九时半返家。淑慧不在，顿觉空虚寂寞。连日报载日、美会谈忽张忽弛，未知如何归趋；苟一旦战争爆发，则我之粮食及一般物资当特别缺乏，困苦生活何以克服？忧心如捣。十二时寝。心烦意乱，未能入梦。命者谓余今年天冲地克，其信然耶。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八时起。报载日、美谈判将决裂，因美提：一、脱离轴心，二、撤退在华全部驻兵，三、停止支持南京政权三项，日方不易接收〔受〕也。在吾人立场，如撤兵能办到，南京政权取消亦何足惜！惟日本退出轴心，恐万难办到也。赴中储，略事处理。返家，接见意大利大使，谈半小时。下午，黄旭光来见，谈接洽李师广情形。汪曼云来，请示司法行政部及清乡各重要事项。蔡培来，商南京市明年度预算。晚，约思平来谈，告以忍耐，因吾辈现所处者，为空前未有之变局，无论环境如何困难，均只有进无退，况环境虽较前稍劣，尚不致使吾辈不能不去勇往直前，不难冲破难关也。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

八时起。赴国民(大会堂)〈出席〉参加中日条约签字一周年纪念，到日、德、意、西等国大使^①。十时半返家。日、美谈判刻停顿

^① 日、德、意、西(班牙)驻伪政权大使分别为本多熊太郎、史塔玛、戴良谊、麦唐纳(公使)。

中,待日对美通牒之答复。谈判初期美态度和缓,似有意成立一暂时协定,未知何以突变强硬,岂美深信日不敢挺[铤]而走险,或战争发生美有胜利之把握耶^①? 下午,住谷大佐来见,商盐务及金融各问题;学昌来,谈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之力量,大约石原莞尔尚有潜势力也。晚,约刘郁芬来便饭,谈华北军事问题。旋士群来,报告清乡等问题。十二时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一

八时起。太平洋和战问题,三日内必见分晓,本周当为极紧张之时期也。宪兵司令申振纲来见,谈公私问题甚多,谓余九、十月不利。迷信果可信耶? 惟十月内仍须忍耐也。下午飞沪。到寓已五时许。与淑慧详谈一切,过去月来之情形等于噩梦。旋偕淑慧赴潘家,〈约〉略(坐),即赴公博寓晚饭。座有张国元^②,湘人也,与孙科关系极密,刻来参加和运。十一时淑慧亦来。十二时返寓。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二

八时赴中储,召集信托公司重要干部训话,并处理要件。下午在寓。默邨来谈最近要件。张国元来访,谈政治趋势,承以曾文正相期,惶愧无既。邱访陌来,报告所得税征收情形。傅也文^③来,

① 本月二十六日,美国务卿赫尔以备忘录形式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撤出侵略中国及东南亚的军队,不得支援除重庆中国政府以外的任何政权等,并拒绝了此前日本在谈判中的提案,实际是做出了停止日美谈判的决定。此前,日本召开的御前会议(五日),已经决定:至十二月一日零时为止,若谈判仍达不成协议,届时不论谈判情形如何,立即开战。

② 张国元,别号稟丞,湖南湘阴人。原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时被任命为伪国民政府委员。

③ 傅也文,时任伪调查统计部秘书处主任兼驻沪办事处处长。

报告上海近况。本日报载：日、美谈判虽继续，但空气仍极紧张，决无妥协可能。如日、美战争爆发，财政必极端困难，金融必极端混乱。如何维持财政，如何安定金融，不能不早筹对策，维（同‘惟’）苦思实无良策，当再行研究也。草拟关于金融之谈话稿。晚，偕淑慧赴邵式军家观剧。十二时返。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日、美情形未弛紧张状态，恐已濒破裂前夕矣。偕淑慧赴中储，主持中央信托公司开幕礼，到德国及意大利人甚多，而日人反少。忆中储开幕当时，不图有今日之发展，甚盼信托公司亦同样顺利生长也^①。下午，犬养来，谈日、美情形，亦谓战争恐难避免也；继谈和运初发动时，不图有今日之变化，和平运动之质，较前已大异。余告以日本对华根本观念尚未改正，故一切措置，均与吾辈所期者相反。虽日本亦不乏有识之士，但大势所趋，亦莫可如何，相与太息。晚，仍赴邵式军家看戏。时局紧张，忧心如捣，借以排愁遣闷而已。

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江海关税务司赤谷田肋、浙财厅长费公侠，并处理要件。日来银根奇紧，日方所要求之协力，超出我能力之上；万一应付，中储根本即将动摇。最近因我筹码缺乏，信用已大不如前，当囑书城将实情详告日方，务须顾到中储信用。下午，杨琪山来谈华北情形。叔雍偕与所谓蓝衣社有关之张子羽^②来

^① 伪中央信托公司经营有价证券、信托和代理买卖事项，经办保险、仓库，兼营存、放款等，业务达二十余种，成为上海最大的金融投机机构。

^② 张子羽，名振铨，又名允明，字叔平。清朝末年管学大臣兼礼、刑、吏、户各部尚书张百熙之子。曾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部秘书等职，时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驻沪代表名义，利用早年与周佛海相识之关系，开始与周佛海等接触。此后，获得了不少关于日、伪等方面有用的情报，对抗战做出了贡献。

见,老友也;与纵谈国际形势、中国前途及宁渝相处之道,约两小时。吾辈为国家、民族之苦心,借此可以稍白于故人也。晚,赴书城家便饭;与公博商讨万一、美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应如何处置。十二时返。

十二月五日 星期五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并见客多人。下午,在寓见客,并筹维日、美战事发生后如何安定并维持上海金融。假使战争爆发,第一粮食问题,第二一般日用品问题,第三财政收入问题,第四金融问题,第五治安问题,此五问题均须事前有相当筹划也。晚,书城来,谈对日方要人须设法发生经济关系。余早已见及此,但无人媒介;如所托非人,或为所拒绝,反为不美也。十二时寝。

十二月六日 星期六

八时起。赴中储,接见吉野大佐来人。下午,在寓接见杨总司令仲华,谈苏北情形。晚,赴李阎菲之宴。返寓后,李士群来,报告汪先生视察清乡经过^①,并谈及江苏省政府问题。影佐迭以为推进清乡,江苏主席最好以清乡负责人兼任来商,余答以利害参半,故渠未将此意贡献汪先生;最近又来谈,余因不愿招士群之怨,中止表示异议,故影佐以之言于汪先生;汪先生因不能反对,遂以之语士群。此事余良心上反对,但近来亦学乖,不坚持反对,但作一违背良心之事矣。十二时寝。

十二月七日 星期日

八时起。顾继武、凌宪文^②来,商太平洋战争发生时,如何接

^① 本月三日,汪精卫再次往苏州“清乡”地区的无锡、苏州、常熟等地“视察”。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主任李士群及林柏生、周隆庠等随行。五日返回南京。

^② 凌宪文,时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长。

收租界,以及粮食等问题。任援道来,谈最近要事,而对于汪先生领导乏术及态度欠公正,表示惋惜。余亦有苦难言。邱访陌、袁厚之来,请示维持糖业及纱布两交易所问题。报载罗斯福致缄日本天皇^①,内容未详。和欤?战欤?均未可料也。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一

晨四时许,微闻炮声。六时,飞机盘旋空际,异甚。六时半接报告,始悉日对英、美已宣战。上海美军舰有被击沉者,有被日军占领者^②,炮声即此也。日、美果真开战矣!来日大难何以克服耶?约公博来谈。旋赴中储,商安定金融办法。下午赴中储,召集各商业银行领袖,商安定金融各项问题,六时始返寓。沿途见日军已进入布防,从此租界改变性质矣。惟暂时仍维持工部局行政系统,以免混乱。闻日机大炸檀香山、马尼刺[拉]、新加坡、香港等。太平洋自此成为屠杀场矣。在此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自身立场及利害计,自应与日本充分协力^③,惟日方似不愿我政府立于表面,未知用意何在。晚,与公博详谈。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二

谣言甚盛。传日方拟于租界设立特别行政组织,离开国民政

① 东京时间本日晨,赫尔发表了罗斯福致日本天皇的亲电,日本东京同盟社通过美联社当即获悉。美驻日大使格鲁收到该电后因翻译等原因,至次日零时后始将抄件非正式交给日外相东乡(格鲁要求亲自面交日皇,被婉拒)。约一时三十分日本飞机即起飞轰炸珍珠港。罗斯福该电主要谈到了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增强兵力的问题,指出日军撤退法属印度支那会保障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恳切希望天皇妥善处理。

② 时日军炮击停泊在黄浦江的英、美军舰,英国炮舰“波得烈尔”号被击沉,美国炮舰“威克”号投降。本日凌晨,珍珠港事件发生。

③ 日、美开战后,十二月八日汪精卫与日方人员为此举行了会谈,伪中政会临时会议决定授权于汪发表声明,支持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该声明称: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难局。

府,而以旧军阀何某主其事。日方意见极为复杂,吾人欲协力,而莫知适从。吾人有主张,有办法,而日方不求了解,不愿接受,其将如何之[之何]?赴中储,见客多人。各银行界领袖均愿服从中储指导,而日方似另有用心,且有一部中国人,拟另组成一金融中心,以遂其私图,实令人气愤不已。下午因大雨未能飞京。默念战祸扩大,与母亲见面更遥遥无期,悲痛曷极。东京来电:子女定十二日由神户返沪,心稍安。晚,淑慧乘黄包车出外,不知何往,四处派人探听;十时返老太太处,余往安慰之,接回家。时局如此,尚如此哓哓不休,未免太不体谅也。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三

八时起。旋偕公博飞京,抵机场已十二时矣。影佐少将来,谈日、美战后一切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暂时不向英、美宣战一点,详为解释,余亦赞同。惟盼望重庆亦不向日宣战^①,以免于中国统一多一障碍。旋川本大佐携地图来,报告三日战况,美海军太平洋主力已损失一半矣。日军在菲律宾与马来半岛均已登陆,实出人意外之神速。五时偕公博谒汪先生,谈一小时。晚,约公博、思平、心叔、炳贤来,谈一切问题。接淑慧电话,知余怒未息,似又将另生枝节,不知何以如此不罢休也,忧虑不已。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八时起。出席中政会。散会返家。日高公使来,谈日、美开战后一般形势。君衍来,报告并请示财政要件。住谷大佐来,商上海金融问题。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余谓:中国对于日、美战争有两观点:一、日本初必胜,后因物资缺乏,结果必败。二、日本如胜,中国必沦为植[殖]民地。望日方对于此两点有说明并保障。旋讨论金融及粮食问题,约三小时。晚,赴汪公馆之宴。九时返家。本

^① 九日,中国政府已向日、德、意等国宣战。

晨，日高来谈苏联决定中立，盖日本刻最顾虑者，为北方苏联能否中立，于日本胜败所关至大。晚，得东京密讯：日调停德、苏战争将近成功。此事非不可能，惟亦不甚简单，如果实现，则世界形势又将一变矣。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八时起。日、德、意重订新约^①，互约作战到底，不单独向英、美媾和。今后战祸延至何时，任何人不能预测也。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下午，赴中储。接见日军总部新任经理部长大城户中将^②及第一集团军李长江。五时返家。学昌来，报告一般情形。本日据密讯，加伦将军^③已赴海参威〔崴〕。如果属实，则日本仍有北顾之忧也。日方关于上海租界，以军占领为名，不使我国民政府参加，即金融方面亦直接处理，不使中储预闻，殊令人怀疑日本强化国民政府之诚意也。晚与心叔、叔雍谈上海情形，劝叔雍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职。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八时起。流鼻血。先后赴中储及财部。三时赴公博处，约影佐来，三人详谈两小时。所涉范围为日、美战争后，国民政府今后应如何做，做什么，对重庆应如何使之倾向和平。余谓：中国对于驱逐英、美势力，自应以全力协助日本，但目前似要帮忙而帮不(上)忙。日方且有一种疑心，疑我政府趁火打劫，此种心理实为两

① 十一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协定，即《日、德、意联合行动(不单独媾和及其他)协定》。三国“以一切可以采取的有力手段”，将“战争坚持进行到胜利为止”；并约定：“如果没有相互的完全谅解，不对美国及英国的任何一方休战或媾和”。

② 大城户中将，即大城户三治。曾任日军师团联队长、陆军省功绩调查部长。

③ 加伦将军，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曾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三八年苏共党内肃反运动中，被秘密处决。故周所提“加伦”，或为误听误记，或另有同名者。

国合作之大障碍,应即一扫而清。重庆刻正兴奋中,言之无益,必须俟新加坡、马尼刺〔拉〕攻克后,始有说话机会。并商今后宁渝间联络通信方法。晚,赴心叔处便饭。十二时返家。即寝。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七时半起。上田省一自沪含〔衔〕堀内公使命来,报告关于上海金融直接由日军处理系一时权宜之计,并非不信任中储,更非不信任余本人,请勿消极;将来金融管理监督权,必交回国民政府。傅筑隐^①来,商浙江财政问题。青木顾问自日回,谈明年度预算问题。下午,接见苏北行营主任臧卓、安徽主席倪道烺、教育厅长钱慰宗等。电沪,知慧女、幼儿须明日下午始到。赴心叔处便饭。十一时返家。念国事、家事、个人事,均无办法,前途黑暗,以后未知何以了此余生也。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八时起。住谷大佐来,谈将偕影佐少将赴沪,请示有何意见。余告以以正金代汇丰,以中储代中央,为自然之势;余无他求,惟此而已。旋傅竹隐、费公侠来,继续商浙江财政。十一时半赴国民政府,向防战演习各将校^②讲演。下午,张军长岚峰报告防务。旋访青木顾问,商明年预算,因举办新税,须日方帮忙也。返家后,召见吴继云、张素民,分别指示中储及关署各重要事项。晚,赴心叔处便饭。沪电话,知幼儿、慧女已到,心为之安;惟念老母会晤无期,不觉怆然涕下。十时返家。与惺华略谈。十二时寝。

① 傅筑隐,即傅式说,时任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

② 是月十日至十七日,伪军事委员会举行“高级将校战略演习”,研究大兵团作战及与日军联合作战的战术。参加“演习”的“将校”七十七人,代表七十三个单位。参谋总长杨揆一任演习统裁官,次长覃师范及军训部次长关麟书为辅助官。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八时起。出席政院会议。会中鼻血又流,继续流四天矣。返家,召见阮珩甫,商盐务。木村顾问来见,商中储各重要问题。召见吴继云,嘱其返沪,并指示重要行务。下午,在家处理积压案件。四时青木、伴野、福田及君衍来,商明年上半年收入;预算中有举办新税及增加税率等项,日方于此,不能说不帮忙也。晚,宴青木以下经济顾问全体。时演习防空实弹射击。回忆五年前情况,不禁有隔世之感。临睡前鼻血甚多。晚三时,睡中亦出血甚多,不胜烦躁[躁]。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八时醒。出血仍多,延医诊治。上午未起,血时出时止。下午,午睡中又复出血。海军代谷少将来见,于卧榻接谈半小时。勉强起身,处理杂件。日军昨又在英领婆罗洲登陆,英军后撤。查婆罗洲全部,仅北部为英属,占全部约三分之一,余为荷属;如婆罗洲及苏门答腊占领,则荷属东印度主要部分已不成问题。晚,心叔、思平、孛孛、炳贤来谈。十二时寝。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出血甚多,中政会未出席。下午,在家召开联络会谈,约两小时。旋接见正金银行副总裁秋木秀茂。因过劳,又出血。晚宴大城户中将,滴酒未饮。客散后,又出血,且甚多。士群、炳贤来,未能多谈。本日闻日本内定以重光葵^①为驻华大使。重光本任驻英大使,因日、美战争,不能回任。“一二八”时淞沪协定,即渠任驻

^① 重光葵,一九三一年任日本驻上海公使,“一二八”事变后,参加日军在上海虹口举行的阅兵式时,被朝鲜人尹奉吉枪伤右脚,致残。一九三三年升任日本外务省次官,后任驻英大使。时被任为驻伪国民政府大使,原任本多(次日)辞职。

华公使时而签订,故驻华,此为第二次。惟当战争之时,一切以军部为转移,恐渠亦未能显其身手耶。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七时半甫醒,又出血。十一时起。接见新任总税务司岸本广吉^①,代替梅乐和^②者,谈整顿关务及增加关税问题,约半小时。下午,影佐少将来见,报告赴沪与日本各方接洽情(形)。李士群新任苏省府主席,率各厅长^③来见,因三时鼻又出血,均于卧榻见之。张素民来,报告海关最近情形。报载上海两租界三日后不许私人汽车行驶。今后一般生活更苦,人生乐趣将全部断送也。闻日军已于昨晚登香港岛^④,英军战斗力何如此脆弱耶?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八时醒。晴气中佐来,报告清乡情形,于卧榻中见之。本日仅下午四时流血一次。医生上下午来两次,上午打两针,下午一针,岂病更严重耶?李季、君强来,略谈即去。闻槟榔屿英军亦撤退。此次战争为长期战,一城一地之得失,固不足以决定胜负,但如节节败退,形势必非,英国在远东之势力其将崩溃欤?亦黄种人抬头

① 岸本广吉,一九〇五年入中国海关供职,历任青岛、大连等海关税务司。一九二八年任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

② 梅乐和,英国爵士。一八九一年入中国海关供职,历任中国各海关帮办、副税务司和税务司。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派其为总税务司。时被日军拘禁。

③ 本月十八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议改组伪江苏省政府,特任李士群为伪江苏省政府主席,张北生任政务厅长,余百鲁任财政厅长,袁殊任教育厅长,陈光中任建设厅长,唐惠民任秘书长,宗志强任警务处长。

④ 十一月六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奉天皇谕旨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下达:“大陆命第五五七号命令,命令协助海军,准备以第二十三军司令官指挥的第三十八师团为骨干部队攻占香港”;本月一日,又以“大陆命第五七二号”(代号“鹰”)命令该军实施,并对攻占地实行军事管制。八日,第三十八师团开始攻击香港启德机场;十四日全部占领九龙半岛,同时向英军多次(约一万人)劝降被拒,十八日即突袭登陆并占领香港东北角。二十五日下午英军投降。

之日也。臧呈汪先生,陈述改组皖省府人事^①意见及上海与日军部联络意见。十一时寝。家国之忧,身世之感,不能自己,良久始入梦。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八时醒。影佐少将来,于卧榻见之,谈我国民政府参战问题。影佐陈述日本不望我参战原因,当以余之意见告之。略谓,如渝方不对日本宣战,余主张我政府不必对英、美宣战,以免将来统一及全面和平又多一障碍,但渝方如对日宣战,我必对英、美宣战。今渝已参战,我方不宜不宣战也。影佐谓:日使领及军部亦有此意见,当回东京陈述,惟不知东京意见如何。下午,君强来谈各项问题。本日只下午出血一次,且不多。晚,料理琐务,殊苦岑寂。十二时寝。瞻念前途,祸多福少,辗转反侧,未能入梦,苦矣。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九时起。批示三十一年上半年度军事预算,指示办法数项。下午,董修甲来,报告苏、皖两省财政情形,盖由苏调为皖财厅长也。阮珩甫来,请示盐务方面重要案件数项。晚无事,闷坐而已。十一时寝。今日终日未流血,心稍安,不意晨五时竟大流,大约日内不能赴沪,当召淑慧及子女来京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八时,默邨自沪来,于卧榻前报告沪情。旋君强来,略谈。下午,君衍来,请示财部重要事项。五时半汪先生亲临慰问,并谈外交、内政各问题,约五十分钟。晚接书城电话,谓:日方盼余廿六晚

^① 十八日伪中政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定改组伪安徽省政府,任高冠吾为主席,原任倪道烺为伪国民政府委员;二十三日伪行政院第九十一次会议任命王震生、董修甲、马骥材、臧慰等等为省府委员,并分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厅长。

在沪招待上海各华商银行主要负责人,及日本陆、海、外、财现地当局,当场由日方表示以中储为中心,负责安定金融;住谷大佐明日早车来京迎接。鼻血虽未至〔止〕,友邦朋友既如此热心帮忙,似须力疾一行也。十二时寝。久之始入梦。三时又大出血,且仍多;缠绵如此,何日始能全〔痊〕愈耶?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八时起。思平、默邨来,商粮食管理委员会人选问题。余主张以蔡培任粮委会主任委员,而以学昌调长京市^①,当以电话报告汪先生。旋青木顾问及住谷大佐来,报告赴沪与日方接洽经过;对于以中储为金融中心一点,均表赞同,盼余赴沪宴日方各关系当局及中国金融界,允之。晚,书城来电,报告请客事均布置就绪。决明日赴沪。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八时起。本拟乘汪先生专用机^②赴沪,因天雨,未能起飞。料理琐务。下午乘车赴沪。车过和平门,数年前在镇江时,均由此上下车,回首前尘,宛如隔世。经镇江,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不禁感慨系之。九时许抵沪,幼儿、慧女赴站接。还都后乘火车来沪,此为第一次,亦受战争之影响也。倦甚。心叔来谈上海最近情形。本日鼻未流血,心稍安。十二时寝。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十时半起。召书城来,商今晚请客各项问题。下午,料理各

① 该任命于三十一日由伪中政会七十六次会议通过。

② 本年六月,汪精卫访问日本时,日本赠一海军运输飞机,作为汪的专机。取名“海鹈号”。

事。五时半赴国际饭店,招宴上海全体银行界^①及日本陆、海、外、财及兴亚院各当局,到一百四十余(人)。宴间详述中储之抱负、过去之成绩及将来之方针,希望对内与金融界合作,对外与日本协力,以完成其使命。日本由小原财务官及宫崎少将^②答词,银行界推吴蕴斋答词,均表示以中储为中心,以谋金融之安定及发展。影佐、青木特由京赶来出席,诚盛会也。九时半返寓。十一时半寝。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十一时始起。素民来,报告海关情形。汪曼云、顾继武、邱访陌先后来见,分别报告各主管事务。晚,赴公博家,宴影佐、谷萩等,便中商谈上海各种问题。据影佐报告,昨日后宫参谋长见汪先生,表示租界内下列各项事务,将来由政府负责主持:一、参与租界行政;二、银行钱业,以中储为中心而管理之;三、社运;四、司法;五、教育;六、贸易及医院等慈善事业;七、宣传;八、与日方协商举办新税等。闻之稍慰。上述各点,如能一一办到,吾辈所希望者亦不过如此而已。客散后,与公博、默邨、式军、心叔等略谈。十一时半返寓。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八时半起。青木、木村两顾问来,询关于改组中国、交通两行意见,略告之,盼本余意与日本各关系方面联络。下午,见客多人。晚,赴书城、心叔家略谈。十一时返。

① 参加宴会的有:中国、交通、农民、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四明、大陆、金城、中南等银行经理、董事长,即唐寿民、周作民、吴震修、叶扶霄、胡惠春、吴蕴斋、朱博泉等。

② 宫崎少将,即宫崎繁三郎。一九三六年任广东特务机关长。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任上海特务机关长。

相见无端别亦奇，申江风月总迷离；
从今洗刷历年错，誓志专心理国机。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八时起。赴中储。下午，仍赴中储，召集上海金融界领袖十余人，商推行新法币及援助各行问题，结果仍佳。余为财政余融当局，为数年前梦想不到者。人事变迁无常，可为浩叹！各金融领袖中不乏旧识，亦必为之离奇也。晚，召见邵式军，商举办新税及编制税务总局预算等问题。十二时寝。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二

八时起。赴中储，处理要件。下午，薛司长自京携来明年上半年概算，细加审阅并批示。旋赴心叔处，接见吴震修^①，详商改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问题。晚，在寓约心叔便饭。最近太平洋战局于日本有利；邱吉尔赴美，艾登赴英[?]，足见英国之挣扎也。窃以为日本最大顾虑为苏联，苟德之攻势加紧，苏联或不致于东方再开一战场也。晚，流鼻血一次。缠绵三周，尚未全止，令人心焦。君强自京来，略谈近况。十二时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八时起。偕慧女赴中储，处理要件。十二时返寓。审阅三十一年度上半年概算^②，为最后之决定。下午，接见外间副局长，谈

^① 吴震修，名荣芑，字震修，江苏无锡人，一八八三年生。早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历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中国银行总文书、经理兼南京分行总经理、扶轮社南京分社干事长，时仍为中国银行经理。

^② 其预算数字月额为：关税二、〇一五万元，统税一、二一四万元，其他一、一三〇万元，盐税二〇〇万元，共计四、五五九万元。一月实收：关税二五〇万元，盐税二二八万元，统税二〇〇万元，其他三五一万元，共计一、〇二九万元。

海州盐务。徐海定于一月交回中央^①，闻中储券可与联银券同时流通于该区域。外间盼于海州成立中储支行，允之。默邨来谈上海各项问题。本日早晚各流鼻血一次。晚，少岩来闲谈。三十年今日结束矣。本年就国际言，为变化剧烈之年；就国家言，为沉闷痛苦之年；就个人言，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多灾多难之年。今年已矣，明年如何？就各方情形观之，不仅无乐观之象征，且恐黑暗、痛苦、混乱更甚于今年。种种难关，未知如何始能突破也。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① 徐海，指江苏北部和安徽东北部的徐州、铜山、东海、杨山、萧县、睢宁、宿县、淮安、涟水二十一县的日军占领区。该地区在名义上属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使用的是伪币“联银券”，但实际上是由日海军单独控制的“特殊地区”。